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六冊

軍事譯文出版社

中國歷代戰爭史

说明

《中国历代战争史》系由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一九五六年一月正式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並开始工作，一九七二年五月全书编印完毕，历时十六年。

该书全套共计十八册、二〇八章，正文六五〇二页，附图七八五幅。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上起黄帝下至清朝，前后共四千六百余年。对每一朝代，首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势、战争起因、战坊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综合评论。

该书的年月记载，以中国旧历为主，以公历为辅，但如当时君主频频改元，则只记其在位的顺序年数，不记年号，如汉武帝十五年即为武帝元朔三年。所用月份，在春秋时依周历建子月份，其它时代则依《资治通鉴》成例以建寅夏历计祘，如秦二世二年元月，记为二世二年十月。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战争的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历史、总结战争经验、增加历史和军事知识有参考价值。因此，我们受有关单位委托，翻印出版此书。书中有一些错误观点，在阅读时应加以注意。在翻印时删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序言、体例、例言和索引等部分。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中國歷代戰爭史第六冊　目錄

第十卷　南北朝時代

第一章　南北朝時代全般形勢……六—一七三九—一

第一節　南北朝全時代之概貌

第二節　南北朝政治、經濟、社會及學術思想概況

第三節　南北朝國防軍備、軍制及戰略戰術

第二章　劉裕滅後秦之戰及篡晉……六—一七七九—四一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戰爭導因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

第三節　劉裕滅後秦作戰經過

第四節　戰後之政局——劉宋代晉

第五節　申論

附圖六—二一五　劉裕滅後秦前各國一般形勢圖

附圖六—二一六　朱齡石伐蜀之戰經過圖
劉裕討司馬休之作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一七　劉裕滅後秦之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一八　夏王勃勃攻佔長安經過圖
第三章　拓跋魏統一北方之戰……………………六—一八二—一八三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第二節　魏統一北方諸戰役中之重要人物
第三節　戰略地理形勢
第四節　戰爭方略
第五節　作戰經過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
第七節　申論
附圖六—二一九　拓跋魏統一北方之戰前一般形勢圖
附圖六—二二〇　魏滅夏之戰經過圖（一）
附圖六—二二一　魏滅夏之戰經過圖（二）

㈠夏復取長安
㈡魏再進擊滅夏
附圖六－二二二　魏滅燕之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二三　魏北伐柔然之戰經過圖
第四章　南北朝戰爭一——宋北伐之戰……六－一八六三－一一二五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作戰導因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
第三節　作戰經過
第四節　戰後之政局及申論
附圖六－二二九　拓跋魏統一北方之戰前一般形勢圖
附圖六－二二四　宋北伐之戰經過圖
第五章　南北朝之戰爭二——魏宋相互攻伐戰……六－一八七七－一一三九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戰爭導因
第二節　魏國之政情與國勢
第三節　宋國之政情與國勢

第四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戰爭方略
第五節　魏宋相互攻伐之作戰經過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
第七節　申論
附圖六—二二五　魏宋相互攻伐之戰前一般形勢圖
附圖六—二二六　魏再大舉伐宋作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二七　宋大舉北伐作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二八　魏反攻作戰經過圖
第六章　宋內亂之諸戰役及其滅亡……六—一九二三—一八五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
第三節　明帝討晉安王子勛之戰
第四節　蕭道成兩次平亂之戰
第五節　戰後之政局
第六節　申論

附圖六—二二五　魏宋相互伐之戰前一般形勢圖
附圖六—二二九　宋明帝討晉安王子勛作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三〇　宋桂陽王休範進攻建康經過圖
宋平桂陽王休範作戰經過圖
宋平建平王景素作戰經過圖
第七章　南北朝之戰爭三——魏伐齊之戰……六—一九七九—二四一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戰爭導因
第二節　齊國政情與國勢
第三節　魏國政情與國勢
第四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
第五節　魏第二次伐齊
第六節　魏第三次伐齊
第七節　戰後之政局
第八節　申論
附圖六—二三一　魏第二次伐齊之戰前一般形勢圖

附圖六－二三二　魏第二次伐齊作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三三　魏第三次伐齊作戰經過圖

第八章　南北朝之戰爭四——魏梁之戰……六－二〇一五－二七七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戰爭導因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
第三節　魏大舉南伐之戰
第四節　梁、魏之戰再起
第五節　梁、魏第三次作戰——朐山壽陽益州之戰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
第七節　申論

附圖六－二三四　魏大舉伐梁之戰前一般形勢圖
附圖六－二三五　蕭衍篡齊作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三六　魏第一次大舉伐梁作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三七　梁、魏第二次交戰西戰場作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三八　梁、魏第二次交戰東戰場作戰經過圖

㈠全般經過
㈡鍾離會戰
㈢義陽會戰
附圖六—二三九　梁、魏第三次交戰朐山、壽陽之戰經過圖
第九章　魏末內亂諸戰役……………………………………六—二〇五九—三二一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魏致亂導因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
第三節　六鎮叛亂之戰
第四節　關西叛亂之戰
第五節　河北（幽、冀、相等州）叛亂之戰
第六節　爾朱氏變亂之戰
第七節　高歡討爾朱氏之戰
第八節　梁乘魏亂北伐之戰
第九節　申論
附圖六—二四〇　破六韓拔陵叛亂之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四一　魏關西叛亂之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四二　爾朱榮入洛及平葛榮與万俟醜奴之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四三　高歡討爾朱氏及襲晉陽之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四四　梁乘魏亂北伐及反攻洛陽作戰經過圖
第十章　東西魏之戰……………………………………六－二一一一三－三七五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戰爭導因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
第三節　雙方戰爭準備
第四節　作戰經過
第五節　戰後之政局
第六節　申論
附圖六－二四五　東西魏之戰前一般形勢圖
附圖六－二四六　高歡攻西魏作戰經過圖
㈠潼關之戰
㈡渭曲（沙苑）會戰

附圖六—二四七　宇文泰反攻及邙山第一次會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四八　東西魏邙山第二次會戰經過圖
第十一章　侯景亂梁之諸戰役……六—二一五三—四一五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侯景亂梁導因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
第三節　侯景破建康之戰
第四節　王僧辯、陳霸先討侯景之戰
第五節　戰後之政局
第六節　申論
附圖六—二四五　東西魏之戰前一般形勢圖
附圖六—二四九　侯景破建康作戰經過圖
建康附近會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五〇　王僧辯、陳霸先討侯景作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五一　齊軍進攻建康作戰經過圖
第十二章　周統一中原——滅北齊之戰……六—二二〇一—四六三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戰爭導因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
第三節　作戰經過
第四節　戰後之政局
第五節　申論
附圖六―二五二　周滅北齊之戰前一般形勢圖
附圖六―二五三　周第一階段伐齊作戰經過圖
　㈠晉陽及洛陽之戰
　㈡宜陽及汾北之戰
附圖六―二五四　陳攻淮南北作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五五　周第二階段第一次伐齊之戰經過圖
　周第二階段第二次伐齊――平陽之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五六　周第二階段第二次伐齊――平陽、晉陽會戰及破鄴之戰經過圖
附圖（計四十二幅）

附圖六—一二五　劉裕滅後秦前各國一般形勢圖
附圖六—一二六　朱齡石伐蜀之戰經過圖
劉裕討司馬休之作戰經過圖
附圖六—一二七　劉裕滅後秦之戰經過圖
附圖六—一二八　夏王勃勃攻佔長安經過圖
附圖六—一二九　拓跋魏統一北方之戰前一般形勢圖
附圖六—一三〇　魏滅夏之戰經過圖（一）
附圖六—一三一　魏滅夏之戰經過圖（二）
㈠夏復取長安
㈡魏再進擊滅夏
附圖六—一三二　魏滅燕之戰經過圖
附圖六—一三三　魏北伐柔然之戰經過圖
附圖六—一三四　宋北伐之戰經過圖
附圖六—一三五　魏宋相互攻伐之戰前一般形勢圖
附圖六—一三六　魏再大舉伐宋作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二七　宋大舉北伐作戰經過圖
附圖—二二八　魏反攻作戰經過圖
附圖—二二九　宋明帝晉安王安勛作戰經過圖
附圖—二三〇　宋桂陽王休範進攻建康經過圖
宋平桂陽王休範作戰經過圖
宋平建平景素作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三一　魏第二次伐齊之戰前一形勢圖
附圖六—二三二　魏第二次伐齊作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三三　魏第三次伐齊作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三四　魏大舉伐梁之戰前一般形勢圖
附圖六—二三五　蕭衍篡齊作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三六　魏第一次大舉伐梁作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三七　梁、魏第二次交戰西戰場作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三八　梁、魏第二次交戰東戰場作戰經過圖
㈠全般經過

㈡鍾離會戰
㈢義陽會戰
附圖六－一二三九　梁、魏第三次交戰朐山、壽陽之戰經過圖
附圖六－一二四〇　破六韓拔陵叛亂之戰經過圖
附圖六－一二四一　魏關西叛亂之戰經過圖
附圖六－一二四二　爾朱榮入洛及平葛榮與万俟醜奴之戰經過圖
附圖六－一二四三　高歡討爾朱氏及襲晉陽之戰經過圖
附圖六－一二四四　梁乘魏亂北伐及反攻洛陽作戰經過圖
附圖六－一二四五　東西魏之戰前一般形勢圖
附圖六－一二四六　高歡攻西魏作戰經過圖
㈠潼關之戰
㈡渭曲（沙苑）會戰
附圖六－一二四七　宇文泰反攻及邙山第一次會戰經過圖
附圖六－一二四八　東西魏邙山第二次會戰經過圖
附圖六－一二四九　侯景破建康作戰經過圖

建康附近會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五〇　王僧辯、陳霸先討侯景作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五一　齊軍進攻建康作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五二　周滅北齊之戰前一般形勢圖
附圖六—二五三　周第一階段伐齊作戰經過圖
㈠疑陽及汾臺之戰
㈡宜陽及汾北之戰
附圖六—二五四　陳攻南北作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五五　周第二階段第一次伐齊之戰經過圖
周第二階段第二次伐齊—平陽之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五六　周第二階段第二次伐齊—平陽、晉陽會戰及破鄴之戰經過圖

第六冊　索引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六册

第十卷　南北朝時代

6—1739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六册

第十卷　南北朝時代

第一章　南北朝時代全般形勢

第一節　南北朝全時代之槪貌

一、北魏之興亡

拓跋魏自道武帝珪於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魏登國元年（西元三八六）復興，迄梁敬帝太平二年，西魏恭帝四年（西元五五七），爲宇文覺所篡，歷時凡一百七十二年。在此百餘年期間，就其國勢之興衰，槪可分爲五期：

第一期爲復興時期　自登國元年，拓跋珪定都盛樂（今綏遠和林格爾縣），至登國十年（西元三九五）大破後燕慕容寶軍於參合陂（今山西大同縣東），此十年間，是爲魏之復興期。

第二期爲擴張時期　自道武帝皇始元年（太元二十一年，西元三九六），取後燕之幷州（治晉陽），東克常山（今河北正定縣）、中山（今河北定縣），至明元帝嗣泰常八年（宋廢帝義符景平元年，西元四二三），

取宋河南許昌、汝陽等地，此二十八年間，是爲魏之擴張期。

第三期爲鼎盛時期　自太武帝燾始光元年（宋景平二年，西元四二四），太武帝南征北伐，東攻西討，統一長江以北整個北方之中原，至孝文帝宏太和二十三年（南齊東昏侯永元元年，西元四九九）孝文帝殂，國運轉衰。此七十六年間，是爲魏鼎盛期。

第四期爲衰亂時期　自宣武帝恪景明元年（西元五〇〇）朝政漸衰，至永平元年（梁天監七年，西元五〇八），有殺彭城王勰之政變。正光元年（梁普通元年，西元五二〇），又有侍中元乂殺清河王懌幽胡太后之政變。又三年有六鎮叛亂，爾朱氏、高歡專政。至孝武帝修永熙三年（梁中大通六年，西元五三四），分爲東西魏。此三十五年間，爲魏衰亂期。

第五期爲東西分爭時期　自永熙三年宇文泰據關中擁孝武帝，高歡擁孝靜帝善見於鄴，始分爲東西二魏。至西魏恭帝四年（西元五五七）爲宇文覺所篡，西魏亡（東魏孝靜帝武定八年，西元五五〇年，爲高洋所篡，東魏亡）。此二十四年間，爲東西魏及北齊分爭期。又以後之二十年（西元五五八——五七七。是年高齊爲宇文周所滅），則轉入周齊之分爭。再以後四年（西元五八一），周爲楊堅所篡，周亡。後七年（西元五八九），隋滅陳，再恢復大一統之局。

拓跋魏之起源：拓跋魏之先，是鮮卑種族，起源於西比利亞，今「貝加爾湖東南，黑龍江之西，現在布利雅特蒙古地方。」（見勞榦先生著「魏晉南北朝史」）。張儐生教授之「魏晉南北朝史」，根據魏書卷一言：「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爲證，「大鮮卑山在（今）俄屬伊爾吉斯省北，通姑斯河南（大鮮卑山所在），今外

蒙古以北之地，西人皆稱悉比利亞。悉比卽鮮卑轉音，以其地皆鮮卑人種所分佈故也。」張氏又據魏書序紀記載：「宣皇帝推演立，南遷大澤，方千餘里。」考證爲拓跋氏第一次「遷於大澤」，卽今興安省之嫩江、額爾古納河、俄境之貝加爾湖，及外蒙之色楞格、鄂爾渾兩河下游地區。又根據序紀記載：「獻帝（隣立）命南移，……歷年乃出，居於匈奴故地。」考證爲東漢和帝永元年間，北匈奴逃走後（按永元元年，竇憲擊北匈奴，永元三年再擊北匈奴於金微金山，單于走死。皆已詳於本史第七卷東漢時代戰爭史），拓跋氏作第二次遷移，「自貝加爾湖和額爾古納河地區南下，而至於匈奴故地。」

拓跋氏遷居匈奴故地後，逐步南移，至檀石槐時（東漢順帝永建六年，至靈帝光和四年，西元一三六——一八一），部帥有推演者爲西部大人。別部侵之，衆散。其裔孫力微依附沒鹿回部大人竇賓，率部居長川（古于延水，卽今察哈爾東洋河——萬全、宣化縣等地）。至魏齊王芳正始九年（西元二四八），力微殺賓二子而併其部衆，遂爲鮮卑大帥。高貴鄉公甘露三年（西元二五八）遷於定襄之盛樂（今綏遠和林格爾縣），是爲拓跋魏始祖神元皇帝。西晉咸寧四年（西元二七八）力微卒，子祿官及孫猗㐌、猗盧，勢尤強大，因復分爲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今察哈爾德源縣境），祿官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今山西大同縣東），猗㐌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見上），猗盧統之。猗盧西擊匈奴、烏桓諸部，猗㐌逾漠北略，降附三十餘國，幾恢復檀石槐之盛業。懷帝永嘉元年（西元三〇七）祿官卒，猗盧總攝三部，助劉琨於晉陽，以拒匈奴漢國主劉淵，懷帝封爲代王。猗盧因率部自雲中入雁門，索取樓煩（今山西崞縣東）、馬邑（今山西朔縣治）、陰館（今山西代縣西北）、繁峙（今山西渾源縣西）、崞（今山西崞縣）等五縣。陘北之地由是盡歸拓跋氏。猗盧別城盛樂爲北都，更治平城（今山西大同縣

東）爲南都。建興四年（西元三一三）猗盧死，其勢又衰。傳五世至其從孫什翼犍，雄健有智略，發皇故業，其所擴統之地，東自濊貊（今韓國中部），西及破落那（今俄屬費爾干省），南距陰山，北盡沙漠，合滿洲、新疆、內外蒙古爲一大帝國。建年號曰建國，始置百官，分掌衆務。以代人燕鳳爲長史，許謙爲郎中令，始置反逆、殺人、姦淫之法。有衆數十萬，國勢強大。「但此時慕容儁、苻堅相繼據有中原，無南下擴張之機會。」遂與鐵弗劉氏世世相尅。至太元元年（西元三七六），劉衞辰爲代所逼，求救於前秦，苻堅遂發兵大舉進攻之。什翼犍使白部、獨孤部，及劉庫仁禦之，皆大敗。時適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帥部衆避於陰山之北。而高車雜種盡叛，乃復還雲中。爲庶長子實君所殺。秦兵又乘而逼之，衆遂大潰。其孫珪方六歲，與母賀氏走依賀訥，苻堅遂分其地爲二部而滅之。

代世系表

- (一)神元帝拓跋力微（在位58年）
  - 文帝沙漠汗
    - (二)章帝悉鹿（在位9年）
    - (三)平帝綽（在位7年）——(四)思帝弗（在位1年）
    - (五)昭帝祿官（在位13）年
  - 桓帝猗㐌——(六)穆帝猗盧（在位9年）
    - (七)普根（在位月餘）——(八)口（在位數月）
    - (十)惠帝（在位5年）——(九)平文帝鬱律（在位5年）
      - (十二)烈帝翳槐（前7年，後1年）
      - (十三)昭成帝什翼犍（建國39年）
    - (十一)煬帝紇那（前5年，後3年）

拓跋珪之復興：太元元年（西元三七六）苻堅滅代，拓跋珪隨母賀氏依於劉庫仁。九年庫仁卒，其子顯欲殺珪，珪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於是外朝大人賀悅、南部大人長孫嵩、中部大人庾和辰皆歸附之。時苻秦大亂，後燕、後秦皆相繼建國。十一年（西元三八六）正月，珪遂即代王位於牛川（今綏遠歸綏縣東南之榆溝）。尋改國號曰魏，建元登國，居定襄之盛樂（今綏遠和林格爾縣）。十月，劉顯擁護什翼犍庶長子窟咄，進逼高柳（今山西陽高縣西北）。珪請救於後燕，擊破之，窟咄奔於劉衞辰，被殺。翌年，劉顯地廣兵強，兄弟相爭，珪再請燕兵擊破之，顯奔於西燕。至是，魏內患平靖，根本大定。遂於數年之間，東滅庫莫奚等諸部，西滅劉衞辰，擁有今察綏兩省之地，而形成與後燕、後秦鼎立之勢。

道武太武二帝之擴張：太元十六年，魏燕絕交。二十年後燕太子寶伐魏，大敗於參合陂（今山西大同縣東）。翌年，慕容垂自將伐魏，會垂病卒，寶繼位，頗失衆心。珪遂大舉伐燕，數月之間，大破燕師，取晉陽，而東攻中山（後燕國都，今河北定縣）、鄴（今河南臨漳縣）、信都（今河北冀縣）。經年餘之鏖戰，相繼克之。隆安二年（西元三九八），珪於鄴、中山兩地置行臺，遂還代即皇帝位，是為魏道武帝。

魏滅後燕之後，國中仍有不靖，兼且柔然時來入侵，邊患不息，其時關中之姚興，江南之劉裕，涼州之蒙遜，遼西之馮跋，皆國勢方興，勢不可侮。由於國際環境如此，一時不能再有所進展。尋道武帝服寒食散，後藥發，暴躁異常，故其政治因而無甚成就。義熙五年（西元四〇九）竟為其子清河王紹所弒。拓跋嗣立，是為明元帝。時姚興雖衰，勃勃又起。勢仍不能發展。及其晚年劉裕卒，乃出師侵宋，佔領滑臺、虎牢、許昌、洛陽。但亦循道武帝覆轍，服寒食散，於景平三年（西元四二三）病卒。拓跋燾立，是為太武帝。是時國際環境變化，利於開展，而燾

雄武異常，在智謀卓越的崔浩輔佐之下，遂北破柔然，南下江淮，東平北燕，西滅大夏、北涼，完成中原之一統。

太武聰察，不受欺罔，決事嚴斷，能明賞罰。在位二十八年，太平眞君十三年（元嘉二十九年，西元四五二）爲中常侍宗愛所弒。皇孫濬立，是爲文成帝。帝內理軍國，甚少征伐，國力益充。在位四年崩，太子弘立（西元四五六），是爲獻文帝。帝少年明練，深識政體，勤於爲治，賞罰嚴明，拔淸節，黜貪汚，政治日隆。由於誅殺通於馮太后（馮弘孫女）之李奕，皇興五年（西元四七一），爲太后所逼，禪位於太子宏，是爲孝文帝，帝自稱太上皇，仍總國政。至承明元年（西元四七二），年方二十四，爲馮太后所鴆殺，馮太后復臨朝聽政。馮太后雖性淫虐，殺子制孫，而聰明果斷，頗曉政術。外事征伐，內理政治，尊崇漢儀，重用漢人。定官俸，立三長，行均田，設常平倉等政治重大措施，國益富強。

太和十四年（西元四九〇）太后殂，孝文帝親政。帝生長於華化宮庭（宮中宦侍，漢人居多），擅長中國文學，酷慕中國文化，又與李沖、高閭、劉芳、郭祚、李彪等密契，故孝文之華化思想，極爲濃厚。兼以其剛果英明，善於統御羣下。於是遷都洛陽（太和十七年），重定官制，澈底華化，以謀統一江南。魏之鼎盛，於斯爲最。但華化後，頗習晉之政風，故彼卒後，國政遂轉入衰亂之勢。

政衰與內亂：孝文帝在位二十九年，於太和二十三年（齊東昏侯永元元年），自將擊齊還師，中道而殂，太子恪卽位，是爲宣武帝。帝好佛，不問國事，忌諸叔父之強，委政舅氏高肇（高麗人）。正始四年（西元五〇七）立肇兄女爲后，寵任益甚。肇以尚書令專制一切，誣殺最稱賢能的孝文帝之弟彭城王勰，中外惡之。宣武在位十七年，政治日趨紊亂。延昌四年（西元五一五）殂，太子翊卽位，是爲孝明帝。高肇被殺，高太后削髮爲尼。帝尊生

母胡貴嬪爲太后，臨朝稱制。初由于忠專權，繼則劉騰、元乂矯詔幽后，共專朝政，六鎭叛亂遂起。及孝昌初（西元五二五），太后復政，魏之亂象已成。太后淫恣佞佛，親任倖臣鄭儼、李神軌、袁翻、徐紇等，致成不可收拾之局。且帝年漸長，太后自知穢行，恐帝左右洩露，凡帝所親信，或借故排去，或遣人暗殺。於是母子之間，嫌隙頓深。孝昌三年（西元五二七），太后鴆殺帝，爾朱氏下洛陽，大亂益熾，中外崩潰。及高歡討平爾朱氏，立孝武帝，權勢又歸於高氏。永熙三年（西元五三四），孝武討歡不成，西奔長安，是爲西魏。高歡入洛，擁立清河王世子善見，是爲東魏，俄而遷都鄴城。東西魏分，元魏實已亡國。計魏共歷十三主，一百五十七年而分。

元魏帝系表

(一)道武帝珪(在位⑪年)——(二)明元帝嗣⑮——(三)太武帝燾㉘——(四)文成帝濬⑭——(五)獻文帝弘⑥——

- (六)孝文帝宏㉘——(七)宣武帝恪⑭ (八)孝明帝翊⑬
  - 京北王愉⑫——西魏孝文帝寶炬⑰——廢帝欽②
  - 清河王懌——亶——東魏孝靜帝善見⑰——恭帝廓④
  - 廣陵王懷⑪——孝武帝修③
- 彭城王勰——(九)孝莊帝子攸②
- 廣陵王羽——(十)節閔帝恭②

註：本表括號內阿拉伯字，表示在位年數，下各表同。

東西分爭：魏永熙三年（西元五三四）七月，孝武帝爲高歡所逼，自洛陽出奔關中，另立政府，由宇文泰爲大將軍，進位丞相輔政，是爲西魏。高歡入洛，擁孝文帝之曾孫高陽王亶之子善見爲帝，是爲東魏。東西魏政權遂

全歸高歡宇文泰二人之手，但二人僅借元氏名義以資號召耳。歡以洛陽地近梁境，又迫西魏，遂遷都於鄴，而自稱大丞相，居晉陽以執朝權。明年，遣長子澄爲尚書令，兼領軍，入鄴輔政。歡南與蕭梁言和，北與柔然結親，劃黃河以南由侯景統帥，而已則專心治軍，以與西魏爭衡。東西魏兵爭十餘年，經兩次邙山大會戰後，兩國久相持於宜陽（河南今縣）、玉壁（今山西稷縣西南），遂爲兩國之定界。

北齊方面——東魏武定五年（梁太清元年，西元五四七）高歡卒，侯景叛降於梁。明年高澄大破侯景，景奔壽陽。尋景渡江亂梁，澄乘機遣兵略取梁江淮二十三州。又明年八月，高澄爲降人刺死，弟高洋代之。至武定八年（梁簡文帝大寶元年，西元五五〇）高洋受禪，東魏亡，僅一帝，十七年。

高洋卽位，是爲（北）齊文宣帝。洋沉深有內慧，留心治術，坦誠簡靖，人皆盡力。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戰陣，身當矢石。是以內治武功，盛於一時。其後漸自矜大，嗜酒淫暴。至永定三年，卽天保十年（西元五五九年）卒，子殷立。殷叔父演殺楊愔等大臣，廢帝自立，是爲孝明帝。在位兩年卒，傳位於弟湛，是爲武成帝。湛委政佞倖，國政漸衰。至承光元年，周建德六年（西元五七七），爲周武帝所滅，計北齊傳三世，二十八年而亡。

北齊帝系表

高慶（仕前燕）——□——湖（降魏）——謐——□——神武帝高歡——文襄帝澄

- ㈠文宣帝洋⑩——㈡廢帝殷①
- ㈢孝昭帝演①
- ㈣武成帝湛③——㈤後主緯⑫——幼主恒（一月）

北周方面——西魏恭帝三年，卽齊天保七年，梁太平元年（西元五五六）十月，宇文泰北巡病篤，召兄子護屬以後事，而卒。時世子覺年方十五，羣公各圖執政。護爲安定人心計，明年正月擁覺卽天王位，國號周，是爲孝閔帝。護已操大權，元老趙貴、獨孤信等怏怏不服，護殺之。護專權日恣，孝閔帝惡甚，與左右謀欲誅之。護遂廢覺，而迎立泰之庶長子毓卽位，是爲明帝。毓明敏有識量，護憚之。明年施毒於毓，毓覺之，口授遺詔，傳位於弟邕，是爲武帝。邕深自韜晦，委政於護者十一年。至建德元年（西元五七二），誅護及其子弟黨羽，邕始親政。

周武帝旣親政，頗立威刑，雖骨肉至親，無所寬貸。主威旣振，建德六年（西元五七七）遂伐齊滅之。明年卒，太子贇立，是爲宣帝。贇昏暴，誅殺大臣。翌年傳位於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至大象二年，陳宣帝太建十二年（西元五八〇）贇卒，楊堅爲大丞相輔政。堅、楊忠子，女爲天元皇后。堅見周政日非，翌年遂取周而代之。周三世，二十五年而亡。

北周帝系

文帝宇文泰——㈠孝閔帝覺①
- ㈡明帝毓③
- ㈢武帝邕⑱——宣帝贇①——靜帝闡②

二、南朝之興亡

劉宋——劉裕原籍彭城，東晉初，移家京口（今江蘇鎭江縣），才武多謀，用兵多奇謀，故能以寡擊衆。東

晉晚期，孝武帝與弟會稽王道子佞佛嗜酒，窮奢極欲，醉多醒少。左右僧尼，俱干國政，政治混亂，不堪言狀。孝武卒以沉酣過度，爲張貴人所弒。子德文立，是爲安帝。德文天生痴兒，口不能言，不知寒暑飢飽。由是大權集於道子及其子元顯手中。隆安初（西元三九七）有王恭之變，孫恩之亂。元興中（西元四〇二——四〇四），桓玄乘之，遂破建康，稱帝，建國號曰大楚。晉之國統，實以中絕。劉裕以北府兵之後勁，隨劉牢之平孫恩，成名將，又平桓玄譙縱，遂握軍政大權。既而滅南燕、後秦，收復青、徐、兗、豫、司、雍六州，開東晉最大版圖，延續晉祚二十餘年。至晉恭帝元熙二年，魏明元帝泰常五年（西元四二〇）六月代替，是爲宋武帝，國號曰宋。裕垂老受禪，踐位未兩年而殂。少帝義符立，不德。魏師乘喪南伐。輔政大臣徐羨之、傅亮、謝晦等以外患既迫，君惡益彰，乃廢殺少帝而迎文帝義隆。文帝剛嚴果斷，多得賢佐，在位三十年，政治修明，享國長久，史稱元嘉之政。

劉宋王朝，爲制裁世族，防權臣之廢立，及謀集權於帝之一身，故特多少年兇暴之主。如武帝之後，而有少帝義符；文帝之後，有太子劭之逆；孝武之後，而有前廢帝子業；明帝之後，而有後廢帝昱（參看帝系表）。八帝之中，竟有四人兇暴者。每遇暴主，必有廢立；每有廢立，必有戰爭與種種殘殺。政局變化，國力消耗，人才傷殘，法紀敗壞，皆相因而生，故影響政局甚大。孝武與明帝享國雖長，而酷虐並甚。孝武文才甚高，而嗜酒刻薄，銳意誅戮；大修宮苑，傾竭府庫；帝閨門無禮，遂啓南郡王義宣之亂（孝建元年）；忌逼宗王，遂啓竟陵王誕之亂；惡權在臣下，因廢總錄尚書（宰相）之職；惡銓曹權重，因設吏部尚書二人。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者，必限使奉獻；或設蒲戲以取之，務令罄盡乃止。明帝亦擅文學，及即位，與晉安王子勛爭國，引起全面大戰，歷時二載，損失極重。因此性轉殘忍，左右失言，輒加斷斬。宋室諸王多附子勛，對之尤酷。孝武二十八子，誅除殆盡。

且奢費過度。故劉宋國運，至孝武而初衰，至明帝而已極，後廢帝繼之，一轉瞬間，遂至亡國。綜計宋凡四世，八帝，六十年而亡。

宋代帝系表

- (一)武帝裕③
  - (二)少帝義符①
  - (三)文帝義隆㉚
    - 太子劭
    - (四)孝武帝駿⑪
      - (五)前廢帝業①
      - 晉安王子勛
    - 竟陵王誕
    - (六)明帝彧⑦
      - (七)後廢帝昱⑤
      - (八)順帝準②
    - 建安王休仁
  - 彭城王義康
  - 江夏王義恭
  - 南郡王義宣

蕭齊：蕭道成本籍蘭陵郡（今山東滕縣東），五世祖整渡江，居晉陵武進縣，後改南蘭陵（今江蘇武進縣西北）。父承之，仕宋為漢中太守，平梁州有功，宋明帝與晉安王爭國，道成隨軍征討。及張永敗於彭城（見第十卷第九章），以道成都督前鋒軍事，鎮淮陽（今江蘇淮陰縣西南）。泰始七年，魏孝文帝延興元年（西元四七一），入朝為散騎常侍。泰豫元年（西元四七二）明帝臨崩，晉左衛將軍兼衛尉。由於宿衛皆歸掌握，元徽二年（西元四七四）平定文帝子桂陽王休範之亂，道成功居第一，晉中領軍、南兗州刺史，留衛建康，與褚淵、袁粲等輔政，是為道成參預中樞之始。後廢帝兇暴，元徽四年道成遣心腹王敬則結帝左右而弒之，迎安成王準即位，是為順帝。晉道成為司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遂一躍而為首輔。宋自孝武以後，為爭帝位而屠戮宗王不留一人。至是，少

主孤危，國本已動。大臣保家，搘柱無人。及袁粲石頭之謀敗，沉攸之荊州之師潰，昇明三年，魏太和三年（西元四七九），道成遂取宋之天下而有之，國號曰齊，史稱南齊。是爲齊高帝。

道成既取代劉宋，克勤克儉，除宋之弊政，國賴以安。建元四年，魏太和六年（西元四八二）崩，太子賾立，是爲武帝。帝總持綱領，剛毅有斷，尤積極爲富國之政。時又有王儉、豫章王嶷、竟陵王子良等之賢輔，內無叛亂，外無邊寇，故十餘年間，國家賴以富安。是爲蕭齊盛世，史稱永明之政。

永明十一年（西元四九二）武帝崩，太子長懋先卒，太孫昭業立。昭業昏荒殊甚，武帝庫藏，期年揮霍而盡。蕭鸞輔政，屢諫不聽，遂弑昭業，迎立新安王昭文。鸞已大權獨攬，積極謀取帝位。時高武諸子年長者，皆分領州鎮。鸞乃利誘諸子典籤，一一殺之。又廢昭文而自立，是爲明帝。帝刻苦自立，勤於職務，歷官皆以嚴能著稱。及即位，力崇儉政。惟務集大權，綱條繁密，郡縣、臺府及九卿常行職事，皆上取詔敕，因而誤事良多。又文武進用，不歸選部，銓曹亦亂。永泰元年，魏太和二十二年（西元四九八）帝有疾，高、武子孫封王者猶十餘人。帝忌其壯大，令蕭遙之盡誅之。仍欲盡殺高、武其餘子孫，不果而崩。太子寶卷立，是爲東昏侯。東昏屢誅大臣，激起陳顯達、崔慧景兩次軍變。蕭衍乘之，遂亡齊國，計蕭齊凡歷四世，七帝，二十四年而亡。

蕭齊帝系表

蕭承之——始安王道生——鳳——遙先
　　　　　　　　　　　——(五)明帝鸞⑤——(六)東昏侯寶卷②
　　　　　　　　　　　　　　　　　　　——(七)和帝寶融①
　　　——(一)高帝道成④——(二)武帝賾⑩——太子長懋——(三)廢帝昭業（卽鬱林王）①
　　　　　　　　　　　　　　　　　　　　　　　　　——(四)廢帝昭文（卽海陵王）⑤月
　　　　　　　　　　　　　　　　　　——竟陵王子良
　　　　　　　　　——豫章王嶷

蕭梁：蕭衍亦蕭整五世孫，齊高帝道成之族弟，同居南蘭陵。衍少以文字著稱，爲竟陵王子良八友之一。兼資文武，長於謀略，佐齊明帝廢立，授雍州刺史鎭襄陽。衍知齊必亡，隱懷異志，東昏遣人刺衍，不果。永元元年，魏太和二十三年（西元四九九）陳顯達起兵，敗死。翌年，裴叔業以壽陽叛，降魏。崔慧景奉江夏王寶元逼建康，兵敗皆死。時東昏侯弟南康王寶融鎭江陵。永元三年衍與荆州長史行府事蕭穎胄，擁南康王寶融，舉兵以向建康。正月衍軍發襄陽，二月至夏口，苦戰五閱月，然後衝破郢州（今武漢三鎭）東下。八月江州刺史陳伯之降。十月進圍建康。十二月王珍國、張稷殺東昏。衍入建康擁寶融爲帝，是爲和帝，衍自爲大司馬。翌年，衍廢和帝，自立，是爲武帝，建國號曰梁。

梁武帝博學多通，重文輕武，故國勢不張。與魏爭戰十餘年，僅能保淮而已。晚年遭侯景之亂，梁國遂亡。太清元年（西元五四七）正月高歡卒，二月侯景擧函谷關以東，瑕丘（今山東滋陽縣）以西河南十三州之地降梁。因乘勢大擧北伐東魏，大軍進向彭城，敗沒於寒山（今江蘇銅山縣東南），都督蕭淵明被俘。明年正月，侯景亦敗，衆潰，率八百騎南奔壽陽。高澄設間請和，八月侯景遂反。十月景自采石渡江，臨賀王正德爲內應，進圍臺城。大

寶元年（西元五五〇）三月，城陷。五月武帝崩，景挾太子綱卽位，是爲簡文帝。同年六月，湘東王繹遣王僧辯爲大都督，自江陵進討侯景，大破景軍於巴陵（今湖南岳陽縣）。僧辯乘勝東下。翌年，景廢簡文帝而立豫章王棟。景尋廢弒帝棟，自稱漢帝。大寶三年三月，王僧辯陳霸先破建康，景敗走爲其下所弒。

王僧辯已克建康，上表湘東王繹勸進，且迎還都建康。十一月繹卽位於江陵，是爲梁元帝。承聖二年（西元五五三）八月，詔議還都，東人欲東，西人欲西，議不能決。卒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遂不作東還之計。而以王僧辯鎭建康，陳霸先鎭京口（今江蘇省鎭江縣）。翌年九月，西魏宇文泰遣兵攻江陵。十一月陷之，元帝被殺。泰立蕭詧爲梁主，是爲後梁。紹泰元年（西元五五五）二月，王僧辯陳霸先奉元帝子晉安王方智卽位於建康，是爲敬帝。俄而僧辯逼於北齊之大兵壓境，迎立蕭淵明爲帝。九月陳霸先襲殺僧辯，廢淵明，復敬帝位。翌年，霸先廢帝自立，梁亡。計梁凡歷四世，四帝，五十五年而亡。

蕭梁帝系表

(一)梁武帝衍㊽——昭明太子統——後梁王詧⑦——明帝巋㉔——後主琮②
　├(二)簡文帝綱②
　└(三)元帝繹③——(四)敬帝方智②

陳國：陳霸先吳興人，陳書武帝記載：「少俶儻，不治生產。既長，讀兵書，多武藝，明達果斷。」大同中蕭映爲廣州刺史，霸先隨行。時嶺南不靖，霸先歷平禍亂，所向有功。太淸初（西元五四七），官至西江督護，高要太守。三年，迎蕭勃入廣州，勃以霸先監始興郡。大寶二年（西元五五一）帥師北上，與王僧辯同討侯景，破之

。進征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鎭京口。承聖三年（西元五五三）江陵城爲西魏所攻陷，元帝歿。明年，霸先與僧辯共立元帝第九子江州刺史晉安王方智爲帝，卽位於建康。同時，北齊文宣帝高洋立貞陽侯蕭淵明（太淸元年北伐被俘）爲梁王，使其弟上黨王高渙送之。三月，至東關（今安徽巢縣東南）。僧辯令裴之橫拒戰敗死。僧辯懼，五月迎淵明卽帝位，立方智爲太子。霸先責僧辯外依戎狄，妥立非次，別具心腸。九月，襲殺僧辯於石頭城（今江蘇江寧縣西），仍擁方智卽位，是爲梁敬帝。僧辯餘黨，並據郡拒命，霸先先後一一討平之。又兩度拒北齊兵入侵，大勝。霸先遂爲丞相、錄尚書事。太平二年（西元五五七）元帝故將王琳謀東下，霸先遣將拒擊之。是年十月，敬帝禪位。霸先卽帝位，是爲陳武帝。

陳武帝在位不及三年而崩，傳位於兄子蒨，是爲文帝。文帝經五年之征討，相繼平定王琳、周迪、陳寶應等，遂定湘、郢（今湖北省江南之地及湖南省）、臨川（江西今縣）、建安（今福建建甌縣）及浙東諸地。文帝在位七年崩（天康元年，西元五六六），太子伯宗立，文帝弟安成王頊輔政。年餘，頊廢伯宗，自立，是爲宣帝。太建五年（西元五七三）與周合從擊齊，遣吳明徹攻淮南北地，經三年之戰鬪，盡克之。太建九年吳明徹與周爭彭城（今江蘇銅山縣。是年周滅齊。）明年吳明徹軍敗沒，被俘。又明年復盡失江北之地於周。太建十四年文帝崩，太子叔寶立。後主叔寶富於文才，而荒淫不理國事，在位六年，爲隋所滅。計陳凡歷三世，五帝，三十三年而亡。

陳帝系表：

始興郡王道譚（梁兗州刺史）——㈡文帝蒨⑦——㈢廢帝伯宗②
　　　　　　　　　　　　　　……——㈣宣帝頊⑭㈤後主叔寶⑥
㈠武帝霸先③……

第二節　南北朝政治經濟社會及學術思想概況

一、北朝之政制

北魏：魏自代王什翼犍建國元年，東晉成帝咸康四年（西元三三八），什翼犍居於定襄之盛樂（今綏遠和林格爾縣），既採用中國漢化之年號。除諸部仍由各部大人（酋長）統治外，什翼犍開始置百官，分掌衆務，以燕鳳爲長史，許謙爲郎中令，始制反逆殺人姦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無繫訊連逮之煩，百姓安之。蓋什翼犍曾爲質於後趙，已漸習中國文化也。及後趙冉閔之亂（建國十四年，東晉永和七年，西元三五一），什翼犍又有南下廓定中原之志。什翼犍統國凡三十九年爲苻秦所滅。其孫拓跋珪年方六歲爲秦所虜，在長安讀書至十四歲歸國。太元十一年，珪從曾祖紇羅與諸部大人，共推珪爲主，大會於牛川（今綏遠歸綏縣東），珪卽代王位，建元登國。以上谷張袞爲左長史，許謙爲右司馬。同年改國號曰魏。而皇始元年（太元二十一年，西元三九六），並有後燕幷州之後，開始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郞以下官，悉用儒生爲之。嗣後一二年間於攻中山、信都、鄴城等地之時，連獲燕臣中之河北名士崔宏、屈遵等，皆親信異常，任以政事。又以崔逞爲尚書，使錄三十六曹（註一）。於是其所建官職，多已華化。天興元年（東晉隆安二年，西元三九八。是年滅後燕。）秋，珪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俄之，又命有司正封畿，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遣使循行郡國，察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多，又命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董謐制禮儀；王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鼂崇考天象；皆由尚書崔宏總而裁之，以爲永式。十二月，珪卽皇帝位，並命朝野束髮加帽。翌年三月，珪分尚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

百六十曹，令八部大人主之（註二）。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同時又用博士李先之言，命郡縣大索書籍，集於平城。是則北魏建國規模，皆旣漢化矣。

天賜元年（晉元興三年，西元四〇四）春，珪以中土蕭條，詔縣戶不滿百者罷之。八月置六謁官，準古六卿。九月，珪臨昭陽殿，改補百官，引朝臣文武，親加銓選，隨才授任。列爵四等，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伯封小縣。其品第一至第四，舊臣有功無爵者追封之。宗室疎遠及異姓襲封者，降爵有差。又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文官造士才能秀異，武官堪爲將師者，其品亦比第五至第九。百官有闕，則取於其中以補之。其官名多不用漢魏之舊，而倣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爲鳧鴨，取其飛之速疾也。謂候官伺察者爲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十一月，珪又命宗室置宗師，八國置大師小師，州郡亦各置師，以辨宗黨，擧才行，如魏晉中正之職。總此觀之，道武帝之政制官制，大體因襲魏晉之舊。此後歷明元、太武、文成、獻文四帝，皆無甚大之改革。故自孝文以上之五帝中，又以道武之創制爲多也。

魏至孝文帝宏，乃進入大改革時代。如定官俸，立三長，行均田，以及遷都洛陽，澈底華化是也。

當孝文帝初期，馮太后臨朝稱制。太后乃漢人馮弘之孫女，聰明果斷，頗曉政術，當政凡十餘年之久。至太和八年，齊武帝永明二年（西元四八四），下詔班祿。蓋前此魏無班祿之制，故明元、太武二帝，雖屢欲懲貪，而終無善策。至此，馮太后與孝文帝乃定班祿之制，戶增調帛三匹，穀二石九斗，以爲官司之祿。

太和十年二月，魏內秘書令李沖，以魏無鄉黨之法（社會組織），唯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爲一戶，因上言：「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強謹者爲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

黨長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爲公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民年八十已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癃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此卽史家所稱立三長之制，馮太后與太尉丕贊成之，遂於同月十三日，付諸實施，此法不僅可清理戶口，嚴密社會組織，使地方治安得有保障，並可均徭賦，實一良好之社會政策也。（見魏書卷五十三李沖傳）

太和九年八月魏給事中李安民，以魏初民多蔭附於豪強之家（勞榦氏謂北朝豪強爲漢人，然非統治階級），以求蔭護，蔭護者皆無官役，而豪強徵斂倍於公賦，乃上言：「歲飢民流，田業多爲豪右所占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恐歸今主，以絕詐妄。」孝文帝善之，由是始議均田之制。十月乃詔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於明年多（註三）遂付之施行。「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良人成丁者）受田，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註四）。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爲世業，身終不還。恆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每年正月還受田，一年之中，有男女或奴婢或牛死去，則還田；有新到十五歲以上之人，則受田。凡田地皆由三長管理之。北魏此種均田制，實開北齊、北周、隋、唐田制之先聲。且北周兵農合一之府兵制，亦基於此一均田之制而創設焉。（魏書卷一百十食貨志）

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除姓氏衣冠言語風俗習慣，澈底華化外，朝制一切亦皆因寵用王肅而倣南朝。南朝之政制見下述。

齊、周：魏至東西魏分，洛陽之故家世族，文物制度，皆相隨遷鄴，故北齊承襲北魏之各種制度與文化爲多。宇文泰在關中，則得不受舊制之拘束，遂能依其環境需要，創造新制度，倡導新作風。關隴地瘠民貧，旱災頻仍，人力物力遠較北齊爲遜。因之，宇文泰之目的，全在富國強兵，以對抗高歡。其政治措施，亦特重於制度之改善。故於大統元年，梁大同元年，東魏天平二年（西元五三五），命有司斟酌古今制度之可以便時適治者，頒行新制二十四條。旋識蘇綽爲一特別政治家，遂即擢爲度支尚書兼農卿，集財政、經濟於一人。綽以計政、戶政爲理財根本，遂制訂計帳法及戶籍法，並作六條詔書，令百官講習。其牧守令長不通六條及計帳法者不得居官。大統十年，又增新制十二條，合前頒條文，總爲三十六條，再頒下之。搜簡賢才爲牧守令長，皆依新制而遣之。故北周在制度方面，變通特多。時戶口減耗，官多事少，遂採省官減政政策。又頻年軍興，糧運艱難，遂採開渠屯田政策。

西魏恭帝元年，梁承聖三年，齊天保五年（西元五五四）宇文泰作九命之典，以敍內外官爵，改流外品爲九秩。五代志：「泰命尚書盧辯遠師周之建職，置三公、三孤以爲論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務。其內命，謂王朝之臣。三公九命，三孤八命，六卿七命，上大夫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外命，謂諸侯及其臣。諸公九命，諸侯八命，諸伯七命，諸子六命，諸男五命，諸公之孤卿四命，侯之孤卿，公之大夫三命，子男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之上士再命，公之中士，侯伯之上士一命，公之下士，侯伯之中士下士，子男之士不命。」其他從略。

宇文泰初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定六官，至恭帝三年行之。泰自爲太師、大冢宰、柱國，李弼爲太傅、大司徒，趙貴爲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爲大司馬，于謹爲大司寇，侯莫陳崇爲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

周禮。於是周之政制定焉。

此外，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大體因襲兩漢之舊，仍爲州郡縣三級。州置刺史，郡置太守，王國置內史，大縣置令，小縣置長，爲國者置相。魏齊於國都置司州，周置牧，下則置尹。然當此動亂時代，朝代更易頻促，版圖變化常無，列國戰爭孔亟，僑置分合不定。或百家立郡名，或十戶張郡目，而以北方爲尤甚。因此，北魏州郡縣皆分上中下三等，高齊於上中下之中，又分上中下，凡九等。周以戶數爲差，州分三萬戶以上，二萬戶以上，一萬戶以上，五千戶以上，凡四等。郡分一萬五千以上，一萬以上，五千以上，一千以上，一千以下，凡五等。縣分七千以上，四千以上，二千以上，五百以下，凡四等。屬官佐吏，皆隨高下而異其員數。北魏於緣邊設鎭，置鎭都大將，統兵備禦，與刺史同治。民事刺史主之，城隍、倉庫，鎭將主之。高齊亦有三等鎭戍，各置鎭將或戍主，兼理民事。

二、南朝之政制

南朝宋齊梁陳之政制，大體一如魏晉。魏晉政制已見上卷第一章所述。南朝之丞相制，皆爲野心家假借丞相名義，以爲篡奪階梯，已非秦漢正常之行政制度。至於三公，則宋齊梁陳均置，但權力別寄，勢同加官，宋齊且改爲贈官矣。

三省制度之尙書省，自曹魏已變爲行政中樞機關。在漢魏謂之尙書台，或曰中台。至劉宋謂之尙書寺，或曰尙書省，亦謂之內台。南北朝皆相承不變。惟兩晉以後，玄風大熾，當時世族，霸佔政壇，所謂高門望族，多雍容風雅，好尙淸談，不親事務，於是「八坐丞郎多不奏事。簿領文書，成於令史之手。」及至劉宋之後，由於皇室與世

族漸處於對立地位，皇室因而寵信「佞倖」，而「佞倖」蓋皆出於寒門之事務人才也。

中書省，梁陳時職尤崇貴，軍國大政並由中書省職掌。令監最稱清華，多大臣兼領。中書之官，晉宋齊梁皆四人。梁陳組織較大，中書侍郎下，由中書舍人五人，領主書十人，書史二百人，分掌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並爲上司，總國內樞要。

門下省由侍中職權擴大而來。東晉諸帝以其常在左右，多與之參決政事，不專依任中書。中書權力遂爲侍中所分，而有門下省之目矣。宋齊門下之權尤重，散騎常侍，給事中，通直散騎，通直郎、奉朝請，駙馬都尉，皆歸領屬。梁時，侍中功高者，在職一年，加侍中祭酒，與散騎侍郎一人功高者對掌禁中。

此外，南朝之世族（已見上卷第一章），不僅在社會地位上爲富有之莊園主，爲豪強，在「九品中正」及「舉賢良」制下，霸佔政壇，因而形成世族在政治地位上之特殊化。此等世族，祇要保持門第，卽可以永遠作官，並且可不必費力卽可做到卿士相職。南朝之所以滅於北朝，此亦爲其主要原因之一也。

三、南北朝之經濟社會及學術思想

經濟：北魏之均田制，已述於上。玆再將南、北朝經濟之概況列述如左：

㈠土地賦稅——北魏自道武定中原，太武平方夏，其軍食依於游牧者半，依於屯耕者亦半，並賴擄獲馬牛羊羣以資補充。其國用則「納其方貢，以充食廩，收其貨物，以寶庫藏。」賦稅之制，史文不見。及獻文以後，始定租輸爲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而賦調

仍不詳。至孝文乃調整此制，及班爵祿，行均田。

至東魏之租調，當仍魏舊制，但高歡爲適應與西魏之戰爭需要，則別有經營。蓋歡承魏末大亂之後，人民轉徙，戶籍大紊，均田舊制，當已破壞，乃於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用。又於諸州緣河津濟，皆置官倉儲積，以擬漕運。更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鹽官以煮鹽，大批收錢，以贍國用，自是倉廩充實。北齊至武成河清三年（西元五六四），復定均田之制，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爲丁，六十六以上爲老。率以十八受田，輸租。二十充兵，六十免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但未幾政治大亂，此一制度遂成泡影。此時北齊之租調爲：㈠人一床（一夫一婦）調絹一疋，綿一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㈡奴婢各准良人之半。㈢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㈣墾租輸台，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北周則境宇狹小，田少山多，故其授田之制，較北魏略小，而其制亦簡單。周置司均之官，專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上，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租調之事，亦專設司賦掌管之。其賦法：有室者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半之。其徵調又可依年豐歉而遞減之。

南朝田制與北朝不同，北朝當政者爲鮮卑，與漢人世家豪強利害並非一致，且中原人少地多，故尙能行均田之制。而南朝當政者，爲世家豪強，豪強佔有土地，故均田之制在南朝不能實行，甚至於土斷之制，桓溫劉裕雖曾推行，亦未能澈底。至於南朝之賦稅，大體因襲魏晉。曹魏每戶爲絹二疋，每畝粟四升，田稅較增。西晉定戶調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東晉國力較魏時爲

弱，而戶調增加，大致每戶出米五石。此制因由於田數不明，故以戶爲標準。豪強不出賦稅，平民爲逃稅起見，亦一戶常有幾十人或數百人者。宋齊梁陳，大體因襲東晉，無大變更，「其軍國所需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恆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徵賦。」其徵調之法，「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祿米二石，丁並女半之。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爲丁，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課，六十六免課。女以嫁者爲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爲丁。其丁男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運丁。其田畝稅米二斗，蓋大率如此。」（隋書食貨志）由於北人不出租稅，南人所出綿與祿綿，租米與祿米，遂皆雙重徵收，故較西晉爲尤重。

(二)社會——魏晉門閥鼎盛，社會結構大體分爲四個階級：一曰士族，仍有高門寒門之分。二曰平民，包括農工商；寒門的士人，往往出身平民，其身分與平民等。三曰部曲，包括門客。四曰奴婢。

世族在政治及社會上，均有特殊地位。世族之產生，發軔於西漢，而成於曹魏之九品中正及晉武帝開國功臣集團。本來兩漢即有任子制度，曹魏仍之。大臣子弟可以不作普通郎曹，不經中正推薦，起家即爲黃門侍郎，或散騎侍郎，並不受年齡限制，十幾歲即榮膺京校或邊郡。及曹魏黃初元年（西元二二〇）吏部尚書陳羣制頒九品中正制度後，至西晉便演變成爲「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之怪現象。東晉元帝南渡，大家世族相隨渡江者最多。其最著者，太原與琅邪二王氏，次陳郡謝氏，陽夏袁氏，以及吳郡之朱、張、顧、陸，皆爲元帝所依賴之世族。此等世族，以後皆成爲南朝最大之門閥。彼等一面藉文學與玄談以陶醉性情，顯示淸雅；一面又持祿保位，把持政府，修飭儀容，以顯示身份之高貴。因此，彼等及其子弟，皆在政治與法律上獲得優待與保障。又可以免稅，免役。在

社會上亦地位特殊，世族不與寒門通婚及交際。北朝方面，至魏孝文帝時，雖亦開始建樹新世族，但其作用僅為鞏固其統治權而設，故其弊無南朝世族之甚。

㈢學術思想——由於魏晉以後，世局變亂頻仍，士人為「明哲保身」，玄學因而暢行，清談之風亦因而益熾。清談家政治思想以「無為」思想為宗，講求「清靜自正，無為自化」（王弼註老子），而甚之者，且流於放誕。當時世族，皆尚清談，尤其南朝世族，世世把持政府，而又不屑管理世務，如梁書謝舉何敬容傳論：「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祖尚玄虛，貴為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風彌扇。」此等世族，養尊處優，勞榦氏在其所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其弊曰：「北方之世族，與南方世族有若干不同。北方世族做孝廉、秀才、秘書郎、著作郎、黃門郎、散騎郎、東宮官、吏部郎，均稱做清流官（震按北魏因此曾引起大亂，詳見本卷第十二章）。南方世族，則一切有關事務之官皆不做，尤其王謝之氏族不做，外官只能做諸王之內史，甚至太守之職王謝都不作。」又曰：「談玄對音韻態度須俱高妙。范曄願談玄，因矮顏色黑而不出名。男子須要美，衛玠很夠標準，年歲輕即死掉。由此可知談玄的人並不注重健康。這種『病美人』的標準，東漢以後已有此風習，如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又如王衍為玄談領袖，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如此等之弱男子，當政治之任，豈不失敗下去？」至於世族對政治風俗之影響，勞氏亦有評論：「一、貴族專政對政治影響：甲、專權世族自己成羣結黨。乙、因受教育許多代傳下，文學才高。丙、貴族成一團體，可隨時殺君王篡位，政治不安定。丁、貴族喜談玄，所以貴族政治變為清談政治。戊、貴族講享受，必須要錢，所以世族貪汙之風盛。己、貴族不喜做事，只喜談玄，而權漸漸落寒門之手中。二、貴族專政對風俗的影響：甲、貴族與貴族之間很重財賄。乙、種族系統看的

很重。南朝重帝王、重權勢，北朝則重同宗。因此北朝同宗之中，不再分支，而南朝同宗中有分支，如琅邪王氏即可再分幾種分支。分支之中，高支看不起低支。丙、世族兼併，一部份靠田地收入，擴充其田地，南朝變爲地主時代。」

其次，清談政治影響於軍事者，此時漢人既文弱成風，故高歡討爾朱氏於韓陵之戰前，歡謂高敖曹曰：「高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將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如何？」敖曹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前後戰鬪，不減鮮卑。」（見北齊書卷二十一高昂傳）。又「南朝（兵）身份低如奴隸，此爲南朝每戰必敗之關鍵。」（見勞榦氏著魏晉南北朝史第八章）

此外，道教、佛教，亦極盛於南北朝，因而生產萎縮，士氣消沉。關於此事，張儐生教授所著之魏晉南北朝史論之甚詳，玆摘述於次。道教重迷信，其教義大體是綜合古代各種迷信思想而成，其來源蓋可分爲三方面：

一、神仙家——戰國晚期，燕齊之間出現神仙思想，當時騶衍陰陽主運之說，顯於諸侯。方士傳其術不能通，乃更爲怪迂，創造三神仙故事，懸一神仙世界以掀動「世主」與世人。於是齊威、宣、燕昭、秦皇、漢武皆墜其術而不悟。道教主要目的，在教人求神仙，以迷惑世人。

二、數術家——東漢末五斗米道，以鬼道著稱（其事已見本史第七卷），彼等領袖自承爲人鬼之傳導者，不但能咒水醫病，上通帝座，預卜吉凶，更能劾召鬼神，消災避禍。其後葛玄、鄭隱、葛洪、寇謙之、陶宏景等，無不以通曉醫、卜、星、相，爲惑世誑俗之手段。道教因而承襲之。

三、道家——老莊之自然主義，在破除一切迷信。蓋老子主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種自然

主義之哲理，在推翻其以前之「天神」「地祇」「人鬼」等觀念。故道教在思想上，與老莊根本不能相容者。但道教已經提出黃帝作招牌，仍嫌不足，乃再抬出兩位偉大思想家老子及莊子。老子所言「抱一」「復命」「返樸」「歸眞」「致虛」「守靜」「長生久視」「谷神不死」，及莊子所言「眞人」「至人」「神人」等高論，遂爲道教所竊用，以傅會其神仙之說。

佛教爲釋迦牟尼所創。彼乃是刹帝利族，印度迦比羅城主淨飯王兒子，俗名悉達多。前六世紀後期，刹帝利族爲反抗阿利安族在印度所建立階級社會之殘酷，及婆羅教之驕奢淫佚與專橫，遂產生佛教。

佛教初行於東漢及西晉，而盛於南北朝。總而言之，凡此等宗教之盛行，乃由於大亂之時代爲其背景。人民在荒亂之世局下，多災多難，心靈無所安，乃求庇於宗教。帝王在大亂之餘，道德淪喪，人心澆薄，社會動盪，乃亦不得已求助於宗教，此爲南北朝時道教佛教之所以盛行也。

註一：資治通鑑卷一百九，隆安元年載註：「漢光武分尙書爲六曹，置郎三十四人，並左右丞爲三十六人。至魏尙書郎有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別兵、考功、定課，凡二十三郎。明帝靑龍二年，置都官、騎兵，合二十五郎。晉武帝罷農部、定課，置直事、殿中、祠部、儀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右主客、駕部、車部、庫部、左右中兵、左右外兵、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北主客、南主客，凡三十四曹。後又置運曹，凡三十五曹，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統攝。今魏又增爲三十六曹。」

註二：同上書卷一百十一，隆安三年載註：「魏王珪天興元年置八部大人於皇城四方四維，一面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各有屬官常侍、待詔、直左右，出入王命。」（並見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

註三：勞榦氏著「魏晉南北朝史」第七章載：「均田制由三長制立後，再施行的（應當在太和十年多，本紀誤爲九年，因詔書有『十有五年』的原故。其實十有五年，可能爲整數，則在太和十年）」勞氏又說：「凡田地都由三長來管理。」震按三長制，乃魏政治組織及社會組織之最基層單位，若無三長，則均田制將難於施行。故本史採勞氏之見。（詳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

註四：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六，永明三年載註：「倍之者，合受四十畝，授以八十畝，此一易之田也。三易之田三年耕，然後復故，再倍以授之。」（詳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

第三節　南北朝國防軍備、軍制及戰略戰術

一、國防軍備方面

南北朝之國防軍備，玆概分人口與民族，政治與文化，經濟與財政，及軍備等方面言之。

人口與民族：西漢移民實邊，整個廣大北方及河西走廊，人口繁盛，經濟充實，國防強固。但經東漢末大亂之後，北邊國防無暇計及，人口大量向長江流域南移，因而國防空虛。及至三國魏晉，初則利用鮮卑烏桓人之善騎射，以爲內爭之資，於是此等北方種族逐漸南移，燕山陰山地區，遂成爲此等種族游牧之地。加以魏晉內方多事，

對異族治理不善，而招致五胡亂華之禍。蘇東坡有云：「古者以民之多寡，爲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魯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晉之人以併諸侯。」五胡亂華時，後趙石勒，前秦苻堅，北魏拓跋珪，皆曾囊括人口以爲充實其國力之手段。玆根據史文所載，將西晉至南北朝之人口錄之於下：西晉太康元年平吳時之戶爲二、四五九、〇〇〇，口爲一六、一六三、八六三。南北朝時劉宋孝武帝大明八年，戶爲九〇六、八七〇，口爲四、六八五、五〇一。齊、梁、北魏不詳。北齊亡時戶三、〇三二、五二八，口爲二〇、〇〇六、六八六。北周大象中戶三、五九〇、〇〇〇，口爲九、〇〇九、六四〇。陳亡時戶五〇〇、〇〇〇，口爲二、〇〇〇、〇〇〇。

上述人口數，當不甚可靠，但大體言之，與兩漢較相差何啻天壤，是以此一長時期之國防，各國皆甚爲脆弱也

政治與文化：其概況既見上述。

經濟與財政：南北朝之賦稅既述於前，玆僅略言此一時期之貨幣問題。中國自秦漢以來，由於工商業發達，貨幣亦極爲發達。但自董卓作亂至唐開元天寶期間，則逆轉與退步爲錢帛並用之時；且貨幣價值爲按帛而計，即此一時期之貨幣，已非貨幣價值而爲實物價值。及至南北朝時代，貨幣效用甚微，北魏初期，錢貨不行，仍以布帛穀物爲主，至孝文帝始鑄太和五銖，而冀并諸州，則仍長用穀帛。南朝亦至宋元嘉時代，始有開始鑄錢之舉，至梁初，仍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等州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至於嶺南諸州，則用米布，錢所不及。加以南北朝鑄錢之制雜亂，貨幣價值益受不良之影響。貨幣制度不良，工商業自難開展。況當此大混亂時代，戰亂頻仍，影響於工商業者至鉅。故北朝至孝文時期，始稱富庶，而南朝則歷宋齊梁陳各代，皆甚窮困。故南

北之戰，南朝常敗者，此亦爲主要原因。

軍備方面：自東漢廢州郡兵制，國防軍備卽轉趨脆弱。至晉武統一，其僅存之州郡兵，既非西漢之比，且又廢之，國防軍備因而益壞。至於地理國防方面，北朝之北魏與北齊，皆曾在國境北邊修築長城，以防柔然突厥（詳見本卷內各章。）南朝則始終恃江淮漢水及梁益山險築城拒守，以爲國防線上之屏藩，而無其他軍備可言矣。

二、軍制方面

本時期之各朝軍制，除北周府兵制外，其軍隊編組大致皆以魏晉爲基礎而適應現實狀況加以變化而來。魏晉南北朝之軍制，皆爲募兵。至於募兵之法，雖各有不同，但變爲職業兵，則南北皆同。關於徵兵、募兵、及職業兵之含義，勞榦教授在其所著魏晉南北朝史中，作如下之解釋：「漢朝，向用徵兵。但倘若徵兵制度不用退役之法，則變爲職業兵。漢武帝的京師七校，其內並有胡人兵，也是職業性的戰士。」「募兵又可分數類：㈠招募，㈡強迫，㈢徵發，㈣收編，㈤外國人。募兵與徵兵不同。徵兵：㈠地方，㈡國有，縱然以區域爲主。募兵以人爲主，故三國時主將可以自有其兵。」玆將南北朝軍制，分述於次：

北朝軍制

㈠北魏中央軍——拓跋氏起於游牧。代國晚期什翼犍時，以燕鳳爲右長史，許謙爲郎中令，「餘官雜號，多同於晉朝。」但軍制不詳。建國中，置二部大人，以「帝（道武進尊什翼犍爲昭成帝）弟觚監北部，子實君監南部，分民而治。」此爲軍民尚未分治，二部大人實亦統兵官。道武登國初，「因而不改，南北猶置大人，對治二部

。」而另置都統長、幢將。都統長領殿內之兵，直（值）王宮。幢將六人，主三郎衞士，直宿禁中。元明帝時，增置四廂大將，及十二小將。此爲北魏禁衞軍之初制。在此一時期中，魏大概全用本族鮮卑兵。及太武帝平定北方，中央軍必有擴大編制，史文不詳。至孝文帝南遷，官制軍制一切漢化，擴大中央軍組織，大選武勇之士，不分胡漢，撓弓上格者爲羽林，次格者爲武賁，下格者爲直從。太和十九年，一次選出十五萬人，足見此時其中央軍規模之大。故此時魏之中央軍既與漢魏之中央北軍相同，負有內衞京師，外出征討之責。羽林、虎賁而外，又有宗士二百，庶子二百，望士四百，三種特殊衞士。宗士是皇室宗族子弟，庶子是皇族支庶子弟，望士是肺腑之族有武藝者，直宿內廷，隨侍左右，但亦偶出征討。中央軍亦仿照南朝，由領軍將軍統帥。分左右二衞，設左衞將軍，右衞將軍各二員，並以武衞將軍各三員副之。此爲中央軍主力。另於京師四面各設關津，置四中郎將，以爲外圍鎭捍。東中郎將府在滎陽，西中郎將府在弘農，北中郎將府在河內，南中郎將府在魯陽，亦歸領軍統轄。玆綜述其後期中央軍組織如左表：

- 領軍將軍
  - 右衞府——右衞將軍一人，武衞將軍二人。
  - 左衞府——左衞將軍一人，武衞將軍二人。
  - 宗士隊、庶士隊、望士隊。
  - 四中郎府軍——本屬護軍，世宗永平中，權屬領軍。
    - 東魏武定七年，還屬護軍。
- 領左右——領千牛備身等。

自孝文帝以後，宿衛內直者，漸已褻狎嬉遊，不習弓矢。迨羽林跋扈，戮殺大臣，京城防衛，已呈外強中乾之象。

(二)北魏州鎮兵——道武帝皇始元年（西元三九六）勒兵四十萬大舉伐慕容寶，置鎮北邊，備禦柔然、高車。及太武帝滅大夏，平北涼，對於西北邊區，亦皆視爲軍事重要地帶，故多置鎮戍而不設州郡。如長安、雍城、仇池、武都、河池、隆城、枹罕、高平、武威、西平、敦煌、統萬、薄骨律等處，初皆置鎮，後來始逐步設州置郡。而朔方諸胡雜居，高車、柔然侵擾迄無寧歲，故陰山以南，黃河以北，東西千餘里間，特設六鎮，以資捍禦。此六鎮，卽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六城是也（以上各地名今釋，均見以後各章）。鎮將，有都大將、都將、大將、將等級之分。其鎮將均係「盛簡親賢」「國之肺腑」。其鎮兵亦皆鮮卑「高門子弟」，或漢族「強宗子弟」。當其初期，六鎮將士最受優遇。道武天興元年（西元三九八）既取中原，卽命龍驤將軍日南公和跋鎮鄴。又命衞王拓跋儀鎮中山，撫軍大將軍拓跋遵鎮渤海之合口。明元帝永興二年（西元四一〇）詔將軍于栗磾領部一萬鎮平陽，將軍周觀率衆詣西河離石鎮山胡。三年，詔將軍尉古眞統兵五千鎮太洛城。五年，遣元城侯拓跋屈率衆三千鎮幷州。會稽公劉潔、永昌公魏勤率衆二千鎮西河。此等措施，似爲臨時而設，非永制也。大體言之，魏之設鎮，實卽實施軍事統治之制也。

然及至孝文遷都洛陽，此時高車、柔然寖衰，魏遂有輕北重南之勢。北邊防務旣輕，魏廷視之漠然。於是鎮將旣非顯任，府戶遂同廝養。自此以後，邊人切齒，相率逃亡。魏廷迫不得已，乃峻邊兵之格，令鎮人不得浮遊在外，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朝廷命官，復以銓削武人選格爲事，不使豫於淸流。而士兵之家，徭役租賦，供

億為難，兵役日重，生計日蹙。於是怨憤交集，羽林作亂於前，六鎭叛變於後，而為北魏亂亡之根源。

㈢東魏北齊軍制——東魏承鮮卑之傳統，行胡漢差別之二重兵制，以鮮卑人為軍隊之主體。及孝莊帝永安三年（西元五三〇），爾朱兆徵高歡於晉州，將幷、肆、汾之六鎭人，交歡統領，是為東魏軍之骨幹（詳見本卷第十一章）。另有寄治幷州、肆州、汾州等坊內徙之人，皆為東魏禁旅兵源所自出。同時行軍民異籍之制，分軍籍民籍二種，兵戶由軍府管轄。

高歡以鮮卑人為軍士，漢人作農。故高歡號令時，其語鮮卑則曰：「漢人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何為陵之？」其語漢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何為疾之？」及高洋受禪（天保元年，西元五五〇），又將六坊之人，更加簡練，每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同時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見資治通鑑卷一五七）

北齊文宣帝天保年間之兵制，分為內外，領之二曹。內步兵曹，唐邕典之。外騎兵曹，白建典之。至武成帝河清三年（西元五六四）定制：「男子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見隋書食貨志）北齊至此，似已由募兵逐漸改變為徵兵制。並從此胡人為兵，漢人業農之界限不復存在。此為北兵制上之重大進展。（見隋書卷二十四食貨志）

大體言之，北齊中央軍及地方軍，大致一仍北魏之舊。中央軍設領軍府，置領軍將軍一人，掌警衛宮掖，領左右衛府。府各置將軍一人，武衛將軍二人副之。又設護軍府，置護軍將軍一人，掌四中關津。而其組織較北魏時為

略小。地方軍亦置鎭、戍。鎭有鎭將、副將，及長史、錄事參軍，倉曹、中兵、長流、城局等參軍事。無州刺史之設，軍民皆統於鎭將，實施軍事統治。戍有戍主、副、掾，隊主、副等員。

㈣西魏北周軍制——西魏建國基礎與東魏大異。先是，賀拔岳與爾朱天光，受爾朱榮之命入關討莫折念生及万俟醜奴時，所將兵衆不過數千，故二人之戰勝攻取，全賴秦雍人力。及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殺，當時賀拔岳所部有寇洛、趙貴、宇文泰等。泰以雄略過人，爲衆所推，遂爲關中之主。「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充軍旅。」按當時之關隴豪右，有漢、羌、氐、鮮卑等族，此可知宇文泰軍成分之複雜。此時宇文泰雖據關以拒高歡，但在高歡優勢國力與兵力壓迫之下，岌岌可危。於是乃創立規模制度，以創造新生力量，因而用蘇綽之言，建立新政及府兵制度。此一府兵之制，乃一面採取春秋時代兵農合一之制，一面紹北魏八部之部落傳統精神而建立者。北魏初期乃游牧之族，小部落甚多，以世襲酋帥領之，大致四或八部。據魏書官氏志載：「鮮卑本有九十九部，獻帝（拓拔鄰）時其分爲八部，自帥一部，其兄弟領七部」（後成爲七族）。道武帝時，有八部八國等名稱。明元帝神瑞時，有八大人制。故此項制度，在北魏時爲長期存在者。其分部爲一部落一姓，但並非血緣關係。宇文泰之府兵制，即紹八部制之精神也。

宇文泰初建府兵之制，先定八柱國。柱國之名，始於魏初，世祖時以柱國大將軍之號，加於太尉長孫嵩。及敬宗時，以爾朱榮爲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之上。榮死，此官遂廢。至西魏大統三年（西元五三七），文帝復以大將軍大丞相宇文泰爲之。尋建府兵之制，以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官，凡八人。即安定公宇文泰、廣陵王欣、趙郡公李弼、隴西公李虎、河內公獨孤信、南陽公趙貴、常山公于謹、彭城公侯莫陳崇，謂之八柱國，皆由泰統之。

此八柱國，實卽六柱國，因宇文泰總領各部，廣陵王欣以宗室宿望，從容禁闥而已。六柱國代表六個部落，所以柱國大將軍各賜一鮮卑部之姓（註一），其官兵又各從其主將之姓。而主將爲漢人者，亦改胡姓。於是宇文泰將民戶分爲九等，籍六戶中等以上人家，家有三丁者，選材力一人爲府兵，免其身租庸調（註二）。以農隙講閱戰陣，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每軍置開府一人，二開府置一大將軍。二大將軍置一柱國。共六柱國。宇文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諸軍。玆列表於左：

官名	員數	說明
柱國	六	每柱國主二大將軍
大將軍	一二	每大將軍統二開府
開府	二四	全國分爲二十四軍每開府統一軍
郎將	一〇〇	全國分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

當時之十二大將軍，爲廣平王元贊，淮王元育，齊王元廓，章武郡公宇文導，平原郡公侯莫陳順，高陽郡公達奚武，陽平公李遠，范陽公豆盧寧，化政公宇文貴，博陵公賀蘭祥，陳留公楊忠，武威公王雄等十二人，皆爲使持節大將軍。

其後功臣位至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者甚衆，率爲散官，無所統御，雖有繼掌其事者，聞望皆出諸公之下矣。

府兵既入兵籍，卽不入民戶，盡蠲其一家租庸調，成爲社會上一特殊集團。有事則出征，無事則歲役一月。十

五日上，門欄陛戟，警晝巡夜；十五日下，教旗習戰，無他賦役。每兵唯辦刀弓丁具，月簡閱之，甲槊弓弩，並資官給。平時自耕自食，出征則衣馱、牛驢、糗糧，皆由公備。此府兵初期之大略也。

至周武帝建德二年（西元五七三），爲求擴充兵員以伐齊，乃「改諸軍軍士，並爲侍官。」（周書卷五武帝紀上）「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漢人）半爲兵矣。」（隋書卷二十四食貨志）「侍官」猶皇帝之侍衞。百姓一入兵籍，既可享受榮銜，又可免除賦役，故此時漢人踴躍從軍。

建德元年（西元五七二），武帝殺太師宇文護，特設司衞、司武，統領宿衞軍，使府兵直隸於君主。司衞，卽隋初左右衞之前身。又有武候衞，卽隋初之左右武候，開隋代以衞統府之先聲。

此府兵制之優點，爲兵不離農，兵有限役，兵有挑選，兵有教訓，兵在國家社會上之地位較一般人民爲優；且可收「晝戰目相視，夜戰聲相聞。」相親相救之效（見本史第二卷管仲相桓公之建軍）。較之其他臨時發奴爲兵，謫役爲兵，抽丁爲兵，及形同奴隸之世兵，其優劣之差，誠有天壤之別矣。

南朝軍制：自東晉迄梁陳，長期篡亂相尋，南方士大夫衰微不振，崇老莊，尙淸談。六朝金粉，競尙浮華。以門第爲高尙，以士兵爲賤役。軍隊之成員，多出於奴隸及犯罪之徒，一般人民皆不屑爲之。軍人社會地位既如此低賤，其素質又如此孱劣，是以與北朝之戰爭，常遭失敗。玆分述南朝宋齊梁陳四朝兵制如左：

㈠劉宋兵制——宋武帝劉裕以英武之姿，於東晉末得權之後，北伐西征，所向克捷，平益州，滅後秦，併南燕，疆域擴張。及代東晉之後，各地都督區劃之制，大率仍依東晉之舊，僅稍有移動及增置而已。玆將其都督區劃，分述於左：

1. 南徐州都督鎮京口，南兗州都督鎮廣陵，以固建康都城之右方外圍。
2. 移徐州都督於彭城，以爲拒魏之前進根據地，確保淮南北之安全。
3. 增置青冀二州都督，鎮東陽或歷城，歸徐州節制，以鎮海岱。
4. 梁秦二州都督鎮南鄭，受雍州都督（鎮襄陽）節制，以屏梁秦雍益四州之地，而窺雍涼。青冀梁秦二鎮，一遠突出於東北，一遠突出於西北，前者與徐州相唇齒，後者與襄陽成都相援，皆依恃山河，以爲南朝之國防重鎮。
5. 分荆州都督區爲三：宋孝武帝惡荆州都督區過大，尾大不掉，足爲京師之患，乃分置湘州都督鎮長沙，郢州都督鎮夏口，以分上流之勢。從此都督區域，已成定型，其後齊梁陳僅小有更革而已。

其次，劉裕於代晉（東晉恭帝元熙三年，西元四二〇）之後，鑒於東晉之內輕外重，乃復置五校三將官，增殿中將軍二十人，東宮屯騎、步兵、翊軍三校尉，以加重中央。同時限制州郡置兵不得超過二千，以削弱地方。又廢除各將領私兵部曲之制，以免篡亂。旋又以享國日淺，爲貽子孫之謀，以荆州居長江上游，甲兵半於朝廷，因遺詔諸王以次鎮之，蓋懲於東晉末經桓玄亂後宗室殘弱，彼乃得輕易取之也。由於崇樹襁褓，迭據方岳，而大州率加都督，州郡之權又因而轉重矣。

至孝武帝時，又懲於文帝之被弑，由於東宮甲兵太多，乃於孝建元年（西元四五四）增加殿閣屯衞，置殿門及上閣諸屯兵，復置衞尉官。省太子之步兵，翊軍校尉，旅賁中郎將，冗從僕射，左右積弩將軍。旣而又以州郡之權太重，限制鎮王從兵不過六隊，封內長官不得臣於封君。又令刺史守宰，須奉手詔乃得興兵，東晉時上流中流重鎮

之意，既不復存在。孝武又爲廢黜世族把持政府，俾集權於帝一身，因而事歸近習，勢傾內外，於是廢帝遇害，不出閨闥矣。

至於集兵方式，大致如下：

1. 召募——劉裕出身於謝玄之北府兵，知限於國家社會狀況，施行徵兵之制不可能，又自知募兵自由較多，多募各地弩手及馬步衆藝武力之士，以組成軍隊，戰鬪力亦強，乃仍以召募之兵爲軍之主幹。

2. 強徵——文帝銳志中原，元嘉二十七年（西元四五〇）大擧伐魏，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諸州三五民丁，限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五郡集盱眙。但此種臨時強徵之兵，已無敎戰，是以再擧再敗，徒耗損國家元氣而已。此爲臨時徵發，非永制也。

3. 發讁爲兵——卽以犯罪者爲兵。自晉以來，讁兵互相代襲，成爲世兵。民常因小過，卽發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甚而親戚傍支，罹其禍毒。其妻若子，亦須隨營，遂成爲兵戶或營戶。此等世兵之賤，形同奴隸。

4. 以蠻族爲兵——沈慶之討平諸蠻，將先後降服蠻人，皆移京邑爲營戶。

(二)南齊兵制——宋亡齊代，兵不改制，大致爲召募、強徵、發讁，及以蠻族爲兵如故。

(三)梁朝兵制——梁武帝蕭衍承齊之後，在位四十八年，曾破魏兵於鍾離，復豫州之失地，頒律令，設學校，民得生養，境內又安，天監之治，稱中興焉。惟晚年崇佛，捨身說法，不修兵備，致有侯景之亂。元帝講道於龍光殿，被圍江陵，爲西魏所執，猶不悔悟，而曰：「讀萬卷書，猶有今日。」重文輕武，治兵無法。將校之制，取

兵之方，多沿南齊舊規。

㈣陳朝兵制——大體亦仍梁之舊規，無足稱述者。

總而言之：南朝之兵混亂無制，自東晉渡江後，南遷之大家世族，一方面把持政府，藉勢以開發其江南之新莊園，一方面將所率領之部曲，渡江後轉變爲家奴，以爲開發新莊園之基本人力。彼等既不出賦稅，亦不供徵役。於是政府祇好用招募、強迫、徵發收編、蠻族、及科謫等手段以集兵。此等所集之兵，因而成兵戶、營戶之世兵，其地位之賤，有如奴隸。王敦之亂時，東晉朝廷又募奴爲兵。至苻堅南侵時，東晉因世兵無戰鬬力，強迫徵發者，亦不能作戰，於是招募壯勇成立北府兵，加以訓練，遂能僥倖獲得肥水之戰捷。至劉裕時，因裕乃北府出身，亦從事招募壯勇之士，經訓練之後，建立此種具有戰鬬力之新軍，以代世兵。劉宋以後，因世兵制度不良，兵不能戰，於是以遇有戰爭，即允士兵若戰勝，即可免爲兵，從孝武帝始即是如此。及至梁朝世兵遂不爲重要之兵源，而改用徵發及招募並用之法。以後陳霸先又建一支新軍，此支新軍，多用本地人，與謝玄、劉裕之新軍，又絕然不同矣。南朝因政制腐敗，兵制不良，故終爲北方之周隋所征服。

三、戰略戰術方面

北朝戰略戰術之運用：北朝自道武帝拓跋珪開始，即依其游牧部族之特性，及富於馬匹與北方地形之故，乃常採用大後退及遠程前進奇襲之機動作戰。如與後燕之戰，魏軍自平城向遠西方撤退，而至綏遠省西南鄂爾多斯右翼地區，然後用謀誘逼後燕軍東撤，即將其騎兵之大集團，分爲數個縱隊挺進，遠程進襲，遂於參合陂將後燕大

軍一舉而殲滅之。以後太武帝統一北方諸戰役，多用此種戰法。但魏軍進入中原之後，由於中原在戰略要地上，有強固之城池爲守，魏則祇能用圍困及人海衝鋒之戰法。在人海衝鋒之戰法上，魏曾經數次使用，於前仆後繼，積尸與城等齊之後，騎兵卽乘勢衝入。太武帝又曾用崔浩之計，用超越攻勢，以入侵江淮。此種戰法，卽不爲敵戰略據點所羈留，超越之向前挺進，直抵江淮，逼使南朝之政局陷於潰亂。此種戰法之優點，在能發揮其騎兵之優越性能，逼使南朝之敵無法抗拒。其缺點在於騎兵遠程進擊過速，後繼糧食不能接應；同時北人又受南方氣候限制，祇能於冬季數個月向南方用兵，冬季一過，卽須北退。是以北魏始終不能征服江南者，卽以此故。

至於北魏進統中原，於軍事克捷之後，卽於各戰略重地設鎭，以軍事統治之，並收用漢人以安撫之。如在晉陽、中山、信都、鄴城、徐州，洛陽、壽陽、長安、統萬、高平、上邽、姑臧等地設鎭是也。

北朝至東西魏分，戰略戰術又爲之一變。東西魏以高歡宇文泰兩雄並峙，政略戰略皆善於籌謀，初期高歡西攻，宇文泰以寡擊衆，曾兩次用內線作戰戰法擊破之。然後宇文泰轉移攻勢，進軍洛陽及河南地區。此時高歡則一面以洛陽、金墉、虎牢三城拒止及吸住敵人，一面將其主力自晉陽南下，遂引起兩次邙山之大會戰，擊破宇文泰軍而確保河南之地。爾後遂轉入宜陽、玉壁之攻防戰，形成在國境線上之對峙戰。及至周武帝乘齊政之衰，亦用高歡之故智，於攻克平陽之後，留兵守之，待齊軍圍攻平陽，頓兵堅城之下，然後出主力以擊破之。於是消滅齊軍主力後，遂相繼下晉陽，進克鄴都而滅齊。此北朝方面，戰略戰術演變之大略也。

南朝戰略戰術之運用：南朝由於國勢弱，軍備劣，兵制亂，又無騎兵以與北朝較勝負於中原，故自東晉以來，常以江淮爲拒北朝之主要戰略防線，義陽襄陽南鄭則爲屛障郢、荊、益三州之戰略防線。戰勢有利時，則主力

出淮泗而抵河濟，以徐州歷城互爲掎角以謀進圖中原，雍州之襄陽、秦梁之南鄭，亦皆出兵以牽制敵人。戰勢不利時，則以歷城、徐州、襄陽、南鄭爲第一防線，淮陰、盱眙、鍾離、壽陽、義陽、江陵、成都爲第二防線。在戰術防守時，則在各據點儲糧久守以待援，或利用夜襲以擊退北朝之騎兵（騎兵夜間被襲易陷於混亂），或逼使北朝軍多來春去之氣候用兵而自行退去。及至北朝亦在淮北設鎮戍相對峙時，則戰術上爲之一變，常利用泛濫戰術，以拒北朝。如梁朝堰淮水以淹壽陽，堰泗水以淹彭城是。此南朝戰略戰術運用之大略也。

註一：周書卷二文帝紀下載：「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爲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從其姓。」又洪邁容齋三筆統計：前後賜姓者得李弼、趙肅、趙貴、劉亮、楊忠、王雄、李虎、辛威、田宏、耿豪、楊紹、侯植、竇熾、李穆、陸通、楊纂、寇儁、段永、韓褒、裴文擧、陳忻、樊深等二十二人。

註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三，大寶元年載註：「唐府兵之法本諸此，凡受田之丁，歲輸粟謂之租，隨鄉所出。每丁歲輸絹綾絁布綿麻非蠶。鄉則歲輸銀，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調。」（租庸調制創始三國時魏武帝，見前，唐府兵詳新舊唐書）

第二章　劉裕滅後秦之戰及篡晉

（附圖六——二一五、六——二一六、六——二一七、六——二一八）

一、滅後秦：義熙十二年（西元四一六）八月，劉裕伐秦，十月克洛陽，翌年九月破長安秦滅。

二、篡晉：義熙十四年正月，劉裕自長安還至彭城，翌年八月裕至壽陽，元熙二年（西元四一八）六月還建康，十一月篡晉。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戰爭導因（參看附圖六——二一五、六——二一六）

東晉方面：義熙八年（西元四一二年）十一月，劉裕既誅劉毅，即就江陵計劃伐蜀。十二月，遂命西陽太守朱齡石為益州刺史，率寧朔將軍臧熹（裕妻之弟）、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等，統兵西上。又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並授齡石以方略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事已見前），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內水即今涪江，外水即今泯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今綿陽縣），以備內道。若向黃虎（今射洪縣界），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仍慮計劃泄漏，為譙縱所知，乃別為函書封付齡石，而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上引宋書卷四十八朱齡石傳）

初裕謀伐蜀擇帥而難其人，裕以朱齡石有武略，又練吏職，欲用之。衆皆以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

，竟以齡石爲益州刺史，帥兵二萬餘入蜀。旣而毛脩之固請隨從伐蜀，裕恐脩之至蜀，多所誅殺（毛璩兄弟家人皆爲蜀人所殺）；且土人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實與軍事不利，不許其請。裕之選將可謂有明鑑矣。

義熙九年三月，劉裕以伐蜀之部署旣定，還抵建康，而諸葛長民又旣誅戮（均已見前卷），內難盡除，乃上表用桓溫土斷之法（註）。劉裕此擧，乃在軍事政治並進也。

六月，朱齡石軍至白帝（今奉節縣東南），啓劉裕函書視之，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今沱江）取廣漢（今廣漢縣治），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齡石令諸軍倍道兼行而進。譙縱聞晉兵進襲，果遣譙道福將重兵守涪城（今綿陽縣），以備內水。齡石軍至平模（今彭山縣南），距成都二百里，譙縱方知之，急遣其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說，率萬餘人，馳至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乃謀於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也。因其兇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併力拒我，人情旣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蜀子虜矣。」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麾自散矣。」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說引兵走南城，南城自潰。齡石遂率諸軍捨船步進。譙縱又遣大將譙撫之屯兵牛鞞（今簡陽縣西），譙小苟塞打鼻（彭山縣南十餘里之打鼻山）。時臧熹亦至牛鞞，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於是，縱諸營屯，望風奔潰。是月初五日，縱遂棄成都出走。其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初九日，齡石入成都，

誅縱同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上引宋書卷四十八朱齡石傳、晉書卷一百譙縱傳）

蜀失平模，譙道福在涪城聞之，急引兵赴援，譙縱往投。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以劍投縱，中其馬鞍，縱乃去，自縊而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送於齡石。

譙縱既去，道福乃謂其衆曰：「蜀之存亡，實係於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衆皆許諾。道福遂盡散金帛以賜衆，衆受之而走。道福亦逃於獠中。巴民杜瑾執送於齡石，斬之於軍門，全蜀皆平。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軍事，十一月，劉裕以敦煌索邈爲梁州刺史鎮漢川。仇池公楊盛所置之梁州刺史苻宣乃還仇池。於是東晉勢力復達於漢中。（上引晉書卷一百譙縱傳）

義熙十年二月，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長子譙王文思在建康，好通輕俠，太尉裕惡之。義熙十年三月，有司奏文思擅捶殺國史，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因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竟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致書陳謝，裕殊不悅。裕忌晉室強藩，遂有除休之之意，乃以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宣城、襄城、淮南、廬江、安豐、歷陽）以備之。

是年，司馬國璠兄弟，聚衆數百，自北徐州界濟度淮，夜襲入廣陵城，青州刺史檀祗領廣陵相，國璠兵直上聽事，祗驚出，將禦之，被射傷而入，謂左右曰：「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擊五鼓，彼懼曉必走矣。」左右如其言，國璠兵果退走。先是，義熙六年六月，司馬國璠，及弟叔璠、叔道俱奔秦。秦主興問曰：「劉裕方誅桓玄輔晉室，卿何爲來？」對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有自脩立者，裕輒除之，方爲國患，甚於桓玄耳。」興遂以國璠爲揚州刺史，叔道爲交州刺史。至是，國璠兄弟遂襲廣陵。（上詳晉書卷百十八姚興傳）

義熙十一年正月，太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並賜死，遂發兵擊休之。是月，詔加裕黃鉞、領荊州刺史。於是，裕以吏部尚書謝裕爲尚書左僕射。以中軍將軍劉道憐監留府事；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無大小皆諮決之。又以高陽內史劉鍾領石頭戍事、屯冶亭（今江寧縣西。即在建康東門至蔣山之間）。劉裕一面部署建康之防衞，一面於是月二十七日發兵建康西上親征休之，於是，劉裕再攻江陵之戰以起。

司馬休之府司馬張裕、南平太守檀範之，聞裕與休之將戰，乃逃歸建康。是時，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爲裕所容，因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起兵響應休之。二月，休之乃上表罪狀劉裕，勒兵拒之。裕又密遣使遺休之錄事參軍韓延之函曰：「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僑舊爲之驅逼，一無所問。……今在近路，是諸賢濟身之日，若大軍相臨，交鋒接刃，蘭艾雜揉，或恐不分。故白此意，並可示同懷諸人」。裕欲離散休之內部，然後以兵臨之，故有是函。但延之復書大罵之。劉裕乃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齡石之弟）將步騎出襄陽；遣其壻振威將軍徐逵之，率參軍蒯恩、王允之、沈淵子爲前鋒，出夏口向江陵；又令江夏太守劉虔之將兵屯三連（今湖北省安陸縣西），立橋聚糧以待道濟。道濟等積日未至，魯軌遂襲擊虔之殺之。逵之等與魯軌戰於破冢（江陵縣東）兵敗，逵之、允之、淵子皆戰死，獨蒯恩勒兵不動，軌復乘勝攻之，不克乃退。是時劉裕軍至馬頭（今江陵縣南之江南岸渡口處），聞逵之等戰死，怒甚。乃於三月二十九日帥諸將渡江進攻。司馬休之遣魯軌及其子文思將兵四萬，臨峭岸佈陣以拒之。裕軍士無能登者。裕乃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而怒愈甚，太尉主簿謝晦趨前抱裕，裕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時建武將軍胡藩領遊兵在江津，裕令藩銜登峭岸，藩有疑色。裕命左右執來欲斬之。藩顧曰：「正欲擊賊，不得奉敎。」乃率軍而進，以刀頭穿岸容足趾，爬騰而上，軍士隨之而進，遂

直前衝陣。休之兵不能當，稍引退。裕率軍因而乘之，休之兵大潰，乃克江陵。休之、宗之北走，魯軌退守石城（今鍾祥縣）以拒之。裕命閬中侯趙倫之，太尉參軍沈林子攻石城，而遣武陵內史王鎮惡率舟師追休之。五月，趙倫之等破石城，休之、宗之救之不及，遂與軌俱奔襄陽。宗之參軍李應之閉門不納。休之、宗之、軌、文思、及新蔡王道賜、梁州刺史馬敬、南陽太守魯範等，遂皆奔秦，王鎮惡追之，至境而還。於是，詔加太尉裕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以兗青二州刺史劉道憐爲都督荊湘益秦寧梁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將軍荊州刺史。劉裕以道憐貪鄙無才能，乃以中軍長史晉陵太守謝方明爲驃騎長史、南郡相，以輔之，諸事皆諮決焉。

是月（五月），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至河西王蒙遜，諭以朝廷威德，蒙遜遣舍人黃訊詣齡石，且上表言：「伏聞車騎將軍裕，欲清中原，願爲右翼，驅除戎虜。」是爲劉裕準備伐秦之先聲。

八月，劉裕還建康，固辭太傅州牧，其餘受命。及以其世子豫章公義符爲兗州刺史。至此劉裕之異派完全肅清，乃再轉其力對外而伐秦。（劉裕致韓延之函見晉書卷三十七司馬休之傳，蒙遜上表見晉書卷百二十九沮渠蒙遜傳）

北方各國方面：義熙七年六月，乞伏公府（國仁子）以其不得立，弒河南王乾歸，並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今甘肅省臨夏縣東南），平昌公熾磐，遣弟廣武將軍智遠、揚武將軍木弈干等帥騎三千討之。又命其弟曇達爲鎮京將軍鎮譚郊（乞伏都譚郊，故以譚郊爲京師——今臨夏縣西北），驍騎將軍婁機鎮苑川（今甘肅榆中縣東北），熾磐自帥文武及民二萬餘戶遷於枹罕（今臨夏縣）。是時秦人多勸秦主興乘亂取熾磐。興以伐人之喪，非禮，不納。夏王勃勃欲攻熾磐，亦爲其部下諫止。乞伏熾磐遂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其後熾磐屢破吐谷渾，又繼蒙遜攻南涼之後，而乘機滅南涼（義熙十年七月），熾磐勢遂大盛，因復稱秦王。

同年十月，仇池楊盛叛秦，後秦主興自將討之，敗還。復遣將軍楊佛嵩攻夏，戰敗，爲勃勃所擒而自絕。於是後秦之國勢益衰。

同年同月，沮渠蒙遜遷於姑臧，即河西王位。按蒙遜於是年二月攻南涼，克姑臧，南涼王傉檀都樂都（今青海省樂都縣——碾伯縣）。旋蒙遜復攻樂都，傉檀送質請和，於是蒙遜之勢大盛。

義熙九年三月，夏王勃勃築都城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名曰：統萬（今陝西省橫山縣西）。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爲劉，不合禮制，且古人氏族無常，乃改姓赫連氏，言帝王係天爲子，其徽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爲氏，言其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

綜上以觀，當劉裕討司馬休之時，後秦姚興之國勢已衰，沮渠蒙遜及乞伏熾磐相繼而起，互攻未已。魏此時亦以連年霜旱之災，雲代民多饑死，乃東連北燕，南和後秦。夏王勃勃亦嘗西連蒙遜，東連北燕，以進行其南侵後秦，西擊西秦國策。此時北方形勢，極有利於劉裕之北伐，而司馬休之、司馬國璠等，晉宗室之反劉（裕）人物，皆已奔秦，將爲裕之後患，故遂引致其伐秦之戰焉。

註：劉裕表曰：「大司馬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爲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漸用頹弛，請申前制。」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居晉陵（今江蘇武進縣治）者，不在土斷之例。蓋是時晉之此三州都督，皆治晉陵，難以土斷也。土斷既行，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此爲劉裕整理地方，統一事權，節省靡費之舉也。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參看附圖六——二七、六——二八）

一、地理形勢

劉裕伐秦之進軍中，其所必須攻取之要地，計有許昌、滑臺、南邱、倉垣、滎陽、虎牢、陽城、洛陽、郿阨、潼關、武關、嶢柳關，其最後目的地爲長安。至於劉裕之戰略進軍，乃以主力（水軍）一自淮泗開鉅野（桓溫北伐之故水道）入河，一自壽陽出項城趨許昌，一自汴水至滎陽，一出商丘向滎陽，會師洛陽。然後泝流水陸並進以向潼關；別以少數一部兵力入武關，牽制秦軍。劉裕所以作是項戰略進軍部署者，似鑑於桓溫伐秦時，以主力入武關，卒因越秦嶺之險阻，後方糧食之補給不繼，以致全軍挫頓於灞上，遂功潰一簣也。玆將上述各要地，及當時黃河之經流狀況，述之如左：

許昌：即河南今縣，伐秦南路（卽左翼）之師，沿淝、淮，出伊、洛，必經之重地。東南距項城，西北距洛陽均二百餘里，水陸交通俱便，爲遠道行軍中繼站之一，與洛陽、項城，同等重要。許昌，春秋時許國，戰國爲韓魏二國境，秦屬潁川郡，漢初爲韓國地，尋屬潁川郡，東漢末，獻帝都許，曹魏曰許都，晉爲潁川郡，後魏因之。方輿紀要云：「州西控汝洛，東引淮泗，舟車輻集，轉輸易通，原野平寬，耕屯有賴，曹操挾天子於此，北幷幽冀，南抗吳蜀。說者曰：自天下而言，河南爲適中之地；自河南而言，許州又適中之地也。北限大河，曾無潰溢之患，而控虎牢，不乏山谿之阻，南通蔡鄧，實包淮漢之防，許亦形勝之區矣，豈惟土田沃衍，人民殷阜，足稱地利乎？」

滑臺：即今河南滑縣治。爲伐秦北路水師必經之重地。白馬津、靈昌津皆在其附近，自古爲大河津渡處。其地雖無險阻，而以交通要道，仍富軍事價值。劉裕留兵駐此，亦所以監視魏軍南下。自是之後，至於南北朝，滑臺成爲黃河中游，軍事重鎭。

商邱：即河南今縣。其地東接彭沛，南連譙壽，爲淮黃間之重鎭。方輿紀要云：「府（清爲歸德府治所）據江淮之上游，爲汴洛之後勁。春秋時，宋以亡國之餘，爭長於山東諸侯者數百年。楚漢之相距滎陽成皋間也，彭越爲漢徇梁地，往往攻下睢陽、外黃等城，絕其軍後，破其積聚，楚是以敗。景帝時，七國之變，梁實當其衝，吳楚兵不敢過而西，卒以破滅。後漢初，劉永擅命於睢陽，號召東方，居然強敵。晉永嘉以後，中原淪喪，王師出於彭城，梁宋爲必經之道。而劉、石、苻、姚，亦由此以震動淮泗。」蓋兗豫間一大都會也。

倉垣：倉垣城在今河南省開封縣西北，古汴水北岸，城臨汴水，後秦之兗州刺史治於此，爲沈林子自汴入河必經之地，亦爲黃河中游重要之水陸都會，即開封之前身也。唐韓宏曰：「大梁襟帶河汴，控引淮泗，足以禁制山東。」可以知其地略之價值矣。

滎陽：故城在河南滎澤縣西南十七里。地爲關中、洛陽東來大道，自古爲洛陽東方之重要戰略要地，楚漢戰爭即相持於此。

虎牢：在今河南省汜水縣西北，地據嵩山大河之間，爲洛陽東方最重要之關隘。

陽城：在今河南省登封縣東南，縣西北有轘轅關，爲洛陽東南關隘。自古爲用兵要道。汲冢周書：禹都陽城，後居陽翟（今禹縣），春秋時鄭櫟邑，戰國屬韓，自新鄭徙都此。秦置潁川郡，漢初封韓王信於此，後仍爲潁川

郡，晉屬河南郡。戰國策，張儀曰：秦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史記：沛公伐秦，南出轘轅，漢三年，從轘轅至陽城。孔穎達曰：轘轅山在緱氏縣（今偃師縣南二十里，春秋時滑國）東南三十里，道路險阨，自古為控守處。晉兵自陽城進入洛陽，必經轘轅道，道凡十二阪，迂迴曲折至為險峻。

洛陽：此地「為周之舊都，秦置三川郡，漢置河南郡於此，東漢都之，改為河南尹，兼置司隸，魏晉相繼都之，並置司州」。讀史方輿紀要曰：「府（河南府）河山控戴，形勝甲於天下，武王謂周公，南望三塗（三塗山在嵩縣。一云三險塗也，謂虎牢、轘轅、崤澠），北望微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此言洛陽形勝之祖也。」

澠阨：讀史方輿紀要曰：「三崤山亦曰二崤（一名嶔崟山）在今河南府永寧縣（今洛寧縣東北）北六十里，其地或謂之崤澠，或謂之澠隘，或謂之崤塞。後漢建安中，曹公西侵巴漢，惡南路之險，更開北上高道，自後行旅皆從之。據地志：文王所避風雨，即東崤山，俗亦號為文王山，在夏后皋墓北可十里許，其山幽陰可蔭，有回谿阪亦即東漢初馮異與赤眉戰處（在今洛寧縣）。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載：回谿，今俗所謂回阬，在永寧縣東北，長四里，闊二丈五尺。明統志：即東崤山阪也，行者畏之，曹公開北道，嗣後遂以北道為大路。元和志：自東崤至西崤，長三十五里，東崤長阪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純是石阪十二里，險不異東崤，此二澠皆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指函谷新舊關而言）。輿地志：二崤山連入硤石界，自古險阨之地也。今自新安以西，歷澠池、硤石（澠池西七十里）、陝州、靈寶、閿鄉，而至潼關，凡四百八十里，其地皆河流翼岸，巍峯插天，絕谷深委，峻坂行迴，崤函之險，實甲於天下矣。」

潼關：即陝西今縣。「東至閿鄉縣六十里，古桃林塞也。王氏曰：自靈寶以西，潼關以東，皆曰桃林。潼關

，秦之門戶也。」

武關：在今陝西商縣東一百八十五里。爲由襄陽南陽入長安要道。方輿紀要云：「舊爲秦楚之衿要。由河南南陽、湖廣、襄、鄧入秦者，必道武關；自武關而至長安四百九十里，多從山中行，過藍田，始出險就平。夫武關之於潼關，猶陰平之於劍閣也；然陰平僻而險，武關徑且易，故尤能爲秦患。志曰：武關之西，接商洛終南之山，以達於岍隴；武關之東，接熊耳、馬蹬諸山，以迄於轘轅，大山長谷，動數千里，倘逋逃者視爲淵藪，秦楚梁豫之間，患未有已也。杜篤云：一夫守壘，千夫沉滯，武關之謂乎。武關至藍關，皆須越秦嶺山谷之險阻，故是二關者，亦秦之門戶也。

長安：即今西安市。周、秦、漢、唐，皆以長安爲國都。至今猶是西北一大都會。方輿紀要：「周爲王畿，東遷後屬秦。始皇置內史郡，漢初爲渭南郡，尋復爲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此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改京兆尹，與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後漢因之。三國魏改尹爲守，後爲秦國，又爲京兆國，晉爲京兆郡，後沒於前趙，劉曜及苻健、姚萇相繼都之。方輿紀要云：府名山聳峙，大川環流，憑高據深，雄於天下。張良曰：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汴河：劉裕遣沈林子自汴入石門（在今河南省滎陽縣北）。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載：「汴河，亦曰汴渠，即汳水。其上游爲古之滎瀆，又曰南濟，首受黃河，在滎陽曰浪蕩渠，東流曰官渡水，又東經大梁城北曰陰溝，曰汳水，其在大梁城南分流者曰鴻溝。按汴渠故道有二：一爲古汴河故道，由河南之舊鄭州、開封、歸德北境，經江蘇舊徐州合泗入淮，即水經注：汴獲二水之道，元時爲黃河所奪。今淤。一爲隋以後汴河故道，由前故道至商丘縣治

南，改東南流，歷安徽之宿縣、靈璧、泗縣入淮，隋煬帝往江都，唐宋漕東南之粟入京師，皆由此。」(詳水經注)。

二、作戰方略

桓玄篡晉之後，劉裕一舉而復之，遂得掌握晉廷大權。裕志欲代晉，乃陸續肅清內難，消滅異己，翦除宗室。一面翦除晉之宗室，一面消滅異己者劉毅、諸葛長民等。至於伐秦，仍謀立威於國外政策之延續也。是以伐燕伐秦，皆志在篡晉而已。其伐秦之戰略如左：

一、乘魏內顧不暇（詳見下節崔浩言）後秦姚興已卒，內憂外患交相煎逼之際（其事見次節崔浩之言），(一)舉軍之主力，自淮、泗，鑿鉅野入河。在主力未進入大河之前，先使其前鋒軍王仲德、王鎮惡、檀道濟等，略取許昌、商丘、滑台等地，以掩護主力軍南北翼側之安全與開主力軍之進路，然後用剛柔並舉之策略以對魏，遂能揮軍西進；並利用淮泗及河水，以為後方運輸補給之便利，保持其大軍作戰之持續力。(二)遣數千人使沈田子傅弘之自襄鄧南陽入武關，以牽制秦軍。

二、既克長安，乃與夏王勃勃媾和，又使沈田子監制王鎮惡，欲藉此以確保關中。

三、挾凱旋之大軍與聲威以篡晉。

至於後秦方面，其抗拒劉裕可謂艱鉅備至，內須對姚懿、姚恢之相繼反叛，外須對晉、夏之交逼。故在此種內外交困之情勢下，僅能謀固蒲阪、崤函、潼關及武關、藍關諸險而已。且由於多方面受敵，藍關、武關等地之兵力，亦極寡弱。

在此一戰爭中，謀取關中者，尚有夏、魏兩國，夏魏兩國謀取之方略，簡述如左：

一、夏王勃勃謀關中方略：乘劉裕還軍之後，進取長安。先遣遊軍進據青泥、上洛（今藍田縣藍關及商縣）之險要，並遣軍據潼關，絕晉水陸之路，以斷晉軍之救援，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而揮大軍進取之。夏王勃勃用王買德此一方略，遂輕取關中，而實收劉裕滅秦之果焉。王買德之策，詳見本章「戰後之政局」節中。

二、魏謀關中方略：劉裕克關中不能以荆揚之化化秦，其因「人情未洽，趨尚不同」，必不能久守。夏王勃勃亦以「結怨四鄰……終當爲人所呑食。」。於是，「魏之於秦地，可坐待而有之。」崔浩此策（詳見次節），尤具遠見，故關中洛陽，終爲魏有。魏取此等地區，另見次章。

第三節　劉裕滅後秦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六——二一七）

義熙十一年（西元四一五）九月，秦主姚興有疾，其子廣平公弼稱疾不朝，聚兵於第，謀奪大位。興聞之怒，收弼黨唐盛、孫玄等殺之。太子泓請曰：「臣不肖，不能緝諸兄弟，使至於此，皆臣之罪也。若臣死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陛下不怒殺臣，乞退就藩！」興惻然憫之！因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商議，囚弼將殺之，並窮治黨與。泓流涕固請，乃並其黨赦之。泓待弼如初，無忿恨之色。

義熙十二年二月，姚興在華陰西宮疾篤，將還長安，弼黨黄門侍郎尹冲，謀因太子泓出迎殺之。興至，泓將出迎，其宮臣諫曰：「主上疾篤，姦臣在側，殿下今出，進不得見主上，退有不測之禍。」泓曰：「臣子聞君父疾篤

，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安以安杜稷，孝之大者也。」泓乃不出。尚書姚沙彌見太子泓不去，乃謂尹冲曰：「太子不出迎，宜奉乘輿幸廣平公第；宿衞將士聞乘輿所在，自當來集，太子誰與守乎？且吾屬以廣平公之故，已陷名逆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輿以舉事，乃杖大順，不惟救廣平之禍，吾屬前罪亦盡雪矣。」冲以與生死未可知，不用沙彌言，欲隨興入宮作亂。及姚興已入宮，命太子泓錄尚書事，東平公紹、及右衞將軍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又遣殿中上將軍斂曼嵬，收弼第中甲仗，入於武庫。旋興疾轉篤，其妹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於是其幼子耕兒出告兄南陽公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愔卽與尹冲帥甲士攻端門。斂曼嵬胡翼度等勒兵閉門拒戰。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於馬道。太子右衞率姚和都率東宮兵拒之。愔等不得進，遂燒端門。興是時尚未死，因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遂爭攻愔軍，愔軍驚擾而走，和都自後擊之，愔等大敗。愔逃於驪山，其黨建康公呂隆奔雍，尹冲及弟泓奔晉。姚興乃引東平公紹，及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等近侍大臣入內寢，受遺詔輔政，明日興遂卒。（上引晉書卷百十八姚興傳）

姚興既卒，泓先捕姚愔、呂隆及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然後發喪，卽皇帝位；但仍多叛者，雖賴姚讚、姚紹等盡力討平，然泓新卽位、復經內亂，鄰國乘之交侵，勃勃因而深入。同年四月，西秦王乞伏熾磐遣其弟曇達等，攻秦秦州刺史姚艾於上邽（今天水縣西南）破之，徙其民五千餘戶於枹罕。六月，并州胡（匈奴）數萬落叛入平陽，推匈奴曹弘爲大單于，攻邊戍匈奴堡（今山西省臨汾縣西南七十里），旋卽討平。同時氐王楊盛攻祁山（今西和縣），拔之，進逼秦州（今天水縣）。當秦氐正戰之際，夏王勃勃帥騎四萬襲陷上邽（今天水縣），攻二旬克之，殺秦秦州刺史姚軍都，及將士五千餘人，毀上邽城，進攻陰密（今甘肅省靈台縣西五十里），又殺將軍姚良子及將士

萬餘人。勃勃以其子昌爲雍州刺史鎭之。征北將軍姚恢，放棄安定（今固原縣）奔還長安；安定人胡儼等帥戶五萬據城降於夏。勃勃命其將羊苟兒將鮮卑五千人鎭之。旋攻陷雍城（今鳳翔縣南）據之，進侵郿城（今郿縣東北）。泓遣東平公紹及征虜將軍尹昭等將步騎五萬擊卻之。安定人胡儼亦反正，復歸秦。紹等進破勃勃於馬鞍阪，追至朝那（今平涼縣西北）而還。勃勃歸於杏城（今黃陵縣——中部縣西南）。

此姚興死後，數月以內之後秦國情也。內亂屢起，四鄰交逼，於是，劉裕乘之，遂有伐秦之師。

義熙十二年二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加領司豫二州刺史，以其世子義符爲徐兗二州刺史。五月，又加領北雍州刺史，準備伐秦。八月，劉裕將出發，乃先部署後方事宜，以世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以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太尉左司馬徐羨之副之。以左將軍朱齡石守衞殿省；徐州刺史劉懷愼守衞京師；楊州別駕從事史張裕任留州事。穆之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後方責任悉以附之。

劉裕上項後方部置既定，乃於八月十二日自建康出發，其進軍部署如左：

一、遣龍驤將軍王鎭惡、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爲前鋒軍。鎭惡自淝水出商邱，向滎陽。道濟自潁水出項城向許昌。會師洛陽後，待裕大軍到達，然後西進。

另遣新野太守朱超石、寧朔將軍胡藩趨陽城（今河南登封縣西南），爲許洛軍之支軍，策應前鋒軍之作戰。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註一）。

二、建武將軍沈林子、彭城內史劉遵考（裕之族弟），將水軍自汴出石門（今河南省滎陽縣北）入河（註二），爲前鋒軍之後繼。

三、振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弘之率兵三千趨武關爲奇兵，以牽制關中之秦兵。

四、劉裕自率大軍朔淮泗至彭城，然後自鉅野入河，泝流而上至洛陽。

劉裕伐秦兵力，除沈田子率三千餘人，史有明文外，其餘均無記載。依其作戰情形判斷，王仲德所帥王鎭惡檀道濟沈林子等前鋒軍，概約三萬餘人，劉裕本軍依伐燕情形判斷約十萬，故共約十餘萬人。

九月，劉裕至彭城（今銅山縣），加領徐州刺史。王鎭惡、檀道濟步軍既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將王苟生以漆丘（今河南省商邱縣東北）降於鎭惡；秦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今河南省項城東北槐坊店。）降於道濟。於是，秦諸屯守，皆望風款附，唯新蔡太守（今河南省新蔡縣）董遵堅守不下。道濟攻拔其城，執遵殺之，遂進克許昌，擒其潁川太守姚垣，及大將楊業等。

沈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今河南省睢縣）董神虎聚衆千餘響應之，劉裕以爲參軍。林子與之共攻倉垣（今河南省開封縣南北、汳水之北）克之。秦兗州刺史韋華降。神虎擅還襄邑，林子殺之。（下段引晉書卷百十九姚泓傳）

許昌既失，秦東平公紹乃獻策於後秦主泓曰：「晉兵已過許昌，安定（禦夏之戰略據點）孤遠，難以救衞（長安），宜遷其鎭戶（註三），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雖晉夏交侵，猶不亡國。不然，晉攻豫州（治洛陽），夏攻安定，將若之何？事機既至，宜在速決。」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有威名，爲嶺北所憚；鎭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郿。今關中兵足以拒晉，無爲豫自損削也。」泓從喜言。其吏部郎懿橫又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固之難，有忠勳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

今外則置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亦不從。初，姚泓嗣位時，使恢殺安定太守呂超（隆、超兄弟黨於姚弼），恢猶豫、久乃殺之。泓遂疑恢有貳心，恢亦由是疑懼。於是，安定遂爲當前之重大問題。

是月，王仲德水軍入河，將逼取滑台（今河南省滑縣。在當時大河之南），以爲主力軍翼側之掩護。魏兗州刺史尉建畏懦，帥衆棄城，渡河據黎陽（大河北岸）以備之。仲德入滑台，恐惹起魏方衝突，乃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遽去。」魏主嗣聞之，卽遣叔孫建、公孫表率兵自河內（今河南省沁陽縣）向枋頭（今河南省濬縣西南八十里淇門渡——註四），因渡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於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淸掃山陵，非敢爲寇於魏也；魏之守將，自棄滑台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魏主嗣復遣使以問裕，裕遜辭謝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修復山陵久矣。諸桓宗族、司馬休之，國璠兄弟、魯宗之父子，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以爲晉患。今晉將伐之，欲假道於魏，非敢爲不利也。」魏河內鎭將于栗磾有勇名，築壘河上以備晉兵，因此王仲德水軍不得進。當是時，王仲德突佔滑台，最易引起不意戰鬬之事態，幸裕善於肆應，魏國內有飢荒，且幷州稽胡叛亂與夏勾結（註五），魏人不敢對晉用兵；故得順利進軍。

十月，陽城（今河南省登封縣東南三十里）、滎陽二城皆降，王鎭惡檀道濟會師成皋（今河南省汜水縣）。秦征南將軍陳留公姚洸鎭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泓乃一面遣其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武衛將軍姚益男將步卒

一萬，助守洛陽；一面遣并州牧姚懿自蒲阪進屯陝津（今茅津）爲之聲援。寧朔將軍趙玄勸洸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洸司馬姚禹，主簿閻恢、楊虔等，皆嫉趙玄，禹與檀道濟通，因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無爲朝廷所責乎？」洸從禹等言。乃遣趙玄將兵千餘守柏谷塢（今偃師縣東南，洛水之南，塢高十餘丈），廣武將軍石無諱戍鞏城。旋成皋、虎牢戍軍，皆降於晉（鎮惡軍）。王鎮惡、檀道濟、沈林子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今偃師縣西山）奔還。龍驤司馬毛德祖與趙玄戰於柏谷，玄兵敗，死之。姚禹亦越城投道濟。是月二十日，道濟等軍進逼洛陽。二十二日，姚洸出降，俘秦人四千餘，議者欲盡阬之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遂皆釋遣之。秦將閻生、姚益男於東進途中聞洛陽陷，乃不敢進。（詳宋書檀道濟傳）

既克洛陽，裕以冠軍將軍毛脩之爲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司州事，戍洛陽。另遣左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是時，西秦王熾磐，亦遣其秦州刺史王松壽鎮馬頭（上邽縣西），逼秦上邽，並遣使詣劉裕，求擊秦以自效。裕乃拜熾磐爲平西將軍、河南公。十二月，詔以劉裕爲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宋公，備九錫之禮，位在諸侯王上，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裕辭不受。（下引晉書卷百十九姚泓傳）

是時，秦在外力逼迫之下，內部仍繼續發生叛亂。并州牧姚懿秦主泓之母弟也。司馬孫暢說懿自蒲阪襲長安，誅東平公紹，廢秦主泓而代之。懿從其言，乃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樹私恩。其臣諫之，不聽。泓聞之，召東平公紹密與之謀。紹曰：「懿性識鄙淺，從物推移；造此謀者必孫暢也。但馳使徵暢，遣撫軍將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臣當遣懿帥河東見兵，共禦晉師：若不受詔命，便當聲其罪而討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乃遣姚讚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建義將軍蛇玄等進屯陝津，武衞將軍姚驢屯潼關。懿乃舉

兵稱帝，傳檄州郡，又欲運匈奴堡穀以給其衆，進兵長安。秦寧東將軍姚成都迎擊之，懿卑辭引誘，成都不從。懿乃遣驍騎將軍王國帥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擊擒之，並一面遣使讓懿，一面傳檄諸城，諭以順逆，徵兵調食力謀討懿。成都引兵渡河，擊臨晉叛者破之，蒲阪居民郭純等亦起兵擊懿，姚紹遂順利入蒲阪執懿，而誅孫暢。

然秦亂一波始平，一波又起。義熙十三年正月初一日，秦主泓朝正朔，君臣以內外危迫，相視而泣，其征北將軍齊公恢，帥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廬舍，自北雍州（秦分嶺北五郡為北雍州，鎮安定）趨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宣言欲除君側之惡。揚武將軍姜紀率衆歸附、建節將軍彭完都棄陰密（今甘肅省靈台縣西五十里），奔還長安。姚恢至新支（失考、按當在今靈台縣附近），姜紀說之曰：「國家重將大兵，皆在東方，京師空虛，公亟引輕兵襲之，必克。」恢不從，南攻郿城（今郿縣東渭水北岸），敗鎮西將軍姚湛，於是長安大震。秦主泓一面馳使召東平公紹，一面遣姚裕及輔國將軍胡翼度屯灃水西（今長安縣西豐河）以備之。扶風（今涇陽縣西）太守姚儁等皆降於恢。正在危急之際，東平公姚紹引諸軍還，遂與恢相持於靈台（今長安縣西，接鄠縣界。水經註：漢靈台在秦阿房宮南，鎬水逕其北）。姚讚亦留寧朔將軍尹雅為弘農太守，守潼關，而自引兵還。於是，姚恢之衆見諸軍四集，皆有懼心，其將齊黃等降紹。恢進兵逼紹，讚自後擊之。大敗恢兵，遂殺恢及其三弟。（同上）

是月，劉裕留其子義隆守彭城、而自率大軍西進。詔以義隆為監徐兗青冀四州諸軍事，徐州刺史。是時王鎮惡等不待裕大軍到來，乘勝進軍至澠池（治今河南省洛寧縣西蠡城），遣毛德祖襲秦弘農太守尹雅於蠡吾城（今河南省洛寧縣西），擒之。雅殺看守者而逃，鎮惡等遂引兵趨抵潼關。檀道濟、沈林子則自陝北（陝縣之北）渡河，攻拔襄邑堡（今山西省平陸縣境），秦河北太守（治今平陸縣東北）薛帛奔河東（治蒲阪，今永濟縣北三十里虞都鎮

）。道濟進攻秦幷州刺史尹昭於蒲阪，不克。別將攻匈奴堡，復爲姚成都所敗。

戰事正在緊張之際，是月十九日晉滎陽將傅洪，忽以虎牢（今河南省氾水縣）降魏，晉軍後方立卽感受威脅。此時，秦主泓亦調整其軍事部署，以東平公紹爲太宰、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使督武衞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又遣別將姚驢救蒲阪。於是，沈林子獻策於道濟曰：「蒲阪城堅兵多，不可猝拔，攻之傷衆，守（圍）之引日；王鎭惡在潼關，勢孤力弱；不如與鎭惡合勢幷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尹昭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月初還至潼關，姚紹引兵出戰，道濟、林子奮擊，大破之，斬獲以千數。紹退屯定城（在潼關西三十里，在渭水南，夾道各一城），據險拒守，並謂諸將曰：「道濟等兵力不多，懸軍深入，不過堅壁以待繼援；吾分軍絕其糧道。可坐禽也。」乃遣姚鸞屯大路（註六），斷道濟糧道。鸞遣尹雅將兵與晉兵戰於關南（潼關之南），爲晉兵所擒。是月初四日夜，沈林子將銳卒襲鸞營，斬鸞，殺其士卒數千人；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沈林子擊之，讚敗還定城，薛帛據河曲降晉（自今永濟縣至平陸縣地，皆稱河曲）潼關戰局入於相持狀態。

劉裕將水軍自泗水入清河，欲泝河西上，是月，先遣使假道於魏（王仲德水軍被阻見前）。同時秦主泓亦遣使請救於魏。於是魏主嗣召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裕聲言代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註七），不可不救也。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博士祭酒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姚興死，子泓懦劣，國多內難，裕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爲敵，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

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恆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爲吾患乎？夫爲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實北也。」於是，魏主嗣乃拆衷二策，一面遣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鎭鄴；一面遣振威將軍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萬屯河上（今山東省觀城縣境），以遏晉師。二月初八日，劉裕以魏不予假道，乃決計一面引軍入河，一面以左將軍向彌爲北青州刺史，留戍碻磝（今山東省茌平縣西南碻磝城，其城臨水，城西有碻磝津，西南圮於河）。以備魏方有變。

時王鎭惡等被秦軍拒於定城，歷旬不得進，軍又乏食，衆心疑懼；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相公（裕）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且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欲求還，豈可得乎？下官授命不顧，今日之事，當自爲將軍辨之，未知二三君子，將何面目以見相公之旗鼓邪？」鎭惡等乃遣使馳告於裕，求遣糧援。裕呼其使者，開舫（大舟、方舟曰舫）北向，而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令勿進，今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鎭惡乃親至弘農（今河南省陝縣），說諭百姓，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得以續給，前鋒軍事乃得轉危爲安。（以上引沈林子等語，見通鑑卷一百十八）

劉裕泝河西上時，魏冀州刺史阿薄干以數千騎緣河隨裕水軍而西，晉軍於南岸牽百丈挽船而上，時風水迅急，有被漂至北岸者，輒爲魏兵所殺略。裕遣軍擊之，始登岸魏兵卽走，退則復來，以牽制裕軍行動。四月，裕爲排除魏軍阻遏，乃遣白直隊主丁旿（註八），率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距水百餘步，爲卻月陣，兩端抱河（卽如今之灘頭陣地），每車置七仗士。此項半月陣佈置完畢後，每車又樹一白毦。魏兵不解其意，皆未動。裕乃命寧朔

將軍朱超石準備攻擊，超石卽率兵二千登岸，每車增二十人，大弩一張（共百張），設彭排（如盾牌）於轅上（形成有戰鬬裝備之戰車）。魏兵見超石之灘頭車陣（防騎兵衝突）既立，乃進而圍攻之，長孫嵩亦率三萬騎增援助戰。於是，魏軍四面肉薄攻陣，晉軍弩矢不能制。超石乃別取大鎚，及矟千餘張，將矟長斷爲三四尺，以鎚鎚之，用大弩發射，一矟輒洞貫三四人。因此肉搏衝陣之魏兵不能當，向後奔潰，死者相積。超石兵乘勝攻之，遂斬魏將阿薄干，魏軍乃退還畔城（今山東省聊城縣）。超石又率寧朔將軍胡藩，寧遠將軍劉榮祖追擊，又破之，殺獲千計。魏主嗣聞之，乃恨不用崔浩之言，遂不復阻遏晉軍之西進。

是時，秦魯公紹，猶守定城，檀道濟等不能進。於是彼又遣其長史姚洽，寧朔將軍安鸞，護軍姚墨蠡，河東太守唐小方等，率兵二千，進趨河北之九原（今山西省平陸縣境），阻河爲固，欲絕檀道濟等糧援；沈林子又率軍邀擊破之，斬洽、墨蠡、小方，殺獲殆盡。林子既屢破秦所遣之截糧軍，乃遣使啓劉裕曰：「紹氣蓋關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內，恐其凶命先盡，不得以膏齊斧耳。」姚紹聞姚洽等敗死，憤恚發病嘔血，因以兵屬東平公姚讚而卒。讚既代紹將兵，恃其軍力猶盛，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破之。是月劉裕至洛陽，嘉毛脩之修築洛陽城塹之功，重加賞賜。

五月二十四日，晉齊郡太守（治今山東省臨淄縣）王懿降於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時崔浩侍講在前，嗣乃問之並論當世之務，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

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擒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魏人呼赫連勃勃為屈丐，言卑下也），北有柔然，窺伺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覩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荊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合，適足為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如何？」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孑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酬恩報義，而乘時徼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隣，撅豎小人，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為人所吞食耳。」語至夜半，嗣大悅，對裕假道之政策遂定。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軍西過，自成皐濟河，南侵彭（城）沛（郡）。若不時過，則引兵隨之。蓋謀乘機進擊之野心，猶未死也。（崔浩謀見魏書卷三十五崔浩傳）

七月，劉裕至陝。是時潼關主力軍尚與秦軍在相持中，而沈田子、傅弘之之少數奇兵則已進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遂進屯青泥（今陝西省藍田縣藍關）。秦主泓急遣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嶢柳關（即藍田關）以拒之。八月、劉裕至閿鄉（今閿鄉縣西四十里），時沈田子將攻嶢柳關，裕以其本為疑兵，所率祇千餘人，乃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今華山）往助之。時秦主泓欲自將至定城以禦裕軍，但慮田子等襲其後，乃變計先消滅田子軍，然後全軍東出；遂帥步騎數萬馳至青泥（綜計秦潼關、蒲阪、長安總兵力，有步騎十餘萬。（田子聞泓至欲擊之，傅

弘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且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率所領先進，弘之繼之。秦兵合圍數重。田子乃撫慰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於是，士卒皆奮勇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馘萬餘級，得秦主乘輿服御物。秦主泓敗奔灞上（今長安市東灞橋附近）。是時沈林子軍亦至，乃相與追擊，關中郡縣多潛送款於田子。是爲此次伐秦，決定勝負之青泥奇捷。（上引宋書卷一百序傳）

是月（八月）初二日，劉裕至潼關，以朱超石爲河東太守，使與振武將軍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今平陸縣東北），共攻蒲阪（今永濟縣北），秦平原公璞，與姚成都共擊之，猗之敗死，超石奔還潼關。於是，秦東平公讚乃遣司馬國璠，引魏兵以躡裕軍之後。王鎭惡深以久阻定城不得前進爲憾，乃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趨長安。裕許之，鎭惡遂率水軍入渭。時秦恢武將軍姚難，自香城（今陝西省朝邑縣東蒲津之口）引兵而西以增援長安，鎭惡追擊之。是時秦主泓自灞上引兵還屯石橋（在長安城洛門東北，洛門即長安城北出東頭第一門）以爲接應，其鎭北將軍姚彊與難合兵屯於涇上（今涇河入渭之口至滻谷水入渭之口附近），以拒鎭惡。鎭惡使毛德祖進擊破之，姚彊戰死，姚難奔還長安。於是，秦東平公讚，乃自定城率軍退守鄭城（今華縣北），劉裕自潼關揮大軍進逼之。姚泓乃使姚丕守渭橋（今長安縣北，即中渭橋——註九），胡翼度屯石積（失考，似在長安東北），東平公讚屯灞東（灞水之東），而自屯逍遙園（今長安縣西北），以備防衞長安。

王鎭惡，乘蒙衝小艦，溯渭而進，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只見艦進，不見行船者，皆驚以爲神。是月二十三日晨，鎭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及諸軍既登岸，鎭惡乃悉令棄艦，渭水迅急，艦皆隨流東

去，倏忽不知所在。時秦兵尚數萬，鎮惡乃諭士卒曰：「吾屬並家在江南，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還，無他岐矣（旁出之道謂岐），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衆皆騰踴爭進，遂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引兵來救，爲丕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姚諶等皆死之。泓僅單馬還宮。鎮惡軍遂自平朔門（長安北門）入城，泓乃與姚裕等數百騎逃奔石橋。其東平公讚聞泓敗，引兵赴救，衆皆潰去。是時劉裕大軍亦至石積，胡翼度降之。是月二十四日姚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壘門請降，鎮惡令以屬吏。城中夷晉（人）六萬餘戶，鎮惡皆以國恩撫慰之。號令嚴明，百姓安堵。（上引宋書卷四十五王鎮惡傳）

九月，劉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灞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學馮異邪？」然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鎮惡盜取不可勝紀。裕以其功大，不問。或有譖之者曰：「鎮惡藏姚泓僞輦，將有異志。」裕使人覘之，鎮惡剔其金銀，棄輦於垣側，裕意乃安。然從此裕對鎮惡遂有戒備之心矣。（上引宋書卷四十五王鎮惡傳）

劉裕既入長安，乃收秦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註十）送詣建康。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送姚泓至建康，斬於市，後秦遂滅。

按劉裕於義熙十二年八月發建康，至義熙十三年九月滅秦，前後共歷一年又一月之久，實亦一艱鉅之戰也。綜計姚萇自東晉孝武帝太元九年（西元三八四年）建國，傳三主共三十四年而亡。

註一：資治通鑑卷一百十七，義熙十二年載註：「水經：濟水北至東燕縣——今河南省延津縣東三十里——與河合。酈道元註曰：濟水自乘氏縣——縣在今山東省荷澤縣治——兩分，東北入於鉅野——縣在今山東

鉅野縣南——濟之故瀆，又北右合洪水，洪水上承鉅野薛訓渚，自渚迄於北口一百二十里，名曰洪水。桓溫以太和四年率衆北入，掘渠通濟。義熙十三年劉武帝（裕）西入長安，又廣其功。自洪口以上，又謂桓公瀆，濟自是北注也。」（詳見水經注卷八）

註二：同上書載註：「汴水首受濟，東南與淮通。漢書地理志所謂狼蕩渠是也。昔大禹塞滎澤，開此渠以通淮泗。禹貢所謂導沇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丘北者也——陶丘在今山東省定陶縣西南七里——漢修河堤，始立石門以遏水，水盛則通於河，水耗則輟流。」（詳見水經注卷二十三）

註三：同上書載註：「姚萇之興也，以安定爲根本。後得關中，以安定爲重鎭，徙民以實之，謂之鎭戶。」

註四：同上書載：「義熙十年十二月，河內人司馬順宰自稱晉王，魏遣兵討之不克。明年春，河西饑，胡（匈奴）相聚於上黨（今山西省潞城縣東北），推胡人白亞栗斯爲單于，以司馬順宰爲謀主，寇河內。夏（魏主）嗣命公孫表等五將討之，並囑之曰：必先與秦洛陽戍將相聞，使備河南岸，然後擊之。表未至，胡人廢白亞栗斯，更立劉虎爲率善王。表以胡人內自携貳，勢必敗散，遂不告秦將而擊之，大爲虎所敗，士卒死傷甚衆。義熙十二年八月，魏主嗣謀於羣臣曰：胡叛踰年，討之不克，其衆繁多，爲患日深。今盛秋不可復發兵，妨民農務（是時魏飢荒殊甚，有議遷都鄴，全民就食東方之計），將若之何？崔宏曰：胡衆雖多，無健將御之，終不能成大患。表等諸軍，不爲不足，但法令不整，處分失宜，以致敗耳。得大將素有威望者，將數百騎往攝表軍，無不克矣。相州刺史叔孫建前在幷州，爲胡魏所畏服，諸將莫及，可遣也。嗣從之，以建爲中領軍督表等討虎。九月戊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虎及司馬順宰皆死

，俘其衆十萬餘口。」

註五：歷代紀事年表載：「義熙九年夏，西河胡張外等聚衆爲盜，（魏主）嗣遣會稽公劉絜等屯西河招討之。秋西河胡曹龍等，擁部衆二萬人，來入蒲子，張外降之，推龍爲大單于。曹龍請降於嗣，執送張外，斬之。冬，吐京胡與離石胡出以眷叛嗣。嗣命元城侯屈，督會稽公劉絜永安侯魏勤以討之。出以眷引夏兵邀擊絜，禽之，以獻於夏。勤戰死。義熙十年春，勃勃侵魏河東蒲子，（魏）幷州刺史婁伏連，襲殺夏所置吐京護軍及其守兵。夏，河西胡酋劉遮等，帥部落萬餘家，降於嗣。義熙十一年春，河西胡劉雲等帥數萬戶來降（魏）。」

註六：資治通鑑卷一百十八，義熙十三年載注：「自澠池西入關，有兩路，南路由回谿阪（今洛寧縣即東崤山阪），自漢以前，皆由之。曹公惡南路之險，更開北路，遂以北路爲大路。載記曰：紹留鸞守險以絕道濟糧道，蓋鸞雖屯大路，亦據險而邀絕糧道也。紹初遣胡翼度據東原，蓋與大路相爲脣齒，所謂據險也。及沈林子襲鸞營，翼度不能救，何也？人心危駭，面面受敵故也。」

註七：魏書明元帝紀：「神瑞二年冬十月，（秦主）姚興使散騎常侍姚敞等送女西平公主於魏，嗣以后禮納之，鑄金人不成，乃以爲夫人，而寵遇甚厚。」蓋是時秦魏皆爲夏王勃勃所侵擾，欲謀聯合以擊勃勃也。

註八：資治通鑑卷一百十八，義熙十三年載註：「裕選白丁之壯勇者，入直左右，使昨領之。杜佑曰：白直，無月給之數。」

註九：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載：「㈠渭橋，在陝西長安縣西北故長安城北，接咸陽縣界，亦曰中渭橋。元和志

6—1805

：中渭橋，本名橫橋，架渭水。始皇都咸陽，渭水南有長樂宮，渭水北有咸陽宮，欲通二宮之間，故造此橋，漢末董卓燒之，魏文帝更造，劉裕入關又燬之，後魏重造。㈡在陝西長安縣東北，接臨潼縣境，漢景帝造，是爲東渭橋，今曰渭橋渡，北通高陵縣路。㈢在陝西咸陽縣西南，漢武帝造，是爲西渭橋，亦曰便橋。唐以後屢爲水所壞，明改爲浮橋，今仍之。」

註十：資治通鑑卷一百十八，義熙十三年載註：「左傳祝佗曰：成王分魯公以官司彝器；杜預註曰：彝器，常用之器。漢武帝時，洛下閎鮮于，妄人耿壽昌造員儀以考曆度；和帝時，賈逵又加黃道；順帝時，張衡又制渾家，具內外規，黃赤道，南北極，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漏水轉之於殿上，室內星中出沒與天相應；其後，吳陸績造渾象，王蕃制渾儀；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張衡更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王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概，衡器傷大，難可轉移，更制渾象，以三分爲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分之三。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註云：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鄭司農云：測土深，議南北東西之深也；日南，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映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玄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爲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爲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爲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夫得其所求，

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鄭司農又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晉輿服志：記里鼓，駕車四馬，制爲司南車；崔豹古今註曰：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於起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鐲。黃帝作指南車，晉輿服志：司南車，一名指南車，駕四馬，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爲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回轉，手常南指；大駕出行，爲先啓之乘；蕭子顯曰：指南車，四周廂上施屋，指南人衣裙襦天衣在車廂中，上四角皆施龍子干綠，唯色眞孔雀毦，烏布皁複幔，漆畫輪駕牛，皆銅校飾。記里鼓，車制如指南，上施華蓋，子襟衣，漆畫鼓，機皆在內。」

第四節　戰後之政局—劉宋代晉（參看附圖六—二八）

一、東晉方面

長安善後：義熙十三年九月，劉裕既破長安、滅秦，魏主嗣聞之，大懼，遣使請和，於是魏晉言好。裕以薛辯爲平陽太守，使鎭河東，並以備魏，裕議遷都洛陽。諮議參軍王仲德曰：「非常之事，固非常人所及，必致駭動；今暴師日久，士卒思歸，遷都之計，未可議也。」裕乃止。是時關中羌人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沈林子進擊至槐里（今陝西省興平縣東南十里），俘虜萬計。裕初得定秦雍，欲和輯劉勃勃以安關中，乃遣使致書，約爲兄弟。勃勃亦以書答之。（上引資治通鑑卷一百十八）

是年十月，晉廷詔進劉裕爵為王，增封十郡，辭不受。十一月，劉穆之卒，裕聞之，驚慟累日。始裕尚欲駐節長安，經略西北，而將佐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東還，並即以徐羨之代穆之為吏部尚書、丹楊尹、代總留任。但朝廷大事原決於穆之者，乃北諮於裕。

是月，裕以次子桂陽公義眞（時年十二）為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秦二州刺史，以太尉諮議參軍王脩為長史，又以關中人素重王猛，克長安鎮惡功多，乃以鎮惡為司馬，領馮翊太守以輔之。又以沈田子毛祖德皆為中兵參軍，田子領始平太守（治今陝西省興平縣東南十里），德祖領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為雍州治中從事史。時田子以嶢柳之捷，與王鎮惡爭功，又以南人多忌鎮惡，及裕將還，田子與傅弘之乃屢言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並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衞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長安禍機四伏，善後本已不易，裕臨行而出此言，正所以速其亂也。（上引宋書卷一百序傳）

長安陷決：十二月初三日，劉裕發長安東還，自洛入河，開汴渠而歸。是月，雍州氐豪徐駭奴、齊元子等，即擁部落三萬遣使請降於魏，魏主嗣亦遣將軍王洛生、河內太守楊聲等率兵西進應之。閏十二月，秦雍人千餘家，推襄邑令寇讚（讚原為秦之襄邑令）為主，以降魏，魏拜讚為魏郡太守。

同月，夏王勃勃聞劉裕東還，亦欲乘機取關中，因謀於其大臣王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略！」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今陝西省商縣治），南北之險要，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

輔，施以威德，則義眞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從之，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璝，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前將軍昌進屯潼關。以買德爲撫軍長史，進屯青泥。勃勃自將大軍爲後繼。（上引晉書卷百三十赫連勃勃傳）

義熙十四年正月，夏赫連璝至渭陽（失考，似在今陝西省涇陽縣西北），關中民降之者屬路。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衆盛，退屯劉迴堡（失考，似在今陝西省咸陽縣北），遣使還報王鎭惡。鎭惡謂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思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與鎭惡素有相圖之志，由是益忿懼。未幾，鎭惡與田子俱出北地（通鑑胡注：長安以北之地），以拒夏兵。軍中訛言，鎭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眞南還，因據關中反。十五日，田子請鎭惡至傅弘之營計事，田子求屛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鎭惡於幕下，矯稱受太尉令誅之。弘之奔告劉義眞，義眞與王脩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言鎭惡反，脩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以冠軍將軍毛脩之代鎭惡爲安西司馬。是時傅弘之大破赫連璝於池陽（今陝西省涇陽縣西北），又破之於寡婦渡（今甘肅省慶陽縣北），斬獲甚衆，夏兵乃退。（上引宋書卷四十五王鎭惡傳）

義熙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劉裕還至彭城，先遣瑯琊王德文歸建康。是時裕始悉王鎭惡死，乃表言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害忠勳，追贈王鎭惡左將軍青州刺史；以彭城內史劉遵考爲幷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鎭蒲阪；徵荆州刺史劉道憐爲徐兗二州刺史；以子義隆爲都督荆、益、寧、雍、梁、秦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以南郡太守到彥之爲南蠻校尉，張邵爲司馬領南郡相，冠軍功曹王曇首（弘之弟）爲長史，北徐州從事王華爲西中郎將主簿，沈林子爲西中郎將參軍。是時義隆尙幼，府事皆決於邵。裕又謂義隆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之才也，汝

每事諮之！」又以南郡公義慶（道憐子）爲豫州刺史。然後裕自解司州刺史而領徐冀二州刺史。劉裕上項部署，其目的在加強其對重要州郡之控制，以爲取晉而代之進一步行動，並圖挽救長安之危也。是年六月，劉裕乃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又詔崇其繼母蘭陵蕭氏爲太妃；以太尉軍諮祭酒孔靖爲宋國尚書令，左長史王弘爲僕射領選，從事中郎傅亮、蔡廓皆爲侍中，謝晦爲左衞將軍，右長史鄭鮮之爲奉常，行參軍殷景仁爲秘書郎；其餘百官，依悉晉朝廷之制，裕辭不受。（上引宋書卷六十三王曇首傳）

同年（十四年）十月劉義眞在長安，年少無知，賜與左右無節，王脩每裁仰之，左右皆怨，乃譖脩於義眞曰：「王鎭惡欲反，故沈田子殺之；脩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眞信之，使左右劉乞等殺脩。於是人情離駭，莫相統一，義眞乃悉召外軍入長安（屯蒲阪及渭北以防魏夏之外軍），閉門拒守。赫連璝因復揮軍南侵，關中郡縣悉降於夏。同月，璝夜襲長安，不克。是時，夏王勃勃亦自將進據咸陽，於是長安被圍，樵採路絕。劉裕聞之，乃使輔國將軍蒯恩赴長安，召義眞東歸，改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代鎭長安。裕謂齡石曰：「卿至，可敕義眞輕裝速發，既出關，然後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守，可與義眞俱歸。」又慮河洛動搖，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之。（上引宋書卷六十一武三王傳）

十一月，朱齡石至長安，義眞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赫連璝悉衆三萬急追之。建威將軍傅弘之謂義眞曰：「公處分亟進，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眞不從。俄而，夏兵大至，傅弘之、蒯恩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晉兵大敗，弘之、蒯恩皆爲王買德所擒；司馬毛脩之與義眞相失，亦爲夏兵所擒；義眞行在前，會日暮，得脫。但左右盡散，獨逃匿草中，中兵參軍

段宏單騎追至，負之而走。（同上引）

朱齡石甫至長安，長安人逐之；齡石逐焚其宮殿，走潼關投龍驤將軍王敬先於曹公壘（在潼關，曹操攻韓遂馬騰時所築，王敬先戍此）。同時，朱超石至蒲阪，聞齡石已至潼關，亦往從之，謀集兵守關。夏將赫連璝攻圍曹公壘，斷絕水道；晉兵渴不能戰，壘遂陷，齡石、超石、敬先、及右軍參軍劉欽之等，皆被擒殺。

劉勃勃既克長安，大饗將士、舉觴謂王買德曰：「卿曩日之言，一朞而驗，可謂算無遺策矣。此觴所集，非卿而誰；」遂以買德爲都官尚書，封河陽侯。（上引晉書卷百三十赫連勃勃傳）

是時，劉裕在彭城聞青泥之敗，未知義眞存亡，乃再刻日西伐。侍中謝晦諫，不從。鄭鮮之亦上表諫，以爲：「虜聞殿下親征，必併力守潼關；徑往攻之，恐未易可克。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且虜雖得志，不敢乘虛過陝者，猶服大威，爲將來之慮故也。若造洛而返，虜必更有揣量之心，或益生邊患；況大軍遠出，後患甚多，昔歲西征，劉鍾狼狽，去年北討，廣州傾覆（註一），既往之效，後來之鑒也。今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吳羣盜攻沒諸縣，皆由困於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領顒顒，以望殿下之返旆，聞更北出，不測淺深之謀，往還之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若慮西虜（夏）更爲河洛之患者，宜結好北虜（魏）；北虜親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矣。」適是時得段宏書，知義眞已脫免乃止。然登城北望猶慨然流涕。遂降義眞爲建威將軍、司州刺史。以段宏忠勇，乃使爲宋臺黃門郎、領太子右衛率。又以天水太守毛德祖善守，使爲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阪，以固河洛。是月，夏王勃勃築壇於灞上，遂即皇帝位焉。（上引鄭鮮之諫見宋書卷六十四鄭鮮之傳）

劉裕受禪；同年十二月，宋公劉裕乃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註二）爲藉口，使中書侍郎王韶之

（廣之曾孫），與安帝左右密謀酖帝，而立琅邪王德文。德文乃安帝之弟，常在帝左右，飲食寢處，未嘗暫離。詔之伺之，經時不得機會。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十七日，詔之乃以散衣縊帝於東堂。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即皇帝位。是為恭帝。

元熙元年（西元四一九年）正月，朝廷徵宋公入朝，進爵為王，裕又辭之。是月，夏將叱奴侯提帥步騎二萬，攻毛德祖於蒲阪，德祖不能禦，全軍還彭城。二月，劉裕乃以德祖為滎陽太守、戍虎牢。是月，夏王勃勃於長安置南臺，使赫連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以鎮之（註三）。時相國行參軍王康（鎮惡弟——註四）在洛陽省母，當長安不守時，康即糾合關中徙民百許人，驅率僑戶七百餘家，共保金墉城（洛陽西北）。時晉宗室在劉裕之翦除政策下，多逃亡在河南，有司馬文榮帥乞活千餘戶（註五），屯金墉城南，又有司馬道恭自東垣（今河南新安縣界）帥三千人屯城西，司馬順明帥五千人屯陵雲臺，司馬楚之屯柏谷塢（註六）。魏河內鎮將于栗磾，亦遊騎於芒山上（今洛陽東北），攻逼交至，謀相機進取洛陽。但王康堅守金墉六旬，裕乃以康為河南太守，並遣兵救之。康復勸課農桑，百姓甚親賴之。於是，司馬順明司馬道恭，及平陽太守薛辯，皆降於魏，魏乃以辯為河東太守以拒夏。

是年七月，宋公劉裕始受進爵之命，八月移鎮壽陽（今安徽省壽縣），以度支尚書劉懷慎為督淮北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十月，劉裕以河南蕭條，乃徙司州刺史義眞為揚州刺史（上月裕自解揚州牧）鎮石頭。十二月，宋王裕加殊禮，進王太妃為太后，世子為太子。

元熙二年（西元四二〇年）正月，宋王裕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簒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

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惟盛稱功德，莫諭其意。及日暮宴散，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因叩門請見，裕即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暫宜還都。」裕解其意，遣之。亮既至健康，四月，遂有徵裕入朝之詔。裕乃留子義康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壽陽。但義康尚幼，乃以相國參軍南陽劉湛爲長史，決府州事。六月初九日，裕至建康，傅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爲詔。同月十一日即遜位於琅邪第，十四日劉裕即皇帝位，改國號曰宋，改元熙二年爲永初元年。（上引見宋書卷四十三傅亮傳）

劉裕既取代晉朝，乃即作如左之措施：

一、其犯鄉論清議，得罪名教者，一皆蕩滌，與之更始。

二、奉晉恭帝爲零陵王，優崇之禮，皆倣晉初故事，即宮於故秣陵縣，使冠軍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衞之。降褚后爲王妃。

三、獨留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爲縣公及縣侯，以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

四、凡宣力義熙豫同艱難者，一仍本秩。追封劉穆之爲南康公，王鎭惡爲龍陽縣侯。

五、追尊皇考翹爲孝穆皇，皇妣趙氏爲孝穆皇后。尊王太后蕭氏爲皇太后。

六、以司空道憐爲太尉，封長沙王；追封司徒道規爲臨川王，以道憐子義慶襲其爵。以桂陽王義眞爲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爲宜都王，義康爲彭城王。

七、其餘功臣徐羨之等，增位進爵各有差。

綜計東西晉共歷一百四十年而亡。而晉自武帝司馬炎（十年）歷惠帝衷（十七年）、懷帝熾（六年），至愍帝業（四年）而亡，共歷四帝僅三十七年。東晉自元帝司馬睿（六年）歷明帝紹（三年）、成帝衍（十九年）、穆帝聃（十七年）、哀帝丕（四年）、帝奕（六年）、簡文帝昱（二年）、孝武帝昌明（二十三年）、安帝德宗（二十二年），至恭帝德文（一年）而亡，共歷十帝凡一百零三年。

二、北方各國方面

魏與北燕如故。是時秦涼方面，則僅存夏、北涼、及西秦三強鼎峙。夏王勃勃自據有長安後，上邽（天水縣西南）、安定（固原縣）、蒲阪、潼關、武關、皆屬之。西與西秦王乞伏熾磐爲鄰。乞伏熾磐所據之地，北以黃河爲界，與北涼王沮渠蒙遜爲隣，南伏吐谷渾（宋永初二年，西元四二一年，吐谷渾王阿柴降於西秦，吐谷渾事已見前），奄有今甘肅省西南部之地。北涼王沮渠蒙遜，於宋永初元年（西元四二〇年）襲破西涼公李歆（暠世子）於酒泉後，尋又擊破李恂（歆弟）於敦煌，滅西涼李氏，西域諸國（今新疆省東部），遂皆服屬焉。

註一：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七載：「義熙十一年正月，劉裕發建康討司馬休之於荆州（克江陵）時，以中軍將軍劉道憐監留府事，劉穆之兼左僕射，事無大小皆決於穆之。又以高陽內史劉鍾領石頭戍事，屯冶亭。三月，有羣盜數百，夜襲冶亭，京師震駭，劉鍾討平之。」同上書卷一百十八載：「義熙十三年九月，太尉裕至長安時，廣州刺史謝欣卒，東海人徐道期，聚衆攻陷州城，進攻始興。始興相彭城劉謙之討誅

之，詔以謙之爲廣州刺史。」

註二：同上書卷一百十八，義熙十四載註：「晉書帝紀曰：初簡文帝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孝武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爲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爲名，簡文後悟，乃流涕。又曰：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裕使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此雖似附會之說，姑註之。

註三：同上書元熙六年二月，夏「羣臣請都長安（上年十一月，夏陷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歷世帝王之都，沃饒險固？然晉人僻遠，終不能爲吾患；魏與我風俗略同，土壤鄰接，自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皆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詳晉書卷百三十赫連勃勃傳）

註四：同上書載：「王鎭惡之死也，沈田子殺其兄弟七人，唯弟康得免，逃就宋公裕於彭城，裕以爲相國行參軍。康求還洛陽視母。」因守金墉城。（詳晉書卷四十五王鎭惡傳）

註五：同上書載註「惠帝時幷州饑荒，其吏民隨東燕王騰東下，號曰乞活。是後流徙逐糧者，亦曰乞活。」

註六：同上書載：「初，司馬楚之奉其父榮期之喪歸建康（義熙二年正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擊譙明子于白帝破之。九月，劉裕聞譙縱反，遣龍驤將軍毛脩之將兵與司馬榮期、文處茂、時延祖共討之。榮期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巴州刺史，脩之退還白帝。）會宋公裕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父宣期，兄貞之，皆死。楚之亡匿竟陵蠻中。及從祖休之自江陵奔秦，楚之亡之汝潁間，聚衆以謀復讎。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下士，有衆萬餘，屯據長社。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欲發未得間，乃夜

稱疾，知楚之必往問疾，因欲刺之。楚之果自齎湯藥往視疾，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深爲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爲之防衞。」

第五節　申　論

一、劉裕方面之得失

㈠劉裕統帥性格及其起義，至篡晉之整個方略：劉裕頗類劉邦，二人皆「無學有術」，而智勇深沈亦相同。裕出自寒微，討孫恩時，始以智勇聞於世，與劉牢之同爲晉末干城。及討桓玄功成，裕知東晉命脈垂絕，卽陰有取代之志，固不待劉穆之言而始有野心也。故其北伐南燕之際，朝議皆以爲不可，而裕獨抗表行之，此蓋欲以北伐之大功，以增高其威望，而收晉人之心也。及至盧循滅，劉毅諸葛長民伏誅，於是其專制晉之命脈，遂告完成。乃積極翦除晉之宗室。至其再舉伐秦時，其對晉控制之部署，本已極爲完密，然猶携琅邪王德文「脩敬山陵」於洛陽。蓋其已襲魏晉以來篡奪之大成，與王敦、桓溫、桓玄得失之教訓，有以致此。更進言之，桓玄之篡晉，劉裕實收其果也。誠然，晉自魏末以來，其歷代祇謀私已派系權位之爭，置人民國家於罔顧，故至八王之亂後，卒招致外族之侵凌，此時其朝廷本應滅亡，而由賢者代之而起；乃傳之百餘年至恭帝而後亡者，實爲時旣晚矣。

茲進而申論此一戰役中，各方面運用之方略及其得失如左：

1. 政略與戰略：劉裕在其戰略進軍之前，其對於中樞政權及各方鎭之部署與控制，已見本章第二節中，其

計劃至爲周密，較之司馬炎伐蜀，準備篡魏之後方部署與控制，並無遜色。但滅秦之後，或謂其以十二歲小兒鎮長安，又暗示沈田子監制王鎮惡爲失策，如司馬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鬬之使爲亂也。」其實此時劉裕之對王鎮惡，與其謂爲人事上之任用問題，毋寧謂是政治問題。蓋裕起自寒微，根基不固，而宗親可任之人才，除道規外，幾已無人，故祇能留幼子，作本身之代表，而使賢才輔佐之。況裕伐秦，志在篡晉，及劉穆之卒，建康後方堪虞；裕在此種前後方狼狽之情勢下，唯王鎮惡功最高，且以王猛之孫，關中夷晉歸心，因此欲安關中，勢唯鎮惡是賴。但鎮惡入長安時，已有大取財寶之不忠行爲，若裕一旦南還篡晉，將有被致討之虞，因此裕乃一面留鎮惡藉收鎮安關中之效，一面囑沈田子用南人以制之，使之始終不能逸出掌握。此裕政治上與人事上雙綰之私計也。不料鎮惡突遭暗算，田子、王脩又被慘殺，勃勃乘之，遂使艱苦得來之戰果，全被毀滅。此則劉裕始料所不及者。

至長安已陷於夏，裕刻日將再西征，此不過英雄失敗後政治上之姿態而已。換言之：爲圖挽回長安陷沒之面子與威望上所遭受之打擊也。設其果敢於冒然再進，則其後果不僅將如謝晦、鄭鮮之之言而已，且難免其復陷桓溫之覆轍也。蓋形勢如是，豈劉裕此時所能挽救者?故孫子曰：「善戰者，求之於勢」，此時之勢如此，故劉裕終于不得不用鄭鮮之等之言。

劉裕此次出兵，當亦深怕引起元魏之衝突。故在戰略指導上之進軍部署，特具深意。其前鋒五路之中，特以三路旁黃河南岸進軍，而以兩路積極向洛陽指進。倘魏兵萬一不免衝突，則旁河諸軍隨時可以抵禦。或

竟轉爲晉魏之戰，亦有準備，不至意外失敗。倘交涉順利，假道成功，則會師洛陽之後，再行前進，亦不爲晚。裕令前鋒到達洛陽，必待大軍而後進，又自駐彭城，必待滑臺既佔，洛陽既下，而後泝河西上，穩扎穩進，皆在觀察元魏態度而爲第二步行軍進止也。鎭惡、道濟不候大軍爭先前進，故有潼關之頓挫。裕始終不以此意示人，蓋恐軍心疑阻，未戰而先有失敗觀念也。及大軍旣西，碻磝、滑臺、洛陽仍留重兵，猶是預防之措施。至於設疑兵以取奇捷，則裕之偶然得計也。

2.戰術方面：檀道濟、王鎭惡、沈林子、沈田子四將，在此次作戰中，皆有甚佳之特出表現，玆分述如左：

(甲)檀道濟攻陷洛陽後之釋俘策略：道濟是項策略，頗有摧毀秦軍戰鬭意志之功效。故其後之各次戰鬭中，秦軍當之輒破，顯係此種釋俘策略之收效。反觀蒲阪方面，秦軍未受道濟釋俘策略影響者，晉軍二次攻勢，均告失敗，可以證明其收效之大矣。

(乙)王鎭惡等乘勢疾趨潼關，未爲失算：劉裕先有令，各前鋒軍攻陷洛陽後，須待劉裕本軍到達，然後集中兵力以向關中，劉裕此項戰略指導，固甚確當。但當洛陽攻下後，後秦方面情勢大變，是時秦鎭守安定之大將姚恢突帥安定精兵疾趨長安，謀奪姚泓之帝位。姚紹所帥大軍禦晉師於潼關者，倉惶西撤以衞長安，故王鎭惡等，遂乘虛疾趨，得以寡少之兵力，奪得崤函之戰略險地，而直抵潼關，此實王鎭惡等，在戰術上極爲卓越之行動。至於劉裕大軍遲遲不能到達，及姚紹能迅速擊滅姚恢後又迅速東趨潼關，此乃戰況意外之偶然變化，此種戰場上偶然之事變，爲古今名將所困惑，不獨鎭惡等數人而已。蓋劉裕大軍遭受魏大軍在河上之阻撓牽制，是以行動遲緩；姚恢不用其屬下之言，致爲姚

紹所先制。有此二因，遂使鎭惡等有頓兵潼關遭受飢困之厄。故此不能歸咎其乘虛趨潼關之戰術行動也。

(丙)前鋒頓兵潼關沈林子之英斷：鎭惡等遭此困厄之際，幸賴沈林子之英斷，毅然堅持在潼關不退，旋又屢破秦之截糧軍，在此一髮千鈞之時機，林子之智勇超人處，亦因以顯現。是亦可見，偶然發生之意外事變，乃爲作戰過程中，常有之事；欲克服此意外困難，端賴將校之堅毅意志與機斷行動，此軍隊轉危爲安，易敗爲勝之機也。

(丁)沈田子、王鎭惡之置兵死地之戰術運用：沈田子與傅弘之在青泥，僅以步卒千餘，當秦數萬大軍。田子毅然進戰，爲優勢之敵人包圍後田子又能以「生死」與「封侯」在陣前激勵士氣，大破秦軍獲一奇捷，此實劉裕伐秦決定勝負之一戰。無怪乎田子要與鎭惡爭功也。當劉裕大軍被姚紹阻滯時，王鎭惡率一部水軍溯渭水越敵壘直襲長安，其果敢與冒險之行動，遂打開敵我僵持之局。及軍至渭橋，棄艦登岸，一篇簡短有力之誓詞，激動深臨死境之士卒，立發生死榮辱之感覺，在其身先士卒之動人領導下，咸奮不顧身，騰躍爭先，破秦軍而取長安。沈、王二人之壯志與銳氣，直與拿破崙揮軍越阿爾卑斯山時之告諭，前後如出一轍。因此，吾人可得如左之戰術結討：

(1)當一部兵力配合大軍進擊之際，不可以牽制擾敵爲滿足，必須出以冒險犯難之精神，敢行斷然之攻擊，並須利用情勢，必要時「置之死地」而後鼓舞其壯氣。

(2)當大軍與敵僵持，勝敗難分之際，必須運用籌策，出奇以制勝，王鎭惡率水軍溯渭水而上，即此等

戰術之妙例也。

二、後秦方面之得失

後秦主姚興早知其太子泓儒弱不堪爲繼，而終不能斷然改立，其病與司馬炎如出一轍，且其諸子驕橫，先有姚弼爭立，繼有姚懿、姚恢之亂。自來家國多事之秋嗣主庸劣，未有不動亂者。姚興在時，乞伏熾磐、赫連勃勃諸雄傑已相逼而起，後秦對秦涼諸邦之領導，已陷入瓦解之勢；繼以姚泓軟弱，寧不招致強隣之覬覦乎？玆將後秦此次作戰之得失，分述如左：

1. 姚泓不知集中力量：當裕軍陷許昌時，姚紹卽獻策於泓，主張將安定鎭戶（姚萇開國之基本力量，至泓時仍爲其國家最重要之力量），移實長安，可得勝兵十萬。紹之此謀在集中力量以固首都，最爲重要。而儒劣之姚泓終不敢用，以致長安力量薄弱，先則有姚懿之叛亂於蒲阪，欲擧兵奪泓之帝座，繼則有姚恢擧兵安定，以向長安。幸賴姚紹之能，東討西擊，迅速將叛逆討平，然後轉兵以固潼關，因以苟延姚泓之殘喘。設當姚恢擧兵之際，能用其屬下姜紀之策，不攻郿城，而輕兵疾趨以襲長安，與姚紹作距離競賽，則恐姚泓不待亡於劉裕，而既先亡於姚恢矣。倘如姚泓能採用姚紹之策，集中力量於長安，則姚懿、姚恢之叛，均可消弭。蓋當許昌陷落之初，姚恢雖早有疑懼之心，是時決不敢起亂，勢將遵命將安定鎭戶南移長安；長安力量既大，則姚懿在蒲阪亦不敢有覬覦帝座之心也。況當長安力量既集之後，則沈田子在青泥與王鎭惡直攻渭橋之水軍是否能獲勝利，殆屬疑問。若劉裕終因長安之抗力而敗還，則夏王勃勃亦必不敢

冒圖僥倖，如是則後秦之國運危而復安矣。是以形勢上之優劣，在於決策者毫厘之差，安危勝敗亦決於決策者決機之間。是可知統帥之優劣，對國家安危存亡之重要性。姚泓以懦劣之故，遂以滅亡。

2. 姚洸守洛陽不知集中兵力：當劉裕前軍陷滎陽、陽城時，姚洸鎮守洛陽，其將趙玄曾獻策，以「人情駭動，衆寡懸殊」，主張集中兵力守金墉城；姚洸不才，不能採納其策，卒至兵無戰鬪，而舉洛陽以降敵。蓋是時洛陽戰鬪兵，充其量不過三千人，以與晉軍前鋒相較，殊覺太少。而姚洸不知採用玄策，結果，兵臨城下，束手出降。

3. 姚紹絕晉糧道之失敗：姚紹當晉兵壓境，姚懿、姚恢相繼叛亂時，竟能迅至潼關誅滅姚懿之後，轉兵西平姚恢；復還阻晉兵於潼關，此種機敏果斷之決心與行動，確有良將作風。其後兩次遣兵圖絕晉兵糧道，在戰術上亦屬必要；然紹不能指導所遣將士秘密行動，又不使之在沈林子等所能機動之範圍外，由邪徑以斷糧道，故卒為沈林子所擊破，此一戰術之不能實現，實姚紹在戰術實行上之錯誤。及姚紹卒，姚讚將兵，仍遣絕糧之軍，亦爲沈林子所破，前後失敗如出一轍。

4. 秦主泓擊沈田子之失：當劉裕大軍被阻於定城時，沈田子等軍進抵青泥，秦主泓未能判明情況，乃欲先破田子，安固翼側之後，再赴定城增援正面軍。泓之此項措施，在戰術上實屬似是而非。蓋以數萬之衆，爲沈田子千餘兵所牽制，正中劉裕疑兵戰術之計也。彼若以一部兵力，阻擊沈田子，而以主力仍指向定城，方合戰術主動之運用，蓋若定城之主力決戰勝利，則沈田子雖至長安亦無所用也，況姚泓竟以十數倍優勢之兵力被動地敗於沈田子之手，則其滅亡，固不待長安之陷矣。

第三章　拓跋魏統一北方之戰

（附圖六——二一九、六——二二〇、六——二二一、六——二二二、六——二二三）

一、魏太武帝始光三年（西元四二六年）九月伐夏，十二月克長安。始光四年六月再攻統萬克之。神䴥元年（西元四二八年）三月，復失長安。

二、魏太武帝延和元年（西元四三二年）五月伐燕，至太延二年（西元四三六年）滅之。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參看附圖六——二一九）

南宋方面：東晉恭帝德文元熙二年，魏太宗明元帝嗣泰常五年（宋武帝劉裕永初元年、西元四二〇年）六月，劉裕受禪後，於是東晉滅亡，劉宋之國立焉。初劉裕尙倣晉初故事，奉晉恭帝爲零陵王，卽宮於故秣陵縣，使冠軍將軍劉遵考將兵以守之。但至永初二年六月，劉裕慮晉恭帝之存在，終將爲患，乃謀以毒酒酖殺之，不果；九月遂遣軍士強殺之。

一、宋權臣之廢立：永初三年三月，武帝裕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尙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旋出道濟爲鎭北將軍南兗州刺史鎭廣陵，悉監淮南諸軍事。是時皇太子義符（武帝長子）多狎羣小，謝晦乃言於武帝曰：「陛下春秋已高，宜思存高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武

帝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廬陵王義眞（武帝次子），義眞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報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遂出義眞爲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幷六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鎭歷陽，因未易皇太子。是年五月武帝疾甚，乃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異同，必此人也。」又爲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於是，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鎭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武帝遂殂。太子義符年十七卽皇帝位，史稱少帝。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立妃司馬氏（晉恭帝女）爲皇后（七月，始尊帝母張夫人爲皇太后）。六月以尚書僕射傅亮爲中書監尚書令，以領軍將軍謝晦領中書令，侍中謝方明爲丹楊尹。是時魏乃乘武帝之喪大擧攻宋，河南之地皆陷於魏，其事詳見後述。（上引宋書卷三武帝本紀）

少帝景平元年，魏泰常八年閏四月，宋權臣有開始相圖之趨勢，幸傅亮戢止之。是卽徐羨之兄子吳郡太守珮之，是時頗豫政事，與侍中王韶之、程道惠，及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等結爲黨友；時謝晦久病，不堪見客，珮之等疑其詐疾有異圖，乃稱羨之意，以告傅亮，欲令亮詐詔誅之。亮曰：「我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自相誅戮；諸君果行此事，亮角巾步出掖門耳。」珮之等乃止。（上引宋書卷四十三徐羨之傳）

明年，宋文帝義隆元嘉元年（景平二年）五月，宋少帝被廢。是年正月，營陽王（少帝），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特進致仕范泰諫之，不聽。時徐羨之等密謀廢帝，而次立者應在義眞，但又惡義眞與謝靈運等遊過密；義眞愛文義而性輕易，前時謝晦已謂其不堪主社稷，是時義眞與太子左衞率謝靈運（玄之孫）、員外常侍顏延之，及慧琳道人等情好欵密，常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西豫州都督。」於是羨之等乃謀

先除義眞，次行廢帝，遂利用義眞與帝有隙之嫌，奏列其「潛懷異圖」之罪狀，廢爲庶人，徙新安郡（今浙江省淳安縣西），另以皇弟義恭爲南豫州刺史。四月，徐羨之等乃召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謀廢帝，時少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沽賣，又與左右引船爲樂，夕遊天淵池，卽龍舟而寢。五月二十五日晨，道濟引兵在前，羨之謝晦等繼之，遂廢少帝。羨之等以宜都王義隆，（武帝第三子）博涉經史，素有令望，乃稱皇太后令，數帝過惡，廢爲營陽王，以宜都王纂承大統，遷營陽王於吳。六月，羨之等一面分遣使至吳及新安殺營陽王與義眞，一面遣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宜都王荆州刺史義隆於江陵。一面以荆州地重，恐宜都王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除領軍將軍謝晦行都督荆湘等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精兵舊將悉以配之。欲令居外爲援，宜都王旣準備自江陵東下，其諸將佐適聞營陽、廬陵兩王皆死，咸以爲疑，勸王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敦）之心明矣。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叡慈仁，遠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羨之等五人（徐羨之、傅亮、謝晦、檀道濟、王弘），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義隆時年十八）仰待耳。殿下但當長驅六轡，以副天人之心。」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王行。王乃曰：「諸公受遺，不容背義，且勞臣舊將，內外充滿；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乃命王華總後任，留鎭荆州。王又欲到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料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旣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時適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到彥之權鎭襄陽。王乃嚴兵自衞，遂發江陵。八月，宜都王至建康，百官奉璽綬，辭

讓數四乃受之，遂即皇帝位，是爲文帝。

二、宋文帝誅除權臣：文帝既即位，遂作如下之各大措施：㈠首先以行荆州刺史謝晦眞除爲荆州刺史。㈡次以徐羨之進位司徒，王弘進位司空，加傅亮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本官悉如故，謝晦進號衞將軍，檀道濟進號征北將軍。㈢以王曇首、王華爲侍中。曇首領右衞將軍，華領驍騎將軍，朱容子爲左軍將軍（註一）。㈣追尊帝母胡婕妤曰：章皇后。封弟義恭爲江夏王，義宣爲竟陵王，義季爲衡陽王。仍以義宣爲左將軍鎭石頭。徐羨之等欲即以到彥之爲雍州刺史，文帝不許，徵彥之爲中領軍，委以戎政。

先是，徐羨之與百官已迎文帝於新亭，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蓋在江陵文帝引見亮時，帝已號泣哀慟，既而復問義眞少帝薨廢本末，又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則汗流沾背不能對；其時文帝又以府州文武嚴兵自衞，亮所帥百官及衆力，皆不得近接。凡此，亮固已知羨之不能免矣。至於謝晦將行赴任而與蔡廓別，因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於是晦始懼不得去。既發建康西上，乃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蓋是時，晦與羨之傅亮爲自全計，以爲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鎭廣陵，各有強兵足以制朝廷，羨之傅亮居中秉權，如此可永保權位，故雖皆自危而猶有所恃也。（上引宋書卷五十七蔡廓傳）

宋元嘉二年正月，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帝乃許之，於是文帝始親萬機。羨之仍求遜位還第，是時徐珮之、程道惠及吳興太守王韶之等，皆謂非宜，敦勸甚苦，羨之乃復奉詔視事，因之猜嫌更甚焉。至是年十一月，

步兵校尉孔寧子（原爲帝鎭西諮議參軍）與侍中王華因疾徐羨之、傳亮專權，乃日夜構之於帝，帝遂欲誅羨之、亮，並將發兵討謝晦。帝爲秘密擧兵之意圖，乃揚言治兵伐魏，又言拜京陵，治行裝艦。時以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云云。（見宋書卷四十三傳亮傳）

元嘉三年正月，謝晦弟黃門侍郎㬅，以朝廷將行西討事告晦，晦初不以爲然，繼則問計於其諮議參軍何承天，承天乃獻計曰：「以王者之重，擧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以腹心將兵屯義陽（今河南省信陽縣南四十里。以控三關之險也），將軍自帥大衆戰於夏口（即夏口城，宋爲郢州及江夏郡治，在今武昌縣西黃鵠山上）；若敗，卽趨義陽以出北境（奔魏），其次也。」晦沉思良久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於是，謝晦乃用其次策，一面命何承天造立表檄，又與衞軍諸議參軍顏邵謀擧兵，邵飲藥而死；一面使南蠻司馬周超爲司馬領南義陽太守（晉末以義陽流民僑立南義陽郡，領厥西平氏二縣——今隨縣及桐柏縣地）守義陽，以防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劉粹（原豫州刺史時鎭壽陽），轉司馬庾登之爲長史南郡太守如故。一面遣使求魏南蠻校尉王慧龍爲援（慧龍鎭河南滎陽），遂擧兵以抗朝廷。（上引宋書卷六十四何承天傳）

是月，文帝將擧兵西伐時，以王弘、檀道濟始不預廢弒之謀、弘弟曇首又爲帝所親信，乃密使報弘，且召道濟，使共進討。王華等則以爲不可，帝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遂分別行之，是月十五日道濟至建康，帝乃問西討之策，道濟對曰：「臣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

九，才略明練，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於是，文帝乃於明十六日下詔，暴徐羨之，傅亮、謝晦殺營陽廬陵二王之罪，命有司收羨之、亮、及晦子世休弟皭等誅之，且曰：「晦據有上流，或不即罪，朕當親帥六師爲其過防；可遣中領軍到彥之，即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絡驛繼路，符衞軍府州，以時收翦。已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罪止元凶，餘無所問。」征討之詔既下，是月十七日乃徵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王弘爲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以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改撫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南徐州刺史。命義康與王弘居守建康，侍中殷景仁參掌留任，帝姊會稽長公主留止臺內總攝六宮。閏正月初六日，一面命劉粹率龍驤將軍沈敞之、南陽太守沈道興等自陸道西進，一面使到彥之帥諸軍溯江西上，道濟繼之，指向江陵以討晦。（上引宋書卷四十三檀道濟傳）

謝晦既悉文帝親討，乃令弟遯將萬人留守，自帥舟師二萬人自江陵出發以拒王師，一面上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且言臣等若志欲執權，不專爲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尙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豈得斥流三千里，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此皆王弘、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二月，晦軍至江口（見註二），庚登之進據巴陵（今岳陽縣），時到彥之軍亦已達彭城洲（今岳陽縣東北五里）。是時劉粹之步騎襲江陵至沙橋、江陵北），周超率萬餘人迎戰，大破之。登之在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雨耳，檀北征尋至，東軍方強，惟宜速戰。」登之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懸於帆檣，云可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停軍十五日，乃使中兵參軍孔延秀攻將軍蕭欣於彭城洲破之，又

攻洲口柵陷之。於是，朝廷諸將咸欲退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今湖南臨湘縣東北）。於是，晦乘得勝之勢又上表自訟，且自矜其捷曰：「陛下若梟四凶於廟庭，懸三監於絳闕，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但旋聞檀道濟軍將到，乃爲之惶懼無計，蓋晦初以爲道濟尙與爲黨也。及道濟軍已與彥之軍會合，晦見其艦數不多，又輕之，不卽出戰。至晚道濟諸軍因帆乘風，蔽江而上，晦軍見之爲之離沮，無復鬬心。是月十九日，道濟等軍至忌置洲尾（註二），列艦過江，晦軍一時皆潰。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晦至江陵，無他處分，惟愧謝周超而已。其夜超捨軍單舸詣彥之降，晦衆散略盡，乃携其弟遯等七騎北走，行至安陸爲戍主光順之所執，檻送建康，誅之。於是，文帝誅權臣，討謝晦全功告成。（上引宋書卷四十四謝晦傳）

北魏方面：拓跋魏自道武帝珪經明元帝嗣二代以來，武功煊赫，而至武帝燾尤稱鼎盛。玆述本戰役前，魏內外大勢如左：

一、立儲君：明元帝嗣泰常七年，宋永初三年五月（是月宋武帝劉裕卒），帝以服寒食散頻年，藥發，頗以自憂，因遣中侍密問白馬公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諸子並少，將若之何？其爲我思身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行就平愈；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代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珪被弒，國無定主）；今宜早建東宮，選賢公卿以爲師傅，左右信臣以爲賓友，入總萬機，出撫戎政。如此，則陛下可以優遊無爲，頤神養壽。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姦宄息望，禍無自生矣。皇子燾年將周星（十二年），明叡溫和，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必待成人，然後擇之，倒錯天倫，則召亂之道也。」帝從之。立太平王燾爲太子，使之居正殿臨朝，爲國副主。以長孫嵩及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皆坐東廂西

面；崔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註三）爲右弼，皆坐西廂東面，皇太子總百官以聽政焉。明元帝遂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太子決斷，大悅！謂侍臣曰：「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昭成帝什翼犍，及道武帝珪，明元帝嗣、太武帝燾），功存社稷；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浩，博聞強識，精察天人；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太子，吾與汝曹巡行四境，伐叛柔服，足以得志於天下矣。」又以典東西部劉絜，門下奏事代人古弼（註四），直郎徒河盧魯元（註五）忠謹恭勤，使之給侍東宮，分典機要，宣納辭令。於是，魏之嗣主定焉。（上引魏書卷三十五崔浩傳）

二、大舉侵宋：魏泰常七年，宋永初三年（西元四二二年）五月，宋武帝劉裕卒，六月魏建義將軍刁雍，卽開始侵宋之青州（治今山東省歷城縣治），州兵擊破之，雍收散卒走保大鄉山（今荷澤縣。雍似轉兵侵宋高平郡——治今金鄉縣西北）。

初，宋武帝克長安時，魏帝遣使與晉和，自是南北交聘不絕。及宋武帝卒，宋殿中將軍沈範等，尚奉使在魏，是年九月範等還及河，魏帝遣兵追執之，遂謀伐宋取洛陽虎牢滑台諸戰略要地。但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遽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爲陛下不取。臣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況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帥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可以兵不疲勞，坐收淮北也。」魏帝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爲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裕故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魏帝以宋少帝初立，大臣不附，國內離沮，實爲對宋用

兵之好機，竟不用浩言，乃大擧侵宋。（上引魏書崔浩傳）

魏帝既決計南伐，乃假其司空奚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加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使督宋兵將軍交州刺史周幾，吳兵將軍廣州刺史公孫表等準備擧兵南下。是年十月，諸軍將發，魏帝又召集公卿會議於監國（太子燾）之前，會商，先攻城抑先略地戰略。奚斤欲先攻城，崔浩獻策曰：「南人長於守城，昔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急彼鋭，此危道也。不如先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歛租穀，則洛陽、滑台、牢虎，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不則爲囿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力爭應先攻城，魏帝乃從之。於是奚斤等乃率步騎二萬自鄴南下渡河，營於滑台之東，蓋欲先克滑台，然後席捲河南也。（同上引）

是時，東晉遺族司馬楚之（其事已詳見前）聚衆在陳留之境，聞魏兵渡河，即遣使請降於魏。魏乃以爲征南將軍荆州刺史，使侵擾宋河南戍軍之後方，以策應魏軍之作戰。

當時宋軍戍守河南之狀況，概略如下：(一)東郡太守王景度守滑台。(二)司州刺史毛德祖守虎牢。(三)河南太守王涓之守金墉。(四)陳留太守嚴稜守倉垣（今河南省開封縣西北）。(五)徐州刺史王仲德守湖陸（今山東省魚台縣東南六十里）。(六)兗州刺史徐琰守尹卯（今山東省東阿縣境——註七）。(七)濟南太守垣苗守歷城。(八)潁川太守李元德守許昌。(九)豫州刺史劉粹遣兵守項城。

毛祖德爲制壓司馬楚之之擾亂，乃遣長社令王法政將五百人戍邵陵（今河南省郾城縣東三十五里），將軍劉憐將二百騎戍雍丘（今河南省杞縣）以備之。當魏奚斤等軍攻滑台時，王景度告急於毛德祖，德祖乃遣其司馬翟廣等

將步騎三千往救之。是時司馬楚之亦引兵襲雍丘，不克。是月二十八日奚斤又遣尚書滑稽引兵襲倉垣，宋倉垣兵吏悉踰城走，陳留太守嚴稜因降於魏，時酸棗民王玉亦舉衆降魏，魏乃以玉爲陳留太守，並給兵以守倉垣。

然是時奚斤等攻滑台，仍不能克，乃求增兵，魏帝怒，切責之。並一面於是月二十三日自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踰恆嶺（珪平中山後自望都鐵關鑿恆嶺至代五百餘里，其事已見前。魏帝即循此道出兵也），爲斤等聲援，一面留其安定王彌與安同居守平城，而使其太子燾將兵出屯塞上以備柔然。奚斤懼於魏帝之見罪，乃急攻滑台，遂於十一月十一日拔之，王景度敗走，景度司馬陽瓚被擒，不降而死。魏帝乃以其成皋侯苟兒爲兗州刺史鎭滑台。奚斤等復追擊翟廣等於土樓（虎牢東）破之，遂乘勝逼攻虎牢，毛德祖迎戰屢破之；於是，魏帝乃遣其河內鎭將黑矟將軍于栗磾將兵三千進屯河陽（今河南省孟縣西南三十五里河北岸），謀攻金墉，以擾德祖之後，德祖亦遣振威將軍竇晃等沿河南以拒之。

十二月十八日，魏帝率大軍至冀州（今河北省冀縣治），乃擴大攻勢，遣其楚兵將軍徐州刺史叔孫建將兵自平原渡河，入侵宋之青兗等州。又遣中領軍代人娥淸，期思侯柔然閭大肥將兵七千，會周幾、叔孫建等渡河，進軍碻磝（今山東省茌平縣西南），是月十五日宋兗州刺史徐琰棄尹卯南走，於是宋之濟水南岸防線崩潰，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陷於魏，叔孫建等遂率騎兵六萬之衆東入青州之境。先是東晉遣族司馬愛之、季之，聚衆於濟東，是時亦舉兵應魏，宋青州刺史（治東陽城——今益都縣東）竺夔遣使告急於建康。是月二十一日宋廷乃詔南兗州刺史（治廣陵）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令與王仲德共救青州；南豫州刺史（治歷陽）廬陵王義眞亦遣龍驤將軍沈叔狸將兵三千增援劉粹於壽陽，宋之北方，全線因以入於緊急之狀態。洛陽方面，是月于栗磾攻竇晃等亦破之，遂進逼金

墉。

魏泰常八年，宋少帝景平元年（西元四二三年）正月，魏將于栗磾攻金墉城，是月初五日宋河南太守王涓之棄城走。魏遂以于栗磾爲豫州刺史鎭洛陽。十八日魏帝至鄴，指揮各路軍作戰。二十二日檀道濟軍於彭城。魏將叔孫建入臨淄，所向城邑皆潰。竺夔聚民守東陽城，其民不入城者使依據山險，芟夷禾稼，堅壁清野以備魏軍。是時濟南太守垣苗亦棄歷城率衆退至東陽城，合兵守之。魏帝爲破竺夔此項堅壁淸野之抗拒，乃召其建義將軍刁雍謂之曰：「叔孫建等入青州，民皆藏避，攻城不下。彼素服卿威信，今遣卿助之。」乃以雍爲青州刺史，給雍騎使行募兵以進取。刁雍又增募兵五千人，於是撫慰士民，民乃皆送租以供魏軍（是月，柔然侵魏邊，魏築長城以禦之，其事詳見後述），魏入青州之兵，乃得以繼續進擊。（上引魏書卷三十八刁雍傳）

三月，奚斤，公孫表共攻虎牢，魏帝復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爲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使參軍范道基等率之，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軍驚擾退散，斬首數百，焚其攻具而還。魏軍復更合圍，攻之益急，並分兵略河南諸城，以孤虎牢之勢。奚斤留公孫表攻虎牢，自將步騎三千自虎牢攻潁川太守李元德等於許昌，元德等敗走，魏乃以潁川人庾龍爲潁川太守戍許昌。毛德祖知魏軍勢分力弱，出兵與公孫表大戰，自朝至晡，激戰不已，會奚斤引兵自許昌還，合擊德祖，大破之，德祖亡甲士千餘人，乃復嬰城固守。魏帝以虎牢久攻不克。將自攻之，遂自鄴率兵南下。是時毛德祖以與公孫表有舊交，又患表有權略，乃用曹操投書間韓馬之故智，一面與表交通音問，一面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多所治定。表以書示斤，斤猶疑之，以告魏帝。先是表與太史令王亮有舊嫌，亮亦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便地，故久攻不下。魏帝素好術數，以爲然，乃

使人夜至表帳中縊殺之。是月十八日魏帝自靈昌津（卽延津，今河南省延津縣北）渡河以趨盟津。

是時，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攻青州東陽城，城中文武僅一千五百人，竺夔、垣苗悉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軍步騎繞城列陣十餘里，大治攻具，夔又作四重塹拒之，魏軍塡其三重，爲撞車以攻城，夔又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絙挽折之。魏軍復作長圍，進攻愈急，歷時浸久，城轉墜壞，城中戰士多死傷，餘衆困乏，旦暮且陷。時檀道濟至彭城，以司、青二州並急，所領兵少，不足分赴救援，而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與王仲德兼行先救之。是月二十七日，豫州刺史劉粹亦遣李元德襲許昌克之，斬庚龍，以策應虎牢之守。魏帝乃一面遣并州刺史伊樓援助奚斤攻虎牢，一面急趨河內渡河。時魏將娥清、周幾、閭大肥等則進攻湖陸，及其附近郡縣，高平等縣民皆堅壁清野以拒之。清等乃盡力攻破高平諸縣，滅數千家，虜掠萬餘口，宋兗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則以兵少不敢出戰。

四月初一日，魏帝至成皋，乃絕虎牢汲河之路。蓋虎牢城內以懸綆汲河水，魏帝乃令連艦，上施轒轀，絕其汲路也。初四日魏帝自督諸軍攻城，仍不能下，遂赴洛陽。

時叔孫建攻東陽，已墜其北城三十許步，刁雍請速入，建不許，遂不克。及聞檀道濟等將至，雍又謂建曰：「賊長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爲函陣（方陣）；大峴已南，處處狹隘，車不能方軌，雍請將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破之必矣。」時天漸暑，魏軍多疫，建曰：「兵人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是月初三日道濟軍至臨朐，初六日建等乃燒營及器械而退。但道濟至東陽，糧盡不能追。竺夔以東陽城已壞不可守，乃移鎭不其城（卽墨西南）。（上引魏書卷三十八刁雍傳）

叔孫建自東陽西退趨滑臺，道濟乃一面自率軍趨湖陸，一面遣王仲德向尹卯以追魏兵。仲德未至尹卯，聞魏軍

已遠，還就道濟。刁雍遂據尹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衆，置二十七營以領之。

閏四月，叔孫建率撤退之兵自滑臺增援奚斤，共攻虎牢。是時虎牢被圍已二百日，城中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兵轉多。魏軍因攻破其外城，毛德祖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軍又毀其二重，德祖仍晝夜拒戰。將士眼皆生瘡，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時檀道濟軍湖陸，劉粹軍項城，沈叔狸軍高橋（自肥口進至高橋），皆畏魏兵強不敢進。是月初九日，魏軍乃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水，於是城中人馬渴乏，重以飢疫，魏軍又急攻之，月之二十三日城遂陷，德祖等被擒，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走。奚斤等遂悉定司、兗、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是役也，魏軍除戰死者不計外，疾疫死者亦什二三，此乃不用崔浩之策所致，誠可謂攻城之災也。

魏既克虎牢，魏帝嗣於是年五月北還平城，九月復召奚斤還，而留兵守虎牢，使娥清、周幾守枋頭（今河南省濬縣西南八十里淇門渡），又以司馬楚之所將戶口，僑置汝南、南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其豫州之地。十一月周幾復攻許昌，許昌再潰，潁川太守李元德奔項。魏軍復圍汝陽（今河南省商水縣西北）；宋汝陽太守王公度亦奔項。劉粹乃遣兵助守項城以備魏。周幾等遂夷許昌城，毀鍾城（在泰山界），以立兗豫二州之封疆而還。是月魏太宗明元帝嗣卒，於是魏之南侵暫告一段落。

涼秦方面：是時分據涼州之河西王蒙遜，西秦王乞伏熾磐，及吐谷渾三國，除西秦附魏外，蒙遜及吐谷渾則依違於魏、宋兩強之間，以謀自存也。

赫連夏是時據有關中及今綏遠省之伊克昭盟地區，東與魏爲敵，西則謀相機侵取涼州三國，與魏宋成鼎立之勢

註一：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元嘉元年載註：「魏明帝有左軍將軍，晉武帝置前軍、右軍、又置後軍，是爲四軍。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爲中軍，及晉以領、護、左右衞、驍騎、游擊、爲六軍。」

註二：同上書元嘉三年載註：「水經注：江水東過長沙下雋縣（今湖北省蒲圻縣境），北湘水自南注之，又東左得二夏浦，俗謂之西江口，又東逕忌置山，南又東過彭城口。」（詳水經注卷三十五）

註三：同上書卷一百十九永初三年載註：「魏收官氏志：後魏獻帝（隣）弟爲達奚氏，孝文（宏）改爲奚氏。」「孝文以獻帝第五兄敦丘氏爲丘氏。」又云：「嵩，實姓拔拔；斤，姓達奚；觀，姓丘穆陵；堆，姓丘敦。是時魏之羣臣，出於代北者，姓多重複，及高祖（孝文帝宏）遷洛，始皆改之。舊史惡其煩雜難知，故皆從後姓以就簡易。今從之。」上述前者敦丘，後者丘敦，通鑑亦自錯雜。（詳魏書官氏志）

註四：同上書載註：「道武天賜四年（東晉安帝義熙三年，西元四〇七年）置侍官侍直左右，出納詔命。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吐奚氏爲古氏。」（詳魏書卷百十三官氏志）

註五：同上書載註：「拓跋與慕容、段氏，同出鮮卑，其後強盛，謂東種爲徒河。官氏志內入諸姓吐伏盧氏爲盧氏。」（詳魏書卷百十三官氏志）

註六：同上書載註：「後魏孝文以獻帝（隣）次兄普氏之後爲周氏。」「晉兵、宋兵、吳兵、鄭兵、楚兵等將軍，皆魏所置。」（詳魏書卷百十三官氏志）

註七：同上書載註：「水經注：濟水自須昌縣（今山東省東平縣）西北逕漁山東，又北過穀城縣（今東阿縣）西，註云：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漁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城也。」（詳水經注卷八）

第二節　魏統一北方諸戰役中之重要人物

魏世祖太武帝燾：燾太宗明元皇帝嗣之長子，母曰杜貴嬪。天賜五年（東晉安帝義熙四年，西元四〇八年）生於東宮，體貌瓌異，太祖道武帝珪奇而悅之曰：「成吾業者，必此子也。」泰常七年（南宋永初三年，西元四二二年）四月，封泰平王，五月爲監國，太宗明元帝有疾，遂命總攝百揆。泰常八年十月卽帝位。太武帝聰明大度，意豁如也，善於用人，又雄健壯武，常衝鋒挫堅，故武功燦爛（上引魏書卷四太武帝紀）

崔浩：浩字伯淵，清河人，白馬公玄伯之長子。少好文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爲直郎，天興中（魏道武帝天興元年，卽東晉安帝隆安二年，西元三九八年）給事秘書，轉著作郎。太祖（珪）以其工書，常置左右。太祖季年威嚴頗峻，官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太祖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爲窮通改節，皆此類也。太宗明元帝嗣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太宗經書。浩綜覈天人之際，擧其綱紀，恆與軍國大謀，甚爲寵密。神瑞二年（東晉義熙十一年，西元四一五年），魏大飢荒，羣臣上言請遷都於鄴，浩獻不可遷之大策曰：「今國家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飢，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邦，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卽柔然）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恆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是國

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太宗從之，魏國之命脈，賴之而根固。（上引魏書卷三十五崔浩傳）

泰常元年（東晉安帝義熙十二年，西元四一六年），劉裕伐秦，內外朝議，皆主舉兵阻其西進，獨浩獻「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之遠策，太宗不從而敗。及劉裕軍至潼關，東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上書陳計，稱劉裕在洛，勸魏以軍絕其後，浩復與太宗細論時事及國家大計，太宗從之，魏終得其利，盡有關中，其事皆已見前章。魏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歸於浩。浩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及太宗疾久，問浩以圖後之大計，浩即獻崇建儲貳之策，魏國賴之以安。太武帝滅夏，破柔然，亦皆用其策。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於謀計，常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無有懈倦，其精通歷史如此。是故魏之盛大，實浩創其基也。

長孫嵩：嵩事已見前。

長孫翰：翰少有父風（父肥追隨太祖創業。善策謀，勇冠諸將，每戰為士卒先，征討未嘗失敗），太祖（珪）時以善騎射為獵郎。太祖卒，翰密謀迎太宗（嗣）。太宗即位遷散騎常侍，旋以功遷平南將軍，率衆鎮北境，威名甚著，蠕蠕憚之。後為都督北部諸軍事平北將軍眞定侯。蠕蠕每犯塞，翰拒擊有功，進爵為公。世祖即位，徵還京師，進封平陽王加安集將軍。翰清正嚴明，善撫將士。史臣曰：長孫肥結髮內侍，雄烈知名，軍鋒所指，罔不奔散，關張萬人之敵未足多也。翰有父風，不隕先構。

奚斤：斤代人，世典馬牧，父箪有寵於昭成皇帝（什翼犍）。斤機敏有識度，登國初與長孫肥等俱統禁兵，

後以斤爲侍郎，親近左右，從破慕容寶於參合。皇始初從征中原，以斤爲征東長史，拜越騎校尉，典宿衞禁旅。車駕還京師，博陵，勃海、章武諸郡盜並起，所在屯聚，拒害長吏，斤與略陽公元遵等率山東諸軍討平之。嗣以戰功相繼遷晉兵將軍，鄭兵將軍。尋與長孫嵩等俱坐朝堂，錄次囚徒。太宗大閱于東郊，治兵講武，以斤行左丞相。及破越勒部，遂與長孫嵩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破蠕蠕，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世祖爲皇太子臨朝聽政時，以斤爲左輔。斤屢建功疆場。及爲夏主定所敗，歸免爲宰人，使負酒食從世祖還京師以辱之，後復拜安東將軍，降爵爲公。

第三節　戰場地理形勢

（參看附圖六——二二〇、六——二二一、六——二二二、六——二二三）

魏夏國境及地理形勢：魏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縣東），夏都統萬（今陝西省橫山縣西）。當時魏夏之國境概爲以大河爲界，今之綏遠省五原、包頭屬魏；在山西省東南部方面，臨汾以南屬夏，以北屬魏；大河以北垣曲以東屬魏，以西屬夏。夏除有今陝西省秦嶺以北（含武關）全省之地外，並包有綏遠省大河以南鄂爾多斯地域，及賀蘭山與今甘肅省東部之海原、固原（屈吳山脈，六盤山脈以東），南及於天水，皆爲夏國之疆域。

魏攻夏之作戰目標，第一爲統萬，擊滅夏之王朝；次爲長安；次爲平涼；次爲天水（上邽）。因此魏之進軍路線，一爲自君津子（今綏遠省淸水河縣西北九十里黃河上，與托克托、東勝二縣交界處）渡河，直指統萬。一爲自平陽（今山西省臨汾縣）南下，指向蒲阪（今永濟縣），渡河以趨長安。然後兩路會師於平涼，進趨上邽（今天水

），予夏以最後毀滅打擊，此亦即魏夏戰爭之四大戰場也。此四大戰場之地勢，統萬在陝綏交界之平原；平涼在六盤山之高臺地；長安，天水皆爲渭水河谷之平原，皆適於騎兵之馳騁。騎兵優勢，將士用命，指揮卓越則勝，否則必敗。至於就戰爭經濟言：除涇渭河谷古代中國稱爲天府之國外，至於夏所據之地，即讀史方輿紀要所稱之榆林鎮，寧夏鎮，及寧夏前後衞之地。該書志上述諸地曰：「榆林鎮，春秋時白翟（狄）地，戰國屬趙，秦始皇時爲上郡地，漢屬西河郡，後漢因之，建安中荒棄，晉爲并州徼外地，其後屬於苻秦，尋爲赫連夏所據，後魏仍爲上郡地。……鎮截河套之衝，固延（安）綏（德）之守，自鎮以北，皆戰國時雲中、九原地也。……秦始皇三十三年，使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謂其地爲新秦。楚漢之際，匈奴復熾，乘間南渡河，冀復收蒙恬所奪地，大爲邊患。漢武帝斥逐匈奴時，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備邊之本也，乃築朔方城，立朔方郡，繕故秦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自朔方築而匈奴始衰。……後漢虞詡曰：『三郡沃野千里，水草豐美，土宜產牧，宜復營城邑，事耕屯。』……自魏晉以降，中原多故，其地遂淪於異域。及劉衞辰據之，亦雄長河西，赫連勃勃復起於此，兼有關隴。」凡此，即赫連夏地利上之經濟概況也。

魏燕國境及地理形勢：魏燕當時接境之地，概約在今西遼河上游，經多倫東方今察熱兩省交界處而南，及灤河上游，豐寧、古北口，至河北省之遵化縣西、玉田、至唐山之線。北燕之疆域，包括有今河北省東部，熱河省西遼河南境，東部玄菟郡與高句麗爲隣，及今北韓西北部之地。南境則臨大海。魏攻燕之戰略路線，一自魏之幽州（治今河北省大興縣西南。北燕幽州，治肥如，即今盧龍縣北），經北燕之幽州，越燕山山脈，指向龍城（北燕都

城——今熱河省朝陽縣）；一自今察南東指，經燕之右北平郡（承德東）、冀陽郡（承德縣東南），與南路會師龍城。但魏屢次攻燕，主力均自前一路線進攻，其着眼似因爲軍實運輸補給之故。至於燕國之作戰，由於弱小之故，祇能守城，不能扼守燕山山脈諸險。在此次作戰期間，魏由於龍城城池堅固，久攻不下，乃分兵略燕東方諸州郡，以孤立龍城之燕主。

魏與柔然之國境及地理形勢：柔然可汗之庭，大概在今蒙古三音諾顏部中部。阿爾泰山之東麓鄂洛克泊、邦察罕泊等地水草豐美之地。今綏遠省烏蘭察布盟以北地域，則爲柔然東部之統治地。新疆省東部及甘肅省西北以北地區，則爲其西部統治地。魏北方之國境線，概約沿陰山北麓，西至賀蘭山脈之線。雙方作戰，全爲騎兵。魏之進攻，必須北越大漠，其攻勢之行動，概與漢代征匈奴時之作戰相若也。

第四節　戰爭方略（參看附圖六——二二〇、六——二二一、六——二二二、六——二二三）

魏之整個戰爭方略，志在進取中原，統一中國。但自拓跋珪以來，其北方之柔然爲其最大之威脅，故歷代北征未已。當魏每圖進取中原及統一北方之戰時，常爲柔然所侵擾，成爲魏後方嚴重之患。至世祖太武帝時代，柔然且積極與夏連合，時且與宋連合，謀以共同對魏。魏在此種周圍皆敵之形勢下，常採用和宋燕以擊夏及柔然，蓋此二敵，實爲魏當時最大之勁敵也。當魏進擊夏及柔然之戰，至緊張階段時，柔然、夏及南宋，曾連合以攻魏，魏此時或採南守西攻，或採西及南守北攻之策。如當太武帝初期北擊柔然時，西對夏，南對宋，均採守勢戰略；及赫連勃勃卒後，舉兵伐夏時，則南北均採守勢；既克夏都統萬之後，赫連定猶據隴山山脈諸地以頑抗，而柔然又進擾雲中

時，則又在西及南採守勢（奚斤因違背此一戰策而敗），大舉進襲柔然。總之：魏在統一北方之戰爭方略中，在周圍皆敵之形勢下，常謀集中主力以攻一國而致勝。此種戰爭指導方略之原則，亦即孫臏「以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之戰爭原理運用也。此種戰爭原理之指導，即是在整個形勢居於劣勢之下，乃集中優勢以攻一敵，而各個擊滅之，以獲得最後轉劣爲優之澈底勝利也。魏此一戰爭指導之主謀者，雖爲太武帝，其方略則出自崔浩之運籌。其事詳見本章作戰經過節中。

魏夏作戰方略：魏國統一北方之戰中，以柔然、夏兩國爲主要目標。但攻滅此兩國，必須因勢乘機而各個擊滅之。因此，當魏太武帝第一次大舉北伐柔然之後，此時適夏主赫連勃勃卒，於是立即改變先滅柔然之策，集兵西向以擊夏。及既克夏都統萬之後，雖有赫連定據隴山諸地以頑抗，但究已不足爲魏之害，乃再集兵馳襲柔然之庭而破之。在魏夏之作戰中，魏國攻夏乃採兩線進攻夏兩大都城，太武帝率主力進攻統萬，奚斤則從側面進攻長安。

至於夏主赫連昌在此次戰役中，並無作戰方略可言，因其正舉兵進攻西秦乞伏氏之際，爲魏出其不意所襲擊。及赫連定據隴山地區——上邽、平涼以拒魏之時，始實施南連宋以攻魏之戰略，但已無補於事矣。

魏、柔然作戰方略：柔然之作戰方略，與西漢時代匈奴採用趙信戰略相類似，乃利用不利軍事行動之廣大無垠之大漠以爲掩護，當有利時機到來時，即揮其鐵騎南侵雲中（魏故都）及平城等地，鈔掠大獲之後，又迅即遠颺，往來飄忽，常使魏備不勝備，追之則不及。柔然此種戰略，可謂已密切配合其地理與國民生活之特性，是以魏深苦之。

至於魏伐柔然之作戰方略，亦採用兩漢時代相類似之戰略，騎兵備有副馬，攜十餘日糧，以柔然可汗庭爲作戰

目標，輕裝越漠遠程挺進之奇襲，勝則深入窮追，務以消滅柔然可汗為目的。魏此種作戰，在第二次用崔浩之策，進擊柔然時，已充分表現此種作戰策略。

魏燕作戰方略：北燕此時國勢甚弱，以能偏安一隅為得志。因此其對魏之作戰，除堅守城池以禦敵之外，無其他方略可言。至於魏之伐燕，乃於滅夏破柔然之後，不但國勢盛極一時，且由於獲得夏與柔然之大量人民與畜產，財力亦極富饒，以如此之強大國力以臨弱燕，直等於泰山壓卵耳。但亦有其卓越之作戰指導方略，以指導作戰。此種作戰指導方略，即為孤立燕都龍城是也。故在其攻燕之時，先則直擣龍城而圍攻之；繼則遠略燕之各州郡，以絕龍城之援而孤立之；最後且聯絡其東方高句麗等隣國，澈底孤立之。因是，魏對燕之討伐，有如捉甕中之鼈焉。

綜觀以上魏與各國之作戰方略，可知魏統一北方，乃成為必然之趨勢。其詳情另述於本章「作戰經過」節中。

第五節　作戰經過

一、滅夏之戰（參看附圖六——二二〇、六——二二一）

魏太武帝燾始光三年，宋文帝義隆元嘉三年，（西元四二六年）正月，魏太武帝於其第二次北伐柔然凱旋平城後，因西秦王乞伏熾磐遣使朝魏，並請師討夏王赫連昌。於是下詔諮詢於公卿曰：「今當用兵，赫連、蠕蠕（太武帝以柔然無知，狀類於蟲，故稱蠕蠕以輕之）二國何先？」（去年四月遣龍驤將軍步堆使宋，其時先統一北方之決策似已定）其太尉長孫嵩、司徒長孫翰、司空奚斤皆曰：「赫連土著，未能為患，不如先伐蠕蠕，若追而及之，可

以大獲；不及，則獵於陰山，取其禽獸皮角以充軍實。」太常崔浩則曰：「蠕蠕鳥集獸逃，擧大衆追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敵。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而尙書劉絜，武京侯安原則主張先伐燕。於是，魏帝遂於是年六月西至五原，畋於陰山，東至和兜山（在陰山之東，長川之南。長川在今綏遠省興和縣境），七月築馬射台於長川，校閱兵馬，使王公諸國君長校射，講兵訓武，觀望形勢，以準備征伐。蓋是時究當擧兵何向，尙未決定也。（上引魏書卷二十五長孫嵩傳）

九月，魏帝聞夏主勃勃死後，其諸子倫、璝、昌等相攻，關中大亂，國人不安，因欲決策攻夏，長孫嵩等仍諫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杜崙季父，時爲柔然牟汗紇升蓋可汗）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崔浩此時乃言天道利魏西伐，機不可失爲言，魏帝從之，遂擧大軍伐夏。其進軍部署如左：

一、遣司空奚斤帥四萬五千人襲蒲阪（今山西省永濟縣），宋兵將軍周幾帥萬人襲陝城（今河南省陝縣），河東太守薛謹（辨子，見前）爲鄉導，以攻長安。

二、魏帝自帥主力軍自君子津（今綏遠省清水河縣西北九十里黃河上，與托克托，東勝二縣交界），進襲夏都統萬。同上引

統萬方面戰鬥：是年十月十一日，魏帝出發平城。是月，夏主所遣伐西秦乞伏熾磐之兵，正與秦戰於嵻峎山（今甘肅省蘭州北）。先是，於是年八月，秦王熾磐伐河西，至廉川（今青海省碾伯——樂都縣東）遣其太子暮末等帥步騎三萬攻西安（今甘肅省海原縣西），不克。熾磐攻番禾（今甘肅省永昌縣西），河西王蒙遜一面發兵禦之，一面遣使於夏主，使乘虛襲枹罕（今甘肅省臨夏縣）。夏主乃遣其征南大將軍呼盧古將騎兵二萬攻秦苑川郡（

今甘肅省榆中縣東北），車騎大將軍韋伐將騎兵三萬攻南安（今隴西縣東北渭水北）。熾磐聞之急引兵歸國。九月且沿黃河南岸向西後撤，徙其境內老弱畜產於澆河（今青海省貴德縣西）及莫河仍寒川，而留其左丞相曇達守枹罕。是月，夏將韋伐攻拔南安，擒秦秦州刺史翟爽及南安太守李亮。是時，吐谷渾握達等，亦帥部衆二萬落叛秦，奔昴川附於吐谷渾王慕璝。十月，秦左丞相曇達與呼盧古戰於嵻峎山，秦兵敗。十一月，呼盧古與韋伐遂會師進攻枹罕，入其南城，爲秦鎮京將軍趙壽生所率死士三百人力戰所卻。夏兵因轉攻秦沙州刺史出連虔於湟河，又爲秦後將軍乞伏萬年所敗。於是夏兵轉攻西平（今青海省西寧市），擒秦安西將軍庫洛干，並阬其戰士五千餘，掠民二萬餘戶而去。蓋是役夏幾已傾國中之兵，志在滅秦，但經二次挫敗之後，乃襲破西平擄其民二萬戶而歸。魏主聞夏之兵力盡在西方乃乘虛以襲夏。

是年十一月，魏帝舉大軍疾馳至君子津，會天暴寒冰合，是月初三日，魏帝乃留其大軍在後，自帥輕騎一萬八千（魏書赫連昌傳載一萬八千，通鑑載二萬，今從魏書）急度渡，進襲統萬（今陝西省橫山縣西），是月初七日爲冬至日，夏主昌方宴羣臣，魏師突然掩至，因而上下驚擾。魏帝軍於黑水（似即今無定河上流），距城僅三十餘里，夏主倉皇迎戰，敗還入城，門未及閉，魏內三郎豆代田，率衆乘勝入西宮（註一），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踰宮垣而出。魏帝拜代田勇武將軍。是夜魏軍宿於城北。初八日，魏分兵四掠，殺獲數萬，得牛馬十餘萬。魏帝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它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魏帝蓋以襲統萬之目的未達，慮夏伐秦之兵還，內外受敵故也。

長安方面戰鬥：是年十一月，夏弘農太守曹達，聞魏將周幾將至，不戰而走，周幾遂乘勝長驅入關；會幾卒於

軍中，幾軍因以挫頓。

秦蒲阪守將東平公乙斗聞魏司徒奚斤之軍將至，遣使至統萬告急。使者至統萬，適魏軍圍城，因還告乙斗曰：「統萬已敗矣。」乙斗懼，棄城西奔長安，奚斤遂克蒲阪。是時，夏主之弟助興守長安，乙斗至，助興亦棄長安與乙斗奔安定（今甘肅省固原縣）。十二月，奚斤遂入長安，秦雍氐羌皆詣斤降，河西王蒙遜，及氐王楊玄聞之，亦皆遣使降附於魏。

再攻統萬及長安爭奪戰：魏始光四年，宋元嘉四年，（西元四二七年）正月，夏謀克復關中，遣其平原公定帥衆二萬反攻長安。魏帝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夏，於是魏夏之戰再起。二月，魏帝遣高涼王禮（拓跋斤之孫）鎭長安，又詔執金和桓貸造橋於君子津，採取長安面主守，統萬方面主攻之戰略。四月初四日又遣員外散騎常侍步堆等報聘於宋（去年宋文帝討謝晦時，遣使於魏），此又爲魏採取南和宋，而西攻夏之決策也。

是月，魏司空奚斤與夏赫連定相持於長安，魏帝欲乘虛再攻統萬，於是簡兵練士，並部署諸將如左：

一、使將軍賀多羅將精騎三千爲前候，向統萬搜索前進。

二、司徒長孫翰廷尉長孫道生、宗正娥清等將騎兵三萬爲前驅，常山王素，太僕丘堆，將軍元太毗等將步兵三萬爲後繼。

三、南陽王伏眞執金吾桓貸，將軍姚黃眉等步兵三萬，部送攻城器械。

四、五月，魏太武帝出發平城時，又遣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鎭大磧（今綏遠陰山北沙漠），以備柔然。

魏帝鑑於前襲統萬不克，又知其城堅，故此決心強攻之。五月初九日，魏軍開始渡君子津，三城胡酋鵲子等相

繼降附，大軍遂進次於拔鄰山（今無定河上源東北）築城，然後留輜重，以輕騎三萬先行（似太武帝所率之騎兵），魏羣臣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孫子語）；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非上策也；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先聞有步兵而徒見騎至，意必寬弛；吾且羸形以誘之，若得一戰，則擒之必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勝則有餘矣。」（魏帝精於孫子兵法），遂揮輕騎疾進。是月二十六日，輕騎至黑水（無定河上源即紅柳河），魏帝親祈天告祖宗之靈，以誓衆。六月初一日魏帝所帥輕騎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是日夏將狄子玉降魏，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其弟平原公定，定使使回報曰：「統萬堅峻（註二），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昌以爲然。魏帝由是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帥騎五千，西掠居民。又遣軍士詐爲得罪（註三），亡奔於夏，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昌果信之，初二日即將步騎三萬出城列陣迎戰。兩陣相對，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陣難陷，宜避其鋒，魏帝曰：「吾遠來求戰，惟恐其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僞遁，引而疲之。夏兵爲兩翼鼓譟追之（騎兵包圍追擊），行五六里。魏帝回軍衝之，夏陣不動。稍復前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時有魏宦者趙倪進言於魏帝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風雨在人，豈有常也？」蓋崔浩見制勝之時機已熟，故叱之，其意已先定必勝之計，故千里行

師，不可以風雨之故變易成算於一日之間；況風雨在人用之，分兵出其後順風擊之，則風為我用，豈有常勢哉？魏帝聞浩之言，曰：「善！」乃分騎為左右翼夾擊之。正當此戰機緊急之關鍵，魏帝所乘馬忽蹶因而墜地，夏兵逼近欲擒之，拓跋齊（翳槐之玄孫，翳槐什翼犍之兄）以身捍蔽，決死力戰，夏兵乃卻，魏帝騰馬得上，刺夏尚書斛黎殺之，又殺騎十餘人，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軍大潰。魏乘勝逐夏主至城北，殺夏主之弟河南公滿，及其兄子蒙遜，夏兵死者萬餘人。夏主昌不及入城，率麾下數百騎西南走，奔上邽（今天水縣西南）。魏帝微服逐奔者入城，拓跋齊固諫不聽，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太武帝因與齊等入其宮，從婦裙，擊之槊上，帝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日暮，夏尚書僕射問至奉夏主之母出走，長孫翰將八千騎追夏主至高平（今甘肅省固原縣治），不及而還。六月初三日魏主遂入城，獲夏公卿將校及諸母后妃姊妹宮人以萬數，及司馬德宗將毛脩之秦雍人士數千人，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世祖乃以夏宮人及生口，金銀珍玩布帛班賚將士，留常山王素、執金吾桓貸鎮統萬，並遣娥清丘堆率騎五千略地關中及增援長安，然後班師。當魏此次進軍擊夏時，柔然亦寇魏雲中，及聞魏克統萬，乃遁去。

長安方面。赫連定於是月聞統萬破，亦率軍走上邽，奚斤追擊至雍，不及而還。娥清等攻夏貳城（似在今寧夏中寧縣附近地區）拔之。是月魏太武帝詔奚斤等班師，斤上言：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蟠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為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世祖不許，奚斤固請，乃許之，遣將軍劉拔將兵萬人，夏安定（今甘肅省涇川縣北）民擧城降魏。

魏太武帝神䴥元年，宋元嘉五年二月，魏平北將軍尉眷攻夏主昌於上邽，昌退走平涼（今甘肅平涼縣西北），

於是奚斤進軍安定，與娥清、丘堆會師以攻之。但當此之際，奚斤軍之馬多疫死，又乏糧食，乃被迫深壘自固，而遣丘堆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不設警備，夏主昌因而襲之，堆兵敗僅率數百騎還城。昌乘勝追至城下抄掠，奚斤軍不能芻牧。魏軍在此種危險狀況下，監軍侍御史安頡勸請出城死戰，奚斤不許，安頡乃陰與尉眷以死戰心情，選騎伏兵城下，待夏主來攻時，誘而擊之。夏主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及夏主來攻，頡出應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昏，夏主敗走，頡追之，夏主馬蹶墜地，被擒。於是，夏大將軍領司徒平原王定，收其餘衆數萬，奔還平涼即皇帝位。三月奚斤自以身爲元帥，而夏主昌爲其偏裨之將所擒，深恥之，乃留丘堆守輜重於安定，齎三日糧，追赫連定於平涼，娥清欲循涇水而上，奚斤不從，自北道邀夏軍之走路。至馬髦嶺，夏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亡歸於夏，告以魏軍食少無水，夏主定乃分兵邀之，前後夾擊，魏兵大潰，奚斤娥清劉拔等皆爲夏軍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丘堆在安定，聞奚斤軍敗，棄輜重奔長安，又與高涼王禮復棄長安奔蒲阪，於是夏主定遂復取長安。是月，魏世祖聞之，大怒！命安頡斬丘堆，代將其衆鎮蒲阪以拒夏。是役也，由於奚斤之貪功，丘堆之庸劣，遂使長安棄守，魏國西南方之形勢又爲之一變。然夏主定雖勝，猶畏魏之強，乃於是年四月，遣使請和於魏。魏帝以詔諭之使降；於是魏夏遂成暫時休戰狀態。十月，夏主定畋於陰槃登苛藍山（今平涼縣境）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定少時凶暴無賴，不爲勃勃所知），隱懷復國悲憤之志。故魏夏之戰固未已也。

是時，魏北方屢有柔然之寇犯，南方有宋文帝屢謀北伐，故此時魏世祖太武帝曾數次集羣臣謀議，商討對付此三大敵國之遠策。當經決策，先擊柔然，其詳另述以次各章。宋元嘉七年，魏神䴥三年（西元四三〇年）三月，魏世祖爲分化夏之內部，封赫連昌爲秦王（是月，宋遣到彥之爲將，大舉伐魏，後詳）。至是年八月，魏世祖遣冠軍

將軍安頡督南境之兵，沿河採取守勢阻擊宋軍，九月擬自帥大軍伐夏，蓋是月初六日，夏主定乘宋攻魏之際，一方面遣其弟謂以代伐魏，攻鄜城（今陝西省洛川縣東南七十里），一方面遣使連宋，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恆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世祖聞夏之謀，故決計自帥大軍伐夏。

當夏主定之弟謂以代攻鄜城時，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迎擊之，殺夏兵萬餘人，謂以代敗去。夏主乃留其弟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而自將兵數萬邀擊隗歸於鄜城東，於是魏夏之大戰復起。

當魏世祖治兵將伐夏時，其羣臣咸以爲：「劉義隆（宋文帝）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必可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魏世祖以問崔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鷄，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議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治今河北省冀縣治），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儜兒（困弱也）情見，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勿疑。」魏帝伐夏之計乃決。遂於是月二十一日，一面遣衞兵將軍王斤增援蒲阪之守備，一面自將至統萬，揮軍疾襲平涼。十一月初三日（十月魏將安頡陷洛陽、虎牢），魏世祖至平涼，夏上谷公社干等嬰城固守，世祖使赫連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趨安定（今甘肅省涇川縣北），以阻赫連定還救。是月夏主自鄜城回救，至安定，卽將步騎兵二萬，北救平涼，適與古弼軍遭遇，弼僞退以誘之，夏主追之。此時魏世祖乃使高車軍增援馳擊之，於是夏兵大敗，斬首數千級。夏主還走，登鶉觚原（今甘肅省靈臺縣東北）爲方陣以自固，魏軍追圍之。魏軍

圍夏主定數日，斷其水草，夏軍人馬飢渴。是月十五日，夏主被逼乃引軍下鶉觚原，魏武衞將軍丘眷追擊之，夏軍大潰，死者萬餘人。夏主重創單騎走，收其餘衆，驅民五萬，復西保上邽，魏軍擒獲夏主之弟烏視拔、禿骨，及公侯以下百餘人。是日魏軍再乘勝進攻安定，夏東平公乙斗棄城奔長安，驅略數千家，再西奔上邽，是月十八日魏世祖進臨平涼（是時魏將安頡攻宋滑臺，河西王蒙遜遣使入貢於魏），掘塹圍之；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夏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出降，魏遂克平涼。是時，魏關中侯豆代田獲奚斤、娥清等歸於魏世祖，乃封豆代田爵井陘侯，加散騎常侍，右衞將軍，領內都幢將（註四）。於是，夏長安、臨晉、武功等地守將，皆棄城走，魏遂悉取關中。魏乃留巴東公延普鎭安定，以鎭西將軍王斤鎭長安。是月二十日，魏世祖凱旋東還（是月，宋北伐之師大敗）。明年（宋元嘉八年，魏神䴥四年）正月，夏主進擊西秦王暮末（熾磐子）。西秦自乞伏熾磐卒後（卒於宋元嘉五年），國勢大衰，又屢爲蒙遜所攻，至此益爲窮蹙，遂於是月降於夏。是年五月，夏主並其宗族五百人盡滅之。夏已併有西秦地，遂欲擊河西王蒙遜而奪其地以自強。是月，夏主將渡河進擊時，爲吐谷渾王所遣之騎兵三萬，乘其半渡而襲擊之，夏主被擒。元嘉九年三月吐谷渾王慕璝送赫連定於魏，魏殺之，夏乃滅。是時，吐谷渾、河西王蒙遜皆已降附於魏，魏封蒙遜爲涼王，吐谷渾爲西秦王（旋改封隴西王），於是魏之勢力，遂囊括秦涼而有之矣。（上引崔浩語見魏書卷三十五崔浩傳）

二、滅燕之戰（參看附圖六——一二二）

魏既滅夏，其勢力已囊括秦涼而有之。乃於宋元嘉九年，魏延和元年（西元四三二年）五月，魏世祖治兵於平城南郊，謀伐燕。是時，燕主馮跋已卒（卒於元嘉七年九月，跋有子百餘人，跋弟弘皆殺之），其弟中山公司徒錄

尙書事弘自立爲天王。是年十月十七日，魏世祖至濡水（今灤河），十八日遣安東將軍奚斤發幽州（治今大興縣西南）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運攻具出南道，會師和龍（燕都，今熱河省朝陽縣）。世祖至遼西（郡治今河北省盧龍縣北），燕王弘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師。是月二十七日魏世祖遂至和龍，燕王嬰城固守，於是燕石城（郡治今熱河省承德縣西北）太守李崇等十郡皆降於魏。魏乃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困和龍。八月，燕使數萬人出戰，魏昌黎公丘等擊破之。燕尙書高紹又帥萬餘家，分守羌胡固，魏攻破斬之，遂分兵以略燕地，遣平東將軍賀多羅攻帶方（郡治今北韓平壤西南），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德（郡治今遼寧省錦縣境），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攻冀陽（平壤以南地），皆克之，盡略燕地。九月，燕尙書郭淵勸燕王送款獻女於魏，永爲附庸。燕王曰；「負釁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也。」時魏雲中鎭將朱脩之亦隨魏世祖攻和龍，以世祖宿衞之士，多在戰陣，行宮人少，乃謀與南人（宋人被俘者）襲殺魏帝，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冠軍將軍毛脩之（二將被俘皆已見前），脩之不從。既而事泄，朱脩之逃奔燕，燕王遂遣之南歸，求救於宋。脩之泛海至東萊，遂還建康。是月十四日，魏世祖以久攻不下，引軍西還，並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萬郡民三家於幽州（註五）。

十一月，燕長樂公馮崇以肥如（今河北省盧龍縣北）降魏。先是，燕王馮弘嫡妃王氏生崇，崇於兄弟爲最長，及卽位立慕容氏爲王后，王氏不得立，又黜崇使鎭肥如。馮崇已降魏，燕王弘遣將圍攻崇於遼西，會魏遣給事郎王德招崇。至元嘉十年正月，魏遣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遂以崇爲都督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錄其國尙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尙書、刺史、及征虜以下雜號將軍。是年六月，魏永昌王健與左僕射安原督諸軍攻和龍，將軍賀樓勃別將五千騎圍凡城（今熱河平泉縣境內），燕將封羽以凡城降。馮崇上表請

說降其父，魏世祖不許。元嘉十一年三月，燕王弘上表稱藩，請罪於魏，乞以季女充掖庭，魏乃許之，並徵其太子王仁入朝。旋燕王不願遣其太子質魏。六月魏乃再遣永昌王健伐燕，收其禾稼，徙其人民以困之。

元嘉十二年正月，燕以屢爲魏所攻，乃遣使建康，稱藩奉貢於宋，宋僅封其爲燕王（時江南人謂之黃龍國），而無力救之。三月，燕乃再遣其大將軍湯燭入貢於魏，以緩魏攻。四月再遣使乞師於宋（是時西域九國亦入貢於魏，後詳），宋不能救。六月，高句麗王璉，亦遣使入貢於魏，魏乃一面拜璉爲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遼東公，高句麗王（都今安東省新賓——興京——縣北。自通化縣北至吉林伊通縣皆其地），一面再遣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鎭東大將軍徒河屈垣等，帥騎四萬大舉攻燕。至是年十一月，燕日益危蹙，上下憂懼，乃遣使於高句麗，欲奔往依之。元嘉十三年二月，燕王弘再遣使入貢於魏，並欲送侍子。魏不許，一面遣使者十餘輩至東方高句麗等諸國告諭以燕王之罪，使不得與通或容受之，一面再遣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將精騎一萬攻燕，又遣平州刺史（治今遼寧省遼陽縣境）拓跋嬰帥遼西諸軍會攻之。四月，高句麗遣兵數萬迎燕王，屯兵臨川（今朝陽縣東），五月燕王弘遂帥龍城民東徙，北燕遂滅焉。計北燕自馮跋於東晉義熙五年（西元四〇九年）爲北燕天王，至此凡歷二十八年而亡。於是魏在東方之勢力，遂達於今吉林省東部及北韓矣。

三、北伐柔然並破高車（參閱附圖六——一二三）

魏自道武帝拓跋珪復興建國（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西元三八六年）之初，即與北方之柔然戰爭不已，至南朝梁武帝蕭衍普通二年，魏孝明帝詡正光二年（西元五二一年），柔然降魏，魏分其爲二部止，魏與柔然之戰爭，前後達一百三十餘年之久。蓋柔然如漢之匈奴者然，遊居於大漠之北，時向陰山以南地區入寇，擄掠爲生，中國強

則遠遁，中國弱則南侵，而不易征服之也。本節所述魏伐柔然之戰，僅述魏太武帝燾於元嘉二十餘年中，數次大舉北伐之事。

第一次大舉北伐：魏太宗明元帝嗣，於泰常七年，宋武帝裕永初三年（西元四二二年），乘劉裕卒後大舉攻宋青兗等州及洛陽虎牢之時（其事詳見次章），爲備柔然入侵，乃於泰常八年，宋廢帝義符景平元年二月，於北方國境上興築長城，自赤城（今察哈爾省赤城縣）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戍卒，以防柔然。是年十一月魏於攻陷宋洛陽許昌諸地後，魏太宗亦於是月卒，太子燾卽位是爲太武帝。明年卽宋文帝元嘉元年，魏始光元年二月，柔然紇升蓋（魏言制勝也）可汗聞魏太宗卒，卽將六萬騎大舉入侵雲中，殺掠吏民，攻拔魏樂盛宮（什翼犍故宮，在今綏遠省托克托縣），魏世祖太武帝燾乃自平城將輕騎疾馳禦之，三日二夜馳至，但以衆寡懸殊，反爲柔然所圍攻，幸射殺柔然大將於陟斤（紇升蓋弟之子），柔然始退，諸軍追之，大獲而還。於是，魏太武帝決計先擊柔然，以除北方之患。是年九月乃大簡師徒治兵於東郊，部分諸軍五萬騎，準備北討。明年——始光二年，又遣其龍驤將軍步堆等爲使聘宋，復通於好，蓋採南和北攻之策也。魏與柔然一連數次大戰，因之而起。

始光二年十月二十一日，魏太武帝治兵西郊，開始大舉伐柔然，部分五道並進：

一、遣長孫翰等從東道出黑漠（今綏遠省興和集寧二縣間）。

二、廷尉卿長孫道生等出白黑二漠之間（在黑漠西，約當今集寧縣西）。

三、魏太武帝自從中道（約當今歸綏縣）。

四、東平公娥清出栗園（約當今歸綏之西）。

五、司空奚斤將軍安原等從西道出爾寒山（約當今烏拉山）。

以上五路大軍，約仍爲五萬騎。是月，諸軍至漠南，乃捨輜重輕騎賫十五日糧，渡漠進擊之。柔然部落大驚，絕迹北走，長孫翰等追之，無所獲而還。是爲魏太武帝燾第一次北伐柔然之戰也。

正當魏此次北伐戰役初期開展之時，夏主赫連勃勃卒（是年八月），宋文帝義隆亦初登帝位，南北形勢爲之大變，於是太武帝燾乃於明年——始光三年，宋元嘉三年夏，召集其公卿會議，商討繼續伐柔然抑或乘夏之喪先滅之之策，因從崔浩之謀，暫置伐柔然之策，而舉兵擊夏，事已詳本節滅夏之戰。

第二次大舉北伐：始光四年魏已克夏都統萬，明年——神䴥元年，宋元嘉五年，擒夏主赫連昌之後（是時柔然入寇雲中，宋亦寇河南以援夏），神䴥二年四月，太武帝乃復治兵於南郊，部勒行陣，準備再大舉北伐柔然。是時魏國內有并州胡（南匈奴種落）及定州丁零之叛亂；是月南宋遣使來聘；而夏主赫連定繼續抗戰。因此，魏羣臣皆不贊成北伐之舉，保太后亦固止之，獨崔浩贊襄此行。尙書令劉絜等復共推太史令張淵、徐辯等藉天象不利於魏北伐爲諫，太武帝又詔崔浩駁議之於朝堂。淵、辯等復以人地之宜爲諫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浩復駁之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形勢，尤非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何以言之？蠕蠕本國家北邊之臣，中間叛去（東晉太元十九年叛魏），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尙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滿朝列。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逐，與之進退非難制也。且蠕蠕往

數入國，民吏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驚，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問之：屬者，統萬未亡之前，有無敗徵？若其不知，是無術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時赫連昌在座，淵等自以未嘗有言，慚不能對。於是，太武帝大悅。是時魏使者適自宋還，傳宋帝之言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太武帝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夫何能爲？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北伐之舉遂決。會議既罷，公卿猶有責難崔浩者曰：「今南寇（宋）方伺國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強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以來，內懷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衞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動也。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何以言之？以劉裕之雄傑，呑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全軍覆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義隆（宋文帝）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強，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鬭虎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自寬日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掠。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也。暫勞永逸，時不可失，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奈何止之？」寇謙之復問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

魏太武帝北伐柔然之決策既定，乃留北平王長孫嵩、廣陵公樓伏連居守京師（平城），自率大軍於是月二十九日出發，出東道向黑山（今綏遠省和林格爾縣境）；使平陽王長孫翰自西道向大娥山（似即今綏遠省之烏拉山），

6—1855

兩路鉗形攻勢，會師柔然之庭（在今綏遠省烏蘭察布盟烏拉特後旗北方）。五月十六日太武帝所率之軍至漠南，遂捨輜重帥輕騎兼馬（每騎兼有副馬）襲擊柔然，至於栗水（今綏遠省烏拉特後旗北方——註六）。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民畜滿野，及魏軍猝至，皆驚怖潰散，莫相統攝，紇升蓋乃燒廬舍，絕迹西走，莫知所之。其弟匹黎先主東部，聞有魏寇，帥衆欲就其兄，遇長孫翰，翰邀擊大破之，殺其大人數百。（上引魏書卷三十五崔浩傳）

柔然紇升蓋可汗既遠遁，部落四散，竄伏山谷，雜畜布野，無人收視。太武帝乃循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在燕然山南。燕然山卽今蒙古達爾巴嘎臺山。菟園水似卽今雅臺附近之水），復分軍搜討（掃蕩），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似卽今唐努烏拉山與阿爾泰山間地區），俘斬甚衆。是時高車諸部，亦乘魏之兵勢，鈔掠柔然，因此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獲戎馬三十餘萬匹，畜產車廬，彌漫山澤，無慮數百萬。太武帝復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似卽今塔穆成山口附近），諸將慮深入有伏兵，諫止之。寇謙之以崔浩之言（見前）告太武帝。帝不從。至七月初乃引兵東還，至黑山，校數軍實，班賜主公將士各有差。既而太武帝得降人言，可汗先被病，聞魏兵至，不知所爲，乃焚穹廬，以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南山，民畜窘聚，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因以得免。旋復聞涼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因深悔之。紇升蓋可汗以此役之慘敗，憤悒而卒，子吳提繼位，號爲敕連可汗（魏言敕連，神聖也）。

八月，太武帝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屯已尼陂（今察哈爾省多倫縣西北——註七），人畜甚衆，去魏軍千餘里。於是遣左僕射安原等將萬騎擊之，高車諸部迎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百餘萬。魏經此次北伐，以擄獲之衆，國以益富。十月，太武帝還至平城，乃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於漠南，東至濡源，西及五原陰山，三千里之地域中，使

之耕牧而收其貢賦，命長孫翰、劉絜、安原及侍中古弼共鎭撫之。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及氈皮，爲之價賤。魏北方國防線上之重鎭——禦夷、柔玄、懷荒、撫冥、武川、懷朔，因以建立焉。按禦夷在今多倫之南方，柔玄在萬全西北方，懷荒在柔玄之西，撫冥在歸綏東方，武川在今歸綏境，懷朔在包頭之東北。是爲「六鎭」。

魏是役之勝也，完全用崔浩之謀畫所致，太武帝因嘉浩之功，加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嘗指浩以示新降高車渠帥曰：「汝曹視此人，尫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雖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決，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凡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自此，太武帝視浩如師友，嘗引浩出入臥內，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著忠三世，故朕引卿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終久深思卿言也。」蓋以崔浩贊襄此次北伐時，未盡所言，而乃與寇謙之私言之也。（上引魏書卷三十五崔浩傳）

魏伐柔然經此次大獲全勝之後，至太延二年（宋元嘉十三年，西元四三六年）柔然復入寇，明年魏再伐之，柔然遠遁。及太平眞君十年（宋元嘉二十六年，西元四四九年），再兩次大擧伐柔然，出涿邪山行數千里，柔然從此再陷於衰弱，屏跡遠遁，不敢再犯魏之邊塞。至文成帝（燾子）太安四年（宋孝武帝駿大明二年，西元四五八年），繼伐柔然。至孝明帝詡正光二年（梁武帝蕭衍普通二年，西元五二一年），柔然降魏，分其國爲二部，柔然遂滅。

註一：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元嘉三年載註：「內三郎，魏宿衛之官也，三郎將領之。又按魏道武帝天興初置幢主、幢將主內三郎、內三郎衞士也。」（詳魏書卷百十三官氏志）

註二：魏書卷八十三赫連昌傳載：「初屈孑（勃勃，魏稱屈孑以輕之）性奢，好治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靑，窮極文采。世祖顧謂左右曰：「蕞爾小國而用民如此，欲稱不亡，其可得乎？」

註三：同上書載：「會（魏）軍士負罪，亡入昌城」，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元嘉四年載：「魏軍士有得罪亡奔夏者」，震按雖未載其僞降，但證之其謂：「魏軍糧盡，士卒食菜」一辭，顯爲僞言，蓋㈠魏軍輜重在拔鄰山，距前軍不遠，安得即謂糧盡，㈡魏軍在黑水誓師，距其決戰日僅數日，豈有即乏糧食菜者？況北方騎兵作戰，多以牛馬羊爲食乎？

註四：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一元嘉七年載註：「三百人爲幢，幢有師，柔然之法也。魏幢將主三郎、衞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統之。」（詳魏書卷百十三官氏志）

註五：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二元嘉九年載註：「五代志曰：後魏置營州於和龍城，領建德、冀陽、遼東、樂浪、營丘等郡；龍城、大興、永樂、帶方、定荒、石城、廣都、陽武、襄平、新昌、平剛、柳城、富平等縣。蓋燕國自慕容廆以來，分置郡縣於遼西，其後或省或併爲郡爲縣，皆不可考，如玄菟郡，亦當置於遼西也。」按遼東郡治襄平，今遼寧省遼陽縣北七十里。樂浪郡治今北韓平壤。玄菟郡，晉時郡治今北韓咸興縣。

註六：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一元嘉六年載註：「栗水在漠北近稽落山，有漢將軍竇憲故壘在焉。」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載：「稽落山在綏遠境內，後漢竇憲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胡省三云：唐置稽落州，蓋因山以名

。稽落州，唐置羈縻州，今闕，當在綏遠烏拉特境。」

註七：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一元嘉六年載註：「北史烏洛侯國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謂北海也。烏洛侯直濡源（今熱河省灤河，古曰濡水，濡水發源於多倫縣）西北，已尼陂多當在其西北也。」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

魏太武帝燾於其卽帝位後之第四年（始光四年，宋元嘉四年，西元四二七年），破夏都統萬，旋卽滅之。第六年（神䴥二年，宋元嘉六年，西元四二九年）伐柔然，幾滅之。第九年（延和元年，宋元嘉九年，西元四三二年）伐燕，旋滅之。在此期間，沮渠蒙遜、吐谷渾相繼賓服，中國之北方，遂皆統一於魏，而南北朝之政局，因以形成。此後數年間，太武帝復滅北凉，西征西域，而國勢益強。是時南宋方面，因宋文帝元嘉之治，國勢亦因以漸強，於是南北朝大規模之戰爭，亦相繼而起矣。

第七節　申　論

一、拓跋魏强大之原因

人才與時勢：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幼經離亂，頗履艱危，及長有高天下之志，英武卓越，遂乘苻秦崩潰之時機而復國，又利用後燕慕容垂之力，逐漸併一鄰近部落，國勢因以漸趨強固。至慕容垂卒後，乃乘時取燕山東河北諸州郡，國勢因而大展。歷傳太宗明元帝嗣、世祖太武帝燾，皆爲英武俊傑之主，及睿智賢達才兼文武之崔浩等輔

之，遂能破強鄰而統一北方，聲威遠振，乃與南方之劉宋形成南北對峙之局焉。

以戰強國：魏復興於代，地小人稀，但當其每併吞一部落時，即併其人民與畜產而有之，因是魏國之富強，乃隨其征服之戰爭與疆土之擴大而增進。如登國三年（東晉太元十三年，西元三八八年）破莫奚部落，及解如部，各獲男女雜畜十餘萬。五年破高車袁紇部，獲男女馬牛羊二十餘萬。六年滅劉衞辰，獲珍寶畜產名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十年大破後燕於參合陂，獲器甲輜重軍資雜財十餘萬。天興元年（東晉安帝隆安二年，西元三九八年）滅後燕，遂盡有山東六州之土地人民與財富。二年破高車雜種三十餘部，獲七萬餘口，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十餘萬，旋復追破高車七部，獲二萬餘口，馬五萬餘匹，牛羊二十餘萬頭，高車二十餘萬乘。其他，因征戰或歸附擄獲者，更不知其數。歷太宗明元帝嗣，亦因征戰擄獲甚多。及至太武帝燾，以征柔然一役所擄獲之馬牛羊之衆，竟使其國中之馬牛羊爲之價賤（詳見上述征柔然之戰中）。由此觀之，魏國之富強，實由戰爭中擄獲所致也。

擢用新人才與治理內政：魏利用其方輿未艾之國勢，及法立令行之政令，盡量延用征服地之人才與治理其國政，因此相得益彰，遂益趨強大。在擢用新人才方面，如：拓跋珪於參合陂殲滅後燕太子寶軍之後，於俘虜中擢其才識者，賈彝、賈閏、晁崇等，與參謀議憲章故實。滅後燕時，在高邑得王猛之孫憲，即喜曰：「王景略之孫也」以爲本州中正，領選曹事。及至太宗明元帝、太武帝二代，皆寵用崔浩，此其顯著者也。至延和元年（宋元嘉九年，西元四三二年），太武帝又徵諸名士之未仕者，因才授任，此皆可見魏延拔人才之一般。在內政方面，如：拓跋珪滅後燕之後，於天興元年命有司正封畿，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遣使循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同年立官制，制禮儀，定律令。明年，集書籍，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以提高文化。天興三年珪

以燕主垂諸子分據勢要，使權柄下移，遂致敗亡，而深非之，因用博士公孫表所上韓非書，以法御下，於是國內法立令行，政令貫澈，因之其國力乃日益強大焉。

二、諸戰役之得失

(一)伐宋之戰：太宗明元帝乘劉裕之喪伐宋，在機會言，雖爲一大好時機，但就戰略言，崔浩不主張南伐，其眼光實至爲遠大。蓋此時魏國之患在北方之柔然與夏，且劉裕雖卒，其國無內變，而力量猶存；況以北方之騎兵，決難驟渡江以滅宋也。卽退而言之，魏此時志在奪取洛陽、虎牢、滑臺諸河南戰略要地，以爲爾後南伐之地步，然以魏當時在北方之狀況，若欲南伐則必先統一北方，既須先統一北方，則不應奪取此數地以分散魏之兵力也。此所以明元帝卒後，太武帝乃改採南和北攻之策，卽崔浩此一戰爭指導之卓越見解之實現也。及明元帝既決計南伐矣，又不用崔浩略地以取城之策，在長期圍攻東陽滑臺及虎牢諸城池之下，幾致僨事。設使當時宋能傾其國力，任檀道濟爲救北之統帥，乘機反擊，則魏之能否克虎牢，實屬疑問（當時檀道濟以兵力寡弱，解東陽之圍後，以魏轉而集中兵力攻虎牢，因而不敢進救）。

(二)滅夏之戰：伐夏之戰前，魏太武帝已決策大舉進擊柔然，以謀消弭北方長期之大患。及既舉兵擊柔然之後，適遭夏主勃勃卒，諸子相爭，此際魏之諸大臣仍主貫澈伐柔然之策，而獨崔浩主張改以擊夏，此亦崔浩在大決策上，具有較高之智慧也。蓋以當時之狀況言之，柔然遠而不易一次擊滅之，反之夏爲魏國西方之近鄰，兩國竟一河之隔，乘時滅之可以統一中原，太武帝卒力排衆議而採用崔浩之言，實爲顯現其統帥之明智與決策上之上乘也。其次當其部署攻夏之戰略進軍時，選定以統萬、長安爲目標，對長安採用明攻，對統萬則採取主力奇襲，此種戰略指

學、亦極明智。及襲統萬不克之後，立即後撤，而攻長安之兵則仍繼續進擊，以誘導夏分兵赴救長安之後，再集主力以奇襲與強攻並用之策略攻統萬，遂克之，而完成滅夏之功。

當第二次攻統萬方誘夏主昌出戰之時，適因東南風不利於魏軍之作戰，諸將皆欲後撤，獨崔浩斷然決之，請太武帝立採攻擊，並遣騎自夏軍之後攻之，變不利之天候為有利。崔浩以一書生，不僅在國家大決策上，處處顯現其卓異之明智，而於臨機制勝，亦有此奇，可謂神矣。

但當魏已克統萬、長安兩大戰略目標之後，魏之初期作戰計劃既已完成，而其攻勢亦已至「極限點」（見克勞塞維茨戰爭論），若欲再起攻勢，必待從新計劃與整備，而奚斤不知用兵大略，要求作「窮弩之末」之更進，故卒致大敗，幾使魏之此戰，前功盡棄。

(三)掃蕩柔然之戰；當魏滅夏主昌之後，太武帝復議伐柔然。當時其羣臣復羣起諫阻，而獨崔浩贊襄之，遂大舉深入進襲柔然。此役也，柔然之不滅者幾希。設是役崔浩隨軍，必勸太武帝作最後之努力以窮追之，則柔然盡滅矣。綜觀以上崔浩輔太武帝之決定國家大策，皆有其一貫之遠大籌謀，觀太武帝即位之初，即決定南和北攻之策，一面遣使聘宋，一面相繼對夏及柔然分別大舉擊滅之，遂完成統一北方之大計，此皆崔浩之遠策也。以後夏新主赫連定繼續抗魏，神䴥三年（宋元嘉七年，西元四三〇年），即魏大舉擊滅柔然諸部落，柔然可汗遠遁之明年，魏定策先擊滅夏赫連定再擊宋之策，亦崔浩遠策之延續也。

至於柔然對魏之戰略，亦如漢代之匈奴然，一方面採用相機進侵，一方面利用大漠之地利，適應魏之「攻勢極限點」以自保。是以柔然為魏之患，既久且深，亦以此故也。

㈣滅燕之戰：魏滅燕之戰，實爲其統一北方諸戰中之末事，蓋以強魏對弱燕，有如拾草芥耳。後燕自知其弱，乃決死固守龍城——燕都，魏經一再攻之不克之後，乃採取孤立龍城之戰略，盡略取燕之州郡，並昭告燕東方各國，使不得爲燕援，燕遂在魏此一孤立戰略下而破滅焉。

第四章　南北朝之戰爭一——宋北伐之戰

（附圖六——二一九、六——二二四）

一、宋北伐魏：元嘉七年（西元四三〇）三月，宋文帝遣到彥之大舉伐魏，至七月克復黃河沿岸碻磝、滑臺、虎牢、金墉諸要地。

二、魏大舉反攻：同年八月，魏太武帝大舉反攻，十一月到彥之軍大潰，宋之北伐遂告失敗。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作戰導因（參看附圖六——二一九）

魏自宋武帝劉裕卒（宋永初三年，魏太宗明元帝嗣泰常七年，西元四二二年五月）後，同年十月魏即大舉侵宋，盡奪取宋河南地滑臺、虎牢、洛陽、許昌諸要地，適魏太宗卒（宋廢帝義符景平元年，魏泰常七年十一月），戰事遂罷。其事已詳見前章。

是時，宋魏皆新主初即位，宋旋有權臣徐羨之等廢其主，而另立文帝義隆，及文帝誅權臣討謝晦之變。魏則於太武帝燾即位後，益信任崔浩，在言聽計從之下，繼續謀貫澈先統一北方然後圖宋之定策，乃與宋言歸於好。時適夏主勃勃卒（魏始光二年，宋元嘉二年，西元四二五年，八月），魏於大舉伐柔然之後，因夏新主昌兄弟相爭，因移伐柔然之兵以攻夏，相繼克長安、統萬（始光三、四年）。旋因奚斤之敗，夏主定復取長安，對夏之作戰遂告一

段落。其事均已詳前章。及夏宋謀連兵滅魏共分天下，魏乃再伐之。

至於是役宋魏戰爭之導因，約有遠因與近因。遠因有二：㈠魏自道武帝珪滅後燕後，在河南山東已與東晉接境，漸成針鋒相對之局。㈡劉裕滅後秦姚氏之役，魏晉之不免於戰者幾希。近因亦有二：㈠宋武帝劉裕卒後，魏乘喪伐宋，奪取宋河南之地。㈡宋文帝即位六年之後，內難已平，且自劉裕以來，節儉爲國，國勢漸振，因欲乘魏在北方多事之秋，奪回河南之失地，乃舉兵北伐。

是時涼州方面之河西王蒙遜、西秦乞伏熾磐父子，吐谷渾、及武都氐王楊氏，則皆在此期間一面相互爭併，一面游移於宋魏兩強之間，以謀自保。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參看附圖六——二三四）

一、地理形勢

此役宋魏作戰之地，爲濟南（歷城）、碻磝、滑臺、虎牢、洛陽諸地區，蓋宋魏此時以河濟爲境也。玆述此數地區之地理形勢如左：

濟南（歷城）：當時宋冀州刺史與濟南太守皆治於歷城，青州刺史治東陽（今益都縣）。讀史方輿紀要曰：「濟南府，春秋戰國並屬齊，秦屬齊郡，漢初屬齊國，文帝分置濟南國，景帝改爲濟南郡，後漢仍曰濟南國，晉復爲郡，劉宋兼置冀州，後魏改爲齊州兼置濟南郡。……府南阻泰山，北襟渤海，擅海鹽之利，界河淮之間，誠肘腋重地也。春秋時諸侯爭齊，多在歷下，自戰國以迄秦楚之際，歷下多事，則齊境必危，秦兵次歷下，而王建由是以

亡，田廣罷歷下戰守之備，而韓信得以收齊，其大較也。後漢初，耿弇攻張步，敗其軍於歷下，光武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而開基，將軍攻祝阿而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蓋其地水陸四通，爲三齊都要也。」

歷城，即歷下城，在濟南城西，「或即以爲春秋時齊之鞍邑，成二年齊晉戰於鞍是也。其後謂之歷下。」

碻磝：碻磝城在長清故城（今長清縣東南三十里）西北。盧縣（今長清縣西南二十五里）北一里有碻磝津，津有城故以爲名。水經注：「碻磝城本漢東郡茌平縣故城，其城臨水，西南隅崩於河，後更城之，魏置濟州治此，河水衝其西南隅，又崩於河。」蓋此爲水陸交通之要道也。

滑臺：在今滑縣治西南。「郡縣志：滑臺城有三重，都城周二十里，相傳衞靈公所築，中小城謂之滑臺。昔時滑氏爲壘，後人增以爲城，高堅峻險，臨河有臺，故曰滑臺。又云：古豕韋氏國，春秋時衞地，漢置白馬縣屬東郡，後漢因之，晉屬濮陽國，劉宋於此置兗州，又東郡，亦謂之滑臺城，河南四鎭之一也。後魏因之，尋改爲西兗州治。其地爲四通八達之樞紐，亦即控制河南河北之要地，爲宋魏必爭之地也。」

虎牢關：關在今汜水縣西二里，一名成臯關，亦曰古崤關，其地古東虢國，鄭爲制邑。左傳：鄭莊公曰：制巖邑也，又爲北制。亦名虎牢。其地勢「自滎陽而東皆坦夷，西入汜水縣境，地漸高。城中突起一山，如萬斛囷；出西郭，則亂嶺糾紛，一道行回其間，斷而復繼。使一夫荷戈而立，百人自廢，信乎爲洛陽之門戶矣。」關城在今汜水縣西，毛德祖即守於此。

洛陽：「河南府，周之舊都，秦置三川郡，漢置河南郡，東漢都於此，改爲河南尹兼置司隸，魏晉相繼都之並置司州，劉宋初亦置司州，後魏改爲洛州。府山河控戴，形勝甲於天下。武王謂周公曰：「南望三塗（一云三塗

山在嵩縣西南十里，一云三險塗：虎牢、轘轅、崤澠），北望徽鄙（孔穎達曰：太行恆山之迹，鄙、都邑也。又平陽府霍山，一名太岳），顧瞻有河，奧瞻伊洛。」此言洛陽形勝之祖也。吳起謂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南，羊腸在北。」孔穎達曰：「洛陽處澗瀍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勝」是也。（上引史記卷六十五吳起傳）

金墉城，在洛陽城西北隅，魏明帝所築。

河濟狀況：大河自新莽始建國三年（西元十一年）決於魏郡，泛清河、平原、濟南至千乘入海。當宋魏交爭之際，河自今河南省滑縣北而東北流，東至今山東省茌平縣西南碻磝與大清河（今黃河）合。今黃河，自東阿縣以西稱濟水，以東稱大清河。除洛陽虎牢外，自滎陽以東，至濟南間之河濟地區，即宋魏戰爭爭奪之地也。

二、作戰方略（參看附圖六——二二四）

南宋方面：宋文帝義隆，自於元嘉元年（魏太武帝燾始光元年，西元四二四年）即位後，三年誅除權臣徐羡之等，又三年遂舉兵北伐，志欲乘魏大舉伐柔然而無暇南顧之際奪回大河以南之地。其作戰指導方針，爲相機奪取之。及夏主赫連定亦欲乘機伐魏時，乃與之連合共攻之。

㈠作戰指導方針——宋文帝授命到彥之北伐方針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留彭城勿進。」此意卽相機進取之，並不欲與魏作眞正之決戰。蓋此時宋之國力並非強大，所恃者唯淮泗河濟間之水道與舟師機動耳，至於與魏在中原平原決戰，則遠非魏絕對優勢騎兵之敵也。

㈡作戰部署——到彥之揮軍北進時，主力從淮泗北上，以碻磝爲進取目標，以有力一部指向虎牢與洛陽。

及魏放棄碻磝、滑臺、虎牢，洛陽河南諸戍，乃卽乘虛進軍部署河南諸要點之防守，東自濟南，西至潼關千餘里之防線，而置重點於滑臺濟南間。

魏國方面：宋擧兵北上時，正當夏暑天氣，「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不利魏騎兵之作戰，乃決策暫時斂河南之戍守而避之，待至「秋涼馬肥」，「冬寒地淨，河冰堅合」之時，乃行反攻。乃於撤守碻磝、滑臺、虎牢、洛陽諸戰略要點後，作如左之部署：（上引魏書崔浩傳）

㈠命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以準備反攻時之用。又使簡選幽州以南戍兵之精銳，集中於河上（今河北省大名及山東省聊城縣間），準備反攻。而使其平南大將軍丹陽王大毗屯河上以指揮之。

㈡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爲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鎭鄴，爲諸軍節度。

㈢使冠軍將軍安頡，督護河內方面（今河南省北部）諸軍，屯河內（今河南省沁陽縣）。

㈣使安南大將軍琅邪王司馬楚之屯潁州（許昌東北），相機擾擊宋軍之後。但當是年八月下旬，正欲大擧南渡反攻之際，忽因夏主定連宋攻魏之威脅，乃改變方針，決先以主力擊滅夏並統一北方之後，再南擊宋；而已屯河北之諸軍，則以恢復河南諸戰略要點而守之爲任務，蓋採用崔浩之議也。

第三節　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六——一二四）

宋魏作戰部署及謀議：宋文帝元嘉七年，魏太武帝神䴥三年（西元四三〇年）三月，當魏大擧伐柔然之役方告結束之際，是月初二日文帝下詔北伐，其進軍部署如左；

一、右將軍到彥之帥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等甲卒五萬爲舟師，自淮泗入河。

二、驍騎將軍段宏將精騎八千，直指虎牢，以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爲後繼。

三、後將軍長沙王義欣（道憐之子）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進駐彭城爲諸軍聲援。

四、以前南廣平太守（註一）尹冲爲司州刺史，準備接收洛陽。以游擊將軍胡藩戍廣陵，行州府事，以鎮諸軍之後方。

是時關中方面，由於赫連定已復長安（元嘉五年三月），故宋之西北邊防無顧慮，旋且連赫連定以攻魏焉。宋當部署上項進軍時，先遣殿中將軍田奇使於魏，告魏帝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收復舊境，不關河北。」魏太武帝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冰堅合，自更取之。」

是月，魏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並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當時南邊諸戍與宋接境者，爲：碻磝——今山東省茌平縣西南，滑臺——今河南省滑縣，虎牢——今河南省汜水縣，洛陽。其西南則以蒲阪與夏主赫連定所據之長安對峙。）太武帝使公卿議之，皆以爲當然。崔浩獨曰：「不可，南方下濕，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癘，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則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

不可從也。」太武帝從之。諸將復表南寇已至，所部兵少，請簡幽州以南勁兵助戍，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公卿又皆以爲宜如所請，欲遣騎五千，並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爲將帥（楚之事，已見前章。魯軌、韓延之等，於宋篡晉時奔後秦；後秦亡，復奔魏），使招誘南人。崔浩又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擧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幷心竭力備北境，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卻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招實害，此之謂矣。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興以取荆州，至則敗散（事在東晉義熙十二年），爲蠻人掠賣爲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太武帝以公卿此議，與其「須多寒地淨，河冰堅合，自更取之」之作戰方針相適合，乃不以浩此言爲然。浩復藉天時不利魏用兵爲言，且曰：「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擧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異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蓋崔浩之意，仍待「秋涼馬肥」然後進擊也。太武帝乃兩策兼用之，仍先集兵以備邊防，阻宋兵之深入，然後待秋涼馬肥，河冰堅合之後進擊之之策，乃卽詔冀、定、相（相州治鄴）三州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於河上以備之。又使平南大將軍丹陽王大毗屯河上（今河北省大名縣及山東省聊城縣間）；以司馬楚之爲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州（許昌東北）；旋又命大鴻臚陽平公杜超（密太后之兄）爲都督冀定相三州（註二）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鎭鄴，爲諸軍節度。（上引魏書卷三十五崔浩傳）

以上，魏對宋之作戰籌謀，可謂甚爲周到。

到彥之軍北伐：宋軍前方統帥到彥之帥水師自淮入泗，因泗水涸竭，日行纔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抵須昌（今山東省東平縣西北），然後乃泝河西上。魏太武帝此時，以碻磝、滑臺、虎牢、金墉四鎭兵少，乃依其上項作戰指導計劃，命四鎭之兵悉數北渡以大河爲守。是月初四日，魏碻磝戍兵開始北撤，十四日滑臺戍兵亦去，二十六日洛陽、虎牢戍兵，亦皆棄城而去。於是到彥之乃分遣朱脩之守滑臺，尹沖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預玄孫）守金墉，其所帥諸軍則進屯靈昌津（卽延津，今延津縣北），列守大河南岸，西及於潼關。到彥之此種分散兵力列守大河南岸東西二千里之防線，雖準文帝「不關河北」之旨，實亦顯示其在用兵上之無能也。故當宋諸軍皆喜於收復司、兗二州時，王仲德獨憂之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墜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幷力完聚（集中兵力）；若河冰旣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

八月，魏果然開始反攻。是月初旬魏遣冠軍將軍安頡，督護諸軍以擊到彥之。是月十二日到彥之卽遣裨將吳興姚聳夫渡河攻冶坂（津名，在今河南省孟縣西南孟津之西），與頡戰，聳夫兵敗，死甚者衆。二十四日，魏又遣其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與丹楊王大毗兵會合，屯於河上，準備大擧南渡進擊也。

正當魏宋大軍隔河對峙，魏準備秋深馬肥大擧南攻之時，是年九月初六日夏主赫連定亦開始遣將攻魏之鄜城（今陝西省洛川縣東南七十里），並遣使於宋，約合兵滅魏，共分其地。魏太武帝聞之，乃集羣臣謀議戰策，當用崔浩之謀，自統帥大軍擊夏，而使安頡等攻宋（崔浩之謀及擊夏之事，已詳前章第五節）並使克復碻磝、滑臺、虎牢、洛陽等戍，以固南邊之防。蓋到彥之是時在大河南岸「東西列守，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崔浩語見前章），故太武帝敢於使安頡等進擊之也。

十月，到彥之、王仲德以魏軍將南渡，乃除松河置守外，俱還軍以保東平（郡治須昌，今東平縣西北）。是月二十二日魏將安頡開始自委粟津（洛陽縣東北）渡河攻金墉，時文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取大鍾於洛水（劉裕滅秦時，遷其鍾虡於江南，有大鍾沒於洛水）。杜驥守金墉，欲棄城走，但恐獲罪，乃使人紿聳夫曰：「金墉城已修完（金墉城不治已久），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併力禦之，大功既立，牽鍾未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復引兵去，驥遂亦南遁。是月二十三日，安頡遂拔洛陽，殺宋將士五千餘人。杜驥還報於文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文帝大怒，因誅聳夫於壽陽。

是時，魏東平方面河北諸軍亦集中於七女津（東平西北岸）將渡，到彥之遣裨將王蟠龍泝流奪其船，但爲魏將杜超等擊破斬之。時安頡與其龍驤將軍陸俟，則進攻虎牢，是月二十八日又克之，尹沖及滎陽太守崔模，皆降於魏，於是宋之河南防線崩潰。十一月初十日宋文帝以戰局危急，乃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急進馳援。是月十二日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等遂率大軍渡河，時到彥之又得洛陽、虎牢陷落，諸軍相繼奔敗之報，乃欲引兵南走。殿中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爲：「宜使竺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有人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皐，豈朝廷授任之旨邪？」彥之不從。彥之又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兵力單薄）。今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即馬耳關在今山東省歷城縣境），更詳所宜。」時彥之適目疾發，且將士疾疫，乃仍不用仲德之言，引兵自清入濟（註三），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竺靈秀亦棄須昌，南奔湖陸（今山東省魚臺縣東南六十里），於是宋軍全

線奔潰，青兗二州大爲擾攘。（上二段引宋書卷五十垣護之傳）

到彥之軍已退，於是魏兵進攻濟南，濟南太守蕭承之僅數百人拒之。旋魏兵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示強以待之，魏軍疑有伏兵，遂引去，而轉兵南侵。是月十六日，魏將叔孫建攻竺靈秀於湖陸，靈秀軍大敗棄軍而走，死者五千餘人。建於大破靈秀軍後，還屯范城（今山東省范縣東南二十里）。十九日魏將安頡等亦自滎陽攻滑臺。是時魏太武帝正擊破夏之安定，乃以叔孫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事，使相機經略之。

是年十二月，宋到彥之軍敗退，乃於是月初九日，調長沙王義欣自彭城還壽陽，爲豫州刺史以鎮之，並使經營壽陽以固守淮南。時壽陽土荒民散，城郭頹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芍陂久廢，則爲修治堤防，引肥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旱災，於是境內安業，道不拾遺，城府完實，遂爲盛藩。是月，文帝將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下獄免官，治其敗軍之罪，又以兗州刺史竺靈秀棄軍，誅之。以垣護之爲北高平郡太守（治湖陸）。是時魏太武帝已盡復關中，夏主定退守上邽。

檀道濟不能挽救破敗之軍事頹勢：道濟於是年十一月到彥之奔敗之際，奉文帝之命將兵北援，至元嘉八年，魏神䴥四年（西元四三一年）正月十五日，道濟率軍自清水赴救滑臺，魏將叔孫建、長孫道生拒之。十六日道濟軍至壽張（今山東省東平縣西南），遭遇魏安平公乙旃眷之軍，道濟乃帥寧朔將軍王仲德（前與彥之下獄，玆降號寧朔將軍從征），驍騎將軍段宏等奮擊，大破之，遂追擊至高梁亭（今山東省壽張縣境），魏寧南將軍濟州刺史壽昌公悉煩庫結，分軍前後夾擊，道濟分遣段宏及臺隊主沈虔之等出奇擊之，斬悉煩庫結，至二月初旬軍遂進達濟上，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軍三十餘戰，道濟多捷。道濟乃率軍馳歷城，在前進間，魏將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

焚燒草穀，於是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魏將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太武帝且遣楚兵將軍王慧龍助之，滑臺情勢因以益急。

宋將朱脩之堅守滑臺數月（上年十一月魏軍開始攻滑臺），至此糧食已盡，外無救援，乃與士卒熏鼠食之，是月初十日滑臺遂陷。魏軍執脩之及宋東郡太守申謨等，虜去萬餘人。

是月，道濟軍入歷城境，因食盡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軍者，魏軍遂追擊之，道濟軍衆因之悩懼，將潰，道濟乃於碻磝山（今山東省東阿縣南七里），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然，時道濟兵少，魏軍甚盛，騎兵四合，道濟乃命軍士皆被甲，己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軍因疑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遂得全軍而返。

時宋青州刺史蕭思話，聞道濟軍已南歸，遂欲棄東陽城，退保險地，濟南太守蕭承之固諫，不從；是月二十六日思話奔平昌（今山東省安邱縣西南）。參軍劉振之時戍下邳，聞之，亦委城走，但魏軍之攻勢亦至此而止，並不乘虛而入。蓋是時魏已決策先統一北方，然後伐宋，且其軍久戰疲勞，山東之地適遭水災故也。

本戰役結果：宋是役之北伐，到彥之揮軍北進時，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蕩盡，府藏武庫爲之空虛，宋元嘉之盛，從此衰敗，蓋文帝選將非人有以致之。設當初卽以檀道濟爲將，則恢復河南勢在必成，徒以道濟威名太盛而忌之，致陷軍國於破敗，豈爲政者應如是乎？及大軍已敗，復不獲已而任使之，則亦無益於大勢矣。南朝所以始終不能恢復中原者，其關鍵卽在此也。

初，文帝命到彥之北伐時，授以方針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留彭城勿進。」宋

之此項作戰方針，魏人不知，及魏將安頡得宋俘，魏太武帝乃悉之，因謂其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乃不能及。」時司馬楚之上疏，以爲諸方已平，請大擧伐宋，太武帝不許，徵楚之爲散騎常侍，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南北朝第一次戰役，因告終焉。

註一：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一元嘉七年載註：「江左僑置廣平郡於襄陽（廣平郡，漢置，改曰平干國，又改曰廣平國，後漢省，三國魏復置廣平郡，晉因之，治廣平，今河北省鷄澤縣東二十里，後魏移郡治曲梁，即今永年縣治），宋以朝陽縣（今河南省鄧縣東南八十里）實土屬雍州。」

註二：同上書載註：「冀州，漢末所置，治信都。定州，春秋鮮虞國，戰國爲中山國，後燕慕容氏都中山，後魏道武帝滅之，於中山置安州，天興三年改定州。相州，春秋晉東陽之地，戰國時爲魏之鄴邑；晉時趙王石虎自襄國徙都之；魏道武帝滅後燕至鄴，欲立州，訪於羣下，對者曰：昔河亶甲居相，宜曰相州，道武從之。」

註三：同上書載註：「水經：濟水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註云：濟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謂清口也。郭緣生述征記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或謂清，即濟也。禹貢：濟東北會于汶，今枯渠注巨澤，巨澤北則清水與汶會也。京相璠曰：今濟北東阿東北有故清亭，即春秋所謂清者也。是濟水通得清之目焉。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以爲固，即此水也。」（水經注卷八）

第四節　戰後之政局及申論

戰後之政局：魏在此一戰役中，已決策先定北方然後圖宋，遂於擊滅夏主赫連定後，蒙遜（魏封爲涼王），吐谷渾（魏封爲西秦王，西秦王暮末先是已爲夏主定所滅），氐王楊難當皆附之，乃轉兵伐北燕。其事皆已詳前章。至於宋國方面，經此役北伐失敗之後，國勢大衰，因而繼有益州之亂（元嘉九年始），又憚忌檀道濟之威望與賢能，而遽殺之（元嘉十三年三月），藉謀以安宋室，其事另詳見次章。

申　論：

㈠宋國方面：宋此役之敗，主要原因失於選將，蓋到彥之用兵之才具，乃屬庸俗者，其人之才力不僅遠遜於檀道濟，即較之王仲德亦不如，宋文帝祇以彥之爲己所親，即授以如此之重任，安得不敗？即此用人一端，南宋之不能有爲於中原，已可知矣。

㈡魏國方面：魏此次用兵，當宋軍北上時，適當夏潦方張之際，太武帝基於彼己兵種之短長及天候地形之關係，乃決計撤河南諸戍，以待「秋涼馬肥」「河冰堅合」之時反攻之，此可謂其已善於用兵之能事矣。尤有進者太武帝初則兼採衆議之長，以決其戰宋之策；繼又力排衆議，而採崔浩之謀，決自帥主力擊夏，此其統帥之才識與綜合決策之智能，甚可欽讚！蓋此時夏對魏之威脅，猶遠甚於宋也。

6—1876

第五章　南北朝之戰爭二——魏宋相互攻伐戰

（附圖六——二二五、六——二二六、六——二二七、六——二二八）

一、魏伐宋：元嘉十九年（西元四四二）七月，魏太武帝大舉南伐，十月柔然連宋侵魏，魏之涼秦地方不靖。翌年七月魏乃轉南伐之兵，大舉北征柔然。
二、魏再伐宋：元嘉二十七年正月，魏轉伐柔然得勝之兵南伐，至四月攻懸瓠不克而退。
三、宋大舉北伐：同年六月宋大舉北伐，進克河上諸要地，閏十月敗還。十一月，魏大舉反攻，十二月大軍達於江岸——步瓜，宋求和，魏軍退。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戰爭導因（參閱附圖六——二二五）

本節所述戰前一般形勢，乃自宋元嘉八年至元嘉十八年，魏神䴥四年至太平眞君二年，西元四三一至四四一年之十年間，魏宋兩國及有關之一般大勢而言。玆分述如左：

魏國方面：魏國當時軍國大謀中所欲次第征服之國，西鄰爲殘餘之夏主赫連定，及時而附宋時而附魏分據涼州南北諸地之北涼王沮渠蒙遜、西秦王乞伏暮末、吐谷渾王慕璝、仇池氐王楊難當等諸勢力。北鄰則柔然侵擾北邊，有如漢時之匈奴，爲害甚大，屢屢阻撓其統一中國之行動，故勢必須予以澈底之打擊，始能遂行其統一中國之

策。東鄰為北燕及高句麗等國。南鄰為宋。遠西方為西域諸國之歸附。

一、西鄰諸國　(一)夏主赫連定，於魏神䴥四年，宋元嘉八年，夏勝元四年，西元四三一年夏，因畏魏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將度河攻北涼奪其地以自據，竟於渡河時，為吐谷渾王慕璝所襲擊而被俘。明年，慕璝送赫連定於魏，太武帝殺之。於是，北涼王沮渠蒙遜、吐谷渾王慕璝，皆歸附焉。計夏歷三主，凡二十六年而亡。(二)西秦王乞伏暮末，則於是年春，為夏所攻於南安（今甘肅省隴西縣東北），窮蹙出降，夏並其宗族五百人盡殺之，乞伏氏之國遂亡。西秦乞伏氏，凡歷四主，四十九年而亡。(三)北涼王蒙遜於魏驅逐夏主定而再克長安之後，是年秋遣子安周入侍於魏，魏授以涼王，王河西七郡。至魏延和二年（宋元嘉十年）蒙遜卒，子牧犍立，仍附於魏。明年，又奉表於宋，宋封為河西王，蓋牧犍復依違於魏、宋之間，以圖自存也。至魏太延二年（宋元嘉十三年），魏滅北燕之後，太延五年夏，太武帝以東方已定，乃轉兵擊北涼，秋滅之。北涼凡歷二主，共三十八年而亡。是年冬，吐谷渾王慕利延（璝弟。璝於太延二年卒）聞北涼被滅，大懼偕牧犍弟安周帥衆西遁，踰沙漠，魏遣使撫諭之，乃還。(四)仇池氏王楊難當於神䴥四年夏，赫連定畏魏之逼，棄上邽西走時，難當乘機奪取上邽，據而有之。至魏延和二年（宋元嘉十年），難當附魏而襲宋之漢中據之，明年，漢中復為宋所取，遂再依違於魏宋兩大之間。太延二年（宋元嘉十三年）春，難當自稱大秦王。是年秋，魏遣兵進討，遂割上邽與魏，而退守下辨。至太平眞君二年（宋元嘉十八年）多、難當復依魏侵宋之漢中，而下益州，旋敗歸（後事詳見本章第五節）。以上諸事，另詳本章第二節魏之政情與國勢節中。

至此，魏西鄰之國，悉爲魏有。

二、北鄰柔然　柔然自魏道武帝珪以來，屢爲魏北邊之患，至太武帝屢用崔浩之策，對之大施韃伐，始逐漸衰弱，其事已詳於本卷第三章第五節，及本章第五節中。

三、東鄰北燕　滅北燕之經過，已詳本卷第三章第五節。與宋之戰，見本卷第四章，及本章第五節。

四、遠西方諸國　魏於滅夏赫連定，北涼蒙遜歸附之後，其國威遂遠播於西域諸國。於是，自太延元年（宋元嘉十二年）以後之二年中，鄯善、焉耆、車師（皆在今新疆省東部）、龜玆、疏勒、悅槃陁（皆在今新疆省西部，悅槃陁在葱嶺東），及葱嶺西方之粟特國（卽漢奄蔡國），新疆省西北部至蘇俄巴勒哈什湖間之烏孫國、破落那（漢大宛國）、者舌（漢康居國），皆相繼遣使朝獻入貢於魏矣。後三年，至太延五年遮逸國、悉居半國（在今新疆于闐西），亦皆遣使朝貢於魏。

宋國方面：宋國在此十年期間，其國內大勢，概如本章第三節政情與國勢所述，玆述其域外與宋發生關係者之國如左：

一、林邑　林邑，秦置。漢改曰：象林縣。後漢末邑人區連者，因中原喪亂，殺林邑縣令，稱林邑國王（其國在今南越境，西貢之北，宋曰象浦〔今西貢東北約八百里之海岸中，〕馬援曾植兩銅柱於其南境）。至晉泰始及太康，曾入貢於晉，其時扶南國（今泰國）亦曾率十國入貢於晉。至晉成帝時，林邑王范逸卒，爲日南夷帥范稚之奴范文所篡，國勢益大（註　），范文復奉表入貢於晉。晉穆帝永和三年，日南太守（治今北越河內南約四百里）夏侯覽侵刻胡商，及科調船材，范文攻日南陷之。文旋北侵九眞（在河內南約二

百里），永和五年桓溫遣交廣兵討之，爲文所敗。此後又曾入貢於晉。至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遣交州刺史杜慧度征之，所殺過半，林邑王范陽邁乃乞降。文帝元嘉元年，范陽邁復侵日南、九德（在今河內南約三百餘里。三國吳分九眞置九德郡）諸郡。元嘉七年遣使入貢於宋，以求和好，此後叛服無常。

二、倭及百濟高句麗　倭自魏晉以來，與中國常發生關係，在曹魏時，且嘗受魏封賜。百濟（今南韓西部之地）、高句麗與中國尤爲密邇。宋武帝篡晉後，於永初元年曾詔進高句麗王高璉爲征東大將軍（原受晉封征東將軍），是年又詔進百濟王餘映爲鎭東大將軍（原鎭東將軍）。永初二年，以倭世脩貢職，詔賜除授。元嘉元年百濟遣長史張威入貢於宋。元嘉二年再入貢。元嘉十五年夏，宋以倭國王珍爲安東將軍。元嘉十六年，高句麗入貢於宋，亦獻方物於魏。蓋是時魏之勢力已東漸故也。

三、西南諸國　元嘉五年，天竺（今印度）迦毗黎國王月愛遣使奉表入貢於宋，表辭皆如浮屠之言。師子國王利利摩訶遣使入貢於宋。按迦毗黎國，似在今印度東海岸，師子國卽今錫蘭。元嘉七年夏西南夷阿羅單（今瓜哇）國王毗沙跋摩遣使獻方物於宋。西南夷訶羅佗國王堅鎧遣使奉表入貢於宋。宋對以上諸國，除林邑曾爲宋之軍力所及，及倭、百濟、高麗等國，因世受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影響，因而受宋國封號外，其他各國僅與宋發生商業上之關係而已。

至於魏宋之戰爭導因，由於宋武帝收復青州及河南關中諸地，又經宋文帝元嘉之治，國勢漸強，乃欲恢復大河以南及關中之地，故屢謀興起北伐之師。魏則於統一北方之後，依其久定之國策，勢必南取宋，以圖統一中國，此乃中國歷史上必然之趨勢，故魏宋之戰爭，乃因之而起焉。

註：晉書卷九十七南蠻傳，晉成帝咸康二年（西元三三六年）載：「初日南夷帥范稚有奴曰范文，常隨商賈往來中國。後至林邑，敎林邑王范逸作城郭宮室器械，逸愛信之，使爲將。文遂譖逸諸子，或徙或逃，逸卒，文詐迎逸子於他國，置毒於柳酒中而殺之。文自立爲王。於是出兵攻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國，皆滅之。有衆四五萬，至是遣使奉表入貢。」

第二節　魏國之政情與國勢

魏太武帝自宋到彥之北伐之際，夏主定復謀連宋滅魏共分天下（其事皆已詳前章），於是用崔浩之策，用兵以撲滅殘餘之夏國，並從而決策先掃定北方，暫罷待「秋涼馬肥」，「河水堅合」反攻宋國之策，因而遂產生其一連串對內對外之措施，玆概述之如左：

一、殺夏主赫連定之後伐燕：事已詳見前章。

二、羈縻涼州各國：太武帝於擊破夏主定，復取關中（神䴥三年，宋元嘉七年，西元四三〇年十二月）之後，明年——神䴥四年七月北涼王沮渠蒙遜遣子安周入侍，吐谷渾王慕璝遣侍郎謝太寧奉表降附，並送赫連定（爲慕璝所俘已見前），於是魏拜慕璝爲大將軍西秦王，又拜蒙遜爲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卽今甘肅省中北部及青海省東部黃河以北之地）七郡，並册曰：「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北盡窮髮，南極庸嶓，西被崑崙，東至河曲（註一），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置將相羣卿百官，承制假授，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

加漢初諸侯王故事。」此爲魏對蒙遜極隆寵羈縻之能事。旋慕璝表求增封，詔婉拒之（詳見下），蓋魏以蒙遜足以制之，不肅初附者之跋扈也。

至延和元年（宋元嘉九年）多，蒙遜有獨立之志，是時魏「方有事於東方（伐北燕），未暇西略」（太武帝語），由是魏涼嫌隙。

明年——延和二年四月蒙遜卒，涼人以世子菩提幼弱，又以菩提之兄敦煌太守牧犍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涼人因共立之爲涼王。遣使請命於魏，又送其妹興平公主于魏爲右昭儀（魏主增置左右昭儀）。魏因遣安西將軍李順拜牧犍都督沙涼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河西王。嗣牧犍又上表於宋，宋亦拜牧犍爲河西王。

是時，氐王楊難當正乘宋益州及梁、南秦二州（治漢中）刑政不善而民怨之際，遣兵襲益州及漢中，且難當此時勢力漸強，北有上邽（天水西南，赫連定爲魏所攻西走，難當進取之），西有宕昌（今甘肅省岷縣南），西鄰吐谷渾，北鄰魏，東南鄰宋。魏此時正有事於東方（伐燕），爲謀其關中安定，並使相機侵宋，乃於是年九月遣使拜難當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梁二州牧、南秦王。及延和三年（宋元嘉十一年）宋克復漢中，難當所遣寇蜀之兵又敗，乃復依違於宋魏兩大國之間。

三、進圖涼州：太延二年，宋元嘉十三年（西元四三六）四月，龍城已破，北燕已滅，高麗各國已附，但是時楊難當中立於宋魏之間，竟自稱大秦王，建天子之制，於是魏乃首先轉兵進討之。七月，太武帝遣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尚書令劉絜督河西（治山西臨汾縣）、高平（治今甘肅省固原縣治）諸軍討楊難當，迫

還上邽，難當被逼乃以其子順爲雍州刺史（原爲秦州刺史鎭上邽）還鎭下辨（今甘肅省成縣西）。是年冬，吐谷渾王慕璝卒，弟慕利延立，魏乃拜利延爲鎭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今青海省西寧縣）王，此乃西徙而封之也。又遣使西域招撫西域十六國（註二），以孤沮渠牧犍。至太延五年，宋元嘉十六年（上年大擧伐柔然）六月，太武帝用崔浩之策，擧兵西伐，一面使太子晃監國，留守平城；又使大將軍長樂王稽敬（紇奚氏改爲稽氏），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等將二萬騎屯漠南，以備柔然。一面宣言河西王牧犍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羣臣，委質遠迎，拜謁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傳輿櫬，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爲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又改封吐谷渾慕利延爲河南王。六月末，太武帝自帥大軍於雲中（今綏遠省托克托縣）渡河，至上郡屬國城（今陝西省榆林縣）後，遂於是月二十日留輜重於屬國城部署諸軍進襲之。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尙書令劉絜與常山王素爲前鋒。以姑臧城外留居有鮮卑四部（禿髮傉檀據姑臧，旣而爲沮渠蒙遜所取，有四部鮮卑居城外），乃以鮮卑禿髮傉檀之子源賀爲鄉導號召之反涼，遂直抵姑臧城下。河西王沮渠牧犍一面倉卒遣其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迎戰於城南，一面遣使求援於柔然。董來戰敗，時牧犍已聞柔然欲寇魏邊郡，乃嬰城固守，魏軍遂圍之。旋牧犍兄子祖、萬年率所部降魏，於是姑臧城潰，牧犍帥文武五千人出降。魏太武帝釋其縛而禮之，並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勝數。（上引魏書卷九十九沮渠牧犍傳）

魏已克姑臧，乃使張掖王禿髮保周（源賀之兄。保周投奔魏時封張掖公，今進爲王），龍驤將軍穆羆，安遠將軍源賀等分徇諸郡，雜胡降者又數十萬。於是乃分軍北略沙州（治敦煌，今甘肅省安西縣西至新疆省

吐魯番之地皆屬之）。涼當時守其地者，有牧犍弟無諱爲沙州刺史都督建康（郡治今甘肅省高台縣南）以西諸軍事，領酒泉太守；宜得爲秦州刺史都督丹嶺（姑臧西）以西諸軍事，領張掖太守；安周爲樂都太守（治今甘肅樂都縣），從弟唐兒爲敦煌太守，各守其地。及魏鎭南將軍奚眷攻張掖，鎭北將軍封沓攻樂都，宜得西奔酒泉，安周南奔吐谷渾。奚眷再攻酒泉，無諱、宜得又收遺民奔晉昌（郡治今甘肅省安西縣東），遂就唐兒於敦煌。

太武帝已平定河西，乃留樂平王丕，及征西將軍賀多羅鎭涼州，並盡用涼州名士，以收人望；武威、張掖、酒泉，亦皆置將守之，然後凱旋東還。但當太武帝東還之際，禿髮保周卽帥諸部鮮卑據張掖叛魏，沮渠無諱亦擧兵奪取酒泉，集兵張掖，將以共攻姑臧，旋爲魏所遣永昌王健討破之，保周窮促自殺（太平眞君元年宋元嘉十七年），無諱西走鄯善（太平眞君三年），於是涼州悉平。

四、內政與外交：此處所敍魏之內政與外交，乃僅就其滅夏至本戰役前之一段時間者而言。㈠當其伐北燕之五年中（延和元年至太延二年），北與柔然和親。西以樂安王範爲都督秦雍等五州諸軍事、衞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鎭都大將（在鎭大將之上）；又以範年少，乃更選舊德人物平西將軍崔徽（宏之弟，浩之叔父），征北大將軍張黎爲之副，共鎭長安；範謙恭寬惠，徽務敦大體，黎清約公平，政刑簡易，輕傜薄賦，關中大安。又拜牧犍河西王，拜氐王楊難當爲南秦王，使南略宋之漢中，俾關中之局勢益固。東以馮崇爲都督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錄其國尙書事，承制假授尙書、刺史、征虜已下官，以加強東伐之力量。南立徐州於外黃（今河南省杞縣東），以加強其洛陽、虎牢、滑台諸

河南戰略據點而備宋，同時又遣使與宋謀和。一再遣使西域，西域諸國皆入貢焉。㈡當北燕已滅，東方已定之後，至轉兵西向滅北涼沮渠氏之三年中（自太延三年至太延五年，宋元嘉十四年至元嘉十六年），則一方面內理政治，整肅守宰之貪汚者，一方面仍羈縻吐谷渾，南和宋，中間又因柔然絕和親入寇，而大舉伐之。

第三節　宋國之政情與國勢

宋自到彥之北伐失敗後，至魏大舉來伐之十年中（自元嘉八年至元嘉十八年，魏神䴥四年至太平眞君二年，西元四三一至四四一年，其對內對外之大事，有如次述：

一、與魏爭奪涼州方面之勢力：此時在涼州方面，有三大勢力，一爲北涼沮渠蒙遜據今甘肅大河以北四郡，二爲吐谷渾慕璝據今甘肅大河以南之西部及青海東部，三爲仇池楊難當，據今甘肅東南部。此涼州三大勢力，皆以處於魏宋兩大之間，爲謀自存故亦常依違於魏宋。元嘉八年秋，當魏拜蒙遜爲涼王，慕璝爲西秦王之後，明年夏慕璝以求增封地失意於魏，而遣使來入貢，文帝乃即拜慕璝爲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封隴西王；當魏改封慕璝爲西平王之後，文帝又改封慕璝爲河南王。又加氐王楊難當爲北秦州刺史（此時難當因赫連定爲魏所攻西走，因取得上邽），時難當依魏之勢，乘宋益州（治成都）及南秦州（治漢中）地方失政，遣兵入寇。難當此擧失敗之後，於元嘉十一年夏，復遣使於宋，文帝乃復其官爵。是時蒙遜已卒，子牧犍卽位，遣使來告，因卽以牧犍都督涼秦等四州諸軍

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以爭取之。

二、平蜀之亂及克復漢中：益州刺史劉道濟（粹之弟）因其長史費謙，別駕張熙等，聚斂興利，傷政害民，主官冶，禁民鼓鑄，而貴賣鐵器，商賈失業，吁嗟滿路。元嘉九年秋，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司馬飛龍，自云晉室近親，奔依氐王楊難當，難當乃因民之怨，助飛龍以兵，使擾益州。飛龍招合蜀人，得千餘人，攻殺巴興令，逐陰平太守（治今四川省德陽縣西北），道濟遣軍擊斬之。旋氐奴帛氏與鄉人趙廣煽動縣人，詐言司馬殿下（飛龍）猶在陽泉山（德陽縣西）中，因聚衆得數千人，進攻廣漢，道濟遣參軍程展，會治中李抗之將五百人擊之，皆敗死；巴西人唐頻復聚衆應之，進攻涪城（今廣漢縣），又陷之。於是涪陵（今涪陵縣西）、江陽（今彭山縣東）、遂寧（今遂寧縣）諸郡守，皆棄城走，蜀土僑舊俱反，趙廣等乃進攻成都，劉道濟嬰城固守。趙廣等之衆屯聚日久，不見司馬飛龍，欲散去，廣懼，乃將三千人羽儀至陽泉寺，詐云迎飛龍，至則脅道人程道養詐稱飛龍，廣等乃推道養爲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衆至十餘萬，圍攻成都。道濟賴中兵參軍裴方明之禦戰有方，道養等敗而復振者再，至元嘉十年二月，劉道濟卒，裴方明等仍祕其喪而堅守之，且大破道養之兵，道養等退保廣漢。時文帝已令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遣巴東太守（治今奉節縣西）周籍之督巴西五郡諸軍事，將二千人救成都，並以甄法崇爲益州刺史，籍之與裴方明等進擊，復大破之。趙廣等奔入郪山爲寇，至元嘉十四年春，趙廣等降，乃悉平之。宋以周籍之爲益州刺史。蜀之是亂，間接實由魏策動之也。元嘉十年夏，文帝聞梁、南秦二州刺史甄法護（法崇之兄）刑政不治，失氐羌之和，乃自徒中起蕭思話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思話前爲青州刺史，見前章）。是

年九月，魏拜楊難當為南秦王，難當乃因蕭思話未至，甄法護將下之際，舉兵襲之，法護棄城（漢中城）奔洋川之西城，當難遂據有漢中之地，以其司馬趙溫為梁秦二州刺史。元嘉十一年春，蕭思話自襄陽西進，遣橫野司馬蕭承之為前鋒，荊州刺史義慶又遣龍驤將軍裴方明將兵三千自蜀北上助之。於是屢戰破之，遂克復漢中。

三、殺檀道濟及貶義康：檀道濟自到彥之大敗後，奉令進救滑臺（元嘉八年正月），因兵糧兩缺之下，滑臺終於陷魏（事已見前）。元嘉九年三月，文帝以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進位司空還江州刺史，還鎮尋陽（九江縣）。至元嘉十三年二月，朝廷以道濟立功前朝，威名太重，其左右腹心，又皆經百戰之士，諸子且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是時適文帝久疾不愈，領軍將軍劉湛說司徒義康（武帝第四子），以為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使者至，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道濟至建康，朝廷留之累月。帝稍愈，將遣歸還。道濟已下秦淮渚乘船將還江州，未發，會帝疾復發，義康乃矯詔召道濟入，因而執之。道濟見執，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三月初八日遂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並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唯宥其諸孫之童孺者。宋已殺道濟，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因此，今後宋對中原之用兵，益無能為矣。（上引南史卷十五檀道濟傳）

宋廷已除檀道濟，文帝與司徒義康間，復以權力之爭而生衝突。義康自元嘉十六年正月，進位大將軍領司徒以來，專總朝權，及文帝羸疾積年，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石非口所親嘗不進，

或連夕不寢，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復以義康性好吏職，糾剔文案，莫不精盡，文帝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尚書命斷之。因此，勢傾遠近，朝野輻湊。義康復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僚庸無所施及忤旨者，乃斥爲臺官（晉宋以來，謂天朝爲天臺）。又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僕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時劉湛與尚書僕射領選、護軍將軍殷景仁，因俱被時譽，猜隙漸生，湛遂委心自結於義康，欲傾黜景仁，獨當時務，因此義康擅勢專朝之時，湛愈推崇之。於是，殷景仁與湛之鬬爭益烈。元嘉十七年夏，景仁乃密言於文帝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稍加裁抑。」文帝陰然之。旋義康僚屬司徒長史劉斌，大將軍從事中郎王履（謐之孫），及主簿劉敬文，祭酒孔胤秀等，邀結朋黨，與劉湛密謀，以文帝多疾，一日晏駕，擁立義康，並探拾殷景仁短長，或虛構異同，謀以去之。自是，帝相間之鬬爭，亦隨之而烈。是年九月，文帝以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乃收劉湛、劉斌、劉敬文、孔胤秀等下廷尉，暴其罪惡而誅之，貶義康爲江州刺史，出鎭豫章，以征虜司馬爲豫章太守，龍驤將軍蕭承之將兵監守之。旋遂有范曄等之謀亂，其事見後述。

四、與魏言好：自到彥之北伐敗後，宋與魏使節頻交，言歸於好。如元嘉八年夏，正當到彥之大敗，及檀道濟救滑臺之戰事後，魏遣散騎侍郎周紹來聘，且求婚，文帝依違答之。元嘉十年春，魏又遣兼散騎常侍宋宣來聘，且爲太子晃求婚，文帝又依違答之。十二月，魏又遣寧朔將軍盧玄來聘。元嘉十三年夏，魏又

遣散騎侍郎游雅來聘，至元嘉十四年春，文帝遂遣散騎常侍劉熙伯報聘，並議婚納幣之事，會文帝之女亡，其事遂寢。元嘉十七年春，魏遣假通直常侍邢穎來聘。元嘉十八年秋，魏又遣散騎侍郎張偉來聘。明年魏遂大舉南伐。蓋魏宋之相聘言好，採主動者爲魏國，在此期間，魏謀貫徹其統一北方之策，乃與宋謀和，俾集力於從事北方之征戰；而宋在此期間，亦因到彥之敗後，國勢沮喪，加以內方多事，故亦不得不與魏敷衍之也。

註一：資活通鑑鑑卷一百二十二，元嘉八年載註：「經典釋文司馬曰：窮髮，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按毛，草也。地理書云：山以草木爲髮。庸，魏興，上庸之地；嶓，嶓山也（今湖北省竹山縣及陝西省安康縣等地）。崑嶺，謂崑崙。河曲、朔方之河曲也」（今寧夏省東部之地）

註二：同上書卷一百二十三，元嘉十二年載註：「龜玆、疏勒、烏孫、鄯善、焉耆、車師，漢時舊國也（詳見第七卷東漢時代）。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北匈奴之部落，爲竇憲所破，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住龜玆北地方爲悅般國，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渴槃陁國在葱嶺東。朱駒波西粟特，當從魏書，隋書作粟特，粟特國在葱嶺之西，當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漢之奄蔡也。」烏孫又導魏使至破落那、者舌二國。破落那，漢大宛國。者舌，漢康居國。其旁五國聞之，亦皆稱臣入貢於魏焉。

第四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戰爭方略

（參看附圖六——二二六、六——二二七、六——二二八）

一、地理形勢

當魏初次大舉南伐時，魏宋雙方國境線上之要點爲：

魏　碻磝（今山東省茌平縣東南，當時之河北岸）——滑臺（今河南省滑縣）——外黃（今杞縣）——滎陽——虎牢（今河南省汜水縣）——洛陽——陝縣——長安——上邽（今甘肅省天水縣西南）。

宋　歷城（今山東省歷城縣）——須昌（今東平縣西南）——彭城（今江蘇省銅山縣）——壽陽（今安徽省壽縣）——襄陽——漢中（今陝西省南鄭縣）——仇池（今甘肅省成縣西）。是時，南陽、上洛（今陝西省商縣），皆屬宋。

魏當時概自潼關以東至歷城，沿大河爲守，而進出於河南。宋之屢謀恢復中原，亦僅圖克復河南諸郡縣而已。

以上諸要地，除碻磝、滑臺、虎牢、洛陽各地之地理形勢，已述於前章外，茲補述其他要地之地理形勢如左：

歷城：歷城即今山東省歷城縣。讀史方輿紀要曰：「（濟南）府，南阻泰山，北襟勃海，擅魚鹽之利，界河淮之中，誠肘腋重地也。春秋時，諸侯爭齊，多在歷下，自戰國以迄秦楚之際，歷下多事，則齊境必危，秦兵次歷下，而王建由以亡，田廣罷歷下戰守備，而韓信得以收齊，其大較也。後漢初，耿弇攻張步，敗其軍於歷下，光武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將軍攻祝阿而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

蓋其地水陸四通，爲三齊都要也。劉宋孝建三年（西元四五六年）議移青冀二州併鎮歷城，言者多不同，垣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又多陂澤，非敵所向；每使寇掠，必繇歷城；歷城北又近河，歸順者易，近息民患，遠申主威，此安邊上計也。議遂定。」歷城在當時，仍爲宋國保衞青州第一線之最重要戰略要點。

彭城：彭城即今江蘇省銅山縣。讀史方輿紀要曰：「（徐）州，岡巒環合，汴泗交流，北走齊魯，西通梁宋，自昔要害地也。……及晉人南渡，彭城之得失，輒關南北之盛衰。太元九年，時河南城堡多附於晉，謝玄欲使朱序屯梁國，自屯彭城，以北固河上，而援洛陽，朝議不允。既而黎陽以南，遂至騷動……宋王玄謨曰：彭城要兼水陸，其地南界大淮，左右清汴，表裡京甸，捍接邊境，城隍峻整，禁衞周固。又自淮以西，襄陽以東，經塗三千，達於濟岱，六州之人，三十萬戶，常得安全，實由此鎮。及彭城沒於後魏，而淮泗日以多事。魏尉玄曰：彭城，宋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儲既廣，則宋人必不敢窺淮北。」是以彭城爲宋魏必爭之地。

長安：長安即今陝西省長安，讀史方輿紀要曰：「（西安）府，名山聳峙，大川環流，憑高據深，雄於天下。……晉，潘岳西京賦云：邪界褒斜，右濱汧隴，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山在今陝西省沔縣西南，接寧羌縣境，漢水所出），九嵕（山在醴泉縣東北）嶭嶻，太乙（即終南山）巃嵸，南有元灞，素滻（水名）、湯井、溫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泗之粟。蓋山川形勝，莫若西京也。且原隰沃野，則資儲易足，地勢便利，則戰守有餘，有事於中原者，未嘗不屬意

於此焉。」蓋自古欲控制陝以西者，必先控制長安，長安之得失，即關中控制權之得失也。

上邽：上邽在今甘肅省天水縣西南。讀史方輿紀要曰：「(秦)州，當關隴之會，介雍梁之間，屹為重鎮。……魏征西將軍陳泰曰：(姜)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略陽積穀之實，招納羌胡，東爭關隴，此我所惡也。而乃以乘勝之威，挫堅城之下，是我破賊之時矣。蓋關中要會，常在秦州，爭秦州，則自隴以東皆震矣。晉元康以後，關中多事，秦州每為碁劫之勢。」魏已破赫連定，克長安，復進上邽，其要因亦在謀控「秦州」之地勢也。

壽陽：壽陽即壽春，今安徽省壽縣。讀史方輿紀要曰：「(壽)州，控扼淮潁，襟帶江沱，為西北之要樞，東南之屏蔽。……自魏晉用兵，與江東爭雄長，未嘗不先事壽春，及晉遷江左，而壽春之勢益重。(晉)元帝時，應詹曰：壽春一方之會，遠振河洛之形勢，近為徐豫之藩鎮，宜綏集流散，專事農桑。成帝時，蔡謨曰：壽陽城小而堅，自壽陽至琅邪(指南琅邪郡而言。郡治今江蘇省句容縣北)，城壁相望，其間遠者，纔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簡文帝時……伏滔著正淮論曰：壽陽東連三吳之富，南引荆汝之利，北接梁宋，平途不過七百，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有淮淝之固。龍泉之陂，良田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南北朝時，壽春皆為重鎮。」宋每攻許洛，皆由此出兵。魏之攻宋，亦必先奪據此地，蓋其戰略地位重要也。

漢中：漢中即今陝西省南鄭，自古為隴蜀爭奪之重地，宋齊梁皆以漢中鄰接氐、羌，常為重鎮。讀史方輿紀要曰：「(漢中)府，北瞰關中，南蔽巴蜀，東達襄鄧，西控秦隴，形勢最重。」此地區之地理形勢，

在本史三國時代之魏蜀戰爭中，述之頗詳，請參閱之。

仇池：山在今甘肅省成縣西，一名瞿堆，又名百頃山，山本名仇維，其上有池，故名之。池大百頃，煑水爲鹽，有平田百頃。漢末，隴右豪族楊騰子駒居仇池，其地四方斗絕高平，方二十餘里，惟有東西二門，盤道三十六回而上，絕壁峭拔，極爲險峻，魏晉之世，氐酋楊氏世據其地，亦曰白馬氐。晉時，楊定求割天水之西縣（今天水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武都之上祿（今甘肅省成縣西南）爲仇池郡。魏宋戰爭諸役，以其地間於魏之秦州，宋之梁州之間，故亦爲魏宋爭奪之要地。

江淮方面之地理形勢，請參閱以前各卷有關各章。

魏宋國境，東自歷城，西至仇池，東西千餘里，每次作戰、由於地形與交通之關係，大概皆分東西兩戰場進行之。洛陽以東爲東戰場，是一戰場，魏宋爭奪最烈；洛陽以西，爲西戰場，雙方爲爭奪關中及隴右之控制權，自魏滅沮渠氏後，亦時常發生衝突。

二、戰爭方略

魏國方面：魏自太武燾即位之後，軍國大謀，皆決於崔浩。崔浩以其精於經史，博覽羣書，及精通方略，故屢能貢獻強國制勝之遠策（見本卷各章崔浩獻策之議論）。在此一時期中，魏之戰爭方略，概可分爲兩期。第一期，南境對宋，主在鞏固黃河防線；對北方一方面打擊柔然，一方面謀統一夏、北涼，及北燕諸國。第二期，待北方諸國統一，肘腋之患已除，國勢益大之後，乃轉兵南下伐宋，此其大略也。

至於其打擊柔然與統一北方之策之遂行時，最困難之時期，爲柔然方盛，赫連夏方強之時，蓋此二敵皆有窺伺

魏國之志，其爲患亦最烈。故在此一時期中，魏之戰爭目標，卽以此二國爲主，而用兵之方策，則相機機動使用兵力而奇襲之，故時而攻夏，時而襲擊柔然。及赫連勃勃卒，乃一面防柔然於漠南，一面奇襲統萬——夏都（詳見本卷第三章），繼以強攻，志在擊滅之而後已。

至於北燕及沮渠氏之北涼，皆乃坐守之敵，故於統萬已破，長安已克，柔然已衰之後，乃卽轉兵東向。及北燕已平，又卽轉兵西向，以取北涼，北方統一之大業，於以定焉。

魏於北方已定後，轉兵南下伐宋，初則用其羣臣之議，對宋北方邊疆之戰略要點強攻。及此種攻城戰略，宣告不利之後，於本戰役最後一次大舉攻宋時，乃採用崔浩之策（見前），在東戰場越野遠程挺進，置彭城、壽陽、盱眙之宋守軍於不顧，而直撲大江北岸——瓜步及歷陽。至於太武帝之用兵，常乃配合其騎兵之速度與衝力，遂行戰略或戰術之奇襲，以及突破與包圍之方式。又由於奇襲作戰之故，每戰擄獲甚豐，遂其「以戰養戰」，「勝敵益強」之謀。此種事例，在其於北方諸戰役中，屢見不鮮，在其對宋用兵時，又特別重視天候，故其攻宋常在深秋及冬季，「秋涼馬肥」，「河冰堅合」之時。

宋國方面：宋文帝身遭弒亂之後，及卽位卽致力於內政，與皇權之鞏固。至內政已定，乃轉而圖謀恢復河南故土，其戰魏之方略，約述如左：

㈠利用歷城、彭城、壽陽、襄陽、漢中諸戰略要地，以進圖北方，及爲退守之基地。又利用淮、泗、潁、漢諸河流，以爲進圖北方軍事上之進軍與運輸補給。

㈡利用隴東隴西之民族複雜情勢，或爭取各該地方之勢力，或策應胡人之反魏，以牽制魏人。

㈢相機與夏、北燕、及柔然等反魏之勢力連合，以圖魏。

㈣進攻時，利用淮、泗、淸、濟諸水，遣舟師直擣黃河沿岸魏之戰略要地。退守時，利用守城技術，固守彭城、壽陽等諸據點，以阻滯魏軍之攻勢。

㈤進攻之方針，爲相機恢復大河以南之地，而固守之。

第五節　魏宋相互攻伐之作戰經過

（參看附圖六——二二六、六——二二七、六——二二八）

一、魏伐宋，中途而止

此時，魏已滅北宋及北涼，北方統一之大業告成。且此時魏之威力所被，東方高句麗，西方西域諸國，皆已遣使朝魏而服屬焉。於是，魏乃乘宋之內部困擾並依其先統一北方然後圖宋之決策，遂以與宋爭仇池爲導火線，而於太平眞君三年，宋元嘉十九年（西元四四二年）七月二十二日，開始大擧全面進軍南伐，其南伐之進軍部署如左：

㈠使安西將軍建興公古弼（註一）督隴右諸軍及殿中虎賁，與武都王楊保宗，自祁山（今甘肅省西和縣西北）南下。

㈡征西將軍皮豹子與琅陝王司馬楚之等督關中諸軍，自散關（今陝西省寶鷄縣西南）西入，與上路軍會師仇池（今甘肅省成縣西）。

㈢使譙王司馬文思（休之之子。已詳劉裕擊荆州司馬休之章），督洛豫諸軍（註二）南趨襄陽。

㈣征南將軍東安公徐州刺史刁雍自外黃（今河南省杞縣）南下廣陵（今江蘇省江都縣）。

魏此次全線大擧南伐，以爲氐王楊難當報仇爲名（參看註三），宣言於東方徐州等地，爲出兵之藉口，實則因其北方已統一，乃轉兵伐宋，以謀貫澈其一貫政策也。

此時宋對魏之入侵，似尚未悉，故無動員大擧抵抗之準備，惟有下述之措施而已。沮渠無諱爲魏所破，西走鄯善後（見前節），於元嘉十九年九月，襲破高昌城而據之（今新疆省吐魯番縣），遣使奉表於宋，宋乃以之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十月，柔然亦遣使詣建康，謀共同以對魏。

太平眞君四年，宋元嘉二十年正月，魏將皮豹子進擊樂鄉（今甘肅省徽縣），宋將軍王奐之等敗沒，魏軍遂進至下辨（今甘肅省成縣西），宋將軍強玄明等又敗死。二月，北秦州刺史（鎭仇池）胡崇之與魏戰於濁水（今甘肅省成縣西南），崇之復爲魏所擒，餘衆敗還漢中，將軍姜道祖亦兵敗降魏，楊保熾遁走（註三），魏遂克仇池。

是年三月，魏武都王楊保宗與弟文德叛魏（魏封保宗爲武都王見註三），四月，魏河間公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氐前鎭東司馬苻達，征西從事中郎任朏等擧兵立楊文德爲主據白崖（今甘肅省清水縣西），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文德遂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五月，魏將古弼發上邽、高平、研城諸軍，進擊楊文德，以解仇池之圍，文德退走；皮豹子亦督關中諸軍至下辨，魏乃以豹子爲仇池鎭將。楊文德敗走後，遣使求援於宋。七月宋以文德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屯於葭蘆（今甘肅省武都縣東南七十里）。又以劉眞道、裴方明失仇池，及坐匿金寶與善馬，下獄死。

當此之時，魏宋皆有擧兵相攻之志，但皆以國家情勢未靖，力不能及，遂皆轉入「謀攻」與準備階段，玆述於

次：

㈠魏國方面：——魏太武帝以柔然復盛，又悉其與宋連合，乃罷伐宋之兵，自帥大軍分四道，每道統十五將，輕騎進襲柔然（事已見前）。於是，魏宋一觸卽發之大戰，暫告平息。

魏旣因柔然爲患，使其大舉伐宋之師頓息，又以吐谷渾王慕利延之携貳（註四），以及西域鄯善國爲沮渠無諱及弟安周所控制，且謀與柔然侵魏，因決計先掃除此數方面之患，然後再謀伐宋。遂於太平眞君五年秋，遣員外散騎常侍高濟聘宋，以謀和好。是年九月，以柔然方強，太武帝乃至漠南謀襲之，柔然敕連可汗遠遁，乃止。時吐谷渾王慕利延兄子緯世謀降魏爲慕利延所殺，緯世弟叱力延奔魏並請師。太武帝乃使晉王伏羅，引兵襲吐谷渾，至樂都（今甘肅省樂都縣），慕利延大驚，逃奔白蘭（今青海省青海西南），其兄子拾寅奔河西，魏軍追之，斬首五千餘級，其從弟伏念率萬三千落降於魏。明年魏遣高涼王那等擊慕利延於白蘭，慕利延帥部落渡流沙（今青海省柴達木沙漠）西走，入于闐國，殺其王而據之。

鄯善，自於太平眞君二年多，爲沮渠無諱及安周所攻，明年，其國王比龍奔且末（今新疆省且末縣北），世子降於沮渠氏後，至太平眞君五年夏，沮渠無諱卒，弟安周代立，宋拜安周爲涼州刺史河西王。明年夏，魏遣散騎常侍萬度歸發涼州以西兵擊之，鄯善王眞達降。於是鄯善遂平，魏與西域亦得以復通焉。是時魏又有杏城等地胡叛亂，逼使魏無對外用兵之餘暇（註五）。

魏於驅除吐谷渾，降鄯善之後，乃一面備柔然，一面再準備大舉伐宋。於是自太平眞君六年，至太平眞君十一年，宋元嘉二十二年至元嘉二十七年之五年間，魏宋皆相互準備大戰焉。

太平眞君六年，宋元嘉二十二年，八月，太武帝至陰山之北，發諸州兵三分之一，各於其州城戒嚴（魏置陰山各州已見前），以待後命；又徙諸種雜民五千餘家於北邊，令就北邊之地畜牧，以餌柔然，俾便擊破之。（是時魏有杏城胡之亂），是年十一月，發冀州民造浮橋於碻磝津（今山東省茌平縣西南）；又選冀、定、相、幷、幽、平六州驍騎二萬，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將之，爲二道南侵，掠淮泗以北，徙青州之民，以實河北。明年——太平眞君七年春，魏又遣永昌王仁，高涼王那攻宋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杜驥遣兵救之，遂轉寇宋青、兗、冀三州，至清水之東而還。是年夏，又發司、冀、幽、定四州兵十萬，北築畿上塞圍，東起上谷，西迄大河，廣縱千里，以備柔然。

太平眞君七年，魏已平定關中胡蓋吳等之亂，遂於太平眞君九年，宋元嘉二十五年秋，謀伐柔然。又爲予柔然徹底打擊計，復使其成周公萬度歸擊西域之不服者焉耆、龜茲等國，然後以與西域諸國東西夾擊柔然。明年——太平眞君八年自春至秋，魏進擊柔然至涿邪山，與柔然會戰，復大破之，窮追九日九夜，俘柔然民畜凡百餘萬，柔然處羅可汗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自是柔然遂衰弱焉。

魏已次第平定吐谷渾，關中蓋吳，及逐柔然遠遁，於是魏宋之大戰，乃復展開。

(二)宋國方面——宋在魏此次大舉南侵之役中，儘量爭取涼秦方面之地方勢力及柔然之合作，以牽制魏軍，但同時國內亦頻生擾患，玆述其概況如左：

謀北伐魏：元嘉二十一年（魏太平眞君五年），當魏南侵之師因受柔然等之牽制而轉兵擊柔然及吐谷渾、鄯善等之時，文帝以左將軍徐瓊爲兗州刺史，自彭城進鎭須昌（今山東省東平縣西南。原治滑臺，滑臺陷魏後退治彭

城），大將軍參軍中恬為冀州刺史鎮歷下（皆在元嘉二十一年十月）元嘉二十二年。又以武陵王駿（文帝第三子）為雍州刺史鎮襄陽（元嘉二十二年正月），以平荆蠻之亂（註六），並準備北伐。

當元嘉二十二年春，魏軍侵擾青兗冀三州之時，文帝頗以為憂，乃咨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遂上表獻策曰：「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欲追蹤衞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仇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餘家，可悉徙大峴（見前劉裕伐南燕之戰）之南（下邳），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發隍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篡偶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衞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簳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錄自通鑑。何承天此策之思想，蓋採自管仲商鞅，詳見宋書卷六十四何承天傳）。

至元嘉二十六年春，魏大舉進襲柔然之時，文帝復謀經略中原。羣臣爭獻進取之策。柔然已破，魏亦將大舉南侵，於是魏宋之戰，再度展開。

內政概況：此處所記述之宋內政，僅就元嘉二十年至元嘉二十三年四年間之動態述之。

㈠范曄謀亂：元嘉十七年冬，揚州刺史殷景仁卒，文帝以始興王濬（文帝第二子）爲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主簿沈璞。曄尋遷左衞將軍，與右衞將軍沈演之掌禁旅。曄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爲文章，能隸書，曉音律，爲宣城太守時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快快不得志。旋遷太子詹事。時有魯國孔熙先者，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爲員外散騎侍郎，久不得進。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爲救解得免。及義康被黜遷豫章，熙先密懷報効，且以爲天文圖讖，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又以後軍長史范曄志意不滿，欲引爲同謀；而熙先素不爲曄所重，太子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熙先傾身事之，遂因綜得交於曄，而情好漸密。元嘉二十二年冬，熙先乃說曄曰：「大將軍（義康）英斷聰敏，人神攸屬。失職南垂（謂遷豫章），天下憤怨。小人先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然後誅除異我，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丈人以爲何如？」曄甚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乂，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爲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近者殷鐵（景仁）一言，而劉班（湛）碎首，彼豈父兄之仇，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

之間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是可爲寒心悼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享厚利，依鴻名，一旦苞舉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仍猶疑未決。熙先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奕世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時聞熙先有謀，亦密相結納。又丹楊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承祖因而結事之，告以密計。道人法略、尼法靜，皆感義康舊恩，並與熙先交往。法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江南謂禁中爲臺），許爲內應。法靜赴豫章，熙先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竝入死目。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時爲領軍將軍），肆兵犯蹕，禍流儲宰（以弒逆之罪歸之，並以殺太子劭）。湛之、曄等投命奮戈，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今遣護軍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熙先以爲舉大事，宜須以義康之旨諭衆，曄乃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曄等一切籌備已周。是月文帝將臨燕武帳岡，曄等乃謀以是日舉發。至期，許曜侍帝，扣刀目曄，曄竟不敢仰視。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濟，因密以其謀白帝。帝使湛之具採取本末，得其檄書選署姓名。帝遂命有司窮治。其夜呼曄置客省，先於外收謝綜及孔熙先兄弟諸黨與皆誅之。一場滔天之禍，因幸而未發。然所以致此者，禍源於政治權力之爭，及文帝在用人上，缺乏大公之度也。（上引宋書卷六十九范曄傳）

(二)平沔北諸山蠻：元嘉二十二年漢水流域諸蠻爲寇，已見本節註六所載，至元嘉二十六年，沔北諸山蠻再寇雍州，建威將軍沈慶之帥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二萬兵討之，八道俱進。諸將進討時，皆營於山下，圍而迫之。山蠻居高臨下發矢石以擊，宋軍多不利。於是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不可與之曠日

6--1902

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而進，於是羣蠻震恐，因其恐而擊之，所向奔潰。至明年春，虜降者數萬戶，悉遷建康以爲營戶。（上引宋書卷七十七沈慶之傳）

二、魏再大舉伐宋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六——二三六）

宋已一再謀取中原，乃逐漸部署軍事。元嘉二十六年，魏太平眞君十年（西元四四九年）七月，宋文帝以廣陵王誕（文帝第六子）爲雍州刺史。又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亦悉給襄陽，以備戰守。至於兗、冀二州之部署，則已見前述。

魏太武帝於是年九月大舉進擊柔然，柔然從此勢衰，遂於十二月中旬大勝凱旋。明年——太平眞君十一年（宋元嘉二十七年）正月，太武帝卽轉其伐柔然之兵鋒南下伐宋，二月初三日大獵於梁川（平城東）。宋文帝聞魏將大舉入寇，乃勑淮泗諸郡以戰守方針曰：「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今安徽省壽縣）。是月二十日魏太武帝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宋以各邊戍偵候不明，南頓太守（治今河南省項城縣北五十里）鄭琨，壽川太守（治今郾城縣東三十五里）鄭道隱，皆倉惶棄城而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文帝第四子）鎭壽陽，乃急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今汝南縣治），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遂圍而攻之。三月，魏軍晝夜攻城，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如雨下，城中負戶以汲。魏軍復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南城因此崩壞。陳憲乃於城內設女墻，外立木柵以拒之。魏軍塡塹，肉薄登城，憲仍督厲將士苦戰。魏軍死者積屍與城等，乃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上引通鑑卷一百二十五）

是時，太武帝一面攻城，一面遣其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及輜重北屯汝陽（今商水縣西北）。

宋文帝乃大興軍役，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並卽遣問使命徐州刺史武陵王駿（文帝第三子），自彭城（今江蘇省銅山縣）發騎兵帶三日糧進襲之。於是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爲五軍，遣參軍劉泰之率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武陵左常侍杜幼文（註七），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直趨汝陽。時魏軍唯慮宋救兵自壽陽來，對彭城方面並不戒備。四月初七日，泰之等遂潛進襲擊之，殺魏軍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軍潰散，諸生口悉得脫走。旋魏軍偵知泰之等兵無後繼，乃復集兵反擊之，垣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泰之爲魏軍所殺，肇之溺死，天祚爲魏所擒，謙之、尹定、幼文及士卒脫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此所以先勝而後敗者，以孤軍無援故也。

魏帝攻懸瓠四十二日不能克。宋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魏帝遣殿中尙書（知殿內兵馬）任城公乞地眞將兵迎拒之。質等擊斬乞地眞。魏帝以乞地眞敗死，城久攻不下，乃引兵北還。魏軍已退，宋文帝賞功罰罪，乃將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降號鎭軍將軍，尹定、杜幼文付尙方。陳憲以守懸瓠之功，進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

魏帝退軍時，遺宋文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是曹正欲譎詐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爲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勑方鎭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眞

，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柔然多馬，故言其有足）；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之，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爲掘壍自守，爲築垣以自障也。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彼來偵諜，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邪？彼非我敵也，彼常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癡，復非苻堅。何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外宿，吳人正有斫營伎，彼募人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爲我所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知今已殺盡（謂謝晦、檀道濟輩），豈非天資我邪？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善呪婆羅門，當使鬼縛以來耳。」魏帝此書，無異是脅降書也。（上引宋書卷九十五索虜傳）

三、宋大舉北伐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六——二二七）

魏太武帝已不能克懸瓠，引兵北退。旋適魏有誅崔浩之變（註八），是年（元嘉二十七年）六月，文帝乃謀伐魏，丹揚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及彭城太守王玄謨等，皆贊勸之，惟左軍將軍劉康祖，以爲歲月已晚，請待明年。文帝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並起，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不可。」太子步兵校尉（時東宮置兵與羽林等，故亦有是官）沈慶之亦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文帝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途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可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皆不聽。七月十二日遂下詔曰：「虜近雖摧挫（攻懸瓠不克而退），獸心靡革。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歸訴困棘，跂望綏拯，潛

相糾結，以候王師（是年六月吐谷渾王慕利延爲魏所逼，上表於宋，求徙越嶲。沮渠安周等攻焉耆），芮芮（蠕蠕）亦遣間使，遠輸誠欵，誓爲掎角。經略之會，實在玆日。」遂大擧進軍，其部署如左：

㈠太尉江夏王義恭（武帝第五子），進駐彭城爲諸軍節度。

1. 寧朔將軍王玄謨，帥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鎭軍諮議參軍申坦等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衆共六萬。
2. 太子左衛率臧質，驍騎將軍王方回，持向許洛，受督於豫州刺史南平王鑠。
3. 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率軍指向須昌、滑臺。

㈡雍州刺史隨王誕，率軍進攻弘農（今河南省陝縣地區），指向長安。

㈢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劉秀之，進攻汧隴，以向長安。

是時，軍旅大起，江南兵力不足，乃悉發青、冀、徐、豫、南、北兗州六州之兵，三丁發一，五丁發二，倩使暫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兵丁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註九）。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上引宋書卷七十七沈慶之傳）

有司奏軍用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民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戰後償還。是可知當時江南軍國之貧困也。

魏太武帝聞宋將來伐，復遺書宋文帝曰：「彼此和好日久，而彼志無厭，誘我邊民；今春南巡，聊省我民，驅之便還。今聞彼欲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

亦往揚州，相與易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如何哉？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馬十二匹，並氈藥等物，彼來道遠，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藥可自療也。」魏帝此書，對宋已盡揶揄輕視之能事。（上引宋書卷九十五索虜傳）

㈠東線戰鬥：是月中旬，宋建武司馬申元吉引兵進攻碻磝，十七日魏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走，遂克之。蕭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郡治今山東省廣饒縣治），魏青州刺史張淮之，亦棄城走。蕭斌遂與沈慶之進駐碻磝，王玄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以百舸為前鋒據石濟，遂進圍滑臺。魏主詔枋頭（今河南省濬縣西南八十里）鎮將平南將軍南康公杜道儁助守之。

王玄謨已進圍滑臺，士衆甚盛，器械精嚴。時滑臺城中多茅屋，垣護之請急攻以火箭燒之（註十）。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滑臺城中，亦懼宋軍用火箭，乃撤屋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附宋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配私暱。家付四布，而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因此攻城二月餘，不能克。

魏初聞宋軍北侵，羣臣皆言於魏帝，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帝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時約在七月下旬），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八月初三日（通鑑魏書均載九月辛卯，震按九月無辛卯日）魏太武帝遂率大軍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是月十二日，曲赦定冀相三州死罪，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閏十月初七日（魏書、通鑑均載「冬十月癸亥」，震按是年十月無癸亥日，宋書為閏十月癸亥，茲從宋書）魏太武帝至枋頭，乃即一面遣殿中尚書長孫眞率騎五千，自石濟（即古棘津，在今河南省延津縣東北）渡河，以遏王玄謨軍退走之路，一面遣關內侯陸眞夜與數人突圍

潛入滑臺，慰撫城中，並登城偵視宋軍還報。初八日，魏帝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王玄謨因而大懼，棄軍而走，衆各潰散。魏軍追之，斬首萬餘級，宋軍委棄軍資器械山積。魏軍利用所擄之玄謨戰艦以擊垣護之，護之退走。太武帝遂進駐東平（郡治須昌，今山東省范縣東南二十里）。

王玄謨退至碻磝，蕭斌欲斬之，因沈慶之諫而止。遂留玄謨守碻磝，又使申坦，垣護之據守清口（今山東省東平縣西汶水入河之口），而蕭斌自帥諸軍還歷城以拒魏。

(二)西線戰鬥：當王玄謨進圍滑臺之同時，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中兵參軍柳元景，振威將軍尹顯祖，奮武將軍魯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等將兵自襄陽北進，攻魏弘農。時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已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誕許之。季明乃自貲谷入盧氏（註十一），盧氏民趙難納之，遂誘說士民，應之者甚衆。薛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盧氏故縣東）出，柳元景引兵繼進。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亦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以向長社（今河南省長葛縣西）。時魏豫州刺史魯爽（宗之孫）鎮長社，亦棄城北走。幢主（註十二）王陽兒乘勝進擊魏豫州刺史僕蘭（原亦拓跋氏，州治虎牢）破之，僕蘭退守虎牢城拒之。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梁坦攻虎牢。

蕭斌已自碻磝還歷城之後，龐法起等諸軍方入盧氏縣，斬魏縣令李封，以趙難爲盧氏令，使率其衆爲鄉導西進中。時柳元景亦已自百丈崖（盧氏縣南）至於龐氏。於是，龐法起等乃進攻弘農（魏西弘農郡治今靈寶縣南四十里），是月（閏十月）十五日攻拔之，擒魏弘農郡太守李初古，遂留薛安都守之，三十日龐法起乃向潼關進擊。是時，文帝得克復弘農之報，十一月乃以柳元景爲弘農太守。元景一面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魏弘

農郡治陝，今陝縣治）一面自督租糧於後。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刺史（治洛陽）張是連提，帥衆二萬救陝，安都等迎戰於城南，魏縱突騎突擊，宋諸軍不能敵，安都奮戰突陣，戰至日暮，別將魯元保援兵自函谷關馳至，魏兵乃退。元景又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增援，夜至。明日安都等陣於城西南，以待再行決戰，魯方平謂安都曰：「今勁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許諾，遂合戰。元怙出敵不意，引兵自南側擊敵陣，魏軍因是驚駭，安都等復挺身衝擊，自旦戰至日昃，魏軍大敗，遂斬張是連提，及其將卒三千餘級，降者二千餘人。明日柳元景亦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為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使仁聲先路，」乃盡釋而遣之。是月初八日遂克陝城。是時龐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戍將婁須棄城走，法起等進據之。於是，關中豪傑，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是時，宋文帝以東線戰事王玄謨等已敗，魏兵深入（魏軍已進向懸瓠項城等地），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歸至襄陽，詔以為襄陽太守。

四、魏反攻作戰（參看附圖六——二二八）

魏帝已克滑臺乃命諸將分道並進大舉反攻宋國，其進軍部署如左：

(一)使征西大將軍永昌王仁，自洛陽進趨壽春（即壽陽）。

(二)尚書長孫眞向馬頭（郡，宋置。今安徽省懷遠縣東南）。

(三)楚王建趨鍾離（今鳳陽縣東北二十里）。

(四)高涼王那自青州（魏青州治今山東省廣饒縣）趨下邳（今江蘇省邳縣東）。

㈤魏太武帝自東平向鄒山（即鄒嶧山，又名邾嶧山，在今山東省鄒縣東南二十里），遂展開東線之猛烈進擊。是年十一月初二日（宋書載戊子日）魏軍攻陷鄒山，宋魯、陽平二郡太守崔邪利爲魏所擒，初五日太武帝遂進駐鄒山。

是月，魏楚王建所率之軍，自淸水之西進屯蕭城（今江蘇省蕭縣），步尼公所率之軍自淸水之東，進屯留城（今江蘇省沛縣東南）。宋武陵王駿，乃遣參軍馬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玄敬將兵向留城，遂展開彭城外圍之爭奪戰。文恭軍爲建所敗。步尼公遇玄敬軍，引兵趨苞橋，欲渡淸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魏軍以爲宋兵大至，爭渡苞水（今江蘇省沛縣西，註十三），溺死者殆半，然此並不足阻魏軍之前進也。

是時，魏永昌王仁所將八萬騎，已自洛陽疾趨壽陽，劉康祖、梁坦等在虎牢，當之輒潰，仁遂攻懸瓠、項城，均拔之。宋文帝恐壽陽不能守，乃召劉康祖還。是月十七日，魏騎兵追及康祖於尉武（亭名。在壽陽北數十里，今壽縣西）。時康祖有衆僅八千，軍副胡盛欲依山險間行退入壽陽。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騎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哺，殺魏兵萬餘，血流沒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魏軍乃分其衆爲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軍乃以騎負草燒康祖軍營。康祖隨補其闕。康祖隨即爲流矢所中，墜馬死，餘衆遂潰，魏軍掩殺之殆盡。宋南平王鑠又急使左軍行參軍王羅漢率三百人馳守尉武，魏軍攻而擒之，羅漢逃走得脫，奔盱眙。鑠仍堅城固守。魏軍遂一面進逼壽陽，一面分軍焚掠馬頭、鍾離等要點，以包圍宋彭城軍之後。（上引宋書卷五十劉康祖傳）

是時，魏至蕭城之軍，距彭城僅十餘里，即將展開攻彭城之戰。時宋太尉江夏王義恭，及武陵王駿在彭城，彭

城兵雖多而食少（張暢曾謂有精甲十萬，似誇張之詞），形勢至爲危殆。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以爲歷城兵少食多，建議爲函箱車陣，以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女，撤往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勗，則欲棄彭城奔鬱洲（今連雲港之東西連島），自海道還建康。義恭去意已決，惟二議彌日不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乃曰：「若歷城、鬱洲（今連雲東、海中）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局嚴固，欲去莫從耳；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尚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汚公馬蹄。」武陵王駿亦謂義恭曰：「阿父既爲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爲城主，而委鎭奔逃，實無顏復奉朝廷，必與此城共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是月二十六日，魏太武帝至彭城，乃立氈屋於戲馬臺（彭城城南），以望城中。義恭命閉門絕橋以守之。魏軍攻之，不能克。太武帝乃於十二月初一日揮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今江都縣），高涼王那出山陽（今淮陰縣），永昌王仁出橫江（今安徽省和縣東南），軍皆留輜重疾馳，宋城邑皆望風奔潰，所過無不殘滅。初三日建康戒備，初四日魏軍至淮上。當彭城被圍時，文帝一面命廣陵太守劉懷之盡燒城府車船，率民渡江，又命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民入城，蓄陂水以備魏軍至，決而淹之。一面遣輔國將軍臧質將二萬人往救之，始至盱眙，魏太武帝已以葦筏數萬浮水渡淮，質乃遣冗從僕射胡崇之，積弩將軍臧澄之，營於東山，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前浦（皆在盱眙城附近——註十四），質自率本軍營於城南，準備迎戰。初十日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皆破滅之。質按兵不敢救，是夕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祇將七百人奔盱眙城。是時盱眙太守沈璞，已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守備甚固。時有勸璞棄城還建康及拒質入城者。璞乃鼓舞其衆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

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隨收集二千精兵守城，再激厲其衆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爲諸君保之。舟檝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衆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耶？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納質入城。（上引宋書卷五十九張暢傳）

魏太武帝至盱眙城，一攻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監規盱眙城，續揮大軍南向，是月十五日進至瓜步（今江蘇省六合縣東南——註十五），即折民廬舍，伐葦爲筏，欲渡江。建康爲之震懼，民皆荷擔而立，準備奔逃。是時，宋文帝爲謀保衞京都，乃作如下之諸措施：(一)是月二十七日，內外戒嚴。(二)丹陽統內盡戶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三)命領軍將軍劉考遵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於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於暨陽六七百里。(四)太子劭出鎭石頭，總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倉城。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之。(五)購魏因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六)募人賫野葛酒置空村中，以毒魏軍。(七)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爲亂，乃遣中書舍人嚴龍賫藥賜義康死，義康不從，龍以被揜殺之。文帝是時又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引魏書島夷劉義隆傳）

魏太武帝在瓜步山，既一面準備渡江，又築蟠道，於其上設氈屋爲行宮。是時永昌王仁亦已自歷陽向橫江，準備渡江，高涼王那自山陽至廣陵，諸軍皆同日臨江，所過城邑，莫不望塵奔潰，降者不可勝數。一面遣使攜槖駝名馬，「並求和請婚。」文帝遣奉朝請田奇以珍羞異味回報之。魏帝食其柑酒，擧手指天，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還

6—1912

報。文帝乃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衆並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江夏王義恭、武陵王駿在彭城、南平王鑠在壽陽），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時，劭又使班劍及左右排湛，湛幾至僵仆。劭又言於文帝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惟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文帝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是月二十九日，文帝乃遣使獻百牢貢方物於魏太武帝，又請進女於魏皇孫，以求和好。太武帝以師婚非禮，乃許和而不許婚，使散騎侍郎夏侯野報之，詔皇孫爲書，致馬通問焉。

五、魏軍北還

魏太平眞君十二年，宋元嘉二十八年（西元四五一）正月初一日，太武帝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後，乃緣江擧火爲號，初二日掠居民，焚廬舍，全軍北還。魏帝至盱眙，遣人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帝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塡塹，作浮橋於君山（今盱眙縣北七里），絕水陸道，以攻城。魏帝並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鬬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幷州賊，氐羌死減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臧質乃與書丁零等，揭露魏帝上述陰謀，並寫賞格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軍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大索，數百人叫呼引之以護城樓。魏復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不能破。魏軍乃更肉搏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春雨已降，魏軍多疾疫。或有告魏軍者云：建康遣水軍入淮，又勑彭城斷其歸路。二月初二日，魏帝遂燒攻具退軍。魏軍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魏帝且遣人告城中曰：「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義恭又以碻磝不可守，使王玄謨還歷城。既而文帝勑使至，令義恭急追，而魏師已遠去。是役也，魏軍凡破蕩南兗、徐、冀、

豫、青、冀六州，殺傷不可勝數，所過郡縣，赤地無餘。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自是宋國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

是月，文帝以是役之敗，降太尉義恭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降鎭軍將軍武陵王駿爲北中郎將。七月，以蕭斌、王玄謨皆坐退敗，免官。

註一：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四，元嘉十九年載註：「考異曰：宋索虜傳作吐奚愛弼，氐胡傳作吐奚弼，蓋其舊姓，今從後魏書。」

註二：同上書載註：「營陽王景平二年，魏取河南，置洛州於洛陽，豫州於虎牢。」

註三：宋書卷九十八氐胡傳：「元嘉六年氐王楊玄卒，子保宗立，玄弟難當廢之而自立。元嘉九年，保宗謀襲難當，事泄被囚。元嘉十二年，難當釋保宗之囚，使鎭童亭。元嘉十六年，保宗、保顯兄弟奔魏，魏以保宗爲秦州刺史武都王鎭上邽，保顯爲鎭西將軍晉壽公。多，難當攻上邽，爲魏鎭將拓跋意頭所敗，還仇池。」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三元嘉十八年多，楊難當傾國入寇，謀據蜀土。至涪城，宋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嬰城固守，文帝詔龍驤將軍裴方明等將兵赴援，皆受梁、秦二州刺史劉眞道節度。明年夏，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眞道等分兵攻武興（今陝西略陽縣）下辨、白水（同上）皆克之。難當敗奔上邽，擒難當兄子建節將軍保熾，遂克仇池。宋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爲北秦州刺史，鎭仇池，立楊保熾爲楊玄後，使守仇池。魏使人迎楊難當至平城。宋以劉眞道爲雍州刺史，裴方明爲梁、南秦二州刺史。」

註四：魏書卷一百一吐谷渾傳：「魏神䴥四年，宋元嘉八年春，吐谷渾王慕璝向魏求擴封未遂，貢使至魏者稍

簡。明年遂遣使入貢於宋，並以擒赫連定告捷於宋。太延五年，宋元嘉十六年，魏破北涼王牧犍時，吐谷渾王慕利延（璝弟）大懼，帥衆西遁，踰沙漠。魏遣使撫諭之，乃還。」

註五：魏書卷四太武帝紀：魏太平眞君六年夏秋間，魏正南定吐谷渾，西取鄯善之時，是年九月，盧水胡蓋吳，聚衆反魏於杏城（今陝西省中部——黃陵縣之西南），自號天臺王，置百官，諸衆胡爭應之，有衆十餘萬，蓋吳乃遣趙綰至宋，謀共擊魏。十月，魏長安鎮副將拓跋紇，帥衆討吳，紇竟敗死，吳衆因以愈盛，民皆渡渭，奔長安之南山。魏主乃發高平敕勒騎救長安，命將軍叔孫拔領攝幷、秦、雍三州兵屯渭北以討之。十一月，蓋吳遣別部帥白廣平，西掠新平安定（涇水西岸及上流），安定諸胡亦皆聚衆應之。蓋吳又分兵東掠臨晉以東，魏將軍章直擊破之，溺死於河者三萬餘人。吳又分兵南掠至長安，魏將軍叔孫拔與戰於渭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河東蜀人薛永宗，亦聚衆應吳，魏主命薛謹之子拔，糾合宗族鄉人，壁於河際，以斷吳與永宗往來之路，又使殿中尙書拓跋處直等將二萬騎討薛永宗，殿中尙書乙拔將三萬騎討蓋吳，西平公寇提將萬騎討白廣平。元嘉二十三年春，魏主親討蓋吳等，至東雍州，用崔浩計，破薛永宗，永宗與家人皆赴汾水死。魏主遂渡河至渭北洛水橋，聞蓋吳在長安北，因不用崔浩之計，渡渭南自戲水向長安，蓋吳遁入北地山，乙拔復大破蓋吳於杏城。蓋吳乃再遣使於宋求救，宋以吳爲都督關隴諸軍事雍州刺史、北地公，又使雍梁二州發兵境上，爲吳聲援。是時魏亦寇宋青兗冀三州以牽制之。是年夏，隴西上邽亦騷動，魏討平之。蓋吳復收兵屯杏城，自號秦地王，聲勢復振。魏主遣永昌王仁，高涼王那督北道諸軍討之。又發冀相定三州兵二萬屯長安南山諸谷，以備蓋吳之竄逸。八月，

魏高涼王那等大破蓋吳，吳兵潰散，遂斬蓋吳，餘黨悉平。

註六：南史卷七十九夷貊傳載：「雍州刺史劉道產，善為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元嘉十九年冬，道產卒後，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滑臺陷魏時被俘，太武帝以為侍中，妻以宗室女。及魏伐北燕，遂脫奔於燕主馮弘，弘遣脩之求救於宋，遂得南歸）討之，不利。詔建威將軍沈慶之代之，殺虜萬餘人。至元嘉二十二年七月，武陵王駿之鎮時，緣沔諸蠻猶為寇亂，水陸梗礙，駿討平之，擄十餘萬口。」

註七：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五，元嘉二十七年載註：「田曹，主營田。集曹，主安集流散，猶漢安集掾也。時駿為安北將軍，謙之等皆府僚也。」「晉制，王國置左右常侍各一人。」

註八：魏書卷三十五崔浩傳：「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太子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領著作郎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將何以堪之？魏主以浩監秘書事，使與高允等共譔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勸浩刋所譔國史于石，以彰直筆。浩從之，刋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用功三百萬。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往來見者，咸以為言，北人（其先世從拓跋氏來自北荒者）無不忿恚，相與譖浩於帝，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遂誅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並夷五族。餘皆止誅其身。」

註九：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五載註：「緣江五郡：南東海，南蘭陵，南琅邪，南東莞，晉陵也。緣淮三郡：臨淮、淮陵、下邳也。」按宋南東海郡，治今江蘇省丹徒縣治。南蘭陵郡，治今武進縣西北九十里。南琅邪郡，治今句容縣北。南東莞郡，治今武進縣東南。晉陵郡，治今武進縣治。臨淮郡、淮陵郡，失考，似在今江蘇省江北，下邳郡，治今宿遷縣東南。

註十：同上書載註：「杜佑曰：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櫓板木上，瓢敗油散，因燒矢內簳中，射油散處，火立燃。復以油瓢續之，則樓櫓盡焚，謂之火箭。」

註十一：同上書載註：「峭谷在盧氏縣南山之南。盧氏縣漢屬弘農郡，晉分屬上洛郡，唐屬虢州。」蓋隨王誕自襄陽，溯漢水、丹江、淇河而進也。

註十二：同上書載註：「軍有幢主、隊主。總一軍者，謂之軍主。」

註十三：水經注：「泡水亦曰豐水，水上承大薺陂，東逕巳氏及平樂縣，又東逕豐縣故城南，又東合黃水，水上舊有梁，謂之苞橋……又東逕沛縣故城南。」（卷二十五）

註十四：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五，元嘉二十七年載註：「東山、前浦，皆在盱眙城左右。東山在今盱眙城東南。東山之北則高家山。高家山之東則陡山，稍南則都梁山。都梁山之東北則古盱眙城。城臨遇明河，又東逕楊茅澗口，又東逕富陵河口則君山。魏太武作浮橋於此，自此渡淮，稍東則龜山云。」

註十五：同上書載註：「瓜步山在秦郡尉氏縣界，尉氏隋改為六合縣。南北對境圖曰：今桃葉山，即瓜步鎮之地。」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

魏國方面：太平眞君十一年三月十五日還至平城，大饗將士，告捷於廟。以降民萬餘家，分置近畿。當太武帝出師南伐時，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又營園田私其利。晃爲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晃惡之。時給事中仇尼道盛，給事黃門侍郎任平城，有寵於晃，頗用事，皆與愛不協；愛恐爲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於太武帝。太武帝怒甚，即斬道盛等，東宮官屬多坐死，晃亦以憂卒。

旋太武帝追悼太子晃不已，中常侍宗愛懼誅，明年——興安元年二月，愛弑太武帝，而迎立南安王余。愛自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宗愛既爲宰相，錄尚書、侍中、中秘書三省，總宿衞，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是年十月，余祭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弑而秘之，唯羽林郎中劉尼知之。尼勸愛立皇孫濬（太子晃子，時五歲），愛不聽。尼恐愛爲變，乃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宿衞，乃與南部尙書陸麗定謀，共立皇孫，遂執宗愛賈周等，皆夷三族。濬已立，是高宗文成皇帝。

魏高宗文成帝已立，以樂陵王周忸爲太尉，南部尙書陸麗爲司徒、鎭西將軍杜元寶爲司空，安東公劉尼爲尙書僕射，西平公源賀爲征北將軍，並進爵爲王。

宋國方面：宋經此役之慘敗，是年元嘉二十八年四月，遂有青州民司馬順則起而爲亂，自稱晉室近屬，聚衆號齊王，並乘虛襲梁鄒城（今山東省鄒平縣治）。又有沙門，自稱司馬百年，亦聚衆號安定王以應之。七月，青冀二州刺史蕭斌遣振武將軍劉武之等，討擊斬之，梁鄒平。

是年九月，文帝遣使至魏，魏遣使報之，宋魏修好焉。

元嘉二十九年三月，文帝聞魏世祖卒，更謀北伐。五月下旬遂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等向碻磝，司州刺史魯爽，潁川太守魯秀（爽弟。註一）程天祚等將荊州甲士四萬自義陽（今河南省信陽縣南）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率所部趨潼關。時靑州刺史劉興祖上表言進兵之策，以爲「河南阻飢，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尙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爲易；嚮義之徒，必應響赴（是年正月，魏所俘宋民五千餘家在中山者謀叛魏，魏冀州刺史張掖王沮渠萬年，坐與叛者通謀，賜死）。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靑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衆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擧，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今居庸關），因事指揮，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淸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爲大傷。」文帝之意，止圖河南，故不從其計。文帝又使員外散騎侍郎琅邪徐爰，隨軍向碻磝，銜中旨，授諸將方略，臨時宣示。七月，張永等進兵圍碻磝，攻至八月不能克，蕭思話命諸軍退還歷城。魯爽之進攻長社，魏戍主禿髮幡棄城走。臧質則頓兵襄陽近郊，不以時發，僅遣冠軍司馬柳元景帥後軍行參軍薛安都等進據洪關（今河南靈寶縣西南）而已。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汪與左軍中兵參軍蕭道成（承之之子）將兵向長安。九月，魏援軍分赴弘農、潼關、河內。是月，魯爽與魏豫州刺史拓跋僕蘭戰於大索（虎牢東），破之，進至虎牢，聞碻磝軍敗，遂與柳元景皆引兵還。蕭道成、馬汪等聞魏救兵將至，亦退還仇池。明年，蕭道成等帥氐羌攻魏武都，魏兵救之，道成等遂還軍南鄭。文帝以此擧無功，悵憤之餘賜蕭思話詔曰：「虜已乘利，方向盛多，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

共當之耳（言諸將皆不可任也）。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坦」（二人皆任攻碻磝之將）。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遂並免思話官。（上引通鑑卷一百二十六）

是年，太子劭與始興王濬以信惑吳興巫嚴道育之故，並多過失，數爲文帝所詰責，劭等乃爲巫蠱，琢玉爲文帝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呪咀之。事泄，文帝命有司窮治其事，收捕道育，劭等又匿之。明年——元嘉三十年春，文帝乃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而欲改立南平王鑠，或隨王誕爲太子，而謀未決之際，事爲劭等所悉，劭等遂弒文帝於宮中，誅滅徐湛之、江湛等，劭遂卽皇帝位。是年三月，武陵王駿沈慶之舉兵於西陽（今湖北省黃岡縣——註二），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司州刺史魯爽，徐兗二州刺史蕭思話，冀州刺史張永，雍州刺史臧質等皆應之。於是武陵王駿帥沈慶之、襄陽太守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江夏內史朱脩之等，揮軍東下，以討劭，是年五月平劉劭之亂，駿遂卽帝位，是爲世祖武皇帝。

註一：宋書卷七十四卷魯爽傳載：「魯宗之於晉安帝義熙十一年自襄陽奔秦（事已見前），十三年秦亡。奔魏。其子軌爲魏荆州刺史襄陽公鎭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父（義熙十一年事），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與弟秀皆有寵於魏主。旣而兄弟各有罪，魏主詰責之，爽、秀懼誅，從魏主自瓜步還至湖陸，請曰：奴與南有仇，每兵來常恐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平城。魏主許之。爽至長社殺魏戍數百人（三月）帥步曲及願從者千餘，家於汝南。夏四月，爽遣弟秀詣壽陽，奉書於南平王鑠以請降。上聞之大喜，以爽爲司州刺史鎭義陽（今河南省信陽縣南四十里），秀爲潁川太守（治今郾城縣東三十五里），餘弟姪并授官爵。」

註二：通鑑卷一百廿六元嘉二十九年載：「西陽五水羣蠻反，自淮汝至于江沔，咸被其患、詔太尉中兵參軍沈慶之督江豫荆雍四州兵討之。元嘉三十年正月，詔江州刺史武陵王駿統諸軍討西陽蠻，軍於五州。註：水經注：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水首受希水枝津西南流，歷蘄山出蠻中。故以此水為五水蠻，五水謂巴水、蘄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蠻左憑阻山川，世為抄暴。宋沈慶之於西陽上下誅討，即五水蠻也。水經注：江水東逕江夏軑縣故城南，縣故弦國也，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為名。」

第七節 申論

在本戰役中，魏宋雙方之成敗，戰前已曉然可見。蓋魏此時國內無政亂之患，而又有崔浩之博學多能，精於戰爭方略之籌謀為之謀主，因而國家大策早定，按步實施；且畜產豐饒，軍力壯大，國力雄厚，是以所當輒破，無有能抗拒之者。反之，宋內政上爭亂頻仍，人才凋謝於政爭之中，又無強大騎兵在中原與魏抗衡。由此觀之，宋能保守其國土，尚且不易，況言北取中原乎？玆概論其得失如次。

魏對宋之用兵，一再採取攻城之策，故一屈於滑臺，再屈於懸瓠。魏太武帝遭此種挫失之後，始採用崔浩不攻堅城，越野深入挺進之作戰指導，乃能盡量發揮魏騎兵速度與衝力之長，以攻宋軍不能野戰之短，遂能直搗大江北岸，逼宋屈服於兵威之下。設非春雨已降，天候日漸不利於魏軍，魏軍因不得已而北還，否則恐宋不能僅示服而已。

魏此次用兵，採用崔浩之作戰方略，在作戰之兵力運用上，亦有卓越之成就，此卽當其攻略彭城地區時，以有力之騎兵縱隊自蕭縣行右翼包圍，以配合正面作戰，迅速打擊彭城方面之宋軍，而獲得勝利。及其正面軍越彭城南下之先，又有自洛陽方面南下之大騎兵縱隊，自壽陽行第二層之右翼包圍，遂使宋之彭城、壽陽兩大戰略要點，成爲孤城，魏大軍乃得以直搗渡江之兩要點——步瓜及歷陽，脅宋人不得已而屈服。回憶秦晉肥水之戰，魏太武之用兵，苻堅誠望塵莫及。

至於宋文帝之謀國與北伐，其缺失有三焉。

一、政治與人事方面之失：文帝鑑於徐羨之等之弒君，遂以兄弟兒子分任權要，但以任使義康過於放縱，以致發生數次政治之變亂，影響根本至鉅。復以新造之國，任非其將（到彥之）從事北伐，遂致慘敗。旣失任義康於前，復妄殺檀道濟於後，而欲恢復中原，寧有濟乎？其次，用人無遠大之胸襟及豁達之大度，而受豪族所操縱，此於杜坦與文帝之應對中可以見之。杜驥傳：「元嘉二十三年秋七月辛未，以散騎常侍杜坦（驥兄）爲青州刺史。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前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劉裕）滅後秦，坦兄弟從高祖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傖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上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晉氏喪亂，播遷涼土，世業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渡不早，便以傖荒賜隔；日磾胡人，身爲牧圉，乃超登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此可知當時之江南人事，操縱於豪族之一斑。北方中華人士旣遭受嚴厲之排斥，而欲恢復中原，又寧有濟乎？（上引宋書卷六十五杜驥傳）

二、前方軍事受朝廷掣肘：宋文帝初則不用能將檀道濟，而用親信之到彥之，繼則於檀道濟被戮後，國無良將，而文帝又自是過高，遂對於用兵，遙制兵略，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至攻戰之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趦趄，莫敢自決，皆仰聽成旨，遂常失戰機，每戰多敗。

三、國力微弱不能與謀略戰配合：如當赫連定、柔然及盧水胡蓋吳等，宋皆曾運用謀略戰之形式以爭取之，尤其當蓋吳進兵長安，其事大有可爲之時，宋竟無實力以策應之，坐視蓋吳消滅。由此觀之，大形勢雖有利，若實力不足，仍難以圖功也。

第六章　宋內亂之諸戰役及其滅亡

（附圖六——二二五、六——二二九、六——二三〇）

- 一、討晉安王之戰：泰始元年（西元四六五）十一月，晉安王子勛叛於江州，明帝遣軍進討，翌年八月平之。
- 二、蕭道成二次平亂之戰：㈠平桂陽王。宋廢帝昱元徽二年（西元四七四）五月，桂陽王休範在尋陽叛，舉兵襲建康，同月蕭道成討平之。㈡平建平王。元徽四年七月，建平王景素舉兵京口，同月蕭道成討平之。
- 三、蕭道成之廢立：宋廢帝好殺，權倖用事，朝政紊亂，道成以兩次平定內亂之威望，乃於昇明元年（西元四七七）七月廢昱而立順帝。翌年正月又平定沈攸之於荊州。昇明三年三月順帝禪位於道成，國號齊，史稱南齊。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參看附圖六——二二五）

一、孝武帝時代之內政

本節所述之一般形勢，乃上接元嘉三十年（西元四五三年），下至宋前廢帝子業景和元年（即泰始元年，西元四六五年）間前後十二年，宋國內外之一般概況，亦即敍述宋孝武帝駿，及明帝彧兩朝之事略也。

孝武帝平義宣之亂：宋文帝義隆於元嘉三十年為其太子劭所弒，孝武帝駿（文帝第三子）討劭而誅之，即

位，是爲孝武帝。

孝武帝孝建元年（西元四五四年）正月，江州刺史臧質擁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武帝第六子）以叛。臧質素自欽才勢（質乃武帝裕武敬皇后之侄），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雄，當太子劭弑文帝爲亂之時，質已潛懷異圖，遂以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及劭伏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質由是益爲驕恣，事多專行，規孝武爲少主，意甚輕之。義宣亦以在荆州十年，財富兵強，專制荆州。是時適孝武方自攬威權，又淫義宣諸女，義宣恨之。質說義宣起兵，奉以爲主。義宣以質女爲其子採之婦，信之；遂遣密使約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遺寶以至秋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竟卽日舉兵，徐遺寶以爽已發，乃亦自湖陸（今江蘇省沛縣北）發兵回彭城。二月，義宣與臧質以迫於事變已發，乃宣言爲帝左右所讒疾，欲誅君側之惡，亦倉卒舉兵。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臧質卽命府佐魯弘（爽弟）爲輔國將軍下戍大雷（今安徽省望江縣），義宣亦遣諮議參軍劉諶之率兵會之。

時義宣兼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孝武帝欲奉乘輿法物迎之，楊州刺史竟陵王誕（文帝第六子）固執不可。乃以領軍將軍柳元景爲撫軍將軍，以左衞將軍王玄謨爲豫州刺史，命元景統玄謨等諸將，以討義宣。舟師進據梁山洲（今安徽省和縣南），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又以徐州刺史蕭思話爲江州刺史，柳元景爲雍州刺史，太子左衞率龐秀之爲徐州刺史，集諸軍以進討。

三月，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舉兵。雍州刺史朱脩之僞許之，而別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遣中兵參軍韋崧將萬人襲江陵。是月十一日義宣統兵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以子愔爲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留鎭江陵。又檄朱脩之發兵萬人繼進，脩之不從。乃以司州刺史魯秀（弘弟）爲雍州刺史，將萬餘人進

擊之。

時徐遺寶以冀州刺史垣護之爲其姊丈，乃邀之共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遺寶又遣兵襲徐州長史吳明胤於彭城，不克。明胤與護之等共攻遺寶於湖陸破之，遺寶棄衆焚城，走奔魯爽於壽陽。是時義宣已至尋陽（今九江），卽以臧質爲前鋒，揮軍而進，魯爽亦自壽陽引兵直趨歷陽（今安徽省和縣），與臧質水陸俱下。王玄謨在梁山以魯秀善戰憚之，旋聞魯秀已進攻朱脩之於襄陽，乃喜曰：「臧質易與耳。」遂令殿中將軍沈靈賜將百舸先進，襲質前軍於南陵戍（今安徽省繁昌縣西北），擒其軍主徐慶安等而還。

臧質率軍至梁山，夾陳兩岸，爲進攻之準備。四月，孝武帝乃以後軍將軍劉義綦爲湘州刺史，朱脩之爲荆州刺史，以奪義宣荆湘二州刺史之職而脅其後。又遣左將軍薛安都、龍驤將軍宗越等率兵增援歷陽，與魯爽前鋒楊胡等戰，破斬之。魯爽以前鋒失利，乃屯軍大峴（合肥縣東），使其弟瑜屯兵小峴（大峴之西）。孝武帝以歷陽戰捷，乃更遣鎭軍將軍沈慶之渡江督諸將討爽。爽軍食少，引軍稍退，自留斷後。慶之使薛安都率輕騎追之，追及爽於小峴。爽將戰，飲酒過醉，安都因躍馬進刺殺之，爽衆因以潰散。魯瑜亦爲其部下所殺，沈慶之遂進攻壽陽克之。徐遺寶奔東海，東海人殺之。

時義宣至鵲頭（今銅陵縣），沈慶之送魯爽首示之。義宣與臧質以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及聞其死，乃皆駭懼。時柳元景軍於采石，王玄謨乃使之進屯姑孰（今當塗縣）。當此義宣之軍孤危之際，太傅義恭（武帝第五子義宣之兄）復與義宣書曰：「往時（殷）仲堪，假兵靈寶（桓玄字），尋害其族；孝伯（王恭字）推誠，牢之旋踵而敗（事皆見前）。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今藉西楚之強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

。」義宣由此疑質。蓋自魯爽破滅後，義宣軍已陷入孤危之形勢，故義恭之離間書，乃得發生力量也。義宣至蕪湖臧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趨石頭。此上策也。」蓋柳元景軍屯南州（今當塗縣）爲梁山後援，而王玄謨軍屯梁山。若取南州，則梁山之後路中絕。此策之着眼，在一面遣軍牽制梁山之敵，一面攻取南州絕王玄謨軍之歸路，一面直攻石頭城（今江寧縣西）以迫建康。雖屬上策也。但劉諶之密言於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因此，義宣遂不用臧質之策，乃集軍進攻梁山，因與質處於猜疑之局勢中。

臧質首先遣將攻梁山之西壘破之。時王玄謨屯於西壘之東岸，質復遣龐法起抄襲南浦，以擊玄謨之後，玄謨遣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擊破之。王玄謨以西軍勢盛，乃使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強弱不敵，欲退還姑孰，就節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梁山之軍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爲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此時，臧質自請攻東城王玄謨軍，諮議參軍顧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使劉諶之與質俱進。五月十八日義宣至梁山，頓兵西岸，質等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率突騎先衝其陣之東南，陷之，斬諶之，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大敗。垣護之又燒江中舟艦，延燒及於西岸，西岸營壘殆盡。東軍乘勢攻之，義宣軍亦潰。義宣單舸奔走，荆州兵隨之者百餘舸。質欲與義宣計事，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爲，亦走，其衆皆降散。（見宋書卷六十八南郡王義宣傳）

六月，臧質奔歸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欲投其妹夫武昌太守羊冲。冲已爲其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於南湖（今鄂城縣南五丈湖），爲追兵所殺。

當梁山之戰時，魯秀進攻襄陽，朱脩之斷馬鞍山之道，據險自守，魯秀攻之不克，屢爲脩之所敗，乃還江陵。脩之引兵躡之，或勸脩之急追。脩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迫也。」及義宣還至江陵，城中尚有兵萬餘人，魯秀與竺超民等猶欲固守江陵以決最後之勝敗，而義宣昏沮，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其左右心腹，因稍稍離叛，魯秀亦北走。義宣不能自立，乃携子慆及所愛妾五人，隨秀去。竺超民送義宣至城外，復歸而守城。義宣追魯秀不及，其左右復盡棄之，乃復還江陵，超民囚之。魯秀北走衆散，亦還向江陵，爲城上所射殺。朱脩之遂乘勢入江陵城，竺超民坐而待縛。義宣之亂遂平。

謀鞏固帝權諸措施：帝已平定義宣之亂，爲今後帝權之鞏固，乃制作下面一連串之措施：

㈠分荆楊江三州新置東楊郢二州：蓋孝武鑑於自晉氏南遷，以楊州爲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爲重鎭，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又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叛亂之起，常由於此，故孝武惡是三州之強大，威脅朝廷，乃欲分之以削其勢。遂於孝建元年六月八日分浙東五郡，即會稽、東陽、永嘉、臨海、新安爲東楊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四州之八郡，即荆州之江夏、竟陵、隨、武陵、天門五郡，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今鄂城縣），及豫州之西陽（今黃岡縣）等八郡置郢州，治江夏（今漢口）。又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註一）至大明三年（西元四五九），又以楊州六郡即丹陽、（秦）淮南、宣城、吳郡、吳興、義興等郡爲王畿，而以東楊州爲楊州。

㈡削弱宗室王侯及大臣權勢而用近習：孝建二年十月，江夏王義恭，竟陵王誕，知孝武欲削弱王侯，乃上表奏，裁王侯車服器用樂舞制度凡九事。孝武因諷有司，增廣爲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劍不得爲鹿盧形，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止稱下官，不得稱臣，罷官則不復追敬。至大明二年（西元四五八年）夏，孝武帝不欲權在臣下，爲削弱大臣之權，乃分吏部尙書置二人，以都官尙書謝莊，度支尙書顧覬之分任之，蓋以吏部尙書掌銓選，以其人事權重，故置二人以分其權。又省五兵尙書，因五兵尙書掌中外武職銓選，簡覈軍實之政故也。又重散騎常侍之選望，用當時名士臨海太守孔覬，司徒長史王彧爲之，以掌表詔，平尙書奏事（註二）。帝既不任大臣，乃任中書通事舍人戴法興、戴明寶及巢尙之等，凡選授誅賞大處分，皆與法興尙之參商，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世，凡所荐達，言無不行。

平劉誕之亂：孝武帝平定義宣臧質之亂後，雖亟謀集中帝權，但其私生活極爲淫亂，其濫淫之程度，竟至不擇親疎尊卑。因之聲名狼籍，聞於民間。時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文帝第六子，孝武帝之弟），素寬而有禮，又以誅太子劭及義宣皆有大功，人心竊向之。誕亦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帝由是畏而忌之。大明元年八月，已徙誕爲南兗州刺史，鎭廣陵，以心腹之臣太子詹事劉延孫爲南徐州刺史，鎭京口（今江蘇鎭江縣）以防之，並使延孫與皇室合族，與諸王皆序長幼（註三）。誕已出鎭廣陵，知帝忌之，亦潛爲之備，乃於大明三年四月，因魏入寇爲詞（上年十月，魏攻淸水戍），修城隍，聚糧仗。孝武帝乃因民之上書告發，遣兵襲之，誕擊破襲軍，閉門自守。帝乃遣始興公沈慶之爲車騎大將軍南兗州刺史將兵討誕，並使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兗州刺史沈僧明，會師廣陵。七月，誕遣兵出戰屢敗，其將佐多踰城出降。沈慶之亟攻之，城破，遂斬誕。孝武已平定竟陵王誕

，乃更增封諸子，子勛、子房、子項、子鸞、子孟、子產、子嗣等爲王，以固己之權力。

奢侈專斷，朝風日壞：孝武已平劉誕之亂，大明七年又下詔，臣下非臨軍戰陣，不得專殺；其罪應重辟者，皆如舊先須上報。又詔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手詔施行。惟邊隅外警，及姦釁內發，變起倉猝者，不從此例。帝已集權於一身，遂奢侈貪縱，終日酣酒，少有醒時，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嬖妾幸臣賞賜，盡傾府藏。刺史二千石罷還者，必限使獻奉，或以蒲戲取之。又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又寵一奴，令以杖擊羣臣，尚書令柳元景以下，皆不能免。然帝機警勇決善騎射，學問博洽，文章華敏，故人憚之，因而尚能控制一時之局勢，而不致於崩潰。

二、前廢帝之淫虐及其被弒

大明八年（西元四六四年）閏五月，孝武帝殂，時年三十五。遺詔太宰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以驃騎將軍南兗州刺史柳元景領尚書令，入居城中，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始興公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悉委慶之，尚書中事，委僕射顏師伯，外監所統，委領軍將軍王玄謨。皇太子子業年十六嗣帝位，史稱前廢帝。

廢帝子業已即位，戴法興等仍專朝權，威行遠近，敕詔皆出其手，尚書事無大小，皆取決焉，大臣如錄尚書事義恭，及僕射顏師伯徒守空名而已。明年——泰始元年，廢帝欲親朝政，而惡戴法興等之專權，相繼殺法興巢尚之，而分顏師伯之權。孝武帝時，帝多猜忌，王公大臣，重足屏息，莫敢妄相過從，及孝武卒，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因之，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廢帝疑忌之。義恭等亦各自不安，因謀廢帝立義恭。沈攸之告變，帝盡殺義恭、元景、師伯等。乃以沈慶之發顏柳之謀，及侍中袁顗，尚書左丞徐爰

皆誅義恭時有功，而寵信之。由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視如奴隸，在內大臣，朝不保夕。於是又引起徐州刺史義陽王昶（文帝子，孝武之弟）謀叛於彭城，昶事敗，逃之於魏。尋寧朔將軍何邁尙帝姑新蔡長公主英媚（文帝第十女），廢帝竟先納新蔡長公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嬪。因此，邁又謀欲因帝出遊，廢之，以立晉安王子勛（孝武第三子），事泄亦被誅。是時，廢帝淫虐日甚，沈慶之數言規諫，廢帝惡之。吏部尙書蔡興宗勸慶之廢立，慶之不從。是年十一月，慶之侄文秀爲青州刺史，將赴任所，亦說慶之廢立，復不聽，帝尋賜慶之死。領軍王玄謨以廢帝殘虐過甚，數流涕進諫，廢帝因而怒之。蔡興宗勸玄謨廢立，玄謨懼事不成禍及，不敢發。時廢帝又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爲患，乃皆聚之建康，拘於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尤以湘東王彧（文帝第十一子後爲明帝），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三人年長，更惡之，常以自隨，不離左右。時廢帝所恃以爲爪牙者，爲右衞將軍劉道隆，專典禁兵，及直閤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及沈攸之等勇力之士，左右宿衞之士，雖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是月，廢帝欲南巡，宗越等出外裝束，直閤將軍柳光世，及帝左右淳于文祖，主衣壽寂之，乃與湘東王彧之主衣阮佃夫，內監王道隆、錢藍生等弑廢帝於華林園，擁立湘東王彧爲帝，是爲明帝。

明帝彧既弑廢帝，乃以太皇太后令賜廢帝母弟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尙死，十二月遂卽皇帝位。以東海王禕（明帝兄）爲中書監太尉，進鎭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建安王休仁爲司徒尙書令揚州刺史。以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爲荆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南徐州刺史（上三王皆明帝兄弟）。以豫州長史南梁郡太守殷琰爲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以尙書右僕射王景文（名彧，明帝妃兄）爲尙書僕射。又以征虜司馬申令孫爲徐州刺史代薛安都。置司州於義陽，以義陽內史龐孟虯爲刺史。由是江左之局勢，得以暫安。

三、宋對外之關係

宋孝武及前廢帝期間，對外之關係，一爲對魏，一爲對邊遠之諸國。對魏曾兩次用兵，第一次爲孝武大明元年（西元四五七年）二月，魏邊郡寇宋兗州之無鹽（今山東省東平縣東二十里），擊敗東平太守劉胡。宋乃遣太子右衞率薛安都將騎兵，東陽太守沈法系將水軍赴彭城以禦之，皆受徐州刺史申垣節度。魏軍不待宋增援軍到達，卽自退去。第二次爲是年十月，宋積弩將軍殷孝祖於清水東岸築兩城，以加強國境線之守備，魏鎭西將軍封敕文卽擧兵攻之，清口戍（今東阿縣汶水入河之口）主振威將軍傅乾愛拒破之。孝武帝又遣虎賁主龐孟蚪增援清口，青冀二州刺史顏師伯亦遣中兵參軍苟思達援之，乃再敗魏軍於沙溝（今長淸縣）。孝武更遣司空參軍卜天生及司空中兵參軍江方興會傅乾愛軍乘勝攻魏，屢破之。十一月，魏征西將軍皮豹子等將騎三萬援封敕文而轉寇青州，顏師伯禦擊破之。此乃因宋於清水興築二城所引發之邊境戰鬪也。蓋此時魏正大擧擊柔然，並無大擧南侵之意。

至於宋與其他邊遠諸國之關係，在此期間者，約述於下：大明元年百濟（今南韓北部及西部）王餘慶，遣使於宋，求除授官爵，乃下詔以餘慶爲鎭東大將軍。是年夏，又以宕昌（今四川省西北興中縣諸山地）羌王梁瑾葱爲河州刺史宕昌王。大明三年高麗國（今北韓及安東吉林遼寧省一帶）遣使獻方物於宋，同年肅愼國（今吉林省寧安縣以北至混同江南北之地）獻楛矢石弩於宋。西域亦遣使獻舞馬於宋，及居常國（待考）入貢於宋。大明四年吐谷渾王（王宕昌羌之北至酒泉以南及西寧以西之地）拾寅兩受宋魏爵命，魏怒而攻之。大明六年，宋以倭（今日本）王世子興爲安東將軍。大明七年，高麗王璉遣使獻方物於宋，宋以其世事忠義，作藩海外，進號車騎大將軍。以上諸國與宋發生關係者，並非宋之政治軍事力量所能及，僅與宋商業上偶有來往而已。至於倭、高麗、吐谷渾、宕昌等

國，乃皆當時之落後民族，與宋鄰接，僅所謂假上國之爵號以自重而已。

四、宋之疆域

宋之疆域，歷有變更，尤以與魏接境者為然。是時宋之疆域，凡有二十二州，二百七十四郡，千二百九十九縣共人戶九十四萬有奇。玆列其州郡如左：

揚州治建康，轄五郡：丹揚、吳興、(秦)淮南、宣城、義興郡。

東揚州治會稽，轄五郡：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郡。

南徐州治京口，轄十七郡：南東海、南琅琊、晉陵、吳郡、南蘭陵、南東莞、淮陵、臨海、南彭城、南清河、南高平、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泰山、濟陽、南魯郡。

徐州治彭城，轄十一郡：彭城、沛郡、下邳、蘭陵、東海、東莞、東安、琅琊、陽平、濟陰、北濟陰郡。

南兗州治廣陵，轄九郡：廣陵、海陵、山陽、盱眙、秦郡、南沛、鍾離、北沛、臨江郡。

兗州治瑕丘，轄六郡：泰山、高平、魯郡、東平、陽平、濟北郡。

南豫州治歷陽，轄十九郡：歷陽、南譙、廬江、南汝陰、南梁、晉熙、弋陽、安豐、南汝南、南新蔡、東郡、南潁、南潁川、西汝陰、南汝陽、南陳留、南陳左郡、邊城左郡、光城左郡。

豫州治壽陽，轄十一郡：汝南、新蔡、譙郡、梁郡、陳郡、南頓、潁川、汝陰、汝陽、陳留、馬頭郡。

江州治尋陽，轄十郡：尋陽、豫章、鄱陽、臨川。廬陵、安成、南康、南新蔡、建安、晉安郡。

青州治東陽，轄九郡：齊郡、濟南、樂安、高密、平昌、北海、東萊、太原、長廣郡。

冀州治歷城，轄九郡：廣川、平原、清河、樂陵、魏郡、河間、頓丘、高陽、勃海郡。
司州治義陽，轄四郡：義陽、隨陽、安陸、南汝南郡。
荊州治江陵，轄十一郡：南郡、南平、宜都、巴東、汶陽、南義陽、新興、南河東、建平、長寧、武寧郡
郢州治武昌，轄八郡：江夏、竟陵、隨郡、武陵、天門、巴陵、武昌、西陽郡。
湘州治長沙，轄十郡：長江、衡陽、桂陽、零陵、營陽、湘東、邵陵、始興、臨慶、始安郡。
雍州治襄陽，轄十七郡：襄陽、南陽、新野、順陽、京兆、始平、扶風、南上洛、河南、廣平、義成、馮翊、天水、建昌、華山、北河南、弘農郡。
梁州治漢中，轄二十郡：漢中、魏興、新興、新城、上庸、晉壽、華陽、新巴、北巴西、北陰平、南陰平、巴郡、渠郡、懷安、宋熙、白水、南上洛、北上洛、安康、南宕渠郡。
秦州治南鄭，轄十五郡：武都、略陽、安固，西京、兆南、南太原、南安、馮翊、隴西、始平、金城、安定、天水、西扶風、北扶風郡（通鑑載十四郡，似誤）。
益州治成都，轄三十郡：蜀郡、廣漢、巴西、梓潼、巴郡、遂寧、江陽、懷寧、寧蜀、越嶲、汶山、南陰平、犍爲、始康、晉熙、晉原、永寧、安固、南漢中、北陰平、武都、新城、南新、巴南、晉壽、宋興、南宕渠、天水、東江陽、沈黎郡（通鑑載二十九郡，似誤）。
寧州治味縣，轄十四郡：建寧、晉寧、牂柯、平蠻、夜郎、朱提、南廣、建都、西平、西河陽、東河陽、興寧、臨古、梁水郡（通鑑載十五郡，似誤）。

6—1934

廣州治番禺，轄十九郡：南海、蒼梧、晉康、新寧、永平、鬱林、桂林、高涼、新會、東官、義安、宋康、綏康、海昌、宋熙、寧浦、晉興、樂昌、臨鄣郡。

交州治龍編，轄九郡：交趾、武平、新昌、九眞、九德、日南、合浦、義昌、宋平郡。

註一：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八，孝建元年載註：「晉武帝置護南蠻校尉於襄陽，江左初省，尋又置於江陵。水經注：南蠻校尉府在方城（在今江陵縣東），自油口以東，屯營相接，悉是南蠻府屯兵」。

註二：秦置散騎，中常侍，散騎並乘輿，專獻可替否，後中常侍得入禁中，漢因之，並加官。後漢惟有中常侍，以宦者爲之。魏文帝黃初，初置散騎合於中常侍，謂之散騎常侍，復用士人，掌規諫，不典事，其後又有員外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皆顯職，雖隸門下，而別爲一省。自魏至晉，共平尚書奏事，東晉時亦掌表詔。（晉書卷二十四職官志）

註三：宋書卷七十八劉延孫傳：「先是，高祖（武帝裕）遺詔，以京口要地，去建康密邇，自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延孫之先，雖與高祖同源，而高祖屬彭城，延孫屬莒縣。上旣命延孫鎭京口，乃詔與延孫合族，使諸王皆序長幼。」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參看附圖六——二二九、六——二三〇）

一、戰場地理形勢

宋內亂之戰中，其所爭奪之地，與東晉以來同。蓋江南之地，以揚州、會稽、江州、郢州、荊州等地之人口最

多，資財最富，兵亦最強，故每有爭亂，必爭此等地區。此等地區之地理形勢，既具見以前各卷章中，茲不贅述。

茲將本章戰亂之戰場地理形勢，分述如左：

㈠孝武帝平義宣之亂，其戰場在大雷、梁山、采石、歷陽、峴山、鵲頭、姑孰等地。茲分別列述之。

大雷：地在今安徽省望江縣東三十里。亦曰雷池、雷港、雷江口、大雷江，爲尋陽下游第一重要防地也。

梁山：山有二，一曰東梁山，一曰西梁山。東梁山一名博望山，在今安徽省當塗縣西南三十里。西梁山在今安徽省和縣南六十里。兩山夾江對峙，如門之闢，亦曰天門山。兩山岸江，相望數里，爲大江之關要。此役，明帝所遣王玄謨已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以待，柳元景亦已自采石進屯姑孰（今當塗縣治）。臧質至梁山，亦夾陳兩岸，與玄謨軍相拒。即此。其事已見前述。

采石：采石山亦曰采石圻，在太平府（今當塗縣）西北二十五里，渡橫江至和州（今和縣）二十五里。東北至江寧府八十五里，亦謂之牛渚圻。牛渚山北謂之采石。采石西接烏江，北連建康，戍城在牛渚山上，與和州橫江渡相對，其地突出江中，自昔爲要津之處。

歷陽：在今安徽省和縣，地爲淮南衝要，江表藩蔽，渡橫江而出采口，濟滁口（今六合縣南滁河入江之口）而向金陵，則長江不爲固。若夫西指昭關（今含山縣北，一名小峴山），而動廬（今合肥縣）壽（今壽縣）；北走滁中（今滁縣），而收濠（州，今鳳陽縣東北）泗（今泗縣東南），則西淮河可以風靡也。故宋當時，歷陽爲其襟要。

峴山：大峴山在今含山縣東北十三里；小峴山在縣北二十里，稍西有城山、西山屹峙，爲歷陽、壽陽往來要

衝。魯爽卽戰死於此。

鵲頭：山名，在今安徽省銅陵縣北十里。山在鵲洲之頭故名。鵲洲在今繁昌縣西北大江中。今銅陵縣鵲頭山爲鵲頭，至繁昌縣西北之三山爲鵲尾，爲當時大江衝要之地。

姑孰：地卽今安徽省當塗縣，其地控據江山，密邇建康，自上流來者，梁山當其要害，自橫江渡者，則采石扼其咽喉，金陵有事，姑孰爲必爭之地。東晉以後，嘗謂京口（今江蘇省鎭江縣）爲北府，歷陽爲西府，姑孰爲南州。而南州關要，比二方爲尤切，地勢然也。

㈡明帝之平晉安王子勛時，雙方所欲爭奪者，爲南州、歷陽、廣陵、合肥、壽陽、晉陵、吳郡、會稽諸要地，而主力決戰之地，則爲鵲洲。玆分別列述之。

南州、歷陽二地，旣見前述。

廣陵：城在今江蘇省江都縣東北。其地根抵淮左，遮蔽建康，自昔爲東南都會。吳王濞稱兵於此，漢室幾爲動搖，孫權不得廣陵，雖數爭淮南，而終以長江爲限，東晉以後，皆建爲重鎭。其地爲建康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誠爲江淮之要衝也。

合肥：城在今合肥縣東北。其地爲淮右噤喉，江南脣齒。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則可以西問申蔡，北向徐壽，而爭勝於中原。南北朝時，合肥爲重鎭，淮西有事，必爭合肥也。

壽陽：城在今安徽省壽縣。其地控扼淮潁，襟帶江沱，爲建康西北之要樞，東南之屏蔽。南北朝時，壽陽皆爲重鎭，蓋「淮西、建康之屏蔽，壽春又淮西之本源。壽春失，則出合肥擾歷陽，建康不得安枕矣」。

晉陵：城在今江蘇省武進縣。其地北控大江，東連海道，川澤沃衍，物產阜繁。翼帶建康，爲轉輸之重地；設有不虞，則京口（今鎭江縣）之肘腋疎，而吳郡之咽喉絕。爲南北朝之重鎭。

吳郡：城在今江蘇省吳縣。其地枕江依湖，食海王之饒，擁土膏之利，民殷物繁，爲建康資儲之所。

會稽：城在今浙江省紹興縣。自勾踐以來，爲浙東重地，帶海傍湖，良疇數千萬頃，膏腴土地，建康之資儲賴之。

以上三地，亦建康之大後方也。

鵲洲：此地爲建康尋陽兩主力軍決戰之地。在此地區中，兩軍所屯及戰鬪之地，有虎檻、赭圻、鵲尾、南陵戍、湖白、濃湖、錢溪、姥山、鵲頭等地，分述於次：㈠虎檻。虎檻州，在今安徽省蕪湖縣東北三十五里。㈡赭圻城在蕪湖縣西南十里，爲桓溫所築，在江東岸。㈢鵲尾洲在蕪湖縣西南大江中。㈣南陵戍，在蕪湖縣西南，爲濱江津要處。㈤湖白城在今安徽省和縣西南百五十里，無爲縣界。即濡須水（在含山縣西南七十里）入江之口處。㈥濃湖在蕪湖西南三十里荻港支流所滙成。今湖已湮廢。錢溪在濃湖上流。㈦姥山，在蕪湖縣西南，濱江之小山。㈧鵲頭山，在今銅陵縣北十里，高聳臨江，山在鵲洲之頭，故名。

㈢蕭道成兩次平亂，均在建康及其附近地區，玆將建康形勢約述之。建康在今南京市南。方輿紀要云：今（江寧）府城，即明京城，亦六朝故都也。舊志云：吳大帝築都城，東晉至陳皆因之，其城近覆舟山，去秦淮五里。內爲宮城（建康宮闕簿，吳大帝所築苑城也。東晉以後，亦曰宮城，亦曰臺城，亦曰苑城），周六里一

6—1938

百十步，有門六：南曰大司馬門（南直宣陽門，門內曰雲龍門，則殿前正門也）。東曰萬春門，東華門（晉之東掖門），西曰西華門（晉西掖門），大陽門。北曰承明門。

建康附近要地：㈠石頭城。石頭山在今南京市西二里，山環七里一百步，北緣大江，南抵秦淮口，去臺城九里，山上有城，即石頭城。㈡臺城。在今江寧縣西北，本吳後苑城也。㈢白下城。在今南京北十四里，當石頭城之東北，臺城之西。㈣鍾山。在今南京市東北十五里。㈤覆舟山。在今南京太平門內。㈥蔡洲。在江寧縣西南十八里，石頭西岸，一名蔡家涇。㈦杜姥宅，臺城南掖門外。㈧中堂。在宣陽門外。㈨新亭。在江寧縣南十五里，陸有城堡，水有舟檝，建康西南面之險也。

二、作戰方略

茲所論述之方略，僅就本章中較具戰略戰術價值之戰役，提論之。

孝武帝及義宣之作戰方略：㈠義宣與臧質挾其荊江豫三州之優勢兵力與資財，主力自江州順流東下，魯爽之兵自壽陽攻歷陽，會師以攻建康。及義宣至蕪湖，臧質獻計，分軍以一萬人牽制守梁山之敵，一萬人攻取當塗，隔斷柳元景王玄謨兩軍之連繫，臧質則率主力，直趨石頭，攻京都。義宣不能用，遂致挫敗。㈡孝武帝則以朱脩之脅制義宣之後而相機進襲之，同時出主力軍西守梁山之險，以有力一部兵力守歷陽，暫採守勢作戰。及魯爽已破，乃集中兵力向義宣軍轉取攻勢，而以義恭之離間書粉碎義宣臧質之團結力，以輔佐此一攻勢，加以義宣之愚庸，遂收討滅之效。及義宣之亂已平，今後為固帝座計，乃一方面分割荊江揚三州之地，別置新州，以削除此三州威脅朝廷之勢；一方面削弱宗室及大臣之權勢，以免篡脅，同時寵信近習，使帝權得以集中。其此種錯誤措施，則詳見本

章中論節中。

明帝及晉安王子勛之作戰方略：㈠子勛在政略上，利用前廢帝被弒，自爲孝武第三子，繼統天下名正言順，以討明帝之簒，乃傳檄州郡，普天之下皆響應之。在戰略上，鄧琬、陶亮以爲挾普天同應之優勢，以大兵從容東下以逼之，建康卽當瓦解，故不用孫冲之急進之計，袁顗亦持此觀點，是以淹留於鵲洲數月而不得進，以致頓兵挫銳。㈡明帝方面在政略上，首先安定建康中之將吏士心及社會人心，次爲爭取州郡附己。在戰略上，先在京口，歷陽、南州各要地採守勢作戰；俟建康危勢穩定之後，乃首先對東南方面之晉陵、吳郡、會稽採攻勢；及東南方面勝利之後，卽一面在江淮間採取相機攻勢，而集中兵力在南州方面轉取攻勢——赭圻，濃湖會戰。在戰術上，對晉陵、吳郡之攻擊，以吳喜向敵側背行動；對濃湖之攻擊，則斷濃湖之上流，據錢溪，於是皆獲澈底之勝利。遂轉危爲安，易敗爲勝。至於明帝於戰後在淮北所採方略，則以昧於強大魏國之情勢，欲藉其戰勝之威望，以兵威對徐州謀澈底之解決，因以喪兵失地，其得失詳見於申論節中。至其殺諸王，忌功臣，寵近習，則與孝武之政策，如出一轍，蓋亦當時之政局使然歟？

桂陽王休範及蕭道成之方略：㈠愚昧之休範用智能之許公輿計，因能在政略及軍事上，收攬人心，及整軍經武，以圖建康。在戰術上，亦能鑒於往事，用迅雷不及掩耳之行動，僅以六日（五月十一日至十六日）之行程，而達建康西郊之新林。此種迅速之行動，實予建康以最震驚之打擊。幸蕭道成始終堅定，又能以詐計，在一髮千鈞之危機中，刺殺休範，乃能轉危爲安，易敗爲勝。㈡蕭道成在兩次平亂之中，因時勢而崛起，逐次樹植其勢力，遂得輕取宋之天下而有之。

第三節　明帝討晉安王子勛之戰（參看附圖六——二二九）

一、內亂起因及作戰經過

當泰始元年十一月時，前廢帝以太祖文皇帝，世祖孝武帝，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孝武第三子）且鎮江州之重鎮，故惡之。因何邁之謀，乃使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子勛因而起兵江州，進屯大雷（今安徽省望江縣）。十二月得明帝拜車騎將軍之令書，長史鄧琬即與諮議參軍陶亮等奉子勛進兵建康以爭帝位。以亮領中兵總統軍事，功曹張沈爲諮議參軍，往作舟艦。是時雍州刺史袁顗亦奉子勛。於是荆州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皆舉兵應之。前南陽太守沈懷寶，岷山太守薛常寶，彭澤令陳紹宗等並爲將帥。

明帝已悉江州起兵，乃一面命荆州刺史臨海王子頊仍留本任以安之，一面徵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爲撫軍將軍，而以巴陵王休若代之。泰始二年正月，明帝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玄謨副之。休仁軍於南州（今當塗縣），以沈攸之爲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今蕪湖縣西南。廢帝死後，宗越等謀作亂，攸之告發，因得重用）以禦之。

是月，鄧琬等帥將佐上尊號於子勛，子勛遂即皇帝位於尋陽（今九江縣），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豫州刺史殷琰，益州刺史蕭惠開，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等皆舉兵應之。因是，是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楊，淮（秦淮）南等數郡，且其間諸縣仍有應子勛者。永世（今江蘇省溧陽縣）令孔景宣舉兵應尋陽，且將進攻曲阿（今丹陽縣），於是朝廷危懼

。時鄧琬與荆州行事張悅共掌子勛內外衆事，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孫冲之爲諮議參軍領中兵與陶亮並統前軍。明帝以形勢孤危，乃集羣臣以謀成敗。吏部尚書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宜鎭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江州兵乃臨時徵集之民丁），其勢相萬耳。」明帝善其議，乃一面安定社會人心，一面爭取各州郡。在安定人心方面，施以寬政，一反廢帝殘暴之措施，遂收獲「商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之效果。在爭取各州郡之向背方面，作如左之措施：（上引宋書卷五十七蔡興宗傳）

豫州方面：晉安王子勛，先遣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響應尋陽，琰以家在建康不許。時右衞將軍柳光世，自建康出奔彭城，途過壽陽，言建康必不能守，琰信之，且素無部曲，爲土豪前右軍參軍杜叔寶等所制，不得已而從之，以叔寶爲長史，專內外軍事。明帝知豫州此種情勢，乃厚撫殷琰之家以招之。時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本起兵響應建康者，袁顗遣使誘矜以爭取之，矜司馬常珍奇斬矜，建康遂以珍奇代爲太守。

徐州方面：明帝以冗從僕射垣榮祖，世在青徐立效，爲土人所信重，乃遣之以說薛安都，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不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不從，因留榮祖使爲將。（上引南齊書卷二十八垣榮祖傳）

兗州方面：司徒參軍葛僧韶（殷孝祖之甥），請徵兗州刺史殷孝祖入朝，明帝卽遣之。至說孝祖曰：「景和（廢帝）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明帝）夷凶翦暴，更造天地，國亂朝危，宜立長君

，而羣迷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使天道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爲匡主靜亂，乃可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酬譬，並陳兵甲精強，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且素與薛安都有隙，乃卽日留妻子於瑕丘（今山東省滋陽縣），命司馬劉文石守之，自帥文武及精兵二千赴援建康。時四方皆應尋陽，朝廷唯保丹楊一郡，而永世令孔景宣所率義興之兵進攻建康，將至延陵（今江蘇省丹陽縣——卽京口），內外憂懼，將有崩潰之勢。及殷孝祖所帥傖楚壯士忽至，建康人情，因以大安。明帝乃進孝祖爲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寵賚甚厚，遣將兵向虎檻。（上引宋書卷八十六殷孝祖傳）

㈠淮北方面戰鬥——泰始二年正月，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皆已舉兵響應尋陽。明帝乃徵兵於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將劉彌之等，將兵赴建康。會薛安都遣使說文秀，文秀乃更令彌之等應安都。是時，濟陰太守申闡（令孫之弟）據睢陵（今江蘇睢寧縣）響應建康，安都遣其從子直閤將軍索兒，太原太守（治今山東長清縣）傅靈越等攻之。劉彌之軍至下邳，更改以應建康，遂攻下邳，下邳守將裴祖隆（薛安都壻）兵敗，與征北參軍垣崇祖奔彭城。於是，北海太守懷恭，從子善明等皆舉兵應彌之。薛索兒聞之，解睢陵之圍攻，進擊彌之，破之。彌之退保北海（今江蘇省東海縣東北）。時明帝所授之徐州刺史申令孫進據淮陽（今江蘇省淮陰縣西南），竟降於薛索兒。當薛安都舉兵於徐州時，明帝遣畢衆敬赴兗州募兵，衆敬至彭城，安都以利害說之，衆敬從之，安都遂矯命以爲行兗州事，使衆敬攻瑕丘，斬劉文石，盡殺殷孝祖諸子，州境皆附之，於是淮北形勢，皆爲尋陽方面所控制 是時司州刺史龐孟虯至義陽，亦叛附尋陽。

㈡江南方面戰鬥——㈠江東方面。泰始二年正月，當淮北方面之形勢發展正不利於健康之際，明帝首先處置東揚州會稽郡及吳郡方面之局勢，蓋此等地區為建康之後方，資糧所出，且形勢邇逼故也。乃召尋陽王長史行會稽郡事孔覬為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業代之。又遣都水使者（註一）孔璪赴東方慰勞。但璪竟說覬以建康虛弱，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顗）鄧（琬），覬遂發兵馳檄奉晉安王子勛。於是吳郡（治今吳縣）太守顧琛，吳興（治今吳興縣）太守王曇生，義興（治今宜興縣南五里）太守劉延熙，晉陵（治今武進縣）太守袁標，皆據郡應之，合衆約三萬餘人。明帝又使庾業代劉延熙為義興太守，業至長塘湖（今宜興縣）即與延熙合。繼之者益州、廣州、梁州、豫州，皆附於晉安王子勛。形勢發展至此，建康至為危殆。是月十八日明帝乃部署進攻，親總兵出頓中堂（在宣陽門外），二十三日以山陽王休祐為豫州刺史，督輔國將軍劉勔，寧朔將軍呂安國等諸軍，進討殷琰。巴陵王休若，督建威將軍沈懷明、尚書張永、輔國將軍蕭道成等諸軍，東討孔覬。時東討諸軍將士多東方人，其父兄子弟皆已附孔覬，明帝乃一方面以叛者親黨在建康者，皆使居職如故，一方面自送東討軍而宣言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將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為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為慮也。」於是軍情大安。（見宋書卷八明帝紀）

時孔覬已遣其將孫曇瓘等於晉陵西北九里，部陣甚盛。沈懷明至奔牛（今武進縣西三十里），以所部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今丹陽縣），未知懷明軍情，百姓驚擾，退軍延陵（今丹陽縣南三十五里延陵鎮），會巴陵王休若軍（休若似已擊走孔景宣）。諸將帥咸勸休若退保破岡瀆（今丹陽縣西南）。是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故軍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軍衆稍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明書，謂賊軍未進，而後續部隊軍主

劉亮又至，兵力轉盛，軍情乃安。時殿中御史吳喜以主書事孝武帝，稍遷河東太守（僑置，治今湖北省松滋縣），至是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東討。明帝乃假喜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未嘗為將，不可遣任。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紜，皆是不別才耳。」乃遣之。喜先時數奉使於吳，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及喜率兵東向，百姓聞吳河東來，皆望風降散，故喜軍所至克捷。時永世人徐崇之，舉眾攻孔景宣，斬之。喜即奏請以崇之領縣事。喜率軍迂廻至國山（今宜興縣西南五十里），遇東軍，進擊大破之，將向吳城（今無錫縣）以擊東方晉陵軍之後，義宜太守劉延熙遣將楊玄等拒戰。時喜兵力甚弱，玄軍甚眾，喜奮擊斬之，遂進逼義興。延熙乃柵斷長橋（宜興城南三十步），閉城自守，喜築壘以攻之。時庚業亦於長塘湖（今洮湖）口（今溧陽縣北）夾岸築城以阻西軍，業有眾七千與延熙遙相應援。時沈懷明、張永等尚在晉陵與東軍相持不決。明帝乃遣驍勇有膽力之二將，外監朱幼舉及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率兵四百增援吳喜，農夫自延陵出長塘，時是庚業築壘猶未成，農夫疾馳攻之，力戰大破之。業敗走義興。農夫獲其船仗，進與吳喜會師。（上引宋書卷八十三吳喜傳）

二月初一日朔，吳喜渡水攻城，並分兵擊諸壘。喜登高指麾，若令四面俱進者，義興人大懼，諸壘皆潰，劉延熙赴水死之，遂克義興郡城。時晉陵方面，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於九里西，與東軍相持。及晉陵之東軍聞義興軍敗，皆已震恐。是時，明帝乃遣積射將軍江方興、御史王道隆至晉陵督戰，見孔覬將孫曇瓘、程扞宗等列築五城壘，互相連帶，以禦西軍。時扞宗城猶未固，王道隆乃與諸將謀曰：「扞宗城猶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望，下成眾氣。」是月初三日道隆遂率所領急攻，即拔之，斬扞宗。張永等因乘勝進攻曇瓘軍，初四日曇瓘等軍亦大敗，

與袁標皆棄城走會稽，西軍遂克晉陵。

吳喜以已克晉陵，乃繼續南下，進擊義鄉（今浙江省長興縣西北義山下）。時孔璪屯吳興，聞吳喜軍已近逼，乃與南亭（今吳興縣南）太守王曇生皆棄郡奔錢唐（今杭縣），喜遂入吳興，並即命任農夫引兵向吳郡（今吳縣），以與王道隆等夾攻顧琛，琛因亦棄郡奔會稽（今紹興縣）。明帝是時，以晉陵、吳郡、義興、吳興四郡皆平，乃留吳喜使統沈懷明等諸將東擊會稽，召張永蕭道成等北擊彭成，江方興等西擊尋陽。

是月初九日吳喜軍至錢唐，孔璪、王曇生等奔浙東，與尋陽王子房、孔覬、顧琛、袁標等共守會稽，喜遣強弩將軍任農夫等引兵向黃山浦（今諸暨縣境），東軍據岸結寨以拒之（沿今浦陽江爲守），任農夫等擊破之。吳喜自柳浦（今杭縣東南五里）渡浙江（今富春江）攻西陵（今紹興縣西濱江之處），擊斬庾業，遂與農夫趨會稽。於是會稽人大懼，將士多奔亡，孔覬不能制。是日二十日上虞令王晏亦起兵響應吳喜以攻會稽，覬棄郡走嵴山，車騎從喜中郎張綏封府庫以待喜。王晏入城，執尋陽王子房，掠府庫、殺張綏、孔璪、孔覬等。顧琛、王曇生、袁標等詣吳喜降，於是東方悉平。

(二)江西方面赭圻之會戰。晉安王子勛長史鄧琬已執大權，而性鄙貪闇吝，父子賣官鬻爵，酣歌博奕，日以繼夜，又自矜大，遇賓客到門者，歷旬不得見，內事悉委典籤謝道邁，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等三人，羣小橫恣，競爲威福。於是士民忿怨，內外離心。泰始二年二月，當會稽平定之際，鄧琬遣諮議參軍領中兵孫冲之率龍驤將軍薛常寶、陳紹宗、焦度等兵一萬爲前鋒，進據赭圻城（桓溫所築，在今安徽省繁昌縣西赭圻嶺下）。當子勛反廢帝時（泰始元年十一月），已遣將軍俞伯奇率甲士五千屯大雷（今望江縣），於兩岸築壘。孫冲之所率水軍乃越大雷順

流而下，進據赭圻也。沖之於前進途中與晉安王子勛書曰：「舟檝已辦，糧仗亦整，三軍踴躍，人爭效命，便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今江寧縣西北臨江津處），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今江寧縣南）南洲（今當塗縣），則一麾定矣。」子勛乃加沖之左衞將軍。以陶亮爲右衞將軍統郢荆湘梁雍五州兵共二萬人，順流而下。又遣臨川內召張淹自鄱陽山道入三吳，軍於上饒。但陶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督軍西上，殷孝祖又增援而至，遂不敢長驅疾進，而屯軍鵲洲（今繁昌縣西江中），並於姥山（今繁昌縣東北三十里）及諸岡分立營寨，又使孫沖之於江北岸築湖白二城以守之。

時建康軍在虎檻（蕪湖縣西南），殷孝祖負其誠節，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子勛軍者，孝祖悉欲推治之，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爲用。寧朔將軍沈攸之，則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並賴之。三月初三日，建安王休仁軍因得江方興等軍增援，統軍殷孝祖乃泝江水陸而上，進攻孫沖之於赭圻，陶亮引兵救之，孝祖擊鼓督戰，爲流矢所中死之。軍主范潛將五百人降於陶亮，臺軍震駭，軍中皆謂沈攸之，宜代孝祖爲前軍統軍。時休仁在虎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將三千人赴援。攸之以爲孝祖既死，陶亮等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己下，軍政不一，必致於敗。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曰：「今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爲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或謂吾應統之，自卜懦薄，幹略不如卿，今輒相推爲統，但當相與戮力耳。」方興悅諾。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吾本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且我不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豈可自措同異也。」沈攸之此舉，實爲建康軍轉危爲安之關鍵也。（上引宋書卷七十四沈攸之傳）

是時，孫冲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時休仁亦已遣軍主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騎校尉垣恭祖，龍驤將軍濟地頓生、段佛榮等三萬人，增援至赭圻。初四日，江方興帥諸將進攻，自寅至午大破之，追北至姥山（今繁昌縣東北三十里）而還，此蓋擊破江南岸之陶亮軍也。孫冲之所守江北岸湖白口二城，亦爲軍主張興世所攻拔。初五日，明帝詔以沈攸之爲輔國將軍、假節、代殷孝祖督前鋒軍事。陶亮聞湖白二城不守，乃急召孫冲之還鵲尾（今繁昌縣北江中），而留薛常寶等守赭圻，並撤姥山及諸岡各營塞之兵守濃湖（今荻港江口）。鄧琬又遣豫州刺史劉胡帥衆三萬，鐵騎二千，增援鵲尾，合陶亮軍共十餘萬，蓋尋陽方面，圖集中兵力以拒敵也。（上引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時建康方面，以用兵十餘萬，歷時三月，糧食因而匱乏，乃募民上錢穀者，賜以荒縣荒郡，或五品至三品散官，蓋將各邊郡縣被兵後荒殘之地，以郡守縣令及參佐等職名鬻之也。建安王休仁在軍中，則撫循將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因而十萬之衆，莫有離心者。當此將臨會戰之前夕，遭此軍實上之困厄，實一嚴重之事也。是時，又幸賴吳喜帥兵五千及運資實自會稽至赭圻增援，於是兵勢乃得益振。此時淮北方面，亦再展開戰鬬，詳見下述。是月二十五日後，沈攸之督前軍開始進擊，圍攻赭圻。是時守赭圻之薛常寶糧盡，求援於劉胡，胡以囊盛米，繫於流查（木浮水中）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給之。沈攸之遣人盡取之。二十九日，劉胡又帥步卒一萬，夜斫山開路（自陸上），以布囊運米以濟赭圻，及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能入，沈攸之率軍邀擊之，殊死進戰，胡軍大敗，捨糧棄甲緣山而走，被斬甚衆，胡被創，僅得還營，薛常寶等因此惶懼，四月初四日，乃突圍走，退就劉胡軍，寧朔將軍沈懷寶等被斬殺，納降者數千人，陳紹宗單舸奔鵲尾。

沈攸之已克赭圻，建安王休仁乃自虎檻進屯之。明帝爲鼓舞軍心士氣，亦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賞將士之功。時以軍功除官者衆，板不能供（註二），始用黃紙。

是月，鄧琬以赭圻失陷，乃以晉安王子勛之命，徵雍州刺史袁顗將雍州之兵下尋陽增援，顗遂盡起雍州兵馳下。鄧琬以黃門侍郎劉道憲行荆州事，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是時上庸太守柳世隆（元景之弟子），乘虛進襲襄陽，未克。五月，鄧琬加袁顗督征討諸軍事。六月十八日，顗所帥樓船千艘，戰士二萬，抵達鵲尾。顗本無將略，性又怯橈。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陣，唯賦詩讀義而已。又不撫接諸將，劉胡每進論事，而酬應甚簡；由是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是時，劉胡以尋陽運米未至，軍中匱乏，就顗借襄陽運來之糧，顗不許，將留待與建都下之私宅。顗又信來往者之言，云建康米貴，斗至數百錢，因以爲將不攻自潰，遂擁甲以待之。

是時，由於赭圻之戰影響，各方面之形勢發展，對尋陽方面日趣不利，其事如下：(1)淮北及青冀方面，建康方面轉趨優勢（詳見下述）。(2)弋陽（今河南省潢川縣西）西山蠻田益之起兵應建康，明帝以益之爲輔國將軍，督弋陽西蠻事，益之因率蠻衆萬餘人圍義陽（今河南省信陽縣南），雖旋即爲鄧琬所遣之司州刺史龐孟蚪所逐退，但後方已開始受到威脅。(3)安成太守（治今江西省安福縣東南）劉襲（道憐之孫），始安內史（治今湖北省黃陂縣東）王識之，建安內史（治今湖北省境）趙道生，皆擧郡降建康。(4)贛令蕭頤（道成世子）據（南康）郡起兵，與劉襲等相應。(5)廣州刺史袁曇遠將，斬曇遠，以州降建康。(6)巴東人任叔兒亦起兵據守三峽，以阻益州刺史蕭惠開之兵東出。鄧琬被逼僅以中護軍殷孚爲豫章太守（今南昌縣），督上流豫章、廬陵、臨川、安城、南康五郡，以禦之。是爲晉安王子勛始初之優越形勢，一變而爲惡劣之形勢矣。

沈攸之與袁顗相持於濃湖（今繁昌縣西）至是年七月中旬（宋書卷五十、七十四張興世、沈攸之傳），勝負不決，而劉胡又遣軍襲破合肥，以分休仁軍之勢。龍驤將軍張興世乃建策於攸之曰：「賊據上流，兵強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既梗，糧運自艱，此制敵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今貴池縣東四十五里，即梅根河）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渦流），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即使興世往。時會龐孟虯自義陽馳援殷琰於壽陽，劉勔遣使求援於建安王休仁甚急，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沈攸之曰：「孟虯蟻衆，必無能爲，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因其係支戰場），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因係主戰場方面重要之舉措）。」乃遣段佛榮將兵救勔，而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興世。張興世率衆泝流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累日，以眩惑及懈怠當面之敵。劉胡知之，果笑曰：「我尙不敢越彼，下取楊州，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遂不爲備。興世乃於某夕四更，乘東風之勢，擧帆直上，渡湖白，過鵲尾。及劉胡知之，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在興世兵之翼側而進以監視之。是月十三日夕，興世軍宿於景洪浦（似今銅陵縣江北灰河鎭），靈秀亦宿營。興世乃於是夕潛遣其將黃道標率七十舸疾趨錢溪立營塞，十四日興世遂自率軍進據之，並急築城壘以爲守，靈秀不能制。十五日，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約萬餘人）回軍趨鵲頭（今銅陵縣西北十里），遣其將陳慶以三百舸逼錢溪以攻興世。興世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止之曰：「賊來尙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築城如故。俄而劉胡軍亦至，其船已入洄洑（渦流），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等帥壯士數百進擊之，衆軍相繼並進。於是劉胡敗走，退下。時張興世城塞尙未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顗復並力攻之，乃於十六日命沈攸之、吳喜

等乘皮艦（以牛皮遮蓋防矢）攻濃湖，以分其勢，復戰勝之，斬獲千數。是日，劉胡復帥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攻興世，以爭奪錢溪之要地，未至錢溪數十里，袁顗以濃湖戰事危急，遽追使回軍，於是興世之城寨乃得以固。劉胡回至濃湖，遣軍士大呼，謂錢溪已平，沈攸之軍聞之駭懼。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遂勒軍不得妄動，錢溪捷報果然尋至。攸之又以錢溪所送劉胡軍之耳鼻以示袁顗軍，以動搖顗之軍心。是時淮北方面應子勛之軍亦敗，詳見下述。（宋書卷五十、七十四張興世、沈攸之傳）

張興世已截斷袁顗等濃湖軍上流之補給，八月袁顗等軍因而乏食。鄧琬欲大送資糧以濟濃湖軍，但畏興世據錢溪不敢進。袁顗爲欲克復錢溪乃使劉胡帥舸四百，由鵲頭內路（鵲州在江中，江水分流，故稱內路即江南岸）再攻錢溪，與世迎擊，復大破之。劉胡又欲對興世行反包圍，而使其將陳慶與南陵大雷諸軍共遏錢溪之上流，鵲頭諸軍斷其下流以困之。但袁顗怒其不攻而謂之曰：「糧運鯁塞，當如此何？」胡曰：「彼尚得泝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乃遣安北將軍府司馬沈仲玉將千人自南陵（今繁昌縣西北）陸路迎糧。仲玉已迎得資糧，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木板以爲城，欲突過錢溪（由水路而下者）但至貴口（今貴池縣）不敢進，而遣間使以報劉胡，請遣大兵援接。張興世得悉，急遣壽寂之、任農夫等將三千人至貴口擊之，仲玉棄資糧敗還顗營，於是袁顗之衆大懼，劉胡將張喜走降於攸之。沈攸之乃遣鎭東中兵參軍劉亮攻劉胡營，胡因陰謀遁去，是月二十四日乃誑袁顗云：「欲更帥步騎二萬，上取錢溪，兼下大雷運糧，請顗悉選馬配給之。」是日劉胡至梅根，先令薛常寶辦船，悉發南陵諸軍，遂悉燒大雷諸城而走。是夜，袁顗得悉，乃大怒罵曰：「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常所乘善馬飛鷰，謂其衆曰：「我當自追之。」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及所領數千人亦遁去。是月二十五日，建安王休仁勒兵

入顗營，納降卒十萬，並命沈攸之等追擊之。袁顗欲歸尋陽，夜宿營於山間，爲薛伯珍所殺。伯珍降於錢溪戍主兪湛之，亦爲湛之所殺。

劉胡帥二萬人至尋陽，詐晉安王子勛曰：「袁顗已降，軍皆散潰，唯己所將獨返，宜速處分，爲一戰之資。當據湓城（今九江縣西），誓死不貳。」是夜卽於江外（註三）遁向沔口（卽夏口，卽漢口）。鄧琬聞劉胡已走，憂惶無計，呼中書舍人褚靈嗣等謀之，皆不知所爲。於是，張悅詐稱疾，請琬計事，伏甲帳後以待之。琬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令甲士斬之。悅因單舸齎琬首，至建安王休仁請降，於是尋陽遂亂。沈攸之諸軍至尋陽，斬晉安王子勛（時年十一），傳首建康。當劉胡敗走時，上饒方面之軍副鄱陽太守費曄亦斬張淹以降。

明帝已獲勝，乃於九月初以山陽王休祐爲荆州刺史。十六日司徒建安王休仁至尋陽，卽分遣諸軍進略各州郡：㈠吳喜、張興世向荆州。㈡沈懷明向郢州。㈢劉亮及寧朔將軍張敬兒向雍州。㈣孫超之向湘州。㈤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劉胡走至石城（今湖北省鍾祥縣），擒得斬之。郢州行事張沈，變形爲沙門潛走，追獲斬之。荆州行事劉道憲於聞濃湖軍敗時，卽散兵遣使歸罪，荆州治中宗景等，勒兵入城殺道憲，執臨海王子頊以降。於是，孝武二十八子皆賜死，餘黨在荆州者皆伏誅。其餘州郡亦相繼遂定。

㈢江淮及青冀方面戰鬥：

壽陽方面：泰始二年二月，山陽王休祐在歷陽，輔國將軍劉劻將兵數千進軍小峴（今合肥縣東）殷琰所署南汝陰太守裴季之以合肥請降。三月，當休仁軍與尋陽軍相持於濃湖之際，薛索兒將馬步軍萬餘，自睢陵渡淮，進逼

青冀二州刺史張永營。是月初九日，明帝乃詔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統北討諸軍事，進據廣陵。又詔蕭道成將兵救永。是月中旬，明帝又遣寧朔將軍劉懷珍率龍驤將軍王敬則等步騎五千，助劉勔進攻壽陽。又遣軍主黃回募兵進擊尋陽所署馬頭太守（治今安徽省懷遠縣東南）王廣元斬之。是時，前奉朝請壽陽人鄭黑起兵於淮上以應建康，東扞殷琰，西拒常珍奇。是月十八日，明帝遂以鄭黃爲司州刺史。時殷琰遣將劉順、柳倫、皇甫道烈（壽陽土豪）、龐天生等將馬步兵八千齎一月糧進據宛唐（今壽縣東）劉勔進軍距順營數里立營。順以勔初至，塹壘未立，欲擊之，道烈、柳倫不可，兩軍遂相持守。四月末，劉順糧盡，杜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濟順軍，並自將精兵五千護送之。至死虎壘（今壽縣東四十餘里），劉勔遣將呂安國、黃回將精兵千人於橫塘（今壽縣東——註四）抄之，叔寶以米車爲函箱陣，外遣遊軍以爲護衛，呂安國等進擊破之，叔寶棄米車敗走，安國等乃燒米車，携其牛二千餘頭而還。五月初一日朔夜，劉順軍潰走淮西，就常珍奇於懸瓠（今河南省汝南縣治），於是劉勔進軍圍壽陽。山陽王休祐與殷琰書，爲陳利害，明帝又遣御史王道隆，齎詔宥琰罪，琰等嬰城固守。是月弋陽（今河南省潢川縣）西山蠻田益之起兵應建康，明帝以益之爲輔國將軍督弋陽西蠻事。六月，田益之帥蠻衆萬餘攻義陽（今河南省信陽縣南），鄧琬使司州刺史龐孟虯將精兵五千救之，益之退去。七月，當濃湖、錢溪方面激戰之際龐孟虯車至弋陽，繼續東進以救壽陽，劉勔遣呂安國等迎擊於蓼潭（今固始縣），大破之。孟虯回走義陽，王玄謨子曇善起兵據義陽，以應建康，孟虯因走死於蠻中。是時，劉胡在濃湖，爲救壽陽，乃遣輔國將軍薛道標襲合肥克之，殺汝陰太守裴季之。劉勔復遣輔國將軍垣閎擊道標以爭合肥。時淮西人鄭叔舉起兵擊常珍奇，明帝乃以叔舉爲北豫州刺史。八月，皇甫道烈等聞龐孟虯敗，乃開門出降。十月，劉勔圍壽陽，垣閎攻合肥，俱未下，乃增遣馬隊主王廣之攻合肥克之。壽陽

則圍攻至十二月始降。

廣陵方面：泰始二年二月，薛索兒攻申闡久不下（索兒攻申闡事見前淮北方面戰鬬），乃使申令孫入睢陵說闡，闡出降，索兒並令孫殺之。三月，薛索兒及兄弟道智遂將馬步兵萬餘，自陵南睢下渡淮，進逼青冀二州刺史張永營。是月初九日，明帝乃詔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統北討諸軍事，進據廣陵（今江都縣），又詔蕭道成將兵救永。五月，張永、蕭道成等大破薛索兒，索兒退保石梁（今天長縣西北），食盡潰走樂平（安徽省鳳陽縣東偏北），爲申令孫之子孝叔所斬，道智奔合肥降於裴季之。傅靈越走淮西，爲劉勔所擒，送斬於建康。七月，當錢溪爭奪戰之際，蕭道成遣龍驤將軍劉道符攻山陽（今江蘇省淮陰縣），程天祚請降，遂漸向彭城進逼。

青冀方面：泰始二年四月，散騎侍郎明僧嵩起兵攻青州刺史（治東陽，今益都縣東）沈文秀（沈文秀事見前淮北方面戰鬬）以應建康，是月二十五日，明帝乃以僧嵩爲青州刺史平原（治山東省鄒平縣）、樂安（治今廣饒縣）二郡太守。清河（治今山東省淄川縣）廣川（治今山東省長山縣）二郡太守王玄邈（玄謨從弟）據盤陽城（今淄川縣治），高陽（治今山東省臨淄縣西北三十里）、勃海（治今山東省高苑縣北）二郡太守劉乘民（彌之之從子）據臨濟城（今高苑縣西北接臨淄縣界），並起兵以應建康。沈文秀遣軍主解彥士攻北海（郡治今濰縣東南），拔之，殺劉彌之（沈文秀將，其事見前淮北方面戰鬬），乘民從弟伯宗合帥鄉黨復取之，因引兵攻東陽城，遂與明僧嵩、玄邈、乘民等合兵攻圍東陽。伯宗戰死，屢爲文秀所破，離而復合者十餘次，不能克。至五月二十四日，明帝詔以劉乘民爲冀州刺史。

以上壽陽、廣陵、青州等方面戰事發展至此，由於至是年九月，晉安王子勛已敗，荊、郢、湘等州，皆已次弟

6—1954

爲建康所平定，十月，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兗州刺史畢敬衆，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皆遣使乞降。於是，宋此一內亂，遂告平息焉。

二、明帝戰後措施

薛安都等既遣使詣建康乞降，於是明帝以晉安王子勛及其諸兄弟既滅，內患平靖，因驕於勢利，遂欲示其兵威於淮北，十月二十一日命鎭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五萬往迎薛安都。蔡興宗建議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誅，則曏之所宥，亦已多矣。況安都外據大鎭，密邇邊陲，地險兵強，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外叛，將爲朝廷旰食之憂。」明帝不從，而轉謀於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如何？」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家之利。」明帝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果爾，安都聞大兵北上，懼而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並皆請救兵。於是，魏卽遣鎭東大將軍尉元，鎭東將軍孔伯恭等帥騎一萬出東道救彭城，遣鎭西大將軍西河公石，都督荊、豫、南雍州諸軍事張窮奇出西道，救懸瓠。又以薛安都爲都督徐雍等五州諸軍事、鎭南大將軍、徐州刺史、河東公。以常珍奇爲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

十一月，魏東路軍下兗州（瑕丘，今滋陽縣），十二月初六日軍於秺縣（今山東省城武縣西北二十九里）。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軍於下礚（今銅山縣），分遣羽林監王穆之將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今邳縣西北）。是時魏尉元至彭城，薛安都出迎，元遣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其管籥，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撫內外，然後入。是夜，張永攻南門，不克而退。於是，尉元自將兵追擊張永，又別遣將擊武原破之，以絕張永軍糧。會天大雪，泗

水冰合，永等棄船九百艘步走，士卒凍死者大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復揮騎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張永沈攸之等於呂梁之東（今銅山縣東南五十里呂梁山），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勢數，永與沈攸之僅以身免。遂降張永爲左將軍，攸之免官，以貞陽公領職，還屯淮陰。因僑立兗州於淮陰，徐州於鍾離（今安徽省鳳陽縣之鍾離故城）。又并青、冀二州共一刺史治鬱洲（今江蘇省灌雲縣東北海中，今已連陸）時爲泰始二年末及三年正月之事也。（上引蔡興宗言及下節蔡興宗言見宋書卷五十七蔡興宗傳）

魏西路軍於泰始二年十二月入懸瓠，將進兵救壽陽。是時劉勔猶圍攻壽陽不下，明帝欲使中書爲詔諭殷琰，蔡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慰引；今直中書爲詔，彼必疑謂非眞，非所以速淸方難也。」不從。琰得詔，果疑劉勔所爲，不敢降。旋琰以城中人得悉江州已敗，衆情離沮，欲降於魏，幸得主簿夏侯詩之諫，乃出降。魏尉元聞壽陽已降，乃退，宋於壽陽乃幸而得以保有之。淮北淮西之地遂爲魏所有焉。

青州、冀州方面。泰始三年閏正月，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爲青冀二州之人所攻，乃遣使乞降於魏，並請救兵。二月，文秀攻明帝所署青州刺史明僧暠，明帝乃遣輔國將軍劉懷珍率龍驤將軍王廣之將五百騎，及步卒二千自山陽浮海救之，明帝並遣文秀弟文炳以詔書諭文秀，隨之而進。懷珍等至東海（今江蘇省漣永縣北），僧暠已向東萊（今山東省掖縣東北），懷珍遂自朐城（今東海縣南）經默䣆（今山東省膠縣西南）襲不其城（今即墨縣西南）拔之。於是，文秀、道固皆遣使請降，仍爲青冀州刺史。是月，魏亦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趨青州，且遣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皝之玄孫）將騎兵五萬爲後繼，以爭青冀二州。是年秋，當魏將尉元於彭城正經略東徐州（魏置治團城，今山東省沂永縣），及攻取而進守淮陽郡（治今江蘇省宿遷縣境）之際，慕容白曜亦進攻歷城（

冀州治所）、東陽（青州治所）。白曜攻歷城至泰始四年二月，始克，東陽則於五年正月乃克之，宋並無援救之力也。宋明帝由於平晉安王子勛之亂，戰勝而驕，致對戰後之措施失策，宋土因而日蹙矣。

註一：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泰始二年載註：「漢官有都水長，屬少府，晉屬大司農，後遂置都水使者，掌河津漕渠凡水利事，幷督治船艦。」

註二：同上書卷載註：「程大昌曰：魏晉至梁陳，授官有板。長一尺二寸，厚一寸，闊七寸，授官之辭在板上，爲鵠頭書。」

註三：同上書載註：「江中洲嶼節節有之，舟行附南岸者謂之內路，附北岸者謂之外路。」

註四：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一載：「橫塘，在（壽）州東。水經注：肥水入芍陂，又北，右合閻澗水，積爲陽湖。陽湖水西北逕死虎亭南，爲橫塘西注。……劉順等據死虎築壘，以拒劉勔之兵。又遣杜叔寶送糧於死虎，劉勔遣將呂安國等間道出順後，於橫塘抄之，叔寶敗走」。「死虎壘，在（壽）州東四十餘里……殷琰遣劉順等東據宛塘，築四壘以拒劉勔。通典曰：宛塘，死虎之譌也。」

第四節　蕭道成兩次平亂之戰

一、內亂再起之原因

宋明帝於魏爭奪徐、青、冀三州失敗之後，疆土日蹙，皇威下降，因而慮國內生變，帝權不崇，乃爲一連串謀固帝權之措施。如誅諸王忌功臣，加重左右近習之權等，其事略舉如左：

㈠誅兄弟諸王：泰始五年二月，太尉廬江王禕（文帝第八子明帝之兄）謀反，征北諮議參軍杜幼文告發，乃貶降禕為車騎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鎮宣城，而另遣心腹楊運長運長領兵防衞之。六月，令有司奏禕有怨言，請窮治之，不許；乃免禕官爵，逼令自殺。旋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因以建安王休仁平亂功高，權總百揆，為朝野所歸而忌之，於是年十二月解其揚州刺史，以桂陽王休範代之。泰始七年正月以南徐州刺史晉平王休佑性剛狠，不使赴鎮留於建康，乃於巖山射雉時，令左右毆殺之。建安王休仁因益不自安。時明帝嘗暴疾，為身後計，常欲翦除休仁，嬖臣楊運長等亦慮明帝卒後，休仁秉政，己不得專權，益贊成之，遂於是年五月以藥賜休仁死。因下詔稱休仁謀反，畏罪自殺。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於是年六月被徵為江州刺史，又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為南徐州刺史代休祐。七月，休若至建康，賜死於第。至是，明帝已誅盡諸弟，唯休範以人才凡劣，不為所忌，乃得幸存，但亦終為亂階，此蓋明帝過於自私之結果也。

㈡忌功臣，重近習：明帝即位後，即重信左右嬖臣，以削弱大臣之權，如游擊將軍阮佃夫，中書通事舍人王道隆，員外散騎侍郎楊運長等，皆參預政事，權亞人主。佃夫尤為恣橫。人有順迕，禍福立至，大納貨賂，園宅飲饌，過於諸王，妓樂服飾，宮掖不如。朝士貴賤，莫不自結。明帝同時又忌功臣，如建安王休仁有大功，首先削權，繼之以死。泰始六年夏，又忌南兗州刺史蕭道成（鎮廣陵），徵還為黃門侍郎越騎校尉，道成懼，不欲內遷，因用冠軍參軍荀伯玉之計，遣數十騎入魏境引起與魏軍之衝突，明帝因不得不使復本任，遷鎮淮陰。但至泰始七年夏，又遣吳喜圖之，喜以護道成而獲罪，乃「以（吳）喜多計數，素得人情，恐

其不能事幼主」，殺之。殺喜之後，與劉勔等詔曰：「吳喜輕狡萬端，苟取物情。昔大明中，黟歙有亡命數千人，攻縣邑，殺官長，劉子尙遣三千精甲討之，再往失利，孝武以喜將數十人至縣，說誘羣賊，賊卽歸降，詭數幻惑，乃能如此。及泰始初東討，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吳，凡再經薄戰，而自破岡以東至海十郡，無不清蕩。百姓聞吳河東（喜）來，便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得弭伏如此？尋喜心迹，豈可奉守文之主，遭國家可乘之會邪？……非忘其功，勢不獲已也。」此其忌臣下人才如此。是以當時之蕭道成、沈攸之等，皆莫不爲謀自存而懷異志。宋朝因此益呈分崩離析之勢矣。（上引宋書卷八十三吳喜傳）

泰豫元年（西元四七二年）四月十七日，明帝疾篤，乃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司空，尙書右僕射褚淵爲護軍將軍，加中領軍劉勔右僕射。遂詔褚淵、勔與尙書令袁粲，荊州刺史蔡興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褚淵素與蕭道成善而引薦之，乃以道成爲右衞將軍領衞尉與袁粲等共掌機事，是夕明帝殂（時年三十四）。明十八日太子昱（十歲）卽皇帝位（史稱後廢帝），袁粲、褚淵秉政。粲等承明帝奢侈之後，務弘節儉，以救時弊。然阮佃夫，王道隆等用事，貨賂公行，粲等不能制。是年七月，右軍將軍王道隆，以荊州刺史蔡興宗強直，不欲其居上流之重任，閏七月，遂以興宗爲中書監，更以沈攸之爲都督荊襄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十一月，中書通事舍人阮佃夫加給事中輔國將軍，權任益重。佃夫欲用所親張澹爲武陵太守，袁粲等反對之，佃夫竟稱敕施行，粲等不能制。朝政如此，於是變亂生焉。

二、平定桂陽王休範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六——二三〇）

是時嗣主幼沖，袁、褚秉政，而近習用權，於是桂陽王休範自謂尊親莫二（時帝諸叔父皆已誅死，唯休範獨存

），應入爲宰輔，既而不如志，遂懷怨憤，典籤許公輿，乃爲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厚相資給，以收士入。又收養勇士，繕治器械，爲進取建康之計。朝廷知其有異志，亦陰爲之備。時會郢州刺史缺出，朝廷以其地居上游（鎭夏口），欲使腹心居之。二月，乃以晉熙王燮爲郢州刺史，時燮方四歲，乃以黃門郎王奐爲長史行州府事，並給以資力，使鎭夏口，以監視休範。休範聞之，大怒，因密與許公輿謀襲建康。明年（廢帝昱元徽二年）五月十一日，休範遂一面擧兵二萬，騎五百發尋陽，晝夜疾進，一面遺書諸執政稱：「楊運長、王道隆蠱惑先帝，使建安（休仁）巴陵（休若）二王無罪受誅，望執錄二豎，以謝冤魂。」遂留中兵參軍毛惠連等守尋陽，自將大軍東下。是月十五日，大雷（今望江縣）戍主杜道欣馳報尋陽東下，朝廷爲之惶駭。於是，護軍褚淵、征北將軍張永、領軍劉勔、左僕射劉秉、右衞將軍蕭道成、游擊將軍戴明寶、驍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道隆、中書舍人孫千齡，員外散騎侍郎楊運長等，皆集中書省謀議，咸不知籌策，獨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兵新亭（今江寧縣南山上）白下（今江寧縣西北），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今江寧縣西。三據點沿秦淮河爲守備），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張永）守白下，領軍（劉勔）屯宣陽門（南門）爲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不須競出，我自破賊必矣。」衆同其議。唯孫千齡與休範通謀，獨抗議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今當塗及和縣夾江對峙之東西二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常時乃可屈曲相從，今不得也。」起坐謂劉勔曰：「領軍已同鄙議，不可改易。」於是，即日內外戒嚴，道成將前鋒兵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前南兗州刺史沈懷明戍石頭。袁粲、褚淵入衞殿省。（上引南齊書高帝紀）

蕭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是月十六日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浦名，今江寧縣西南三十里）道成以敵軍猝至，乃解衣高臥，以安衆心，然後徐索白虎幡登西垣（督戰），而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藍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等帥舟師迎戰，未有勝負。十七日休範乃捨舟上陸攻擊；其將丁文豪，請直攻台城，休範乃遣之別將兵趣台城，而自將主力攻新亭諸壘。道成率將士悉力拒戰，自巳至午，休範軍愈盛，衆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時休範白服，乘肩輿登城南臨滄觀（江寧縣南十五里勞山上），以數十人自衞，在山上督戰。道成使屯騎校尉黃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詐降，出壘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道成密意，休範信之，以二子德宣、德嗣付道成爲質。二子至，道成即斬之。休範置黃回、敬兒於左右，其所親李恆、鍾爽皆諫不聽。休範日飲醇酒，回見休範無備，因與敬兒奪其防身刀斬之，休範左右皆驚散，敬兒持其首歸報。道成遣軍主陳靈寶携休範首入台城報帝，靈寶遇休範軍，棄首於水而至台城。時休範諸軍猶未悉休範已死，其將杜黑騾與司空主簿蕭惠朗（休範妃弟）攻新亭壘甚急，突入東門，道成自出擊退之。丁文豪又破台軍於皂莢橋（在新亭北），直至朱雀桁南（秦淮河橋南），杜黑騾亦捨新亭趨朱雀桁。右軍將軍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朱雀門，召劉勔於石頭，勔至，欲撤桁以禦之。道隆怒，促勔進戰，勔因度桁，戰敗而死。黑騾等乘勝渡秦淮水，道隆棄衆遁走，黑騾追殺之。於是，中外大震，道路皆云台城已陷，白下、石頭之衆，因而皆潰。張永、沈懷明逃還宮中時，傳新亭亦陷，太后執帝手泣曰：「天下敗矣！」是月十九日，撫軍長史褚澄（淵弟）開東府門以納休範軍，擁安成王準據東府，稱桂陽王（休範）敎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犯！」杜黑騾進至杜姥宅（建康南掖門外），中書舍人孫千齡開承明門（北門）出降。正當此建康臨於破陷之際，丁文豪之軍，知悉休範已死，衆欲退散。文豪厲聲於衆曰：「我獨不能定天下邪

!」許公與是時亦詐稱休範在新亭。士民惶惑，奔告於蕭道成。道成乃登北城宣告於士民曰：「劉休範父子，昨已就戮，尸在（新亭）南岡下，身是蕭平南（出軍新亭時，加平南將軍），諸君諦視之，勿憂懼也！」遂遣陳顯達、張敬兒及輔師將軍任農夫，馬軍主周盤龍等，將兵自石頭渡秦淮，從承明門入衞宮省，然後遣陳顯達等出戰，大破杜黑騾於杜姥宅。二十一日，張敬兒等又破黑騾等於宣陽門（南門），斬黑騾及丁文豪，進克東府，遂平之。朝廷乃以道成爲中領軍南兗州刺史，與袁粲褚淵劉秉更値決事，時號爲朝廷四貴。蕭道成以此救亡之功，其權威遂一躍而居宋朝廷之首，齊國之基業，亦於以奠基焉。（上引南齊書卷一高帝紀）

三、平定建平王景素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六——二三〇）

此次內亂起因：明帝殂後，後廢帝昱年十歲即位，權倖用事。時蕭道成雖有平復之功，而權位尚淺，朝廷遂成權臣分權之勢。時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年長且賢，且其時太祖文皇帝諸子俱盡，諸孫唯景素最長，因之其心腹將佐欲擁立之，以取代後廢帝之位，然楊運長阮佃夫等正利幼主可以專權，唯恐景素得立不利於己，遂發生第三次內亂。

戰亂經過：元徽三年（西元四七五年）十二，景素將佐勸景素擧兵，其鎭軍參軍江淹獨諫之，景素不悅。是時防閤將軍王季符得罪於景素，單騎亡奔建康，告景素謀反，運長等卽欲發兵討之，袁粲、蕭道成以爲不可。景素亦遣世子延齡詣闕自陳，乃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但楊運長、阮佃夫等並不以此爲已足，甚且忌景素益甚。於是，景素乃與錄事參軍殷瀰、中兵參軍垣慶延、參軍沈顒、左暄等謀自全之計，並遣人往來建康，結納朝廷中才力之士。因之，冠軍將軍黃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將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

祇祖等，皆與通謀，其他武人不得志者，亦無不歸之。時爲元徽四年六月也。

時帝好獨出遊於郊野，欣之謀於是月舉事，據石頭城，伺帝出而卽作亂。道淸、蘭之，亦欲說蕭道成，因帝夜出執之以迎景素；若道成不從，卽圖之，以其計告景素。景素則勸彼等暫緩舉發。於是，事漸泄露。楊、阮等微聞其事，乃遣傖人（時江東人謂楚人別種爲傖，亦以之稱西北人）周天賜僞投於景素，勸令舉兵。景素知之，斬天賜首送建康。至七月初一日，祇祖率數百人自建康奔京口，稱京師已潰亂，勸速舉兵乘之。景素以爲然，遂卽日起兵於京口。建康方面，楊、阮等得悉祇祖叛走，初二日卽宣佈戒嚴，蕭道成並卽遣驍騎將軍任農夫、領軍將軍黃回、左將軍李安民等將步兵，（道成知黃回有異志，故遣安民佛榮偕行以監視之）以右軍將軍張保將水軍，以進討之。初四日，命南豫州刺史殷佛榮爲都統。道成自屯兵於玄武湖，以冠軍將軍蕭頤鎭東府。時建安王休仁二子始安王伯融，都鄉侯伯猷皆在建康，楊、阮等忌其年長爲變，又悉稱詔賜死，以除內患。

是時，景素與殷濔欲斷竹里之道（山名，在今句容縣北，爲陸路自京口至建康之要道），以拒建康，垣慶延、垣祇祖、沈顒等則欲乘建康軍在天氣旱熱行軍，遠來疲困，引而擊之。及任農夫等軍已至，焚燒市邑，慶之等竟各相顧望，莫有鬬志，而景素則素乏威略，恇擾不知所爲，遂退據京口。是時，黃回亦迫於佛榮等之嚴密防範，又見京口兵弱（千餘人），因不敢發動。張保之水軍，此時亦已至京口城西，泊於西渚，雖初期爲景素之勇士數十人所擊破，張保戰死，但以各自爲戰，互不應援，旋卽爲水軍所擊破。於是，建康軍攻京口城，沈顒又首先率衆逃走，而祇祖隨之，其餘諸將亦相繼奔退，初八日，建康軍遂陷京口，斬景素。京口之亂，至此悉平。

蕭道成兩次平亂之後，其威望因以日崇，旋消滅沈攸之，遂篡宋焉。

第五節　戰後之政局

一、蕭道成之廢立

後廢帝昱既平定京口之亂，益爲驕恣，日夜出外遊玩，行同盜刼。昇明元年（西元四七七年）夏四月，南豫州刺史阮佃夫在建康與散騎常侍杜幼文、司徒長史沈勃、游擊將軍孫超之等以帝好殺，不禮大臣，殿省憂懼，因謀廢立，事泄悉被誅。旋廢帝又忌道成威名欲殺之。六月，道成乃與袁粲、褚淵謀廢立，二人不從。領軍功曹紀僧眞乃進勸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道成然之。或有勸道成奔廣陵起兵者。時道成世子賾爲晉熙王爕（後廢帝弟）長史行郢州事，因欲使賾將郢州兵東下會京口。道成遂密遣所親劉僧副告其從兄行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曰：「人多見勸，北固廣陵，恐未爲長算。今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榮祖）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立（道成欲再借魏以成已謀）。」並以此計告桓榮祖。善明答議以爲不可曰：「宋氏將亡，愚智共知；北虜若動，反爲公患。公神武高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蹶。」榮祖亦曰：「領（軍）府去台百步（蕭道成爲中領軍），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即有叩台門者，公事去矣。」紀僧眞亦曰：「主上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猶爲安固。公百口北度，必不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公爲逆，何以避之？此非萬全策也。」於是，北走廣陵之計遂罷。至此道成族弟鎭軍長史順之，及次子驃騎從事中郎嶷乃獻計，謂「後廢帝好單行道路，於此立計，易以成功，外州起兵鮮有克捷，徒先人受禍耳。」道成從之。時東中郎將司馬行會稽郡

事李安民，欲奉東中郎將江夏王躋（後廢帝弟）起兵於會稽，道成勸止之。道成乃使越騎校尉王敬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伯奉等十五人於殿中詗伺機便，敬則則常於道路聽察帝之往來。是年七月初七日，帝微行外出後寢於仁壽殿，遂爲楊玉夫楊萬年所弒。道成遂入宮，以太后令召中書令袁粲，中書監褚淵、及尚書左僕射劉秉入宮會議，因脅之以擁立後廢帝第三弟安成王準（時年十一）爲帝，是爲順帝。於是，道成自爲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總兼軍國，布置心膂，予奪自專。袁粲雖爲中書監，劉秉爲尚書令加中領軍（褚淵附道成），拱手仰成而已。

二、蕭道成滅沈攸之

沈攸之討平晉安王子勛之亂後，於泰始五年（西元四六九年）夏，自左衛將軍遷郢州刺史，至泰豫元年（西元四七二年）七月，明帝殂後，右軍將軍王道隆，以荊州刺史蔡興宗強直，不欲其居上流之勢，遂以興宗爲中書監（八月興宗卒），以沈攸之爲都督荊襄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攸之自以材略過人，自爲郢州刺史鎮夏口以來，即陰懷異志。及爲荊州刺史，權勢益張，乃擇郢州士馬器仗精良者，遷於荊州。至江陵，復以討蠻爲名，大發兵力，招聚才勇，部勒嚴整，常如敵至。又重賦歛，以繕器甲，舊時應供建康之賦稅，皆割留之。養馬至二千餘匹，戰艦近千艘，倉廩府庫，莫不充積。延攬士子商旅，招納亡命，常欲伺機舉兵。舉措專恣，不復承用符敕，朝廷雖疑而憚之。又爲政嚴刻，或鞭撻士大夫，上佐以下，面加詈辱。然而吏事精明，人不敢欺，因之境內盜賊屏息，夜戶不閉。

當蕭道成第一次平亂時，曾許驍騎將軍張敬兒爲雍州刺史，及休範平定後（元徽三年），道成以襄陽重鎭，張敬兒人位俱輕，不欲便居其任，而敬兒求之不已，並謂道成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表

6—1965

襄制之，恐非公之利。」蓋是時宋朝之最強有力者爲沈攸之，道成欲圖簒宋，攸之實爲唯一之大敵矣，道成遂許之。其年三月，以張敬兒爲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鎭襄陽。及敬兒赴任，沈攸之恐其見襲，陰爲之備。但敬兒至鎭後，奉事攸之無所不至，動輒咨稟，供饋不絕，攸之亦以爲其誠，酬報亦厚。攸之屢欲因游獵會於境上，敬兒報以心期有在，影迹不宜過敦，攸之因益信之。敬兒又密與攸之司馬劉攘兵結交，藉以盡悉攸之密計。敬兒每得攸之事迹，卽密報道成。道成又故爲書與攸之，問敬兒遷代之日，將欲誰代之？攸之則卽以示敬兒，欲以間之。是爲道成預爲伏下敬兒於襄陽，以爲將來襲攸之之計也。及後廢帝被弒後，攸之感於道成名位素出己下，而今一旦專制朝權，勢在己上，遂密謀擧兵討之。張敬兒素與攸之司馬劉攘兵善，劉攘兵以告張敬兒，敬兒乃密爲之備。昇明元年十二月，沈攸之稱太后令擧兵，並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豫州刺史劉懷珍、梁州刺史范柏年、司州刺史姚道和（後秦姚興之孫）、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內史王文和等同起兵討蕭道成。張敬兒、劉懷珍、王文和，皆斬其使，馳表以報建康，文和尋棄州奔夏口；范柏年、姚道和、庾佩玉等則持中立。（上引南齊書卷二十五張敬兒傳）

是月十二日，沈攸之一面遣輔國將軍孫同等五將率三萬人爲前驅，司馬劉攘兵等五將率二萬人繼之，又遣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四將分兵出夏口據魯山（今漢陽縣）相繼東下，一面致書道成，責其擅自弒逆，圖謀簒宋。道成此時除卽部署戒嚴，及遣右衞將軍黃回爲郢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以禦攸之軍外，尙有二事最感危懼者：一爲郢州夏口之守備堪虞，一爲袁粲等在建康爲內患。玆先述此二事於下：其一、道成前此以其世子賾爲郢州刺史晉熙王燮之長史行郢州事時，本乃使之在夏口治器械，以備攸之者，及弒後廢帝後之同月（昇明元年七月），遷燮爲揚州刺史，以賾爲左衞將軍，俱還建康。當賾東下時，道成雖已令賾選文武兼資且與賾情交契合之柳世隆（晉熙王燮司馬）以自

代，但頤等尚在東下途中，而攸之已起兵，因此道成對上游之勢，尚無把握。所幸者，頤之處置適宜，當其將離夏口時，遺策於世隆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夏口城，今漢口），必未能猝拔，君爲其內，我爲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東下時，頤方行至尋陽，尚未得到道成處分之令。此時與頤偕行之衆人，皆欲倍道趨建康，但頤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若留屯湓口（今九江縣西），內藩朝廷，外援夏首（卽夏口），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遂奉欒及江州刺史邵陵王友同守湓口，留江州別駕胡諧之守尋陽城。同時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塞，旬日皆竣，防務迅卽鞏固。因此，道成對上流之憂，得以釋除。其二，當後廢帝被弒之後，道成欲分離袁粲褚淵合作所形成之權勢，乃利用與淵素相親善及袁褚已有嫌隙之故，與淵同理朝政，而以詔令使袁粲出鎭石頭（昇明元年八月）。是時，袁粲以行將失勢，又知道成有不臣之志，遂陰欲圖之，乃卽就任。又湘州刺史王蘊，當攸之擧兵前，遭母喪罷歸（時朝命以南陽王翽——後廢帝弟——爲湘州刺史代蘊，時翽未至，故庾佩玉行州府事），蘊至巴陵（今岳陽），與沈攸之深相結納；過郢州，便欲因蕭頤出弔殺之。頤知之，不出；及至建康，又欲因蕭道成出弔殺之，道成又不出。及攸之起兵東下，蘊乃與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當時在建康之將帥黃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宜興、卜伯興等，亦皆與之通謀。時領軍將軍劉韞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爲直閤將軍，黃回等諸將皆已出屯新亭。袁粲等之謀已定，將以其謀告褚淵，衆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告之。粲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異同？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淵，蓋袁粲猶以故好待褚淵也。淵卽以告道成。是時道成亦已先聞其謀，乃遣軍主蘇烈、薛淵、王天生等將兵助粲守石頭城爲名而監制之。又以驍騎將軍王敬則爲直閤將軍，與卜伯興同總禁兵。袁粲猶不知道成防已之備，欲矯太后詔，於

是月二十三日夜間擧事，使劉韞與卜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黃回等將所部爲策應。但劉秉怯劣，至是日晡後，竟攜家人婦女等與任候伯等俱赴石頭。孫曇瓘聞之，亦奔赴之。於是，道成密使告王敬則，敬則即於是夜先發，殺劉韞、卜伯興。蘇烈等在石頭城亦據倉城拒粲。時王蘊聞劉秉已走，歎曰：「事不成矣！」亦狼狽帥部曲數百奔石頭，至南門爲薛淵所拒。道成又遣軍主戴僧靜率兵數百赴石頭助蘇烈等，並力攻粲，粲、秉等敗走，追殺之。黃回在新亭，聞事泄不敢發，道成撫之如舊。王蘊藏匿，道成亦赦而用之，粲之餘黨亦皆不問。於是建康之內患悉平。

蕭道成已平定建康之內患，猶以重兵付黃回使西上，而配以心腹將佐以監防之。閏十二月十四日，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強有驕色，以爲郢城弱小，不足攻，云欲問訊安西（安西將軍武陵王贊鎮郢），暫泊黃金浦（在鸚鵡洲上，今武昌縣西），而遣人告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答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宋儼之勸攸之攻之，臧寅則以爲郢城兵雖少而地險，攻守勢異，非旬日可拔，若不時擧，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郢城豈能自固。」攸之從其計，欲留偏師圍困郢城，自將大衆東下。十六日將發，柳世隆遣兵於西渚挑戰，前軍中兵參軍焦度復於城樓上肆罵攸之，且穢辱之。於是攸之怒，改計攻城，揮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晝夜攻城。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宋書沈攸之傳）

是月二十六日，蕭道成出屯新亭，謂驃騎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對曰：「成敗在德，不在衆寡。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指攸之）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縉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爲我獲。」南徐州行事劉善明亦謂道成曰：「攸之收衆聚騎，連舟治械，苞藏禍心，於今十

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廻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擧，此籠中之鳥耳。」沈攸之之必敗，由此可見。（上引分別見梁書卷十四江淹傳，南齊書卷二十八劉善明傳）

沈攸之攻郢城，至明年（昇明二年）正月，猶盡銳攻城，屢爲柳世隆乘間出擊所破。是時，蕭頤所遣軍主桓敬等八軍增援郢城，既進據西塞山（今鄂城縣東南），爲世隆聲援。於是，攸之遣其將皇甫仲賢向武昌以拒桓敬等軍，又遣中兵參軍孫方平攻西陽（今黃岡縣東）。仲賢攻武昌，武昌太守臧渙降。方平至西陽，西陽太守王毓棄城奔湓城。豫州刺史劉懷珍遣建寧太守（治今麻城縣）張謨等將兵萬人擊方平，是月十三日方平敗走，克復西陽。是時，平西將軍黃回等軍亦已至西陽，繼續泝流而進。

是時，沈攸之攻郢城，既歷三十餘日，黃回等援郢之兵將至，於是軍士逃亡者日多。加以攸之素恃威力御衆，不得人情，至此攸之雖日夕乘馬巡行各營撫慰，而逃者仍不息。因之，攸之大怒，乃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克，白紗帽共著耳（註一）。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叛散，皆卿等不以爲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一人逃亡，遣人追之，亦去不返。莫敢報告，咸懷異志。劉攘兵射書入城請降，柳世隆約以開門納之。是月十九日夜攘兵遂燒營而去。他營見火起，亦爭相棄甲而走，將帥不能制。及旦，攸之乃撤圍帥衆過江，及至魯山，軍遂大潰，諸將皆走。臧寅投水死之。攸之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爲資粮。」時潰軍之卒，因畏蠻人抄擊，乃更相聚結約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及攸之將至江陵百餘里，而江陵城已爲張敬兒所襲破，於是相隨之士卒二萬人皆散。攸之至此，身無所歸，乃與其

子文和走至華容界（今監利縣），同縊於櫟林。

蕭道成消滅沈攸之後數月，即收數謀叛己之黃回殺之，此時道成又已逐次將明帝嬖臣阮佃夫、楊運長等，調遷外郡，於是軍國大權益集於道成之手，而操縱自如矣。（下節所引南齊書卷一高帝紀）

三、蕭道成篡宋

沈攸之已死，蕭道成遂爲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南兗、徐、兗、青、冀、司、豫、荊、雍、襄、郢、梁、益、廣、越等十六州）諸軍事。柳世隆以守郢州夏口之功，除尚書右僕射。右將軍蕭賾爲江州刺史，侍中蕭嶷爲中領軍，以尚書左僕射王僧虔爲尚書令，右僕射王延之爲左僕射，以衞將軍褚淵爲中書監司空。於是道成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又以大明以來，公私奢侈，乃能御府（註二），省二尙方彫飾器玩。又禁民間華僞雜物凡十七條（註三），以崇節儉。昇明二年九月，夜召驃騎長史謝朏，屏人與語，謝朏不言，蓋朏知其將謀篡也。太尉右長史王儉知其意，乃請間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得保。」道成遂自商於褚淵，淵以爲在「一二年間，未容便移」。道成還以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耳。」乃倡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令中書舍人虞整作詔，道成所親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道成曰：「褚公不從，奈何？」遐曰：「彥回（淵字）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淵果不敢違異。於是詔道成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使持節、太尉、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南徐州刺史如故。遂以蕭映（道成第三子）爲南兗州刺史，蕭晃（道成第四子）爲豫州刺史。建元元年（即昇明

三年，西元四七九年）正月，以江左之勢，莫重於上游，莫富於東土，乃以江州刺史蕭嶷（道成次子）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尚書左僕射王延之爲江州刺史，安南長史蕭子良（道成之孫）爲督會稽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又以世子頤爲尚書僕射，進號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黃門侍郎蕭長懋（道成嫡長孫）爲雍州刺史。

是年三月，道成自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青州之齊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蘭陵、魯郡、及琅琊、東海、晉陵、義興、吳郡、會稽等十郡）爲齊公、加九錫，齊國官爵，並倣天朝。四月，進道成爵爲齊王，增封十郡（徐州之南梁、陳郡、潁川、陳留、南兗州之盱眙、山陽、秦郡、廣陵、海陵、南沛等十郡）。是月二十日，道成遂受宋順帝禪位，是爲齊太祖高皇帝（註四）。宋自武帝劉裕於晉恭帝德文元熙元年（西元四一九年）受晉禪，歷少帝義符，文帝義隆，孝武帝駿，前廢帝子業，明帝彧，後廢帝昱，順帝準，凡八主，共六十年而亡。

註一：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四，昇明元年載註：「五代志：帽自天子下及士人通冠之。以白紗者，名高頂帽，皇太子在上省則爲烏紗，在永福則爲白紗，蓋貴白紗也。杜佑曰：宋制黑帽綴素標，標以繒爲之，長四寸，廣一寸，後制高屋白紗帽。」

註二：同上書載註：「御府令自漢以來有之，漢屬少府，晉屬光祿勳。據宋紀，世祖（孝武帝）大明四年改細作署令爲左右御府令。」

註三：南齊書卷一高帝上載：「禁不得以金銀爲箔。馬乘具不得金銀度。不得織成繡裙。道路不得着錦履。不得用紅色爲幡蓋。衣服不得剪綵帛爲雜花。不得以綾作雜服飾。不得作鹿行錦及局脚檉柏牀。不得以七寶飾樂器。又諸雜飾物不得以金銀爲花獸。不得輒鑄金銅爲像。皆頒墨敕，凡十七條。」

註四：南齊書卷一高帝紀及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宋紀八載，蕭道成為宋右軍蕭承之之子，史稱其沉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每自云：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第六節 申論

本章前後所述六次戰役，孝武帝平義宣及劉誕之戰，明帝與晉安王子勛爭位之戰，及蕭道成兩次平亂與最後擊滅沈攸之之戰，皆屬宋內亂之戰範圍。且經此六次戰亂，宋遂滅亡，故本章以「宋之內亂及其滅亡」為題，而又以「討晉安王之戰」及「蕭道成二次平亂之戰」為中心，蓋以此兩役影響較大故也。且本史乃涉及國家全面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國防、軍備、軍制及戰場勝敗之綜合性的「戰爭史」而非純軍事上之「戰史」，故讀本史者必須明乎此，而綜纜貫通之，始能符合本史之精神，而有所收穫也。

一、孝武帝平亂戰役之得失

宋自武帝劉裕篡東晉後，至順帝，中間凡經七次之內戰，第一次為文帝義隆元嘉三年（西元四二六年）討謝晦於江陵，第二次為元嘉三十年武陵王駿討太子劭之弒逆，第三次為孝武帝駿孝建元年（西元四五四年）討南郡王義宣，第四次為大明三年（西元四五九年），孝武帝討竟陵王誕於廣陵，第五次為明帝彧泰始二年（西元四六六年），討晉安王子勛於江州，第六次為後廢帝昱元徽二年（西元四七四年）討桂陽王休範，第七次為順帝準昇明元年（西元四七七年）討沈攸之。前二次之亂，既見以前各章，後五次之亂，直接間接影響於宋之滅亡，故在本章述之。

孝武帝討義宣之戰：在此一戰役中，其得失可得而檢討者，約有如左數點：

㈠臧質雖陽推奉義宣，陰實別有野心，此爲義恭離間得以發生效力之基因。加以當魯爽敗沒之後，義宣軍陷入孤危之形勢中，孝武乃使義恭致離間之書於義宣，此種切合時機之離間，遂能迅速生效。因此，臧質進攻建康之計雖善，卒不爲義宣所用，因而彼此猜疑，遂致失敗。

㈡義宣僅能爭取粗猛之魯爽，而不能爭取危害江陵側背之朱脩之，是其致敗之第二要因。魯爽一因酒醉預期舉事，致使義宣等不得不倉猝起兵，再因酒醉而身沒，遂使義宣軍江北方面遭受重大威脅。由是觀之，粗猛之人，決不可與謀大事，亦不可任以方面之任也。

㈢孝武帝在此役中，除運用離間謀略頗爲適切外，其在戰略戰術上之運用，亦有其致勝之由，初在兵力方面，孝武帝實居劣勢，但其於冀州刺史垣護之到達後，即使與柳元景於梁山採守勢，以阻止義宣軍順流而下之銳進，同時遣沈慶之對粗猛之魯爽採攻勢，而迅速擊滅之，遂使劣勢漸轉爲優勢。此在戰略上之運用，堪稱適當。至於梁山附近之戰鬪，王玄謨先挫義宣軍之前鋒，然後堅守洲中城壘，此舉足以振起劣勢軍之士氣。及當義宣軍主力到達時，柳元景又能以「賊勢方盛，不可先退」，此可謂頗識兵勢之言。然後又能悉精銳以赴之，此爲柳元景之優越處。及當兩陣決戰時，玄謨對敵陣採取兩翼攻擊，垣護之攻擊敵陣後之司令部（義宣所在），此爲王玄謨在戰術上制勝之關鍵也。況以協力之衆，攻猜疑之軍，是以遂獲澈底之勝利。

㈣義宣退回江陵時，本尚有力作最後生死存亡之決戰者，卒以義宣庸劣，江陵遂不戰而破，可知事之成敗，繫於人才。若人才庸劣，雖有極優之勢與力量，亦無所用之也。

孝武帝戰後之措施：自東晉南遷江左以來，權臣與皇帝間，常爲權力爭奪而鬪爭。尤以宋自徐羨之等始，

大臣常欲專制朝權以脅主，廢立自如。宗室亦爲帝位之爭奪，而時起紛爭。孝武爲欲帝權自專，乃有削宗室，奪臣權，信用左右近習，及分割荊江楊三州之舉措。但即以此爲開始，於是政風益壞。尋歷前廢帝、明帝、後廢帝三朝，胡作非爲遂致滅亡。

孝武於上項措施之後，以爲帝權從此永保，遂渠淫於奢侈。及孝武殂，身爲宰輔之義恭、柳元景、顏師伯等，亦即「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君臣如此，政事豈堪聞問？故孝武雖稱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敏，究以君臣胸襟狹小，缺乏宏遠之眼光與氣度，終亦無補於江南之時弊與風氣也。

二、明帝平亂戰役中雙方之得失

明帝在本戰役中，初期四面楚歌之惡劣情勢，內外將吏多以爲其必敗，因而內外叛離相尋而至，其局勢之危殆，實已至一髮千鈞之險。然卒賴其虛心用蔡興宗之謀與戰略指導之切當，及善於用將，使建安王休仁、沈攸之、吳喜、劉勔、張興世等，皆能發揮其智勇之才力，乃能轉危爲安，變劣勢爲優勢，而獲取作戰之勝利。反觀晉安王子勛，以十一歲之稚齡，依賴鄧琬、陶亮、袁顗等庸愚之輩，雖有優良之局勢，強大之兵力，及豐富之資財，然卒易安爲危，轉優勢爲劣勢，而終敗亡。然明帝於戰後，驕於已勝，不用蔡興宗、蕭道成等之良謀，卒至喪兵失地，國勢日蹙。是可知人才與心理關係於成敗之大也。玆論列其得失於后。

明帝初期之措施：

(一)安定朝廷及社會人心——明帝當「普天同叛」，建康危孤之際，集羣臣而謀之，一面用蔡興宗之謀，實施「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及罪不相及」之措施，遂使朝廷及將吏之羣情安固；同時施以寬政，一反廢帝殘

暴之措施，因而「人情安定」，「米甚豐賤」。一面遣賢能之建安王休仁督征討軍事，出鎮南州，及才勇之將沈攸之進屯虎檻，因而社會得以安堵。凡此。乃為當時危急之情勢中，最明敏切當之首要措施。

(二)爭取州郡諸措施——明帝由於「普天同叛」，與上項措施之同時，立卽分遣使臣爭取各州郡。其此項措施，雖未見宏效，但祇兗州刺史殷孝祖入援，已可大振建康士氣。並卽遣之督前鋒諸軍，增援虎檻，此亦足影響尋陽軍急速東下之決心。

(三)戰略部署及指導——初期之戰略形勢為：西面尋陽軍已進屯大雷（今望江縣），沈攸之屯虎檻（今蕪湖縣西南）相對峙。北面，有申闡守睢陵（今睢寧縣），又有劉彌之牽制薛索兒，索兒一時不能揮軍臨江，江北且有廣陵（今江都縣），合肥、歷陽（今和縣）三據點為守，故此方面軍事情勢，尚非急逼。東面，孔景宣進逼延陵（今丹陽縣境），但其兵力甚弱。明帝在此種戰略形勢中，以東面之吳郡（今吳縣）及會稽（今紹興）乃建康之大後方，且為支援戰爭之資粮所賴，乃決計在西面採守勢（休仁督攸之守虎檻），在江北對壽陽採相機攻勢，在東面以主力採攻勢（山陽王休祐督劉勔、呂安國等攻壽陽；巴陵王休若督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東討）。在東面之攻勢作戰中，尤以擢拔人才——吳喜、實施對吳郡敵之主力側後方攻擊，不僅粉碎庾業、孔璪反叛對建康之威脅，且逼使吳郡之敵，狼狽奔竄，此在戰場上，堪稱卓越之行動。又當東討軍出發時，親向諸軍宣言，安定軍心，使之努力奮進，此舉尤為要着。及東方戰事已勝，卽分遣張永、蕭道成等馳援廣陵，蓋此時薛索兒已陷睢陵，斬申闡，而疾趨廣陵也。別遣江方興增援虎檻進擊赭圻，開始在西面轉取攻勢。凡此戰略指導，堪稱秩序井然。

(四)赭圻會戰——在本會戰中，休仁軍方面最優良之措施，有下列數點：

1.沈攸之謙沖，促使軍中團結。當統前鋒軍之殷孝祖中矢陣亡范潛降敵，軍心震驚之際，攸之讓江方興權繼其任，以統一指揮前軍，遂使驚懼之軍心復安，而且團結一致。挽救當時危險之戰局。

2.建安王休仁之措施。當殷孝祖戰死，軍心危惶之際，立遣杜幼文等五將將兵三萬增援，使赭圻之前鋒軍心餒而復壯。並遂使江方興所採取之繼續攻勢，獲得勝利。及軍糧匱乏之時，又善於措置，故軍無離心，維持攻勢之士氣。旋得吳喜自會稽來援，則此一會戰制勝之基礎，乃賴以奠定焉。

3.張興世之戰術制勝。沈攸之自泰始二年四月初攻陷赭圻，劉胡退守濃湖後，旋袁顗自雍州增援濃湖，兩軍遂復相持至是年七月中旬，勝負不能決。張興世乃建策，進據濃湖上游之錢溪，截斷袁顗軍之後方補給線，因而獲致勝利，袁顗、劉胡等因之一敗塗地，遂平定子勛之亂。此一戰術之運用，堪與魏武與袁紹對峙官渡時，進襲烏巢之戰相媲美也。

(五)鄧琬、陶亮、袁顗之失：

1.鄧琬庸劣。琬之失有二：其一、琬挾幼主起兵，大權獨攬，竟於起兵之初，「賣官鬻爵，酣歌博奕，日以繼夜，又自矜大，慢侮賓客。」更任用羣小，「競爲威福。」遂使人心渙離。其二、不能乘時揮軍疾襲建康。廢帝於泰始元年十一月被弒，明帝獲帝位（十二月）於不意之中，一切皆無預籌與準備。鄧琬陶亮亦於同月擁立晉安王子勛，並即進兵大雷，乃不能乘時疾襲建康，逼使明帝措手不及，陷於混亂，而至泰始二年，歷三個月之久，前軍始達赭圻。鄧琬之無能，即此可見。

2.陶亮袁顗庸劣。亮將前軍至鵲尾，亦不能用孫冲之之策，「直趨白下」，而竟於鵲尾及江南北兩岸築壘防守，自失上流形勢便與舉事之初「三軍踴躍」之銳氣。及殷孝祖陣亡，孫冲之又建策「直趨京都」，亮亦不能用，遂招致赭圻會戰之失敗。亮不知用兵，亦卽此可見。

袁顗自雍州增援至鵲尾，聞建康米貴，亦竟擁甲以待，以待其不攻自潰。又私佔軍米，不給劉胡軍之匱乏，致使劉胡離心。尋陽方面諸人如此，安得不亡邪？

㈥明帝戰後措施之失策有二：

1.蔡興宗於泰始二年正月，明帝集羣臣謀應付尋陽之對策時，既已言之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祜）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興宗此種深謀遠慮，明帝於平定江州之後，竟因勝而驕，掉之以輕心。一不用興宗之言，致逼使薛安都以北方重鎮之徐州奉獻於魏；再不用興宗之言，淮水上游重鎮之壽陽，亦幾致亡失。且因此，以明帝新造之國，經過八九個月之內戰，遂卽引起對強盛之魏國用兵，其勝負之數，既不待戰而見。因之，淮水以北而至青、冀諸州之地，遂致盡皆淪喪，就宋國精華之地言之，實已損其大半。此不但明帝驕於勝所招致，亦其戰爭眼光不能透視當時南北之情勢，因以不能計及戰後措施之至當行動所致也。

2.誅兄弟諸王，宗室勢力陷於孤弱之境，遂使後來蕭道成拾帝位，如取草芥之易。遠大臣，用近習，遂致朝政日非。忌功臣，遂使擁有實力之武臣，皆懷異志。按明帝此等措施，皆圖謀鞏固帝位而已。彼殊不知其

愈懷自私之心，則人心愈離，而隱伏之禍機亦愈熾，後廢帝復從而變本加厲，於是「宋氏將亡，人盡皆知」矣。此種圖固帝權之方法。實爲拙劣之行也。

三、蕭道成兩次平亂雙方之得失

(一)桂陽王休範疏失致敗——休範用典籤許公輿之謀，頗能使人心歸向之。又能在進軍時，鑑於前人叛建康，淹留緩進之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直搗建康，蕭道成雖獨知之，亦無法防範。設使休範不輕信假降者而自喪其命，則蕭道成之是否能獨立撐持，實屬疑問，故其失敗在於疏懈。然蕭道成在危機一髮之際，猶能堅定不移，自新亭回擊，此其所以卒能定亂也。

(二)建平王景素機事不密致敗——楊運長等挾稚齡之後廢帝，以久其專擅之權勢，因而武人中頗多離心。景素利用此種情勢，結納之，朝廷情勢實頗危險，但終於事機不密，佈置失周，因卒致於敗。至於此次蕭道成亦與楊運長等併力討景素，蓋彼亦欲利少主以自圖也。

(三)蕭道成篡宋——道成以兩次平亂之功，聲威因而崇大，朝廷大權，因逐漸轉入其手。於是，道成乃相繼遣出阮佃夫、楊運長等權倖之輩於外郡，又將聲望素著，爲朝野仰望中心之袁粲褚淵二人分離之，然後殺袁粲，而用褚淵，篡奪之勢因以形成。及沈攸之敗滅，則天下之勢，盡歸之矣。蓋是時宋宗室之勢力已盡消滅也。

(四)蕭、沈之戰——蕭道成以兩次平亂而起家，然其位望素低於沈攸之，且攸之據荆州，地大資富而兵強，因此遂形成兩雄不並立之勢。茲論列其得失成敗如次：

1. 沈攸之方面：①攸之撫衆威多而少恩，是以情勢危逼之時，衆叛親離，迅速崩潰。②爲張敬兒所賣而不自知，遂遭受夾攻之勢。③攸之至郢州時有驕色，本已用臧寅順流疾趨建康之計，卒因柳世隆之挑戰，及焦度之辱罵，怒而變計，因之久攻郢城不下，挫損銳氣，縱失時機，予道成以從容進擊之機會，是以致敗。此攸之由「驕」「怒」所致敗。孫子曰：「爲將者，靜以幽，正以治」，又曰：「將不可以慍而致戰」，攸之遠不及此也。（上引宋書卷七十四沈攸之傳）

2. 蕭道成方面：①蕭道成早有備攸之之計，如使其子賾鎮郢州積極備戰，及使張敬兒刺雍州等。尤以敬兒位望俱輕，既不爲攸之所重視，敬兒又僞委誠以誤之；此種妙用，頗與孫權使陸遜代呂蒙相類似。②袁粲等之失計。當攸之擧兵時，袁粲等密謀在建康內應，但其一失於將謀告褚淵，二失於劉秉之慌亂行動，遂致事敗。③道成已破袁粲等，建康局勢得以安定，此爲道成戰勝之一大關鍵。④蕭賾擧柳世隆以自代，且遺以防攸之之策；及其抵尋陽聞變，又能據此中流之勢，此爲道成戰勝之二大關鍵。⑤柳世隆能依蕭賾之策，牽制住沈攸之不能東下，使久困頓於其堅城之下，此爲道成戰勝之三大關鍵。⑥攸之已敗郢州，張敬兒乘機襲取江陵，此爲道成戰勝之四大關鍵。道成有此四勝，是以成功。⑦道成已滅沈攸之，則取宋之天下，如拾草芥矣。

第七章　南北朝之戰爭三——魏伐齊之戰

（附圖六——二三一、六——二三二、六——二三三）

一、第一次伐齊：建元元年（西元四七九）十一月，魏以納宋文帝子劉昶爲名，擧兵伐齊。翌年三月劉昶兵敗於壽陽，魏軍引還。

二、第二次伐齊：永明十一年（西元四九三）九月，魏遷都洛陽。建武元年（西元四九五）十二月，魏再以齊明帝簒位爲名，大擧伐齊，翌年三月，軍至壽陽鍾離，攻之不拔而還。

三、第三次伐齊：建武四年（西元四九七）八月，魏三次大擧伐齊，翌年二月攻至襄樊壽陽，不能克而還。又二年春，齊反攻漢北，敗還。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戰爭導因（參考附圖六——二三一）

本章所述之戰前一般形勢，乃自齊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西元四七九年），至齊建武元年，魏太和十九年（西元四九五年），凡十七年間魏齊兩國大擧相攻前之兩國一般概況。

齊國：齊高帝蕭道成自於建元元年簒宋後，在國內方面，則盡除宋宗室之殘留者，並樹植齊宗室之勢力，同時削除將吏部曲私兵，以固國基。又在國內方面，提倡節儉，除宋代之苛政，裁汰濫官，清理戶政。革遣擾亂州郡

之臺使，及禁諸王封略山澤。在國外方面，則備魏之乘機南侵；是年冬，魏果大舉南伐，幸早有備擊退之，因即採和魏政策，齊國得以暫安。建元四年三月，高帝殂，太子賾即位，是爲武帝。

武帝即位後，繼續制定地方官之任期制，及整理戶政。此一戶口之整理，雖曾引起浙江方面之民亂，但旋即平定之。對齊之國勢，並無嚴重之影響。以上齊國之內外情勢，已詳見本章第二節，玆不贅述。

魏國：魏在此期間之皇帝，乃一極崇華化之孝文帝宏。此時，魏歷道武帝珪、明元帝嗣、太武帝燾、文成帝濬、獻文帝弘五世，尤其經太武帝之擴張，國勢已極強大，又經文成、獻文二世之休養生息，國家已甚富強。孝文帝當蕭道成篡宋之頃，乃欲舉大軍遣宋之宗室劉昶南還，有一舉吞滅江南之圖。但經淮水流域，連年大戰失利之後，乃暫採和齊之策。然猶一面籌築長城以備柔然，一面亟謀內政上之改變與華化，故此期間孝文帝南圖中國，實日益積極也。其各種大政改革措施，詳見本章第三節。

至於魏齊戰爭之導因，一方面由於魏孝文帝積極謀取中國而求統一之，觀其十餘年來用北朝諸儒對國政大事改革之建議諸措施，與毅然決策南遷洛陽，及繼遷都之後，大舉南伐諸事，足以見之。一方面則由於南齊之新得宋國，及江南之士大夫，爲謀圖生存，乃亦大力相拒，是即南北朝第三次戰爭之導因也。

第二節　齊國政情與國勢

自齊高帝蕭道成於宋順帝昇平三年（齊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西元四七九年）四月篡宋，國號曰齊，至齊建武元年（魏太和和十九年，西元四九五年）魏開始大舉南伐，在此十七年期間，齊國之政情與國勢，約述於下。

政治：蕭道成於建元元年四月逼宋順帝禪位後，即降順帝為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宮於丹陽以居之，置兵守衞。宋諸王皆降為公，其凡非宣力齊室者，皆除國凡百二十人，獨置南康，華容、萍鄉三國，以奉劉穆之、王弘、何無忌之後。五月，殺順帝，並宋之宗室無少長皆殺之。以褚淵為司徒，太子詹事張緒為中書令，齊國左衞將軍陳顯達為中護軍，右衞將軍李安民為中領軍，荆州刺史蕭嶷為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南兗州刺史蕭映為荆州刺史。其餘宋齊二臺官僚，皆依任攝職。高帝命羣臣言政治得失，於是議者提出改革之表奏：㈠履行節儉，褒進士之約素清脩者，貶退驕奢荒淫者，以正侈靡之俗習。㈡除宋大明、泰始以來之苛政細刻，以崇簡易，革遣臺使急徵於郡縣之制，以免勞擾。㈢裁汰濫官，開文武二學，使之習業，考核其廢惰者遣之還鄉，優殊者待以不次。㈣宋自大明以來徵賦有加，而天府尤貧，小民嗷嗷，殆無生意，而貴族富室，以侈麗相高，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其水草。高帝乃詔二宮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略山湖。其他表奏，使有司詳擇所宜奏行之。六月，封宗室諸王。建元二年二月，以自宋孝建以來，政綱弛紊，簿籍訛謬，戶口不清，乃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更立明科，聽民自報，如有虛昧，依制必戮，州縣同科，以清戶口。建元四年三月高帝殂（年五十六），太子賾即位，是為武帝。

武帝已即位，永明元年（西元四八三年）正月，又封諸弟子為王。三月，以治民官三年任期為限。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以三年為斷，謂之小滿，而遷換去留，又不能依三年之制，齊因定三年之制焉。武帝是時為加強全國戶口之清查，別置校籍官，置令史，並限人一日得數巧偽者，悉充遠戍，民多逃亡避罪。至永明三年十二月，富陽民唐寓之，因以妖術惑衆作亂，攻陷富陽、錢唐、東陽，稱帝，三吳卻籍者奔附之，衆至三萬，討之連月

6—1982

，始平。武帝又寵姦諂之臣文度、茹法亮、呂文顯等；文度爲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守虛位而已。法亮爲中書通事舍人，權勢尤盛。侍中左僕射王儉常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邪？」因之朝政漸廢。永明五年春，遂有桓天生者，自稱桓玄宗族，與雍、司二州蠻（居於武當、桐柏、大別、大洪等山區者）相煽動，據南陽故城爲亂，並請兵於魏以寇齊，連年爲患，不能平定。

軍事：齊高帝即帝位之後，即用中領軍李安民之策（建元元年夏四月），削除將吏部曲私兵（宗室諸王仍保持私兵之制），將吏隨身護衞者，亦限制其人數。蓋自魏晉以來，將吏皆有部曲私兵，至此始廢除之。並詔將吏不得擅自募兵。建元元年六月，高帝謂兗州刺史垣崇祖曰：「吾新得天下，索虜（魏）必以納劉昶（宋文帝義隆第九子，昶奔魏見前）爲辭，侵犯邊鄙。壽陽當虜之衝，非卿無以制北虜也。」遂徙崇祖爲豫州刺史以備之。

是年十一月，魏果遣假梁郡王嘉，督二將出淮陰；隴西公琛，督三將出廣陵；河東公薛虎子，督三將（約三萬餘人，史書稱「號二十萬」虛聲也）出壽陽，以納丹陽王劉昶爲辭侵齊。並許劉昶以克復舊業，世胙江南，稱藩於魏。蠻酋桓誕自請爲前鋒，魏即以誕爲南征西道大都督。時義陽（令河南省潢川縣）民謝天蓋，亦擧兵應魏，自稱司州刺史，魏樂陵（今河南省唐縣）鎮將韋珍引兵渡淮接應，是爲魏對齊用兵之始。

是月，豫章王蕭嶷，遣中兵參軍蕭惠朗，將兵二千助司州刺史蕭景先（高帝從子）討謝天蓋，韋珍略民而去。南兗州刺史王敬則聞魏軍渡淮，棄州奔建康，魏軍竟不至，高帝以其功臣不究。建元二年正月，魏隴西公琛攻拔馬頭戍（今安徽省壽縣東北二十里），殺太守劉從。是月攻鍾離（今鳳陽縣東北淮河南岸），徐州刺史崔文仲擊破之，乘勝渡淮攻魏茌眉戍（今鳳陽縣淮河北），又破之。是時，遍佈荆、湘、雍、郢、司五州諸山谷之羣蠻，聞魏師

寇齊，蜂起應魏。南襄城（今河南省泌陽縣）蠻乘虛陷潼陽（今湖北省保康縣），司州蠻則引魏兵寇平昌（今河南省信陽縣），平昌戍主苟元賓擊破之。寇北上黃（今湖北省南漳縣）汶陽（今房縣），汶陽太守戴元賓棄城奔江陵。豫章王嶷遣兵迎擊於當陽，破走之。二月，劉昶攻壽陽，垣崇祖堰肥水以淹之，魏兵大敗。是時，齊為防制羣蠻叛亂，乃分荊益二州之地，置巴州，以三巴校尉明慧昭為刺史，鎮巴東以制之。時崔文仲繼續北攻，克魏竹邑戍（今宿縣符離集），又破睢陵（今宿遷縣）。三月，劉昶以雨水方降，北退。七月，齊角城（今江蘇省淮陰縣）戍主舉城降魏，魏遂再舉兵向連口（今漣水縣）、角城、下蔡（今鳳臺縣），三路軍同時南下。閏九月其指向連口之軍攻朐山（今江蘇省東海縣），為齊戍主玄元度所敗而退。明年（建元三年）正月，攻角城之魏軍亦為領軍李安民等所破，且進克魏之樊諧城（今宿遷縣境）。垣崇祖亦渡淮大破魏軍於下蔡（今潁上縣南）。此為齊建國以後，魏齊第一次用兵也。七月，高帝遣後軍參軍車僧朗使於魏，於是連年魏齊使節往還，暫保一時之南北和平局勢。是時（建元三年九月）柔然遣使於齊，約共伐魏，因而不果。蓋其時魏正以柔然之擾為苦，議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防之也。至永明六年（西元四八八年）春夏間，魏齊始復在角城（今江蘇省淮陰縣）及隔城（今河南省桐柏縣西北）平氏（今河南省桐柏縣西）等邊防上出現衝突。

疆域：是時齊之內政，就一般言之，尚稱安謐，故在永明初年，佛道之盛，江左前所未有。其時之疆域，大致與宋末相同，有州二十三，即揚、南徐、豫、南豫、南兗、北兗、北徐、青、冀、江、廣、交、越、荊、巴、郢、司、雍、湘、梁、秦、益、寧等州，郡三百九十，縣千四百八十五。然有寄治者，有新置者，有俚郡、獠郡、荒郡、左郡無屬縣者，有或荒無民戶者，故郡縣建置雖多，而名存實亡者頗多。較宋大明之世，為蹙矣。

6—1984

第三節　魏之政情與國勢

魏於孝文帝太和三年（西元四七九年）至太和十十年間之政情與國勢，約述如左：

政治：㈠置候官。太和三年四月，以太祖道武帝珪置候官以伺察內外以來（註一），此時候官千數，重罪受賕不列，輕罪吹毛發舉。悉罷之。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使防邏街衢邑道，僅執喧鬥者而已。㈡徐州屯田。建元三年九月，徐州刺史薛虎子，以徐州鎮兵數萬，資糧之絹微薄，不免饑寒，因建屯墾之策，且耕且守，以實資糧，俾戍卒豐飽，振奮士氣。魏朝從之，徐州邊防，因以益固。㈢清盜賊。建元四年九月，兗州刺史李崇，以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一擊，次二擊，次三擊。俄頃之間，聲布數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各州郡爲之大安。㈣清吏治。太和八年，孝文帝以舊制，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穀二十斛；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所調各隨土之所出。又舊律，枉法十匹，義贓二十匹，罪死。孝文遂下詔，始班俸祿（以前官無祿）。戶增帛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增調外帛二匹。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枉法無多少皆死。又分命使者糾按守宰之貪者，雖外戚貴顯之秦益二州刺史李洪之，亦刑之以法，同時守宰坐贓死者四十餘人。其後，雖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南安王楨之貴盛，亦坐贓削奪官爵，禁錮終身（太和十三年）。㈤均田制。其事已詳本卷第一章。㈥立鄉黨之法。其事已詳本卷第一章。㈦孝文帝領導華化。太和十年正月，孝文帝朝會，始用袞冕之服，七月，又制頒尚書五等爵以上五等公服，力事華化。㈧從事財經及社會改革。太和十年九月，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宮人不執機杼者。十月，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

四民（士農工商）欲造，任之無禁。又是時，以久無事（久未用兵）以及連年改革措施之效果，府庫盈積，時適京師不稔，乃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鉾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纊，非供國用者，以其太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皂隸，逮於六鎮邊戍，畿內鰥寡孤獨貧癃，皆有班賚。太和十一年十二月，孝文帝又訪羣臣以安民之術，秘書丞李彪乃上言：1.定第宅車服之制。以豪貴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為之等制。2.設平倉。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粟，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取官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荒不為害。3.用人才。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註二）。是時（太和五年）孝文又問秘書令高祐以止盜之術，祐對以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因上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朽勞，惟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民者，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九)正社會風氣。父兄有犯罪者，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其次，服喪制者，皆聽終服，國有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旅之警，墨縗從役。如此以敦厲薄俗。孝文皆從之。（上引魏書卷五十七高祐傳）

軍事邊防及疆域：在此期間，魏唯於齊曾用兵，既詳上節。此時魏之邊疆方面，太和元年，有契丹莫賀弗勿干帥部落萬餘人來附，居於白狼水之東，卽今熱河省地。太和八年中書監高閭議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備柔然（註三）。是年，高麗國並貢於魏齊。太和十四年，東北方面地豆干人頻寇魏邊，北史謂地豆干國在室韋之西千餘里。

東部胡庫莫奚亦寇魏，皆擊走之。太和十五年，西方吐谷渾陰持兩端，遣枹罕鎮將擊之。凡此，皆爲魏邊疆之小戰鬪，並無若何之影響。

太和十年時，魏之全疆域，有三十八州，二十五州在河南，十三州在河北。在河南者，爲青、南青、兗、齊、濟、光、豫、洛、徐、東徐、雍、秦、南秦、梁、益、荊、涼、河、沙、華、陝、夏、岐、班、郢。在河北者，爲司、幷、肆、定、相、冀、幽、燕、營、平、安、瀛、汾（註四）。

註一：魏書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魏道武帝天賜元年（西元四〇四年）立官制，置候官伺察者爲白鷺。

註二：據通鑑永明六年載註：「河表七州，秦、雍、岐、華、陝、河、涼也。以下文懷江漢歸有道之情證之，則七州當謂荊、兗、豫、洛、青、徐、齊也。河表，直謂大河之外。門才者，因其世家敍其才用。中州，謂代都，東至海，南距大河諸州。」（卷一百三十六）

註三：同上書永明二年載註：「魏世祖（太武帝）破蠕蠕，列置降人於漠南，東至濡源（今熱河省西境），西暨五原、陰山，竟三千里，分爲六鎮。今武川、撫冥、懷朔、懷荒、柔玄、禦夷也。下云；六鎮，東西不過千里，則當自代都北塞而東至濡源耳。杜祐曰：後魏六鎮，並在馬邑、雲中單于府界。」

註四：同上書載註：「蕭子顯曰：雍、涼、秦、沙、涇、華、岐、河、西華、寧、陝、洛、荊、郢、北豫、東荊、南豫、西兗、東兗、南徐、東徐、青、齊、濟、光、二十五州在河南。相、汾、懷、東雍、肆、定、瀛、朔、幷、冀、幽、平、司等十三州在河北。」

第四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參看附圖六——二三一、六——二三二）

戰場地理形勢：魏齊戰爭，皆在兩國之國境線上諸戰略要點進行，且皆由魏發動南攻所引起。魏屢次攻齊之戰略諸要點，自東迄西，概爲：朐山（今江蘇省東海縣）、淮陰、鍾離（今安徽省鳳陽縣淮河南岸）、壽陽（今壽縣）、義陽（今河南省信陽縣南）、南陽及襄、樊、梁州（今陝西省南鄭縣）、武興（今略陽縣）等地。以上諸要地，大半在以前各卷章有關於此等地區戰爭者，均已有文圖詳細敍述，茲僅補述其前所未述者。

按魏齊所以在此等地區作戰者，蓋此際南朝之齊，積弱已久，尤缺乏騎兵，不能與魏在中原爭雌雄，而祇能利用水軍沿淮、漢諸戰略要地之城郭及大別、桐柏、秦嶺諸山脈之地障，以抗禦魏強大騎兵之馳突。如在朐山、淮陰、鍾離、壽陽、南陽、襄、樊等地，皆依水軍及步兵、城郭、與水路之運輸補給；在義陽、梁州則利用山脈城郭，爲抗魏之第一防線。廣陵（今江蘇省江都縣）、歷陽（今安徽省和縣）、夏口（今漢口）、江陵、成都、爲拒魏之第二防線。至於魏此時之國力及騎兵，對齊皆具有壓倒之優勢。其發起南攻之要地，自東迄西，爲：北徐州（今山東省沂水縣東南）下邳（今江蘇省邳縣東）、東徐州（今宿遷縣東南）、彭城、懸瓠（今河南省汝南縣治）、魯陽（今魯山縣）、仇池（今甘肅省成縣西仇池山）。尤其南陽、襄、樊（齊雍州）之地，自魏遷都洛陽後，其爲保障洛陽之安全，首爲必爭之地，故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同時，曾一再親督大軍攻擊此一地區，卽此故也。

作戰方略：魏孝文帝亟謀統一南北對峙之局，首先在內政上積極求改變，並使鮮卑之民華化，以備入統中國。及齊篡宋，乃利用宋宗室劉昶，興師伐罪爲名南伐。在南征方略上，在仇池方面相機攻奪南鄭。在南陽方面，則

謀積極奪取之，以削除洛陽心腹之患。在淮南北地區，除軍事進攻外，特別重視爭取此一地區之民心，以為渡江作準備也。

至於齊之拒魏，則全恃大別、桐柏兩山脈及淮水、漢水諸要地之築城防禦，以保障國境線之安全。除此之外，積弱既久，內亂頻仍之南朝，固無力以問鼎中原也。

第五節　魏第二次伐齊（第一次伐齊見第二節）（參看附圖六——二三二）

一、魏齊雙方備戰

齊於上次在淮水地區拒魏之入侵，獲得勝利之後（已見本章第二節），永明十一年，魏太和十七年（西元四九三年）春，齊武帝於石頭造露車三千乘，欲自水陸兩路進取彭城，圖恢復此一東北疆之戰略重鎮。及魏人知之，劉昶因數泣訴於孝文，求處邊戍，招集遺民，以雪滅宗之私恥（蕭道成盡滅宋之宗室，已見本章第二節）。於是，孝文帝大會公卿以議南伐，遂於淮泗間大積馬芻，以備進軍之需。齊武帝聞之，亦即遣右衛將軍崔慧景為豫州刺史，以備之。此為雙方醞釀大戰之前奏。

是年五月，孝文帝既欲大舉南伐，又「欲卜宅中土，經略四海（任城王澄語）」，謀於興舉大軍之際，同時遷都洛陽，使其國家成為完全華化之國，故其語任城王澄曰：「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由此，孝文之意向可見一斑。六月，乃命築孟津之河橋。又命尚書李沖典武選，銓擇才勇之士。七月初五日立皇子恂為太子，使留守平城，並開始大集軍旅，發露布及移書，宣

言大擧南伐。（上引魏書卷十九任城王澄傳）

齊武帝獲悉魏將大擧入寇，卽下詔發揚徐二州民丁，又廣設招募，大集兵丁，同時又命江州刺史陳顯達鎭樊城以備之。齊武帝尋殂（年五十四），皇太孫昭業卽位史稱鬱林王。尙書左僕射西昌侯鸞（高帝兄道生之子，後爲明帝。），竟陵王子良（武帝第二子），右僕射王晏，吏部尙書徐孝嗣等輔政。

二、魏遷都洛陽及其南伐

第二次作戰經過，於永明十一年八月初旬，魏孝文帝遣錄尙書事廣陵王羽，持節安撫六鎭，並發其突騎開始南向，是月十一日，孝文帝使太尉不與廣陵王羽，留守平城，並加使持節。又命河南王幹爲車騎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事，以司空穆亮，安南將軍盧淵、平南將軍薛胤等副之，統兵七萬出子午谷，自南鄭進攻益州。

孝文帝親將大軍步騎三十餘萬發平城南下，經肆州（今山西省忻縣西）、并州（今太原）南下，至九月二十日，大軍渡河，二十二日至洛陽。孝文帝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將士疲憊，然猶欲揮軍急進，蓋欲乘齊武帝之喪，一擧而平定之也。故是月二十八日，仍下詔諸軍繼續進發。二十九日，孝文親自戎服乘馬督諸軍發洛陽。至此。魏羣臣乃阻於馬前而諫。孝文曰：「廟算已定，大軍將進，諸公何爲？」於是，尙書李沖等進曰：「今者之擧，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一，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仍將策馬而進。大司馬安定王休等，並皆慇勤泣諫。於是，帝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爲如何？欲遷者左，不欲遷者右。」南安王楨乃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今陛下苟輟南

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時魏之舊人雖皆不願南遷，而憚於南伐，遂皆贊同南安王楨之言，遷都之計於是乃定，蓋孝文帝在平城議遷都時，羣臣多不同也。

孝文既幸得羣臣遷都之同意，乃一面止南伐之軍於洛陽，一面遣尙書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以遷都之事。又遣衞尉卿鎭南將軍于烈還鎭平城，留臺庶政，一以委之。蓋平城人情，皆震駭於南遷之計，故使二人往鎭之。爲圖將來繼續南伐之計。明年七年，乃遣宋王劉昶爲使持節都督吳越楚諸軍事、大將軍鎭彭城，以王肅爲昶府長史。但昶至鎭，不能撫接義故，卒無成功。

是月關右方面，北地民支酉率叛魏之衆數千，乘魏關右軍南伐之際，進攻長安城北石山，又遣使告齊梁州刺史陰智伯（治南鄭，時魏梁州治仇池），請出師應援。秦州民王廣亦起兵應，攻執魏秦州刺史劉藻，於是雍、岐、南秦、涇、汾、華等州民皆響應，七州爲之震動，其衆達十萬，各守堡壁以待齊援。魏河南王幹引兵擊之，反爲大敗。支酉率兵進至咸陽北濁谷，穆亮迎戰又敗。是時，陰智伯遣軍主席德仁等等，將兵數千，接應支酉，支酉遂進向長安，但爲魏將盧淵、薛胤等所拒擊，大敗，降者數萬，支酉、王廣皆被擒斬之。魏河南王幹等南伐之兵，亦因之而罷。

魏南伐之師已罷，於是齊之內難亦作。建武元年（西元四九五年）正月，尙書令西昌候鸞，將謀廢立，引前鎭西諮議參軍蕭衍與之同謀，衞尉蕭諶、征南諮議蕭坦之、車騎大將軍陳顯達、左僕射王晏、丹楊尹徐孝嗣、護軍將軍沈文季皆相繼從之，遂於是年七月弒帝，迎立新安王昭文（文惠太子第二子，卽海陵王，時年十五）。鸞已謀簒位，乃相繼使諸典籤殺諸王（註一）。是年十月，乃再廢帝昭文爲海陵王，遂簒位，是爲明帝。

魏續大舉南伐：魏孝文帝遷都諸事已定，時魏之兵馬鼎盛，在河西及河陽二牧地之馬，已繁殖至二百餘萬匹（註二）。時會齊雍州刺史曹虎遣使降魏。是年（魏太和十八年、齊建武元年）十二月，孝文乃以齊明帝簒位爲名，繼續大舉南伐。留北海王詳爲尚書僕射，李冲兼僕射，同守洛陽，而親將大軍南伐。其部署南伐各路大軍如左

趙郡王幹都督中外諸軍事。始平王勰，將宗子軍宿衛左右。

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鍾離。

大將軍劉昶、平南將軍王肅，向義陽。

行征南將軍薛眞度（安都從祖弟）督四將向襄陽。以尚書僕射盧淵爲安南將軍，督襄陽前鋒諸軍。

平南將軍劉藻，向南鄭。

㈠**淮水方面戰鬥**——二月十一日，孝文帝出發洛陽。二十八日至懸瓠（今河南省汝南縣治）。時向淮河諸軍，既分別抵達壽陽（今壽縣）、鍾離（今鳳陽縣）、馬頭（今懷遠縣東南）等處，擄掠男女甚多。孝文帝令將所掠男女，釋放南還，並下詔不得侵掠，犯者以辟論處，藉以撫懷齊民，使有北向之心。

明年（齊建武二年，魏太和十九年）正月初二日，齊始遣各路督將以拒魏：

鎭南將軍王廣之督司州（治今河南省信陽縣南四十里）諸軍事，以拒劉昶。

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治今安徽省鳳陽縣）諸軍事，以拒拓跋衍。

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治今壽縣）諸軍事，以拒魏孝文帝軍。

其他各地仍由各地守將戍之。

以太尉陳顯達爲使持節都督西北討諸軍（是月二十七日），往來新亭、白下，以張聲勢。

是月二十五日拓跋衍攻鍾離，齊徐州刺史蕭惠休，乘城拒守，間出襲魏軍破之。

二十九日，魏孝文帝渡淮，二月初至壽陽，衆號三十萬，鐵騎數十里不絕。

二月初五日，孝文帝登八公山，道遇大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並遣使宣言討篡逆之罪，齊豐城公蕭遙昌遣崔慶遠應之。孝文帝遂循淮而東，撫慰地方，民皆安堵，租運屬路以供給之。十七日，至鍾離督諸軍攻城，齊明帝遣左衛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裴叔業救鍾離，又遣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張冲，攻魏建陵（今沭陽縣）、驛馬（同上）、厚丘（沭陽縣北）、虎阬、馮時（今郯城縣）、郎丘（今山東省臨沂縣南）以分魏軍之勢。

是時，魏孝文帝又欲帥諸軍越鍾離南臨大江，齊明帝聞之，急敕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蕭穎冑固守廣陵，會魏司徒馮誕病卒，孝文帝乃於是月二十八日，別遣使臨江，數齊明帝篡奪之罪。時魏軍久攻鍾離不克，士卒多死。三月初九日，孝文帝乃於邵陽洲（在鍾離城北淮水中）上夾築二城，以柵斷水路。蕭坦之遣軍裴叔業攻二城，拔之。孝文帝欲退軍，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新附之民，而遣使以璽書諮謀於相州刺史高閭。閭遂上表曰：「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曩者，國家止爲受降之計（欲受曹虎降），發兵不多，東西遼闊，難以成功。今又欲置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開一廛（一畝半曰廛），夫豈無人？以爲大鎮未平，不可守少故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敵之大鎮逼其外，長淮隔其內，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爲敵擒，雖

忠勇奮發，終何益哉？且安土戀本，人之常情，昔彭城之役，旣克大鎮，城戍已定，而不服思叛者，猶愈數萬；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拔（皆已見上第二節）。以今準昔，事兼數倍，天時尚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返旆，經營洛邑，蓄力觀釁，布德行化。中國旣和，遠人自服矣。」尚書令陸叡亦上言，請班師。孝文帝從之，遂引軍北退。（上引魏書卷五十四高閭傳）

淮水地區之撤退戰鬥：魏孝文帝旣決定退軍，乃一面秘密準備，一面又在邵陽洲築城，留軍守之以掩護大軍後撤。時齊將崔慧景又見魏軍在邵陽洲築城，患之。張欣泰曰：「彼有去志，所以築城者，外自誇大，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願罷兵，彼無不聽矣。」慧景從之，遣欣泰至城下與魏人言。魏孝文帝乃留五將守邵陽，自帥宿衞北渡淮水。崔慧景卽遣兵艦據渚，切斷魏軍北歸之津路。孝文帝遣軍主奚康生攻擊中渚之齊軍，康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燒齊船艦，並利用火烟掩護，率軍士直進衝擊，中渚之齊兵敗潰。孝文帝爲使淮水南岸諸軍安全北退，乃再遣前將軍楊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爲大軍後殿。時正春水方長，齊軍戰艦塞川而至，以截魏軍北渡。幸楊播結陳南岸，以禦齊軍，諸軍乃得盡渡。齊軍圍攻楊播，播又結圓陳以禦之，激戰二日，然後引精騎三百，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來！」遂率衆北渡。

淮水南岸魏諸軍旣盡退，邵陽洲上魏兵尚有萬人，爲齊船艦所困。魏軍請輸馬五百匹爲代價，縱之北歸，崔慧景不許。張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今勝之不足爲武，不勝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從之，魏軍萬人遂得退去。崔慧景因此無功賞。（上引南齊書卷五十一張欣泰傳）

是時魏國壽陽之軍亦因齊尚書左僕射沈文季來援而退。

6—1994

(二)義陽方面戰鬥——建武二年正月末，劉昶、王肅之軍，號二十萬攻義陽（今河南省信陽縣南四十里），齊司州刺史蕭誕拒之，誕兵屢敗，降魏者萬餘人。魏遂以王肅爲豫州刺史。二月中旬，劉昶、王肅等乘壘急攻義陽，城中齊兵負楯抵禦。時王廣之救義陽，距城百餘里，畏魏兵強不敢進，城中益急。黃門侍郎蕭衍，請先進救，廣之乃分麾下精兵配之；衍間道夜進，與太子右率蕭誄等，徑上賢首山，距魏軍僅數里，魏軍不知虛實，不敢迎擊。黎明城中望見援軍至，遂出兵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亦自山上進擊，內外夾擊之，魏軍不支，解圍而退。二十日，誕等追擊，又破之，義陽之圍遂解。蓋劉昶等號稱二十萬，實不過數萬人而已。昶還至彭城見孝文帝請罪。孝文曰：「朕之此行，本無攻守之意，正欲伐罪弔民，宣威布德。二事既暢，不失本圖，朕亦無剋而還。」遂不罪昶。

(三)南陽方面戰鬥——當建武元年十二月末，魏孝文帝抵達懸瓠之際，盧淵受命攻南陽，淵此時恐軍中糧食不繼，請先攻赭陽（今河南省方城縣），以取葉倉之粟，孝文帝許之。淵遂與征南大將軍城陽王鸞、安南將軍李佐、荊州刺史韋珍等，共攻赭陽。齊北襄城太守（郡治赭陽）成公期閉城拒守。是時薛眞度軍亦已至沙堨（今方城縣北），爲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劉思忌所拒不得進。魏此路軍由於諸將不相統攝，竟圍攻至百餘日，而城不能克。至是年四月，淮水方面魏軍北退之後，魏諸將猶圍城按甲不攻，李佐雖獨晝夜攻擊，而士卒死者甚衆。此時，齊明帝已遣太子右率垣歷生救赭陽，魏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退，但李佐又獨率騎二千迎戰而敗。於是，盧淵等遂引兵退去，歷生追擊，又大破之。房伯玉等亦擊敗薛眞度於沙堨（上孝文帝言見魏書卷五十九劉昶傳）

魏孝文帝以赭陽之敗，降城陽王鸞爲定襄縣王，削戶五百。盧淵、李佐、韋珍，皆削官爵爲民。薛眞度以與其從兄安都有開徐州之功，聽存其爵及荊州刺史，餘皆削奪。

㈣梁州方面戰鬥——當魏孝文帝在鍾離時，其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劉藻軍進擊漢中（南鄭），孝文帝許之。齊梁州刺史蕭懿（衍兄），遣部將尹紹祖、梁季羣等，將兵二萬據角弩谷、白馬、沮水（角弩谷在今甘肅省武都縣東，接陝西省略陽縣界，沮水之西。白馬，即今安康縣）諸險立五柵拒之。拓跋英以齊五戍不相統攝，攻其一戍，必不相救；因急攻其一，拔之，擒梁季羣，餘三戍皆潰，斬三千餘級，俘七百餘人，遂長驅進逼南鄭。懿又遣將姜脩迎擊之，英掩擊，盡獲之。懿別將繼至，英亦擊破之，遂圍南鄭。

魏軍圍南鄭，英禁將士侵暴，因此遠近悅附，爭運供租粟。蕭懿乃嬰城固守。先是懿所遣軍主范絜將三千餘人在外居守，時乃還救南鄭，英又掩擊盡擒之。但南鄭城堅，英竟圍城數十日而不能拔。懿乃遣人誘說仇池諸氐，使起兵斷英軍運道及歸路。四月，魏孝文帝遣使召英兵還，英遂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爲後拒，遣使與懿告別，懿竟不敢追逼。英軍入斜谷，會天大雨，英令士卒截竹貯米，執炬火於馬上炊之。仇池氏果絕英軍歸路，英擊破之，遂還軍仇池。

三、本戰役後之概況

魏國方面：魏孝文帝經此役還都之後，復大事改革，如：㈠開大河航運，開始鑄錢使用。㈡亟謀華化。㈢培植武力，擢拔人才等等。茲約述於下：

㈠尊孔子立學校：魏孝文帝自鍾離退師時，經小沛瑕丘至魯城祠孔子，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爲官。又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命兗州修孔子墓。又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

㈡謀通大河漕運：孝文帝自魯城至碻磝，命謁者僕射具舟楫，自泗入河，泝流還洛，欲導百姓通大河航運

以通四方。又魏至是，尙未用錢，孝文因令鑄太和五銖錢公私用之。

㈢變風易俗：令魏人皆講華語，盡易服制。改帝室之拓跋氏爲元氏，其他功臣舊族之拔拔氏，改爲長孫氏，達奚氏爲奚氏，乙旃氏爲叔孫氏，丘穆陵氏爲穆氏，步六孤氏爲陸氏，賀賴氏爲賀氏，獨孤氏爲劉氏，賀樓氏爲樓氏，勿忸氏爲于氏，尉遲氏爲尉氏，其餘所改不可勝紀。又定士族。孝文帝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又隴西李冲當朝貴重，所結姻婭，莫非淸望，乃以其女爲夫人。因詔有司定諸州士族焉。

㈣寵華人，重考選，拔鄉賢：孝文帝好讀書，手不釋卷，重時賢，愛才如渴，當時如李冲、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弁、劉芳、崔光、邢巒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遷都洛陽後，尤多親任中州儒士。至選舉人才，則重門第，詔諸州中正，各舉其鄉之民望，年五十以上，守素業衡門者，授以令長，藉以安定州郡地方之社會。

㈤廢太子及平穆泰之亂：魏太子恂在洛陽，常私着胡服，思圖北歸。太和二十年八月，欲乘孝文帝巡嵩高（今嵩山）之際，密謀輕騎還平城跨擄恆朔以叛，爲中領軍元儼所遏止。閏八月，孝文帝遂廢恂爲庶人，而別立皇太子恪爲太子。是月尙書右僕射穆泰出爲定州刺史；泰本有擁立之功，至洛陽後，以孝文帝多親用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泰欲因之爲亂。及奉帝命出刺定州，乃自請徙爲恆州刺史（治代。今山西省大同縣東），改恆州刺史陸叡爲定州刺史。泰至恆州，遂與陸叡謀作亂，陰結鎭北大將軍樂陵王思譽、安樂侯隆、撫冥鎭將魯郡侯業、驍騎將軍超等，共推朔州刺史（治今山西省朔縣）陽平王頤爲主。事未發，頤

僞許泰等，而密以聞於孝文。於是孝文帝遣行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往平之。

齊國方面：齊明帝於經此役之後，凡事自專，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註三）常行職事，莫不啓聞，取決詔敕。文武勳舊，皆不歸選部，親戚憑藉，互相通進，人君之務，過於繁密。又殺功臣領軍將軍南徐州刺史蕭諶，蓋明帝廢鬱林王時，曾許蕭諶以楊州刺史，既而以爲南徐州刺史，諶以此不滿。諶又恃功，頗干預朝政，故明帝至此遂並其兄弟誕、誄等盡殺之。旋又誅有擁立功之尙書令王晏及其弟子。齊除此等事以外，其國事僅此而已。

註一：南齊書卷三十五高祖十二王傳，卷四十帝十七王傳及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九，建武元年載：「鸞有異志，一面樹置親黨，一面排除異己，遂於是年，殺司徒、侍中、驃騎將軍鄱陽王鏘（高帝第七子），侍中、中軍大將軍隨王子隆（武帝第八子）。然後又使諸州典籤殺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武帝第七子），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高帝第十五子），郢州刺史晉熙王銶（高帝第十八子），豫州刺史宜都王鏗（高帝第十六子）。鎭諸州之諸王既誅，乃又誅中軍將軍桂陽王鑠（高帝第八子），撫軍將軍衡陽王鈞（高帝第十一子），侍中領驍騎將軍秘書監江夏王鋒（高帝第十三子），後將軍建安王子眞（武帝第十四子），散騎常侍左將軍巴陵王子倫（武帝第十三子）。（下引並見魏書卷四十四宇文福傳）

註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九建武元年載：「十一月魏主敕後軍將宇文福，行牧地。福表石濟（今河南省延津縣）以西，河內（今沁陽縣）以東，距河凡十里。魏主自代徙雜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無耗失。以爲司衞監。」初，世祖平統萬及秦涼，以河西水草豐美，用爲牧地，畜甚蕃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駞半

之，牛羊無數。及高祖置牧場於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幷州，稍復南徙，欲其漸習水土，不至死傷，而河西之牧，愈更蕃滋。及至正光以後（二十餘年後），皆爲盜寇所掠，無孑遺矣。」

註三：同上書卷一百四十建武三年載註：「按蕭子顯齊志，六署者，尚書、左右僕射，左右丞所通署、除署、功論、封爵、貶黜、八議、疑讞六案也。九府，太常、光錄勳、衞尉、廷尉、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僕、大鴻臚、九卿府也。」

第六節　魏第三次伐齊（參看附圖六——二三三）

一、魏南伐之準備

魏孝文帝於上次南伐之役後，其年（太和十九年，齊建武二年，西元四九五年）八月，卽選武勇之士十五萬爲羽林虎賁，以充宿衞。十月，又詔徐、兗、光、南靑、荆、洛六州（註一），嚴整戎備，準備兵力集中，以爲再舉南伐。按魏孝文帝此時，旣須撫定其族人反對南徙之擾攘，又須巡行州郡，視察地方，以及積極華化諸改革，同時又準備南伐，其圖謀統一南北之積極，誠爲其前代各帝所未曾有也。

二、作戰經過

魏太和二十一年，齊建武四年（西元四九七年）六月初五日，魏孝文帝還自西巡關中，初七日卽發冀定瀛相濟五州兵二十萬南伐。八月初一日中外戒嚴，準備出師。十九日，孝文帝講武於華林園，二十五日使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居洛陽，以御史中丞李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沖參治留臺事。然後自帥諸軍發洛陽，其進軍部署如左：

以彭城王勰爲中軍大將軍，孝文帝自帥之。

荆州刺史薛眞度與魏皇軍合十萬向南陽攻齊之雍州。

河南尹李崇爲都督隴右諸軍事，將兵數萬向南鄭。

東方豫州（治廣陵城——今河南省息縣治）、徐州（治彭城）等地則採守勢作戰。

齊之作戰部署。明帝除遣軍主直閤將軍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守赭陽，軍主鮑擧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瑤起戍舞陰（二郡治所。今河南省泌陽縣西北六十里）外，餘皆由地方守將戍之，詳見作戰經過。

魏孝文帝此次南征，主力指向齊之雍州（治襄陽），乃用荆州刺史薛眞度（治魯陽。今河南魯山縣）先取樊鄧之計也。故此次作戰主力戰鬪即在一地區展開。

㈠梁州方面戰鬥——此一方面作戰之勝敗，直接影響於樊鄧方面者甚大，故孝文帝於擧兵南下時，即於太和二十一年，齊建武四年八月，以氐帥楊靈珍爲南梁州刺史，但靈珍竟擧州降齊，送其母及子於南鄭以爲質，並即遣其弟婆羅阿卜珍，將步騎萬餘，襲魏武興王楊集始（今略陽縣），殺其二弟。集始窘急，亦降於齊。九月十三日，魏乃以河南尹李崇爲都督隴右諸軍事，將兵數萬進討之。李崇搓山分道，出氐不意，表裏襲之，羣氐棄楊靈珍散歸者太半，崇遂克赤土縣（今武都縣境）。靈珍分兵屯龍門（仇池東北），自率精勇一萬屯鷲峽（龍門西南）以拒崇。崇命統軍慕容拒帥衆五千自他道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鷲峽，靈珍敗走，遂克武興。齊梁州刺史陰廣宗與參軍鄭猷等將兵救靈珍，崇進擊大破之，生擒鄭猷等，靈珍奔漢中。孝文帝聞之喜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也。」遂以崇爲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以安集其地。

(二)樊鄧方面戰鬥——太和二十一年，齊建武四年九月，薛眞度自魯陽引兵攻南陽，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擊破之。孝文帝乃於是月十七日留諸將攻赭陽（今方城縣），自帥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實僅十餘萬）南下，又遣間諜深入斷齊雍州與義陽間之水陸交通（見梁書卷十一呂僧珍傳）。十九日至宛城，夜襲城郛克之。房伯玉嬰內城拒守。孝文帝遣使數伯玉之罪，並威脅利誘，欲使其降，伯玉拒之。二十三日，孝文帝留咸陽王禧等攻宛城，自帥大軍繼續南下，二十五日抵新野，齊新野太守劉思忌拒之。十月初三日，魏軍攻之不克，築長圍以困之，遣人對城中說降，思忌不從。孝文帝復帥大軍繼續南下，以攻襄樊。是時，齊明帝以雍州危急，詔徐州刺史（治鍾離，今鳳陽縣）裴叔業救雍州。裴叔業獻計曰：「北人不樂遠行，唯樂鈔掠，若侵虜境，則司雍之寇，自然分矣。」叔業遂引兵攻虹城（今安徽省五河縣西），擄男女四千餘人以牽制魏軍。是月二十日，明帝再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稷救雍州。十一月十一日齊前軍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爲魏軍所敗，皆降於魏。十四日魏軍再敗齊兵於沔水之北，齊將軍王伏保等爲魏軍所擒。十二月初七日宛城亦陷。十二日齊明帝再遣度支尙書崔慧景救雍州，並假慧景節，使帥衆二萬，騎千匹趨襄陽，雍州衆軍，並皆受節度。是時魏軍已逼臨沔水，襄樊危急。齊又爲擴大其在東方之牽制攻勢，命將軍王曇紛將萬人攻魏南青州黃郭戍（今江蘇省贛榆縣西北近莒縣界），裴叔業亦遣將軍魯康祚、趙公政等將萬人攻魏豫州（治廣陵，今河南省息縣治）之太倉口（今息縣東南淮水北岸）。但王曇紛爲魏戍主崔僧淵所破，全軍覆沒；康祚等亦爲魏豫州長史傅永所計取，全軍敗沒（註二）。叔業又親將兵萬餘攻魏楚王戍（今新蔡縣北），王肅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時戍兵約三千人），令塡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及曉，叔業帥軍至城東，部署置長圍以攻城，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留將佐守營，自將精兵數千

救後軍，永在城樓上望見叔業南行數里，即開門奮擊，又大破之，獲叔業傘蓋及中仗萬餘。於是，齊之牽制攻勢，全告失敗。因而襄樊之危急，亦不稍減也。傅永以再勝之功，孝文帝拜永為安遠將軍、汝南太守，封貝丘縣男。

(四)是時，齊明帝外有強敵壓境，內又有隱憂。蓋明帝此時，諸子尚幼，內親則仗遙光遙欣兄弟，外親則倚后弟西中郎長史劉暄，內弟太子詹事江祏（帝母景皇后，祏之姑也）。時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居中用事，遙欣為都督荊雍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鎮江陵，而遙欣多招材勇，厚自封殖。南郡太守劉季連又密告遙欣有異迹，由是明帝惡之（光、欣乃帝兄鳳之子），乃以季連為益州刺史，使據遙欣上流以制之。是為是年十二月之事也。

明年（齊永泰元年，魏太和二十二年）正月初，魏統軍李佐，又攻陷新野，擒斬太守劉思忌，沔北為之大震。因是影響所及，是月初旬，齊湖陽戍（今河南省沘源縣南八十里湖陽店）主蔡道福、赭陽戍主成公期、舞陰戍主黃瑤起、南鄉太守（治今河南淅川縣境）席謙等，相繼棄城南遁，蓋新野為該諸城之後方樞紐故也。於是明帝於是月二十三日，又命太尉陳顯達赴救雍州。是年七月齊太子中庶子蕭衍代曹虎為雍州刺史守襄樊。

是時，明帝有疾，又慮親近寡弱，而忌高（帝，道成）武（帝，賾）子孫猶有十王，日益長大，乃與遙光謀，盡誅高武之族。是月中旬，明帝疾甚，遙光遂殺河東王鉉（高帝子），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皆武帝賾子），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皆武帝賾之孫，文惠太子之子），於是高武之族皆盡。諸王既死，乃使公卿奏其罪狀，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齊之不競與速亡，由此可見。

(三)渦陽會戰——是年二月初一日，明帝遣左衛將軍蕭惠休增援壽陽，以掩護裴叔業自鍾離大規模進攻渦陽（

今蒙城縣），以救雍州之急。十二日，魏軍又攻陷宛之北城，房伯玉出降。是月末。崔慧景、蕭衍與軍主劉山陽、傅法憲等將兵五千餘至襄陽，三月初一日晨至鄧城（今襄陽縣北），魏軍數萬騎猝至，慧景等遂入城拒守。時齊將士蓐食輕行，皆有飢懼之色，衍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既而魏軍後續部伍繼至，慧景竟不通告諸軍，即在南門引軍遠去，餘軍相繼皆遁，劉山陽率部曲數百人斷後，魏騎沿道兩側追擊，孝文帝帥大軍繼之，傅法憲戰死，齊軍自相踏藉，死者甚衆。晡時退至沔水，山陽與雍州刺史曹虎守樊城苦戰，至晚魏軍乃退。是夕慧景蕭衍等渡沔守襄陽。是月初九日，魏孝文帝將十萬衆圍樊城，曹虎閉城拒守。魏軍鬪攻樊城至是月下旬，猶不能下，孝文帝又見襄陽城堅，二城未易猝拔；且此時有齊徐州刺史裴叔業將五萬大軍進攻渦陽（今安徽省蒙城縣治）之威脅，乃於是月三十日馳至懸瓠。時魏鎮南將軍王肅亦向義陽採取攻勢。而魏南兗州刺史孟表守渦陽城拒叔業，糧盡食草木皮葉猶堅守。叔業積所殺魏人高五丈，以示城內，又別遣軍主蕭璝等攻魏龍亢城（今安徽省懷遠縣西北七十五里），魏廣陵王羽救之，叔業引兵擊羽，大破之，追擊獲其節。魏孝文帝在懸瓠遣安遠將軍傅永，征虜將軍劉藻，假輔國將軍高聰等皆受王肅節度救渦陽，於是展開渦陽會戰。裴叔業迎擊永等又大破之。高聰退還懸瓠，永收散卒徐徐退還。裴叔業二戰獲勝，凡斬首萬餘級，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魏孝文帝以此役之敗，命鎖三將詣懸瓠。劉藻、高聰免死，徙平州，傅永奪官爵，黜王肅為平南將軍。王肅更表請進軍救渦陽，孝文帝報曰：「觀卿意，必以藻等新敗，故難於更往。朕今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多分兵，則奈旅有闕（兵力不足），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於是，王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奚康生等將步騎十餘萬救渦陽。裴叔業見魏軍衆盛，夜引軍退。由於夜間行軍混亂，明日士衆奔潰，魏軍追擊之，

殺傷不可勝數。斐叔業退保渦口（今渦河入淮之口，渦口對淮南岸，卽齊馬頭郡治），渦陽之圍遂解。時爲是年四月初也。

是時，會齊魏國內皆有事，因而戰爭暫入於停頓狀態。蓋魏此時在洛陽之留臺李冲李彪不和，李彪貶，李冲繼之以死。齊則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爲高武二帝舊將，心不自安（明帝盡誅高武之族見前），明帝亦疑之，因引起王敬則之叛（四月中旬）。王敬則自會稽擧兵北進，經武進至曲阿（今丹陽縣），烏合之衆十餘萬，五月爲後將軍崔恭祖等所迎擊，敗死。是時，明帝疾已篤，七月遂殂，時年四十七。

魏孝文帝當王敬則叛時，在懸瓠下詔發州郡兵二十萬，期八月中旬集中懸瓠，欲再發動南攻。魏使至高車發兵，高車憚遠役，擧兵反。孝文帝於是年八月遣征北將軍宇文福討之，大敗而還。九月二十一日，孝文帝乃稱「禮不伐喪」，引兵北還，以伐高車。至此，魏南伐之軍，遂告結束。

(四)雍州之戰再起——齊明帝已殂，東昏侯寶卷（明帝第二子）卽帝位，遺詔徐孝嗣仍爲尙書令，沈文季爲左僕射，江祏右僕射，江祀爲侍中，劉暄爲衞尉。軍政委太尉陳顯達，內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遙光、坦之、江祏；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參議，心膂之任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

齊永元元年，魏太和二十三年（西元四九九年）正月，齊太尉陳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軍四萬擊魏，欲恢復雍州諸郡。顯達帥軍入均口，部將馮道根建議：「均水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鄧城（今光化縣），隨陸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顯達不從。是月初六日，魏孝文帝遣前將軍元英拒之。二月，陳顯達元英戰於鄧縣西南，屢破之，遂攻馬圈城（今鄧縣北）。三月初四日，魏孝文帝以陳顯達入侵，

輿疾南征，留領軍于烈居守洛陽，以右衞將軍宋弁兼祠部尙書，攝尙書七兵事（中兵、外兵、別兵、都兵、騎兵、左兵、右兵）以佐之。初七日孝文帝至梁城（今臨汝縣）獲悉陳顯達分遣崔慧景攻順陽（今淅川縣東），順陽太守張烈拒守。初八日孝文帝急遣振威將軍慕容平城將騎兵五千馳救之。是月二十一日，孝文帝至馬圈，是時陳顯達已克馬圈城及南鄉。孝文乃命荆州刺史廣陽王嘉將兵斷均口（今湖北省均縣東南，丹江入漢之口），邀齊兵歸路。陳顯達因棄城引兵西渡均水（今丹江），據鷹子山（今均縣東北）築城以禦孝文帝之軍，但因均口爲魏所攻，人情沮恐，故與魏戰屢敗。魏武衞將軍元嵩勇猛陷陣，其將士隨之，齊兵大敗，委棄軍資億計。是月二十三日齊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抬之，間道自分磧山出均水口南走，魏軍追至漢水而還。崔慧景亦棄順陽還走。是役，齊軍左軍將軍張千戰死，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陳顯達之威名，一落千丈，被降爲江州刺史。

註一：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建武二年載註：「魏徐州領彭城、南陽平、沛、蘭陵、北濟陰等郡。兗州領泰山、魯、高平、任城、東平、東陽平等郡。光州治掖城，皇興四年（西元四七〇年）分青州置，領東萊、長廣、東牟等郡。南青州卽東徐州，魏主更名，領東安、東莞郡。魏先置荆州於上洛，領上洛、上庸、魏興等郡，太和十一年改爲洛州；置荆州於穰城，領南陽、順陽、新野、襄城等郡。」

註二：魏書卷七十傳永傳載：「（齊）將軍魯康祚、趙公政將兵萬人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淸河傳永將甲士三千擊之。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軍於淮北，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乃夜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貯火，密使人過淮南岸，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燃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起夾擊之，康祚等敗，走趨淮水，火旣競起，

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生擒公政，獲康祚之屍以歸。」

第七節　戰後之政局

魏國方面：魏孝文帝於太和二十三年（齊永元元年，西元四九九年）輿疾南攻，大破齊太尉陳顯達之後，是年三月二十四日疾甚，北還至穀塘原（今淅川縣北），謂司徒彭城王勰曰：「吾病益惡，殆必不起，雖摧破陳顯達，而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唯在於汝。霍子孟（光）、諸葛孔明以異姓受顧託，況汝親賢，可不勉之！」勰泣曰：「臣以至親（孝文弟），久參機要，寵靈輝赫，海內莫及，所以敢受而不辭，正恃陛下日月之明，恕臣忘退之過耳。今復任以元宰，總握機政，震主之聲，取罪必矣。昔周公大聖，成王至明，猶不免疑，而況臣乎？如此，則陛下愛臣，更為未盡始終之美。」孝文默然久之曰：「詳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太子恪曰：「汝叔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為心，吾少與綢繆，未忍暌離，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性。」遂以侍中護軍將軍北海王詳為司空，鎮南軍王肅為尚書令，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為左僕射，尚書宋弁為吏部尚書，與侍中太尉咸陽王禧（孝文弟），尚書右僕射任城王澄等六人輔政，蓋為身後佈置也。四月初一殂於穀塘原，時年三十三。魏自道武帝珪，歷太武帝燾以來，至於孝文之世，武功文治，已至顛峯造極。尤以孝文之賢明，遷都洛陽，志在統一南北，入統中國。及孝文殂，繼嗣不臧，遂每況愈下矣。（魏書卷三十一彭城王勰傳）

彭城王勰與任城王澄謀，以陳顯達去尚未遠，恐其復來掩襲，乃祕不發喪，遣中書舍人張儒詔徵太子恪，並密

以喪告留守于烈。太子至魯陽迎喪卽位，是爲宣武帝。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密防之。而勰推誠盡禮，卒無間隙。咸陽王禧至魯陽，亦疑勰，留城外以察變，久之乃入，謂勰曰：「汝此行不惟勤勞，亦實危險。」勰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彥和（勰字）握蛇騎虎，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此可知處政治權勢之間不易也。（同上引）

五月，魏世宗宣武帝欲以彭城王勰爲相，勰請辭不已，乃以勰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相、瀛、幽、平、營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勰猶固辭，不許，乃就任。時任城王澄，以王肅羈旅，位加己上，意頗不平。會齊人降者嚴叔懋告肅謀逃還江南，澄輒禁止肅，表稱謀叛。案驗無實，咸陽王禧等奏澄擅禁宰輔，免官還第，尋出爲雍州刺史。是時，魏宣武帝幸尙有諸輔政輔弼，魏之政局乃得以維安定之局。

齊國方面：明帝殂，太子寶卷卽位，是爲東昏侯。帝昏闇，嬉戲無度，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及左右御刀應敕者，於是齊國復陷入混亂之境地，茲約述於下。

蕭衍據雍州以觀時勢——東昏侯已昏闇，是時齊朝廷中，由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尙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衞尉劉暄等六人，更直內省，處理政務。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舅錄事參軍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但諸弟在都，恐罹世患，當更與益州圖之耳。」乃密與弘策脩武備，他人皆不得預謀，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儲備爲造舟艦之用，是時會衍兄懿罷益州刺史還行郢州事，衍乃使弘策說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睚眦，理相圖滅。主上自東宮素無令譽，媟近左右，慓輕忍虐，安肯委政諸公，虛坐主諾？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遙光

）欲爲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爲禍階。蕭坦之忌刻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江祏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爲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路矣。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強，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弘策又自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二州爲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如反掌，此桓文之業也。勿爲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懿不從，蓋不信衍、策此等預見也。衍乃迎其弟驃騎外兵參軍偉，及西中郎外兵參軍憺至襄陽，積極爲自謀之計。其後，齊朝廷果亂，殺戮相尋，衍遂賴雍州以成梁之基業焉。餘見後敍。（上引梁書卷一武帝紀）

齊帝殺大臣：初明帝雖顧命羣公，而多寄心腹於江祏兄弟。於是二江更直殿內，動止關之。時帝欲稍行己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時有異同，而祏執制堅確，帝因深忿之。帝左右茹法珍、梅蟲兒等，爲帝所委任，祏常裁抑之，法珍等切齒。及帝失德寖彰，永元元年八月祏因謀廢帝而立江夏王寶玄（明帝第三子），劉暄與寶玄有嫌，不同祏議，更欲立建安王寶寅（明帝第六子）。祏乃謀於始安王遙光，遙光自以年長，欲自取之，以微旨動祏。祏弟祀亦以少主難保，勸祏立遙光。祏意回惑，以問蕭坦之（時爲領軍將軍），坦之謂祏曰：「明帝立已非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爲此，恐四方瓦解，我期不敢言耳。」祏、祀乃密謀於吏部郎謝朓曰：「江夏年少，脫不堪負荷，豈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耳。」朓泄其謀。遙光與祏遂使徐孝嗣劉暄等連名啓朓「扇動內外，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閒謗親賢，輕議朝宰」之罪，下獄死。劉暄又以若遙光立，已失元舅之尊（暄爲明帝劉皇后之弟），又不肯同祏議，祏因而遲疑久之不決。遙光因此怒暄，一面遣人刺暄，一面與

其弟荊州刺史遙欣密謀舉兵據東府，使遙欣引兵自江陵急下。會遙欣病卒，所遣人刺暄，又不果。暄遂告發祏謀於帝，帝立誅祏、祀兄弟。遙光懼，召驍騎將軍垣歷生舉兵反，蕭坦之討斬之。

遙光之亂已平，帝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益皆恣橫用事，兩月之間相繼殺蕭坦之、劉暄、徐孝嗣、鎮軍將軍沈文季、右衞將軍曹虎等。蓋明帝臨殂時，鑒於鬱林王欲殺己，遲疑未發，遂以及禍，因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自危，江州刺史陳顯達、豫州刺史裴叔業皆相繼反叛焉。（上引南齊書卷六明帝紀、卷四十二蕭坦之傳）

陳顯達叛：是年（永元元年）十一月，顯達舉兵於尋陽，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數帝罪惡，云欲奉郢州刺史建安王寶寅（明帝第六子）爲主，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於是，帝遣護軍將軍崔慧景爲平南將軍，督衆軍擊顯達。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帥水師據梁山。左衞將軍左興盛，督前鋒軍屯杜姥宅（見前）。十二月陳顯達發兵尋陽，破胡松於采石（見前），建康震恐。是月十三日軍於新林浦（建康西南三十里，今江寧縣西南），左興盛拒之。是夜，顯達多置火屯於岸側，潛軍夜渡，進襲宮城，十四日顯達又遣數千人登落星岡（石頭城西）。新亭諸軍聞之，奔還，宮城大駭中閉門設守。顯達與台軍戰於西州，初勝，及台軍援至，敗走西州後烏榜村，爲騎官趙潭所追及斬之。陳顯達之亂遂平。

裴叔業叛：豫州刺史裴叔業在壽陽，聞帝數誅大臣，心不自安。其年（永元元年）九月，帝又內徙其爲南兗州刺史（治廣陵）。叔業不樂內徙，會陳顯達反，遣司馬李元護將兵東下，名爲救建康，實持兩端。顯達敗，元護還壽陽。永元二年正月，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亦遣使參察建康消息，衆論益疑之。時叔業兄子植、颺、粲，皆

爲直閤在殿中，因而畏懼，棄母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相掩襲，宜早爲計。帝遣叔業宗人中書舍人裴長穆宣旨於叔業，許留本任。叔業猶憂懼，乃遣親人馬文範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降魏），不失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横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沉疑不決。乃一面遣其子芬之入建康爲質，一面遣信詣魏豫州刺史（治懸瓠，懸瓠見前）薛眞度，問以入魏可不之宜。旋以與建康之疑慮不息，芬之奔還。叔業乃決計降魏，遣芬之及兄女壻韋伯昕奉表降魏。是月初七日，魏卽遣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車騎將軍王肅，帥步騎十萬赴之。並拜裴叔業爲使持節都督豫雍等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公。

建康以叔業已叛，乃於是月三十日下詔討之。二月初四日以衞尉蕭懿爲豫州刺史。是月二十八日，魏亦以彭城王勰爲司徒，領揚州刺史鎭壽陽。勰急遣大將軍李醜、楊大眼（難當之孫）將二千騎馳入壽陽，奚康生將羽林千人繼之。魏兵未渡淮，是月二十九日裴叔業病卒，衆推裴植監州，開門迎奚康生。魏遂以植爲兗州刺史，李元護爲齊州刺史，前建安戍主席法友爲豫州刺史，軍主王世弼爲南徐州刺史。齊之壽陽遂亡於魏，並因此引起齊魏淮水地區之爭奪戰。

魏齊淮水爭奪戰及齊內亂：永元二年三月中旬，平西將軍崔慧景驃騎司馬陳伯之將水軍向壽陽，軍於夾石（今桐城縣北），蕭懿將步軍三萬屯小峴，懿遣裨將胡松、李居士率衆餘屯死虎（今壽縣東四十里），水陸並進，以爭壽陽，壽陽士民多謀應齊者。魏將奚康生閉城拒守，以待援軍。旋彭城王勰、王肅到達壽陽，卽進擊胡松、陳

伯之等，大破之，乘勝進攻合肥又破之，生擒李叔獻。於是魏統軍宇文福言於勰曰：「建安（今安徽省六安縣西）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則義陽可圖，不得則壽陽難保。」勰遂遣福攻建安，齊建安戍主胡景略面縛出降。

是時，崔慧景軍過廣陵數十里，即回師建康以行廢立。當慧景出師時，其子覺為直閤將軍，密與之約為變。及慧景發建康，齊帝屏除出琅邪城（即白下城，白下見前）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入，交語數言，拜辭而去。慧景已得出，甚喜。及其至廣陵，其子覺走從之，慧景遂叛。（上引魏書卷四十四宇文福傳）

慧景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高、武、明）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從之。於是，回軍向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開城納之。帝聞之，假右衞將軍左興盛節、都督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停廣陵二日，即揮軍八千渡江，並遣使奉南徐兗二州刺史江夏王寶玄（鎮京口）為主，寶玄初則相應，繼又斬使拒之。帝更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守京口。慧景至京口，戚平、林夫開門納之。寶玄又從慧景進兵建康。帝又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閤將軍徐元稱等將六將，據竹里（今句容縣北）為數城以拒之。慧景以崔覺、崔恭祖為前鋒，每見台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之，台軍因此不得食，遂拔竹里，斬佛護，徐元稱降，餘四軍主皆戰死。帝又遣中領軍王瑩督諸軍據湖頭築壘，沿蔣山（鍾山）西巖，寶甲數萬拒之。慧景至查硎（今江寧縣東北），從土人之言，遣千餘人由蔣山築道魚貫緣山陂陁而上（鍾山西麓），出台軍不意，自西巖夜下，進襲建康城。於是，王瑩軍驚懼，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衞將軍左興盛率台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興盛復望風退走。慧景遂入樂遊苑（玄武湖南），崔恭祖亦帥輕騎十餘突入北掖門，遂圍攻諸宮門。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慧景遂稱宣德太后令（文惠太子妃王氏），廢帝為吳王。崔恭祖與崔

覺爭竹里之功，慧景不能決，至是恭祖勸慧景以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工多，不從。恭祖又勸遣二千人於西岸（秦淮水）斷援朝廷兵之來路，慧景亦以城旦夕將降，外救自然應散，又不從。因是恭祖怨望。時蕭懿將兵猶在小峴，帝密遣使告之，懿即帥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采石渡江，至越城（今江寧縣南秦淮水南）舉火，宮城鼓譟稱慶。恭祖復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崔覺將精兵武藝高強者數千渡南岸。懿進擊，士皆致死，覺大敗。覺單馬退走，斷朱雀桁以禦之。是時恭祖掠得東宮女伎，覺又逼奪之。於是恭祖積忿之下，其夜與慧景驍將劉靈運，詣城降。慧景軍因而衆心離潰。四月初四日慧景僅將心腹數人潛去，城中台軍出擊與懿軍夾攻之，慧景餘衆亦潰。慧景單騎走至蟹浦（今江寧縣北），爲漁人所斬，慧景之亂遂定。

崔慧景已平，六月陳伯之再攻壽陽，魏軍破伯之於肥口（今壽縣北西淝河入淮之口），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僅以身免，淮南遂爲魏所據。（上引南齊書卷五十一崔慧景傳）

蕭懿以平崔慧景之功，爲尚書令。當蕭懿入援建康時，蕭衍自襄陽馳使所親虞安福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尙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爲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兵），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之，懿皆不從。時帝出入無度，衞尉蕭暢（懿弟九人敷、衍、暢、融、宏、偉、秀、憺、恢）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亦不聽。是時帝之嬖臣茹法珍、王咺之等，已皆憚懿之威權，因勸帝除之。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西奔襄陽。懿曰：「目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尙書令邪？」是年十月，帝遂賜懿藥死，並捕得融斬之。十一月又遣人至襄陽，圖刺蕭衍，祐遂舉兵廢立焉。（上新南史卷五十一長沙宣武王傳）

6—2012

第八節　申　論

在本章中，魏凡三次伐齊，自齊高帝蕭道成於宋順帝昇平三年（齊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西元四七九年）四月篡宋，盡誅宋宗室劉氏後，是年十一月，魏卽以納宋宗室劉昶爲名，興師南伐，至齊永元元年（魏太和二十三年，西元四九九年）三月，魏孝文帝最後一次南伐，在此二十年中，除魏第一次南伐經三年之戰爭，魏師敗還後，建元三年齊高帝道成爲內固國基，卽遣使和魏，兩國因得五年之休息外，其餘十餘年，齊在魏國攻伐之下，戰爭不息。且在此十餘年中，齊已歷高帝道成、武帝賾、鬱林王昭業、海陵王昭文、明帝鸞、東昏侯寶卷六帝，至和帝而亡於梁，可見南齊之全代皆陷於內亂與對魏戰爭之中，此其所以速亡也。玆分述齊魏兩國之得失於下。

齊國：齊高帝道成篡宋之後，由於其預料魏將奉劉昶來討伐，因在淮南主要國防線上有備，是以經三年之戰爭，能贏得勝利。獲得勝利之後，又立卽採和魏政策，遣使於魏以謀和，因獲得數年整理內政之時間，逐步實施履行節儉，褒貶廉貪，寬政養民，裁汰濫官，整理戶政，剷除將吏私兵等等措施，國內因得以暫安，齊之國基亦賴此以建立焉。

但至武帝賾卽位（永明元年，西元四八三年）之後，卽復陷入東晉歷宋以來之覆轍，帝與大臣間權力之爭，此卽武帝開始寵幸親近文度、茹法亮、呂文顯等姦諂之臣，故侍中左僕射王儉有「我雖大位，權寄豈及茹公邪」之嘆。其後歷鬱林王、海陵王、明帝、東昏侯四帝，皆莫不如此，其中尤以東昏侯爲甚，其誅戮大臣，與近習一言卽定，是以其時之大臣，朝不保夕，叛亂相繼。其國政卽此可知矣。然其所以卒能拒魏者，實賴下面四大因素：㈠南北

民族界限甚深。南朝之民，自以文化高尙之華冑，卑視文化低落之「索虜」。且魏軍所至擄掠子女爲其奴婢，故除魏孝文帝至淮水地區時，禁止擄掠，曾得當地人民歸心外，其他時期，南人莫不爲保全鄉土及身家性命而竭力以抗北魏之入侵。如薛安都以徐州降魏時，徐州之民叛魏者數萬家，即可見之。㈡邊鎭將吏爵高位尊，爲保祿位，必須竭力抗敵。㈢築城及守城技術進步，在戰術上常利用夜暗襲敵，能以寡擊衆，以少勝多。北方騎兵常因遭夜襲致敗。㈣利用淮漢諸水運輸補給，及水步軍固守各該戰略據點，北方雖有壓倒之優勢騎兵，不能發揮其戰力。凡此，乃南朝賴以抗拒北朝之憑藉也。

至於漢北戰役中，齊在渦陽方面展開牽制性之大攻勢，使漢北遭受之壓力減輕，此誠在戰略上有力之行動也。

魏國：北魏自道武帝珪，歷太武帝燾，武功燦爛，文治亦經歷代錄用華人賢能之士，至孝文帝時代，既遠駕乎南朝文治之上，且其時魏貴族之上層人物，皆對華夏之文化造詣已甚深，故此時魏之國力富強，遠非南朝所能匹敵。玆就本章範圍，略論魏之得失數點如左：

一、利用劉昶失敗：劉昶雖爲宋文帝之子，號召力甚大，然昶「性褊躁，喜怒不恆，每至威忿，楚朴特苦，引待南士，禮多不足，緣此人懷畏避。」（見魏書卷五十九劉昶傳）故齊建元元年七月，魏以宋王劉昶爲使持節、都督吳越楚諸軍事、大將軍、鎭彭城，又以王肅爲其長史以圖齊，昶至彭城，不能撫接義故，因而無功。後數月，使其攻壽陽，又告失敗。是故有人望而無才者，必難成事功。然以當時之情勢言之，魏固應利用劉昶其人也。

二、缺乏水軍：魏由於缺乏水軍，故其軍事進展至淮、漢地區時，即不能再進。蓋騎兵在河川縱橫山嶺重疊之地區，非其所長，攻城尤非其所長也。

三、受天候限制：魏軍南攻淮漢諸地，祇能在每年秋冬天候實施，每至春來，必須引還。蓋每年春來之後，淮漢水潦將漲，益不利於騎兵之馳騁。反之，南朝之水軍可以大施其威力，處處予北兵以截擊與掩襲。且北人不服暑熱氣候，若其南伐之軍至來春不還，必多生疲病。魏兵因每受此等限制，故常無功而返。

6—2014

第八章　南北朝之戰爭四——魏梁之戰

（附圖六——二三四、六——二三五、六——二三六、六——二三七、六——二三八、六——二三九）

一、蕭衍篡齊：齊帝東昏侯昏亂，虐殺大臣，永元三年（西元五〇一）正月，衍奉南康王寶融（齊和帝）以攻建康，至十二月破之，殺東昏侯。翌年四月，和帝禪位於衍，國號梁。

二、魏伐梁之戰：天監二年（西元五〇三）四月，魏以納蕭寶寅爲名，大舉伐梁。至翌年三月，攻鍾離不能克而還。

三、魏梁長期戰爭：魏梁自天監四年起，至天監十五年，全面展開持久戰爭，結束西戰場方面，梁軍大敗，魏盡奪取南鄭、廣元諸地。東戰場方面相持於淮漢地區，互有勝敗。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戰爭導因（參看附圖六——二三四、六——二三五）

一、齊內亂與蕭衍篡齊

齊國內亂：齊東昏侯永元二年，魏宣武帝恪景明元年（西元五〇〇）十月，齊帝（東昏侯）已殺尚書令蕭懿（事見前章第七節），又以鄭紹叔，時爲雍州刺史蕭衍之寧蠻長史，是年十一月乃遣紹叔之兄直後將軍植爲刺客，往視紹叔爲名，謀刺殺衍。紹叔知之，密以告衍，謀刺之事，遂不果行。是時，衍又聞其兄懿被賜死，乃召其從舅

錄事參軍張弘策、中兵參軍呂僧珍、長史王茂、別駕柳慶遠、功曹吉士瞻等入議，以定舉兵之策。議定，衍乃於是月初九日召集僚佐宣佈曰：「昏主暴虐，惡踰於紂，當與卿等共除之！」即日集中兵馬，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餘艘。是時，西中郎將南康王寶融（明帝第八子，東昏侯之弟，後爲和帝）爲荆州刺史鎮江陵，西中郎將長史蕭穎冑行州府事（融年幼，故穎冑行州府事）。帝此時亦以鄭植刺衍之事不果，已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將兵三千赴任爲名，使至江陵與穎冑合兵襲襄陽。衍又知其謀，乃即遣與穎冑有素之參軍王天虎至江陵，遍與荆州府官屬書，聲云劉山陽西上，並襲荆雍。同時又宣告雍州諸將佐曰：「荆州素畏襄陽人，加以脣亡齒寒，寧不闇同邪？我合荆雍之兵，鼓行而東，雖韓白復生，不能爲建康計，況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

蕭穎冑得衍書，疑未能決。及劉山陽至巴陵（今湖南省岳陽縣），衍乃一面復遣天虎齎書與穎冑，及其弟南康王友（齊王國官，有師、友）穎達。一面又謀於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近遣天虎往荆州，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穎冑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天虎之行，衍亦未嘗以一語囑之）。天虎是行事（穎冑）心膂，彼聞（劉山陽所遣之間諜）必謂行事（同上）與天虎共隱其事，則（劉山陽將佐）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穎冑）相嫌貳，則行事（同上）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持兩空函定一州矣。」及劉山陽至江安（今湖北省公安縣東），果遲留十餘日不進。於是，穎冑大懼，計無所出，因夜召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入謀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在邊疆習戰），又衆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挾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遲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山陽）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柳

忱亦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懿）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衍）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荆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深慮之！」穎達亦勸穎胄從闡文等議。穎胄從之。明晨，穎胄乃一面召天虎謂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遂斬天虎，送示山陽。一面發民車牛，聲云起步軍討襄陽。劉山陽得天虎頭大喜，因信不疑，是月十八日進至江津（江陵渡江津渡處），即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胄。穎胄乃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等伏兵城內以待之。山陽入城門，即於車中斬之。穎胄遂成爲此次變亂之主角焉。（上引梁書卷一武帝紀）

是月十九日，蕭穎胄即以南康王寶融教宣佈戒嚴，又下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使以爲兵。二十一日，穎胄自爲都督行留諸軍事。穎胄有器局，既舉大事，虛心委己，衆情歸之。穎胄與別駕宗夬，又各獻私錢穀，及換借富貲以助軍。長沙寺僧素富，鑄黃金爲金龍數千兩埋土中，穎胄盡取之，以資軍費。穎胄又遣使送劉山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答之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銳之心，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成。況處分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乎？」十二月，穎胄用衍之言，遂與西中郎將司馬夏侯詳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牧守，數帝及梅蟲兒、茹法珍罪惡。同時，穎胄遣冠軍將軍楊公則向湘州，西中郎參軍鄧元起向夏口。時竟陵太守曹景宗遣親人說蕭衍迎南康王都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衍長史王茂亦私與張弘策議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進，爲人所使，此豈他日之長計乎？」弘策以告衍，衍曰：「若前塗大事不捷，故自蘭艾

同焚；若其克捷，則威振四海，豈碌碌受人處分者邪？」蓋衍此時深知若荆雍分裂，則事敗同遭誅戮；若合力同心，大功已成，則威振四海，行將取齊之天下而有之；所以暫推奉南康王者，乃一時權宜之計，藉為號召以舉兵耳。是月相繼起兵應衍者，又有上庸太守韋叡，郡兵二千；華山太守（僑治宜城縣——即自忠縣）康絢，郡兵三千；及梁、南秦二州（治南鄭）刺史柳惔等起兵赴之。於是，衍之聲威益盛。（上引梁書卷一武帝本紀）

是時，東昏侯在建康聞悉劉山陽死，乃即下詔討荆雍，是月十三日，以冠軍長史劉澮為雍州刺史，與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等將兵及運糧百四十餘船，送於郢州刺史張冲，共拒荆雍之師。但元嗣等懲於劉山陽之死，進至夏口浦，疑冲不敢進。旋聞鄧元起軍將至，乃相帥入郢城（今武昌縣）守之。前竟陵太守房僧寄，將還建康，路經至郢，東昏乃敕僧寄留守魯山（今漢陽縣城東北大別山上），使張冲與之結盟，共拒荆雍，又遣軍主孫樂祖將兵數千，助僧寄。時楊公則亦已至長沙，湘州行事張寶積請降。

永元三年（即中興元年）正月十三日，蕭衍留弟偉總府州事，憺守壘城（襄陽城附近），府司馬莊丘黑守樊城，衍自將諸軍東下。衍已出發，州中兵及糧儲皆虛，魏興太守（治今陝西省安康縣西北）裴仁師、齊興太守（治今湖北省鄖縣）顏僧都，並不受衍命，舉兵襲襄陽。偉、憺同遣兵邀擊於始平（今均縣），大破之，雍州乃安。二月二十日，蕭衍至竟陵（今天門縣），命王茂、曹景宗為前軍，使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王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城，分兵襲西陽（今黃岡縣東）、武昌（今鄂城縣）。衍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為犄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荆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使鄖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

之事，可以臥取之耳。」乃一面使王茂等帥衆渡江攻郢城。一面遣曹景宗進據石橋浦（郢城附近），連軍相續，下至加湖（今黃陂縣南）以阻建康方面西上增援之軍。衍築漢口城自圍魯山，又命水軍主張惠紹等，游遏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楊公則亦擧湘州之衆來會夏口，荆州諸軍皆受其節度遂展開兩城之圍攻戰。（梁書卷一武帝本紀）

至三月初三日，守郢城之張沖病卒，其驍騎將軍薛元嗣與沖子孜、征虜長史江夏內史程茂繼續共守郢城。十一日南康王卽皇帝位於江陵，是卽和帝。蕭穎胄爲尚書令行荆州刺史、加號鎭軍將軍，蕭衍爲左僕射，加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以晉安王寶義（明帝長子）爲司空，廬陵王寶源（明帝第五子）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寶寅（明帝第六子）爲徐州刺史，冠軍將軍蕭偉爲雍州刺史，散騎常侍夏侯詳爲中領軍。是月十九日，東昏侯以豫州刺史陳伯之爲江州刺史、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進據尋陽。五月，東昏侯又遣軍主吳子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屯巴口（今黃岡縣東之巴河市）。是時，巴西太守（治今四川省閬中縣）魯休烈，巴東太守（治今奉節縣東北）蕭惠訓，不從蕭穎胄之命，擧兵東下進擊江陵。穎胄遣汶陽太守劉孝慶屯峽口（卽西陵峽，今宜昌縣西），與巴東太守任漾之，合兵拒之。六月，蕭穎胄以郢城久不克，東西遭受夾攻，形勢堪憂，乃遣使謂蕭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衍報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搤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懽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距（拒）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卽得，然既得之，卽應鎭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兩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

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旣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已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淸天步，况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爲我輩白鎭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鎭軍靖鎭之耳。」旋而吳子陽等進軍武口（今武湖水入江之口，似卽今陽灘鎭），衍遣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今武昌縣北），唐脩期等屯白陽壘（今武昌縣北），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子陽擧烽，郢城內亦擧火應之，然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會此時房僧寄又病卒魯山，其衆復推助防孫樂祖守魯山。（上引梁書武帝本紀）

是時，東昏侯之行徑，猶極荒謬，築芳樂苑，於苑中立市，自爲市錄事，以國色傾城之潘貴妃爲市令，宮人宦者，皆爲販役。於是有竟陵王子良（武帝頤次子），故防閤將軍桑偃（時爲梅蟲兒軍副）與前巴西太守蕭寅、軍主胡松（屯新亭）謀廢東昏而立昭冑（竟陵王子良之子——註一），事敗，昭冑兄弟與偃等皆伏誅。旣而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又密謀結胡松，以與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鴻選等，共謀誅諸嬖倖而廢東昏迎建康王寶寅，事亦敗，張欣泰等與胡松皆伏誅。時爲六七月間之事也。此次之事變也，東昏侯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城，爲張欣泰等所殺，郢城因以久無救援。是時，蕭衍軍猶與吳子陽軍相持於加湖，衍遣征虜將軍王茂、軍主曹仲宗等乘水漲，以舟師襲加湖，吳子陽軍潰，其將士被殺或溺死者萬計，衍俘其餘衆而還。子陽遁走得免。於是，郢、魯二城孤危，將士奪氣。至七月十三日，魯山城守軍乏糧，密治輕船，將奔夏口，蕭衍又遣偏軍斷其走路，二十五日，魯山孫樂祖等遂以城降。二十七日，東昏侯以程茂爲郢州刺史，薛元嗣爲雍州刺史，以賞其久守郢城之

也。郢城初被圍時，士民男女近十萬口，城守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死者什七八，積屍床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又以魯山已破，張孜與程茂、元嗣等，乃亦以郢城降。

蕭衍已連克魯山、郢城，乃以韋叡爲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爲宜乘勝直指建康，車騎諮議參軍張弘策，寧遠將軍庾域，亦以爲然。衍遂舉軍即日緣江東下。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預爲圖畫，如在目中（如今戰備行軍計劃）。是時，汝南民胡文超起兵於灄陽（今湖北省黃陂縣），以應蕭衍，求取義陽、安陸等郡以自效。衍乃遣軍主唐脩期攻隨郡，皆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亦遣子爲質於衍。於是東進軍北側後之安全始得無虞。八月初旬，東昏侯相繼以輔國將軍申冑監豫州軍事、光祿大夫張瓌鎮石頭城，以加強建康之防衞。是時蕭衍東下途中將至尋陽，謂諸將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尋陽人情，理當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俘囚，得陳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即用爲安東將軍江州刺史。伯之遣隆之返命，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不降。」乃命鄧元起引兵先下，楊公則逕掩柴桑（今九江縣西南二十里。時江州治今九江縣治。），衍帥諸軍繼後。元起將至尋陽（今九江縣治），陳伯之收兵退保湖口（今湖口縣），留陳虎牙守湓城（今九江縣西）。時選曹郎沈瑀說伯之迎衍，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能不愛。」瑀曰：「不然，人情匈匈，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是月十四日，蕭衍至尋陽，陳伯之遂束甲請罪降。衍以伯之爲江州刺史，陳虎牙爲徐州刺史，遂揮軍向建康。（上引梁書武帝本紀卷五十三沈瑀傳）

當此東下之軍長驅指向建康之際，峽口之防，竟爲魯休烈，蕭璝所突破，巴東太守任漾之戰死，休烈等軍並迅

速進至上明（今湖北省松滋縣），江陵大震。於是蕭穎冑急遣使馳告蕭衍，令遣楊公則還援江陵。衍曰：「公則今泝流上江陵，雖至何能及事？休烈等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正須少時持重耳。良須兵力，兩弟在雍，指遣往徵，不爲難至。」穎冑乃遣蔡道恭假節屯上明，以拒蕭璝。（上引南齊書卷三十八蕭穎冑傳）

是月十九日，東昏侯以蕭衍已自尋陽東下，乃遣太子左衛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出屯新亭（今江寧縣西南）輔國將軍申冑將二萬人屯姑孰（今當塗縣）。九月初四日，蕭穎冑下詔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以加強其權責，使其得以隨宜處分。衍遂留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自與陳伯之帥諸軍東下，並謂紹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是月甲辰十三日（通鑑爲甲申日，下又有戊申日——十七日，是可知甲申乃甲辰之誤），東昏侯以李居士爲江州刺史，冠軍將軍王珍國爲雍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爲荆州刺史，輔國將軍申冑監郢州，龍驤將軍馬仙琕監豫州，驍騎將軍徐元稱監徐州軍事，藉以鼓勵諸將效力並準備建康近郊之決戰也。是日蕭衍軍至蕪湖，申冑棄姑孰而走，衍馳軍據之。戊申十七日，東昏侯以後軍參軍蕭璝爲司州刺史，前輔國將軍巴西太守魯休烈爲益州刺史，賞其克峽口之功，並使其努力進攻江陵也。又聚兵爲固守建康之計，簡二尚方二治囚徒以配軍。是時蕭衍所遣曹景宗軍已向江寧（今縣西南六十里臨江之濱，距新亭十里），與居士幾經戰鬬，居士敗走。居士乃請於東昏侯，燒（秦淮）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燒毀，以備決戰。十月十三日，東昏侯遣征虜將軍王珍國，軍主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餘人（似誇大），陳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卻佈陣。王茂軍首先衝擊王珍國陣，應時而陷，曹景宗軍繼之，呂僧珍迂廻至敵陣後焚其營。雙方將士皆殊死戰，珍國等

軍終不能抗，驍將直閤將軍席豪戰死，士卒因而土崩，赴（秦）淮水死者甚衆，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而濟，於是東昏侯諸軍皆潰。蕭衍乃長驅至宣陽門（建康南門），陳伯之屯西明門。旋東昏侯寧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在皇城西安門外，清溪橋東，南臨秦淮水）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援屯東宮，詐云出戰亦降，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城奔還，李居士以新亭降，琅邪城（今南京市東句容縣北）主亦降。於是，蕭衍進鎭石頭，命諸軍攻建康六門。東昏燒門內營署官府，驅士民入宮城，閉門自守。衍一面命諸軍築長圍以困之，一面遣使曉諭京口、廣陵、瓜步、破墩（卽今江蘇省丹陽縣）諸城，皆相繼降。衍遂遣弟輔國將軍秀，鎭京口；輔國將軍恢，鎭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鎭廣陵。（梁書武帝本紀）

十一月，蕭穎胄以蔡道恭與蕭璝相持於上明，勝負久不決，憂憤成疾而卒，夏侯詳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敎命，密報蕭衍，衍亦祕之。詳遂徵兵雍州，蕭偉遣蕭憺將兵赴之。是時蕭璝等聞建康已危，衆懼而潰，璝及休烈皆降，乃發穎胄喪。於是衆望盡歸於蕭衍。詔以詳爲荆州刺史，詳固讓於憺，憺遂行荆州府州軍事，於是荆州亦爲衍所控制矣。

是時，東昏侯在宮城中，實甲猶七萬之衆，東昏猶吝惜資財，不肯賞賜將士，因而衆皆怨怠。此時茹法珍、梅蟲兒又竟謂大臣作戰不力，勸東昏盡誅之，因此，王珍國、張稷懼誅，密輸誠於衍。十二月初六日夜，遂入弒東昏侯。東昏侯時年僅十九也。

蕭衍篡齊：東昏侯已殂，蕭衍遂克建康，假宣德太后令自為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

明年（齊和帝中興二年，梁武帝衍天監元年，魏景明三年，西元五〇二年）正月，衍進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衍遂引黃門侍郎范雲爲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南清河太守沈約爲驃騎司馬，司徒右長史任昉爲記室參軍，三人皆與謀議。又召名士前吳興太守謝朏，國子祭酒何胤，又收用始終不降之豫州刺史馬仙琕及吳興太守袁昂，以示寬大，而收人望。是月衍遂與沈約、范雲定議，篡齊。先自進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備加九錫之禮，置百司，去錄尚書之號，驃騎大將軍如故。二月進爵爲王。是月衍監守齊諸王欲盡誅之，及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被殺，鄱陽王寶寅時年十六，因家閹人顏文智等之助，穿牆夜遁，投奔壽陽，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納之。

是時齊和帝已自江陵東歸建康，以蕭憺爲都督荆湘等六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至姑孰卽下詔禪位於梁，衍遂於是年四月卽皇帝位，是爲梁高祖武帝。按齊自高帝蕭道成於建元元年篡宋，至和帝中興二年三月，共傳七主，凡二十四年而亡。

蕭衍已篡齊，乃將齊世王侯封爵，悉從降省，分封文武功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爲公侯。立皇弟中護軍宏爲臨川王揚州刺史，南徐州刺史秀爲安成王，雍州刺史偉爲建安王，左衞將軍恢爲鄱陽王，荆州刺史憺爲始興王。以中書監王亮爲尚書令，相國左長史王瑩爲中書監，吏部尚書沈約爲尚書僕射長兼侍中，范雲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梁之主要施政及平亂：衍既卽位，爲收人心，詔有司依周漢故事，議贖刑條格。凡在官身犯鞭杖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又於公車府，立謗木、肺石二函、布衣處士有議朝政及在位官吏者，投謗木函；若以功勞才器，寃沉莫達者，投肺石函。又崇儉約，勵廉能，衍自服浣濯之衣，常膳唯蔬菜。每簡長史，

務選廉平，皆召見於前，勗以政道。尙書殿中郎到溉，左戶侍郎劉鬷，二人皆以廉潔著稱，特超擢之。又着令小縣令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由是廉能知勸。然梁之善政，亦僅此而已。

平陳伯之。蕭衍篡齊僅月餘，是年五月江州刺史陳伯之叛，衍遣領軍將軍王茂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往討，越月討平之。伯之遁渡江，與其子虎牙等投魏。

平益州。蕭衍卽位之後，以鄧元起爲益州刺史代劉季連，季連擧兵十萬以叛。鄧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略納之。遂率新舊軍士十三萬餘人，以向成都，劉季連遣將李奉伯等拒之。是年十二月，奉伯敗還成都，季連閉城固守。至明年（天監二年）正月，成都城中食盡，季連出降，益州平。

二、魏國政治軍事概況

政治：魏宣武帝（孝文帝第二子）於太和二十三年（齊永元元年）卽帝位，年少，幸賴六輔之佐命，孝文遷洛之業，得以不墮。是年冬，命王肅制官制，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凡九品，品各有正從二品。

景明二年，（齊和帝中興元年，西元五〇一年），咸陽王禧以太尉輔政，位居上相，但不親政務，驕奢貪淫，多爲不法，宣武帝頗惡之。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烈不與。禧怒，出烈爲恆州刺史。烈不願任外官，乃使其子左中郎將，領直閤忠言於宣武帝曰：「諸王專恣，意不可測，宜早罷之，自攬權綱。」北海王詳，亦密以禧過白帝；且言司徒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帝從之。遂召諸叔禧、勰、詳入宮，宣佈「親攝百揆」，並卽詔勰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而實奪其權，以詳爲大將軍錄尙書事。復以于烈爲領軍，仍加車騎大將軍，長直禁中，軍國大事，皆得參焉。但帝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遂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茹皓、王仲興、寇

猛、趙脩、趙邕，及外戚高肇（帝爲孝文帝高夫人所生）等始用事，魏政因而浸衰矣。是年五月因有咸陽王禧謀亂、事泄、誅之。宣武帝亦由是，益疎忌宗室。

軍事：當齊蕭衍克郢城、魯山兩城，而揮軍東下建康之際，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於宣武帝曰：「蕭寶卷（東昏侯）荒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稜，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衞。乃皇天授我之日，曠世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得襄陽，則齊梁州之路絕）。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游，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註二），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擧，建業窮蹙，魚游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異議。此期脫爽，並吞無日。」宣武帝不從，寢而不報。是時車騎大將軍源懷亦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斯實天啓之期，並吞之會。宜東西齊擧，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魏置揚州治壽陽）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上引魏書卷十九中山王英傳及卷二十九源懷傳）魏宣武帝雖即予以任城王澄爲都督淮南諸軍事、鎭南大將軍、揚州刺史，使爲經略，但澄頻表南伐，不許。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亦上表曰：「蕭氏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鎭，中分爲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鬪，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縱州鎭，綱紀庶方，藩城棊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鎭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

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起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荊（魏荊州治穰——今河南鄧城縣，東荊州治泚陽——今河南泌陽縣）之衆，西擬隨雍（今隨縣、襄陽），揚州之卒，頓於建安（今安徽省六安縣以西），得捍三關（今信陽縣南之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魏置豫州於汝南——今汝南縣治。東豫州於新息——今息縣），直據南關（今湖北省麻城縣東北六十里），對抗延頭（今黃陂縣西），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冬季進師，迄來春末，不過十旬，克之必矣。」元英再言，齊義陽孤絕，豫州刺史司馬悅軍已垂發，田益宗兵守三關，諸遣軍司爲之節度，魏始遣直寢羊靈引爲軍司入寇，然孤軍進戰，亦無裨益於大局也。（後詳）。魏不用元英，源懷二人之計，實坐失難逢之時機。（上引魏書卷六十一田益宗傳）

旋魏既大舉攻義陽，梁亦謀復淮南，於是魏梁之戰，因以展開。

魏既不用元英及源懷乘機大舉南征之策，僅使直寢羊靈引督東豫州刺史田益宗，豫州刺史司馬悅攻義陽，分軍南下，是年（齊中興元年，魏景明二年）十一月，齊建寧太守（治今湖北省麻城縣）黃天賜，與田益宗戰於赤亭（今麻城縣西），天賜敗績。明年（魏景明三年，齊中興二年，西元五〇二年）五月，魏揚州小峴戍主黨法宗，襲梁大峴戍，破之，虜龍驤將軍邾菩薩（小峴，今安徽省合肥縣東七十里，接含山縣界，亦名昭關山。大峴在今含山縣東北十三里。二峴爲當時南北朝邊要之地，亦壽陽建康間往來之要途）。八月，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請攻鍾離（今鳳陽縣），魏帝遣使譙澄，兵無糧不能克敵，而止。景明四年（梁天監二年，西元五〇三年），魏任城王澄，再遣長風城（今湖北省麻城縣西北）主奇道顯侵梁，取陰山（今麻城縣東北），白藁二戍。以上皆邊境之小戰鬭也。

是年三月蕭寶寅已至洛陽，伏於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陳伯之亦來降，請兵南伐以自效。於是，宣武帝乃以助蕭寶寅討伐爲名，始大擧南侵焉。

註一：南齊書卷四十：「陳顯達之反也，帝復召諸王入宮，巴陵王昭胄懲於永泰之難（明帝永泰元年，王敬則反，帝召諸王入宮欲殺之，而中止），與弟永新侯昭穎，詐爲沙門，逃於江西。及（崔）慧景起兵，昭胄兄弟出赴之。慧景意更向昭胄（寶玄、明帝之子，昭胄武帝之孫，武帝高帝之大宗，故慧景更向之），猶豫未知所立。及慧景敗，昭胄、昭穎出投臺軍，各以王侯還弟，心不自安。至蕭寶寅等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

註二：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四，永元三年載註：「太史公曰：楚有三俗，自淮、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

（參看附圖六——二三六、六——二三七、六——二三八、六——二三九）

戰場地理形勢：梁魏戰爭之主戰場有四：一爲淮南方面，自壽陽、鍾離、淮陽、至朐山間，即今安徽省壽縣、鳳陽縣、及江蘇省之淮陽縣、宿遷縣，至東海縣間之線。二爲義陽（今河南省信陽縣南）方面，即爭奪今大別山與桐柏山間山隘之控制權。三爲梁雍州方面，即爭奪今河南省南陽縣以南，至湖北省襄陽間地區之控制權。四爲爭奪梁秦益三州，即今陝西省南鄭縣，甘肅省成縣，及入蜀沿途諸要隘地區之控制權等等是也。梁初期尚領有義陽、

南陽，新野、鄧縣、及南鄭諸地，經雙方之爭奪戰後，梁已相繼失去上述諸地，則梁魏之全國境爲：梁有今江蘇省東海縣、淮陰縣，安徽省鳳陽縣、定遠縣、合肥縣、六安縣，河南省固始縣、潢川縣、信陽縣、桐柏縣等地淮水以南之線，至湖北省襄陽縣而西，沿漢水南岸、大巴山脈、及四川省劍閣縣之線，與魏屬之彭城、（今銅山縣）、宿預（今宿遷縣）、鍾離（鳳陽縣淮水北岸）、壽春（今壽縣）、懸瓠（今河南省汝南縣）、義陽（魏取義陽及三關後，梁退守今湖北安陸、黃安二縣之線）、新野、鄧縣、南鄭、晉壽（今四川省廣元、昭化縣）之線對峙。

至於此四主要戰場之地理形勢，均已分別記載於以前各卷有關該等地區作戰之章節中，玆不重述。此處應予以說明者，爲梁魏戰爭時期中，各特有之狀況：

一、徐淮間之兵要地理及作戰方略——徐州（今銅山縣及附近各縣）及淮河以北地區之地形，有利於魏騎兵大集團之馳騁，故自宋、齊、至梁，南朝因缺乏騎兵，故不能與魏在此等地區爭勝負。反之，魏因缺乏水軍，故亦不能在淮南取勝，或雖勝之而不能據守。且魏軍以代人（鮮卑）爲組成之骨幹，北人習寒不習暑，故魏對江淮用兵，祇能在每年九月以後，至明年三月間約半載之季節，三月以後淮水漸漲，暑氣漸熱，魏卽不敢戀戰而班師。梁卽利用此等特殊之地形與季候，在最東疆境上，則利用鬱洲（今連雲市東海中，青冀二州刺史治此）爲基地，以朐山（今東海縣南）爲前進據點，以對抗魏之郯城、下邳諸戍。在淮水南岸，則利用淮陰、盱眙、鍾離（城在今鳳陽縣淮水南岸）、壽陽（壽陽失陷後，以洛口、合肥、六安之線爲守）諸要點以拒魏。諸戍皆以少數兵力約數千人爲守，多儲糧食兵器，足備半年以上之用，以及在守城戰之技術上講求，力求長期堅守。若魏來攻，多季則採守勢，及至春夏之交，淮水漸漲，天候轉熱，

即轉取攻勢。因此遂致梁魏演爲長期之戰爭，而勝負不能決。及至魏已立戍，其守城技術及戰鬪亦能做效南人。及據有壽陽之後，梁竟相繼採堰水戰術，初則塞東關巢湖之口，繼則築淮堰，進入當時特種作戰之狀態。

二、義陽方面兵要地理及作戰方略——梁初守義陽（今河南省信陽縣南四十里，梁司州治此）與壽陽（梁豫州治此）爲犄角之勢以拒魏。義陽，即大別、桐柏二山間之要隘，謀確保三關（今信陽縣南大勝關、武信關、平靖關），以保大江上游郢州（治今湖北省武昌縣）之安全。但在此一地區作戰，梁水軍失去價值，雙方皆以步兵爲主之步騎兵聯合作戰。因之，梁常遭敗北，最後被逼退守今黃安、安陸二縣之線。但至此線之後，梁在戰線後方有大江爲運兵運糧補給之便利；反之，魏軍補給線延長，且須越大別山脈，故魏雖曾爭取得此地區之蠻族支援，結果仍不能再越雷池一步矣。

三、南陽襄鄧間之兵要地理及作戰方略——南陽襄樊，自古爲汝洛荆州間之要衝，漢水、唐河、白河諸流，爲此地區南北重要水道，且爲沃壤之區，亦洛京、江陵之屏蔽，故魏孝文帝遷都於洛陽後，即首先對此地區用兵，梁亦數出兵爭之，因演成爭奪戰者數次。但自梁退守襄樊，水軍價值大可發揮之後，魏孝文臨漢水，一望襄陽即知難而退。及以後數次作戰中，亦僅能奪取新野、鄧縣而止，此蓋鄧縣以北，騎兵可以發揮其價值，梁雖曾竭力堅守伏牛山脈南麓諸險，卒難以抗魏也。

四、南鄭、益州之兵要及作戰方略——南鄭爲益州荆襄之屛蔽，且其地方之富，足以支持漢中方面獨立拒魏之戰，故南朝自宋以來，均能據守之。及梁已失南鄭，則被逼退守巴（今閬中縣）及劍閣矣。至王足

攻涪（今四川省綿陽縣），因不用邢巒之計，魏遂失去併蜀之機。此後，梁則除守劍閣之險以拒魏外，並利用政治因素，即挑動氐民反魏以牽制之。此即魏宣武帝最後大舉伐蜀之役也。此一地區之戰鬪，除漢中平原可以發揮騎兵價值外，南鄭以南至涪城以北則僅適用步兵作戰，因而梁除守堅城而外，常戰敗於魏。

第三節　魏大舉南伐之戰（參看附圖六——二三六）

一、雙方作戰準備

梁天監二年，魏景明四年三月，魏宣武帝以蕭寶寅伏闕乞師，陳伯之亦請兵自效，乃召八坐門下令僕及諸曹尚書侍中散騎常侍羣臣定議。四月初一日晨，遂部署南征諸軍事如左：

以蕭寶寅爲都督東揚等三州（壽陽以東）諸軍事，鎭東將軍、揚州刺史、丹揚公、齊王。配兵一萬，令屯東城（今安徽省定遠縣東南）。

陳伯之爲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屯陽石（今霍邱縣東南）。

以上二人皆俟秋冬。受任城王澄節度。

以鎭南將軍元英都督征義陽諸軍事司州刺史。

蕭寶寅已受命，乃募四方壯勇，得數千人，以顏文智、華文榮等六人，皆爲將軍軍主，以備南伐。

梁國方面，此時以國家草創，無暇準備大舉拒魏，僅由各邊戍戒備而已。

是年六月，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上表，稱「蕭衍頻斷東關（今安徽省巢縣東南），欲令巢湖汎濫，以灌淮南諸

戍。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纂集士馬，有秋大集，應機經略，雖混壹不能必果，江西（壽陽至建康江北岸地區）自是無虞矣。」是月初五日，魏乃發冀、定、瀛、相、幷、濟六州兵二萬，馬千五百匹，限仲秋之中，集中淮南，合原在壽陽之兵三萬，令澄經略之。於是魏梁邊境長期爭奪戰爆發焉。（上引魏書卷十九任城王澄傳）

二、淮南方面戰鬥

是年十月，魏在淮南義陽兩方面同時發動攻勢。任城王澄命統軍黨法宗、傅豎眼、王神念等自小峴分兵攻梁潁川（今霍山縣）東關、大峴（皆見前）、淮陵（今盱眙縣西五十里）、九山（今盱眙縣西北淮水北岸——註一）。又以高祖珍將三千騎爲遊軍（是爲機動部隊及爲斥堠之用），澄以大軍繼其後，對梁之江西地區，作扇形攻勢。是月，魏軍拔關要（今六安縣境）、潁川、大峴三城，於是白塔、牽城、清溪（似今江都縣西，滁縣來安縣間，含山縣西三十里）諸戍皆潰。梁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將兵三千救九山，徐州長史潘伯鄰救淮陵，寧朔將軍王奕保焦城（今盱眙縣附近），魏將黨法宗等進拔焦城，破淮陵。是月初三日壬午（通鑑載十一月，查十一月無壬午日或爲十一月壬子初四日之誤），又擒司馬明素，斬潘伯鄰。黨法宗等率兵二萬南進，遂攻梁南梁太守馮道根於阜陵（今全椒縣東十五里），但魏軍此時以糧運不繼，暫行引退。道根將百餘騎追擊魏將高祖珍，破之。梁即以道根爲豫州刺史。是爲魏任城王澄第一階段之攻勢也。

明年（梁天監三年，魏正始元年）魏軍之第二階段攻勢目標，爲奪取鍾離（今鳳陽縣淮水南岸），是時梁亦轉取攻勢。是年正月初三日，梁征虜將軍趙祖悅攻魏江州刺史陳伯之於東關，祖悅敗績。二月十一日，梁將軍姜慶眞

進襲壽陽，克其外郭，魏任城王澄長史韋續，不意梁軍猝襲，倉惶失圖，幸賴任城王澄太妃孟氏將兵守城，及蕭寶寅自壽陽棲賢寺引兵赴救，合擊慶眞破走之，壽陽得以安固。是時任城王澄攻鍾離，梁武帝衍遣冠軍將軍張惠紹等，將兵五千送糧援鍾離，澄遣其平遠將軍劉思祖等邀擊之於邵陽洲（鳳陽縣東北），是月二十日，大破之，俘惠紹等十將，殺俘士卒殆盡。但澄圍攻鍾離至三月下旬不能克，魏乃下詔戒任城王澄，謂「以四月淮水將漲，舟行無礙，南軍得時，勿昧利以取後悔！」時會大雨，淮水暴漲，梁之舟師大至，澄乃使軍司買司伯殿後，狼狽向壽陽撤退，失亡將士凡四千餘人。是役，魏任城王澄以出師無功，被奪開府，降三階。（上引魏書卷十九任城王澄傳）

三、義陽方面戰鬥

梁天監二年十月，魏鎭南將軍元英都督義陽諸軍事司州刺史，既與任城王澄同時發動攻勢。其年八月，梁使持節右將軍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將來伐，乃卽爲守禦之計。時義陽城中之兵不滿五千，糧食僅支半歲，道恭乃遣驍騎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三千餘家，保據賢首山爲三柵（今信陽縣西南七里），與城爲犄角之勢。及元英來攻時，卽首先攻賢首山，柵民任馬駒斬楊由降，於是元英乃攻義陽，晝夜圍攻不息。蔡道恭隨方抗禦卻敵，魏軍乃作大軍載土，四面俱前，以塡壕塹；道恭於塹內列艨衝鬪艦以待之，魏軍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塞之。是時魏將元英，一面留軍圍城，一面自將南攻，欲下西陽、夏口。十二月初七日，梁將軍吳子陽迎擊元英於白沙關（今河南光山縣西南接湖北黃縣界），子陽敗績。是時魏東荊州蠻樊素安叛魏（時大別山地區，皆爲蠻人所居），魏遣左衞將軍李崇爲鎭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將步騎兵進討之。明年（齊天監三年）正月，魏東荊州刺史楊大眼，擊樊季安（素安弟），大破之。二月，梁武帝遣平西將軍曹景宗，後將軍王僧炳等，將步騎三萬救義陽，僧炳將

二萬人據鑿峴口（今信陽縣武勝關南），景宗將萬人爲後繼，元英遣冠軍元逞等據樊城（似武勝關附近）以拒之。相持至三月二十五日，魏軍大破僧炳軍，俘斬四千餘人。魏軍圍攻義陽城至五月，猶不能拔，且屢爲蔡道恭所却，士卒損失甚衆。魏將元英又造梯衝攻圍。道恭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大槊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刺魏兵登城者，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卒，從弟驍騎將軍靈恩代攝州事，繼續守之。七月，魏李崇討擒樊素安，東西荆蠻悉降之，於是，義陽城守益危。魏軍已悉蔡道恭卒，因而攻城益急，曹景宗軍頓鑿峴不敢進。梁武帝復遣寧朔將軍馬仙琕救義陽，仙琕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壘於士雅山（今河南省桐柏縣東南），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抵長圍，掩擊英營；英又僞北以誘之，已至平地，乃縱兵擊之，仙琕大敗，仙琕一子戰死。既而仙琕復帥兵萬餘進擊，又大敗，將軍陳秀之戰死。仙琕以義陽城危急，再盡銳決戰進救，一日三戰，皆大敗而還。於是蔡靈恩勢窮，至八月十一日，乃降於魏，梁三關（今信陽縣南）戍將聞之，亦棄城走。魏元英以是戰之功，復封中山王，並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爲刺史。梁御史中丞任昉，奏彈曹景宗，梁武帝以其功臣，不治其罪，並詔於南義陽（今湖北省黃安縣）置司州，以衛尉鄭紹叔爲刺史，又命馬仙琕築竹墩、麻陽二城（今麻城縣境）以拒魏。

四、在本戰役中及戰後梁魏兩國之政局

梁國方面：天監二年五月，武帝命斷諸郡縣奉獻二宮（上宮、東宮）；惟諸州及會稽，許貢任土，若非地產，亦不得貢奉，蓋以減輕地方之負擔也。是月范雲卒，衆謂沈約宜當樞管以代雲。但武帝以約輕易，不如尙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衞將軍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加以武帝精明，梁朝因而

差安。

梁武帝又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不及十年輒廢之（註二）。天監四年正月，乃下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於是以賀瑒及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爲吏。朞年之間，懷經負笈者雲集。又選學生往會稽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命胤選門徒中，經明行修者，具以名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焉。

魏國方面：魏自於陰山山脈建六鎭（見前）以防柔然，歷世皆爲魏備極重視之國防，均由貴族之貴重者戍之，精兵猛將皆集其地。但自遷都洛陽之後，其地漸不爲魏所重，又以北邊荒遠，至景明四年（梁天監二年），因以飢饉聞，且鎭將貪穢，濫員過多，百姓困弊，魏宣武帝乃遣加尙書左僕射源懷爲侍中行臺，使持節鎭撫六鎭以安之。其後六鎭之兵變，實已肇端於此矣。

魏宣武帝已黜六輔，誅咸陽王禧，寵信太傅領司徒錄尙書北海王詳，尙書令高肇，冠軍將軍茹皓，直閤將軍劉胄，殿中將軍常季賢、陳掃靜等，詳驕奢貪淫，高太妃復助爲貪虐；皓常在帝左右，傳可門下奏事，弄權納賄，肇邀結朋援。於是羣小用事，皆與皓相表裏，朝野憚之。久之，高肇欲獨執朝政，因忌諸王，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乃譖之於帝云：詳與皓、胄、季賢、掃靜等，謀爲逆亂，帝因賜諸人死。高肇已翦除諸倖人，又說帝使宿衞隊主帥羽林虎賁守諸王第，殆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諫不聽。由是，魏政益爲衰亂。

然是時，魏承平日久，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少者猶數百，州

擧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衆。魏又下詔營繕國學，學術人才，因而漸盛焉。

註一：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五，天監二年載註；「魏收志：陳留、鍾離二郡，有朝歌縣，縣有九山城，黃溪水。今按今招信軍盱眙縣西南一十五里有三城，又西十五里至淮陵城臨池河，池河過淮陵城西而北入於淮，謂之池河口。九山店在淮北，直淮陵。九山店之東，則陷堈湖，南則馬城，淮流至此謂之九山灣，其東則鳳凰洲，在淮水中，約長十里。今土人亦呼九山灣，爲獅子渡。北兵渡淮之津要也。」

註二：同上書載註：「（東）晉元帝建武元年，戴邈請建太學，王敦、蘇峻之難，學校廢矣。成帝咸康三年復立，而儒術終不振。穆帝永和八年，殷浩以軍興罷太學生。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開館教授，而儒、玄、文、史四學並立。齊高帝建元四年，置國子學生二百人，隆昌、建武之間，已倚席而不講矣。」

第四節　梁、魏之戰再起（參看附圖六——二三七，六——二三八）

梁魏義陽之戰，於梁天監三年，魏正始元年（西元五〇四年）八月結束後，明年梁、魏卽展開全面的長期戰爭，自天監四年，至天監十五年，魏孝明帝翊熙平元年（西元五一六年），歷十二年之久。玆本敍述便利計，分爲東西兩戰場敍述之，梁、益二州爲西戰場，自梁之雍州以東爲東戰場。

一、西戰場方面之戰鬥

西戰場梁魏邊境對峙之地爲：梁雍州之襄樊，與魏之荆州（治穰，今鄧縣治）對峙；梁之南鄭與魏仇池（今甘

肅省成縣西）、宕昌（今甘肅西南部）對峙。

梁天監四年，梁、秦二州刺史（治南鄭）莊丘黑卒，梁以都官尚書王珍國爲刺史。珍國未至南鄭，州長史領漢中太守夏侯道遷與軍主江沈之等謀降魏，魏以道遷爲平南將軍。魏又遣其尚書邢巒爲鎭西將軍都督征梁漢諸軍事，將兵赴之。是年二月，邢巒至漢中，擊諸戍之不降者，所向摧破，魏遂以巒爲梁秦二州刺史。邢巒又遣統軍王足將兵二萬向劍閣（今四川省劍閣縣東北），欲下益州。是時梁巴西太守（治今閬中縣）龐景民據郡拒魏，郡民嚴玄思聚衆自稱巴西刺史附於魏攻景民斬之，邢巒乃遣軍主李仲遷至巴西，與嚴玄思共守之。武興氐王楊紹先之叔楊集起、集義，聞魏克漢中亦懼，閏二月乃帥羣氐叛魏，斷漢中糧道，巒屢遣軍擊破之。時梁晉壽太守王景胤，據守石亭（縣在今廣元縣北）並求救於益州刺史鄧元起以拒王足。梁武帝亦詔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事，救漢中。四月，元起遣冠軍將軍孔陵等將兵二萬戍深坑（廣元縣附近），魯方達戍南安，任僧褒守石同（皆昭化縣）以拒魏軍。王足皆擊破之，遂入劍閣，陵等退保梓潼（今縣），足又進擊破之。於是，梁州十四郡，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爲魏所有，益州且爲之岌岌焉。

正當石亭激戰之際，梁所遣益州刺史蕭淵藻（懿子），將至成都代元起（元起先以母老乞歸）。是時，冠軍將軍王景胤、李畎、輔國將軍魯方達等，拒魏將王足入侵，又屢敗。七月，王足軍遂進逼涪城（今緜陽縣治）。八月十二日，秦梁二州刺史魯方達，與魏王足統軍紀洪雅、盧祖遷戰於涪城，又敗，方達等十五將皆沒。十四日王景胤等迎擊祖遷等，亦敗，景胤等二十四將皆戰死。王足遂圍涪城。十月，楊集起等奉楊紹先爲帝，自皆稱王，巒遣光祿大夫楊椿將兵討之。王足攻涪城至是年十一月，蜀人震恐，益州城戍因而降魏者，什之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

萬餘戶，魏遂以王足行益州刺史。於是邢巒上表於魏帝，請乘勝取蜀，曰：「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援軍，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反，鄧元起攻圍，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裙屐少年（時年二十）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惟在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竟（境）內，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前軍累敗，後衆喪魂，四可圖也。淵藻是蕭衍骨肉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淵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必將望風逃去。若其出鬬，庸蜀士卒駑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臣內省文吏，不習軍旅，賴將士竭力，頻有薄捷。既克重阻，民心懷服，瞻望涪益，旦夕可圖；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更難。況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壽春義陽，其利三倍。朝廷若欲進取，時不可失。若欲得境寧民，則臣居此無事，乞歸侍養。」魏宣武帝敕其俟待後命，蓋婉辭卻之也。巒又上表稱：「昔鄧艾、鍾會，帥十八萬衆，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鬬實力也。……今王足已逼涪城，脫得涪，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可不守？又劍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爲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四百里，去州迢遰，恆多擾動。……彼士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一族，雖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學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厠迹，是以鬱快，多生異圖。比道遷建義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今合川縣治）已還，不勞征伐，自爲國有。」邢巒上此二表，實經略益州之良策也

。然魏宣武帝不僅不從，且更以梁州軍司羊祉爲益州刺史。王足聞之，不悅，乃輒解涪城之圍引兵還，遂使併蜀之功，功虧一簣。旋梁所遣天門太守張齊將兵救益州將至，王足竟奔降於梁。是時李仲遷在巴西，亦以溺於酒色，費散兵儲，盡失民心，邢巒切齒。仲遷因而謀叛，城人斬其首降梁。魏人在益州之勢力，遂蕩然無存矣。是年十二月，魏遣驃騎大將軍源懷將兵討武興氐王楊紹先，至明年正月克之，遂滅其國，以爲武興鎭（今陝西省略陽縣），旋又改爲東益州。以晉壽（今四川省廣元縣北）爲益州，羊祉鎭之。召邢巒歸洛陽爲度支尚書。西戰場之戰鬪，遂告終焉。（上引魏書卷六十五邢巒傳）

二、東戰場方面之戰鬥

梁天監四年，魏正始二年八月，西戰場方面正當王足進逼涪城之際，東戰場方面魏中山王英，亦開始向梁之雍州發動攻勢，雍州蠻梁沔東太守田青喜（在今大洪山地區）應之，於是梁之襄樊告急。是時，梁則在淮南、膠東廣大之東線，大舉發動反攻，詳見次節。明年——天監五年四月十六日，魏爲展開對梁鍾離之攻勢，乃命中山王英爲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帥衆十餘萬渡淮，指授諸節度使，所至以便宜從事，向淮南大舉攻勢。

淮南方面戰鬥——天監四年正月，魏因夏侯道遷叛梁而有南鄭之後，二月梁武帝遂謀伐魏，欲反攻壽陽。蓋是時梁篡齊已歷四年，軍國已定，乃欲對魏轉取攻勢，以收復淮南之地也。乃於是月十一日開始遣衞尉卿楊公則，自建康將宿衞兵塞洛口（今安徽省壽縣東，洛河入淮之口），準備向壽陽（今壽縣）採取攻勢。六月中旬豫州刺史（治合肥）王宗超，乃開始攻魏之小峴戍（今合肥縣東七十里接含山縣界），二十八日魏揚州刺史薛眞度遣兼統軍李叔仁等救之，宗超兵大敗。（七月魏王足逼涪城，元英亦開始攻雍州，梁魏邊境全線展開戰鬪）八月，楊公則軍

至洛口，與魏豫州長史石榮戰，斬之。但是月十六日，將軍姜慶眞與魏軍戰於羊石（今霍邱縣東），不利，公則因左翼軍敗，乃退回馬頭（今懷遠縣東南），蓋此時魏自壽陽亦採取攻勢也。九月初一日魏揚州刺史元嵩（魏以洛口之戰不利，乃以元嵩代薛眞度），攻楊公則，公則敗績。十月初九日，梁武帝乃決大舉反攻，以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惔爲副，並令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資。宏遂發諸軍向洛口（是時魏將王足圍攻涪城，益州危急，邢巒上表請兵糧圖倂蜀，魏帝不從。明年正月，魏秦涇二州復有民亂，攻逼州郡）。

天監五年二月三十日，梁徐州刺史昌義之進戰於梁城（壽陽東北，鍾離西南。似卽今舜耕山地區。又有云在壽春東南三里。），爲魏平南將軍陳伯之所敗。將軍蕭昞進擊魏徐州，圍淮陽（今江蘇省淮陰縣西北），三月十四日，魏荆州刺史趙怡、平南將軍奚康生將兵救之。是時，梁在膠東亦發動牽制作戰，輔國將軍劉思效，擊魏青州刺史元繫於膠水（今山東省膠東縣東）。是月，梁臨川王宏遣書陳伯之，略謂「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是月二十五日，伯之爲此書所動，而自梁城率兵八千降梁，魏殺其子虎牙。是時梁又遣江州刺史王茂，攻魏荆州（今鄧縣）發動牽制性之作戰，茂因誘魏邊民及諸蠻，更立宛州，又遣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等襲魏河南城（今新野縣東北），魏遣平南將軍楊大眼擊之，王茂敗績，失漢北五城，退守襄樊。至是年五月初七日梁太子右衛率張惠紹等攻破魏宿預（郡治今宿遷縣東南），十一日北徐州刺史昌義之又攻拔梁城，徐州刺史韋叡等攻小峴（魏守兵二千餘）又拔之，遂逼合肥，增援於右軍司馬胡景略共攻之。叡按山川形勢，乃於夜間堰肥水（今合肥縣東淝河），堰成，舟艦自巢湖繼至，魏夾肥水築東西兩城以守之。叡遂先攻兩城，時魏遣將軍楊靈胤將五萬援軍來救，欲

奪堰破壞之。叡築城於岸以守堰魏軍攻破之，魏軍繫堰，叡又築壘於堤以自固，並遣高與城齊之鬪艦圍攻合肥城。魏守合肥之戍將杜元倫，爲弩所中死，魏守城軍潰，是月十七日遂克合肥，梁因置豫州於此，梁諸軍遂進逼東陵（合肥縣西）。十八日魏遣尚書元遙自壽陽南進，以拒梁軍。二十三日梁廬江太守裴邃，又進克魏之羊石城（今霍邱縣東），二十六日再克霍丘（今霍邱縣），遂對魏壽陽形成圍攻之勢。六月初七日，梁又在徐州東方發動攻勢，以分魏淮南軍之勢，使青冀二州刺史桓和進攻朐山城（今江蘇省東海縣），是月中旬張惠紹與假徐州刺史宋黑，又自宿預水陸並進，以攻圍魏彭城之高塚戍（今銅山縣西二十五里），魏武衞將軍奚康生拒擊之，十四日惠紹兵敗，黑戰死，魏徐州之危急，因得以消除。是月二十四日，魏再遣度支尚書邢巒都督東討諸軍事，以指揮徐州方面之作戰。七月初三日，桓和進擊魏兗州（東兗州治瑕丘，今山東省滋陽縣西。南兗州治譙城，今安徽省亳縣。西兗州治滑臺，今河南省滑縣），拔固城（今山東省嶧縣抱犢崮）。（上引魏書卷八世宗本紀）

魏當此淮南方面戰事不利之際，東兗、徐二州戰事又復緊急，乃調遣中山王元英爲使持節加散騎常侍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率兵十萬反攻淮南。七月二十五日元英軍進至陰陵（今定遠縣西北），梁徐州刺史王伯敖拒之，伯敖兵敗，失亡五千餘人。是月二十六日，魏更發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兵十萬，以增援其兗徐揚三州之作戰。是時梁軍在魏東兗州方面，加緊攻勢，以分魏淮南方面之勢，將軍角念將兵一萬進取蒙山（今山東省蒙陰縣），並招納兗州之民，降者甚衆。是時將軍蕭及屯固城，桓和進屯孤山（今滕縣）魏將邢巒遣軍迎擊之，諸統軍樊魯攻和，別將元恆攻及，統軍畢祖朽攻念，八月初十日大破之，桓和等敗走。十七日魏軍在宿預又發動攻擊，攻睢口（今宿遷縣南睢水入泗之口），擊梁將軍藍懷恭破之。懷恭於清南築城（今淮陰縣）以拒魏軍。魏邢巒與平南

將軍楊大眼遂圍宿預攻懷恭。是日魏所發六州兵遣平南將軍安樂王詮率之南下增援淮南。九月十一日邢巒等復陷清南，斬懷恭，殺獲萬計。於是張惠紹棄宿預轉向下邳（今江蘇邳縣東），猶採取牽制作戰也，蕭昞棄淮陽南走。

是月，梁臨川王宏統諸軍至洛口。宏以帝弟將兵，故器械精新，軍容甚盛，魏人以爲百數十年來所未見也。於是魏宣武帝命邢巒分遣軍渡淮，增援元英軍以與梁軍決戰，巒乃遣奚康生、楊大眼將兵會之，因而遂展開洛口之大戰。是時之狀況爲：梁臨川王宏軍於洛口，前軍屯於梁城，韋叡自合肥西進之軍，則屯於羊石（今霍邱縣東）。魏軍則已據陰陵，隔斷梁軍合肥洛口間之連繫。是時梁諸將欲乘勝深入，進攻壽陽，但臨川王宏，生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軍方面邢巒所遣之軍是時已渡淮與元英會師，於是元英首先向梁城發動攻擊。臨川王宏聞魏軍來攻恐懼，即召諸將議欲退師，柳惔、裴邃、馬仙琕、昌義之、朱僧勇、胡辛生等皆主進戰，惟呂僧珍主退，宏因不敢遽違衆意，乃頓軍於洛口。魏遺以巾幗，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叡）！」梁諸將又欲遣裴邃分軍趣壽陽，宏固執不從，並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是時魏將奚康生乃馳使楊大眼謂元英曰：「梁人自克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必畏我也。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英曰：「蕭宏雖騃，其下有良將、韋、裴之屬，未可輕也。宜且觀形勢，勿與交鋒。」是月二十七日夜，洛口暴風雨，梁軍中驚，宏引數騎逃去，將士皆求宏不得，遂皆散歸，棄甲投戈，塡滿水陸，捐棄病者羸老死者，近五萬人。時昌義之在梁城，聞洛口軍潰，乃引軍退。張惠紹亦自下邳東退。魏追梁軍至馬頭（今懷遠縣東南）攻拔之。時韋叡軍猶在東陵（今合肥縣西），梁武帝以洛口軍潰，亦詔叡班師，而使昌義之守鍾離。

洛口梁軍已潰，魏宣武帝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十月，元英遂圍攻鍾離。

魏宣武帝是時欲乘勝進克鍾離，乃詔邢巒引兵與元英會師共攻之。巒上表曰：「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界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況殺士卒以攻之乎？又征南士卒，從戎二時，疲憊死傷，不問可知，雖有乘勝之資，懼無可用之力。若臣愚見，謂宜脩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江東之釁，不患其無。」魏詔以爲「濟淮犄角，不容遲疑」，令速進軍。巒又上表曰：「今之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爲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若正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者，臣未之聞也。彼堅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士卒自弊，若遣臣赴彼，從何致糧？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何方取濟？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若信臣言，願賜臣停。若謂臣憚行求還，臣所領兵，乞盡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止以單騎隨之東西。臣屢更爲將，頗知可否，臣既謂難，何容強遣？」魏乃召巒還，更命鎮東將軍蕭寶寅與英同圍鍾離，遂再展開鍾離之攻防戰。（上引魏書卷六十五邢巒傳）

是年十一月初，梁武帝乃遣右衞將軍曹景宗都督諸軍二十萬救鍾離。並勅景宗頓軍於道人洲（邵陽洲之東，陽洲在今鳳陽縣東北三十八里淮水中），俟諸軍齊集，然後俱進。明年（齊天監六年，魏正始四年）正月，魏元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軍於邵陽洲兩岸築橋，樹柵數百步（以柵護橋，防梁舟師），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蕭寶寅守橋，大眼據北岸立城，以輸糧運。時梁將昌義之所將三千人守城，隨方抗禦。魏軍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促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而塹滿。元英乃使衝車撞城，城土輒崩。義之遣軍用泥修補之，因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軍晝夜苦攻，分番更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

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軍積屍與城平。二月霖雨，魏軍猶冒雨攻城，魏帝以魏軍攻城而月不能克，又遭霖雨，乃召英退軍。英請求繼續攻擊，俟至三月雨霽必克。魏帝復詔曰：「彼土蒸濕，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魏帝乃遣步兵校尉范紹赴英所，議攻取形勢。紹見鍾離城堅，勸英退軍，英又不從。（上引魏書卷十九中山王英傳）

是時鍾離城中已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梁又增遣豫州刺史韋叡自合肥將兵急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從水陸兩面以夾擊魏軍。叡乃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經澗谷，卽架飛橋以渡，旬日而至邵陽洲附近。武帝又勅曹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武帝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乃與叡進軍邵陽洲。叡與南梁太守馮道根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距魏城百餘步，道根善築城，至曉而營立。魏元英望之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且景宗等軍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軍望之奪氣。景宗慮鍾離城中危懼，乃募軍士潛行水底，齎勅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時楊大眼見叡已立營壘，乃卽將萬餘騎來攻，大眼勇冠軍中，所向披靡。叡乃結車陣以拒之。大眼圍而攻之，叡使強弩禦之，魏軍死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遂退。明旦元英自將來攻，一日數合，英不勝而退。英復行夜攻，亦不能克。曹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以隔斷淮水南北之魏軍，並以便梁軍取芻藁以供馬食。大眼攻之，景宗擊卻之。景宗又裝設與魏橋等高之高艦，爲火攻之計，叡攻南橋，景宗攻北橋。至三月，春水發淮水暴漲六七尺，於是韋叡乃一面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乘鬥艦急進，以擊滅洲上之魏軍；一面以小船載草，灌以油膏，進焚魏軍之橋，一時風怒火盛，敢死之士，又拔柵斫橋，倏忽之間，橋柵俱盡；大軍乘艦繼之，奮勇衝擊，魏軍因而大潰。元

英見橋已絕，乃棄城脫身單騎西走梁城。楊大眼在北岸，亦燒營而走。梁軍乘勝逐北至濊水上（今靈壁縣）而止。是役也，魏軍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被斬之數亦如之，沿淮百餘里，尸相枕藉。梁軍生擒魏軍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上引梁書卷十二韋叡傳）

是役，梁以曹景宗、韋叡、昌義之等功，皆封爵賞。魏有司奏中山王英經算失圖，齊王蕭寶寅等守橋不固，皆應處極刑。詔英、寶寅免死除名爲民，楊大眼徙營州爲兵，改以中護軍李崇爲征南將軍揚州刺史守壽陽。是年十二月，魏淮陽鎮軍主常邕和，又以城（今淮陰縣）降梁，蓋逼於梁之軍勢也。

魏由於邵陽之敗，明年（梁天監七年）九月，其郢州司馬叛魏，引梁軍攻義陽；其懸瓠軍主白早生亦殺其豫州刺史司馬悅而降。

義陽方面戰鬥：梁天監七年，魏永平元年九月二十日，由於魏在邵陽洲之大敗（見上述淮南方面戰鬥），其郢州（治義陽）司馬彭珍等叛魏，潛引梁兵攻義陽（今信陽縣南），其三關戍主侯登等，以關城降梁，梁將軍胡武城、陶平虜遂再進圍義陽，魏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並求救於中山王英，英將步騎號稱三萬，西出汝南（今潢川縣）以救之。十月，魏懸瓠軍主白早生，以豫州刺史司馬悅暴虐，乘衆怒作亂，自號平北將軍，而求救於梁司州刺史馬仙琕（治今湖北省孝感縣北），仙琕請於荊州刺史都督諸州軍安成王秀，求將兵赴之，秀從之。仙琕遂進軍楚王戍（今河南省新蔡縣東北），遣副將齊苟兒率兵二千助守懸瓠（今汝南縣治），以早生爲司州刺史。魏乃遣尚書邢巒行豫州事，將兵南下進擊白早生，並使中山王英進救義陽之兵北進，以合擊之。邢巒乃乘白早生初叛，民心不定，且其時十月水路不通，梁兵糧運不繼，即自洛陽帥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而至鮑口（今西平縣）。是月十

四日，早生遣其大將胡孝智將兵七千，離城二十里迎戰，巒奮擊大破之，乘勝長驅而至懸瓠。早生自出城迎戰，巒又擊破之，因渡汝水圍城，魏遂詔加巒都督南討諸軍事。是時，魏郢、豫二州，自懸瓠以南至於安陸諸城皆陷，唯義陽一城獨存堅守，梁武帝乃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之重爵招魏荆州刺史蠻帥田益宗，益宗拒之。蓋此時淮南方面梁魏猶激戰，梁若得田益宗之降附，則東戰場局勢，將獲極大之利益，故梁不惜以重爵誘之。十一月，魏帝聞邢巒屢捷，乃仍命中山王英救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兵，不許。英乃仍至懸瓠，與巒共攻之。十二月初十日，齊苟兒等開門出降，斬白早生及其黨數十人，英遂引兵趨義陽。是時梁寧朔將軍帥道凝，屯楚王戍，以懸瓠已陷，元英轉兵南進，乃於是月十四日棄城南走，元英追擊斬之，馬仙琕退守平靖關。元英軍未至義陽，魏義陽太守辛祥，夜出襲胡武城、陶平虜之營，擒平虜，斬武城，義陽之圍遂解。是役婁悅恥其功出辛祥之下，因間之於魏執政高肇，祥遂無功賞。是月二十三日，魏東荆州表桓暉之弟叔興前後招撫太陽蠻歸附者萬餘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魏詔前鎭東府長史酈道元案行置之，自是蠻左郡縣，不可勝紀矣。蓋魏在郢、豫等州疆場上與梁爭勝負，蠻民之背向，足以影響其勝敗也。（下段所引魏書卷十九中山王英傳）

魏中山王英已至義陽，乃於天監八年正月，再謀復三關。先是，當馬仙琕北進應白早生於懸瓠時，曾遣雲騎將軍馬廣屯守長薄，軍主胡文超屯守松峴（皆在今湖北省廠城縣北）。及元英將取三關，乃先策之（攻關計劃）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卽武陽關，今信陽縣東南一百五十里之武勝關）。又恐其併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五統之兵）向西關（今平靖關），以分其勢，自督諸軍向東勝。」是月十八日，元英分軍至長薄，二十日長薄之梁軍潰，馬廣遁入武陽（卽東關，武陽關），英遂進軍圍

之。梁遣冠軍將軍彭甕生、驃騎將軍徐元季將兵救武陽，英又故縱之入城，曰：「吾觀此城形勢易取」。甕生等已入，英乃督兵進攻，六日而拔之，俘三將及士卒七千餘人。進攻廣峴，梁太子左衞率李元履棄城走。英乃攻西關，馬仙琕亦棄城走。是時梁使南郡太守韋叡將兵救仙琕，至安陸仙琕已退，乃於安陸增壘深塹爲守禦之計。魏元英猛追仙琕，欲復邵陽洲大敗之恥，及悉韋叡已守安陸（今湖北省安陸縣），乃還軍。邵陽大敗之恥，因獲稍雪焉。

第五節　梁、魏第三次作戰——朐山壽陽益州之戰（參看附圖六——二三九）

梁魏梁益之戰，鍾離（邵陽）之戰，及義陽之戰三大戰役，既如前述。梁益之戰，因魏宣武帝不用邢巒之計，不能併蜀，僅取得梁之秦梁二州，即南鄭之地，及滅氐國武興，盡有今陝甘南部之地而已。鍾離之戰，亦因不用邢巒之策，遭致二十餘萬大軍覆沒之大敗。義陽之戰，魏倖獲大勝，南方疆埸乃得穩定，於是梁魏兩國遂謀議和。

梁天監八年，魏永平二年（西元五〇九年）正月，魏既克復懸瓠、解義陽之圍，復三關之險，梁乃欲罷兵與魏媾和。二月魏帝命楊州（治壽陽）將所俘梁將齊苟兒等四將之中，釋遣二人，以易其中書舍人董紹（白早生叛魏時，執送於建康）及司馬悅之首。梁武帝因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因賜衣物，並令中書通事舍人周捨慰勞之；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我是以不恥先言，與魏朝通好，此亦有書，全無報者，卿宜備申此意。今遣傳詔霍靈秀送卿至國，遲有嘉問。」旋又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立言以爲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以不思此乎？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魏失懸瓠及三關時，即天監七年十月，魏鎮東參軍成景儁殺宿預戍主嚴仲賢，以城降梁），彼當以漢中見歸。」紹還與魏帝言之，魏帝不從。於

是梁攻壽陽，魏攻益州之戰再起。（上引魏書卷七十九董紹傳）

朐山壽陽方面之戰：魏既拒梁懇切之求和，是年（天監八年）三月，魏又遣其荊州刺史元志將兵七萬，攻梁之潺溝（今襄陽縣北），並驅逼羣蠻，羣蠻渡漢水奔襄陽，梁雍州諸佐勸刺史吳平侯蕭昞，謂蠻屢爲邊患，不如因此除之。昞以爲得諸蠻爲用以拒魏爲善，乃納之，使居樊城。又使司馬朱思遠等，擊元志於潺溝大破之，斬首萬餘。四月，魏楚王戍主李國興，又以城降梁。

梁天監十年三月，琅邪民王萬壽殺梁東莞琅邪二郡太守劉晣，據朐山(今江蘇省東海縣)召魏軍，魏徐州刺史盧昶遣郯城戍副張天惠，琅邪戍主傅文驥等，相繼赴朐山援之。梁青冀二州刺史（治鬱洲。今連雲市東海中）張稷遣兵擊之，不勝。四月，文驥等進至朐山，梁武帝遣振遠將軍馬仙琕擊之，魏又遣假安南將軍蕭寶寅，假平東將軍趙遐將兵援朐山，皆受盧昶節度，因之展開朐山之攻守戰。馬仙琕進圍朐山，張稷屯軍於朐山東六里，以督饋運，武帝又數發兵助之。兩軍戰至是年秋，魏徐州刺史盧昶請魏增兵六千，米十萬石，魏帝乃遣兵四千益之。於是朐山之戰，相持至十一月不能決。十一月初七日，魏帝乃命其揚州刺史李崇陽爲出兵壽陽，以分朐山梁軍之勢。但是時魏朐山城中守軍，以糧樵俱竭，傅文驥舉城降。當朐山城尚未降梁時，魏御史中尉游肇言於魏帝曰：「朐山蕞爾，僻在海濱，卑濕難居，於我非急，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死以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甚大。假令得朐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用之田也。聞賊屢以宿預求易朐山，若必如此，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魏帝將從之，會盧昶敗。昶於朐山降梁後，猶與馬仙琕相持至十二月十七日，以戰勢不支，乃引兵先走，魏諸軍因而皆潰。又會大雪。魏軍士凍死及墮手足者三分

之二。馬仙琕復乘勝追擊大破之，魏軍得走脫者，僅什之一二而已。盧昶單騎走至郯城，借趙遐節以爲軍威，唯蕭寶寅全軍而歸。

梁天監十二年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上短牆，即陴牆），城不沒者二板。其治中裴絢則帥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已還北，因自稱豫州刺史，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任子於梁請降。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等，將水師討破之，絢及祖起等皆死。時馬仙琕遣兵赴援絢等，不及而還。時李崇鎮壽陽已十年，崇深沉寬厚有方略，得士衆心，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臥虎，故雖有絢等之變，迅即平之，梁軍不敢進。亦因此之故，梁武帝曾屢設反間以疑其君臣，又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爲縣侯，崇拒之。魏帝亦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梁反間之計因以不逞。（上引魏書卷六十六李崇傳）

至天監十三年十月（是月魏大舉攻益州，下詳），魏降將王足（足降梁見前梁益之戰）陳計，請堰淮水以灌壽陽。武帝從之，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武帝不聽，仍發徐楊二州民，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太子右衛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事，並護堰作於鍾離，工役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今盱眙縣），北抵巉石（今泗縣），在鍾離又築荊山堰，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天監十四年，魏延昌四年正月，魏宣武帝殂，太子詡即位，是爲孝明帝。是月，魏由於梁謀築淮堰以取壽陽，乃悉召還伐蜀之淮北兵。是年三月，魏左僕射郭祚上表，稱蕭衍狂悖，謀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宜命將出師，長驅撲討云云。魏乃遣平南將軍楊大眼督諸軍鎮荊山（鍾離縣西八十五里。即今懷遠縣西南一里，與塗山夾淮相對）。四月，梁築浮堰成而復

潰，乃運建康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沉之，亦不能合；又伐樹爲井幹，塡以巨石，加土其上。因此緣淮百里內，木石巨細皆盡，負擔者肩上皆破，夏日疾疫，死者相枕。是年九月，梁左遊擊將軍趙祖悅，開始偷襲魏西硤石（今鳳台縣西南——註一），據之，以逼壽陽；更築外城，徙緣淮之民，以實城內；又遣將軍田道龍等分攻魏諸戍。魏揚州刺史李崇，分遣諸將拒之。是月二十三日，魏乃增遣假鎭南將軍崔亮攻西硤石，又遣鎭東將軍蕭寶寅決淮堰，以救壽陽。十月初十已酉（通鑑載十二月已酉，震按該月無已酉，且不應相距二月餘之久，故改名爲十月），崔亮至硤石，趙祖悅迎戰而敗，乃閉城自守，亮遂進圍之。是年冬寒甚，淮泗盡凍，梁築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崔亮攻硤石至明年（天監十五年）正月未能克，乃與李崇約水陸俱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時魏胡太后臨朝聽政）以諸將不一，乃以吏部尚書李平爲使持節鎭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尉，將步騎二千赴壽陽，別爲行台節度諸軍，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以統一之。是月，蕭寶寅遣輕車將軍劉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壘。二月初八日，寶寅軍又擊敗梁將軍垣孟孫等於淮北（皆爲梁掩護淮堰者），遂進攻浮山堰。梁武帝遣左衞將軍昌義之，將兵救浮山堰，未至，康絢已擊卻魏兵，武帝乃即使義之與直閤王神念，泝淮而上以救硤石。是時魏李平已至硤石，督李崇、崔亮等水陸進攻，屢戰有功，趙祖悅所守之硤石城危急。崔亮又遣將軍崔延伯進逼下蔡（今鳳陽縣），以分梁軍之勢。崔延伯至下蔡，即與別將伊甕生夾淮爲營，取車輪去輞，削銳其幅，兩兩相接，揉竹爲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端施大轆轤（即如今之弔橋），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於是，既斷趙祖悅歸路，又令梁之戰艦不得通行。因此，昌義之與王神念至梁城遂不得進（由此觀之，魏橋當在梁城附近。梁城向爲魏壽陽東方之重要據點，與梁所守之洛口對峙者）。李平視硤石內外，盡知其盈虛之所，乃嚴勒崇、亮諸軍，令水陸齊擧，進攻西硤石城，崔亮陸軍攻城西北，

李崇水軍攻城東南克其外城。是月二十八日，趙祖悅困守南城窮迫出降，平斬之，盡俘其衆。胡太后乃賜崔亮書，使乘勝深入，進攻淮堰。平遂部署諸將，水陸並進，以攻浮山堰。堰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魏進攻淮堰之軍遂罷。

是年三月，梁武帝以蕭寶寅仍在淮堰與梁軍爭持，乃爲手書誘之，使襲彭城，許送其國廟及室家還之，寶寅拒之，將其書送於魏。四月梁築淮堰成，長九里（似浮山堰），堰基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於是淮水驟漲，堰堤將傾壞，康絢乃鑿竇使水東注，又縱反間於寶寅曰：「梁人所懼開湫，不畏野戰。」寶寅信之，鑿山深五丈，開湫（寶缺）使水北注，寶寅軍爲水所逼，竟不得已而引退。是時淮水南北地方數百里，皆成澤國，李崇作浮橋於硤石間，又建魏昌城於八公山東南，以備壽陽城壞而移屯之。九月，魏患淮堰之患，壽陽垂危，乃以任城王澄爲大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率兵十萬，將出徐州南下攻堰。尙書右僕射李平以爲不假兵力，終當自壞。是月，淮水暴漲，淮堰崩壞，其下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皆漂入海，淮南之戰，遂告結束焉。（上引魏書卷五十九蕭寶寅傳）

益州之戰：梁前寧州刺史李略之兄子苗，因怨梁殺其叔略（註二），及步兵校尉淳于誕時屯漢中，皆於魏將王足攻益州奔投於魏，至天監十三年十月，二人共說魏孝明帝以取蜀之策，魏帝信之，遂擧兵十五萬以攻益州，其部署如左：

司徒高肇爲大將軍平蜀大都督，統帥諸軍。

益州刺史傅豎眼自晉壽（今四川省廣元縣）出巴北下巴州（今閬中縣）。

梁州刺史羊祉自南鄭向涪城（今四川省綿陽縣）。

安西將軍奚康生向綿竹（今羅江縣）。

撫軍將軍甄琛向劍閣。

以淳于誕為驍騎將軍，李苗為龍驤將軍，皆領鄉導統軍。

中護軍元遙為征南將軍都督諸軍，鎮遏梁楚（今開封淮陽縣間），以防梁自淮徐方面進攻也。

天監十四年二月，魏諸軍至晉壽，蜀人震恐，傅豎眼將步兵三萬，開始進擊巴北。梁遣寧州刺史任太洪自陰平間道出魏軍之後（自今廣元縣之陰平西入昭化縣），招誘氐蜀之人，絕魏軍後方補給運輸之路。是時由於魏內政大變，高肇失勢（是月肇被殺），又知悉梁築淮堰以灌壽陽，且出大軍繼之，乃將伐蜀之淮北兵，調還淮北，魏伐蜀之師，因而罷歸。任太洪因襲破魏東洛（今昭化縣西北）除口（卽白水關，今昭化縣西北一百二十里）二戍，並聲言梁軍繼至，氐蜀之民翕然從之，相繼起兵於沮水（戍在略陽縣北）、圍武興（今略陽縣）；太洪進圍關城，豎眼遣統軍姜喜等迎擊，大破之，太洪退還。四月，魏梁州刺史薛懷吉，破叛氐於沮水；五月，南秦州刺史崔暹，又破叛氐，解武興之圍（是時，梁魏在壽陽及淮堰正爭奪中）。此役，魏之伐蜀，實因內政之變而罷也。

註一：水經注卷三十：「淮水東過壽春縣北，逕山硤中謂之硤石，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津要。在淮水西岸者謂西硤石。」

註二：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八，天監十三年載：「魏王足之入寇也，上（梁武帝）命寧州刺史涪人李略禦之，許事平用為益州（刺史）。足退，上不用，略怨望有異謀，上殺之。其兄子苗奔魏。步兵校尉泰山淳于誕嘗為益州主簿，自漢中入魏。二人共說魏主以取蜀之策。」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

梁魏兩國在長期戰爭中及戰後之政局，其主要者，概可分爲政治、軍事、文化思想三項述之。

梁朝方面：在政治上，天監七年正月，武帝詔吏部尚書徐勉定百官九品爲十八班，以班多者爲貴。又增置鎮衞將軍以下爲十品，凡二十四班；不登十品，則爲八班。又置施外國將軍二十四班，凡一百九號。旋又復置宗正、太僕、大匠、鴻臚，又增太府、太舟，仍舊爲十二卿，又詔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人才之任。

鍾離邵陽洲大破魏師之後，天監八年正月武帝祀南郊，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今宜興縣）以誌其盛者，武帝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爲「封禪之禮，皆道聽所說，失其本文，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也。古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武帝嘉納之，封禪之議遂止。天監十一年詔制禮樂，詔曰：「禮壞樂缺，實宜以時修定。但頃之修撰，不得其人，所以歷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既經國所先，可即撰次！」遂用尚書僕射沈約等奏，以右軍記室明山賓等，分掌五禮（吉、凶、軍、賓、嘉），驃騎將軍何佟之，總其事，撰成八千一十九條行之。及戰後，梁國內差安，武帝又歷奉天師道及佛教，士民無不從風而靡，因之社會風氣益爲頹靡矣（上引梁書卷四十許懋傳）

魏朝方面：在政治上，宣武帝恪於太和廿三年（齊永元元年，西元四九九年）即位之後，初尙遵孝文帝遺命，六輔輔政，旋感於叔輩諸王勢大之威脅，乃相繼罷黜彭城王勰、北海王詳、廣陽王嘉、任城王澄、咸陽王禧諸人，而用倖臣王仲興、寇猛、趙脩、趙邕，及缺乏黨援之外戚高肇等，因而漸疏宗室，誅殺諸王，高肇遂漸而獨專

朝政。此爲宣武帝一朝之事。及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殂，孝明帝立，高肇方擁伐蜀之兵於外，朝野爲之不安，宗室因議召高肇還洛而誅之。此爲梁魏長期戰爭中，魏朝內政上不安之概況。抑由於魏內政不安，故雖國勢強大，亦不能吞併殘弱之南朝，職是故也。

不僅此也，梁魏經過上述長期諸戰役之後，又極度崇佛，尚奢侈，制定任官之停年制度等，皆足以使魏之國勢，愈趨愈下。關心崇佛之事，待下節述之。至於停年制度，孝明帝神龜二年（梁天監十八年）正月，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與清品。於是，羽林虎賁武士千人首先暴動，喧謗盈路，且相帥至尚書省詬罵，擊省門，焚張彝第宅，毆擊張氏父子，洛陽爲之震駭。胡太后收羽林虎賁之爲首者八人斬人，餘皆赦免，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時官員額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乃更以殿中尚書崔亮爲吏部尚書，亮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年爲斷。於是，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應什取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辯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銓衡，宜改張星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洛陽令薛琡亦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史，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能否，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皆不聽。魏官制已亂濫，於是魏政益衰矣。（上引通鑑卷一百四十九）

至於奢侈風氣，是時魏以累世強盛，府庫充盈，宗室權倖之臣，競爲豪侈，高陽王雍（獻文帝子，孝文帝弟）富貴冠一國，宮室園囿，侔於禁苑，僮僕六千，妓女五百。出則儀衞塞道路，歸則歌吹連日夜，一食直錢數萬。李

崇富埒於雍。河間王琛（文成帝孫），每欲與雍爭富，酒器奇寶，中國所無，府庫金錢繒布，不可勝數。章武王融等亦與琛相當。魏宗室大臣既富豪奢侈如此，加以此後武人不得志，相從爲亂，魏遂陷於分崩離析與危亡之境焉。

魏在此時期之文化思想上，亦有大變。初孝文帝，極倣華化，崇儒術，至宣武帝乃「不事經籍」轉而崇佛，永平二年（梁天監八年）十一月，宣武帝已於式乾殿爲諸僧及朝臣講維摩詰經。蓋此時佛教已盛於洛陽，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別爲之立永明寺千餘間以居之。魏帝又使河南尹甄琛與沙門統僧暹，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閑居寺，極巖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數年之間，州郡竟共有一萬三千餘寺矣。至延昌四年。（梁天監十四年）六月，竟有沙門聚衆大亂魏冀州之事。及梁魏淮堰爭奪戰之後，熙平元年（梁天監十五年）宣武帝所築之瑤光寺未成，胡太后又作永寧寺於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有金像高丈八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爲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圖高九十丈，上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之聲，聞於十里。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千門，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魏朝政庫，因而漸竭。孝明帝又竟以崇佛法，不理朝政。神龜元年（梁天監十七年西元五一八年）十月，胡太后又遣使者宋雲，與比丘惠生，往西域求佛經，至正光三年（梁普通三年，西元五二二年）二月，宋雲等始自乾羅國（註）取得佛經一百七十部，還抵洛陽。

北邊國防腐敗。魏自建國以來，北邊六鎭爲精兵猛將屯駐之所，其鎭將皆由貴族重臣任之。自遷都洛陽至宣武以後，乃爲之一變，重文輕武（武人不得入清途之選），邊防遂漸轉弱，而趨於腐敗矣。及至熙平年代，柔然復強，遂有重整邊防之議，孝明帝熙平元年，任城王澄以爲「北邊鎭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求重鎭將

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亦以爲：「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汚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其勇人之兵，驅令抄掠，若遇強敵，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多，貲亦有限，皆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隙，擾我疆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自今已後，南北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擧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幷所擧之人，隨事賞罰。」胡太后皆不聽。後六七年間，遂有北邊州鎭之叛亂，而魏自道武帝珪，太武帝燾以來強盛之國勢，卽轉入分崩離析之境矣。（上引魏書卷六十六袁翻傳）

註：淸，吳熙載撰通鑑地理今釋卷一百四十九梁紀五載：「乾羅國，疑今後藏（今西藏），故出西寧，經青海而西南行，今蒙古熬茶路也。時四川屬梁，而不由打箭爐西行者，疑此路唐中葉始通，故元奘亦由西域葱嶺經戈壁入後藏也。」

第七節　中　論

蕭衍進兵建康：蕭衍擧兵，可得而言者，約有五端：

㈠衍乘齊末內亂頻仍，據雍州兵馬之地，養精蓄銳，潛謀待機而發，是以一擧而事成，蓋其據有形勢之地，能觀變待機，審時審勢有以致之也。

(二)然及其舉兵待發之時，江陵之勢駕乎其上，且有相與爲敵之勢，衍乃用反間之計以致之，遂能形成反建康之大勢，此爲其成事之第二大步驟也。

(三)及進攻郢州之時，荆雍湘三州軍權已盡入衍之掌握。衍以三州兵糧充足，遂決策先穩取郢州，不求冒進，雖有久攻之害，實較穎冑及諸將謀求冒進者爲佳。又穎冑於益州擧兵相向時，竟主請援於魏，而衍力陳其非，此尤爲衍有卓見之處，穎冑之終必失勢，固不待爾後而始判也。

(四)衍旣克郢州及魯山二城之後，對江州則採「先聲而後實」（此策見第五卷韓信用李左軍下燕之策）之計，蓋陳伯之旣有首鼠兩端之圖也。及遣使說伯之，而伯之之猶豫之際，即又斷然揮軍疾進以乘之，使伯之之智不及慮，勇不及鬭，此皆爲衍機智卓越之處。

(五)蕭衍由於以上諸步驟之相繼成功，固既不待建康破，而天下之大勢既已屬望之矣。及建康破而又有廢立，乃其篡齊之階梯，亦其餘事也。

魏梁之戰：魏梁之戰，可得而言者，有下列四端：

一、初期魏失進兵良機：當蕭衍正攻擊郢州，南朝分爲兩大對敵之勢力，且久持不決之際，魏不用其鎭南將軍元英及車騎大將軍源懷二人乘勢南伐之策，致坐失大好之時機。不然，南朝縱不瓦解，恐自江以北，已非南朝所能保有也。

二、南北對峙優劣短長：北朝地大民衆兵強，尤以騎兵之強，遠非南朝所能匹敵。然缺乏水軍，是以魏軍南伐，每至江淮而興嘆。且以北人不服水土，祇能在冬季對南方用兵，一入春夏，即須班師。南朝人口仍

甚稀少，南朝恃以爲根本者，僅荆江揚諸州及會稽而已。兵力則以水軍爲長，騎兵則以馬源缺乏，僅有將軍名號如驍騎將軍等而已。故南朝之兵，不能越淮漢以北，與魏爭勝。但以水師見長，又善於守城，故能保淮漢以拒魏。此亦南北朝久相對峙之重大原因也。最後且演成亘古未有之戰術，淮堰爭奪戰。

三、梁魏戰爭中之得失：魏國在伐梁之戰中，其最大之失，莫過於邢巒克南鄭後遣王足下益州之戰。王足以破竹之勢，越劍閣之險而進攻涪城，當成都在望之時，魏宣武帝一不用邢巒增兵取蜀之策，繼又奪已行益州刺史王足之職，而逼之叛離，此其拙劣之甚，無有過於此者。至於梁最大之失，則莫過於築淮堰以淹壽陽之戰術，蓋其淮堰戰術不僅不能克復壽陽，且其因築堰及堰潰所受人物資財之損失，實遠過一役大戰也。

四、南北朝在戰術上之發明：南朝齊梁之際，對於守城戰術已有長足進步。即以少數兵力駐守城壘，中儲充足之糧食器械，以爲堅城久守之計。在戰鬬時，又能充分發明守城技術，隨方應戰，是以常能以一城，牽制魏之龐大兵力，確保淮漢之疆境。嗣後魏亦能倣效南朝此種戰術，以與南朝在邊疆對峙。其次，在淮堰爭奪戰中，在下蔡築弔橋，此弔橋不僅可資通行，且可活動沉入水中，成爲水中之障礙物，以阻梁朝水軍之活動，此亦爲戰術技術上一大進步也。此一技術之進步，阻遏梁軍不能泝淮進救，遂使西硤石之梁軍覆沒。

第九章　魏末內亂諸戰役

（附圖六—二三四、六—二四〇、六—二四一、六—二四二、六—二四三、六—二四四）

一、六鎮叛亂：魏自孝文帝遷都洛陽（西元四九四）後，其國防採重南輕北之政策，原在六鎮之精兵悍將因漸失意。及孝文帝殂（西元四九九），朝政漸亂，至正光四年（西元五二八），懷荒鎮先叛，沃野鎮繼之，遍及六鎮，北方糜爛。

二、關隴叛亂：正光五年關隴叛亂遍起，莫折念生據秦州、万俟醜奴據安定。至永安三年（西元五三〇）始平定之。

三、河北叛亂：孝昌元年（西元五二五）杜洛周、葛榮，相繼自柔玄、懷荒等鎮叛亂，先後陷幽、冀、相、瀛等州，至武泰元年（西元五二八），始討平之。

四、爾朱氏之叛亂：爾朱榮已平定叛亂，遂擅魏政，榮死後遂亂。

五、高歡討爾朱氏：普泰元年（西元五三一），高歡起兵於冀州，討爾朱氏，翌年平之。高歡專魏政，行廢立。永熙三年（西元五三四）宇文泰據長安拒歡，各自擁立，遂分為東西魏。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魏致亂導因（參看附圖六—二三四）

魏至孝明帝詡時代，宗室及大臣既皆以奢侈相尚，政治漸趨混亂，風氣日衰；加以宣武帝以來，唯佛是奉，大

興土木，興建佛寺，人民疲於工役，府庫陷於枯竭。適當此時，魏主幼沖，而臨朝之胡太后淫亂，政治乃日益衰敗，遂立呈混亂之局。自古國家衰亂，必由中央政府之衰亂始，魏亦不能逃脫此一規律也。

宣武帝恪於延昌四年（梁天監十四年，西元五一五年）正月殂。時外戚高肇擅權，帥征蜀諸軍在外；內有高皇后爲援。是日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詹事王顯、中庶子侯剛等，即迎太子詡於東宮即皇帝位，時年方七歲。詡爲胡貴嬪所出，高皇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劉騰、侯剛、于忠、崔光等護之得免。二月，高肇還洛陽入宮，高陽王雍，與于忠使直寢邢豹等十餘人殺之，下詔暴肇罪惡，稱其自盡。遂廢高太后爲尼。蓋高肇擅權，又曾輔宣武帝疏遠宗室，故宗室諸王及崔先等皆惡之。高肇已死，遂以高陽王雍爲太傅領太尉，淸河王懌爲司徒，廣平王恆爲司空，尊胡貴嬪爲皇太妃，旋爲皇太后，臨朝稱制焉。

至正光元年（梁普通元年，西元五二〇年），有侍中領軍將軍元乂、衞將軍儀同三司劉騰，共專朝柄，魏政因是益非之事。是時，元乂既在門下兼總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劉騰亦權傾內外。二人皆爲太傅侍中淸河王懌所抑裁，二人遂於是年七月，譖而殺之，並與右衞將軍奚康生、左衞將軍侯剛協謀幽胡太后於北宮宣光殿，蓋太后私幸於懌而護之也。旋胡太后亦被貶。懌死後，相州刺史中山王元熙（英之子）與弟給事黃門侍郎略、司徒祭酒纂，皆素爲胡太后及懌所知遇，因謀起兵於鄴以討乂騰，旋爲其相州長史柳元章等所執，事敗，熙等皆死之，獨略得脫逃於梁，梁封略爲中山王，是爲略後來攻魏之張本。此爲魏朝中之亂所引起州郡之亂也。是年冬，元乂之父京兆王繼爲司徒，劉騰爲司空。元乂既得志，遂自驕慢，嗜酒好色，貪吝寶賄，與奪任情。劉騰亦以威權大盛，公私屬請，唯視貨賂多少；舟車之利，山澤之饒，所在榷固；刻剝六鎭（註），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萬計；逼奪

鄰舍，以廣其居，遠近苦之。叉父太傅京兆王繼，尤爲貪縱，與其妻子各受賂遺，請屬有司，莫敢違者；乃至郡縣小吏，亦不得公選，牧守令長，率皆貪污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於是魏國之大亂，隨處暴發焉。

首先爲六鎭叛起，西則波及夏州（治統萬，今陝西省橫山縣），豳州（今陝西省邠縣），北華州（今黃陵中部縣）、涼州（今甘肅省武威縣）；東則自柔玄鎭（今山西省天鎭縣北方）而波及幽、冀、相三州。其次秦州（治今甘肅省天水縣西南）亂起，南則波及梁、益（今陝西省南鄭、略陽等地）；東則擾亂關中諸州。當此之時，梁亦乘魏亂而擧兵北伐。嗣而胡太后殺元乂，復臨朝政，淫亂益甚，酖殺孝明帝詡，而爾朱榮擧兵入洛，爾朱氏遂專魏政；尋高歡又誅爾朱氏，而專魏政，未幾遂分爲東西二魏焉。計魏自孝明帝詡正光四年（西元五二三年）四月，沃野鎭民破六韓拔陵叛亂起，至魏孝靜帝善見天平元年（西元五三四年），東西魏分立止，混亂之局持續凡十二年之久。茲將魏十二年大亂之諸狀況，分由以下各節述之。

註：魏世祖太武帝燾已破柔然，列置降人於漠南，東至濡水，西及五原陰山，分爲六鎭，曰武川、撫冥、懷朔、懷荒、柔玄、禦夷。卽今（依上序）綏遠省武川縣、卓資山、五原縣、集寧縣東，山西省天鎭縣北，熱河省豐寧縣西北。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

（參看附圖六—二四〇、六—二四一、六—二四二、六—二四三、六—二四四）

一、戰場地理形勢

本章諸戰役之重要地區，北方爲魏之六鎮，及雲中、平城、晉陽；西方爲魏之秦州、高平及關中；東方爲幽、冀、定、相諸州；南方爲淮水及淮北地區，即琅邪、下邳、彭城、壽陽、義陽、及南陽襄鄧間。以上諸地形勢，前各卷章皆有敍述，不予重複，茲僅略述此諸地當時之利害狀況，及勝負攸關之各戰場地形，以明其梗概焉。

魏北方之六鎮，即禦夷鎮（治今熱河省豐寧縣西北）、柔玄鎮（治今山西省天鎮縣北方、察哈爾萬全之西）、懷荒鎮（治今綏遠省集寧縣東）、撫冥鎮（治今綏遠省卓資山）、武川鎮（治今綏遠省武川縣）、懷朔鎮（治今綏遠省五原縣）。是六鎮爲魏太武帝燾大破柔然後，沿陰山山脈所置設。蓋其時魏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縣東）；且當時柔然之侵魏，猶如匈奴之於漢也，故太武帝設此六鎮，以防之，實魏北邊之重要國防也。魏歷朝皆以顯貴宗室王侯或外戚之勇健善將者鎮之，精兵猛將皆集其地。是以六鎮叛，魏即陷入崩潰之途。雲中爲魏都平城之前之故都盛樂宮所在之地，即今托克托縣，爲魏武川、懷朔間，南北交通咽喉之地，若雲中不守，則平城阽危。晉陽爲平城、雲中之後衞，山川險固，北出雲朔足以拒北方之寇，東出井陘（今河北省井陘縣）、釜口（今河南省武安縣南）足以害山東，西渡蒲阪（今山西省永濟縣）足以脅關中，南下太行足以控洛陽，故爾朱榮、高歡皆據之以爲基業。

魏之秦州（治今甘肅省天水縣西南）、高平鎮（治今甘肅省固原縣）、雍州（治今陝西省長安縣），此皆爲關隴安危之要地，莫折念生據秦州，南下梁益（今甘肅省成縣武都及陝西省洛陽南鄭縣等地），北脅涼州（今甘肅省武威縣），東出則搖撼關中，汧、涇危急。万俟醜奴據高平，亦屢寇涇、汧。蓋秦州、高平，皆居隴山（今六盤山山脈）之上，對關中涇渭地區，如建瓴之勢，涇、汧則居隴山之東麓，扼涇渭出山之口，魏涇州（今涇川縣）、西雍州（今寶鷄縣南）不守，則長安垂危，故蕭寶寅及爾朱天光，皆曾在此二地區與莫折天生万俟醜奴決戰，蕭寶寅

戰敗，長安幾危；爾朱天光戰勝，遂滅醜奴，關隴平定。至於長安，向稱四塞天府之國，繫洛陽之安危；守蒲阪（今大慶關）、潼關、武關，則進可以攻，退可以固。是以高歡欲下洛陽，必先爭取據關中之賀拔岳也。

東方幽（州治薊，今河北省大興縣）、冀（州治信都，今冀縣）、定（州治今定縣）、相（州治今河南省臨漳縣），此四州皆據河北平原之沃壤，魏資儲所賴，道武帝珪賴之以光大魏之皇業，恆（州治平城）、并（州治晉陽）災害，則就食山東。及至孝文帝遷洛，則依此數州更為殷切，故嘗欲開黃河航運，以濟京師之洛陽。杜洛周、葛榮之亂，即據此數州而猖獗，魏因此且陷入危亡之境。

至於當時魏梁之境，魏據有東自郯城（今山東省郯城縣）、下邳（今江蘇省邳縣東）、沭陽、宿預（今宿遷縣），迤西沿淮水北岸、壽陽（今安徽省壽縣）、固始、沿大別山北麓，至三關（今河南省信陽縣南），西至荊州（治今鄧縣）、南鄉郡（治今淅川縣南），與梁之青、冀二州（治鬱州，今江蘇省連雲市東，海中）、北兗州（治淮陰縣）、北徐州（治鍾離，今鳳陽縣淮水南岸）、豫州（治今合肥縣），迤西至司州（治今湖北省黃安縣）、江夏郡（治今安陸縣），西至襄樊、上庸（今竹山縣），沿邊境上對峙。梁魏相爭奪之地，則為魏之北徐州（治琅邪，今山東省臨沂縣）、東徐州（治下邳）、徐州（治彭城，今江蘇銅山縣）、淮陽郡（治今安徽省鳳陽縣北）、揚州（治壽陽）、渦陽（治蒙城縣）、東荊州（治廣陵，今河南省息縣）、郢州（治義陽，今信陽縣南），及荊州（治鄧縣）；而爭奪最主要之地區，則為壽陽、彭城、及義陽，蓋梁對魏之用兵，常用重兵於此三地也。按梁魏戰爭，梁所恃以勝魏者，為水軍；魏所恃以勝梁者為騎兵。故梁常依淮、漢二水以拒魏，當其伐魏時，淮又重於漢，因梁都建康（今南京市）故也。由於梁長於水，魏長於騎之故，魏因以不能越江淮；但自漢淮以北，為騎兵馳騁之場，

故梁雖乘魏亂，屢次出師而功少。蓋受地理形勢與兵種之限制也。

至於魏內亂中，幾個重要戰役之地形，除涇、汧地區，上已述及外，魏廣陽王深破破六韓拔陵於折敷嶺（今綏遠省包頭西烏拉山），爾朱榮破葛榮於釜口，及高歡破爾朱氏軍於韓陵山（今河南省安陽縣東北十里），玆將此三地補述之。

魏廣陽王深破破六韓拔陵於折敷嶺，因深自五原敗退，五原以東皆平原地，一望無垠，唯至折敷嶺乃可伏兵，故誘破六韓拔陵至此，遂以伏兵破之。至於爾朱榮破葛榮於釜口，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載：「滏口陘，太行八陘之一。」又云：「滏山，在河南武安縣南三十里，接直隸磁縣界，本名鼓山。元和志：鼓山亦名滏山，滏水出焉。亦名滏口，即太行第四陘也。」釜口在太行之麓，多山谷，爾朱榮出釜口，於山谷置疑兵以惑葛榮，然後居高臨下使精騎前後夾擊葛榮軍步兵大陣，葛榮軍被精騎猛衝踐踏之下，遂潰亂，是以數十萬烏合之衆，立呈崩潰瓦解也。高歡破爾朱兆軍於韓陵山，山在今安陽縣東北，洹水北岸。當時爾朱兆軍在洹水北岸，爾朱仲遠等軍在洹水南岸，軍勢雖盛，爲洹水所隔斷。韓陵山爲洹水北岸之高地，近旁又有栗園林可資伏兵。高歡見爾朱氏軍勢爲洹水所分隔，爾朱兆又不知據韓陵山之地勢，故即自紫陌浮橋渡漳水，趨韓陵山爲圓陳而據之，然後分軍左右兩翼埋伏，誘爾朱兆來攻而覆之也。

二、作戰方略

破六韓拔陵等之作戰方略：破六韓拔陵、莫折念生、万俟醜奴、杜洛周、葛榮等，皆因魏政貪殘，民不聊生，人心思亂，種族複雜易起叛亂諸因素，而利用之。首先連合地方豪酋，然後利誘威脅飢寒交逼之民，揭竿而起

。殺州郡官吏，造成無政府狀態，遂自稱王侯將軍，以相號召。破六韓拔陵進軍方略，於下五原、武川各鎮之後，因利乘便，破雲中而直趨平城，圖據魏北方國防之諸要地，以成其基業。莫折念生則據秦州以爲基地，四向擴張，欲盡有關隴涼諸地，雄據關西稱霸。万俟醜奴則以高平鎮爲基地，進趨長安，稱帝關中。杜洛周、葛榮，則皆欲併幽、冀、定、相、滄、瀛諸州饒富民衆之地，稱帝東方。皆謀與魏共分天下也。

梁伐魏方略：初期爲乘魏之大亂，進兵規復彭城、壽陽及南陽諸地；繼則利用魏宗室之來降者以伐之，所謂「以夷狄制夷狄」之策也。其進軍方略，主要者爲利用淮泗諸水道，進略淮北，蓋梁以水軍勝，且利運輸補給也。

爾朱榮方略：初期潛居秀容諸山谷之中，廣攬英雄，整軍經武，沈機待變，因魏北方之亂，控據實力以邀利。及勢力日大受任方面，乃北捍馬邑，東塞井陘，據地自雄，猶儲力以觀時變也。至魏孝明帝召其入洛，及胡太后酖殺明帝之後，於是師出有名，遂一舉而入河洛，立新帝以控制朝廷。但以洛陽四面受敵，乃復還山河四塞之晉陽，據舊地，握實力，以臨天下，東平葛榮，西定關隴，南固邊陲，以成取魏而代之之勢。凡此，是爾朱榮興起之大略也。

高歡方略：初期猶依爾朱氏已成之大勢，自晉州（治今臨汾縣）進援爾朱兆於晉陽。在晉陽以退爲進之方略，取得六鎮流民十餘萬之衆，以爲其實力之基礎；然後謀東出山東以求基地，在上黨地區潛伏以待機。及高乾等之相邀，遂進入冀州，因揭舉討爾朱氏之旗幟，再戰而勝之，乃取代爾朱氏而控制朝廷。繼則亦效爾朱榮還據晉陽之故智，以臨天下。是即高歡興起之大略也。

第三節　六鎮叛亂之戰（參看附圖六——二四〇）

正光四年（梁普通四年）夏，武衞將軍于景（忠之弟）謀討元叉，叉黜景爲懷荒鎭將（今綏遠省集寧縣東）。旋柔然入寇，鎭民請糧，景不肯給，鎭民不勝其忿遂反，執景殺之。未幾，沃野鎭（今寧夏省銀川市東北，黃河東岸）民破六韓拔陵，亦聚衆叛，殺鎭將（註一）諸鎭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是時西北諸地民亦相繼蠭起，見下），拔陵遂自引兵南侵，遣別帥衞可孤圍武川鎭（今綏遠省武川縣，通鑑地理今釋謂今薩拉齊縣），又攻懷朔鎭（今五原縣）。時尖山（今山西省神池縣）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勇，懷朔鎭將楊鈞擢度拔爲統軍，三子爲軍主以拒之。明年三月，魏乃遣臨淮王彧都督北討諸軍事，進討破六韓拔陵，頓軍於雲中（今綏遠省托克托縣）。四月，高平鎭民赫連恩等叛，推敕勒酋長胡琛爲高平王，攻高平鎭以應拔陵，魏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與拔陵會合。四月懷朔、武川二鎭，以臨淮王彧不及進救皆陷。五月，彧始至五原與拔陵戰，彧兵敗，坐削官爵。時安北將軍李叔仁進救武川，亦敗於白道（今歸綏縣北）。是月下旬魏更遣李崇爲使持節北討大都督，帥撫軍將軍崔暹，鎭軍將軍廣陽王深等進討之。六月（是月梁亦開始遣兵伐魏，見下節），崔暹與破六韓拔陵戰於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遂進攻崇，崇不能禦，乃退守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乃上言於朝曰：「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鎭，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太和中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不肯與之爲伍。本鎭驅使，但爲虞候白直（無月給），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鎭者即爲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鎭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爲鎭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人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

阿那瓌背恩縱掠（註二），發奔命追之，十五萬衆渡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爲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爲亂，攻城掠地，所過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逡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此一極具重要性之邊防得失表奏，魏帝竟然「書奏不省」。崔暹之慘敗，亦以女妓田園賂元叉，卒不坐罪。於是，數月之間，六鎮盡叛。李崇不得已與廣陽王深退守恆州（治平城），而留將軍費穆守雲中。此役也，李崇以盜沒軍資，免官削爵徵還，廣陽王深乃代總北方軍政之任。在此同時（十月）胡琛復遣將宿勤明達南寇豳、夏、北華三州，危及關中，魏乃遣都督北海王顥至長安，帥諸將以禦之。爾後胡琛遂轉入關中之亂。見下。（上引魏書卷十八廣陽王深傳）

當李崇等退守平城之際，賀拔度拔父子與武川宇文肱（泰之父）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可孤殺之，克復武川。明年（魏孝昌元年，梁普通六年）春，柔然阿那瓌助魏進討破六韓拔陵，統衆十萬自武川向沃野（今鄂爾多斯右翼黃河西岸白塔之東騰格里泊之南），屢破拔陵兵（時魏帝與丞相高陽王雍及胡太后共黜元乂，太后復臨朝攝政）。於是廣陽王深復自平城進擊，進向五原。六月，破六韓圍深於五原，別遣將圍雲中。雲州刺史費穆以雲中孤城，糧仗俱盡，棄城南奔於秀容（今山西省忻縣）爾朱榮（爾朱榮事見後）。廣陽王深，亦棄五原率賀拔勝等東走。深當退軍途中，其長流參軍于謹進計於深曰：「今寇盜蠭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深許之。由於謹兼通諸國語言，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將三萬餘戶來降，深欲引兵至折敷嶺（今綏遠省包頭西烏拉山）迎之。謹復進計曰：「破六韓拔陵兵勢甚盛，聞乜

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乜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深從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乜列河，當盡俘乜列河之衆之際，魏伏兵齊起，拔陵大敗，遂復得乜列河之衆。深使柔然頭兵可汗阿那瓌（前破拔陵兵之後，遂稱可汗）乘勝追之，又遣將軍李叔仁渡河以絕拔陵之後。阿那瓌已追破拔陵軍，斬其將孔雀等拔陵遂渡河南走，李叔仁以衆寡不敵，請援於廣陽王深，深帥諸軍赴之，而拔陵軍前後降者二十萬，破六韓拔陵退還沃野，不再出寇，西北始告平息焉。廣陽王深與行臺元纂上表，請於恆州北別立郡縣，以安置降戶，隨宜賑貸，息其亂心。魏朝廷不從，而分處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此輩後遂爲東方之亂階（見後）。綜計破六韓拔陵之亂，自正光四年（梁普通四年，西元五二三年）夏，至正光六年夏，共歷時三年餘，始暫告平息。

註一：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九，普通四年載註：「魏收曰：破六韓，單于之苗裔也。初呼廚泉入朝於漢，爲魏武所留，遣其叔父右賢王去卑監本國戶。魏氏方興，率部南轉。去卑遣弟右谷蠡王潘六奚帥軍北禦，軍敗，奚及五子俱沒於魏，其子孫遂以潘六奚爲氏，後人訛誤，遂以破六韓稱之，又名破洛干。周書作破六韓，今從之。」

註二：魏書卷一百一二蠕蠕傳：「初柔然佗可汗生伏拔可汗及阿那瓌等六子。伏拔既立，未幾阿至羅（高車種）入寇，伏拔擊之，兵敗而還，遂爲其大臣所弒，而立其弟阿那瓌爲可汗。阿那瓌族兄示發又帥衆擊阿那瓌，阿那瓌戰敗，與其弟乙居伐奔魏。正光元年十月阿那瓌至魏，魏封之爲朔方公蠕蠕王。十一月阿那瓌求返國，以金百斤賂元叉，遂聽北還。阿那瓌之南奔也，其從父兄婆羅門帥衆討示發，破之，婆羅門遂自爲彌偶可社句可汗，魏乃遣兵送阿那瓌使處柔然之東部地。至正光四年四月，阿那瓌在柔玄、懷

荒二鎮之間（今察哈爾綏遠兩省交界處），招納柔然之衆，號稱三十萬，遂叛魏。魏遣李崇擊走之，北追三千餘里而還。」

第四節　關西叛亂之戰（參看附圖六——二四一）

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起兵叛魏之次年（魏正光五年，梁普通五年），六月，武川、五原等鎮俱已陷沒之際，夏州（治統萬今陝西省横山縣西）、東夏州（治廣武今膚施——延安縣東南）、豳州（治今邠縣）、涼州（治今甘肅武威縣）等地民變蜂起，是時秦州（治上邽今天水縣西南）刺史李彥亦以刑政殘虐，在下皆怨。是月城內薛珍等聚黨突入州門，擒彥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爲帥稱秦王。魏遣雍州（治長安縣西北）刺史元志討之。南秦州（治仇池，今甘肅省成縣治）城民張長命等亦攻殺刺史崔遊以應大提。於是大提遣將卜胡襲高平鎮（今固原縣），克之，殺鎮將赫連略、行臺高元榮等，遂率衆東向，並分兵攻東益州（治今陝西省略陽縣），勢遂大張。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魏又遣吏部尚書元脩義兼尚書僕射、爲西道行臺、帥諸軍進討之。是時魏北境方面，李崇正自雲中退守平城，六鎮皆陷。七月，涼州幢帥于菩提等又執刺史宋穎，據州叛魏。旋宋穎密請於吐谷渾出兵討平之。於是魏散騎侍郎李苗上書獻平關隴之策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天水、高平），本無德義，其勢在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飈至風舉，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兩秦（莫折念生、張長命）遂強，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勅

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今天水縣東百里），以襲其後，則汧隴之下，羣妖自散。」魏乃以苗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時莫折念生已遣其弟天生將兵下隴，都督元志迎戰於隴口（今陝西省隴縣）志兵敗退守岐州（今鳳翔縣南）。於是魏又遣尙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寅西道行臺大都督，帥諸將禦之。是時朔方胡亦叛，圍夏州，幸賴刺史源子雍父子統御有方，旋卽討平之。十一月，莫折天生攻岐州陷之，俘元志及刺史裴芬之，殺之。卜胡亦攻涇州（治今甘肅省涇川縣），破魏將光祿大夫薛巒於平涼東（今平涼縣）。是時豳州方面之叛民張映龍姜神達等（胡琛黨），亦解豳州之圍，西趨雍州，都督李叔仁自長安邀擊破之，斬姜神達。魏雍州刺史元脩義日夜遣使請援，魏朝遂遣京兆王繼（元叉之父，旋胡太后等黜元叉，召還）爲太師大將軍都督西道諸軍，以討莫折念生。是月高平人攻殺卜胡，共迎胡琛，於是關西之賊勢分。十二月，念生遣兵攻涼州，城民趙天安執刺史以應之。明年（孝昌元年）正月，天生猶孤軍進於黑水（今盩厔縣渭水北岸），兵勢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爲征西將軍西道都督，帥衆五萬蕭寶寅軍於馬嵬（今興平縣西二十五里）拒之。明日兩軍大戰，破之，斬俘天生軍十餘萬，追至小隴（今隴縣東南）將士稽留採掠財物，天生因得塞隴道以守之。岐雍隴東暫告平息。（魏書李苗傳）

四月，胡琛又自高平遣其大將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攻魏涇州，將軍盧祖遷、伊甕生禦之於安定（今涇川縣北五里），不能勝。於是，蕭寶寅與崔延伯自宛川（今寶鷄縣）馳援，與祖遷等會師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騎八千，軍威甚盛。醜奴軍安定西北七里，時以輕騎誘戰，延伯恃勇以排城（註）掩護衝擊前進，登北原而上，醜奴又遣騎數百持文書詐降，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宿勤明達騎兵自原之東北突至，醜奴之騎兵則自原西衝下。延伯步騎兵在被前後夾擊之下，大敗，死傷近二萬之衆，遂與寶寅退保安定。延伐自恥其敗，乃復整甲兵，獨將西進，攻醜奴

數柵皆破之。醜奴見其軍士採掠散亂，乘而擊之，魏軍復大敗，延伯中矢卒，士卒死者萬餘人。（魏書崔延伯傳）

明年（孝昌二年）九月，莫折念生將呂伯度，據顯親（今甘肅省天水縣西北）以拒念生，念生擊破之，伯度奔投胡琛於高平。琛以爲大都督秦王，資以士馬使還擊念生。伯度因屢破念生軍，復據顯親，乃叛琛東引魏軍。念生因此窘逼，乞降於蕭寶寅，寶寅遂遣行臺左丞崔士和進據秦州，並即以伯度爲涇州刺史，封平秦郡公。但大都督元脩義頓軍隴口，乃而不進，念生復叛，執士和送胡琛，於道殺之。尋伯度又爲万俟醜奴所殺，寶寅不能制。旋胡琛與念生交通，共事破六韓拔陵，琛事拔陵浸慢，拔陵遣使至高平誘琛斬之，醜奴遂盡并琛之衆。至孝昌三年（梁大通元年，西元五二七年）正月，蕭寶寅軍久戰疲憊，爲醜奴所攻大敗於涇州，寶寅僅收拾敗殘軍萬餘，退保逍遙園（今長安縣西北）。於是莫折念生，亦乘勢東出，魏東秦州刺史潘義淵，舉汧城（今隴縣）以降，念生遂與弟天生進逼岐州，城民又執刺史魏蘭根以降。於是，原屯於北華州之賊帥胡引祖，及在豳州之叱干麒麟，皆起而應天生。豳州刺史畢祖暉戰死，行臺羊深棄城走，北海王顥軍亦敗，長安由是震動。是時莫折天生因乘勝進攻長安，在逍遙園附近中矢死之，天生之衆因而崩潰。至此，魏右民郎路思令乃上表於魏朝廷：「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強壯居後以衞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智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則如鼓洪爐而燎毛髮也。」不聽。二月，秦賊竟進據潼關，以

斷蕭寶寅之後，洛陽爲之震動。三月，魏孝明帝下詔自將西討，會秦賊西走（似万俟醜奴與莫折念生相圖，故而退走），復得潼關。乃詔回駕北討（葛榮），實皆不行。蓋是時東有葛榮勢盛，南有梁之入寇，所謂下詔親征者，聊以安洛陽之人心而已。（上引魏書卷七十二路思令傳。下引魏書卷五十八楊椿傳）

蕭寶寅是役之慘敗，魏朝處以死刑，詔免爲庶人。是時適侍中兼尚書右僕射、行臺、節度關西諸將、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職，魏乃復寶寅爲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還鄉里，其子昱將歸洛陽，椿囑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逾於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寶寅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啓二聖（明太后、孝明帝），幷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不遣，必成深憂。」昱至洛陽，面啓孝明帝及太后，皆不聽，旋遂有寶寅之叛。

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並皆遣使詣蕭寶寅請降。於是，蕭寶寅謀叛日亟，反狀大露，魏乃遣中尉酈道元爲關右大使以監制之。寶寅聞道元西來，謂爲取己，甚懼。因遣其將郭子恢於陰盤驛（今臨潼縣），道元至卽殺之。郭子恢因進據潼關。時馮翊（今大荔縣治）不降，寶寅又遣軍攻之。十月，寶寅遂自稱齊帝，正平民薛鳳賢及宗人薛脩義，亦聚衆河東，分據鹽池、安邑，圍蒲阪，東西連結，以應寶寅。魏乃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爲行臺，進討寶寅；都督宗正珍孫討薛鳳賢。（下引魏書卷五十八楊侃傳）

蕭寶寅已叛，都督長史毛遐與弟鴻賓帥氏羌起兵於馬祇柵（今長安縣西）以拒寶寅，寶寅遣大將軍盧遷擊之，爲遐所殺，寶寅乃更遣其將侯終德擊之，相持不下。行臺郎封偉伯亦與關中豪傑謀舉兵討寶寅，事泄死之。至武泰

(永安)元年(梁大通二年)正月，蕭寶寅軍猶圍攻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弘農(今河南省陝縣)行臺左丞楊侃獻策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阪，渡河而西，入其心腹，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馮翊)，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為明公前驅。」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脩義圍河東(郡治蒲阪——今永濟縣)，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今山西省平陸縣)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陳一夫，因緣為將，可為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阪，西逼河湄，封疆多在郡東，脩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從之。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弘農(西弘農縣治今靈寶縣南)北渡，據石錐壁(今山西省虞鄉縣南石錐山上)，揚言：「且今停此以待步兵，且觀民情向背。」乃命(附近村民)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轉告。至期，侃舉三烽，雖實無降心者，亦詐舉烽，因此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薛脩義圍城諸軍見之不測其故，各自散歸，脩義因亦逃還，與鳳賢請降。長孫稚遂入河東，克潼關。郭子恢等自潼關向西敗退。侯終德見勢大挫，乃叛，還軍襲寶寅，至白門(長安西門)，寶寅始覺，遂與終德戰。寶寅戰敗，乃攜其妻及少子帥麾下百餘騎自北門出奔高平，投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寅為太傅。未幾，万俟醜奴，遂自稱天子。長孫稚以平蕭寶寅之功，魏以稚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二月，魏朝廷大變，胡太后弒孝明帝，爾朱榮自晉陽舉兵南下，遂專魏政，詳見下述。

至永安三年(梁中大通二年，西元五三〇年)一至四月間，爾朱榮遣其子爾朱天光與賀拔岳，侯莫陳悅等進討

万俟醜奴，始平定之，擒醜奴及蕭寶寅送洛陽，皆誅之。綜計關西之亂，自正光五年（梁普通五年，西元五二四年），至永安三年（梁中大通二年，西元五三〇年），共歷七年，始告平息。

註：魏書卷七十三崔延伯傳：「延伯……別造大盾，內爲鎖柱，使壯士負以趨（進），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藉排城掩護以進攻也。

第五節　河北（幽、冀、相等州）叛亂之戰

孝昌元年（梁普通六年，西元五二五年）八月，即破六韓拔陵敗還沃野之後兩個月，柔玄鎮民杜洛周聚衆叛於上谷（今察哈爾省懷來縣南），攻沒郡縣，高歡、蔡儁、尉景、及段榮、彭樂等皆從之。將南下攻燕州（今河北省昌平縣），刺史崔秉閉關拒之。九月，魏以幽州（治今大興縣西南）常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元譚討之。自盧龍塞（今遷安縣西北）至軍都關（今昌平縣西南口），皆置兵守險，譚屯軍於居庸關。

明年（孝昌二年）正月，魏安州石離、穴城、斛鹽（皆在今綏遠省豐寧縣）三戍皆叛應杜洛周，合衆二萬，洛周自松岍（今河北省密雲縣古北口外）赴之。行臺常景使別將崔仲哲屯軍都關以邀之，仲哲戰歿，元譚軍夜潰，魏以別將李琚代譚爲都督。是月五原降戶在恆州者（恆州治平城，今大同縣東），謀奉北道大都督廣陽王深爲主，深懼，上書請還洛陽，魏乃詔深還爲吏部尚書，遣左將軍楊津代之。五原降戶鮮于脩禮等，又帥北鎮流民，反於定州之左城（今河北省唐縣），引兵進攻州城（治盧奴，今定縣治），州兵拒之而敗。楊津至靈丘（今山西靈邱縣東），聞定州危逼，引兵救之，入據州城。脩禮軍至，津出城擊退之，魏以津爲定州刺史兼北行臺，別遣揚州刺史長孫

稚爲大都督北討諸軍事，與河間王琛，共討脩禮。二月，西部敕勒斛律洛陽，反於桑乾西（今察哈爾最南部），與費也頭牧子相連結，三月游擊將軍爾朱榮皆擊破之。四月杜洛周南出，鈔掠薊城（幽州治），常景遣統軍梁仲禮擊破之。都督李琚又與洛周戰於薊城之北，敗死。常景自帥衆拒之，洛周退還上谷。長孫稚行至鄴（今河南省臨漳縣西），詔解大都督，以河間王琛代之。稚上言曩與琛同在淮南，琛敗臣全，遂成私隙，今難以受其節度。魏朝不聽。前至呼沱（今正定縣），稚未欲戰，琛不從。因遭鮮于脩禮邀擊於五鹿（今束鹿縣），琛不赴救，稚軍大敗，稚、琛並坐除名。五月，孝明帝下詔自將北討，內外戒嚴，旣而不行。是月魏復以廣陽王深爲大都督代琛，以章武王融爲左都督，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裴衍爲右都督，並受深節度。深以其子自隨。於是，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城陽王徽譖於太后（深私通於徽之妃，故徽惡之）曰：「廣陽王攜其愛子，握兵在外，將有異志。」乃敕融、衍潛爲之備。融、衍以敕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太后使問其故。對曰：「徽銜臣次骨，臣疏遠在外，徽之構臣，無所不爲，自徽執政以來，臣所表請，多不從允。徽非但害臣而已，從臣將士有勳勞者，皆見排抑，不得比它軍，仍深被憎嫉，或因其有罪，加以深文，至於殊死，以是從臣者，莫不悚懼。有言臣善者，視之如仇；有言臣惡者，待之如親戚。徽中居用事，朝夕欲陷臣於不測之誅，臣何以自安？陛下若使徽出臨外州，臣無內顧之憂，庶可以畢命賊庭，展其忠力。」太后不聽。是月，燕州刺史崔秉帥衆棄城奔定州。六月，杜洛周遣都督王（加王號），曹紇眞等，將兵掠薊南。七月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等，迎擊之於栗園（今河北省固安縣界），大破之，斬曹紇眞。洛周仍帥衆南趨范陽（今涿縣），景與榮等又擊破之。七月，恆州方面，鮮于阿胡擁朔州流民寇平城陷之，行臺元纂奔冀州（治今河北省冀縣治）。八月，賊帥元洪業斬鮮于脩禮，請降於魏，賊黨葛榮（原爲懷荒鎮將）又殺洪

業自立。葛榮已得鮮于脩禮之衆，九月，乃北趨瀛州（今河間縣治），廣陽王深自交津（在今河南省涉縣）引兵追之。榮至白牛邏（今河北省博野縣），輕騎掩擊章武王融殺之。榮遂自稱天子，國號齊。深聞融敗後，遂停軍不敢進。於是侍中元晏密言於太后曰：「廣陽王盤桓不進，坐圖非望。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為其謀主。風塵之際，恐非陛下之純臣也。」太后深然之，遂詔募能獲謹者有重賞。謹聞之謂深曰：「今女主臨朝，信用讒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恐禍至無日。謹請束身詣闕，歸罪有司。」遂詣洛陽，見太后備陳深忠欵，及停軍之狀。太后意解，遂赦之。及深引軍還定州，定州刺史楊津亦疑深有異志。深遂止於州南佛寺，因召都督毛謚等數人，相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謚又疑之，以告楊津，謂深圖謀不軌，津因遣謚討深，深與左右出走，至博陵界（今蠡縣界），遇葛榮遊騎，擒至榮所，榮殺之。十一月，杜洛周攻范陽，民執幽州刺史王延年、行臺常景送於洛周，又開城納之。於是幽定二州之情勢崩壞。明年（孝昌三年）正月，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治今河北省隆平縣），以北道行臺崔楷為刺史鎮之。楷乞資以兵糧，竟無所給。是月，葛榮逼州城，楷與所部力戰，卒以強弱懸殊，城陷，榮擒楷殺之。榮遂乘勝進攻冀州（治信都，今河北省冀縣）於是，東都（治今河南滑縣）廣川（治今河北棗強縣東）清河（治今清河縣東）民羣起叛魏應之。榮圍信都至是年三月，魏遣金紫光祿大夫源子邕為北討大都督以救之（是時，蕭寶寅亦大敗於關中）。七月，魏使相州刺史樂安王鑒與北道都督裴衍共救信都，鑒幸魏多事，陰有異志，遂據鄴叛，降於葛榮。八月，魏遣都督源子邕、李神軌、裴衍攻鄴，破之，斬鑒。魏因遣子邕、裴衍救信都，二人不協，久而不進。至十一月，冀州刺史元孚，以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力盡城陷，被執。魏遂以源子邕為冀州刺史，將兵討榮，裴衍請同行，詔許之。子邕上言：「衍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逼使同行，敗在旦夕。」不許。十二月，二人

將兵至陽平東北漳水曲（似在今河北永年縣境），榮帥衆十萬擊之，子邕及衍俱敗死。榮遂乘勝攻鄴。相州刺史李神軌閉城拒之。武泰（永安）元年（梁大通二年）正月，魏以北海王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以討葛榮。是月，杜洛周圍攻定州，刺史楊津請救於柔然阿那瓌，阿那瓌遣精騎一萬赴救，至廣昌（今河北淶源縣北），賊塞隘口，柔然軍遂還。於是，長史李裔開城降，楊津被擒。計定州被攻，至此已歷三年，其城始陷。定州已陷，瀛州刺史元寧亦以城降洛周。由於杜洛周南下，與葛榮勢力逼近，二賊遂生衝突，二月，葛榮擊杜洛周，殺之，併其衆，葛榮之勢力因而益大，至是年九月，始由爾朱榮討平之。（上引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一）

是時，蕭寶寅敗投万俟醜奴，醜奴稱帝，關中之亂未已。北方則魏故都之平城，已陷於鮮于阿胡（孝昌二年九月），爾朱榮據肆州（治今山西省忻縣治）擁兵自恣。南方則梁已克彭城、壽陽、渦陽（今蒙城縣），北進未已。此時，魏已陷入總崩潰之局勢中。蓋自胡太后再臨朝以來之三年中，繼元叉、劉騰之敗政之後，淫亂奢縱，嬖倖用事，政事敗壞，恩威不立，朝臣齟齬，將相不和，故致逼使州郡之民相繼叛亂，因而封疆日蹙。如中書舍人鄭儼私得幸於太后，中書舍人徐紇遂以儼有內寵，而諂事之，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時人號爲鄭徐。儼累遷至中書令車騎將軍，紇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郎，總攝中書門下之事。先則城陽王徽爲尙書令，與儼等阿黨，賞罰任情，魏政愈亂；繼由東平王略爲大將軍尙書令，爲胡太后所委任，且略爲魏當時宗室之巨擘，但鄭徐用事，略亦不敢違之。是可見胡太后淫亂，嬖倖用事，爲禍之深也。然是時孝明帝年事漸長（時年十九），太后懼其淫亂之行，聞之於帝。於是，凡帝所愛信者，太后輒以事去之，務爲壅蔽，不使帝知外事。由是母子間，嫌隙日深。帝亦惡儼、紇等，但逼於太后，不能除去之，於是密詔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并肆汾廣恆雲六州討虜大都督爾朱榮，舉兵內向，以脅

太后。儼、紇等因恐禍及己。乃於是月（二月）陰與太后酖殺帝，而立皇女爲帝，旣而改立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孝文帝之孫，時年三歲）爲帝。爾朱榮乃舉兵南下，由是，魏遂陷入危亡之境矣。

第六節　爾朱氏變亂之戰（參看附圖六——二四二）

一、爾朱榮之發迹

正光五年（梁普通五年）秋，魏六鎭已叛，時爾朱榮爲秀容（郡治今山西省忻縣西北五十里）酋長，會秀容人乞伏莫于聚衆叛，攻郡殺太守，南秀容牧子萬于乞眞，亦殺魏太僕陸延，爾朱榮皆討平之。

爾朱榮祖代勤事魏，官至肆州刺史，賜爵梁郡公，代勤死，子新興立，新興蓄牧蕃息，彌漫川谷，不可勝數。孝文帝時，新興獻馬及資糧助軍，帝甚嘉之。新興老，請傳爵於子榮，魏朝許之。榮神機明決，御衆嚴整。及六鎭已亂，榮因陰懷大志，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及五原段榮，太安竇泰，皆往依之。孝昌二年（梁普通七年，西元五二六）二月，魏西部敕勒斛律洛陽，反於桑乾西，與費也頭牧子相連結，三月游擊將軍爾朱榮皆擊破之。六月，鮮于阿胡擁朔州流民襲恆州，元纂棄州奔冀州，魏故都平城遂陷，於是北方震動。時與元纂共守平城者，有賀拔允及弟勝、岳，城陷相失，岳奔爾朱榮，勝奔肆州。魏乃以爾朱榮爲安北將軍、都督恆朔討虜諸軍事，進討之。爾朱榮進軍北上過肆州（今山西忻縣西），肆州刺史尉慶賓忌之，據城不出，榮怒，擧兵襲州城，執慶賓還秀容，而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魏朝不能制。及榮克肆州，得賀拔勝，乃大喜曰：「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遂以爲別將。蓋是時爾朱榮見魏大亂，分崩離析之勢已成，乃決心擁兵自恣焉

。及武泰（永安）元年（梁大通二年，西元五二八）二月，爾朱榮整軍經武已四年，且是時其已爲魏委任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幷、肆、汾、唐、恆、雲六州討虜大都督，鎭晉陽。時高歡、段榮、尉景、蔡雋諸人，又自杜洛周、葛榮二人處輾轉亡歸於榮，由是兵勢益強，魏朝憚之。（見魏書卷七十四爾朱榮傳）

二、爾朱榮入洛陽

武泰（永安）元年二月，榮屏左右訪時事於高歡，歡問榮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淸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歡字）之意也。」榮大悅。是時幷州刺史元天穆與榮善，榮兄事之。榮常與天穆及帳下督賀拔岳密謀，欲舉兵入洛，內誅嬖倖，外淸羣盜，二人皆勸成之。榮乃上書於魏朝，以「山東羣盜方熾，冀、定覆沒，官軍屢敗，請遣精騎三千，東援相州（時葛榮攻鄴）。」太后疑之，報以「念生梟戮，寶寅就擒，醜奴請降，關隴已定，費穆大破羣蠻，絳蜀漸平；又北海王顥，帥衆二萬，出鎭相州，不須出兵。」以婉卻之。榮復上書，以爲「賊勢雖衰，官軍屢敗，人情危懼，恐實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臣愚以爲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宜遣發兵，東趣下口（飛狐口，今河北省蔚縣東南六十里），以躡其背；北海之軍，嚴加警備，以爲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滏口以西（今河南省涉縣東南），分據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幷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遂勒兵召集義勇，北捍馬邑（今山西省朔縣治），東塞井陘。會此時孝明帝與太后嫌隙已深（事已見前述），徐紇說太后，以鐵券間榮左右，榮聞而恨之。既而忽得孝明帝密詔，命榮舉兵向洛陽以脅太后，榮遂卽以高歡爲前鋒，舉軍疾趨上黨（今山西省壺關縣），帝復以私詔

止之。太后與鄭儼、徐紇，因而弒立。爾朱榮聞悉孝明帝被弒，太怒，謂元天穆曰：「主上晏駕，春秋十九，海內猶謂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君欲帥鐵騎赴哀山陵，翦除姦佞，更立長君，何如？」天穆贊襄之。乃抗表稱：「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酖毒致禍。豈有天子不豫，初不召醫，貴戚大臣，皆不侍側，安得不使遠近怪愕？又以皇女爲儲兩，虛有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實使姦豎專朝，隳亂綱紀。此何異掩目捕雀，塞耳盜鍾。今羣盜沸騰，鄰敵（指梁）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侍衞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有司，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寶祚。」太后乃遣直閤爾朱世隆（榮之從弟）赴晉陽，慰諭之。榮欲留世隆，世隆曰：「朝廷疑兄，故遣世隆來，今留世隆，使朝廷得預爲之備，非計也。」乃遣之。三月，爾朱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勰）有忠勳，其子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又遣從子天光及親信奚毅、倉頭王相，入洛與爾朱世隆密議。子攸亦許之。於是，爾朱榮發兵晉陽。胡太后聞之，甚懼。悉召王公等入議，宗室大臣皆疾太后所爲，莫肯致言，太后乃用徐紇之計，以黃門侍郎李神軌爲大都督帥兵守險以拒之。別將鄭季明、鄭先護（儼之從祖兄）將兵守河橋（今孟津縣間），據北中城（橋北岸之河陽城），武衞將軍費穆，屯小平津（今孟津縣北）。榮至河內（今沁陽縣），復遣王相密至洛，迎長樂王子攸。四月，子攸與兄彭城王劭，弟霸城公子正，潛渡河會榮於河陽（今孟縣西南）。是月初十日榮渡河，子攸卽帝位，是爲孝莊帝。以劭爲無上王，子正爲始平王。以榮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王。蓋鄭先護素與子攸善，聞其卽位，卽與鄭季明開城納之，故榮等得以順利渡河也。費穆亦降於榮。於是，鄭儼奔還鄉里（開封），徐紇奔兗州，太后乃盡召孝

明帝後宮，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髮。榮乃一面召百官迎孝莊帝於河陰（今孟津縣東），一面遣兵執太后及幼主沉之於河。時費穆進說於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洛，前無橫陳，既無戰勝之威，羣情素不厭服。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知公虛實，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誅罰，更樹親黨，恐公還北之日，未度太行，而內變作矣。」榮心然之。乃謂所親慕容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加芟翦，終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何如？」紹宗曰：「太后荒淫失道，嬖倖弄權，殽亂四海，故明公興義兵以清朝廷。今無故殲夷多士，不分忠佞，恐大失天下之望，非長策也。」榮不聽，竟誘殺百官於行宮西北，自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元欽，儀同三司義陽王略以下，死者二千餘人，有朝士百餘人後至，榮復使胡騎圍之，令曰：「有能爲禪文者免死！」侍御史趙元則出應，遂使爲之。榮又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興。」皆稱萬歲。旋又殺無上王劭及始平王子正，遷帝於河橋，置之幕下。帝憂憤無計，乃使人諭旨於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豈敢妄希天位？將軍見逼，以至於此。若天命有歸，將軍宜時正尊號；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時都督高歡，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榮疑未決。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姦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像不成，卜之不吉，欲迎天穆，卜亦不吉，榮因復迎帝還營。榮所從胡騎，以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城，卽欲北歸，乃爲謀遷都之計。榮狐疑甚久，乃奉帝入城。時百官蕩盡，存者皆竄匿不出。洛中士民憂懼，或云榮欲縱兵大掠，或云欲遷都晉陽，因此富者棄宅，貧者襁負，率皆逃散，什不存一二。直衞空虛，官守曠廢。榮乃追贈河陰死難百官；死者無後聽繼，卽授封爵。又遣使者循城慰問。於是朝士稍出，人心粗安。榮乃以江陽繼爲太師；北海王顥爲太傅；光祿大夫李延

實（冲子）爲太保，賜爵濮陽王；并州刺史元天穆爲太尉、上黨王；前侍中楊椿爲司徒，車騎大將軍；穆紹爲司空、領尚書令、頓丘王；雍州刺史長孫稚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馮翊王；殿中尚書元堪爲尚書右僕射、魏郡王；金紫光祿大夫廣陵王恭加儀同三司。榮子叉羅爲梁郡王。其餘暴貴者，不可勝數。是時，魏汝南王悅，及東道行臺臨淮王彧，聞河陰之變，皆奔梁。北海王顥將兵趣鄴，至汲郡（今河南省汲縣西南二十五里）聞葛榮南侵，及爾朱榮縱暴，亦帥左右奔梁。五月，加爾朱榮爲北道大行臺。尚書右僕射元羅爲東道大使，光祿勳元欣副之，巡方黜陟，先行後聞。榮又欲帝立榮女孝明帝嬪爲后，帝從之。是月，爾朱榮還晉陽，榮令元天穆入洛陽，加天穆侍中、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又以行臺郎中朱瑞爲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朝廷要官，悉用其心腹爲之。

三、爾朱榮東平葛榮，西定万俟醜奴

孝昌三年十二月，葛榮開始自冀州攻相州（治鄴今河南省臨漳縣西南），魏相州刺史李神軌竭力拒守，榮不能克。明年正月，魏以北海王顥爲驃騎大將軍相州刺史，將兵救之。至四月顥至汲郡，聞河陰之變，棄軍率左右奔梁。六月，葛榮軍乏食，遣其僕射任褒，將兵南掠至沁水。魏孝莊帝乃以元天穆爲大都督東北道諸軍事，帥宗正珍孫等進討之。是時，前幽州平北府主簿邢杲帥河北流民十萬餘戶，反於青州之北海（今山東省濰縣西南），自稱漢王，魏又遣征東將軍李叔仁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將兵討之。尋魏孝莊帝又下詔曰：「朕當親御六戎，掃靜燕代，以大將軍爾朱榮爲左軍，上黨王天穆爲前軍，司徒楊椿爲右軍，司空穆紹爲後軍。」親征。葛榮乃退屯於相州之北以待之。七月，魏加爾朱榮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是月，魏光州民劉舉，聚衆反於濮陽，自稱皇武大將軍。是時，徐紇又勸魏泰山太守羊侃起兵，侃從之，舉兵襲兗州（治今山東省滋陽縣西二十五里），刺史羊敦（侃從兄）據

州城拒之。魏乃一面遣廣晉縣侯羊鴉仁等將兵救兗州，一面以侃爲驃騎大將軍、泰山公、兗州刺史，以羈縻之。侃斬其使而拒之。魏乃遣行臺尚書左僕射于暉等進討之。於是，葛榮復引兵圍鄴，衆號百萬，遣遊兵南下過汲郡，所至殘掠。九月，爾朱榮留其從子肆州刺史天光鎭晉陽，自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以侯景爲前驅，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今河南省武安縣石鼓山之南）以救鄴。葛榮聞爾朱榮之軍寡少，喜形於色曰：「此易與耳！」乃自鄴而北，列陣數十里而進。爾朱榮乃以督將以上三人爲一處，每處數百人，佈置於各山谷間以待之。及葛榮軍至，各處兵揚塵鼓譟，使敵不測多少。爾朱榮一面命壯勇騎兵向敵正面衝突，而自帥主力軍進向敵陣之後，前後合擊，遂大破之，擒葛榮於陳中，餘衆悉降。爾朱榮以降衆數十萬，若卽分割，恐其疑懼爲變，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大喜，登卽四散，待各去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之，然後以檻車囚送葛榮赴洛陽斬之。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是時，元天穆之軍方至朝歌（今河南省淇縣）之南，穆紹、楊椿之兵尚未發，乃皆罷兵。羊侃徐紇等皆逃奔於梁。

是役也，爾朱榮獲宇文泰（泰父肱從鮮于脩禮攻定州時戰死，泰在脩禮軍中。脩禮死，從葛榮，榮敗並被俘），榮愛其才，以爲統軍，後遂有泰據關中之事，詳見後述。爾朱榮以是役之功，遂爲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加太師。榮子平昌公文殊，昌樂公文暢，皆進爵爲王。榮世子爾朱菩提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以長樂（郡治今河北省冀縣）等七郡各萬戶，與前十萬戶，爲太原王榮之國。（以上皆見魏書卷七十四爾朱榮傳）

爾朱榮已平定葛榮，明年（永安二年，梁中大通元年，西元五二九年）九月，使大都督侯淵將騎兵七百配以少數步卒，與征東將軍兼尚書左僕射劉靈助所率之幽州流民，共討韓樓（葛榮餘黨）於薊。或以侯淵兵寡弱爲言，榮

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賊，必能取之。」於是，淵與靈助將兵進入薊境，廣張軍聲，多設供具。淵親帥數百騎至距薊城百餘里時，韓樓即遣其將陳周率步騎兵萬餘迎戰。淵潛伏以乘其背，即大破之，俘其卒五千餘人。淵又還所俘卒馬仗，縱使還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爲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俘卒已入城，即帥騎兵夜進，黎明叩其城門，韓樓果疑俘卒爲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爲平州刺史（治今盧龍縣北），劉靈助行幽州事、加軍騎將軍、幽、平、營、安四州行臺。由是東方悉平。（見魏書卷八十侯淵傳）

爾朱榮既平定東方，時万俟醜奴方攻破東秦州（即上郡，治今陝西省黃陵縣——中部縣），榮乃於永安三年（梁中大通二年，西元五三〇）二月，遣武衞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勍敵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勝曰：「然則奈何？」岳曰：「願得爾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爲之言於榮，榮乃以爾朱天光爲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以岳爲左大都督，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爲右大都督，並爲天光之副。天光至潼關，蜀流民遷關中者爲亂，阻遏進路，天光使賀拔岳進擊，大破之於渭北。三月，醜奴自將圍岐州（今鳳翔縣南），又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仵，自武功渡渭，攻圍趣柵（今郿縣北渭水南岸）。天光自向岐州擊醜奴，遣賀拔岳擊菩薩。菩薩率步騎二萬還渭北，隔岸對峙；岳陽爲東退，菩薩乃將輕騎南渡追之，岳待其半渡而還擊之，菩薩兵大敗，遂擒菩薩，俘騎三千，步卒萬餘。醜奴聞之，棄岐州北還安定（今甘肅省固原縣），置柵於平亭（今涇川縣北）以禦岳。四月，天光等至汧（水）渭（水）之間（今鳳翔縣西南）涼軍牧馬，宣言天時將熱，未可行師，俟秋涼更圖進取，獲醜奴覘候者，縱遣之。醜奴信之，遂散衆耕於細川（今靈臺、涇川、

華亭等縣間），僅使其太尉侯伏侯（姓）元進（名）將兵五千，據險立柵，其餘各處又各以千人以下爲柵者甚衆，以掩護耕稼。天光探知醜奴此項措施，知其軍勢已分，乃卽擧軍襲之，攻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虜，盡行縱遣，諸柵聞之，皆降。天光等遂將兵晝夜疾進，直抵安定城下，而遣賀拔岳向涇州。醜奴涇州刺史侯幾長貴以城降，醜奴棄平亭，欲回救高平（今固原縣），賀拔岳輕騎追躡，至平涼及之。醜奴欲列陣迎戰，陣未列成，直閤侯莫陳崇，單騎衝入陣中，於馬上擒醜奴，衆皆披靡，後騎繼之，醜奴陣崩潰，遂大破之。天光已逼高平城下，城中執蕭寶寅以降。天光送寶寅醜奴於洛陽，寶寅賜死，醜奴斬於市。於是關中悉平。（見魏書卷七十五爾朱天光傳卷八十賀拔岳傳）

高平城降於天光時，万俟道洛奔走入隴，歸附於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謂大事可濟，遂稱帝於水洛城（今甘肅省莊浪縣東南）。是年七月，天光帥諸軍入隴，攻水洛城，破之，擒王慶雲、道洛等，盡阬其衆萬餘人，天光頓軍略陽（今秦安縣東北九十里）。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州皆降，西方悉平（註）。爾朱天光等以此役之功，加侍中、儀同三司，賀拔岳爲涇州刺史，侯莫陳悅爲渭州刺史（治今甘肅省隴西縣西南）。步兵校尉宇文泰從賀拔岳入關，亦以功遷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治今甘肅省固原縣）；時關隴彫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君，吾輩豈從亂乎？」是爲泰據關中，建西魏之張本。

四、孝莊帝殺爾朱榮之變亂

爾朱榮自洛陽北還晉陽時，已在洛陽樹置親黨，布列孝莊帝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故榮雖居外藩，實已遙制朝政。然孝莊帝雖受制於榮，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辭訟，理寃獄，榮聞之不悅，遂形成爾朱榮與帝爭

權之勢。榮又利用其女爲內間，於是帝既外逼於榮，內逼於皇后，常怏怏不以萬乘爲樂，唯幸寇盜未息，藉使與榮相持。及聞關隴告捷，故亦不甚喜。臨淮王彧知帝意，乃曰：「賊平之後，方勞聖慮！」由是密有圖榮之意，遂與所親城陽王徽、侍中李彧、楊侃、尚書右僕射元羅、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等謀之。榮聞之，自以強盛，不以爲意。永安三年九月，榮與太宰元天穆俱入朝，是月帝伏兵於殿中，榮與天穆入即殺之，榮子菩提，及軍騎將軍爾朱陽覩等三十人，隨榮入殿，亦爲伏兵所殺。（見魏書卷七十四爾朱榮傳）

孝莊帝已殺爾朱榮等，即遣武衞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淵鎮北中（河陽三城之一，今孟縣南），爾朱世隆出走，即欲北還晉陽，金紫光祿大夫司馬子如，素爲榮所厚，棄家隨榮妻子出城，遇世隆，因說世隆曰：「兵不厭詐，今天下恟恟，唯強是視。當此之際，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變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橋，還軍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亦足示有餘力，使天下畏我之強，不敢叛散。」世隆從之。遂攻河橋，擒奚毅等殺之，據北中城，魏朝大懼。孝莊帝此時爲穩定內外形勢，乃一面以雍州刺史爾朱天生爲侍中儀同三司。以司空楊津爲都督并、肆等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兼尚書令、北道行臺、經略河汾。前侍中高乾爲河北大使，乾弟敖曹爲直閤將軍，使歸齊州招集鄉曲。以中書令魏蘭根兼尚書左僕射爲河北行臺，定、相、殷三州皆歸節度，以固山東。一面詔河西（今綏遠陝西兩省間）賊帥紇豆陵步蕃使襲秀容。十月，世隆遣爾朱拂律歸逼洛陽城下，孝莊帝遣使以鐵劵賜世隆，世隆表示爲榮報仇，終無降理。帝乃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萬餘人，與拂律歸戰於郭下，洛陽人久不習戰鬪，屢戰不克。帝又以前軍騎大將軍李叔仁爲大都督，將兵討世隆。又遣通直散騎常侍李苗募人從馬渚（今山西省平陸縣）上流乘船夜下焚橋。於是世隆兵在南岸者望見，爭橋北渡，溺死者甚衆，但

苗所將僅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兵力寡弱，爲世隆軍所滅。（見魏書卷七十五爾朱世隆傳）

爾朱世隆已北走，帝詔行臺源子恭將步騎一萬，塞太行丹谷築壘以防之（今山西省晉城縣東南）。世隆攻建州（治今山西省晉城縣東北）陷之。汾州刺史（治今汾陽縣治）爾朱兆聞榮死，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將兵會之，遂共推太原太守行并州事長廣王曄（中山王元英之子）即皇帝位，以兆爲大將軍進爵爲王。世隆爲尙書令、樂平王，加大傅司州牧。榮從弟度律爲太尉、常山王。世隆兄天柱長史彥伯爲侍中，徐州刺史仲遠爲軍騎大將軍、兼尙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仲遠亦擧兵向洛陽。爾朱天光聞榮死，與賀拔岳、侯莫陳悅謀之，共議欲令孝莊帝外奔，更立宗室。乃頻啓云：「臣實無異心，唯欲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使其下僚屬啓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算以防之。」是月平州刺史侯淵，亦擧兵南向，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爲淵所敗。是時，洛陽已受爾朱氏兵四面攻來，孝莊帝乃以城陽王徽兼大司馬錄尙書事，總統內外。徽本庸才，見形勢危急，竟憂怖不知所出，而性又多嫉忌，不欲人居己前，每獨與帝謀議。羣臣有獻策者，徽輒勸帝不納；且曰：「小賊何慮不平？」又靳惜財貨，賞賜率皆薄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故徒有糜費，而恩不感物。十一月，孝莊帝又以軍騎將軍鄭先護爲大都督，與行臺楊昱共討徐州爾朱仲遠。又進雍州刺史爾朱天光爵爲王以羈縻之；長廣王曄亦以天光爲隴西王，以爭取之。是月，爾朱仲遠攻西兗州（治今定陶縣），拔之。孝莊帝復遣右衞將軍賀拔勝，爲東征都督，又以鄭先護兼尙書左僕射爲行臺，與勝共討仲遠。先護疑勝，置之營外。因此，勝與仲遠戰於滑臺東，兵敗，遂降於仲遠。是時，晉州刺史高歡（治今臨汾縣治）不受命於爾朱兆，坐觀成敗。十二月初一日，爾朱兆攻丹谷，拔之，源子恭退走，兆急追之，疾馳南下。孝莊帝欲自帥諸軍以禦之。華山王鷙（斤之玄孫）素附爾朱氏，因說帝曰：「黃

河萬仞，兆安得渡？」帝亦以大河深廣，謂兆不能卒濟，遂覺自安。但是日爾朱兆輕騎倍道兼行，從河橋西涉渡，水不及馬腹。初三月，兆騎即已至洛陽叩宮門，宿衞乃覺，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兆揮軍入宮，華山王鷙復約止衞兵不使迎戰，孝莊帝遂出宮逃走，兆騎追擒之。於是，爾朱兆縱兵大掠，汚辱妃嬪，殺臨淮王彧等，城陽王徽出走亦被殺。是時，爾朱仲遠亦已自滑臺至洛陽。爾朱天光亦帥輕騎至洛陽，見世隆等，即還雍州。是時，紇豆陵步蕃乘晉陽空虛，擧兵南下，兵勢甚盛。爾朱兆聞之，留世隆、度律、彥伯鎭守洛陽，自急率兵還晉陽以禦之，幷挾孝莊帝以歸。高歡聞之，帥騎東向欲邀截之，不及；乃與兆書，爲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縊孝莊帝殺之。於是高歡與爾朱氏，益形離析。是月，紇豆陵步蕃大破爾朱兆於秀容，南逼晉陽，兆召高歡赴救。歡僚屬皆勸歡勿救，歡曰：「兆方急，保無它慮。」遂行。歡所親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歡乃往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蕃兵日盛，兆屢敗，棄晉陽南走。兆再告急於歡，歡乃趣救，與兆合擊步蕃於平樂郡（今昔陽縣西南三十里）大破之，追斬步蕃於石鼓山（今忻縣境），步蕃之衆退走。兆德歡，因約誓結爲兄弟。是時，葛榮部衆流入幷肆二州者，尙十餘萬，屢爲患，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鎭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心腹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使者？」賀拔允時在坐，請使歡領之；歡拳毆其口，折一齒，曰：「平生天柱（爾朱榮）時，奴輩伏處，分爲鷹犬，今日天下事，取捨在王，而阿鞠泥敢僭易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爲誠，遂以是衆委之。高歡因得此十餘萬之衆，其強盛之基業，因以奠定。爾後高歡遂有討爾朱氏之戰焉。

註：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四，中大通二年載註：「三秦，秦（治今天水縣西南）、東秦（治今陝西省隴縣）、南秦（治今甘肅省仇池縣）也。河州，乞伏之地也（治今臨夏縣）。瓜州，即古敦煌之地。鄯州，禿髮氏

之地（治今青海省樂都縣）。（上節所引見北齊書卷一神武紀）

第七節　高歡討爾朱氏之戰（參看附圖六——二四三）

一、高歡之發迹

當爾朱兆自洛陽還晉陽之後，長廣王曄帝於洛陽，爾朱世隆兄弟欲挾帝以專權勢，因慮長廣王母衞氏干預朝政，乃伺衞氏出行，密遣騎扮裝為盜者，於京巷中刼殺之。是時，孝莊帝又被爾朱兆縊死於晉陽，正所謂天下無主，世時紛紛之會也。

高歡者，後燕燕郡太守高湖之孫。道武帝初，湖奔魏，其子謐為侍御史，坐法徙懷朔鎭，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謐子歡沉深有大志，家貧，執役於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歡始有馬，得給鎭為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資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衞相率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因與雲中司馬子如，秀容劉貫，中山賈顯智，戶曹史咸陽孫騰，外兵史懷朔侯景，獄掾善無尉景，廣寧蔡儁相友善，並任俠，雄於鄉里。孝昌元年（梁普通六年）從杜洛周於上谷，旋歸葛榮，又歸爾朱榮，榮入洛陽，得為晉州刺史。

高歡既統六鎭殘衆十餘萬，與兆居晉陽。是月（永安三年，梁中大通二年，十二月），歡又使人請於兆，以并肆二州頻歲霜旱，降戶（六鎭殘衆）掘田鼠而食之，請令就食山東，待其溫飽，更受處分，兆從之。兆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

」歡賂兆左右金，稱紹宗與歡有隙。兆因怒囚紹宗，趣歡卽發。歡自晉陽出釜口向鄴，道逢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歡盡奪而易之。爾朱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宗曰：「此猶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今襄垣縣），會漳水暴漲橋壞。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它故，備山東盜耳，王信公主之讒，東來賜追。今不辭度水而死，恐此衆便叛。」兆亦自陳無此意，因輕騎渡水，與歡殺白馬爲誓，乃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驍勇，凶悍無謀，不足圖也。」兆遂還晉陽。歡屯壺關大王山，以觀形勢。（上引北齊書卷一神武紀）

明年——普泰元年（梁中大通三年，西元五三一年），爾朱世隆鎭洛陽，商旅流通，盜賊不作。二月，世隆兄弟以長廣王曄，魏之疎屬，又無人望，欲改立孝文帝弟羽之子廣陵王恭。時恭畏孝莊帝之忌憚，逃於上洛山（今陝西省商縣）。時關西大行臺郎中薛孝通亦說爾朱天光立恭，天光因與世隆擁立之，長廣王曄禪位，是爲節閔帝。

二、討爾朱氏之戰

爾朱氏旣廢立任意，幽、安、營、幷四州行臺劉靈助起兵自稱燕王，聲言爲孝莊帝復仇，以討爾朱氏。由是，幽、瀛、滄、冀之民多從之。爾朱兆遣監軍孫白鷂至冀州，欲收高乾兄弟（爲孝莊帝所委任，見前）。乾等知之，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合謀，潛部勒壯士，襲據信都，殺白鷂，執刺史元嶷，乃共推封隆之行州事，爲孝莊帝舉哀，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皆仍受劉靈助節度。是時，高歡在大王山已屯駐六旬，乃引兵東出，聲言討高乾等，信都人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密參意旨，諸君勿懼也！」乃將十餘騎與封隆之子繪，潛謁歡於釜口，因說歡曰：

「爾朱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孰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強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鄙州雖小，戶口不下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思其計！」歡大悅，與之同帳寢。時趙郡李元忠率同族數千家屯居殷州之西山，亦進謁歡於釜口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兄弟必爲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然弭服，唯劉誕黠胡（與爾朱氏同爲契胡種，時爲相州刺史、鎮鄴），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歡握元忠手而謝之。遂揮軍出釜口，約勒士卒，絲毫無犯，每過麥地，歡輒步牽馬而過。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遂至信都。時高敖曹馬矟絕世爲冀州將，在外略地，歡使世子澄以子孫禮往見之，敖曹來附。（見北齊書卷一神武紀）

是時節閔帝，以長廣王曄爲東海王，靑州刺史王肅爲太師，淮陽王欣爲太傅，爾朱世隆爲太保，長孫稚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諶爲司空，徐州刺史爾朱仲遠爲大將軍，自彭城徙鎮大梁，並加兗州刺史。雍州刺史爾朱天光爲大將軍，并州刺史爾朱兆爲天柱大將軍，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涇州刺史賀拔岳爲岐州刺史，渭州刺史侯莫陳悅爲秦州刺史，加儀同三司。賜高歡爵渤海王，徵使入朝，歡辭不就徵。是時爾朱世隆已專朝政，公爲貪淫，生殺自恣，又欲收軍士之心，汎加階級，皆爲將軍，無復員限，自是勳賞之官，大致猥濫，人不復貴。天光亦專制關右，兆奄有并汾，仲遠擅命徐兗。於是諸爾朱氏競爲貪暴，仲遠尤甚，所部富室大族，多誣以謀反，籍沒其婦女財物入於私家，投其男子於河，如是者不可勝數，自滎陽以東，租稅悉入其軍，不送洛陽。

是月，魏使大都督侯淵，驃騎大將軍叱列延慶討劉靈助，靈助與戰於固城（今河北省定縣東），靈助戰敗，被斬。四月，魏仍以高歡爲大都督、東道行臺、冀州刺史，以羈縻之。六月，高歡欲起兵討爾朱氏，鎮南大將軍斛律

金，軍主庫狄干，與歡妻弟婁昭，妻之姊夫段榮等，皆勸成之。歡乃詐爲書，稱爾朱兆將六鎭人配契胡爲部曲；又僞兆符徵兵討步落稽胡，歡發萬人將遣之。孫騰與都督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於郊，雪涕執別，衆皆號慟，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爲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反乃急計，當推一人爲主，誰可者？」衆共推歡。歡又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爲天下笑。」衆皆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起兵於信都，然猶未敢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擧兵逼殷州，歡乃令高乾將兵救之。乾至殷州入見殷州刺史爾朱羽生，與指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擒斬之。持羽生首見歡，歡乃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李元忠爲殷州刺史鎭廣阿（今河北省隆平縣東），抗表罪狀爾朱氏。爾朱世隆匿之不上於帝。是月，爾朱兆將步騎二萬出幷陘趨殷州，李元忠棄城奔信都。八月，爾朱仲遠、度律，亦將兵討高歡。於是，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乃立渤海太守元朗（章武王融之子）爲帝，即位於信都城西。以歡爲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高乾爲侍中司空，高敖曹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孫騰爲尚書左僕射，河北行臺魏蘭根爲右僕射。是月爾朱仲遠、度律討高歡，十月與驃騎大將軍斛斯椿，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拔勝，車騎大將軍賈顯智等軍於陽平（今山東省莘縣），爾朱兆軍於廣阿，衆號十萬，以逼信都。

高歡當此大敵當前之際，乃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註一）。由是爾朱氏軍，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兆，兆帥輕騎六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意色不平

，手舞馬鞭，長嘯凝望，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追曉說之，兆執椿、勝。由是仲遠、度律大懼，引兵南遁。於是，高歡進攻爾朱兆於廣阿，大破之，俘其甲卒五千餘人。歡乃乘勝揮軍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拒之。歡攻鄴城至明年（普泰二年，梁中大通四年，西元五三二）正月，爲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入地，遂拔鄴擒劉誕。高歡以是役之功，自爲柱國大將軍、太師。以高澄爲驃騎大將軍。三月，爾朱兆與爾朱世隆猜嫌未息，世隆乃卑辭厚禮諭兆，欲使之赴洛，唯其所欲，又請節閔帝納兆女爲后。兆乃悅，並與天光、度律，更立誓約，復相親睦。時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皆怨毒爾朱，而吾等爲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欲去之甚難；去之不盡，必爲後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共討高歡。世隆屢徵天光，天光不至，使椿往邀之曰：「高歡作亂，非王不能定，豈可坐視宗族夷滅邪？」天光不得已，將東出，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衆，豈能爲敵？但能同心戮力，往無不捷，若骨肉相疑，則圖存之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鎭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閏三月，天光自長安（留其弟顯壽鎭長安），兆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今河南省滑縣治）皆會於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節閔帝以長孫稚爲大行臺總督之，以攻高歡。世隆又使齊州行臺（治今山東省歷城縣）尚書房謨，募兵趨四瀆（今禹城縣），使其弟青州刺史（治東陽，今益都縣）弼趨亂城（今德平陵縣間），爲掎角之勢，揚言北渡攻信都以牽制高歡。（上引見北齊書卷一神武紀）

高歡見爾朱氏大軍復來，乃令吏部尚書封隆之守鄴，即於是月（閏三月）十九日將兵出屯紫陌（今臨漳縣西，有渡漳水之浮橋），大都督高敖曹將鄉里部曲王桃湯等三千人以從。歡曰：「高都督所將皆漢兵，恐不足集事，欲

割鮮卑兵千餘人相雜用之，何如？」敖曹曰：「敖曹所將，練習已久，前後格鬬，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不煩更配也。」二十六日爾朱兆帥輕騎三千夜襲鄴城西門不克而退。二十八日高歡將騎兵二千步卒三萬，渡漳水進至韓陵山（今河南省安陽縣東北十七里），由於衆寡懸殊，乃為圓陣，又連繫牛驢，以塞歸路，驅將士以死戰。爾朱兆在洹水北進軍逼陳，望見歡，遙責歡以反叛。歡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孝莊帝年號永安）枉害天柱（爾朱榮），我報仇耳。」歡曰：「我昔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註二）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此項陣前對話（即今之宣傳及心理作戰），歡已勝兆，於是展開戰鬬。歡自將中軍，高敖曹將左軍，歡從父弟岳將右軍（由守勢之圓陣，改為攻擊之橫陣），進戰爾朱兆。兆進擊之，歡中軍不利，兆等乘之；高岳將右軍五百騎，忽衝兆軍之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中軍）躡其後；敖曹將左軍千騎又自栗園出，橫擊之（高歡左右兩軍，似皆為伏兵），兆等大敗，賀拔勝與徐州刺史杜德，即降於歡。爾朱兆已敗，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恐歡追躡，乃輕騎西走。紹宗反旗鳴角，收散卒成軍而去。爾朱仲遠退守東郡（今滑縣），爾朱度律、天光等將退奔洛陽，大都督斛斯椿謂都督賈顯度、賈顯智曰：「今不先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乃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先還。世隆使外兵參軍陽叔淵馳赴北中，簡閱敗卒，以次內之。因此，椿至不得入城，乃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欲大掠洛邑，遷都長安，宜先內我以為之備。」叔淵信之。四月初一日晨椿等入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等至，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遂西走。至灅陂津（孟縣西南）為人所擒，送於椿所。椿乃使行臺長孫稚詣洛陽奏狀，別遣賈顯智、張歡帥騎掩襲世隆執之，並執爾朱彥伯。長孫稚至洛陽，啓陳於節閔帝，言高歡義功既振，請誅爾朱氏

。節閔帝遂斬世隆、彥伯於閶闔門外，遣使送其首及度律、天光於高歡，並勞歡於鄴。仲遠奔梁。高歡已戰勝於韓陵，數月之間靑州及關隴相繼而定。是年四月，爾朱世隆被斬之後，驃騎大將軍行濟州事侯景（治碻磝城，今山東省茌平縣西南），亦降於安定王（歡擁立於信都之元朗），以景爲尙書僕射、南道大行臺、濟州刺史。爾朱弼於韓陵既敗，還東陽，爲其都督馮紹隆所殺，傳首洛陽。安東將軍辛永，亦以建州降於歡。當爾朱天光之東出也，留其弟顯壽鎭守長安，又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欲與之俱出共，賀拔岳知天光必敗，欲悅共圖顯壽，以應高歡，計未有所出。宇文泰乃謂岳曰：「今天光（東出）尙近，悅未必有貳心，若以此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悅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泰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俱襲長安，泰帥輕騎爲前鋒。顯壽棄城走，追至華陰，擒之。歡以岳爲關西大行臺，岳以泰爲行臺左丞，領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之。（上引見周書卷一文帝紀）

三、高歡廢立及襲晉陽

高歡廢立——是年（普泰二年）四月十八日安定王元朗自信都入洛，與高歡至邙山（今洛陽縣北），高歡以安定王疎遠，有廢立之意，乃使僕射魏蘭根慰諭洛邑，且觀節閔帝爲人，欲復奉之。蘭根以帝神采高明，恐後難制，乃與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崔㥄，共勸歡廢之。歡集百官問所宜立，莫有應者，太僕綦毋儁盛稱節閔帝賢明，宜主社稷，歡欣然是之。崔㥄作色曰：「若言賢明，自可待我高王，徐登大位，廣陵王（節閔帝原爲廣陵王）既爲逆胡所立，何得猶爲天子？若從儁，王師何名義擧？」歡遂幽節閔帝於崇訓佛寺。

歡已入洛陽，斛斯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耳，若不制人，將爲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

勝曰：「彼有功於時，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且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

歡既幽節閔帝，欲更有所立。時魏諸王多逃匿，尚書左僕射平陽王脩（孝明帝從兄弟）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因脩所親員外散騎侍郎王思政求得之。脩問思政曰「得無賣我邪？」曰：「不。」曰：「敢保之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報歡，歡遣騎迎之，乃爲安定王作詔策禪位，是爲孝武帝。以高歡爲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高澄爲侍中開府儀同三司。歡以司馬子如爲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以前御史中尉樊子鵠兼尚書左僕射，爲東南道大行臺。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畏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其右丞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留之則爲腹心之疾；且吐萬人（爾朱兆字）雖復敗走，猶在并州；高王方內撫羣雄，外抗勍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俊，皆屬心於公，願效其智力。公以華山爲城，黃河爲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受制於人乎？」岳從之。乃遜辭不就徵。是爲東西魏分立之張本也。（上引見引齊書卷一神武紀）

四月下旬高歡還鄴，送爾朱度律、天光於洛陽斬之。五月初，酖節閔帝於門下外省。歡固辭天柱大將軍，許之。以沛郡王欣爲太師，趙郡王諶爲太保，南陽王寶炬爲太尉，長孫稚爲太傅，清河王亶爲司徒。

高歡攻晉陽——是年七月初十日，高歡進攻爾朱兆於晉陽，自將兵入滏口，遣大都督庫狄干入井陘。十八日孝武帝遣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高隆之（河南人，本徐姓養子，歡入洛時爲侍中，歡命以爲弟）帥步騎十萬，自洛陽北進，與歡會師於太原，因以隆之爲丞相軍司。歡軍至武鄉（今山西省榆社縣治），爾朱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

（今忻縣）。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蓋歡新得志，天下未定，人心思亂，而信都、鄴城雖富，但無險可守，故以晉陽爲根本也。

爾朱兆已退據秀容，分守險隘以自保，時而出入寇抄。歡爲消滅爾朱兆，根除禍患，乃用「多方以誤之」之法，一面陰結兆左右，使隨時啓報兆之虛實；一面揚聲討之，而師出復止者數四，以懈怠兆之戒備。十二月末，歡知兆分守險隘之軍已懈怠，又揣其歲首當會宴，乃密遣都督竇泰率精騎馳襲之。明年（梁中大通五年，魏孝武帝永熙二年，西元五三三）正月初一日，竇泰因爾朱兆軍人因宴休惰，將精騎疾馳北進，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掩襲爾朱兆庭。兆與其軍人見泰軍忽至，遂驚走。泰追擊八日，至於赤洪嶺（今方山、離石二縣間）大破之，兆軍盡皆降散。兆逃於窮山，命左右張亮及蒼頭陳山提，斬己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縊於樹而死。慕容紹宗携爾朱榮妻子及兆餘衆降於歡，歡以義故，厚待之。（見引齊書卷一神武紀）

註一：魏書卷七十五爾朱世隆傳載：「爾朱兆已入洛陽，爾朱世隆後至，兆自以爲己功，責世隆曰：『叔父在朝日久（世隆、榮之從弟；兆、榮之從子），耳目應廣，如何今日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世隆更立節閔帝，爾朱兆以不預廢立之謀，大怒，欲攻世隆，世隆便爾朱彥伯往諭之，乃止。」

註二：北齊書卷一神武紀載「初，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兆雖勇於戰鬪，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唯賀六渾（高歡字）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穿鼻。』」

第八節　梁乘魏亂北伐之戰（參看附圖六－－二四四）

梁魏淮堰戰爭（梁天監十三年至十五年，魏延昌三年至熙平元年，西元五一四至五一六年）後，至梁普通元年魏正光元年（西元五二〇年）十二月，梁魏復通使和好。自普通五年，魏六鎭叛亂，梁乃於是年六月開始渡淮乘機攻略魏諸邊戍。梁此種攻略，幾與魏內亂相始終，本節僅述至梁中大通五年，魏孝武帝永熙二年（西元五三三）東西魏分立之前夕爲止，斷斷續續之戰爭，凡歷十年之久。梁在此期間對魏發動攻略，東自青、冀二州（治鬱洲，今江蘇省連雲市東海中），西至漢水中游之襄、鄧間。但梁軍由於缺乏野戰能力，故雖經十年之乘亂進攻，並無顯赫之成功，其收穫較大者，僅克復壽陽與渦陽之戰，及賴魏宗室來奔者之力，收復彭城與一度克復洛陽而已。

梁自東至西戰線上之攻魏，其進攻之目標，概略爲：自青、冀二州方面（卽今江蘇省東海，郯城地區）之軍向魏之北徐州（治琅邪，今山東省臨沂縣東南五十里）。北兗州（治今江蘇省淮陰縣）、徐州（治廣陵，今江蘇省江都縣）之軍向魏之徐州（治彭城，今銅山縣）。及東徐州（治下邳，今邳縣東），豫州（治今安徽省合肥縣）之軍向魏之揚州（治壽陽，今壽縣）及渦陽（今蒙城縣）。司州之軍向魏之郢州（治義陽，今河南省信陽縣南）及東豫州（治廣陵，今息縣）。雍州（治今湖北省襄陽縣）之軍向魏之荆州（治穰城，今河南省鄧縣）。但青、冀二州刺史王神念攻琅邪，旋得旋失，終無甚成就。梁雍州方面，雍州刺史晉安王綱，於普通六年（西元五二五）正月，遣安北長史柳渾，司馬董門當等攻魏南鄉郡（今淅州縣），及魏荆州之外圍城戍晉城（今鄧縣境），馬圈（同上），彫陽（同上），皆克之。遂進圍穰城。但梁軍兵力寡弱，不能攻奪穰城，直至是年七月，自魯陽（今魯山縣）以南

至穰之羣蠻蠭起叛魏附梁，晉安王綱遣將軍曹義宗與羣蠻共攻魏荆州，亦竟無功，羣蠻旋且爲魏征南大將軍臨淮王彧，自彭城馳援所討平。梁將軍曹義宗圍魏荆州，至大通二年（魏武泰元年，西元五二八年）十月，爲魏援軍所敗彼俘。綜計攻戰四年之久，竟爲魏所敗。故梁在青、冀及雍州方面之進攻，其無若何成就，誠不足以詳述也。玆僅就彭城、壽陽、義陽三方面之作戰，分述之於次：

普通五年，魏六鎭之叛亂，已如火如荼普遍展開，東自營州（治今熱河朝陽縣），西及涼州（治今甘肅武威縣）皆已波及，魏國全面大亂，已如燎原之勢。梁武帝乃首先在淮水方面發動攻勢，於是年六月，命豫州刺史（治合肥）裴邃爲督征討諸軍事，以奪取彭城、壽陽，爲作戰之兩大目標。八月，徐州刺史成景儁攻魏東徐州治所之僮城（即下邳，今邳縣東），拔之。續攻睢陵（今睢寧縣），又克之。九月，裴邃命北兗州（治今淮陰縣）刺史趙景悅等軍攻魏荆山（今懷遠縣西南一里淮水北岸），別將攻魏淮陽郡（治今鳳陽縣北）及渦陽（今蒙城縣）；邃自帥騎兵三千進襲壽陽，夜斬關而入，克其外郭，魏揚州刺史長孫稚禦之。一日九戰，後軍蔡秀成又失道不至，乃引軍退還。此際魏已急遣行臺酈道元都督河間王琛南下救壽陽，以安樂王鑒救淮陽，兩路援軍南下，河間王琛軍至西硤石（今壽縣西北淮水西岸），安樂王鑒亦已解渦陽之圍，擊破趙景悅於荆山。裴邃第一次進攻，遂告失敗。

十月，裴邃命元樹（魏宗室，爾朱榮入洛陽時逃奔於梁）攻魏建陵（今江蘇沭陽縣）、木曲（今沭陽縣東南），魏東海太守韋敬欣以司吾城降（今宿遷縣北六十里），掃虜將軍彭寶孫又攻拔琅邪（魏北徐州，今山東臨沂縣東南五十里），攻東莞（今沂水縣）。又命定遠將軍曹世宗攻曲陽（今安徽鳳臺縣東北），馬頭（今懷遠縣淮水北岸）、荆山，檀丘（今蒙城縣）以牽制魏軍。邃則自將兵攻壽陽東南諸戍狄城、甓城、黎漿（註一）、秦墟、安城（

皆在今壽縣東南）至十一月，以上諸地皆克，魏守將多棄城走。（見梁書卷三武帝紀）

十二月，義陽方面亦發動攻勢。武勇將軍李國興攻魏平靖關，信威長史楊乾攻武陽關（今武勝關）及峴關（今信陽縣西南），皆克之。國興遂進圍魏郢州（治義陽，今河南省信陽縣南），魏郢州刺史裴詢與蠻酋西郢州刺史（似治今河南省泌陽縣）田朴特相表裏以拒之。

明年（普通六年）正月，梁武帝乃增遣南兗州刺史豫章王綜將兵助邃進攻，又以侍中領軍將軍西昌侯蕭淵藻為前驅，攻魏新蔡郡（今河南省固始縣東）及鄭城（今潁上縣），皆拔之。邃遂自壽陽東南進圖壽陽。於是東北自琅邪、南至宿遷、荆山，西至渦陽、壽陽、鄭城、新蔡、義陽、全面展開攻勢。汝潁之間，所在響應。時魏河間王琛赴救壽陽，軍於城父（今安徽省亳縣），累月不敢進，而壽陽危急。魏朝廷遣使促之，琛乃進至壽陽。琛已進入壽陽，卽又引兵五萬出城擊邃，長孫稚繼之，邃乃退軍至壽陽東南邱陵地，設四甄以待之（長陣曰甄，四面埋伏以待之也），使直閤將軍李祖憐，先挑戰而僞退，琛、稚悉衆追之，四甄伏兵齊發，魏軍大敗，斬首萬餘級，琛、稚復退入城中固守。

是月，魏徐州刺史（治彭城，今江蘇銅山縣）元法僧，以素附元乂，元乂薦為刺史，是時元乂專擅魏政驕恣，勢必敗壞，因恐禍及己，遂叛，殺行臺高諒，稱帝。又遣其子景仲至梁請降。梁武帝乃遣散騎常侍朱異，使於法僧，又以宣城太守元略（正光元年，梁普通元年，西元五二〇年，因元乂殺淸河王懌，幽胡太后之變，奔梁者）為大都督，與將軍陳慶之、胡龍牙、成景儁等，將兵赴彭城接應。是時魏亦卽命安樂王鑒自淮陽郡方面將兵北進，以討法僧，擊元略軍於彭城南，大破之，略與數十騎退入城；法僧因鑒戰勝之後不戒備，出擊，亦大破之，鑒單騎奔走

。梁將軍王希聃遂進攻魏南陽平（今靈壁縣），執其太守薛曇尚。魏再遣臨淮王彧為都督，將兵再擊彭城。於是魏梁作戰重點，遂由壽陽移於彭城，故梁武帝即命豫章王綜自壽陽方面將兵進趨彭城。綜已入彭城，三月二十一日，梁武帝乃命綜權傾彭城總督諸軍並攝徐州府事，以拒魏臨淮王彧，而召法僧、元略還建康，蓋將彭城自法僧控制下奪取之也。是時，裴邃有疾，對魏壽陽之圍攻戰，亦暫告停息，而頓軍於壽陽城郊。（梁書卷三武帝紀）

梁已以豫章王綜守彭城，五月魏臨淮王彧與安豐王延明將兵二萬攻彭城。梁武帝恐綜敗沒，乃命綜引軍還。綜恐南歸之後，不復得至北邊，卻密遣人請降於彧（註二），魏人不信，幾經往返，至六月初七日夜綜始與心腹梁話、苗文寵等奔投於彧軍。及旦，綜所居齊內諸閤，猶閉不開，衆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呼曰：「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汝尚何為？」於是諸軍求綜不獲遂大潰。魏軍入彭城，並乘勝追擊至宿預（今宿遷縣東南），盡克復諸城戍而還。梁軍是役之潰也，將佐士卒死者什七八，唯陳慶之率所部全軍而還。綜既至洛陽，魏禮遂甚厚，拜為司空，封高平郡公，丹陽王，而更名曰贊。（見魏書卷五十九蕭贊傳）

梁遭此大挫，武帝乃密召中護軍督壽陽諸軍事夏侯亶（裴邃五月卒，亶代之）還軍合肥休兵。同時，又更修淮堰，欲以再淹壽陽。此為梁攻魏第二次之失敗也。

普通七年七月，梁武帝以淮堰水盛（再修淮堰見上），壽陽城幾沒，乃復遣郢州刺史元樹等自北道攻黎漿，豫州刺史夏侯亶等自南道攻壽陽。是時，魏故都平城淪陷，葛榮并杜洛周之衆，勢力顯赫，尋且稱帝，魏國之形勢益危，故夏侯亶等軍所向皆下。十一月，魏揚州刺史李憲，遂以壽陽降，宣猛將軍陳慶之入據之。然後縱李憲還魏，遂復以壽陽為豫州（改合肥為南豫州），以夏侯亶為豫南豫二州刺史。自齊朝裴叔業降魏，壽陽為魏所有後，至此

始告克復。

明年（大通元年，魏孝昌三年，西元五二七）正月，梁譙州刺史（治新昌，今安徽省全椒縣）湛僧智圍魏東豫州（今河南省息縣）。司州刺史夏侯夔（亶之弟）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等出義陽道，攻魏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平靜關即今平靖關，陰山關在今湖北省麻城縣東北六十里，穆陵關，在麻城北百里），皆克之。

二月，莫折念生，万俟醜奴等大擾關中，據潼關以斷蕭寶寅之後，魏關西形勢危急之際，梁將軍成景儁乃發動向彭城攻擊，並欲堰泗水以淹彭城，爲魏徐州行臺崔孝芬，部督李叔仁所擊退。五月，景儁再攻魏臨潼、竹邑（今靈壁、宿縣境）拔之。東宮直閤蘭欽攻蕭城、厥固（今蕭、宿縣境）亦拔之，以逼彭城。九月，湛僧智再攻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今河南省息縣），魏將軍元顯伯救之。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增援僧智，慶和乃以城降。顯伯夜遁，梁軍追之，斬獲萬計。夔遂進軍安陽（今正陽縣），別遣將屠楚城（今信陽縣）。是時，梁領軍曹仲宗與東宮直閤陳慶之，又攻渦陽（今安徽省蒙城縣），尋陽太守韋放（叡子）將兵會之。魏遣散騎常侍費穆救之，爲韋放所擊退，魏所遣救兵將軍元昭等兵五萬又至，其前軍至駝澗（今蒙城縣西北），距渦陽四十里。陳慶之乘其前軍遠來疲憊，後軍未至，及其距梁軍尚遠而不戒備之際，率二百騎馳擊破之而還。然後與諸軍連營而進，背渦陽城與魏軍對峙相持。魏軍於梁軍之後，築十三城壘以斷梁軍之後，慶之夜襲其四壘克之，於是魏之渦陽城主王緯乞降。韋放乃遣降者三十餘人還魏軍諸營，陳慶之亦陳其俘馘，以動搖魏軍，然後揮軍猛攻之，魏其餘九城壘皆潰，梁軍追擊之，俘斬幾盡，尸塞渦水。此爲攻魏以來，第一次大勝利。梁遂以護軍蕭淵藻爲北討都督，鎮渦陽，並以渦陽爲西徐州。此役之勝，以陳慶之之功最多，慶之遂成爲梁勇敢善戰首屈一指之名將焉。（見梁書陳慶之傳）

大通二年（魏永安元年，西元五二八）四月，魏有爾朱榮河陰之變，是月魏郢州刺史元顯達降梁，梁遂遣郢州刺史（治江夏郡，今湖北省安陸縣）元樹往迎之。夏侯夔亦自楚城往會之，遂留鎭焉，梁因改魏郢州爲北司州，以夔爲刺史兼督司州焉。夔因乘勢進攻毛城（今新蔡縣西），豫州刺史夏侯亶亦進軍圍南頓（今河南省項城縣北五里），攻陳項（今項城淮陽間地區），魏行臺源子恭拒之。是時魏汝南王悅，及東道行臺臨淮王彧（鎭彭城），及驃騎大將軍相州刺史北海王顥自汲郡（今河南省汲縣。葛榮攻鄴，顥將兵赴救，至汲郡），皆因河陰之變來降梁。十月，万俟醜奴正稱帝於關中，及爾朱榮討葛榮之際，梁武帝乃以魏北海王顥爲魏王，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將兵送之北還，梁武帝此舉，蓋欲以魏制魏也。是月，元顥與陳慶之襲魏銍城（今安徽省宿縣境）而據之。時爾朱榮方擒葛榮，其東方諸軍方圍羊侃於瑕丘（今山東省滋陽縣），及元天穆正自將大軍討漢王邢杲（杲爲魏前幽州平北府主簿，是年六月率河北流民十餘萬戶，反魏於北海稱漢王——杲河間人）於北海，顥遂與陳慶之將兵七千乘虛自銍城進襲滎城（今河南省寧陵縣）拔之，進至梁國（今寧陵縣北），魏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拒之。慶之攻之，自旦至中，拔其三壘，大千請降。顥遂即帝位於睢陽城南（今商邱南縣），以陳慶之爲衞將軍、徐州刺史，將兵西進。魏濟陰王暉業，帥羽林軍二萬軍考城（今考城縣東南）慶之又攻拔其城，擒暉業。五月初六日魏以東南道大都督楊昱將兵七萬鎭滎陽，遣爾朱世隆守虎牢（今汜水縣），侍中爾朱世承戍崿岅（今河南偃師縣）以拒慶之。慶之攻滎陽不克，顥遣人說楊昱使降，昱不從。時元天穆已破邢杲於濟南，杲降，馳還救滎陽，與驃騎將軍爾朱吐沒兒，將大軍前後繼至。於是慶之士卒皆恐，慶之解鞍秣馬諭將士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亦無算矣。天穆之衆皆是仇讎，我輩衆纔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

耳；虜騎多，不可與之野戰，當及其未盡至，急攻取其城而據之。諸君勿或狐疑，自取屠膾！」乃鼓之使登城，將士即相帥蟻附而入，於是月二十二日拔之，執楊昱。斬昱所部統帥三十七人，皆刳其心而食之。是役慶之軍僅殺傷五百餘人。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帥騎三千，背城力戰大破之，天穆吐没兒皆走。慶之遂進擊虎牢，爾朱世隆棄城走，擒魏東中郎將辛纂，慶之並即揮軍疾馳向洛陽。於是魏孝莊帝欲棄洛陽以避之。在倉皇之中，於二十三日單騎奔走，渡河夜至河內郡。二十五日顥遂入洛陽宮，侍衛後宮，皆安堵如故，顥遂以陳慶之爲侍中軍騎大將軍。自河以南，州郡多附之。旋魏行臺崔孝芬，大都督刁宣圍攻顥後軍都督侯暄於睢陽，攻拔之，斬暄；元天穆等復帥衆四萬攻大梁（今河南省開封縣）拔之，以斷慶之之後，又分遣費穆將兵二萬攻虎牢。顥使陳慶之擊天穆於大梁。天穆畏顥，將北渡河，行臺郎中溫子昇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擊之，無不克者。大王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此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遂引兵渡河。費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北渡，自以無後繼，遂降於慶之。慶之進擊大梁，梁國，皆下之，慶之自銍縣進軍以來，至此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顥乃遺書於孝莊帝曰：「朕泣請梁朝，誓在復恥，正欲問罪於爾朱，出卿於桎梏。卿託命豺狼，委身虎口。假獲民地，本是榮物，固非卿有。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則皇魏再興；脫或不然，在榮爲禍，於卿爲福，卿宜三復，富貴可保。」顥又遣使至各州，齊州刺史王欣集文武謀議曰：「北海（顥、詳之子）、長樂，（孝莊帝，勰之子），俱帝室近親，今宗祏不移，我欲受赦，諸君以爲如何？」文武皆持異議，欣乃斬顥使。於是襄州（治赭陽，今河南省葉縣西南），廣州（治魯陽，今魯山縣），南兗州（治譙城，今安徽省亳縣），冀州（治信都，今河北省冀縣）亦不受顥命。魏平陽王敬，先起兵於河橋以討顥，不克

而殺。孝莊帝乃以侍中軍騎將軍、尚書右僕射爾朱世隆爲使持節、行臺、僕射、大將軍、相州刺史鎭鄴城，以固河北形勢。已則繼續向長子北奔。（上引見梁書卷三十二陳慶之傳）

但元顥入洛陽之後，由於侍衞後宮皆附之，顥一旦輕得之，號令既出，四方人情，想其風政。而顥自謂天授，遽有驕怠之志，宿昔賓客近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又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從南朝之兵，復陵暴市里。於是朝野失望。

是月，爾朱榮在晉陽聞孝莊帝北走，乃卽馳傳見帝於長子，並卽時召集兵衆資糧器仗，自爲前驅，急馳南下。六月，榮既南下，幷肆不安，榮乃以爾朱天光爲幷、肆、恆、朔、雲、蔚、顯、汾、晉等九州行臺，仍行幷州事以鎭之。

顥聞爾朱榮將兵南來，使宗正珍孫與河內太守元襲守河內，爾朱榮攻之，元天穆亦將兵會之，是月（六月）二十二日，榮攻拔其城，斬珍孫及襲。閏六月，顥密與臨淮王彧（大通二年六月彧聞孝莊帝卽位，乃以母老求還，梁武帝遂遣之還魏），安豐王延謀叛梁。但以事難未平，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爲之備，而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服者尚多，彼若知吾虛實，連兵四合，將何以禦之？宜啓天子（謂梁武帝），更請精兵；幷敕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延明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復爲人用乎？大權一去，動息由人，魏之宗廟，於斯墜矣。」顥乃不用慶之之言。但又慮慶之密啓之，乃表於上（梁武帝）曰：「今河北河南，一時克定，唯爾朱榮尚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武帝乃詔諸軍繼進者，皆頓軍於境上。蓋是時梁武帝以陳慶之入洛已月餘，亦欲乘時擧大軍繼進

，圖恢復河南之地也。是時，慶之軍副馬佛念謀於慶之曰：「將軍威行河洛，聲震中原，功高勢重，為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慮乎？不若其乘其無備，殺顥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而向顥求還鎮徐州（顥先以慶之為徐州刺史），顥心憚之而不遣，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為國計，非徒有損於君，恐僕幷受其責。」慶之不敢復言，遂與顥同守河橋，慶之守北中城，顥據南岸，安豐王延明緣河據守，以拒爾朱榮。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衆。爾朱榮以攻北中城不下，又無艦可渡，因議欲北還，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曰：「今四方顒顒，視公此舉，若未有所成，遽復引退，民情失望，各懷去就，勝負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徵發民材，多為桴筏，間以舟楫，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為渡勢，首尾既遠，使顥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高道穆亦曰：「今乘輿飄蕩，主憂臣辱。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若分兵造筏，所在散渡，指掌可克。奈何捨之北歸，使顥復得完聚，徵兵天下？此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劉靈助曰：「不出十日，河南必平。」伏波將軍正平（魏以聞喜、曲沃二縣為正平郡）楊檦與其族居馬渚（今山西平陸縣），自言有小船數艘求為鄉導。爾朱榮乃於是月十八日命軍騎將軍爾朱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縛材為筏，自馬渚西硤石（今陝縣東北——註一）夜渡，襲擊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於是，安豐王延明之衆，聞之大潰。顥大懼，帥麾下數百騎南走。慶之收步騎數千，結陣東還，且戰且走。爾朱榮自追陳慶之，會嵩高水漲（註二），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須（鬚）髮為沙門，間行出汝陰（今安徽省阜陽縣），經壽陽還建康。北海王顥，自轘轅南走，至臨潁從騎分散，臨潁縣卒江豐斬之，傳首洛陽。延明則携妻子奔梁。魏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大將軍楊津先入洛陽，遂入宿殿中，掃灑宮庭，封閉府庫，出迎孝莊帝於北邙。孝莊帝既復還洛陽，乃以爾朱兆為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大丞相榮

，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戶。蓋賞爾朱氏克復之功也。（見梁書卷三十二陳慶之傳）

陳慶之旣還建康，猶以功除右衞將軍、封永興侯。旋又以爲北兗州刺史鎭淮陰，當拒魏方面之任。

梁武帝鑑於魏北海王顥與陳慶之襲洛陽之成功，乃於明年（中大通二年，魏孝莊帝永安三年，西元五三〇年）六月，復以魏汝南王悅爲魏王，八月遣兵送至境上，使伺魏之間隙以進圖，是仍爲以魏圖魏之策也。是年九月，魏孝莊帝殺爾朱榮於洛陽，十月素附爾朱榮之魏東徐州刺史斛斯椿帥部衆棄州投歸於悅，悅卽授椿侍中、大將軍、司空、封靈丘郡公，爲大行臺前驅都督，大有乘爾朱氏之亂躍躍欲進之勢。但至十二月，悅聞爾朱兆已入洛陽，自知不及事功，遂復南還建康。斛斯椿亦復棄悅奔魏。

至中大通四年（魏節閔帝普泰二年——孝武帝永熙元年）正月，當高歡討爾朱氏，魏國復大亂，而魏之南兗州（治譙城，今安徽省亳縣）亦已來降之後（梁以朱文開爲譙州刺史與元樹鎭譙城），梁武帝乃再遣魏王悅入洛，而使太子右衞率薛法護爲司州牧將兵送之，自西道北上。二月，又以太尉元法僧爲東魏王，使兗州刺史羊侃爲軍司馬，與法僧偕行，自東道北進。但至四月高歡已克洛陽滅爾朱氏，歡以汝南王悅乃高祖（孝文帝）之子，召欲立之，已至聞其狂暴無常乃止。歡又遣魏東南道大行臺樊子鵠攻譙城，是年七月擒元樹、朱文開等，梁西道圖魏之擧，遂成泡影。十一月，梁武帝聞魏室已定，乃召元法僧還，爲郢州刺史。至是，梁北伐圖魏之擧，遂暫時告終焉。

註一：資治通鑑卷一百五三，中大通元年載註：「五代志：河南熊耳縣有後魏崤縣，又有硤石山。唐志：陝州硤西縣、本崤縣，有硤石塢。」

註二：仝上書載註：「潁水出少室山。五度水出大室山，入於潁水。嵩高水漲，指此水也。」

第九節　申　論

魏國之潰亂：魏國自孝文帝遷都洛陽（太和十八年，西元四九四），其時魏之國勢鼎盛，已至登峯造極時代。孝文帝殂，宣武帝立（太和二十三年，西元四九九），自此爾後，魏之國運逐漸衰弱。蓋宣武帝幼弱，而諸王叔權勢震主，遂有漸次削除諸王，寵任素無黨援之外戚高肇以自固，魏政從此漸開爭權與衰微之端。及宣武帝殂，孝明帝立，帝時年幼冲，胡太后臨朝。太后淫亂，王侯大臣如高陽王雍、李崇等，競相奢侈，由是政風日壞，風氣頹靡，與道武、太武時代尚武精神較，判若霄壤矣。由於太后之淫亂，不任宰輔，寵任嬖倖，遂有元叉劉騰之政變。而元叉父子與劉騰之貪殘尤甚，於是上自朝宰，下至郡縣，莫不以搜刮民財爲務，遂致怨毒遍地，亂源處處伏潛，因有六鎭叛亂之暴發。及胡太后復政，淫亂如故，帝而年漸長，后與帝之爭以起，乃予爾朱榮入洛之機會。於是由紛亂漸進入方鎭割據之局；且割據之方鎭，皆莫不謀挾帝以自重，自是由高歡、宇文泰之割據，遂形成東西魏，再由東西魏之發展，而魏以滅亡矣。

由是觀之，魏國由衰亂至滅亡，皆首由政治之爭亂與奢侈，遂導致民不聊生，社會混亂，大亂由之而起。又以政亂與將士腐敗之故，不但平亂無功，且愈討而愈亂，由是新興之勢力出焉。新興之勢力已興，舊有之權勢日趨瓦解，於是改朝換代隨之而生。凡此，不僅魏國命運如此，即中國歷代亦莫不循此軌迹而進行也。

六鎭之亂：六鎭之亂，實已肇始於孝文南遷之時，蓋孝文南遷，實已有輕北重南之政策。此觀乎孝文南遷之時，率六鎭突騎南下，且爾後之任將士，北方六鎭皆以庸劣者充之，南方與梁戰者則皆英傑之士，是以由六鎭潰亂

，引致天下大亂之時，南方對梁之州鎮不但始終屹立不動，且屢破梁師。凡此，既可概見孝文南遷之政策矣。由於孝文之政策若是，後來六鎮將帥又復貪殘日甚，由之大亂以作。

至於孝文是項政策之導源，乃由於其厭惡北方之荒寒，欣慕南方之繁榮，於是極力華化之決策定焉。

爾朱榮之興起：榮之興起，其基因有五：㈠爾朱榮累世畜產富饒，尤以當時所賴以建軍之馬羣繁盛，是其主要因素。㈡爾朱榮所屬胡人，凡屬壯年卽爲勇健善騎射者，一旦馳騁於戰場，卽成爲勇敢善戰之士。㈢爾朱榮本身之才識勇健，亦屬不凡，故能延攬英雄形成勢力集團。㈣爾朱榮善於統御及練兵。㈤有可乘之時機與地利。玆略就此五點分析之。爾朱榮因具備第一二三及第四項之地利條件，實爲其建立新興勢力之基本因素。至於其才識與練兵，尤爲當時不可多得之人物。如於其論侯淵、爾朱兆、高歡三人之人才，可謂知人善任者也。至其練兵，亦有獨到之處，如魏書卷七十四爾朱榮傳載：「榮好獵，不捨寒暑，列圍而進，令士卒必齊一，雖遇險阻，不得違避。一鹿逸出，必數人坐死。有一卒見虎而走，榮謂曰：『汝畏死邪?』卽斬之。自是每獵，士卒如登戰場。嘗見虎在窮谷中，榮令十餘人空手搏之，毋得損傷，死者數人，卒擒得之。以此爲樂，其下甚苦之。太宰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勳業已盛，四方無事，唯宜脩政養民，順時蒐獵（古春蒐，夏田，秋獮，冬狩），何必盛夏驅逐，感傷和氣?』榮攘袂曰：『頃來受國大恩，未能混一海內，何得遽言勳業（器量亦大）?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與兄戒勒士馬，校獵嵩高，令貪汚朝貫，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塡六鎮；回軍之際，掃平汾胡（稽胡皆居汾州界爲亂）。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以數千騎徑度縛取，然後與兄奉天子，巡四方，乃可稱勳耳。今不頻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此不僅爲爾朱榮平定天下復興魏室之大計

，亦充分表現其練兵之卓異，是以其軍所當輒破，戰無不勝也。再就第五項有可乘之時言之，其第一步，在秀容與晉陽，北捍馬邑，東塞井陘，蓄力儲資，以觀時變，待機而發。其第二步爲乘時入洛，掌握中樞。其第三步爲平定葛榮及万俟醜奴，掃淸宇內。此皆其乘時之步驟也。

高歡之興起：歡字可六渾，爾朱榮自謂爲其承繼大業之人物。爾朱榮死後，爾朱榮所造成之勢力，爾朱氏中已乏統一領導之人物，爾朱世隆據洛，爾朱天光據關中，爾朱兆據晉陽，爾朱仲遠據滑臺，各不相干，已形成分裂割據之勢力。然爾朱氏之勢猶盛極一時，故高歡在晉州沈機觀變。尋知爾朱兆可愚，乃至晉陽得統六鎭十餘萬之殘衆。歡既得此衆爲實力之基礎，又藉詞就食山東，遂至上黨地區，再沈機觀變。及高乾兄弟據冀州相迎，因亟入之，乃得山東壤沃民衆之地區以爲基地，從事發展。及再戰勝爾朱氏之軍，遂取代爾朱榮之地位焉。觀高歡興起之本身條件，實遠遜於爾朱榮，然所以由弱小卒成大功者，皆賴歡識力機敏，善於乘時勢因利乘便也。至於歡討爾朱氏之成功，其因素有四：㈠得高乾兄弟之力，據有冀州爲基地。㈡激六鎭之衆，使出死力以爲已用。㈢離間爾朱世隆、爾朱兆、爾朱仲遠，使之崩析，然後始能以小敵大，以弱勝強。㈣韓陵之戰，運用戰術卓越。玆再就三四兩項分析之。爾朱榮死後，爾朱氏四大勢力（世隆、天光、兆、仲遠）已呈離析之勢，高歡離間之計，因得以實現。蓋離間之計，不能憑空而設，必先據有事實之背景，然後乃得因而用之，以奏功效。至於韓陵作戰之戰術得失，首先因爾朱氏諸人皆不知用兵之術，將其大軍分置於洹水南北兩岸，兵力爲洹水所分隔。高歡本屯軍於紫陌浮橋漳水之北岸，原欲阻橋以禦爾朱氏之軍，及見爾朱氏之軍勢已分，爾朱兆又不知據韓陵山之要地，乃斷然揮軍渡漳直趨韓陵山而據之，又自斷歸路，驅將士皆具決死戰之志。此一韓陵山爲控制洹水北岸戰場之鎖鑰，爾朱兆見已受制，乃前

往攻之。於是歡又張兩翼伏兵於栗樹林之內以待之。待陣前對話之心理宜傳戰已勝爾朱兆，戰鬪時又引卻以誘爾朱兆軍入伏陣中，然後前後左右夾攻之，是以爾朱兆之軍雖居優勢，卒至大敗。爾朱兆已敗，爾朱天光、仲遠等，本皆內心疑嫌未釋，遂皆潰敗。在此一役中，高歡之戰術眼光與機敏之行動與部署，實堪讚賞！

爾朱榮河陰殺百官之辯正：觀夫爾朱榮與元天穆之言，河陰所殺者，或魏朝中貪汚特甚之朝貴，蓋爾朱榮見魏朝貪汚之病，已入膏肓，非予以嚴厲之剷除，不足以革新魏政，改易世風。且觀其事後至洛陽，宰輔諸大臣皆一一復出，更可以證其所謂盡殺百官者，恐乃史家好惡之言耳。

第十章　東西魏之戰（六——二四五、六——二四六、六——二四七、六——二四八）

一、高歡南下洛陽：永熙三年（西元五三四）七月，高歡入洛陽，魏孝武帝西走長安，東西魏分立。

二、高歡第一次伐西魏——潼關之戰：大統三年（西元五三七）正月，歡三路攻關中，宇文泰擊滅歡將竇泰於潼關，歡敗退。

三、高歡第二次伐西魏——渭曲之戰：同年閏九月，歡兩路攻關中。十月，宇文泰大破歡軍於渭曲，歡敗退。

四、邙山第一次會戰：同年十月，宇文泰乘勝攻取河東及河南洛陽等地，十一月高歡遣兵迎擊之。翌年八月會戰於邙山，宇文泰先勝後敗，還長安。

五、邙山第二次會戰：大統三年九月，宇文泰再東進略河南地。大統九年二月，泰進爭虎牢，三月與高歡大戰於邙山，泰敗還。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戰爭導因（參看附圖六——二四五）

高歡與孝武帝嫌隙：歡已滅爾朱兆於秀容，其在晉陽之勢益盛。當其討爾朱氏而將入洛之時，侍中斛斯椿已有圖歡之志，及聞喬寧、張子期之死，內不自安（註一）。乃與南陽王寶炬，武衛將軍元毗、員外散騎侍郎王思

政，密勸孝武帝圖歡。舍人元士弼又言歡受詔不敬，帝由是不悅。椿因勸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增強警衞），自直閤以下，員別數百，皆選四方驍勇者充之。帝數出幸，椿自部勒，別爲行陣。由是朝政軍謀，帝專與椿決之。帝爲加強外鎮輔佐之形勢，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乃密與相結；又出侍中賀拔勝爲都督三荆等七州（荆、東荆、北荆、襄、南襄、郢、南郢）諸軍事，欲依勝兄弟以敵歡。歡由是益不悅。帝又欲收侍中、司空高乾爲己用，嘗謂乾曰：「司空奕世忠良（謂高允以來），今日復建殊效，相與雖則君臣，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之不意其有異圖，遂與盟約，亦不告歡。及帝置部曲，遣使結賀拔岳，又出賀拔勝鎮荆州，內樹黨援，外結方州，禍難將作，勢必及己，乃密告歡。歡因召乾至晉陽，面論時事，乾因勸歡受禪。歡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令司空復爲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但歡屢爲奏請，帝不許。蓋帝疑乾爲歡監制己也。乾知變難將作，爲自安之計，乃密請歡，求爲徐州刺史。歡奏請之，遂以乾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治彭城）。高乾將赴徐州，帝聞其泄漏機事，乃詔歡曰：「乾邕（乾字）與朕私有盟約，今乃反覆兩端。」歡因而惡乾，亦取乾前後論時事之書，遣使封上，帝乃賜乾死，並密勑東徐州刺史（治下邳）潘紹業殺乾弟敖曹，敖曹遂奔晉陽。於是高歡乃積極謀下洛陽以廢帝，但慮賀拔岳之強，欲先結好之，以策南下之萬全也。（北齊書卷二十一高乾傳）

宇文泰據關隴：孝武帝永熙二年（梁中大通五年，西元五三三），魏孝武帝用斛斯椿之計，已與高歡嫌隙，歡有圖洛陽之志，而患賀拔岳之強。是年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以觀歡之作爲，歡聞岳使至，甚喜！曰：「賀拔公詎憶吾邪？」乃與景歃血，約與岳爲兄弟。景還言於岳曰：「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

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泰已至，歡欲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蒲阪關），不及而返。泰還長安獻策於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爲之備，圖歡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治今陝西省橫山縣）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治今寧夏省靈武縣西南）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衆，未知所屬。公若引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復遣泰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孝武帝喜悅，加泰衛武將軍使還。又以岳爲都督雍、華、東華、岐、南岐、豳、原、河、渭、涇、夏、東夏、秦、南秦、梁、南梁、東梁、巴、益、東益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齎以賜之。於是岳乃實施宇文泰之策，引兵西屯平涼「郡治鶉陰，今甘肅省平涼縣西南九十里），以牧馬爲名。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沙門（皆居於今寧夏省東南部地）等聞之，皆附於岳，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且同會於平涼，受岳節度，惟曹泥附於歡而已。岳以夏州被邊重要，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舉宇文泰，遂遣之。由是高歡益忌岳。（以上皆見魏書卷八十賀拔岳傳）

歡已忌賀拔岳，乃謀離間賀拔岳與侯莫陳悅之關係，使自相圖（侯莫陳悅鎮秦州——今天水縣西南）。其右丞翟嵩曰：「嵩能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歡乃於是年十二月遣嵩，又使長史侯景招撫紇豆陵伊利，伊利不從。歡遂於明年（永熙三年，梁中大通六年）正月初九日進擊伊利於河西（五原河之西），擒之，遷其部落於河東（五原河之東）。孝武帝乃遣使責歡曰：「伊利不侵不叛，爲國純臣，王忽伐之，詎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

是年（永熙三年）二月，賀拔岳將討曹泥，遣使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

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召悅會於高平（今甘肅省固原縣），與共討泥。是時，悅已得翟嵩之言，乃密謀取岳。岳悅已會，岳數與悅宴，長史雷紹諫，亦不聽。岳使悅爲前軍，悅至河曲（今寧夏省靈武縣西南），卽誘岳入營，坐論軍事。悅陽稱腹痛而起，其壻元洪景拔刀斬岳，岳左右皆散走，悅遣人諭之云：「我別受旨，止取一人，諸君勿怖！」岳衆以爲然，皆不敢動。然悅對岳之衆，心持疑懼，不予撫納，卽還入隴，屯於水洛城（今甘肅省莊浪縣東南）。岳衆以未有所屬散還平涼後，諸將始以都督寇洛年最長，欲推使總諸軍，洛自以素無威略，不受。都督趙貴乃曰：「宇文夏州（泰），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議論紛紜，都督盛樂人杜朔周（本姓赫連）亦贊趙貴之議，且自請輕騎告哀並迎之，於是衆遣朔周馳至夏州。泰召將佐賓客共議去留之計，衆以爲悅在水洛城，去平涼不遠，若復有賀拔岳之衆，則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據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於是泰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將至，令杜朔周將衆先據彈箏峽（今平涼縣西一百里）以傳悅。是時高歡亦遣侯景招撫岳衆，泰至安定（今固原縣）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遂還。泰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皆悲喜，於是泰盡統岳衆，孝武帝以泰爲大都督，統岳軍。歡又使侯景與散騎常侍張華原、義寧太守王基共往勞泰，泰不受。基還言於歡曰：「泰雄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

是月，宇文泰致書責悅曰；「賀拔公有大功於朝廷，君名微行薄，賀拔公薦君爲隴右行臺；又高氏專權，君與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口血未乾，匕首已發。今吾與君皆受詔還闕（帝欲統關隴

兵以拒歡，故曾詔泰悅還洛陽），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自北道同歸，若首鼠兩端，吾則指日相見（言進兵討之也）」。侯莫陳悅乃遣將王伯和、成次安將兵二千助原州刺史史歸守原州（治今固原縣治）以拒泰。泰亦卽遣都督侯莫陳崇將輕騎一千進襲原州克之，擒史歸等。高歡是時知宇文泰進擊侯莫陳悅，曾遣督韓軌將兵一萬據蒲阪，以救悅，而遲遲不敢進。三月，泰自平涼至原州，集中軍衆。四月，留其兄子導爲都督，都鎮原州，而自將諸軍入隴擊侯莫陳悅。泰在進軍途中，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泰軍出木狹關（今固原縣西南，卽隴山之出入口），雪深二尺，泰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聞之，留萬人守水洛城，自退保略陽（今甘肅省秦安縣東南八十里）。泰軍至水洛，守城者卽降。泰乃遣輕騎數百馳趨略陽，悅又退保上邽（秦州治所。今天水縣西南），並召南秦州刺史李略（治仇池，今成縣西）與之拒泰。略知悅必敗，遣使者詣泰，請爲內應。略先至上邽，卽擧城降泰，泰以略爲秦州刺史。是夜悅猶欲迎擊泰將戰而軍自驚潰，僅二弟並子及謀殺岳者七八人逃入南山，悅已窮蹙，欲投奔曹泥於靈州，泰復遣兵追之。悅見追騎逼，乃自縊死。

宇文泰已入上邽，首一措施爲收秦州府庫。財物山積，盡以分賞士卒，自秋毫不取，左右竊一銀甕，泰卽罪之，剖賜將士，以示大公。次乃令衞將軍趙貴行秦州事鎮秦州、李弼鎮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蚝鎮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鎮渭州（治今陝西省隴西縣西南）。又徵豳（治今陝西邠縣）、涇（治今甘肅涇川）東秦（治今陝西省黃陵縣）歧（治今歧縣）四州之粟以給軍，藉以全面控制關隴之地，並以固軍力也。是時泰之夏州長史于謹（前獻計於廣陽王深，大破破六韓拔陵於折敷嶺）進言於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叛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

也。」泰善之。時高歡以泰已據有關隴，亦遣使甘言厚禮以結之，泰不受，封其書使都督張軌獻於魏孝武帝。於是帝與斛斯椿謀，卽命泰遣騎兵二千馳鎭東雍州（今陝西華縣治），以防高歡，蓋是時歡將韓軌猶在蒲阪故也。隨命泰大軍東還，以鎭關中，與洛爲犄角之勢。泰乃以大都督梁禦爲雍州刺史（治長安），使將步騎五千前行，自帥大軍繼之。是時，黨於侯陳悅之豳州刺史孫定兒，猶將兵數萬據州城以拒泰，泰遣都督劉亮將輕騎馳襲，克之。梁禦至雍州，時原雍州刺史賈顯度已與韓軌通謀（顯度曾具舟迎韓軌），梁禦乃說顯度使從泰，顯度卽出迎禦，禦遂入據長安。宇文泰已至長安，魏孝武帝卽以泰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使統關隴。此皆爲是年四月之事也。（上引周書卷一文帝紀）

東西魏戰爭導因：魏孝武帝以宇文泰已據關隴爲其黨援，乃積極排除高歡在洛陽河南所樹之勢力，因之侍中封隆之、領軍婁昭等皆歸晉陽。帝遂於永熙三年（梁中大通六年，西元五三四）四月，以斛斯椿兼領軍，改置都督，及河南、山東諸州刺史。時魏華山王鷙爲徐州刺史，高歡使大都督邱珍，奪其鎖鑰，以爭徐州。帝亦以建州刺史（治今山西省晉城縣東北）韓賢、濟州刺史（治今山東省歷城縣）蔡儁，皆黨附於歡，乃省建州以去賢，又使御史舉儁罪而去之，改以汝陽王叔昭代之。高歡爭之不能得。（下段引周書王思政、柳慶及魏書出帝平陽王紀）

六月，孝武帝密詔高歡，僞稱「宇文黑獺（泰字），賀拔勝頗有異志，稱將南伐，潛爲之備，王亦宜共爲形援。」云云，而實以備歡。歡知帝謀，乃將計就計，表稱：「荆雍將有逆謀，臣今潛動兵馬三萬，自河東渡；又遣恆州刺史庫狄干等將兵四萬，自來津渡（今山西省保德縣境）；領軍將軍婁昭將兵五萬，以討荆州；冀州刺史尉景等將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討江左。皆勒所部，以聽處分。」云云。孝武帝知歡已覺其謀，卽令羣臣議之，欲止

歡軍。歡亦集幷州僚佐共謀，乃直表云：「臣爲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請斟量廢佞臣一二人。」十六日帝乃使
大都督源子恭守陽胡（今山西省垣曲縣）；汝陽王暹守石濟（今河南省延津縣）；又以儀同三司賈顯智爲濟州刺史
帥豫州刺史斛斯元壽（椿弟），東趨濟州，蔡儁不受代。帝愈怒，乃一面廣徵州郡兵，一面爲敕賜歡，詳述是非利
害。是時中軍將軍王思政進言於帝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
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遣散騎侍郎柳慶見泰於高平，泰欣然願奉迎車駕。慶還，帝復私謂慶曰：「朕欲
向荊州何如？」慶曰：「關中形勝，宇文泰才略可依。荊州地非要害，南迫梁寇，臣愚未見其可。」時東郡太守裴
俠帥所部奉徵至洛陽，王思政問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
（註二），所謂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如何而可？」俠曰：「
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時高歡已遣三千騎鎭建興（今山西省晉城縣西北四
十里），又益河東（蒲阪）及濟州兵，擁諸州和糴粟，悉運入鄴（歡欲事平後遷帝都於鄴）。帝又敕歡曰：「王若
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使蔡儁受代，邸珍出徐；止戈散
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矣。王若馬首南向，問鼎
輕重，朕雖不武，爲社稷宗廟計，欲止不能。決在於王，非朕所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歡復上表極言宇文泰
、斛斯椿罪惡。蓋此二人翦除，歡乃可任所欲爲也。於是孝武帝乃一面下制書，數歡咎惡；一面召賀拔勝赴行在所
；又以宇文泰兼尚書僕射爲關西大行臺，許妻以馮翊長公主，並敕泰遣騎迎駕長安。泰即移檄州郡，數歡罪惡，以
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將輕騎一千赴洛，又遣帳下都督楊荐，及長史宇文側，將兵出關接應。自將大軍發高平

，前軍進屯弘農（今河南省陝縣）。是時，賀拔勝亦出魯陽屯於襄城界，以爲聲援。

高歡以孝武帝數其咎惡，卽勒兵南下，召其弟定州刺史琛使守晉陽，命長史崔暹佐之。歡發晉陽時告其衆曰：「孤以爾朱擅命，建大義於海內，奉戴主上，誠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讒構，以忠爲逆。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敖曹爲前鋒，疾馳南下。又使相州刺史竇泰趨滑臺（今河南省滑縣），建州刺史韓賢趨石濟（今河南延津縣）。孝武帝聞歡軍將至，七月初九日卽親統大軍十餘萬陳於邙山之北，以斛斯椿爲前鋒，屯於河橋（南岸）以拒之。椿已至河橋，請帥精騎二千夜渡河，掩歡軍之勞弊。帝初從之，及黃門侍郎楊寬進言：「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椿若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帝又勑椿停行。椿曰：「今上信左右間構，不用吾計，豈天道乎？」旋帝又以斛斯椿與行臺長孫稚、大都督潁川王斌之守虎牢，行臺長孫子彥鎭陝，賈顯智、斛斯元壽鎭滑臺。（上引魏書卷八十斛斯椿傳）

宇文泰聞高歡急馳南下，謂其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度，大事去矣。」乃卽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蒲阪（今陝西省大慶關）渡，趨幷州：改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以代駱超。

是月中旬竇泰與顯智遇於長壽津（今河南滑縣），顯智陰約降於歡，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兵，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戰死。歡潛軍至野王（今河南省沁陽縣）北中郎將田怙爲歡內應（北中城在河橋北岸）。帝知之，斬怙。歡自野王至河北十餘里，再遣使口申誠款，帝不報。二十六日歡引軍渡河，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奔梁，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洛水入河之口）死戰，計不能決。

是時元斌之又與斛斯椿爭權，棄椿還，紿帝曰：「高歡兵已至。」二十七日帝乃遣使召椿還。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等以五千騎宿於瀍西（今洛陽縣瀍水之西）。衆知帝將西入關，其夜亡者過半，亶、湛亦逃歸。二十八日帝西走，遇李賢於崤中（今陝縣崤道上），急急西走。二十九日歡遂入洛陽，遣領軍婁昭等追帝。長孫子彥不能守陝，棄城走。高敖曹帥勁騎追帝，至陝城之西，不及而還。帝至稠桑（今靈寶縣），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及之，趙貴、梁禦帥甲騎二千，亦相繼迎至，帝遂循河西行入關。孝武帝西奔所以如此狼狽者，一以羣臣紛紛，決計不定；一以將帥缺乏戰志，奔敗迅速；一以宇文泰之軍未能按計劃迅速到達故也。

八月初四日，高歡集洛陽百官而責之，收斬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廞、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等，然後推司徒清河王亶爲大司馬，承制決事，並即親將大軍西向，蓋欲乘勝擊滅宇文泰，以幷關中也。

宇文泰迎孝武帝於東陽驛（今陝西省臨潼縣），遂入長安。以泰爲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尚書毛遐、周惠達爲之。

是月末，高歡將大軍至弘農。九月十三日使行臺僕射元子思帥侍官迎帝。二十九日攻潼關克之，擒毛鴻賓，進屯華陰長城（戰國時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今華陰縣）。龍門都督薛崇禮，以城降歡。此時，歡雖已入關，但見宇文泰已有備，攻之一時難克，又慮洛陽不安，恐賀拔勝自南陽襲其後，乃決計自還洛陽，分遣行臺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狄溫守封陵（今山西永濟縣南）；薛紹宗爲華州刺史，築城於蒲津西岸（今陝西省朝邑縣東北），對宇文泰暫取守勢。同時又命高敖曹行豫州事鎮守虎牢，而遣省臺侯景等將兵向荆州。蓋取南攻西守之策，待荆州已平

，然後集力以對關西也。

侯景等已引兵向荊州逼穰城（今鄧縣），荊州民鄧誕等執元穎以應景。先是，賀拔勝聞孝武帝已自洛陽入關，乃使長史元穎行荊州事守南陽（穰城，今鄧縣），自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淅陽（今河南省內鄉縣）聞高歡已屯華陰，欲還。其行臺左丞崔謙曰：「今帝展顚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於行在；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戮力，唱擧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莫及。」勝不聽，遂還。但勝將至荊州，州城已爲侯景所據。景迎擊勝，勝兵敗，竟帥數百騎奔梁。是時東荊州（治今河南省沘源縣治）刺史馮景昭，亦欲西入關，東荊州民楊祖歡等起兵應歡，景昭敗走。於是侯景盡有荊州及東荊州諸地。（上引周書卷三十五崔謙傳）

十月，高歡還至洛陽，又遣使奉表於孝武帝曰：「陛下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寧負陛下，不負社稷。」帝亦不答。歡乃集百官議所立。時清河王亶出入已稱警蹕，歡醜之。乃託以孝昌以來，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帝於夾室（註三），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於十七日立清河王世子善見爲帝，時年十一，是爲孝靜帝。以趙郡王元諶爲大司馬，咸陽王坦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高盛爲司徒，高敖曹爲司空，於是東西魏乃分立焉。

註一：爾朱仲遠當韓陵戰敗之後，南奔於梁。其帳下都督喬寧、張子期，自滑臺詣歡降。歡責之曰：「汝事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州爲逆，汝爲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叛之，事天子則不忠，事仲遠則無信，犬馬尚識飼之者，汝曾犬馬之不如，遂斬之。」（見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五，中大通四年。）斛斯椿亦曾數反復，故懼之內不自安。亦圖乘機取高歡之權勢而代之也。

註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六，中大通六年載註：「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帝河阻山，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注曰：『百二得百萬中之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

註三：同上書載註：「（孝莊帝）尊其父彭城王勰為皇帝，列於七廟，以孝文為伯考。高歡之立魏孝武，改元永熙；孝武自以於孝明帝兄弟也，禮兄弟不相入廟，遂遷孝明帝主於夾室。凡宗廟之制，有東西夾室。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

（參看附圖六——二四六、六——二四七、六——二四八）

一、地理形勢

長安、洛陽、晉陽、鄴等地之地理形勢，以前各卷已有詳載，請參看各有關此等地區之戰役。茲僅述東西魏戰爭中此等地區之關係。

晉陽即今山西太原市：高歡已奪據爾朱氏基業之晉陽，即以此地為根基，以控制關東州郡。晉陽因東有太行，北有句注，西有雲中及黃河，南有太岳諸山脈之屏蔽，誠為當時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戰略上最佳之地。歡據有其地，挾魏帝於洛陽或鄴，以號令州郡。當河南有事，則下兵上黨（今山西省壺關、高平等地），渡河以臨洛陽；河北有事，則出井陘（今河北井陘縣）、釜口（今河南武安縣）以臨鄴。柔然入寇，則據句注山足以自固。西入關

中，則有河汾漕運之利，以會兵河東。至於鄴城，自曹魏以來，卽爲河北之首府，財穀所資；洛陽則居中原之中，自從漢以來，歷爲帝都；兩地雖皆四戰之地，然四通八達，實爲控御四方最爲便利之地也。

長安卽今陝西西安市：長安自古爲帝都之所，外據山河之險，內處涇渭膏腴之區，向稱天府之國。宇文泰以關中創基業，旣見其獻賀拔岳之策，蓋當時關東紛亂，若據關中，進控隴右（今甘肅省），然後坐觀形勢，見易而進，知難則守，誠當時霸業最佳之基地也。

其次，東西魏戰爭，最重要之地，尙有虎牢、河橋、陝縣、玉壁四地。玆概述此四地重要之形勢如左：

虎牢卽今河南汜水縣：虎牢之重要性，已於周代之戰爭中，晉悼公與楚爭霸中原，據虎牢而鄭服；鄭服而楚不得不退伏於方城以南矣。楚漢戰爭，劉邦以虎牢爲抗項羽之中心陣地，項羽雖勇，兵雖精，竟不能越雷池一步。沙苑會戰後，宇文泰不能克取虎牢，河南之地，終不可得。

河橋在今河南孟津縣渡黃河之橋樑：此河橋在西晉時，爲杜預所築，歷晉魏皆爲河南北交通之唯一之要道。橋北岸有北中城，南岸有河陰城，晉魏皆有重兵駐守之。高歡據有此橋，則可以自上黨揮軍以臨洛陽；宇文泰據有河橋，則可阻北軍之南下。邙山會戰，卽所以爭奪河橋之控制機也。

陝城爲恆農郡治所，卽今河南陝縣：此地陸地則控制崤函之道，水路則控制茅津之渡口，扼關東關西水陸進出之咽喉，爲東西魏必爭之地。

玉壁在今山西稷山縣西南：此城爲東西戰爭時，西魏大將王思政所築，以防高歡自晉陽之進攻。蓋玉壁扼汾水入河之漕運，高歡若擧大軍自晉陽以達蒲阪（今永濟縣），必須自汾水運糧以給軍。若據守此地以斷歡軍之糧運

，則歡大軍不能自蒲阪向長安發動攻勢也。

二、戰爭方略

一、高歡方略：

(1)利用爾朱氏晉陽之根據地以爲基業——當時羣雄紛爭，可爲歡之根據地者有四：一爲關中，二爲洛陽，三爲鄴，四爲晉陽，當時關中已爲賀拔岳所居；洛陽、鄴，皆爲四戰之地，若非人才衆盛，實力強大，不足以自固；惟晉陽東有太行，北有句注，西有雲中黃河，南有太岳，山河四塞，且爲爾朱氏之黃河舊基，可以因之以成霸業。故歡於破爾朱氏野戰軍，入洛陽擁挾魏帝之後，即捲旗北向，逐爾朱兆以取晉陽而據之。

(2)謀以計取關中——歡已據有晉陽，由於新與力微，尚不足控御天下英雄，乃一面整軍經武，一面謀致賀拔岳以自助。不圖岳在宇文泰等獻謀之下，據關中以自雄，於是用離間之計，使侯莫陳悅圖之。悅已殺岳，即遣侯景往撫岳軍（未遣大軍繼後是其失，詳見申論節中），不圖宇文泰竟捷克先之。泰已撫有岳軍，猶不欲對關中用武，而謀以計取之。

(3)徙都鄴以固霸業——以計謀取關中不成，不圖洛陽又有斛斯椿輔孝武帝以相拒，在百謀無可挽救之下，遂下兵洛陽，立新帝，陟都鄴，以固山東。

(4)西伐準備——宇文泰已擁有孝武帝，關中急切難圖，東西分立之勢已成，乃作武力奪取之準備。在此項圖謀中，首要之圖爲完成戰略控制之優勢，西則固山河之險，守蒲阪，扼潼關，爲直接退守進攻之

計；南則奪取三荆州之地，俾有武關以脅長安之背；東則排除兗、齊、青三州之異己勢力，以穩定鄴都之基業；北則滅劉蠡升，然後西襲夏州，以脅關隴之側背。

除上項戰略積極準備之外，又南和梁，北結柔然。此孫武所謂「乃爲之勢，以佐其外」也。

(5)進攻關中——上項戰略準備已告完成之後，遂大舉進攻長安。初期之攻勢，採分兵三路進攻之策，一自蒲阪渡河進軍渭北，一自潼關西進直搗長安，一自武關入藍田以攻長安之背，三路以長安爲目標會師。此次進攻，由於中路軍被殲於潼關，計劃全盤失敗。第二次進攻，乃捨迂遠之武關一路，幷謀兵力集中使用，乃以一部兵力入崤谷之道，攻陝城以爲牽制；集中絕對優勢之主力渡蒲阪，自渭北進攻長安。

(6)邙山會戰——自上項大舉進攻失敗之後，對河南諸州之控制宣告動搖，乃集力以固守虎牢及河橋兩戰略據點，與宇文泰在邙山決戰，以制勝。

(7)內修政治加強戰爭力量——第一次邙山會戰後，積極加強內治，肅清貪汚，以支援作戰之持續力。

(8)爭奪玉壁之控制——邙山會戰勝利，河洛之控制權取得後，爲以後之大舉進攻計，必須先爭取河汾二水漕運之暢通，以供大軍之運補，因而不惜全力以攻玉壁，然後求取河東三角地帶之控制權，爲再攻關中大軍開進之發起點。

二、宇文泰方略：

(1)取得關中爲基業——不意賀拔岳被殺，乃不失時機迅速自夏州入撫岳軍，並速擊侯莫陳悅滅之，控制關隴之地，以爲基業。然後爭取孝武帝入關，俾挾天子以令諸侯。

(2)大戰準備——歡已徙東魏帝都鄴，東西大戰勢所必至，乃首先進爭潼關及蒲坂西岸之控制權，以爲進攻退守之計；次爲南方則爭奪三荆，北方則克服靈州，內則翦除隴右之患，廢立魏帝，以爲戰略之準備。

(3)決戰策略——關中第一次作戰，採內線機動戰略，在高歡軍分進在蒲坂、潼關、武關三點，亦即歡軍尚未到達「合擊」之作戰線前，即以快速之戰術行動，襲敵中路於潼關而殲之。第二次作戰，陝城潼關堅守，集全力於渭北決戰。邙山全力會戰，以爭奪河南之控制權。邙山會戰後，力爭陝縣、玉壁之固守，以阻扼歡軍河汾之漕運，並以鞏固河東三角地帶之戰略位置，使東魏失去發動攻勢之能力。

(4)謀富國強兵之道——第一次邙山會戰後，積極圖謀富國強兵，以加強戰爭潛力，支援方與未艾之戰爭。

第三節　雙方戰爭準備

高歡之戰爭準備：歡已西守潼關，南破賀拔勝，又別立孝靜帝於洛陽。是時宇文泰亦進軍攻潼關，斬歡將薛瑜，俘其卒七千人。西魏孝武帝進泰位爲大丞相。東魏行臺薛脩義等，又渡河據楊氏壁（今陝西省韓城縣境），西魏司空參軍薛端糾帥村民擊卻之，宇文泰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鎭守之。於是，高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書下三日卽行。是年（永熙三年，東魏天平元年，梁中大通六年，西元五三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東魏孝靜帝發洛陽民四十萬戶，狼狽遷鄴（十一月初一日至鄴）；歡自留洛陽部署，改司州爲洛州，以尚書令元弼爲洛

州刺史鎮洛陽，又以行臺尙書司馬子如爲尙書左僕射，與右僕射高隆之、侍中高岳、孫騰等留鄴，共知朝政；然後歡乃還晉陽。蓋是時，東西魏及梁，已形成三分鼎立之勢，在此種情勢之下，歡必須通盤籌劃兼顧，以備未來之大戰也。歡此項戰爭準備，主要爲對東方、南方、及北方三個戰略地區之爭取控制權，茲分述如左：

(一)控制齊、兗、青三州——當高歡與孝武帝有隙時，齊州刺史侯淵，（治碻磝城，今在平縣西南），兗州刺史樊子鵠（治瑕丘，今滋陽縣），青州刺史王貴平（治今山東益都縣）三人，陰相連結，以觀時變；同時淵又遣使通於高歡。及孝武帝入關，淸河王亶承制，以汝陽王暹爲齊州刺史，以淵行青州事，暹至城西，淵不時納（尙未奉制行青州事也），城民劉桃符等潛引暹入城，淵帥騎出走，妻子部曲悉爲暹所虜。淵行及廣里（今山東長清縣），始奉到制書，歡亦遣淵書曰：「卿勿以部曲單少，憚於行陳；齊人澆薄，唯利是從，齊州尙能迎汝陽王，青州豈不能開門待卿也。」淵遂東行，暹亦歸淵妻子部曲。但王貴平亦不受代，淵襲破之，斬貴平傳首洛陽。十一月兗州刺史樊子鵠據瑕丘以拒高歡，南青州刺史（治東平，今山東省范縣東南）大野拔帥衆附之。明年（梁大同元年，西元五三五）二月，高歡遣儀同三司婁昭等攻兗州，昭攻拔東平後，進圍瑕丘，以水灌城，大野拔斬子鵠以降。三月，高歡又以封延之爲青州刺史代侯淵，淵反，歡使濟州刺史蔡儁討斬之。於是東魏之東方悉定(上引魏書侯淵傳)

(二)平定劉蠡升，除北邊之患——稽胡劉蠡升自孝昌年間以來，居雲陽谷（今山西省左雲縣）自稱天子，魏之邊境，常被其害，謂之胡荒。是時（梁大同元年，西魏大統元年，東魏天平二年，西元五三五年，正月）高歡爲翦除北邊之患，乃親將進襲，大破之。三月，歡僞與劉蠡升約和，許以女妻其太子，蠡升因不設備，歡擧兵襲之，蠡升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降，餘衆復立其子南海王，歡進擊擒之，俘其王公以下四百餘人，華夷五萬餘戶，乃平

之。

㈢再定荆州——賀拔勝在荆州時，表武衞將軍獨孤信爲大都督，及侯景已取荆州，賀拔勝奔梁，宇文泰乃以信爲都督三荆州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大都督、荆州刺史，以招懷之。是年（梁大通六年，西元五三四閏十二月，蠻酋樊五能又攻破淅陽郡以應西魏。東魏西荆州刺史辛纂遣兵進討之，兵敗。淅陽城民密召獨孤信，信至武關（自上洛，今商縣東下），東魏遣恆農太守田八能帥羣蠻拒信於淅陽，又遣都督張齊民將步騎三千，出信之後，信謂衆曰：「今士卒不滿千人，首尾受敵，若還擊齊民，則土民必謂我退走，必爭來邀我；不如進擊八能，破之，齊民自潰矣。」遂擊破八能，乘勝襲穰城，又破之，斬辛纂，信因分兵定三荆之地。明年（梁大同元年）夏，高歡再遣高敖曹、侯景各帥兵三萬再擊荆州，攻穰城，獨孤信兵少不敵，奔梁。東魏遂再有荆州。（周書獨孤信傳）

㈣攻潼關——梁大同元年正月，高歡遣大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帥大都督竇泰、太州刺史（治今山西永濟縣）韓軌等攻潼關（去年東方已定，故歡乃遣司馬子如自鄴攻潼關），宇文泰軍於霸上（今長安縣東）以拒之。子如與軌回軍（未能克潼關），從蒲津夜渡，襲華州（今陝西華縣），已入城，爲西魏華州刺史王羆所破，子如等軍退還。高歡此次攻潼關、華州，蓋欲先據進攻宇文泰之前進據點，以便爾後之大舉進侵也。

㈤爭奪夏州破靈州——梁大同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高歡自晉陽將萬騎攜乾粮襲西魏夏州（治統萬，今陝西省横山縣西），四日而至，縛矟爲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將兵鎭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於是西魏靈州刺史曹泥（泥於上年正月爲宇文泰所攻降泰），與其壻涼州刺史劉豐復叛降東魏。宇

6—2130

文泰再進軍圍之，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高歡亦發阿至羅騎（居今寧夏省）三萬救之，渡河繞出西魏軍之後，西魏之軍退，歡乃帥騎迎泥及豐，拔其遺戶五千以歸。

㈥南和梁、北和柔然——梁大同元年十二月，柔然頭兵可汗求婚於東魏，歡以常山王妹為蘭陵公主妻之，使侵西魏。當東西魏分立之後，梁亦在淮北及益州方面相機北進。梁中大通六年十月，梁武帝開始乘魏東西分立之亂，遣信武將軍元慶和為鎮北將軍，帥兵進攻東魏。明年（大同元年）二月，梁司州刺史陳慶之攻東魏豫州（治今汝南縣），四月元慶和攻城父（今安徽省亳縣），六月轉攻南頓（今河南省項城縣北五十里）。高歡乃於是月遣高敖曹將三萬人趨項（今項城縣東北），大都督竇泰將兵三萬趨城父，侯景將兵三萬趨彭城，示將大舉南伐。明年（梁大同二年）九月，歡又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書右僕射、南道行臺，督諸軍將寇梁。十月梁武帝下詔大舉拒之。是月侯景將兵七萬攻楚州（今安徽省鳳陽縣）陷之，俘梁刺史桓和，遂進軍淮上，南北司二州刺史陳慶之擊破之。十一月，梁罷北伐之師，十二月歡遂遣使請和於梁，梁許之。於是，歡南和西攻之策，乃告成功。

宇文泰之戰爭準備：宇文泰當高歡急下洛陽時，曾一面遣兵東趨洛陽迎孝武帝，一面遣兵渡蒲阪，欲乘晉陽之虛襲之。嗣以高歡迅速渡河，洛陽崩潰，乃改變部署，除仍遣李賢往迎孝武帝外，諸軍皆頓兵長安及渭北地區，以觀形勢。故高歡軍至華陰不敢復進，而還洛陽。泰當歡西守河東、潼關，南取荊州，北還晉陽，東定齊兗青三州之際，亦乘此時機作積極之戰爭準備。其進行情形，分述於次：

㈠廢立魏帝——魏孝武帝雖臨顛覆之會，猶淫亂逸樂，從妹不嫁者三人，皆封公主。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產）從入關。是時，宇文泰乃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由是不悅，與泰有隙。梁中大通六年閏十二月

，泰酖殺帝，奉太宰南陽王寶炬爲帝，是爲西魏文帝。蓋因泰以孝武帝難於控御，故廢立以專己之權力，俾與高歡爭雄長也。

㈡克復潼關及楊氏壁——梁中大通六年十月，高歡已還洛陽，宇文泰卽將兵攻潼關，斬歡守將薛瑜，遂克復之。高歡亦遣行臺薛脩義等渡河，爭奪楊氏壁據之（今陝西省韓城縣境），以通汾入河之漕運，泰又遣司空參軍薛端擊卻之，幷使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鎭守之。蓋泰欲據山河之險以拒歡，然後逐步作戰爭準備也。故明年（梁大同元年）正月，高歡遣司馬子如等再攻潼關、華州（今華縣），泰又擊卻之。

㈢爭奪靈州以固北防——是年十二月，泰遣儀同李虎、李弼、趙貴等擊曹泥於靈州（今寧夏省靈武縣西南），攻至明年（梁大同元年）正月初旬，曹泥請降。於是，西魏北防上之夏州（治統萬，今陝西省橫山縣西），涼州（治今甘肅省武威縣），乃得益形鞏固。

㈣鞏固內治及用人才——梁大同元年正月，泰爲翦除心腹之患，擊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治今甘肅省隴西縣西南）。按可朱渾道元先附於侯莫陳悅，又與高歡素相善。侯莫陳悅死，泰攻之不能克，與盟而罷。及是，道元常與歡通謀，於是泰進擊之，道元乃帥所部三千戶北渡烏蘭津（今甘肅省靖遠縣）走靈州，曹泥資送之至晉陽歸歡，渭州遂定。

宇文泰是時新得關中，且以關中軍旅未息，吏民勞弊，謀所以安之，乃命有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時治者，爲二十四條新制頒行之。僕射周惠達薦行臺郎中蘇綽有王佐之才，卽連擢爲著作郎、大行臺左丞，參與機密，立戶籍之法，關中賴以治焉。

㈤爭奪荆州戰略要地——梁中大通六年閏十二月，宇文泰以賀拔勝爲侯景所敗奔梁，乃以大都督獨孤信爲都督三荆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大都督、荆州刺史，以招懷之，使屯上洛，以進圖三荆。信已拔穰城，斬辛纂，旋又爲歡將高敖曹、侯景所攻奔梁。宇文泰此舉失敗之後，乃守上洛（今陝西省商縣）、武關，拒境以自固。

㈥南拒梁，北和柔然——梁大同元年七月，梁繼攻東魏之後，又使其益州刺史鄱陽王範與梁州刺史樊文熾（治今四川省劍閣縣），合兵圍攻西魏之晉壽（今廣元縣），西魏東益州刺史傅敬和降梁。十一月，梁又以光烈將軍蘭欽爲北梁州刺史將兵自襄陽經魏興（今陝西省安康縣西北）攻南鄭，西魏梁州攻史元羅學城降。西魏失南鄭，乃守仇池（今甘肅省成縣）、武興（今陝西省略陽縣）以拒梁。

當柔然與東魏結姻親之後（梁大同元年十二月），數侵西魏，宇文泰遣中書舍人庫狄峙至柔然，與結和親，以爭取之。由是然柔不復入寇北邊。

第四節　作戰經過

一、高歡第一次攻西魏之戰——潼關之戰（參看附圖六——二四六）

戰鬥經過：高歡宇文泰皆積極準備戰爭，已如上節所述。西魏文帝大統元年，東魏天平二年（梁大同元年，西元五三五年）西魏文帝下詔數高歡二十罪。且曰「朕將親統六軍，與丞相（泰）掃除凶醜。」高歡亦傳檄於西魏，謂文黑獺（泰字）、斛斯椿爲逆徒。且言，今分命諸將，領兵百萬，刻期西討云云。

明年二月，高歡首先令阿至羅（註）逼西魏秦州刺史万俟普，歡自將衆（似使車騎大將軍可朱渾道元統衆，陽言自將以眩惑宇文泰）爲後繼。五月，万俟普與其子太洛宰，豳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衞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人奔東魏（是時夏州已爲高歡所襲據），宇文泰車騎追之，至河北千餘里，不及而還。高歡此擧，蓋在大擧進攻之前，擾亂宇文泰之後也。繼又南和梁，於是大擧進攻之準備完成，遂於是年十二月十一日，歡自督諸軍伐西魏，其進攻部署如左：

一、司徒高敖曹將兵向武關趨上洛（今商縣）。

二、大都督竇泰將兵趨潼關。

三、高歡自將兵軍蒲阪（今永濟縣）渡河趨渭北。

以上三路軍約十餘萬，以長安爲進擊目標。宇文泰亦即出兵迎擊之。

西魏大統三年，東魏天平四年（梁大同三年）正月，高歡在蒲阪造三浮橋，示以欲渡河之勢。是時宇文泰軍於廣陽（今臨潼縣北）得悉高歡三路進軍之狀況，乃謂其諸將曰：「賊掎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度，此綴（牽制誘惑）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常爲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灞上。今大擧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諸將猶懷異意，唯行台左丞蘇綽、參軍達奚武二人贊同之。十四日泰還長安問計於其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阪，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

（在潼關之左，今潼關之東），竇泰躁急，必未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宇文泰與深之狀況判斷，皆決心採內線機動作戰）泰喜從之。乃聲言欲退保隴右（「因勢利導」，因泰敵歡，乃以小敵大，以弱敵強也），十五日泰謁文帝後（以誤敵間），而潛軍東出，疾馳進趣小關，十七日旦即抵達之。竇泰不意宇文泰軍猝至，乃急欲自風陵津北渡就歡軍，宇文泰將兵出馬牧澤邀擊竇泰，大破之，盡殲竇泰軍，竇泰自殺。當竇泰被擊時，高歡欲自風陵赴救，以河冰薄不得渡，及竇泰沒，乃撤浮橋而遣儀同薛孤延將兵為殿掩護撤退。宇文泰追之，與孤延激戰，然後引還。（上引周書卷一文帝紀、下引泉企附子元禮仲遵傳）

竇泰敗沒，高歡軍退，高敖曹猶不知。敖曹自商山（今陝西省商縣東）轉鬬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今商縣）。郡中豪族泉岳及弟猛略與杜窋等謀應敖曹，西魏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殺岳及猛略，杜窋逃歸敖曹。敖曹乃以窋為鄉導而攻之，敖曹被流矢，通中者三，殞絕良久，復上馬巡視上洛城。泉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拒之，仲遵傷目不堪復戰，城遂陷，企等被擒。敖曹以杜窋為洛州刺史。敖曹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召敖曹曰：「竇泰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敖曹不忍棄軍，力戰，全軍而還。泉元禮於敖曹還軍途中逃歸上洛，遂與元禮陰結豪右，襲窋殺之，西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宇文泰重賞之例），以賞其功。

戰後概況：

㈠西魏乘勝取恆農——是年（西魏大統三年）七月，宇文深勸泰取恆農（今河南省陝縣）。八月十四日，宇文泰帥李弼等十二將東伐，以北雍州刺史于謹為前鋒，攻盤豆拔之（今閿鄉縣西），二十五日軍至恆農，二十七日拔之，擒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俘其戰士八千。宇文泰已克恆農，再遣兵攻略河北邵郡（今山西省垣曲縣）、正

平（東魏東雍州治所，今新絳縣西南）二郡，又克之，有準備進攻洛陽之勢。九月，柔然亦為西魏侵東魏三堆（今山西寧縣），高歡親將擊走之。

(二)高歡內部問題——是年九月，歡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污，言於歡請治之。歡曰：「弼來我語耳。天下貪污，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中原多亂，士大夫欲南走避亂），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為後來厲懲貪污張本，見本章戰後之政局節）」。西魏已取恆農及河北郡縣（今山西省西南三角地帶），歡欲出兵爭奪之，杜弼又請先除內賊。歡問內賊為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也。」歡不應。使軍士以兵器脅弼，然後諭之曰：「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歡軍內部又有華夷之分歧，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今汝安寧，汝何為疾之？」由是觀之，高歡內部問題複雜，故其勢雖強大，終不能制宇文泰也。（上引北齊書卷二十四杜弼傳）

二、高歡第二次攻魏之戰——渭曲（沙苑）會戰（參看附圖六——二四六）

是年（西魏大統三年，東魏天平四年）九月，高敖曹還自上洛，歡復以為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以司空侯景為西道大行台，與敖曹及行台任祥、御史中尉劉貴、豫州刺史堯雄、冀州刺史万俟洛同治兵於虎牢，蓋是時關中飢饉，歡乃欲乘機再準備西伐也。閏九月，高歡遂再將兵二十萬自壺口（今山西省吉縣西）趨蒲津（即蒲阪津）

，使高敖曹將兵三萬攻恆農向潼關。是時宇文泰以關中饑饉，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恆農五十餘日，聞高歡將渡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圍恆農而攻之。於是歡右長史薛琡進策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玆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皆不聽，即帥大軍自蒲津渡河而進。歡已渡河，蒲阪民敬珍與從祖兄祥糾合鄉里起兵，有衆萬餘，欲斷歡之歸路，以應宇文泰。（上引北齊書卷二十六薛琡傳）

是時，宇文泰在渭南（似在今臨潼縣地區）亦決計與高歡在渭北決戰，一面令華州刺史王羆在馮翊（今大荔縣）固守，以邀歡軍之後，一面徵諸州兵。歡已渡河至馮翊城下（今大荔縣），謂羆曰：「何不早降？」羆曰：「此城是王羆冢，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急切難下，乃揮大軍涉洛水軍於許原西（今富平縣東故市附近）。宇文泰在渭南欲進擊之。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軍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水上，令軍士帶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西移。十月初一日泰至沙苑（今高陵縣城附近），距歡軍六十里。泰諸將以衆寡懸殊，皆懼，惟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深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竇泰，愎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為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命王羆固守，實已有此意）」泰乃遣須昌縣公達奚武進覘歡軍，武率三騎皆穿歡軍衣服，偽裝歡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歡軍軍號（猶今之口令），然後上馬至歡軍營，歷營而行，若警夜者（猶今查哨者），歡軍哨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因具知敵之情狀而

還。

歡聞泰自將兵至，初二日即集中諸軍列陣而進準備決戰。是時高敖曹猶圍攻陝城不能下。候騎復告泰，歡軍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似即今交口），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陣，李弼爲右拒（方陣），趙貴爲左拒，命軍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歡軍推進至渭曲，其都督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猘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如何？」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鬬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歡軍望見西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宇文泰鳴鼓，士卒皆（隱於葦中）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歡將彭樂乘醉，深入敵陣，被刺腸出，內之復戰，李弼帥鐵騎橫擊之，將歡軍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是夜高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薄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衆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其阜城侯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宇文泰追擊至河上，歡夜渡河，船去岸遠，跨橐駝就船，乃得渡。歡已渡河，敬祥敬珍兄弟又帥衆邀擊之，斬獲甚衆。是役，高歡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歡之精銳已損其太半矣。高敖曹聞歡敗，亦解恆農之圍還軍洛陽。

宇文泰已獲全勝，所俘歡軍，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是時都督李穆曰：「高歡膽破矣，速追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至是泰所徵各州郡兵始至，乃於所在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西魏以是役之功，加丞相泰柱國大將軍，李弼等十二將（李弼、獨孤信、梁禦、趙貴、于謹、若于惠、怡峯、劉亮、王德、侯莫陳崇、李遠、達奚

武）皆進爵增邑以賞功。（以上所引皆周書卷十八王羆傳卷二十七宇文深傳、卷二文帝紀）

歡軍已退湖河東，侯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告於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上引北齊書卷九神武婁后傳）

三、宇文泰乘勝反攻及邙山會戰（參看附圖六——二四七）

宇文泰渭曲會戰已獲大勝，乃於戰勝之同月（十月）十八日，開始分遣三路軍乘勝向東進擊：

一、遣行台宮景壽等將兵向洛陽。

二、洛洲刺史李顯趨三荆。

三、賀拔勝（梁大同二年七月遣還長安）、李弼攻蒲阪。

宮景壽等自陝向洛陽，東魏洛州大都督韓賢擊退之。州民韓木蘭帥衆應西魏，賢又擊破之。宇文泰乃再遣行台馮翊王季海，與獨孤信（梁大同三年七月遣還長安）將步騎二萬趨洛陽。獨孤信至新安，高敖曹引兵北渡河。信逼洛陽，東魏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還鄴。信遂入據金墉城，克洛陽。於是東魏潁州（治今長葛縣）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迄舉城降，賀拔勝遣都督梁迴入據之。前通直散騎侍郎鄭偉亦起兵於陳留，攻東魏梁州（治今開封縣），執其刺史鹿永吉。前大司馬從事中郎崔彥穆攻滎陽，執其太守蘇淑，與廣州（治今魯山縣）長史劉志，皆降於西魏。宇文泰以鄭偉爲北徐州刺史，彥穆爲滎陽太守。

賀拔勝、李弼進兵圍蒲阪（今山西永濟縣），敬祥、敬珍兄弟復帥猗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宇文泰以敬珍爲平陽太守，敬祥爲行臺郎中。是時東魏秦州刺史薛崇禮守蒲阪，其族弟善說崇禮降西魏，崇禮猶豫不決，善斬關納

李弼軍，遂克之。宇文泰至蒲阪，因乘勢進略汾絳諸郡，東魏儀同三司薛脩義守晉州（今臨汾縣）以拒之。宇文泰遣儀同三司長孫子彥乘之，不能下，退還。

十一月，高歡開始在河南反擊西魏軍，遣行台任祥帥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攻潁川。宇文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樂陵公怡峯，將步騎二千救之。宇文貴等軍至陽翟（今河南省禹縣），堯雄等軍已逼近潁川三十里，任祥將兵四萬繼其後；貴等疾趨潁川，背城爲陣以待之。堯雄等軍至攻之，大敗，雄走，趙育請降。貴等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遣之。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與怡峯等乘勝進逼之，祥退保宛陵（今新鄭縣），貴等又追及擊之，祥軍大敗，是云寶殺其陽州刺史（治宜陽縣）那椿，以州降西魏。至此，歡之第一次反擊，遂告失敗。宇文泰以貴是役之功，賞開府儀同三司，是云寶、趙育爲車騎大將軍。是時西魏都督韋孝寬，攻東魏豫州（治汝陽，今商水縣西北）拔之，執其行台馮邕，幾盡略有東魏河南之地。

十二月，東魏遣其陽州刺史段粲襲潼關，欲以斷西魏軍之後，是亦即洛陽大會戰之前奏也。西魏行臺楊白駒迎擊於蓼塢（潼關北十餘里），白駒敗績（退守潼關）。

西魏所遣趨三荊之軍，其荊州刺史郭鸞，進攻東魏東荊州，東魏東荊州刺史慕容儼，拒戰至是月，凡二百餘日（自高敖曹自上洛敗還後，西魏即乘勢進攻三荊，至是月凡二百餘日也），乘間出擊，郭鸞大敗。（震按宇文泰反攻高歡，雖軍分三路，主力出河南，有力一部出河東，李顯等向三荊之軍，至爲薄弱，似僅爲援助郭鸞攻城而已）

明年（西魏大統四年，東魏天象元年，西元五三八年）春，高歡再度大舉反擊，於是遂展開邙山之大會戰焉。

是年二月，高歡遣其大都督賀拔仁攻西魏南汾州（治今山西省吉縣）刺史韋子粲，子粲降，宇文泰滅子粲之族，以

懲之（泰重罰之例）。是月，歡又遣其大行台侯景等治兵於虎牢（西魏克洛陽，下潁川、大梁，不能取虎牢，是其所以終於敗還），以恢復河南諸州。當侯景出虎牢向東南展開攻擊時，西魏將梁迴、韋孝寬、趙繼宗等相繼棄潁川、汝南西走。侯景攻廣州（治今襄城縣）未拔，宮景壽遣儀同三司程華、王征蠻等進救。侯景遣行洛州事盧勇帥百騎偵察西魏救兵，勇至大隗山（今禹縣西北）遇程華等軍，日已暮，華軍宿營，勇乃多置幡旗於樹巓，夜分騎爲十隊，鳴角直前襲程華軍，華軍潰，遂擒程華，斬王征蠻而還。西魏廣州守將駱超聞之，乃以城降。高歡以勇行廣州事，以賞其功。於是，高歡克復南汾、潁、豫、廣四州之地。三月，宇文泰以河南戰勢不利，自河東還長安，欲傾關中之軍東出，以與高歡決戰。七月，侯景自廣州北進，高敖曹自河內渡河南向，會攻洛陽，圍獨孤信於金墉（洛陽縣西北），高歡自晉陽帥大軍繼之。獨孤信告急於宇文泰，泰乃留尚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與文帝傾關中之兵東出救洛陽，以開府儀同三司李弼、車騎大將軍達奚武帥千騎爲前鋒急進。八月初三日，宇文泰至穀城（今洛陽縣西北），侯景等欲整陣以待其至，儀同三司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與可朱渾道元將千騎前進，夜遇李弼、達奚武於孝水（洛陽縣西四十里），弼攻之，貸文敗走，追斬之，道元單騎逃還，弼悉俘其衆，送恒農。泰軍續進至瀍東（洛陽縣東），出侯景等軍之後，侯景夜解圍而退。初四日泰捨大軍在後，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布陣北據河橋，南屬邙山以待。泰軍攻之，泰所乘馬忽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軍因而潰亂。泰墜地，景軍追及之，左右皆散走，都督李穆下馬，以杖抶泰背，罵曰：「籠（隴）東軍士，爾曹王何在？而獨留此？」追者因不疑其是泰，追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逸去。時文帝率大軍在後適至，軍勢復振。明日，泰遂使大軍展開布陣以迎擊東魏軍，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泰率王思政、蔡祐、長孫

子彥等與文帝居中，李虎、念賢爲後軍。東魏軍亦布陣相當。兩軍布陣既大，首尾懸遠，於是展開鏖戰，是日從旦至末，戰數十合，氛霧四塞，目不相見。西魏左右軍皆不利，獨孤信、趙貴等皆棄軍與後軍李虎奔向長安，獨中軍大破東魏中軍，東魏軍北退，泰將軍追之。高敖曹猶意輕西魏兵，而建旗以銜追軍，泰盡銳攻之，敖曹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而走河陽（河橋南岸之城），泰軍追至斬之。（上引周書卷二文帝紀）

但宇文泰雖戰勝，以左右後三軍已去，而高歡自晉陽將七千騎又已至河北岸，乃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守金墉，留王思政蔡祐爲後殿，自與文帝燒營而去。高歡渡河遣將追擊，思政與蔡祐力戰拒敵於崤（今洛寧縣北），士卒幾皆戰沒，會日暮，東魏收兵。明日，歡以泰已遠去，乃攻金墉城。長孫子彥焚城中室屋俱盡，棄城走。歡並城毀之，而還晉陽。文帝與宇文泰至恆農（今陝縣），守將亦已棄城走，前所俘降卒在恆農者，相率閉門拒守。泰攻破之，誅其魁首數百人，留王思政守之。

是月（八月），李虎等已先退至長安，時以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俘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西魏兵敗，皆謀作亂，李虎等計無所出，乃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奉太子欽出屯渭北。因此，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於是沙苑所俘東魏都督趙青雀，及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與西魏太保梁景睿通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咸陽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軍。長安大城民，相帥以拒青雀，大都督侯莫陳順，又屢擊破之，青雀等因不敢出。時宇文泰與文帝至閿鄉，聞青雀之亂，乃帥大軍入潼關，至華州（今華縣）命華州刺史宇文導將兵向咸陽，自將兵向長安。導攻咸陽破之，擒思慶、伏德，遂南渡渭與泰會攻青雀，又破之，殺景睿，關中乃安。九月，文帝還長安，宇文泰還屯華州，再圖關東。十二月，泰乃乘伊川土豪李延孫（父長壽爲魏北華州刺史）在伊闕地區，與南兗

州刺史韋孝寬尙在宜陽地區之策應，遣是云寶將兵進襲洛陽，東魏洛州刺史王元軌棄城走。又遣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於是，自襄城以西，復爲西魏所有。

四、東西魏邙山再會戰（參看附圖六——二四八）

西魏大統四年，東魏元象元年（梁大同四年，西元五三八）十二月，已復奪得河南州郡。同月，東道行臺王思政（鎭陝），以玉壁（今山西省稷山縣西南）險要，請築城自恆農徙鎭之，以防高歡。宇文泰乃加思政爲都督汾、晉、幷、州諸軍事、並州刺史。大統八年八月，高歡自晉陽舉大軍南下向汾絳，連營四十里，欲自河東入關。宇文泰使王思政在玉壁以斷其後，又使太子欽鎭蒲阪，自將大軍出蒲阪至皂莢（今永濟縣境）拒之。十月，歡圍攻玉壁九日，遇大雪，士卒饑凍，多死者，遂解圍去，泰渡汾水追之，不及而還。翌年二月，東魏虎牢守將御史中尉高仲密，以虎牢降西魏（仲密與高澄所寵任之吏部郎崔暹相圖），宇文泰以仲密爲侍中司徒，並帥諸軍東出接應之，於是邙山會戰再起。

宇文泰之前驅太子少傅李遠至洛陽，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今偃師縣東南），拔之。三月壬辰初二日（通鑑載壬申，震查三月無壬申，似乃壬辰之誤），泰圍攻河橋南城時，高歡亦已自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遂一面退軍瀍上（瀍水之西。瀍水出孟津縣西北任家嶺，西流經洛陽縣，東入於洛水），一面縱火船於河上流，以燒河橋。火船爲歡將斛律金使小艇用長鎖牽去，歡遂渡河，據邙山爲陣（邙山在今洛陽縣西北歡陣於瀍水之東），不進者數日。泰乃留輜重於瀍西，於十七日夜登邙山以襲歡軍。黎明前泰使其軍蓐食乾飯後潛進。距歡營四十里，歡偵騎知之，歡乃整陣以待。十八日黎明，泰攻歡陣之際，歡右甄（右翼陳）驍將彭樂率數千騎衝泰陣之北冀，所向奔潰，遂攻

入泰營（樂從翼側攻敵指揮部）。泰敗走，樂俘其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兆王柬，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佐四十八人。於是歡乘勝追擊，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及之，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遂回至泰營中，取其金帶一囊，歸報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於地，親捽其頭，連頓之，並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切齒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命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上引北史卷五十三彭樂傳）

明日，宇文泰整軍復戰，泰自爲中軍，中山公趙貴爲左軍，領軍若于惠爲右軍。歡亦列陣相當與戰。泰在與歡軍攻戰中，右軍攻破歡軍左翼，與中軍合擊歡中軍，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其將赫連陽順下馬以授之，歡上馬與從者步騎七人而走。泰追兵至，歡以親信都督尉興慶身尙有百箭，使阻追兵，乃得脫。歡軍士有逃奔泰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之士三千，皆執短兵，命大都督賀拔勝率以攻之。勝識歡，因執槊與十三騎追逼之，馳數里，槊刃垂及，因呼歡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奔走之極，氣殆絕，幸其河州刺史劉洪徽至，從旁射勝，中其二騎，武衞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勝副馬至，歡已逸去。勝嘆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

當宇文泰中右兩軍獲勝之際，其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歡因集敗兵復來攻擊，泰師中右軍與戰不利，會日將暮，泰乃引軍退走，歡軍追之；幸獨孤信、于謹收集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泰諸軍由是乃得全軍而退。

泰引軍西退，至陝，使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守之，自帥諸軍入關。歡率軍追至陝而止，其行臺郎中封子繪進言曰：「混一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曹孟德）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

。」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為野無青草（騎兵補給所賴），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其大行臺都官郎陳元康則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遂引軍東歸。歡在東還途中，又悔之，乃使其將劉豐生將數千騎追泰。豐生至陝，王思政亦自玉壁至（思政奉召赴守虎牢，適泰軍已敗，泰乃使守恆農），豐生至城下，憚之，引還。宇文泰退軍於渭上（今華縣）。

四月，宇文泰遣諜者潛至虎牢，令守將魏光固守。東魏河南道大行臺侯景（去年八月，高歡以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侯景為兼書僕射，河南大行臺，將兵十萬，專制河南，隨機防討，與宇文泰爭河南之地，並以防梁也）獲之，改其書云：「宜速去！」縱諜入城，光遂宵遁。景遣軍入虎牢，北豫（治今汜水縣西北）、洛（治今洛陽縣）二州，復入於東魏。（以上皆引周書卷十四賀拔勝傳，北齊書卷二十四陳元康傳）

註：魏書卷一百三高車傳：「正光以前，阿至羅（高車種落）常附於魏。及中原多事，阿至羅亦叛。（是時）丞相歡招撫之，阿至羅復降，凡十萬戶。」至梁大同二年，東西魏既已分立之後，是年正月歡與宇文泰爭靈州發阿至羅騎三萬絕宇文泰軍之後。至歡大舉攻宇文泰之前刻，又使阿至羅逼万俟普於秦州，蓋阿至羅部游牧於今寧夏省東南部地區，故大得其助。高歡對阿至羅之招撫，可講頗具遠見也。（並見通鑑卷一五六）

第五節　戰後之政局

東西魏於邙山第一次會戰後，兩國卽皆積極從事於內治，勵精圖強，準備再戰。及第二次邙山會戰後，兩國已陷於智勇交困之境。至於此時南朝之梁，雖曾一度乘兩魏之弊，開拓境土，然究以上下消沉，內政不振，而奄奄一息於江南也。玆分述邙山第一次會戰後一般概況於後。

東魏方面：東魏第一次邙山會戰後積極修整內治者，約有五端：改制度，搜人才。定法制，懲貪汚。整理戶政，充實兵源。建設河南及長城。加強對梁之連結及招懷吐谷渾，以制西魏。

元象元年（西元五三八）十二月，高歡以自正光以後，四方多事，民避賦役，多爲僧尼，至二百萬人，寺有三萬餘區。又值此東西分裂，洛陽會戰之後，乃詔牧守令長擅立寺者，計其功庸，以枉法論。至武定二年九月，復以喪亂之後，戶口失實，徭賦不均，遂以太保孫騰、大司徒高隆之爲栝（括）戶大使，分行諸州，得無籍之戶六十餘萬，僑居者皆勒令還鄉，以安定社會，充裕兵源。

同年十二月，尚書令高澄（歡子）始改停年之制，銓擢賢能。又淘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雖未荐擢，皆引至門下。連年與梁頻相通聘，以加強兩國之關係，嗣又招撫吐谷渾，使孝靜帝納吐谷渾可汗之妹爲容華。凡此蓋謀以制西魏也。

興和三年（西元五四一）九月，詔羣官於麟趾閣議定法制，謂之麟趾格。遂有一連串執法嚴厲之措施。如興和四年四月，太尉尉景自恃勳戚（與高歡有同歸附於爾朱榮之舊誼，又爲歡之姊夫），貪縱不法，爲有司所劾，繫獄。歡三詣闕泣請，乃得免死。武定二年（西元五四四）七月，大將軍中書監高澄（歡子），以太師咸陽王坦、尙書令司馬子如、幷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尙書元羕等貪汚，皆重治之，或免官，或

繫獄，或死黜者甚衆。蓋魏自正光以後，政刑弛縱，在位多貪汚，前杜弼曾諫高歡，歡一時不能行，至是始斷然行之也。

興和三年十二月，高歡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民甚苦之。乃悉以四十尺爲匹。又魏自喪亂以來，農商失業，六鎭之民，相帥內徙，就食齊晉，歡因之以成覇業；及東西分裂，連年戰爭，河南州郡，鞠爲茂草，公私困竭，民多餓死。歡乃命諸州濱河及津梁，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饑饉；又於幽瀛滄靑四州，傍海煑鹽，山東之民，稍復蘇息，軍國之費，亦粗得周贍焉。

武定元年（西元五四三）十一月，高歡命築長城於肆州（治九原。今山西省忻縣西）北山，西自馬陵（今山西省興縣），東至土墱（今崞縣）。蓋自東西魏分爭之後，柔然之寇患已深，乃於此築長城以防之也。

高歡經以上七年之整治內政，國力漸復，乃於武定四年（梁中大同元年，西元五四六年）八月，悉舉山東之衆，自鄴會兵晉陽，將以伐西魏。九月歡自帥大軍南下攻玉壁（今山西省稷山縣西南）圍之，又遣侯景將別軍趨齊子嶺（今河南省濟源縣西五十里），西魏將楊𢷋鎭車厢（今山西省垣曲縣）帥軍迎擊之。歡攻玉壁，西魏將韋孝寬悉力拒守，歡攻至十月，晝夜不息。玉壁城中無水，取於汾水，歡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入城；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高於土山以禦之。歡鑿十地道攻城南，又集兵攻城北，孝寬掘長塹，又以柴火用皮排吹火，攻地道。歡攻以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張之，布以懸空，車不能壞。歡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幷欲焚樓，孝寬作長鈎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鈎遙割之。歡再於城四面穿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於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歡盡攻城之術不能克，乃遣使說孝寬

降，孝寬拒之。歡又使人間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因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高匹。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歡苦攻五十日，士卒戰死及病死者七萬人。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病。十一月解圍去。侯景聞歡軍退，楊檦將來攻，乃斫木斷路六十餘里以阻之，引軍還河陽（今河南孟縣西三十五里）。歡以是役無功，請解都督中外諸軍事，以自貶。西魏以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以賞其功。（上引北齊書卷二神武紀）

十一月，高歡慮疾將不起，使段韶從太原公高洋（澄弟）鎭鄴，徵世子澄至晉陽。先是侯景素輕高澄，嘗謂司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及歡疾篤，澄爲歡書以召景，景不至。由是澄憂歡卒後，侯景叛於河南，歡乃謂澄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高歡於永熙元年，梁中大通四年，西元五三二年，廢節閔帝後，還晉陽討爾朱兆時，即留侯景將兵居河南），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並性遒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堪敵侯景者，唯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曰「段孝先（韶字）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又曰：「邙山之戰，吾不用陳元康之言，留患遺汝，死不瞑目。」翌年正月遂卒，年五十二。史讚之曰：「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不可欺犯，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無問厮養，有虛聲無實者，皆不任用。雅尚儉素，飲不過三爵。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每獲敵國盡節之臣，多不之罪，由是文武樂爲之用。」（上引北齊書卷二神武紀）

西魏方面：西魏第一次邙山會戰後，勵精圖強者，約有數端。

大統五年（東魏興和元年，梁大同五年，西元五三九）春，宇文泰於行臺置學，取丞郎府佐德行明敏者充學生，悉令旦治公務，晚就講習，藉以培植增進僚佐之才能。大統七年秋，泰又謀革易時政，爲強國富民之法。其大行臺度支尙書兼司農卿蘇綽，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並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頒行之，一曰治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擢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不得居官。十二月又益新制十二條（前已行二十四條）。翌年始置六軍，渭曲之戰，已有六軍，至此乃建置之也。同時王思政建玉壁恆農二城之守備，以增強對東魏之防。邙山第二次會戰後，大統十一年二月，開始遣使連突厥（註），六月又與柔然頭兵可汗，謀連兵伐東魏，高歡亦遣使連婚於柔然以爭取之。蓋是時柔然乘東西魏歷年分爭，其勢遂大。常西侵西魏之河西六郡（今甘肅省西北部）及靈州（今寧夏省靈武縣），南侵東魏之夏州（治統萬，今陝西省橫山縣。西魏時夏州治上郡，今陝西省綏德縣）及肆州（治今山西省忻縣西），東魏築長城以備之。

梁朝方面：南朝自晉宋以來，宰輔皆以文義自逸，無宏遠之圖。淮堰戰爭以後，梁武帝捨身於佛門，徐勉周捨卒後（普通五年，西元五二四年周捨卒，大同元年西元五三五年徐勉卒），梁朝當權要者，外朝則尙書令何敬容，內省則右衞將軍朱異（異掌機要。三公卿監尙書爲外朝官，門下省爲內省），異善伺候人主意，爲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梁政之衰，由此可知。

梁武帝當東西魏第一次邙山會戰前後，乃乘機大事征伐，恢拓境宇。北踰淮汝，東距彭城，西開牂柯（今貴州

省遵義、平越、德江等縣地），南平交廣間之俚洞。至大同七年，交州刺史武林侯蕭諮刻暴失衆心，爲當地豪右李賁、幷韶音等連結數州豪傑所逐，梁遣高州（治今廣東省陽江縣西）、新州（治今新興縣）兵討之，不克。大同十年李賁遂自稱越帝。翌年，以陳覇先爲交州司馬，與交州刺史楊瞟進討，大破賁於典澈湖，賁遁走屈獠洞中（其地約在今越南北部）。陳覇先後遂北還，乘侯景亂梁後，遂篡梁（事見下章）。

註：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八，大同十一年載；「魏丞相泰，遣酒泉胡安諾槃陀通使於突厥。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陽（今阿爾泰山，一說在今甘肅山丹縣西南）」北史卷九十九突厥傳曰：「突厥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爲部落，蓋匈奴之別種也。姓阿史那氏。或云：突厥本平凉雜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帝滅沮渠氏，阿史那以百家奔柔然，世居金山之陽，爲柔然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又曰：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爲柔然鐵工，至其酋長土門始強大，頗侵魏西邊。安諾槃陀至，其國人皆喜曰：大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

第六節 申論

一、高歡之得失：

(1)專恃智術之失——當賀拔岳反歡時，歡祇遣一使者，使侯莫陳悅以圖岳，可謂計之得者。然不隨此計之後，準備大軍以取關中，致使侯景使命被阻，宇文泰捷足取之，此實歡之失算。當其遣兵救侯莫陳悅時，又不以重兵渡蒲阪入長安，此又爲歡之再失計矣。及宇文泰既滅侯莫陳悅，新得關隴之地，其勢

未定之際，揮大軍奪取之，勢尙未晚；而又自恃智術，欲再顯其計取賀拔岳之手段以圖泰；未幾，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秦州刺史万俟普，豳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衞將軍破六韓常，皆爲泰所逐，此一計謀遂成泡影。夫以智術圖愚庸者可也；以智術圖智術者，難以成功，此其三失也。三計既失，最後又欲以甘言結泰，此實窮驢末技矣。歡因有此三失，遂致坐視宇文泰建立其霸業，且終因攻玉壁不克而憂卒。曹孟德下荆州，以爲統一在望，因勝而驕；入漢中亦遲疑不急馳下蜀，與高歡此失，前後如出一轍也。

(2)大戰準備之得計——歡於徙都鄴城時，知今後東西大戰難免，因作大戰略之準備，着着爭取戰略上之優勢，此可謂能高瞻遠矚，目光深遠者。當其自華州退還時，遣將據潼關，在蒲阪西岸建置城堡及爭奪楊氏壁，凡此皆爲將來西攻之戰略開進作準備，亦足稱道。及第二次進攻時，因關中饑饉，而迅速乘之，亦爲得計。

(3)沙苑（渭曲）會戰之失——當其大軍進至沙苑時，宇文泰大軍未集，被逼冒險進戰，對峙於渭北之時，歡既不用斛律羌擧分兵掩襲長安之計，又不實施火攻（焚蘆葦。泰軍列陣於渭曲葦中）之計，致在激戰中，爲敵伏兵絕爲兩段，復爲王羆自後之夾擊，而遭大敗。此乃歡之智力雖優，而速決之決斷力不足，有以致之。

(4)爭奪河南之邙山會戰——歡泰兩次邙山會戰，皆爲爭奪河南之控制權而作戰，此兩次會戰，雙方皆已傾全力從事戰鬪。但歡始終能控制虎牢、河橋兩地點，故宇文泰終於敗走。至於第二次會戰，在宇文泰渡水來攻時，使彭樂自右翼疾襲泰之指揮部，此尤爲其戰術上之奇着，而得到會戰之初期之大勝利。

二、宇文泰之得失：

(1)泰據關中自雄——泰圖據關中以拒高歡，已見諸其獻賀拔岳之策，可謂城府甚深，早有成竹。及賀拔岳已死，即決心輕騎進趨平涼，撫岳之衆而有之，驅侯景，迅兵如風馳電掣，取秦隴，滅侯莫陳悅。凡此，其智力之明，決斷之迅速，及行動之機敏，固在高歡、侯景諸人之上矣。及其迎孝武帝都長安，拒境自固，繼則肅清內患，部署形勢，作大戰略之準備，然後北連柔然「以佐其外」（孫武語），行動迅決，步驟井然，與高歡行大戰略之準備對比，正可謂旗鼓相當，不相軒輊。

(2)潼關之制勝——當高歡第一次三路進攻時，泰完全處於內線作戰之地位，且兵力劣勢。但以泰之明智，能斷然集中兵力於臨潼，佔取中央位置。繼則還長安謁文帝，揚言退保隴右以誤敵，然後選輕銳疾襲潼關之敵軍，殲滅竇泰，於是高歡之攻勢瓦解矣。由是創下最典型之內線機動作戰之範例。

(3)渭曲之戰——此次作戰，由於高歡乘其饑荒，進軍迅速，泰自恒農倉惶入關，兵未集而歡大軍已至沙苑，此實爲泰最危險之際會，因被逼不得已揮長安現有之兵力渡渭，作孤注之一擲。幸高歡既不分軍襲長安，又不燒泰陣之叢葦，遂能利用叢葦之埋伏，橫絕歡軍爲二，王羆又自沙苑城擊歡軍之後，遂獲大勝。然此實倖勝也。

由於以上兩次之戰勝，於是東西分立之局勢，始因之而定。

(4)佔據河東三角地帶之戰略——渭曲之戰已勝，遂即乘之進取河東，在玉壁經蒲阪亘茅津、陝城之線，構成三大戰略據點，此爲使歡不能再向關中興起攻勢之重要戰略措施也。此等地區保衛關中之重要

性，已見地理形勢節中。

(5)邙山會戰失敗——邙山兩渡會戰，雙方之目標，皆在奪取河南之控制權。而泰不能先奪取虎牢，焚橋之學又告失敗，是以終於敗退入關。

(6)圖謀富國強兵——邙山第一次會戰後，泰退入關中，即積極圖謀富國強兵，以求在長期戰爭中獲勝。此頗可見宇文泰目光之深遠。彼且有蘇綽、于瑾、宇文深、王思政、韋孝寬等人才之輔翼，所以終能以弱敵強，轉敗爲勝也。

第十一章　侯景亂梁之諸戰役

（附圖六——二四五、六——二四九、六——二五〇、六——二五一）

一、侯景亂梁：太清元年（西元五四七）高歡卒，侯景叛東魏降梁。翌年正月侯據壽陽。八月叛梁，九月渡江攻建康，太清三年三月建康陷，翌年侯景自稱漢王。

二、王僧辯陳霸先破侯景：大寶二年（西元五五一年）六月蕭繹遣王僧辯討侯景，翌年二月與陳霸先會師尋陽，三月克建康，侯景亡，蕭繹稱帝於江陵。

三、宇文泰滅江陵：承聖三年（西元五五四年）十一月，西魏丞相宇文泰遣兵攻江陵，滅蕭繹，立蕭詧，是爲後梁。

四、北齊立蕭淵明爲梁帝：翌年二月王僧辯立蕭方智（繹子）於建康，三月北齊帝高澄送蕭淵明於建康爲梁帝。九月陳霸先殺僧辯，復立方智。太平元年（西元五五六年）六月大破齊師，翌年十月霸先篡梁，國號陳。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侯景亂梁導因（參看附圖六——二四五）

東魏武定五年（西魏大統十三年，梁大清元年西年五四七）正月，高歡已卒，侯景遂叛。

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所長，而多謀算。歡諸將中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突，勢何所至？」（言其勇而無謀也）景又嘗言於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歡遂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己之半體。景又素輕高澄，曾與司馬子如言，謂若高歡死，彼不能與高澄共事云云（已見前章）。及高歡卒，景自念與高澄有隙，內不自安，乃於是月據潁川（治長社，今長葛縣西）以叛，潁州刺史（治今河南省長葛縣西）司馬世雲以州應之。於是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治今商水縣西北）襄州刺史李密（治今方城縣）、廣州刺史（治今魯山縣）暴顯等，又潛遣兵襲兗州（治今山東滋陽縣）不克。三月，遂上表於梁：「請舉函谷（關）以東，瑕丘（今山東省滋陽縣）以西，豫、廣、郢、荆、襄、兗、南、兗濟、東豫、洛、陽、北荆、北揚等十三州內附（註一）。惟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且黃河以南，皆臣所職，易同反掌，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云云，欲藉梁以爲後盾。梁武帝經與羣臣謀議之後，乃定議納景，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俄而又遣兵北上接應，以司州刺史羊鴉仁督兗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將兵三萬自義陽（今河南信陽縣南）趨懸瓠（今河南汝南縣），並運糧應接侯景。（梁書侯景傳）

五月，高澄恐州郡不安，乃部署晉陽留事，自出巡撫州郡。至鄴之後，始遣武衞將軍元柱等，將數萬衆，晝夜兼行，以襲侯景。柱等遇景軍於潁川北大敗。景以高澄能用歡衆，不敢乘勝北向，仍退保潁川。尋高澄又遣司徒韓軌等討侯景，圍景於潁川。景懼，割東豫（今息縣）北荆州（今嵩縣）、魯陽（今魯山縣）長社（潁州治所今長葛縣西）四城，賂西魏以求救。宇文泰卽以王思政爲荆州刺史，自恆農將步騎萬餘從魯陽關向陽翟（今禹縣）以救景，又加景大將軍兼尙書令，並遣太尉李弼、儀同三司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爲思政後繼。侯景既求於西魏，恐見責於

梁，乃再遣使上表言：「王師未接，死亡交急，遂求援關中，自救目前。臣既不安於高氏，豈見容於宇文？但螫手解腕，事不得已，本圖爲國，願不賜咎。臣獲其力，不容卽棄。今以四州之地，爲餌敵之資，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今河南汝南縣）以東，齊海以西，悉臣控壓，見有之地，盡歸聖朝。懸瓠、項城、徐州、南兗，事須迎納，願陛下速敕境上，各置重兵，與臣影響，不使差互。」梁武帝報之曰：「大夫出境，尚有所專，況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詞費？」以安之。六月，遂增遣鄱陽王範（恢子，武帝之侄）爲征北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進擊穰城（今河南鄧縣）。是時，東魏韓軌等圍潁川，聞李弼、趙貴等將至，解圍引兵還鄴。於是，侯景欲因會執貴，貴疑之不往；貴亦欲誘景入營而執之，，弼止之。時梁將羊鴉仁遣長史鄧鴻將兵至於汝水，王思政乘勢入據潁川，因而梁與西魏之戰，有一觸卽發之勢。景又陽稱略地，引兵出屯懸瓠（今汝南縣治），並再乞兵於西魏。宇文泰一面遣同軌（今永寧縣）戍主韋法保及都督賀蘭願德，將兵助之，一面召景入關。景亦一面陰謀叛西魏，一面厚撫韋法保等，冀爲己用。法保知景詐，尋辭還同軌，王思政亦召賀蘭願德還，並分佈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鎭。景遂絕宇文泰，泰以王思政爲都督河南諸軍事以備之。（見梁書卷五十六侯景傳）

七月，梁以羊鴉仁爲司豫二州刺史（時梁已改以懸瓠爲豫州，壽陽爲南豫州，合肥爲合州）鎭懸瓠，西陽太守羊思達爲殷州刺史鎭項城。八月下詔大舉北伐東魏（得悉高歡已卒，六月十二日高澄始爲歡發喪），武帝欲以鄱陽王範爲元帥，朱異以範雄豪，得人死力，恐其爲亂，乃遣南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都督諸軍。同月二十四日武州刺史（治下邳）蕭弄璋攻東魏磧泉、呂梁二戍（今銅山縣東），拔之。九月，梁武帝命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今銅山縣東南十八里）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爲掎角之勢，以夾攻東魏，冀收復河南地。淵明斷流立堰，兩旬而

成。東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則，嬰城固守。十一月，東魏大將軍高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以金門郡公潘樂副之。又以高歡有遺命，足以制侯景者慕容紹宗也，乃更遣紹宗為東南道行臺，同往赴救。侯景初聞韓軌、高岳來討，意甚輕之，及聞紹宗來，面有懼色。紹宗將兵十萬據橐駝峴（今銅山縣）趨彭城下，進擊梁軍大破之，盡俘蕭淵明及北兗州刺史胡貴孫、譙州刺史趙伯超等。梁潼州刺史郭鳳退守潼州（今安徽泗縣），慕容紹宗進圍之，十二月初一日郭鳳復棄城走。時侯景圍譙城（今亳縣）不克，退攻城父（同上）拔之。乃遣使說武帝曰：「鄴中文武合謀召臣，共討高澄，事泄，澄幽元善見（東魏靜帝）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註二），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陛下有繼絕世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為聖朝之邾莒，國之男女，為大梁之臣妾。」武帝以為然。乃於同月十二日以太子舍人元貞（樹子）為咸陽王，資以兵力，使還北主魏。

慕容紹宗既擊走郭鳳，遂轉擊兵進擊侯景，景引輜重數千輛，馬數千匹，士卒四萬，退保渦陽（今蒙城縣）。紹宗將兵十萬，順風布陣，景閉壘俟風止乃出戰，命步卒皆被短甲，執短刀，入紹宗陣，卒但低視，斫人脛馬足，紹宗軍遂敗，退屯譙城。景追之，隔渦水與紹宗相持。景食盡，司馬世雲，降於紹宗。（皆見梁書卷三十六侯景傳）

太清二年正月初七日，慕容紹宗以鐵騎四千夾擊侯景，景誑其衆曰：「汝輩家屬，已為高澄所殺。」衆信之。紹宗遙呼曰：「汝輩家屬並完，若歸，官勳如舊！」景士卒本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景軍因而大潰，爭赴渦水，水為之不流。景僅與心腹數騎南遁（隨之者數百騎，見後），自硤石（今壽縣西北）渡淮。紹宗軍追之，景遣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侯景既敗，梁將羊鴉仁、羊思達，相繼棄懸瓠、項城南走，紹宗遣軍進據之。（上引北齊書卷二十慕容紹宗傳）

侯景已渡淮，不知所適。時梁鄱陽王範除南豫州刺史，未至；馬頭戍（今懷遠縣東南）主劉神茂，素爲監州事韋黯（叡子）所不容，及聞景至，卽彼侯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雖據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郊，彼必出迎，因而城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神茂並請以步騎百人，先爲鄉導。景喜執其手曰：「天敎也！」同月二十日夜，景至壽陽城下，韋黯以爲賊，授甲登陴。景遣使說黯曰：「河南王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若魏兵來至，河南爲魏所殺，君豈能獨存，何顏以見朝廷？」黯然之。二十一日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詰責黯將斬之。既而撫掌大笑，置酒極歡。梁遂以景爲南豫州牧，更以鄱陽王範爲合州刺史鎭合肥以防之。光祿大夫蕭介上表，以爲「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今旣亡師失地，直是境上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若國家猶待更鳴之辰，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武帝不聽。（見梁書卷四十一蕭介傳）

東魏既復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乃復求與梁通好，梁不許。高澄又謂蕭淵明曰（淵明被俘見前）：「先王（高歡）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煽動耳。宜遣使諮論，若梁主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諸人並卽遣還，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遂遣省事夏侯僧辯奉啓於武帝。武帝與朝臣議之，左衛將軍朱異、御史中丞張綰等，皆主靜寇息民，和實爲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知？必是設間，故命貞陽（侯）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異等固執宜和，武帝亦厭用兵，乃從異言，與東魏復和通好，並卽使僧辯還報。僧辯還過壽陽，侯景竊訪攝問知之，乃陳啓於武

帝，請勿與東魏和好；又致書朱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啓。景又再三上啓，武帝不從。景乃詐爲鄴中來書，求以貞陽侯（淵明）易景。武帝將許之。舍人傅岐又諫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就縶？」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武帝從之，後澄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得書遂潛爲攻梁作準備。（上引梁書卷四十二傅岐傳）

註一：通鑑地理今釋卷一百六十，梁記十六載：「（東魏）豫州（治）汝陽縣（今商水縣西北），廣州治今魯山縣，郢州治今信陽縣，荊州治今鄧縣，襄州治裕州（今方城縣），兗州治瑕丘（今山東滋陽縣），南兗州治今安徽亳縣，濟州治今山東茌平縣，東豫州治今河南息縣，洛州治今洛陽縣，陽州治今宜陽縣，北荊州治今嵩縣，北揚州治今項城縣。」

註二：北史卷八十二荀濟傳：「常侍侍講潁川荀濟知帝意，乃與祠部郎中元瑾，長秋卿劉思逸、華山王大器、淮南王宣洪、濟北徽等謀誅澄。帝謬爲敕問濟曰：『欲以何日開講？』乃詐於宮中作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以告澄，澄勒兵入宮……幽帝於含章堂，烹濟等於市。」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

（參看附圖六——二四九、六——二五〇、六——二五一）

地理形勢：侯景亂梁諸戰役之戰地，皆在江淮地區；西魏併荊益二州之戰地，一在江漢地區，一在江漢上游。凡以上各地理形勢，均已分別詳述於本章以前各卷章中，茲不重述。

戰爭方略

一、侯景之方略：

㈠向最弱之一環發展：侯景初則輕高澄，故高歡死即叛之，以爲可取高氏之地位而代之。及高澄嗣大將軍位，其所掌握之東魏局勢，竟穩定不搖，實無進圖之機會。是時宇文泰在關西，亦雄據一方，其勢方與；唯梁此時最爲衰老，奄奄一息；侯景爲自存與發展計，故決計投梁，此所謂向最弱之一環發展，擊弱攻昧也。

㈡鑽隙攻建康：景已反梁於壽陽，蕭衍部署東西南北四路軍以圍攻之。景乃乘梁軍四面尚未合圍之際，鑽隙乘虛，疾擣建康。並利用梁朝最大之弱點，以梁宗室蕭正德爲內奸，又以誅朱异等諸姦佞爲號召，以沮梁人之心，景遂得成其志。

㈢挾梁帝以號令：景陷建康之後，即奉梁帝以號令州郡，並培植勢力爲篡梁作準備。於是，先下三吳，再略江、郢，以下荆州。

二、高澄之方略：

㈠離間梁與侯景之關係，逼使侯景亂梁，然後乘機略取梁江淮之地。

㈡遣蕭淵明爲梁主，使梁爲其附庸。

三、蕭繹之方略：

㈠利用侯景之亂，據荆、郢，併湘、雍，以爲帝業之基。

㈡連魏齊為外援，以減少內外之阻力，俾成其帝業。

四、西魏之方略：

㈠利用梁荊、雍、湘、益兄弟叔侄之鬪爭，因利乘便以略地。

㈡扶蕭詧為梁主，使之為其附庸。

五、陳霸先之方略：

㈠乘侯景之亂，以舉義兵為號召。

㈡自始與進兵南江（贛江）中游，以觀時變。

㈢乘王僧辯之勝，出江州以助景討之師。

㈣利用南北敵視之人心，襲殺王僧辯，取其地位而代之，以成其基業。

第三節　侯景破建康之戰（參看附圖六——二四九）

侯景在壽陽既陰圖謀叛，乃向梁朝徵求無已，梁朝廷未嘗拒絕。又嘗啓求錦萬匹為軍人作袍，梁以青布給之。景又以朝廷所給器械，多不能精，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元貞知景有異志，累求還朝（元貞奉遣渡江見前）。景謂貞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何不小忍？」貞懼，逃歸建康，具以事聞。武帝以貞為始興內史，亦不問景。

侯景既決計反梁，乃悉將屬城居民，召募為軍士，收商旅之稅，徵田畝之租，以充軍資，又將百姓子女，悉配將士。

太清二年（西元五四八）八月，高澄已知侯景反梁，乃遣尚書辛術帥諸將南下，準備進略江淮以北之地。考其此舉，亦卽逼侯景渡江也。

侯景渡江：時梁臨賀王正德，所至貪暴不法，屢得罪於武帝，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卽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又知正德在魏時，與徐思玉相知，乃遣思玉致牋於正德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禍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註），四海業業，歸心大王。景雖不敏，實思自效，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欵。」正德得書大喜曰：「侯公之意，闇與吾合，天授我也。」因報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言。僕之有心，爲日久矣。今僕爲其內，公爲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

鄱陽王範密奏景謀反，時武帝以邊事委朱异，動靜皆關之。异以爲必無此理。範再陳之，並請以合肥之衆進討，武帝不許。景又邀羊鴉仁（鎭義陽）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异以爲景數百叛虜何能爲，將使者付建康獄，俄解遣之。景因益無所憚，啓武帝曰：「若臣事是實，應罹國憲；如蒙照察，請戮鴉仁。」又言「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卽帥甲騎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恥，亦是三公旰食。」武帝使异語其使者，並益加賞賜錦綵錢布，信使相望。此誠武帝顢頇之至也。（以上皆見梁書卷五十六侯景傳）

八月初十日，侯景遂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衞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名（此數人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爲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舉兵自壽陽攻馬頭（今懷遠縣東南），又遣將宋子仙攻木柵（在荆山西，今懷遠縣），執戍主曹璆等。武帝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折箠笞之！」乃敕購斬景者，封三千戶公，徐州刺史。十六日詔以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治鳳陽縣東北）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督，司州刺

吏柳仲禮爲西道都督，通直散常侍裴之高爲東道都督，以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武帝第六子）持節董督四道衆軍以討之。九月，侯景聞梁軍來討，問計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彼衆我寡，必爲所困，不如棄淮南，決志東向，帥輕騎直掩建康，臨賀（正德）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宜卽進路。」景乃留其外弟中軍大都督王顯貴守壽陽於同月二十五日詐稱遊獵出壽陽。十月初三日，景揚言趨合肥，而實襲譙州（治今全椒縣），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侯蕭泰（範弟）。十三日武帝詔寧遠將軍王質帥兵三千，巡江防遏。景攻歷陽太守莊鐵，二十日鐵以城降。並說景曰：「國家承常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向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內外小安，遣羸卒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留儀同三司田英、郭駱守歷陽，以鐵爲導，引兵臨江。武帝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異曰：「景無度江之志。」遂不用侃議。二十一日，武帝又以臨賀王正德爲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楊郡（郡治近江渚）。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軍。景將渡江，慮王質阻擊，遣諜視之，時會臨川太守陳昕啓武帝，以采石急須重兵鎭守，王質水軍輕弱，恐不濟事。武帝乃以昕爲雲旗將軍，代質戍采石，徵質知丹楊尹事。質去采石，而昕猶未下渚。諜者云，質軍已退。景遂於二十二日將兵八千，馬數百匹，自橫江（今和縣西南）渡江據采石，陳昕至，又擊擒之。遂分兵襲姑孰(今當塗縣)，執淮南太守文成侯蕭寧，於是建康震動。武帝命太子在中書省指揮軍事，以正德屯朱雀門（建康正南門，在今江寧縣南），寧國公大臨（太子綱子）屯新亭（今江寧縣南山上），太府卿韋黯與右衞將軍柳津等，分守宮城諸門及朝堂，又赦建康囚徒以充軍，使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太子綱子)都督城內諸軍

事，以羊侃為軍師將軍副之，南浦侯蕭推守東府（今江寧縣東，青溪橋東南，臨秦淮水），西豐公大春守石頭（城今江寧縣西石頭山後），輕車長史謝禧、始興太守元貞守白下（今江寧縣西北）。

侯景攻建康：是月二十三日侯景至板橋（今板橋鎮），遣徐思玉見武帝，實欲觀城中虛實。武帝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玉勞景於板橋。二十四日景至朱雀桁（朱雀門外之橋），太子綱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南門），東宮學士庾信守朱雀門，帥宮中文武三千餘人，營於桁北。太子命信開桁（斷橋），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桁，必大驚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軍至，信帥衆開桁始除一舶（大舟為橋者），見景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南塘（建康西南秦淮水西）正德之遊軍沈子睦，復閉桁渡景軍，正德帥衆於張侯橋（建康城南）迎景，馬上交揖。既入宣陽門，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是時城中有民十餘萬，戰士二萬餘。西豐公大春（太子綱子）棄石頭奔京口，謝禧、元貞亦棄白下而走，津主彭文粲等，遂以石頭城降景，景遣儀同三司于子悅守之。二十五日，景列兵圍繞臺城，射啓於城中曰：「朱異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為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若誅朱異等，臣則斂轡北歸。」遂攻城，縱火燒大司馬門，羊侃隨方禦之。是時，景據公車府，正德據左衞府，景將宋子仙據東宮，范桃棒據同泰寺以攻城。二十六日，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頂木驢，石不能破，羊侃作雉尾炬，灌以膏油，叢擲焚之。景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以車高塹虛，車動臨塹而倒。景以攻城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是時莊鐵慮景事不濟，託稱迎母，與左右數十人趨歷陽，先遣書紿田英、郭駱曰：「侯王已為臺軍所殺，國家使我歸鎮。」駱等大懼，棄城奔壽陽。鐵入城不敢守，奉其母奔尋陽（今九江縣）。十一月初一日，臨賀王正德即帝位於儀賢堂。（上引梁書卷五十六侯景傳）

侯景初至建康，以爲旦夕可下，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至是以屢攻不克，軍心離沮，又恐援兵四集，一旦潰去；且食石頭常平諸倉既盡，軍中乏食，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同月初八日景又於城東西起土山以攻城，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景知守城者，多爲人奴，乃募人奴降者，悉免爲良。得朱異奴，以爲儀同三司，異家貲產悉與之，使奴乘良馬，衣錦袍，於城下仰詬異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儀同矣。」於是三日之中，羣奴出降景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以配軍。人人感恩，爲之致死。於是侯景之兵，合沿途裹脅及降者共十餘萬之衆。是時，朱異致書侯景，爲陳禍福，景答書並告城中士民曰：「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削齊民，以供嗜慾。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廷，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等爭勝負哉？長江天險，二曹所歎，吾一葦航之，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又奉書於東魏，請釋還其母弟妻兒。先是，景渡江時，擊擒陳昕，景欲用之，使收集部曲。昕不可，景使其儀同三司范桃棒囚之。至是，昕說桃棒使帥所部襲殺王偉、宋子仙，詣城降。桃棒從之，事泄，景昕並皆殺之。（上引梁書卷五十六侯景傳）

是月初九日梁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詧、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太子綱之子）、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等，發兵入援建康。十三日湘東王繹遣司馬吳曄，天門太守樊文皎等將兵發江陵。先是，邵陵王綸將兵至鍾離（今鳳陽縣東北淮水南岸），聞侯景已渡采石，綸乃晝夜兼道，還軍入援。至是始自京口渡江，中流風起，人馬溺死者，什一二。綸已渡至京口（今鎮江縣），遂帥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

（皆太子綱之子）、永安侯確、安南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等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侯景遣軍至江乘（今句容縣北六十里）拒之。趙伯超言於綸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今江寧縣東北），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綸從之。軍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二十三日晨營於蔣山（卽鍾山）。景見之大懼，乃一面悉送所掠婦女珍貨於石頭，具舟；準備戰敗時，乘舟而走；一面分兵三路攻綸，綸與戰破之。景退軍陣於覆舟山北。二十八日綸進軍玄武湖側，與景對陣不戰。至暮，景約明日會戰，綸許之。明日綸軍大敗，綸收兵千人奔朱方（今丹徒縣東南）。景悉收綸軍輜重，生擒大春，及前司馬莊丘慧，主帥霍俊等。二十九日，景陳所獲綸軍首虜鎧仗，及大春等於城下，以恐城中。是日晚，鄱陽王範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治今安徽懷寧縣）裴之高、建安太守（治今湖北麻城縣）趙鳳擧，各將兵入援，軍於蔡洲（今江寧縣西南十二里江中），以待上流諸軍。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鎭鍾離，武帝召之入援，正表託以船糧未集，不進；景乃以正表爲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乃一面於歐陽（今安徽儀徵縣）立柵，以斷援軍，一面密誘廣陵令劉詢，使燒城爲內應。詢以告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會理令詢帥步騎千人夜襲正表，大破之，正表退還鍾離。會理遂與詢入援。景則悉驅秦淮水南岸居民於水北，焚其廬舍，掃地無餘，欲守秦淮水以拒東下援軍。（上引梁書卷二十九邵陵王綸傳）

十二月，羊侃卒，臺城益懼。侯景大造攻具，陳於闕前，大車高數丈，一車二十輪。同月十一日，景復攻城，以蝦蟇車運土塡塹。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將步騎一萬入援建康，十四日發自公安（今湖北公安縣東北油江口）；又遣竟陵太守王僧辯將舟師萬人出自漢川，載糧東下。十六日侯景以火車焚臺城東南樓。材官吳景於城內構地爲樓，火纔滅，新樓卽立。侯景又因火起潛遣人於其下穿城，城將崩，城內乃覺之。吳景卽於城內更築迂城（曲城）

，狀如卻月以禦之，又擲火焚其攻具卻之。二十三日侯景土山稍逼城樓。城內作地道以取其土，於是外山崩；又於城內作飛橋，懸罩二土山，擲雉尾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侯景以土山攻城不成，乃用降將宋嶷（梁材官將軍）之計，引玄武湖水以灌臺城，闕前皆爲洪流。

侯景破梁援軍及陷建康：是時，衡州刺史韋粲，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司州刺史柳仲禮，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及宣猛將軍李孝欽，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南陵太守陳文徹等軍，皆會於新林王遊苑（今江寧縣西南三十里），衆十餘萬，共推仲禮爲大都督，以統諸軍。仲禮使諸軍緣淮樹柵，侯景亦於北岸樹柵以拒之。俄而侯景步騎萬人於後渚（今江寧縣西）挑戰，仲禮以諸軍新到堅壁不出。是時，湘東王繹又自將銳卒三萬發江陵，留其子綏寧侯方諸留守。鄱陽王範亦於是時遣其將梅伯龍攻王顯貴於壽陽，顯貴以城降東魏。二十日，仲禮部署諸軍，準備攻擊。翌年正月初一日，仲禮自新亭徙營於大桁，是日晨侯景大破韋粲於青塘，粲戰死。仲禮往救粲，大破景軍於青塘，仲禮亦被重創。於是兩軍復隔秦淮水對峙，不復言戰矣。俄而東揚州刺史（治會稽）臨城公大連，新淦公大成，及湘東王世子方與王僧辯等軍皆至。二十七日，鄱陽王世子嗣，永安侯確、莊鐵、羊鴉仁、柳敬禮（仲禮弟），高州刺史李遷仕，天門太守樊文皎等，將兵渡秦淮，攻東府柵，焚之，侯景軍退。諸軍營於青溪之東，縱兵剽掠，士民失望。遷仕與文皎又帥銳卒五千獨進深入，所向摧靡，至菰首橋東（青溪上之橋），爲景將宋子仙伏兵所擊破，文皎戰死，遷仕遁還。是時仲禮又神情傲狠，陵蔑諸將，於是諸軍猜阻，莫有戰心。

二月，城中在久困之下，薪芻魚鹽皆盡，人馬困乏。是時侯景軍亦乏食，王偉乃獻計曰：「今臺城不可猝拔，援兵日至，吾軍乏食，若僞求和以緩其勢，東（府）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

；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太子以城中窮困，請許之。武帝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戰，宜且許其和，更爲後圖。」遂報許之。景又乞割江右四州（南豫、西豫、合州、光州）之地，並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渡江。武帝以大器嫡嗣之重，國命所繫，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爲侍中出質於景。又敕諸軍不得復進。以景爲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諸軍事、豫州牧，河南王如故。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等與于子悅、任約共盟。既盟，景要求益廣，了無去志。十四日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彧等合衆三萬，至於馬卬洲（白下附近）。景慮其自白下而上，啓請云：「請北軍聚還（秦淮）南岸。不然，妨臣濟江。」太子即勒會理自白下城移軍江潭苑（今江寧縣東北）。二十九日景又啓白：「適有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陽、鍾離，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並譙州（今全椒縣），俟得壽陽，即奉還朝廷。」又云：「援軍既在（秦淮）南岸，須於京口渡江。」太子並許之。是時，湘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今湖北黃陂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軍於青草湖（今湖南湘陰縣），信州刺史桂陽王慥軍於西峽口（今四川省奉節縣），皆託云俟四方兵至，淹留不進。

侯景運東府米入石頭既畢，乃反盟，上啓陳帝十失，逼令開城。是時城中以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橫尸滿路，不可瘞埋，爛汁滿溝。能乘城守禦者，不滿四千人，然衆心猶指望外援。而柳仲禮唯聚妓妾，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太子詹事柳津（仲禮父）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爲何？」仲禮亦不以爲意。初三日，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渡軍。既而鴉仁等曉猶未至，營未立；景覺之，使宋子仙擊之，趙伯超望風退走，會理等兵大敗，戰及溺死者五千人。景積其屍於

闕下，以示城中。繼又決石闕前水（決玄武湖），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大陽門，終日蒱飲，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勛、熊曇朗恨之。十二日夜向曉，勛、曇朗於城西北樓引景軍登城，城遂陷。

侯景挾梁帝以號令州郡：景既入城，乃悉撤兩宮侍衞，縱兵掠乘輿服御及宮人皆盡，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然後矯詔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是年三月十四日景遣石城公大款，以詔命解外援軍。柳仲禮召諸將議之，邵陵王綸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百萬衆，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於是，南兗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湘東世子方，鄱陽世子嗣，北兗州刺史湘潭侯退，吳郡太守袁君正，晉陵太守陸經等，引兵各還本鎮，其餘諸軍，隨卽各散。邵陵王綸奔會稽。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等開營降。景詔征鎮牧守皆復本職，以正德爲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舊職。東徐州刺史湛海珍（治今江蘇邳縣），北青州刺史王奉伯（治今贛榆縣），皆以其地降東魏。青州刺史明少遐（治同上），山陽太守蕭鄰（治今淮陰縣）棄城走，東魏皆遣兵入據之。

侯景已破建康，一面植樹勢力，以打破其孤危之形勢，於是將北人在南爲奴婢者，皆免之，所免萬計。景又從而選加超擢，以收其力，又封元羅等諸元氏（魏亂南奔於梁者）十餘人，皆爲王。一面謀先除諸藩，然後篡位。蓋是時景雖挾武帝以號令，所能統轄之地，唯吳郡（今江蘇吳縣）以西，南陵（今安徽繁昌縣）以東而已，此外州郡皆拒境以抗之。是年五月，景逼死武帝蕭衍（時年八十六），迎立太子綱於永福省，是爲簡文帝。

註：梁書卷五十五臨賀王正德傳：「初，太子統之未生也，上養臨川王宏之子正德爲子。正德少粗險，上卽位，正德意望東宮；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正德怏怏不滿意，常蓄異謀。是歲正德從黃門侍

郎爲輕車將軍。頃之，亡奔魏，自稱廢太子，避禍而來。魏尚書左僕射蕭寶寅上表曰：『豈有伯爲天子，父作揚州，棄彼密親，遠投他國，不如殺之。』由是魏人待之甚薄。正德乃殺一小兒，稱爲己子，遠營葬地，魏人不疑，明年復自魏逃歸。上泣而誨之，復其封爵。」

第四節　王僧辯陳霸先討侯景之戰（參看附圖六——二五〇）

陳霸先起兵：太淸三年（西元五四九年）六月，西江督護陳霸先（註一）欲起兵討侯景，景使人誘廣州刺史（治番禺）元景仲（法僧之子），許奉以爲主，景仲由是附景，陰圖霸先（霸先討李賁，見前述），霸先知之，與成州刺史（治今廣東封川縣）王懷明等集兵南海（今南海縣），馳檄以討景仲，曰：「元景仲與賊合從，朝廷遣曲陽侯勃爲刺史，軍已頓朝亭（南海縣北）。」景仲所部聞之，皆棄景仲而散。七月景仲縊於閤下，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鎭廣州。是時，前高州刺史蘭裕，與其諸弟煽誘始興等十郡，攻監衡州（治含洭，今英德縣西七十五里）事歐陽頠，勃使霸先救之，悉擒裕等，勃因以霸先監始興郡事。（上引陳書卷一高祖紀）

同年十二月，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同謀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偲等各帥衆千餘人歸之。霸先遣主帥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大庾嶺上，廣州刺史蕭勃遣使止之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強，猶不能克，君以區區之衆，將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親尋干戈（註二），以君疏外，詎可暗投？未若且留始興，遙張聲勢，保太山之安也。」霸先曰：「僕荷國恩，往聞侯景渡江，即欲赴援，遭值元、蘭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沒。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勃是蕭衍從弟昺之子），任重方岳，遣僕一軍，猶賢乎已，乃更

止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時南康（郡治今江西雩都縣東北）土豪蔡路養起兵據郡，蕭勃乃以腹心譚世遠爲曲江令，與路養相結，同遏霸先。（陳書卷一高祖紀）

翌年（大寶元年，西魏大統十六年，東魏武定八年，北齊天保元年，西元五五〇）正月，陳霸先將兵發始興，至大庾嶺，蔡路養將兵二萬軍於南野（今大庾縣）以拒之。路養妻侄蘭陵蕭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無敢當者，杜僧明馬被傷，霸先救之，衆軍因而乘之，路養大敗，霸先遂進軍向南康（今贛縣西南）。湘東王繹承制授霸先明威將軍交州刺史，於是修理崎頭古城（今大庾縣東）進屯之。時寧都人劉藹等資高州刺史李遷仕舟艦兵仗將襲南康，霸先遣杜僧明等將兵二萬餘人據白口（今泰和縣南五里），築城以禦李遷仕，遷仕亦立城相對峙（參考陳書高祖紀，南史陳本紀上第九，及通鑑）。

侯景略江、郢等州：五月梁太尉益州刺史武陵王紀（武帝第八子）移檄征鎮，使其世子圓照帥兵三萬，受湘東王繹節度，圓照軍至巴水（今四川省巴縣），繹授以信州刺史，令屯白帝（今奉節縣東山上），不許東下。七月，侯景乘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與鄱陽王範等之自相攻伐，遣將任約、于慶等攻江州豫章（今南昌），相繼而下。於是，于慶、任約分兵而進，于慶向新淦，任約向郢州。是時有巴山（郡治今江西崇仁縣）人黃法氍合徒衆保鄉里，太守賀詡下江州，命法氍監郡事，法氍屯軍於新淦，于慶自豫章分兵襲新淦，法氍擊敗之。時陳霸先軍亦已沿贛江順流而下，抵達新淦地區，於是霸先使其將周文育進擊于慶，法氍亦引兵會之。

任約向郢州，邵陵王綸聞任約將至，使司馬蔣思安將精兵五千襲之，約衆潰；思安因勝不設備，任約收兵襲之，思安敗走。當邵陵王綸大修鎧仗，準備迎擊任約之際，湘東王繹因而惡之。八月十七日，繹竟遣其左衞將軍王僧

辯、信州刺史鮑泉等，帥舟師一萬，東趨郢州，聲言拒任約，且云迎邵陵王綸還江陵，授以湘州。九月，王僧辯軍至鸚鵡洲（今漢陽縣西南江中），郢州司馬劉龍虎等潛送質於僧辯，邵陵王綸聞之，遣其子威正侯礩，將兵擊之。龍虎敗奔於僧辯。綸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侄（卽河東王譽），今歲伐人之兄（綸爲繹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於繹，繹命進軍。十四日綸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佗，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交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綸不從，與礩自倉門（郢城北門）登舟北出。僧辯遂入據郢城。繹以南平王恪（偉子）爲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世子方諸爲郢州刺史，王僧辯爲領軍將軍。綸與左右匿於武昌（今鄂城縣）潤飲寺之巖石下。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等，聞綸尚存，乃馳往迎之，說七柵流民，以求糧仗，綸出營巴水（今蘄水縣），流民七八千附之，稍收散卒，屯於齊昌（今蘄春縣西北），遂遣使請和於齊，齊以綸爲梁王。

是月，任約進寇西陽（今黃岡縣東）、武昌（今鄂城縣），繹遣軍拒之。是時邵陵王綸引齊兵未至，移營馬柵，距西陽八十里。任約聞之，遣儀同叱羅子通等將鐵騎二百襲之。綸不爲備，策馬亡走。時湘東王繹亦與齊（高洋篡東魏國號齊見前）連和，故齊人觀望不助綸。綸復歸齊昌，行至汝南（今安陸縣漢水東），西魏所署綸故吏汝南城主李素，開城納之。任約遂據西陽、武昌，進襲齊昌又克之。於是，侯景自爲相國，封二十郡爲漢王。十月，又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十一月，武陵王紀帥諸軍發成都，湘東王繹遣使以書止之曰：「蜀人勇悍，易動難安，弟可鎭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曰：「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衞，書信恆通。」適有黎州（今廣元縣）民反，引氐酋北益州刺史楊法琛爲亂，紀遂罷兵。（上引梁書卷五元帝紀）

是月二十一日，湘東王繹所遣秦州刺史徐文盛將兵數萬軍於貝磯（今黃岡縣西），任約帥水師迎戰，文盛大破之，斬任約將叱羅子通、趙威方，遂進軍大擧口（今黃岡縣東）。於是，侯景遣宋子仙等將兵二萬助約。

大寶二年正月，新吳（今江西奉新縣）余孝頃擧兵拒侯景，景遣于慶攻之，不克。初五日湘東王繹遣護軍將軍尹悅、安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等，將兵二萬自江夏（今武昌縣西南黃鵠山上）趣武昌（今鄂城縣），受徐盛節度，以擊任約。二月，與杜僧明對峙於白口之李遷仕，擊破僧明軍，追擊至雩都，霸先連營拒之。廣州刺史蕭勃遣歐陽頠水步萬餘人援霸先，大破之，斬遷仕（見通鑑考異。至於高州刺史（治今廣東陽江縣西）李遷仕因何阻擊霸先，及如何越嶺超越霸先之前？待考）。湘東王繹遂以霸先爲江州刺史，使進兵取之，以斷任約之後，策應徐文盛之作戰。

三月十一日，徐文盛等克武昌，進軍蘆洲（今鄂城縣西二十里）。十五日齊以湘東王繹爲梁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於是任約告急，侯景乃留其尚書左僕射王偉守建康，自帥衆西上，攜太子大器從軍以爲質。閏三月，景發建康，自石頭至新林，舳艫相接。是月，約分兵襲破定州（治今麻城縣）刺史田龍祖於齊安（今黃岡縣西北）。同月二十九日侯景軍至西陽（今黃岡縣東），與徐文盛夾江築壘，三十日文盛擊破之，射其右丞庫狄式和墜水死，景退還營。四月，侯景聞江夏空虛，初二日使其太保宋子仙、司空任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內（由黃岡縣過江）襲郢州，初三日大風疾雨，天色晦冥，郢州刺史蕭方諸（年十五），行州事鮑泉不設備，子仙等遂襲入之，擒方諸及泉。景又因便風，中江擧帆，越文盛軍而進，初四日遂入江夏（今武昌縣西南黃鶴山上），文盛諸軍大懼而潰。王珣、杜幼安，以家在江夏，遂降於景，文盛逃歸江陵。湘東王繹是時正遣王僧辯爲大都督，帥巴州刺史（治今湖南岳陽縣）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治今湖北宜都縣）王琳、郴州刺史（治今湖南郴縣）裴之橫等東擊侯景

徐文盛以下幷受節度。初五日僧辯等軍至巴陵（今岳陽縣），聞郢州已陷，文盛軍潰，乃頓軍於巴陵。時繹亦已悉文盛軍潰，乃遣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丘（巴陵有巴丘山），以逸待勞，無慮不克。」又謂將佐曰：「賊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今漢陽縣），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然猶一面求援於西魏，而割漢中予之。一面命羅州刺史（治今湖南湘陰縣）徐嗣徽自岳陽，武州刺史（治武陵，今湖南常德縣）杜崱自武陵，引兵與僧辯軍會師。侯景已克江夏，乘勝而進，使其將丁和將兵五千守夏首，宋子仙將兵一萬爲前驅趨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自帥大兵水步繼進（景是項進軍部署，是以主力向巴陵，分兵一部向江陵。）於是荆州緣江戍邏，望風請服。景至于隱磯（今湖北通城縣江濱），僧辯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十九日，景揮軍自隱磯渡江，遣輕騎至城下，問城內爲誰？答曰：「王領軍。」騎曰：「何不早降？」僧辯曰：「大軍但向荆州（江陵），此城自當非礙。」騎去。頃之，執王珣等至城下說其弟琳降，琳取弓射之。於是景揮軍內薄百道攻城，城上鼓譟，矢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衆，乃退。僧辯遣輕兵出戰，凡十餘次，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戰，僧辯亦著綬乘輿，奏鼓巡城，景望之服其膽勇。五月，侯景仍晝夜攻巴陵不能克，是時景軍食盡，疾疫死傷大半。湘東王繹又遣天門太守胡僧祐將水兵赴援巴陵，並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欲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丘，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今洞庭湖西北岸），景遣任約帥銳卒五千據白堉（同上之岸）以待之。僧祐由它路西上，約謂其畏己，急追之，及於芋口（今華容縣洞庭湖中），呼僧祐曰：「吳兒何不早降，走何所之？」僧祐不應，潛引兵至赤沙亭（今華容縣南），會繹所遣信州刺史陸法和至，與之合軍。三十日，任約追踪僧祐至赤

亭，六月初二日僧祐，法和縱兵擊之，約兵大潰，殺及溺死者甚衆，擒約送江陵。侯景聞之，初三日焚營宵遁，以丁和爲郢州刺史，留宋子仙等衆號二萬，戍郢城，別將支化仁鎭魯山（今漢陽縣）；又以其將范希榮行江州事；儀同三司任延和與晉州刺史夏侯威生守晉州（今安徽懷寧縣），景與麾下兵數千，順流而下。當景還至蕪湖附近時，豫州刺史荀朗自巢湖出濡須（今巢縣東南），邀景破其後軍（荀朗起兵據巢湖，簡文帝密詔授豫州刺史），景奔還建康。任約至江陵，繹赦之。徐文盛坐怨望，下獄死。時景將于慶攻鄱陽（今江西鄱陽縣），巴州刺史余孝頃，遣兄子僧重將兵救之，于慶退走。（上引梁書卷五元帝紀，通鑑卷一百六十四）

王僧辯陳霸先進討侯景：湘東王蕭繹以巴陵之戰既勝，乃以王僧辯爲征東將軍尙書令，胡僧祐等皆進位號以賞其功，並即使引兵東下。陸法和請還，既至，謂繹曰：「侯景自然平矣，蜀賊將至，請守險以待之。」乃引兵屯巫峽之口。以防武陵王紀也。

是月十八日，王僧辯至漢口，先攻魯山，擒支化仁送江陵。十九日攻郢州，克其羅城，斬首千級，宋子仙退守金城，僧辯四面起土山攻之。至二十一日宋子仙等困蹙，乞輸郢城，身還於景。王僧辯僞許之，命給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以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帥精勇千人，攀堞而上，鼓譟奄進，水軍主宋遙又帥樓船雲合而至，子仙且戰且走，至白楊浦（今武昌市東），大破之，周鐵虎生擒子仙及丁和，送江陵殺之。

是月，陳霸先引兵發南康，灨石（今萬安縣西）舊有二十四灘，會水暴漲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霸先遂將兵進屯西昌（今泰和縣）。七月，湘東王繹以長沙王韶監郢州事。是月，于慶自鄱陽還豫章，侯瑱閉門拒之（侯瑱事以見上節），慶走江州郭默城（今九江縣東北），繹以瑱爲兗州刺史，景盡殺瑱子弟。三十日王僧辯乘勝下湓城

（今九江縣西），陳霸先帥所部兵三萬屯於巴丘（今江西峽江縣北）將會之，是時適僧辯軍乏食，霸先有糧五十萬石，分三十萬石以資之。八月初一日晨僧辯前軍襲于慶，慶棄郭默城走，范希榮亦棄尋陽城（今九江縣治）走，晉熙（郡治今安徽懷寧縣）人王僧振等乘時起兵圍郡城，僧辯遣沙州刺史丁道貴助之，任延和等棄城走。時湘東王繹命僧辯且頓兵尋陽，以待後軍之集。

侯景初克建康時，常言吳兒怯弱，易以掩取，當須拓定中原，然後爲帝。旋景尚（簡文）帝女溧陽公主，嬖之，妨於政事，其尚書左僕射王偉屢諫之，景以告公主，公主有惡言，偉恐爲所讒，因說景除帝。又景自巴陵敗還，猛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存，欲早登大位。王偉曰：「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既示我威權，且絕彼民望。」景從之，逼簡文帝綱禪位於昭明太子統（簡文帝兄）之孫豫章王棟。十七日景遣尉卿彭儁等帥兵入殿，廢帝爲晉安王；幽於永福省，悉撤內外侍衞，使突騎左右守之，牆垣悉布枳棘，以隔絕內外。十九日下詔迎棟。棟時遭幽拘，廩餼甚薄，仰蔬茹爲食，方與妃張氏鉏葵，法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爲，泣而升輦，遂即帝位。景乃殺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建平王大球、義安王大昕（均簡文帝子），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今六合縣）馳還，謂景曰：「主上先帝太子，既無愆失，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云，早除民望，吾故從之，以安天下。」元建曰：「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有？」景欲迎帝復位，以棟爲太孫。王偉曰：「廢立大事，豈可數改邪？」乃止。二十四日景又使殺南海王大臨於吳郡、南郡王大連於姑孰、安陸王大春於會稽、高唐王大壯（皆簡文帝子）於京口，蓋以貫徹王偉之策也。王偉復說侯景，弑簡文帝以絕衆心。十月初二日夜，景乃使偉與左衞將軍彭儁、王修纂，進酒於簡文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等來上壽。」

簡文帝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於是雋等齎曲項琵琶，與簡文帝極飲，簡文知將見殺，因盡醉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既醉而寢，偉乃出，雋進土囊，脩纂坐其上而弒之，時年四十九歲。

是月，司空東道行臺劉神茂，聞侯景自巴丘敗還，陰謀叛景，吳中士大夫咸勸贊之。乃與儀同三司尹思合、劉歸義、王曄，及雲麾將軍元頵等，據東陽（今浙江金華縣）以應江陵，並遣頵及別將李占下據建德江口（今建德縣）。使張彪攻永嘉（今浙江永嘉縣）克之。新安（今淳安縣西）民程靈洗起兵據郡，以應神茂。於是浙江以東，皆附江陵。湘東王繹以靈洗爲譙州刺史。領新安太守。十一月，繹又以湘州刺史安南侯方諸之弟方矩爲中衞軍以自副，以南平王恪爲湘州刺史。是月，侯景以趙伯超爲東道行臺據錢塘（今杭縣治），以田遷爲軍司據富春（今富陽縣治），以李慶緒爲中軍都督，謝答仁爲右廂都督，李遵爲左廂都督，以討神茂。初九日加侯景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官。十九日豫章王棟禪位于景，景遂卽位稱漢帝。（上引梁書卷四簡文帝紀）

翌年（梁元帝繹承聖元年，西魏帝欽元年，北齊天保三年，西元五五二）正月，湘東王繹命王僧辯繼續東伐，二月初二日僧辯帥諸軍發尋陽，舳艫數百里，聲勢甚盛。陳霸先亦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南史載五萬，前軍五千），水陸俱下，自南江。（今贛江）出湓口（今九江縣西），與僧辯會師於白茅灣（似今安徽懷寧縣東），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初五日僧辯使侯瑱襲南陵鵲頭（南陵今安徽繁昌縣西，鵲頭今銅陵縣）二戍克之。初十日僧辯等軍於大雷（今望江縣），十八日發鵲頭，侯景急遣侯子鑒將水師拒之，至於戰鳥（今繁昌縣北——註三），西軍（僧辯霸先軍）奄至，子鑒驚懼，奔還淮南(今當塗縣。此時劉神茂在東陽，爲侯軍景所擊降）二十五日癸亥（通鑑作癸酉，震查二月無癸酉，當爲癸亥之誤）僧辯等軍至蕪湖，侯景守將張黑棄城走。侯子鑒據姑孰南洲（

今當塗縣江中）以拒西軍，景遣將吏和安等將兵二千助之。三月初一日晨，景一面下詔欲自至姑孰，一面遣使戒子鑒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往年任約之敗，良爲此也！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辨等屯軍蕪湖十餘日，景諸將大喜，告景曰：「西師畏吾之強，勢將遁矣，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初九日僧辯得悉，即進軍至姑孰。子鑒帥步騎萬餘人渡洲，於岸挑戰，又以鵃舠（小船）千艘載戰士。僧辯乃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以待之。子鑒水軍以爲僧辯水軍欲退，爭出追擊之。僧辯大艦遂自兩岸進絕其歸路，合戰中江。子鑒大敗，士卒赴水死者數千人，子鑒僅以身免，收散卒走還建康，據東府。僧辯即留虎臣將軍莊丘慧守姑孰，自引諸軍前進，侯景歷陽（今安徽和縣）戍迎降。十二日僧辯督諸軍至張公洲（即蔡洲在今江寧縣西南），十三日即乘潮水入秦淮，至於禪靈寺前（上元縣城西，今江寧縣西）。侯景大懼，命石頭津主張賓將淮中方短而深之船，用石縋之以塞淮口（石頭附近秦淮水之口），又緣秦淮水作城，自石頭至朱雀街十餘里中，樓堞相接，以拒西軍。至是，僧辯乃問計於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按十餘萬），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度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覆我師徒。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先往立柵。」十四日霸先於石頭西落星山（上元縣西北，今江寧縣西北）橫隴築柵，衆軍相次築之，連爲八城，直出石頭西北。侯景見之，恐西州路絕，一面留王偉守臺城，一面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十九日王僧辯進軍石頭城北之招提寺北，侯景帥衆萬餘，鐵騎八百餘，陳於西州之西以待之。陳霸先曰：「我衆賊寡，應分其兵勢，以強制弱；何故聚其鋒銳，令致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侯景見西軍移動，乃開始衝擊將軍王僧志陣，僧志小卻；霸先即遣將軍徐度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景兵乃卻。霸先又即與

王琳、杜龕等，縱鐵騎乘之，僧辯復以大軍繼進，景遂敗退，霸先等進據其柵。於是，景守石頭之儀同三司盧暉略，開北門降，僧辯入據之。景復整兵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棄矟執刀，左右衝陣，陣不動，其衆遂潰。諸軍逐北至西明門（建康外城西中門）。景至闕下，不敢入臺，召王偉責之曰：「爾令我為帝，今日誤我！」偉不能對，繞闕而藏。景欲走，偉執鞚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邪？宮中衛士，猶足一戰，棄此將欲安之？」景曰：「我昔敗賀拔勝，揚名河朔；度江平臺城，降柳仲禮如反掌，今日天亡我。」因仰觀石闕，嘆息久之。以皮囊盛其江東所生二子，掛之鞍後，與房世貴等百餘騎東走，欲就謝答仁於吳（答仁擊降劉神茂後，將還軍於吳——今吳縣），侯子鑒、王偉、陳慶等奔朱方（今鎮江東縣東南丹徒鎮）。旋王偉與侯子鑒等相失，被擒送建康。（見梁書卷五十六侯景傳）

侯景既棄建康東走，王僧辯乃命裴之橫、杜龕屯杜姥宅（皆見本卷第六章），杜崱入據臺城。當諸軍入建康之之際，僧辯不戢軍士，剽掠居民，男女裸露，自石頭至于東城，號泣滿道。是夜軍士又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寶儀羽儀輦輅無遺。同年二十日僧辯帥命侯瑱等精甲五千追景。二十二日，南兗州刺史（治廣陵）郭元建、秦郡戍（今六合縣）主郭正買、陽平戍（今江蘇淮安縣）主魯伯和，行南徐州（今江蘇省丹徒縣）事郭子仲，並據城降。僧辯遣陳霸先將兵向廣陵，受郭元建等降，又遣使安慰之。時會侯子鑒渡江先至廣陵，謂元建等曰：「我曹梁之深仇，何顏復見其主？不若投北，可得還鄉。」遂皆降齊。霸先至歐陽（今儀徵縣東北），齊行臺辛術已據廣陵。齊主又使其大都督潘樂與郭元建將兵攻陽平（今寶應縣），拔之。於是王僧辯命羅州刺史徐嗣徽鎮朱方，陳霸先鎮京口，以固江防。

二十四日侯景至晉陵（今武進縣），得田遷餘兵（田遷南攻劉神茂，有餘兵在晉陵），因驅掠居民，東趨吳郡。四月，謝答仁討降劉神茂後，還至富陽，聞侯景敗走，乃帥萬人欲北出侯之，趙伯超據錢塘（今杭縣）拒之。侯景進至嘉興，聞伯超叛之，乃欲退據吳。十二日侯瑱追及景於松江（今吳縣南四十里），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千人，瑱進擊敗之，擒景將彭儁、田遷、房世貴、蔡壽樂、王伯醜。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欲逃入海，瑱遣副將焦僧度追之。時景庫直都督羊侃鵾（景小妻之兄），與景所親王元禮、謝葳蕤（答仁之弟）密圖之。景下海欲向蒙山（今山東省蒙陰縣）。十八日景晝寢，鵾令海師（航船者）直向京口，至胡豆洲（今丹徒縣），景覺大驚，問岸上人，知郭元建猶在廣陵，遂欲往依之。鵾拔刀叱海師駛向京口，因謂景曰：「吾等爲王効力多矣，今至於此，終無所成，欲就乞頭，以取富貴。」景未及答，白刃交下，景欲投水，鵾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抉船底，鵾以矟刺殺之，送景尸於建康，僧辯傳其首於江陵。侯景於太清二年（西元五四八）叛梁，至大寶三年（卽承聖元年，西元五五二）滅，凡歷五年之久。（上引梁書卷三十九羊鵾傳）

是月（四月）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紀（湘東王繹帝），稱帝於成都。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治今雲南曲靖縣西十五里）、越巂，（今西康省西昌縣西南）、西通資陵（今四川松潘縣地）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殖其財用，器甲殷積，有馬八千匹，故於侯景陷建康後，常欲與湘東王繹爭帝。

十一月湘東王繹卽帝位於江陵，是爲孝元帝。立太子方矩爲皇太子，更名元良。封皇子方智爲晉安王，方略爲始安王，方等（伐湘州刺史譽，戰死）之子莊爲永嘉王。仍以王僧辯爲司徒、揚州刺史鎭建康。以陳霸先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鎭京口。徵霸先世子昌及兄子頊詣江陵，以昌爲散騎常侍，頊爲領直。是時蕭勃據嶺

南自雄。江陵之境土，北以武寧（郡治今湖北荆門縣北）與岳陽王詧（據襄陽附於西魏）爲界；西以硤口（巫峽之口，巫峽在今四川巫山縣東，接湖北巴東縣界）與武陵王紀分界。

註一：南史卷九：陳本紀上載：「陳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今長興縣）下若里人，姓陳氏，其本甚微。……初仕鄉爲里司，後至建鄴爲油庫吏，徙爲新諭侯蕭映傳教，勤於其事，爲映所賞。及映爲廣州（刺史），帝爲中直兵參軍，隨之鎮，令帝招集士馬，進討李賁」（其事已見前述），其以後史略，皆已見本章。

註二：當此時際，梁宗室自相攻伐之大者，有尋陽方面鄱陽王範爭奪江州刺史（治今九江）尋陽王大心（簡文帝子）之江州，湘東王繹與湘州刺史（治長沙）河東王譽、雍州刺史（治今襄陽）岳陽王詧（譽、詧，昭明太子統之子，湘東王繹之姪），互相爭併。旋湘東王繹又與其帝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相爭。其史略如次：

⑴太清三年（西元五四九）七月，合州刺史（治合肥）鄱陽王範欲討侯景，藉東魏爲援，乃帥戰士二萬出東關，以合州輸東魏，并乞師。範屯濡須以待東魏及上游之兵，皆不至，糧又乏，乃遣使告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簡文帝子），大心遣信邀之，使處湓城（今九江西）。十月歷陽（今安徽和縣）太守莊鐵亦帥衆歸大心，大心以爲豫章內史，鐵至郡卽叛，推鄱陽王範弟觀寧侯永爲主，引兵襲尋陽，大心擊破之。大寶元年（西元五五〇）四月，範至湓城，輒改易江州郡縣，大心政令不出一郡，又遣將侯瑱助莊鐵。是月範卒，其弟恬續將其軍，仍與大心互相水火。旋大心降於侯景將任約，約遂盡有江州，俘侯瑱等。

(2)當侯景攻建康時，荆州刺史湘東王繹及湘州刺史河東王譽皆舉兵討景，繹頓軍於郢州，譽頓軍於湖口，其年三月景陷建康後，各自還鎭。繹未至鎭聞雍州刺史岳陽王詧、將與湘州刺史譽（譽、詧皆昭明太子統之子、繹之姪）共圖江陵。四月繹遣子方等將兵攻湘州，敗死；繼遣王僧辯攻陷長沙，殺譽。詧附於西魏以求援。六月。宇文泰以詧爲梁王。

註三：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四，承聖元年正月載：「齊人屢侵侯景邊地，甲戌（初五日）景遣郭元建帥步軍趣小峴，侯子鑒帥舟師向濡須，己卯（初十日）至合肥，齊人閉門不出，乃引還。」

第五節　戰後之政局

一、高洋篡東魏及其勵精圖强擴張略地

東魏武定七年（梁太清三年，西魏大統十五年，西元五四九）八年，高澄爲其膳奴蘭京所弒（註一），其弟太原公洋繼爲大將軍（同年二月侯景陷建康）。翌年正月，東魏加洋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大行臺、齊郡王。三月，又進洋爵爲齊王，蓋洋謀篡東魏益亟也。五月，洋所親昵之管記高德政、金紫光祿大夫徐之才、北平太守宋景業，皆勸洋受禪。是月，洋以人心不一，自晉陽擁兵而東，先令左右陳山提至鄴，令秘書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留東魏宗室於北宮東齋。遂進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洋至鄴，即逼孝靜帝禪位。洋已受禪，即帝位，是爲文宣帝，國號齊；史稱北齊，與南北朝之齊別也。

高洋已篡東魏，勵精圖治，嚴誅請託求賂，及討論麟趾格而損益之，以澄清吏治。又簡編「百保鮮卑」及「勇

士」隊，以備邊要（詳見本卷第一章），加強國防。天保三年（梁太清四年，即承聖元年）五月，乘侯景之崩潰，遣其合州刺史斛斯昭攻歷陽（今安徽和縣）拔之〔侯景攻建康時，太清三年正月，梁封山侯正表已以北徐州（彭城）降東魏，同月侯景守將王顯貴又以壽陽降東魏。二月侯景破建康時，梁東徐州（治下邳）、北青州（治贛榆）、青州（治淮陰）、又皆降於東魏。七月梁鄱陽王範以合州（今合肥）輸東魏請援。十二月東魏使其金門公潘樂等將兵五萬，襲梁司州（治今信陽縣南）刺史夏侯強降之。翌年二月郭元建，又以廣陵降齊〕。於是，東魏高澄逼使侯景亂梁以來，至是遂盡有淮南之全境矣。同月，高洋又一面使其散騎常侍曹文皎聘於湘東王繹，一面遣其將潘樂、郭元建（侯景將，降於齊）等，將兵七萬圍秦郡（今六合縣。時王僧辯已滅侯景，遣將軍嚴超達守秦郡）。於是陳霸先一面命別將徐度將兵助秦郡固守，一面自將兵自歐陽（今儀徵縣東北）進救，王僧辯亦遣左衛將軍杜崱將兵會之，遂與元建大戰於士林（六合縣界），大破之，元建收衆北遁。七月，陳霸先因廣陵人爲內應，自京口渡江圍廣陵，湘東王繹因進霸先爲征北大將軍。十月，高洋自巡邊防，因命自黃櫨嶺（今山西汾陽縣）起長城，北至社平戍（今代縣西），四百餘里，置三十六戍，以固北防。

天保四年九月，契丹（註二）侵齊邊塞，高洋乃北巡冀定幽安四州（安州治今河北省密雲縣東），遂開始北伐契丹，自平州（今盧龍縣北）分兩路進擊，洋從西道趨長塹（曹操征烏桓出盧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後人謂之長塹，即在今盧龍縣東北），又使其司徒潘相樂帥精騎五千自東道趨青山（通鑑地理今釋：疑今錦州府松江塔山等，似即今錦州市西北），又使安德王韓軌帥精騎四千，東斷契丹走路。於是大軍經白狼城（今熱河凌源縣南）、昌黎城（今凌源縣治），至陽師水（今熱河土伏特旗界），倍道兼行，掩襲之。高洋露髻肉袒，晝夜不息，行千里，

踰越山嶺，爲士卒先，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越月與契丹遇，奮擊大破之，俘十餘萬口，雜畜數百萬頭；潘相樂又於青山破契丹別部，大勝而還。

高洋於攻契丹之同月，又使郭元建治水軍二萬餘人於合肥，準備進襲建康，並遣將軍邢景遠、步大汗薩帥衆繼之。閏十月與梁南豫州刺史侯瑱戰於東關（今巢縣東南），大敗，溺死者萬餘人，襲取建康之舉遂告敗績。齊由於此役之敗，遂再於淮南地區與梁展開大爭奪戰。十二月，齊宿預（今江蘇宿遷縣東南）民東方白額以城降梁，江西州郡（今合肥以南地區）之民，皆起而應之（是月宇文泰陰圖江陵）。翌年正月，陳霸先乃自丹徒（今鎭江縣丹徒鎭）渡江進圍廣陵，秦州刺史嚴超達自秦郡（今六合縣）進圍涇州（今天長縣），南豫州刺史侯瑱（時治今當塗縣）、吳郡太守張彪，皆出兵石梁（今安徽天長縣西北），爲之聲援，王僧辯又使晉陵太守杜僧明將兵三千助東方白額。三月，齊遣其將王球攻宿預，杜僧明出擊，大破之，球敗還彭城。六月，齊遣步大汗薩將兵四萬救涇州，太尉車騎大將軍王僧辯，使侯瑱、張彪自石梁引兵助嚴超達拒之，瑱彪遲留不進，將軍尹令思將萬餘人謀襲盱眙，以斷齊軍之後。是時齊冀州刺史段韶將兵討東方白額於宿預，其廣陵、涇州皆告急請援，韶諸將患之。韶曰：「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強者從之。霸先等外託同德，內有離心（王僧辯陳霸先欲據建康以自雄，韶深悉之），諸君不足憂，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携等圍宿預，自引兵經盱眙倍道趨涇州。令思不意齊師猝至，望風退走。韶遂進擊超達，破之；轉兵向廣陵，司空陳霸先亦解圍南走。杜僧明還丹徒，侯瑱、張彪還秦郡，吳明徹圍海西（今東海縣）以牽制齊軍。韶還至宿預，乘勝使辯士說東方白額降，因執而斬之。是時齊在北境又大破柔然，柔然遠遁。十月宇文泰使于瑾等攻江陵。十一月，齊遣其清河王高岳將兵攻西魏安州（治今湖北安陸縣），以救江陵。

岳至義陽（今河南信陽縣南），而江陵陷，遂進兵臨江爭以奪梁地，梁郢州刺史陸法和及儀同三司宋蒞，舉州降齊。十二月王僧辯陳霸先等共奉晉安王方智（繹第九子）爲太宰、承制。（上引北齊書卷十六段韶傳）

天保六年（梁敬帝方智紹泰元年，西魏恭帝廓二年，西元五五五）正月二十日，齊文宣帝高洋以救江陵不及，又見西魏立梁王詧於江陵以爲附庸，以紹梁統（史稱後梁，後爲隋所滅），乃亦立貞陽侯蕭淵明（淵明，武帝兄懿之子，爲東魏所俘見前章）爲梁王，使其上黨王渙將兵送之江南。二月初二日方智自尋陽至建康，即梁王位，是爲敬帝，時年方十三歲。以王僧辯爲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以南豫州刺史侯瑱爲江州刺史，湘州刺史蕭循爲太尉，廣州刺史蕭勃爲司徒，鎮東將軍張彪爲郢州刺史。於是，高洋乃先使其殿中尚書邢子才，馳使至建康，與王僧辯書，「以爲嗣主沖藐，未堪負荷，貞陽侯梁武（衍）猶子，長沙之胤（懿封長沙王），以年以望，堪保金陵（即建康），故置爲梁主，納於彼國，卿宜部分舟艦，迎接今主，並心一力，善見良圖」。淵明亦與僧辯書求迎。僧辯復書曰：「嗣主體自宸極，受於文祖，明公儻能入朝，同獎王室，伊呂之任，僉曰仰歸。意在主盟，不敢聞命。」二月十三日，齊乃以陸法和爲都督荆雍等十州諸軍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行臺，又以宋蒞爲郢州刺史，蒞弟簉爲湘州刺史，部署進攻建康。二十三日齊上黨王渙，遂克（南）譙郡（今巢縣），淵明又與僧辯書，僧辯不從。三月淵明至東關（今巢縣東南），梁散騎常侍裴之橫拒之。齊軍司尉瑾，儀同三司蕭軌南侵皖城（今安徽潛山縣），晉州刺史（治今潛山縣）蕭惠以州降之，齊因改晉熙（郡治同上）爲江州，以尉瑾爲刺史。是月初六日，齊破東關，斬裴之橫。於是王僧辯大懼，出屯姑孰，謀納淵明。五月僧辯遣使於淵明，定君臣之禮，又別遣使奉表於齊，以子顯及顯母劉氏，弟子世珍，爲質於淵明。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因求

以晉安王方智爲皇太子，淵明許之。五月二十一日，遣龍舟法駕迎之。淵明與齊王上黨王渙盟於江北，二十二日自采石濟江，齊遣侍中裴英起衞送之。二十四日淵明入建康，二十七日卽帝位，以晉安王爲皇太子，王僧辯爲大司馬，陳霸先爲侍中，稱藩於齊。於是，建康、江陵分屬於齊魏爲附庸矣。（見梁書卷四十五王僧辯傳）

六月，齊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夏口（居庸關下口）至恆州（今大同縣）九百餘里。翌年又修長城，自西河總秦戍修築之，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鎭，凡二十五所。按齊文宣帝高洋在圖梁之全過程中，未嘗親身南下，而常親巡北邊，蓋是時柔然尚強，突厥後起尤強，而其根本在晉陽，正當北寇之衝，故將其軍國大事之重心，常置置於北方也。

二、西魏勵精圖强，滅江陵及其被篡

侯景亂梁期間及其後，亦卽東西魏兩次邙山大會戰後，西魏擧措之大事，約有如下數端：㈠繼續與齊爭河南地，㈡作府兵之制，㈢乘機圖梁，㈣宇文氏篡西魏而代之

㈠與東魏繼續爭奪河南地——宇文泰自奪得東魏之潁川（治長社，今長葛縣西）諸郡後，留王思政將八千人守之（皆已見前述）。至大統十五年（梁太淸三年，東魏武定七年，西元五四九）四月，東魏大將軍高澄遣其將高岳等攻之，不克，乃益兵攻之，猶不能下，堰洧水淹之，城多崩頹，王思政身當矢石力拒之，東魏大將慕容紹宗亦於是役戰死。五月，高澄又自將步騎十萬攻之，增堰洧水，六月城陷，思政被俘。宇文泰以潁川既陷，以侯景所獻河南諸城守道路隔絕，若猶遣兵遠爭，於戰術上極爲不利，乃令拔諸戍軍西還。自是河南之地，悉復歸於東魏。

㈡作府兵之制——翌年（大統十六年）十二月，宇文泰爲強兵之計，乃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身租庸調，一

切斷之；以農隙講閱戰陣，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諸軍。以趙郡公李弼、隴西公李虎、河內公獨孤信、南陽公趙貴、常山公于謹、彭城公侯莫陳崇六人各督二持節大將軍。以廣平王元贊、淮王元育、齊王元廓、章武郡公宇文導、平原郡公侯莫陳順、高陽郡公達奚武、陽平公李遠、范陽公豆盧寧、化政公宇文貴、博陵公賀蘭祥、陳留公楊忠、武威公王雄等十二人，皆爲使持節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詳見本卷第一章）。從此，西魏之對齊，遂能以弱敵強。至周且以小併大矣。

㈢乘機圖梁——大統十五年（是年三月侯景陷建康）九月，梁湘東王繹正攻湘州，河東王譽求救於岳陽王詧，詧自將攻江陵以救譽，而爲繹所敗，襄陽幾致危殆之後，恐不能自存，乃於十一月遣使求援於西魏，請爲附庸以自保。是時，西魏丞相宇文泰，正欲經略江漢，乃以開府儀同三司楊忠都督三荆等十五州諸軍事，鎭穰城以圖進取。同月，湘東王繹自竟陵（今鍾祥縣治）、安陸遣兵趨襄陽。楊忠救之，進軍略下溠（今棗陽縣東南）、隨郡（今隨縣），十二月執梁隨郡太守桓和，而趨安陸，以攻梁將柳仲禮之後。此際，齊亦乘機急略梁地，遣其將潘樂等將兵五萬襲梁司州（治三關之南）刺史夏侯強降之。蓋此際齊與西魏皆欲爭略梁江漢之地也。翌年（是年高洋篡東魏）正月，柳仲禮聞至忠圍安陸，急自襄陽（去年柳仲禮自安陸進趨襄陽攻詧）還救，至漴頭（今安陸縣西北二十里），忠諸將恐禮至，則城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猝拔，若引日勞師，表裡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可克；克仲禮，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定也。」乃選精騎二千，銜枚夜進，襲仲禮於漴頭，盡俘其衆，擒仲禮。於是梁之安陸、竟陵皆降於忠，漢東之地盡入於西魏矣。（上引周書卷十九楊忠傳）

二月，楊忠乘至石城（今鍾祥縣）遂欲進逼江陵。湘東王繹遣使說忠曰：「詧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頓軍於灌水之北。繹又遣使與楊忠約和，以石城、安陸爲界，遣子方略爲質於西魏，求爲附庸。忠以和約已成，遂還軍（是時梁邵陵王綸自會稽敗奔郢州，勸湘東王繹勿骨肉相殘，繹不從，乃輾轉渡江，欲連齊以自振，其事已述於前）。梁岳陽王詧，爲厚結於西魏，七月乃自至長安，入朝於西魏。九月，侯景將任約進攻西陽武昌（今黃岡、鄂城）之際，湘東王繹爲東禦任約，並打擊邵陵王綸，乃亦遣使與齊連和。

大統十七年（梁大寶二年，齊天保二年，西元五五一），當侯景克郢州，進兵向江陵之際，湘東王繹割漢中之地求援於西魏，命梁秦二州刺史（治南鄭）宜豐侯蕭循以南鄭與之。召循還江陵。循不從，求援於武陵王紀，紀遣潼州刺史楊乾運將兵救之。於是宇文泰遣大將軍達奚武將兵三萬取漢中，又遣大將軍王雄出子午谷攻上津（今湖北省鄖西縣西）。翌年正月，王雄取上津，魏與東梁州刺史李遷哲軍敗降之。四月，達奚武大破乾運於白馬（今沔縣西北），陳其俘馘於南鄭城下，循出戰亦敗，乃於五月，舉南鄭降於達奚武，劍閣以北之地，因皆入於西魏焉。

西魏帝欽（文帝寶炬之皇太子，文帝於大統十七年殂，繼立）二年（梁元帝繹承聖二年，武陵王紀亦於是年稱帝於成都。齊天保四年，西元五五三）三月，梁武陵王紀從其太子圓照（時鎮巴東，今奉節縣）之謀，舉兵東下。梁元帝繹聞之，甚懼，與西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於是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乃一面使荊州刺史長孫儉，陰爲圖江陵之準備，一面遣大將軍尉遲迥督開府儀同三司原珍等六軍甲士萬二千，騎萬匹，以救江陵爲名，自散關伐蜀。五月，武陵王紀自將至巴郡（今巴縣治），聞西魏入寇，乃遣前梁州刺史譙淹還救。是時紀潼州刺史（治涪城——今緜陽縣）楊乾運之兄子略，說乾運曰：「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保國寧民；而兄

弟尋戈，此自亡之道也。夫木朽不雕，世衰難佐，不如送款關中，可以功名兩全。」乾運然之。令略將兵二千鎮劍閣，又遣其婿樂廣鎮安州（今劍閣縣），與沙州刺史（治今昭化縣）楊法琛皆潛通於西魏。宇文泰密授乾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是月，尉遲迥前軍侯呂陵始至劍閣，楊略應之，迥遂揮軍至涪水，乾運以州降之。迥乃進襲成都而圍攻之。譙淹遣將援救成都，迥使原珍擊走之。時武陵王紀已至巴東（今巫山縣），前有荊州軍相拒於硤口（今四川巫山縣東）後有成都被攻之危，然以既已稱帝，不可復爲人下，乃仍繼續攻擊硤口，七月紀敗被殺，八月初旬成都亦降於西魏。西魏遂以尉遲迥爲益州刺史鎮成都。（上引周書卷四十四楊乾運傳）

翌年九月二十二日，宇文泰開始準備進軍攻江陵，遣其柱國常山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南向。十月初九日，于謹發長安。荊州刺史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如之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揚（卽建康，時王僧辯、陳霸先在建康），上策也；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十二年爲一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比之患，必謂（我）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初十日，梁武寧太守（郡治今荊門縣北）宗均告西魏兵將入寇，元帝繹召公卿議之，皆謂兩國通好，未至有此。十三日于謹至樊鄧，梁王詧帥師會之。十八日元帝繹徵王僧辯爲大都督荊州刺史，將兵西援，命陳霸先徙鎮揚州（自京口徙鎮建康）。十一月初一日于謹軍渡漢水，令宇文護自西路向武寧，楊忠自東路向江津（江陵渡江之津），以斷梁軍東走之路。初二日宇文護克武寧，擒宗均。是日元帝自出城巡督築柵，周圍六十餘里，以防西魏軍，又命領軍胡僧祐都督城東諸軍事，

尙書右僕射強綰副之；左僕射王褒都督城西諸軍事，四廂領直元景亮副之。其餘王公以下，皆有所守。初四日又命其太子方炬巡行城樓，令居民助運木石，以加強防禦，蓋準備固守江陵也。是夜西魏軍至黃華，距江陵四十里，初五日至於柵下。初六日元帝命雋州刺史裴畿等四將出戰，斬西魏儀同三司胡文伐。十五日于謹用火攻焚柵內數千家，及城樓二十五，遂築長圍攻城。十八日梁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等築壘於馬頭（江陵南岸），聲援城內。二十六日，王褒等四將再開門出戰，皆敗還。十二月初，于謹百道攻城，城陷，俘元帝繹殺之。西魏立梁王詧爲梁王，資以荆州之地延袤三百里，而仍取其雍州之地，史稱後梁，後滅於隋。（見周書卷十五于謹傳）

是月，王僧辯、陳霸先等共奉江州刺史晉安王方智爲太宰，承制，以紹梁統焉。

(四)宇文氏篡西魏——大統十七年三月西魏文帝寶炬已殂，宇文泰立太子欽爲帝。二年（梁承聖二年，齊天保四年，西元五五三）十一月，尙書元烈謀殺宇文泰，事洩，泰殺之。自是帝欽以元烈之死有怨言，因密謀誅泰，其臨淮王育、廣平王贊皆涕切諫不聽。時泰諸子皆幼，以諸壻爲心膂，清河公李基、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分掌禁兵。翌年正月，帝欽謀泄，泰遂廢之，立其弟廓，是爲恭帝，並復姓拓跋氏。

恭帝三年（梁敬帝方智太平元年，齊天保七年，西元五五六）十月，宇文泰以吐谷渾通於齊，伐之，還軍而病，至涇州召中山公宇文護（泰兄子）謂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強，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時年五十歲）。世子覺（泰第三子）年十五嗣位爲太師、柱國、大冢宰，出鎭同州，以備齊。十二月十七日，西魏以岐陽之地封宇文覺爲周公。是月，宇文護以周公覺幼弱，欲早得正位，以定人心，遂於同月三十日，以魏恭帝詔禪位於周，覺稱天王。（上引周書卷十一晉蕩公護傳）

按魏自道武帝珪於東晉孝武帝昌明太元二十一年（西元三九六）改元皇始，歷十二世至孝武帝修永熙三年（梁中大通六年，西元五三四）西遷，魏遂分為東西。西魏又歷三世。至此，梁總共凡歷十五世，一百六十年而亡。

三、陳霸先篡梁（參看附圖六——二五一）

霸先復立方智及梁齊之戰；王僧辯已在齊兵壓境之下迎立蕭淵明為帝，其事已見前述。當僧辯迎立淵明時，霸先遣使爭之，僧辯不從，於是霸先乃密有異圖，聚金帛以備非常之用。梁敬帝方智紹泰元年（西魏恭帝二年，齊天保六年，西元五五五）九月（二月方智立，五月僧辯納淵明）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將入寇者，僧辯乃遣使告霸先（鎮京口）使為備。霸先遂部署將士，分賜金帛，使其弟子著作郎曇朗留守京口，使部將徐度、侯安都帥水師進襲石頭（僧辯鎮石頭），自帥馬步自江乘（今句容縣北六十里）會之。是夜皆發，霸先忽控馬不進，安都大懼追霸先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期得免斫頭邪？」霸先曰：「安都嗔，我乃進。」蓋恐安都之志不堅也。侯安都至石頭城北，即棄舟登陸，越女垣而入，霸先馬步兵亦自南門入城。時僧辯方視事，外告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與子頠帥左右苦戰，敗走，被擒，霸先殺之。並為檄布告中外，列僧辯罪狀。十月，霸先復奉方智為帝，改封淵明為建安公，並遣使告齊，謂僧辯陰圖篡逆，故誅之，仍請稱藩於齊，永為藩國。（上引陳書卷一高祖紀）

陳霸先已復擁方智為帝，乃自為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時吳興太守（今吳興縣）杜龕聞僧辯死，據吳興拒霸先，義興太守（治今宜興縣）韋載以郡應之，吳郡太守（治今吳縣）僧辯弟僧智亦據城拒守。於是霸先遣兄子蒨還長城（霸先家鄉，今浙江長興縣東），立柵以備龕，遣周育文攻義興，育文戰不利。霸先乃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

州刺史杜稜宿衛臺省，自將兵攻韋載。是時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聞霸先東討，乃以州（今江都、六合等縣地）輸齊，並密結南徐州刺史任約，將精兵五千乘虛襲建康，遂襲據石頭（見本卷第六章）攻臺城，侯安都出戰大破之，嗣徽等退還石頭。霸先至義興，使韋載族弟翽齎書說載降而厚撫之。霸先乃以翽監義興郡，引載置左右，與之謀議，並即卷甲疾趨，還救建康。又分遣周育文攻杜龕以救長城，及將軍黃他、裴忌攻吳郡，克之，王僧智奔吳興投於杜龕。十一月，齊遣兵五千渡江據姑孰（今當塗縣），以接應徐嗣徽、任約，霸先遣合州刺史徐度立柵於冶城（今六合縣東北）以備之。俄而，齊又遣其安州刺史（治今定遠縣）翟子崇，楚州刺史（治鍾離，今鳳陽縣東北）劉士榮，淮州刺史（治山陽，今淮陰縣）柳達摩等將兵萬人屯於胡墅（在長江北岸，南對石頭城），渡米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以援嗣徽等。陳霸先當此大敵當前，乃問計於韋載，載曰：「齊師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秦）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絕彼之糧道，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乃一面遣韋載於大航築侯景故壘，使杜稜守之，一面使侯安都夜襲胡墅，燒齊船千餘艘，又遣仁威將軍周鐵虎，斷齊運輸，擒其北徐州刺史張領州。俄而，齊又遣其大都督蕭軌，將兵屯於江北，以聲援嗣徽等。於是徐嗣徽等進攻冶城柵，陳霸先自將精甲自西明門出擊之，嗣徽等大敗。嗣徽因留柳達摩守石頭，自往采石迎齊援。十二月，侯安都再襲秦郡（今六合縣），破徐嗣徽柵，收其家，俘數百人。霸先又對冶城立航（以舟爲橋）以渡軍，攻柳達摩，大破之，達摩還守石頭。是日嗣徽與任約引齊兵水步萬餘人，欲還石頭，霸先遣兵至江寧，守險以拒之，嗣徽等屯於江寧浦口（今江浦縣東與下關相對），霸先又使侯安都襲破之，盡收其軍資器械。（上引陳書卷一高祖紀）

是月十三日陳霸先攻石頭，城中無水，翌日達摩請和，且求質子。時建康虛弱，糧運不繼，朝臣皆欲與齊和，

請以霸先從子曇朗爲質。霸先逼於衆意，乃以曇朗及永嘉王莊、丹楊尹王沖之子珉爲質，柳達摩、徐嗣徽、任約遂北歸。齊和州長史烏丸遠亦自南州（今當塗縣）還歷陽（今和縣），梁齊之戰，因而暫息焉。

翌年（太平元年）正月，陳蒨斬杜龕，吳興平，王僧智與其弟豫章太守僧愔俱奔齊。是時東揚州刺史張彪據會稽，江州刺史侯瑱據尋陽、豫章，皆不附霸先。二月陳蒨、周育文輕兵襲會稽破之，斬彪，霸先乃以周育文爲南豫州刺史，使將兵攻湓城（今九江縣西），又遣侯安都、周鐵虎將舟師立柵於梁山（今當塗縣東西梁山），以備侯瑱。俄而，徐嗣徽、任約襲采石，執戍主明州刺史張懷鈞送於齊。三月初七日，齊又遣儀同三司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等，與徐嗣徽、任約合兵十萬，出柵口（即濡須口，今巢縣東南）攻梁山，陳霸先帳內盪主黃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蕪湖。霸先更遣定州刺史沈泰等增援梁山；是時周育文攻湓城不能克，霸先召還之，集兵以拒齊。四月，侯安都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俘獲萬計。五月，齊召建安公蕭淵明，詐許退師，陳霸先具舟送之，淵明疽發背卒。於是齊兵發蕪湖入丹楊縣（今當塗縣治），直趣而東，至於秣陵故治（今舊江寧縣東南六十里，秣陵橋東北），包抄建康之後。陳霸先急召周育文屯方山（今江寧縣東南，一名天印山，秦淮水經其下，爲秦始皇所鑿也），徐度頓軍馬牧（今江寧縣南），杜稜頓軍於大航南（即宣陽門外秦淮水上朱雀桁），以禦之。齊軍跨秦淮水立橋渡水，夜襲方山，徐嗣徽等列鑑於青墩至於七磯（皆在方山北），以斷周育文歸路，育文擊斬其前軍驍將鮑砰。於是嗣徽召蕪湖之兵，自丹楊（今當塗縣）步行增援，陳霸先亦急召侯安都、徐度將梁山之軍，還救建康。是月二十九日，齊軍自方山進至倪塘（建康城東），游軍至於臺城下。霸先自將兵拒嗣徽等於白城（今江寧縣湖熟鎮附近），適周育文軍來會，乃進擊之；時侯安都亦至，攻徐嗣徽軍於耕壇南（今通濟門外），破其陣，擒

齊儀同三司乞伏無勞。霸先同時又抽精兵三千，使沈泰將之潛渡江，襲齊行臺趙彥深於瓜步（山在今六合縣東南，臨江），獲艦百餘艘，粟萬斛，以斷齊軍之糧。六月初一日，齊軍潛自鍾山進擊，侯安都馳擊之於龍尾（鍾山西麓），軍主張纂戰死。初四日齊師遂至幕府山（似渡江增援者，今南京城東北）。霸先又遣別將錢明，將水軍出江乘，邀擊齊軍糧運，盡獲其船米。齊軍乏食，殺馬驢食之。初七日齊後續諸軍越鍾山而進，霸先分軍守樂遊苑東（今江寧縣東北覆舟山之南）及覆舟山北，據衝要之地以拒之。初九日齊軍進至玄武湖西北，將進攻北郊壇（覆舟山南），霸先乃使衆軍自覆舟山東，移屯壇北，與齊軍對峙，遂與齊展開會戰焉。

是時會連日大雨，平地水深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足指皆爛，懸鬲以爨。而臺城中及潮溝北，路燥，梁軍每得更易；然是時四方隔絕，糧運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所，誠一場堅苦卓絕之苦戰也。是月十一日，雨少霽，霸先欲發動攻擊，調市人麥飯，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會陳蒨自吳興饋米三千斛，鴨千頭至，霸先乃分給軍士炊食之。十二日未明，霸先令蓐食，拂曉霸先自將麾下出幕府山，前後夾擊之，於是兩軍展開大戰，侯安都又自白下（今江寧縣西北）引兵橫擊之，直出齊軍之後，齊師因而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踐而死者尤衆，擒徐嗣徽及其弟嗣宗，斬之。梁軍追至臨沂（山之西北臨大江，今江寧縣東北）；時梁軍在江乘、攝山（即棲霞山）、鍾山諸軍，亦相次克捷遂俘齊將蕭軌、東方老、王敬寶等將帥凡四十六人，皆斬之。齊軍士得逃至江岸者，縛荻筏以渡，中江溺斃者，翳水彌岸，唯任約、王僧愔逃得免，是誠一大殲滅戰也。十四日霸先又遣軍趨南州（今當塗縣），燒齊船艦，克復南州之防守要地。陳霸先以此戰，遂奠定篡梁之基業焉。

陳霸先篡梁：霸先以此戰捷之威望，遂於是年（太平二年）九月，自為丞相錄尚書事、鎮衞大將軍，揚州牧

、義興公。翌年又相繼遣周育文、侯安都、歐陽頠等略定江州、郢州、及廣州諸地，霸先乃自爲相國、陳公、加九錫；俄而又自進爵爲王。是年十月梁敬帝禪位於陳，霸先卽皇帝位，是爲武帝。

按梁自武帝蕭衍天監元年（西元五〇二）篡齊，至敬帝太平二年（西元五五七）被篡，前後凡歷四主，共五十六年而亡。

註一：北齊書卷三文襄紀：「（武帝七年）……八月，澄獲（梁）徐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爲膳奴，欽請贖之，不許。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澄在鄴，居北城東柏堂，嬖琅邪公主（魏高陽王斌庶妹玉儀，不爲其家所齒，爲孫騰妓，騰又棄之，高澄過於塗，悅而納之，遂有殊寵，封琅邪公主——見通鑑卷一百五十八，大同十一年載），欲其往來無間，侍衞者常遣出外。辛卯，澄與散騎常侍陳元康、吏部尚書侍中楊愔、黃門侍郎崔季舒，屏左右謀受（東）魏禪，署擬百官。蘭京進食，澄卻之，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當急殺之。』京聞之，寘刀盤下，冒言進食。澄怒曰：『我未嘗索食，何爲遽來？』京揮刀曰：『來殺汝！』澄自投傷足，入於床下，京去床弒之。」

註二：通鑑地理今釋註：「契丹（居）、直隸喜峯口以北科爾沁、郭爾羅斯、杜爾伯特、札賴特等旗地。」卽今熱河省南部及遼北、遼寧省各一部地。

第六節　中　論

一、蕭衍之得失：衍乘齊之弊，篡而代之，初期雄據江南，與北朝對峙，繼與東西魏鼎足而居。初則崇儉約

，勤政務，國內差安。及東西魏分爭，外患暫息，遂流於宴安逸樂。及其年已老崇釋氏，建佛殿，糜費既鉅，又好親任小人，朝使干擾郡縣；牧守浸漁百姓，致貲巨億；王侯子弟，驕淫不法，風尙侈靡，皆相競以誇豪，相爭以虛飾。因此人無遠志，國無富藏，故是時蕭氏之梁，實旣奄奄一息於江南矣。此亦招致侯景之患所由自也。茲再論其對侯景之措施與得失於次。

㈠侯景奪壽陽而從之——當景叛東魏來降之時，因而利用之以圖中原，此當屬得計之事。然及侯景襲奪壽陽而縱容之，繼又從而資其布帛器械，養虎成患，此實爲其設計之失者。俄而又中高澄離間之計，逼使侯景爲亂，此尤爲失算之至也。

㈡輕侯景而疏於防備——當侯景叛狀已露，發兵四面進討之時，對於江防竟無所備，及侯景發兵壽陽之際，又不能用羊侃之計，一面深固江防，一面命蕭綸進討，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而竟用朱異之言，遂使侯景得以乘虛渡江。此可見蕭衍此時已老庸昏憒，缺乏鑒識之能力矣。

二、侯景之得失。關於侯景之得計者：

㈠投梁之得計——侯景叛高澄之後，此時東西魏與梁三國間，唯梁最弱，可藉以自謀生存與發展。故其於王思政進據潁川之時，彼卽借詞南走懸瓠，並再請援於西魏，蓋彼欲藉西魏之壓力，逼梁以自重也。

㈡利用蕭正德爲內奸，並藉以爲號召——侯景北人，當爲南人所忌，實無亂梁之憑藉，於是乃利用蕭正德爲內奸，並藉以眩惑梁人。故其進兵建康之時，又以誅君側之惡——朱異等爲號召。因此，故彼能順利渡江；且能以八千寡弱之兵至建康後，陡增至十餘萬之衆。

㈢王偉鑽隙渡江之妙計——當蕭綸統東西南北四路軍進圍壽陽，而尚未合圍之際，王偉獻計「兵貴神速，輕騎直掩建康，蕭正德應於內，景攻其外，以定江南。」遂以出獵爲名發兵。已出壽陽後，又揚言向合肥，使蕭範不敢遽動，而將其兵疾襲譙州（全椒縣），鑽隙渡江，以擣建康之虛。此誠戰術上最果敢亦最妙用之計也。

㈣攻建康宣言——時梁中領軍朱異、少府卿徐驎、太子右衞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等，皆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爲時人所疾，景乃以誅朱異等爲名起兵，以收梁之人心。及攻建康時，又書告梁城中士民，謂梁朝廷權倖用事，剝削人民。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以散沮梁之士心民氣，故用能破建康，挾梁室，得志於一時。

關於侯景之失計者，亦有二焉：

㈠攻心作戰失敗——當侯景與慕容紹宗對峙於譙城時，爲固其軍心計，曾誑其衆，謂彼等家屬已爲高澄所殺。但紹宗呼之，謂彼等家屬皆安全無恙，若歸誠者，官勳如舊。景之軍衆，因而潰散還北。慕容紹宗此一攻心戰所收之效果，實遠勝一次殲滅會戰之效果也。

㈡攻巴陵之失——當侯景席捲郢州之後，即乘勝長驅進攻江陵，此可謂善於利用氣勢之用兵。然竟集兵以攻城小而堅之巴陵，致自挫軍氣，陷於被動，終於頓兵堅城之下而潰敗。功敗垂成。設當侯景僅用一部兵力監制巴陵，集主力自漢水或循江北岸直趨江陵，則必不致有巴陵之挫敗，江南之局勢又當爲之一新矣。

三、高澄之得失：

(一)高歡遺計——歡臨終遺計於澄，可謂詳而深矣。既將當時高氏之重要將佐人物性格、忠姦，及可託以大事者爲誰？可慮爲誰？皆予以一一分析而囑咐之；又遺慕容紹宗，授澄以備侯景，其深謀遠慮，不得謂不深遠也。

(二)離間梁與侯景之關係——侯景既降於梁，澄乃設計以離間之，又準備大兵以繼其後，藉收此計之果實。蓋其如此，若侯景與梁相攻，則可以收漁人之利，否則亦足以監制之，使不能爲東魏之害也。及其計既得售，遂因勢利導，盡收淮南之地而有之，則高澄之計謀，亦可謂工矣。

(三)扶植江南附庸之國——當宇文泰既滅蕭繹，盡取荆州江北之地，高澄亦急起疾追，以謀控制建康，除遣軍奪取郢州外，又以大兵壓境之術，遣蕭淵明還梁，逼王僧辯擁立之，使爲東魏之藩屬。高澄此項乘機取利之敏捷手段，可與宇文泰媲美。

至於忽然出現陳霸先之突起廢立，此乃一意外之事，蓋以當時陳霸先之聲望地位與力量，固不足以與王僧辯相抗衡也。及陳霸先既廢立矣，州郡起而環攻之，霸先實處於孤危之地位，故高澄卽援助徐嗣徽、任約等，以打擊霸先，此種局勢之於高澄，本極有利。及遣兵自蕪湖包抄建康之後，此等戰術之運用，亦極爲卓越，逼使陳霸先疲於奔命。然不意於鍾山、覆舟山之對峙中，忽遭連日之豪雨，此亦爲一意外之事。蓋齊軍若非遭此天雨之厄運，則陳霸先雖亦善於用兵，將難以久保建康於不破也。

四、宇文泰之得失：

㈠分裂蕭繹之計——泰見侯景之亂建康，高澄坐收漁人之利，而長江上游方面，蕭繹猶總督之，此種局勢若蕭繹能穩定而統一之，則泰將無入手之處。於是乃援助蕭譽、蕭詧兄弟以抗繹，使梁之長江上游復陷於分裂之勢，藉收漁人之利。及侯景克郢州，溯流而上以逼荊州時，又允與蕭繹連和，使其專力以拒侯景。而侯景已敗，蕭繹繼統梁朝，勢將復振之時，乃即舉大軍南下，扶蕭詧以擊滅之，遂盡併其地。

㈡併益州之計——當蕭繹遭受侯景來攻，蕭紀亦自成都東下，蕭繹被逼求救之時，乃即以救繹為名，舉兵進擊益州而滅之。

宇文泰以上之謀，設計亦至工矣。諸蕭為私利所蔽，罔顧國家，而自陷於滅亡，悲夫！

五、陳霸先之得失：霸先名微勢寡，而果斷英明，遂能乘時而起，開創基業，其得計處有：

㈠不畏艱鉅毅然起義——霸先為始興太守，兵微將寡，名勢低微。見侯景亂梁，毅然而起，此其英明果斷處也。

㈡滯留贛中以觀時變：當霸先據有南康之時，侯景大兵正溯江西上，相繼略定江、郢等州，霸先乃沉機待時。及侯景敗於巴陵之後，王僧辯順流東下，霸先即出尋陽以會之，遂與進討之功。

㈢保衞建康之戰：徐嗣徽等自蕪湖直搗建康之背，逼使霸先據守梁山、石頭諸險之軍於無用武之地，齊軍此一行動，旣出霸先之不意，遂使梁軍疲於奔命。然而霸先應付此一意外之事變，竟能迅速變更部署，機動的予齊優勢之軍以阻擊，霸先之能於用兵，於此已可概見。尤其在建康兩次保衞戰中，霸先在極度困難之下，仍不斷抽調部隊，進襲齊軍之後方補給基地，力求易被動為主動；及最後在覆舟山之

出擊中，又能部署前後夾擊與側擊之戰術上優越運用，更可見霸先在用兵上之造詣矣。霸先亦即以此一戰勝之威望，遂取梁之帝位而代之，其帝業成功之速，實爲前史所未有也。

6—2200

第十二章　周統一中原——滅北齊之戰

（參看附圖六——二五二、六——二五三、六——二五四、六——二五五、六——二五六）

一、陳伐齊之戰：太建五年（周建德二年，西元五七三）三月遣吳明徹伐齊，至太建七年盡復淮南北諸地，遂攻彭城。

二、周第一次伐齊：建德四年（陳太建七年，西元五七五）七月攻洛陽金墉城不克，九月退還。

三、周第二次伐齊：㈠建德五年十月攻平陽克之。㈡十二月大破齊後主緯諸軍於平陽。㈢同月克晉陽。㈣建德六年正月破鄴齊滅。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戰爭導因（參看附圖六——二五二）

自梁末敬帝太平二年（西魏恭帝四年，西元五五七），宇文覺簒西魏，國號周；同年陳霸先簒梁，國號陳之後，原來由齊、西魏、梁三國鼎峙者，遂一變而為齊、周、陳鼎立之勢。至周武帝宇文邕建德四年（齊後主高緯武平六年，陳宣帝陳頊太建七年，西元五七五）開始伐齊，三年而滅之。玆將此十餘年中三國之內外大勢，概述之於次。

陳國方面：陳霸先自於紹泰元年（西元五五五）九月，襲殺王僧辯，挾敬帝蕭方智據建康後，四面交攻即相繼而至。初則吳興、吳郡、會稽相繼抗拒，次則江州、豫章繼之。又有蕭勃起兵於廣州，王琳舉兵於湘郢，且有北

方強齊渡江入侵。此種內外交攻之情勢，直至天嘉五年（西元五六四），最後平定割據臨川之周迪，經十餘年之奮戰，外患內憂，始告平息。玆分別述之如下：

一、陳朝廷之演變——陳武帝霸先篡梁後，至永定三年（周明帝宇文毓武成元年，齊文宣帝高洋天保十年，西元五五九）六月殂（年五十七），兄道譚長子臨川王陳蒨立，是為文帝。霸先殂時，以內無嫡嗣（霸先子昌質於江陵，江陵陷於西魏時被俘），外有強敵（詳見後述），宿將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稜典宿衛兵，章皇后定議，急召臨川王蒨於南皖（武帝使蒨鎮此，即今安徽懷寧縣西，皖水入江之口）。時南豫州刺史侯安都擊王琳軍於左里（今江西都昌縣西北左蠡鎮，擊王琳事見後述），還軍至南皖，遂與蒨俱還建康。羣臣奉蒨嗣位，蒨謙讓不敢當，后亦以子昌在長安，未肯下令，羣臣因而猶豫不能決。侯安都乃按劍上殿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於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蒨遂嗣位，立皇子伯宗為太子。翌年——陳天嘉元年，周遣昌自長安還建康，昌致書於蒨，辭甚不遜，蒨欲讓位於昌，侯安都不奉詔，乃封昌為衡陽王。昌渡江，安都迎於中流殺之。（上引陳書卷八侯安都傳）

侯安都以擁立之功，恃功驕橫，威脅文帝，賓客千人及部下將帥，亦多不遵法度。天嘉四年帝乃以安都為江州刺史，六月安都自京口過建康，帝因於宴中執之，賜死。

天康元年（西元五六六）四月，文帝殂（年四十五），太子伯宗立，文帝弟安成王頊（與昌俱被俘於江陵，天嘉二年十一月自長安還建康，陳割黔中地及魯山郡賂周。黔中今湖南辰谿以西）為司徒錄尚書事，徐度為司空，袁樞為左僕射，沈欽為右僕射。光大二年（西元五六八）正月，安成王頊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十一月，頊遂

廢伯宗爲臨海王，自即帝位，是爲宣帝。宣帝傳至其子叔寶，後十三年遂亡於隋。

二、平定王琳之戰——梁元帝蕭繹爲西魏所攻於江陵時（承聖三年，西元五五四，十一月。其事已見前章），繹召廣州刺史王琳赴救，軍至長沙，江陵陷沒。琳遂進攻後梁主蕭詧，相持於巴州（今湖南岳陽縣）。至太平元年（西元五五六）六月，王琳將侯平雖屢破後梁蕭詧之軍，但以王琳兵勢不接，遂不受琳節度；琳遣將討之，平乃殺巴州助防呂旬，故其兵奔江州投於侯瑱，琳因是軍勢益衰，乃遣使奉表於齊；又獻款於西魏，以求妻子（琳妻子於江陵陷時爲西魏所俘）；同時亦稱臣於敬帝蕭方智。陳霸先徵琳爲司空，琳據湘、郢、巴等州以自雄不受徵，並大治舟艦，將攻霸先。翌年六月，霸先遣侯安都周文育等會兵於武昌進擊之（是年十月，霸先篡梁）。陳永定元年（西元五五七）十月，侯安都至武昌（今鄂城縣），琳將樊猛棄城走，周文育自豫章將兵會之。時兩將不相統攝，部下交爭，軍至郢州（今武昌市），琳將潘純陀據城拒之。安都等圍攻不克，而琳自將大軍至弇口（今武昌西南），以救郢城，安都乃釋郢州之圍，留將沈泰一軍守漢曲（今漢陽縣附近）悉衆進至沌口（今漢陽縣西南三十里）以拒琳。安都遇風不得進，琳軍據東岸，安都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大敗，安都、文育及裨將徐敬成、周鐵虎、程靈洗等，皆被擒。於是王琳移湘州府於郢城，遣其將樊猛順流而下，擊據江州（治今九江縣）。永定二年正月，王琳引兵十萬下至湓城（今九江縣西），屯於白水浦（今九江縣），以北江州（治今湖北蘄春縣）刺史魯悉達爲鎮北將軍，霸先亦以悉達爲征西將軍以爭取之，悉達兩受之，以觀變。琳因不敢揮軍東下，而遣使求援於齊，並請納永嘉王蕭莊主梁祀（方智之子，繹之孫。江陵陷時，匿得免。紹泰元年王琳迎之送於建康。未幾，從霸先從子曇朗質於齊）。時衡州刺史周迪，欲自據南川（今江西吉安清江等縣），召所部八郡，揚言入援建康，霸先恐

其爲變，厚慰勞之。時新吳（今江西奉新縣）洞主余孝頃說王琳曰：「周迪、黃法𣰰（高州刺史），皆依附金陵，陰窺間隙，大軍若下，必爲後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後東下，孝頃請席卷所部以從。」琳乃遣將軍樊猛等將兵赴之，屯於臨川故郡，徵兵糧於迪。三月，齊發兵援送蕭莊於琳軍，琳奉之爲帝。四月，余孝頃等攻周迪，迪請和，樊猛欲受盟而還，孝頃不許，進攻之，黃法𣰰與寧州刺史周敷，合兵救迪，大破孝頃等，迪追擊盡擒之。同時，霸先又遣司空侯瑱帥舟師爲前軍，臨川王蒨以舟師五萬繼之，以進拒王琳。侯安都、周文育亦自白水浦賂守者，得逃歸。八月，霸先遣使者說琳，琳以余孝頃等已敗，乃引還湘州。（上引北齊書卷三十二王琳傳）

永定三年十一月，王琳聞霸先殂，乃使其少府卿孫瑒爲郢州刺史，總留任，而自奉梁主莊趨濡須口（今安徽省巢縣東南），齊揚州道行臺慕容儼帥衆臨江，爲琳聲援。琳攻大雷（今望江縣東），陳文帝蒨遣侯瑱、侯安都、徐度等，將兵禦之。陳安州刺史吳明徹，夜襲湓城，琳巴陵太守任忠擊破之，因引兵東下。翌年（陳天嘉元年）二月，王琳引軍至柵口（今蕪湖縣江北岸運漕河入江之口），侯瑱督諸軍出屯蕪湖，與之相持。時東關（今巢湖縣東南）春水稍長，琳引合肥巢湖之衆，相繼而下。瑱進軍虎檻洲（今繁昌東北五十里）以拒之，琳亦列船於江西相對陣。時周聞琳東下，遣其荆州刺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巴湘等州，孫瑒固守郢城以拒之，琳聞之，恐其衆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齊亦遣儀同三司劉伯球將兵萬餘，助琳水戰，又遣行臺慕容恃德之子子會，將鐵騎二千屯蕪湖西岸，爲琳聲勢。時西南風急，琳謂得天助，引兵直趨建康。侯瑱等徐躡其後，因此西南風反爲瑱所利用，瑱遂追逼之。琳擲火炬，皆反燒己船，瑱發拍擊琳艦，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之，琳艦多壞，因而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登岸，復爲瑱軍所殺殆盡。齊軍在西岸者，亦因琳潰軍相亂，而自相蹂踏，瑱軍乘之，

擒劉伯球，蔡谷子曾等，斬獲萬計，盡收梁齊軍資器械。琳乘小艦冒陣走至湓城，欲收合離散，衆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奔齊，齊以琳爲揚州刺史鎭壽陽以圖陳。蕭莊亦逃奔齊，於是王琳所奉立之梁遂滅。

三、與周爭奪湘州之戰——陳太尉侯瑱已盡殲王琳與齊聯合軍於蕪湖附近地區，陳文帝乃以侯瑱都督湘巴等五州諸軍事鎭湓城，以圖上游郢、湘等州。時周軍尙圍攻郢州，孫瑒力拒之不能下，及聞王琳旣敗，陳大軍向郢州，乃解圍而去。於是孫瑒集將佐謂之曰：「吾與王公同獎梁室，勤亦至矣。今時事如此，豈非天乎！」遂遣使奉表降於陳。（上引陳書卷二十五孫瑒傳）

王琳之敗於蕪湖也，巴湘等州相繼爲周軍所陷，周使後梁守之。同年（天嘉元年）八月，侯瑱將兵逼湘州，周遣其將賀若敦，獨孤盛救之，賀若敦帥衆一萬奄至武陵（今常德縣西），武州刺史吳明徹不能拒，引軍還巴陵（今岳陽縣），賀若敦乘勝長驅，至於湘州。九月，獨孤盛將水軍與敦俱進，陳增遣儀同三司徐度將兵會侯瑱於巴丘（今岳陽縣）以拒之。十月，瑱襲破獨孤盛於楊葉洲（今湖北鄂城縣東），盛收兵登岸，築城自守。陳文帝又遣司空侯安都兵會侯瑱進擊。十二月，周巴陵城主尉遲憲降，陳遣巴州刺史侯安鼎守之。獨孤盛遂自揚葉洲潛遁。翌年正月，周湘州戍主殷亮，亦以城降陳。時賀若敦糧盡，軍士病死者又什五六，乃引軍北還。於是，武陵、宜都、天門、南平、義陽、河東等郡（今湖南常德、湖北宜都、湖南石門、安鄉、澧縣、湖北松滋縣），悉爲陳軍所克。

四、續平內亂之戰——梁敬帝太平元年(西元五五六)二月，陳霸先遣周育文討侯瑱於湓城，旋齊軍南侵，急回救。七月，侯瑱與豫章太守余孝頃相攻之際，侯平乘虛攻瑱（侯平歸瑱，見前），瑱衆潰奔湓城，司徒陳霸先遣使說之，瑱遂降，霸先以瑱爲司空。翌年二月曲江侯蕭勃起兵廣州討霸先（時霸先已自爲丞相錄尙書事），軍進

至南康（今江西贛縣），南江州刺史余孝頃舉兵會之。霸先遣周文育拒勒，擊擒其前軍歐陽頠，勒軍聞之大懼，勒遂為其下所殺。霸先與歐陽頠有舊交，以頠聲著嶺南，四月即以頠為衡州刺史，使討廣州平之，霸先以頠都督交廣十九州諸軍事廣州刺史。

陳永定元年（西元五五七）十月，霸先篡梁，而侯安都、周文育軍敗於郢州，琳乘勝東下而陷江州之際，豫章太守熊曇朗據豫章（今南昌），臨川內史周迪據臨川（今臨川縣），縉州刺史留異據會稽，晉安太守（郡治今福建閩侯縣東北）陳寶應據晉安，共相連結，據地不服。至天嘉二年，王琳已敗，湘郢諸州已復，乃開始進討留異，翌年討周迪。是年留異敗奔晉安，天嘉四年正月周迪敗，亦奔晉安。十一月進討晉安陳寶應，翌年十一月破之，殺陳寶應留異周迪等，陳之國內始告平定。

齊國方面：齊文宣帝高洋，自於天保元年（梁大寶元年，西魏大統十六年，西元五五〇）五月，篡東魏，國號齊之後，彼以少年英發（時年二十一）勵精圖強，留心政術，務存簡靜，坦於任使，人得盡力，因而國富兵強；又能默識強記，加以嚴斷，以法御下，或有違犯，不容勳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陣，親當矢石，南侵北征，所向有功。但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泆，肆行狂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游行市里，街坐巷宿，高氏婦女，不問親疎，多與之亂，又多方苦辱之。幸猶能委政於楊愔，所謂「主昏於上，政清於下」也。天保十年二月，高洋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事，乃以聞之。五月殺魏宗室二十五家，七月遂盡滅元氏三族，前後死者，凡七百餘人。高洋此舉，蓋慮元氏宗室復起，為齊之患也。十月，洋殂（年三十一），太子殷立（年十六）。翌年二月，太傅常山

王演（高洋弟）殺尚書令楊愔等，自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八月遂廢殷而自立，是爲昭帝。翌年（梁天嘉二年）十一月，演殂，弟太傅京畿大都督長廣王湛，廢太子百年而自立，是爲武成帝。

乾明元年（陳天嘉元年）高演爲帝後，即有將南侵北伐（齊南侵梁陳，北伐契丹，皆已見前述）之兵轉而對周之趨向，故於同年十一月，演問時事於太子中庶子盧叔虎，叔虎即獻對周採持久戰之策，詳見次節。十二月，齊又用尚書左丞蘇珍芝之議，修石鼈（今江蘇寶應縣西）等地屯田，自是淮南軍防足食。用平州刺史稽曄議，開督亢陂，置屯田（今河北易縣，固安等地），歲收稻穀數十萬石，北境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今河南沁陽、汲縣等地），以給河南之費，由是減少轉輸之勞。

至高湛篡位後，乃有南和陳，西攻周之定策。如河清元年（陳天嘉三年）閏二月，徵還揚州刺史王琳（使王琳鎭壽陽以圖陳，見前），四月遣使聘於陳。翌年三月，又使司空斛律光督步騎二萬，築勳掌城於軹關（今河南濟源縣西）。又加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二戍，，蓋周常連突厥以侵齊也。

周國方面：西魏恭帝三年（梁太平元年，西元五五六）十二月，宇文覺（泰第三子）篡位後，宇文護受泰遺命輔政爲大司馬，原泰所立左右十二軍總屬於相府者，皆由護統攝之，掌執軍政大權。初宇文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定六官，至是年正月頒行之。泰自爲太師大冢宰，李弼爲太傅大司徒，趙貴爲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爲大司馬、于謹爲大司寇，侯莫陳崇爲大司空，其餘百官皆倣周禮頒授之。同年十月泰卒，世子覺立，十二月受恭帝禪位，以李弼爲太師，趙貴爲太傅大冢宰，獨孤信爲太保大宗伯，中山公宇文護爲司大馬。護已輔政之後，諸事專擅，勳貴舊臣及嗣主皆忌之，遂引起數年之朝政不安。如宇文覺篡位之元年（梁太平二年，西元五五七）二

月，趙貴及獨孤信皆以護專政，怏怏不服，貴謀殺護，護聞之，遂殺貴，免信官，尋殺之。九月又弒其主覺，而立寧都公毓（泰長子），是爲明帝，護自爲太師大冢宰。至武成二年（陳天嘉元年，西元五六〇），護又以明帝明敏有識量，憚而弒之，立魯公邕（泰第四子），是爲武帝。護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詔五府（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總於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武帝以護掌握軍政大權，兩弒其主，乃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一由護恣意爲之。由是護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至建德元年（陳太建四年，齊後主緯武平三年，西元五七二）三月，武帝乃誅護，幷收其子弟親黨殺之，周之大政，始歸於帝。

周自宇文泰爲魏相，任用蘇綽等諸賢，勵精圖強以來，相繼奠定國內政制及府兵制，國家之基礎，既甚堅強，故屢能入侵強齊，南略梁地。及至武帝保定元年（陳天嘉二年，齊昭帝皇建二年，西元五六一）二月，以韋孝寬爲勳州刺史鎮玉壁（今山西稷山縣西南），發河西役徒十萬，甲士百人，於勳州各險要之地築城，又廣佈間諜，以伺齊人動靜。翌年正月，又鑿河渠於蒲州，龍首渠於同州（今陝西大荔縣），以灌溉耕地，增產糧食，減省轉運之勞費。保定三年九月，遣使連突厥以伐齊，天和三年（西元五六八）三月，又與突厥和親。天和四年九月，遣兵於宜陽築崇德等五城。建德元年（西元五七二）八月，又遣使與陳合從以圖齊。於是，周齊之戰爭日逼矣。

戰爭導因：周齊兩國，乃由東西魏發展而來。自東西魏分立後，高歡與宇文泰屢相攻伐不已，且曾數次作生死存亡之大戰於潼關、渭曲、邙山等地（皆已見本卷第十章），蓋已有兩雄不並立之勢。旋高歡由於玉壁戰敗，憂傷而死，高澄、高洋繼之，二人才智尚足以敵宇文泰，且其時南朝有侯景之亂，遂皆轉移目標，乘亂競侵梁地，大有彼此瓜分梁朝之趨勢。及陳霸先篡梁，一敗齊兵於建康，再敗周軍於巴陵之後，兩國南侵之圖遂戢，乃復轉而彼

此相攻，周滅齊之戰，遂展開焉。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

（參看附圖六——二五三、六……——二五四、六——二五五、六——二五六）

地理形勢：當時周齊之國境，自五原（屬周）以東，沿黃河至山西離石呂梁山脈中部，則爲稽胡（南匈奴種）所據，不屬於周齊；迤南至山西吉縣、稷山、安邑、及河南陝縣（皆屬周）、宜陽（屬齊）、魯山、方城（屬周）、信陽（屬齊）、湖北安陸（屬周）等地爲界。而周齊連年爭戰之地，則爲宜陽、邵郡（今山西垣曲縣）、玉壁（今山西稷山縣西南），洛陽、平陽（今山西臨汾縣）等地爲最烈，周齊因此皆在此等邊境築城壘羣以自固。玆分述此數地及其諸險要如左：

洛陽——洛陽周圍之地理形勢，既屢見於以前各卷。玆僅將齊當時爲保衛洛陽屯兵之地述之。齊以晉陽爲其武力集中之基地，洛陽亦置重兵以守之，其洛州刺史鎭焉。齊爲保衛洛陽、金墉二城計，除以宜陽爲其前線堅固據點外，在河陰（今孟津縣）河陽（今孟縣），即當時河橋之南北岸，皆置重兵，以維護河橋之交通。又築永橋浮橋於洛口（今鞏縣東北），永橋城間（今武陟縣西），置大都督以鎭之。蓋如此，若洛陽被攻，則晉陽之兵南下救援，可以迅速渡河也。

平陽——平陽之地，方輿紀要所謂「東連上黨，西略黃河，南通汴洛，北阻晉陽」之要地也。當周齊爭戰期間，平陽、洛陽、晉陽三地，齊取守勢時，則三地相互救援；取攻勢時，則三地之兵幷進。故是三地，爲周齊戰爭

中必爭之地也。在此地附近之險要，有玉壁、汾州、東雍州、華谷、雀鼠谷、千里徑、汾水關、蒲津關、邵州、齊子關、鼓鐘鎮、宜陽等諸要地。玆列述之如左：

玉壁——在今山西稷山縣西南十二里，扼河汾之要衝，宇文泰初置并州於此，尋改爲勳州。西魏大統八年高歡伐西魏，入自汾絳，連營四十里，王思政守玉壁，以斷其後，歡圍攻之不能克。大統十二年韋孝寬代思政鎮玉壁，高歡自鄴會兵晉陽，進圍之，久攻不克，周因改爲勳州，以旌孝寬之功。故玉壁爲周拒齊之邊防重鎮，險要地之地也。

汾州——卽今山西吉縣，州控帶黃河，有龍門、孟門之險，爲河東之巨防，關內之津要。龍門因龍門山而得名，山在今山西河津縣、陝西韓城縣之間，遂形成龍門之險。孟門，亦因孟門山而得名，山在山西吉縣西、陝西宜川縣東北，龍門之北黃河兩岸，因形成孟門之險，皆爲周邊防之要地。

東雍州——卽今山西新絳縣，爲齊平陽西南之邊防重地。州控帶關河，翼輔汾晉，據河東之肘腋，爲戰守之要區。齊東雍州刺史傅伏守此，至齊亡而後降。

華谷——在今山西稷山縣西北二十里，爲周齊爭汾北之要地。

雀鼠谷——在今山西介休縣西南，谷長一百一十里，南至霍縣界，汾水流經谷內。偏梁閣道，縈帶巖側，上戴山阜，下臨絕澗，俗謂之魯般橋，周使宇文憲守其道，以斷齊自晉陽南援平陽之路。

千里徑——在今山西霍縣東十里，後魏平陽太守封子繪所開之徑也。爲北出汾陽，徑指太原之道。周遣宇文純守之，以絕齊自晉陽南援平陽之道。

汾水關——在今山西靈石縣西南（方輿紀要載。古今地名大辭典載在東南）汾水上，爲北通汾陽險要之地，周遣宇文盛守之，以絕齊之救援。

蒲津關——在今山西永濟縣西，陝西朝邑縣東，黃河西岸，戰國魏所置，黃河津渡處也，上有關，謂蒲津關，亦曰蒲關，一名臨晉關，一名河關，自河東而言，亦曰蒲阪津，自關中而言，亦曰夏陽津。自古以來，爲山河要隘，後魏以來，皆置東河郡鎭焉。周伐齊時，此地爲其後方水陸交通之要衝。

邵州——今山西垣曲縣東，後魏置邵上郡，周置邵州，爲首山（今中條山）南麓河東河內交通之要道，亦卽當時周東境上黃河北岸之要鎭也。亦卽春秋時邵郫之阸。其東有齊子嶺，嶺上有關曰齊子關，在今河南濟源縣西，王屋山之東，爲周齊交界之處。今垣曲縣北有皷鐘鎭，亦曰皷鐘城。水經注：敎水出垣縣北敎山，其水南歷皷鐘上峽，飛流注壑，夾岸深高，南流歷皷鐘川，西南有冶宮，世謂之皷鐘城。周遣兵守之，以絕河內齊之援兵，掩護側背之安全。

軹關——今河南濟源縣西北十五里，關當軹道之險，故名。齊築勳掌城於此，以拒周。

宜陽——城在今縣東北十四里，戰國時韓所築，東魏置陽州於此，後降於西魏置熊州，尋爲齊所復，爲周齊邊境上之要地。其西北又有洛水城。其東又有九曲城。周齊相爭時，皆曾建城壘羣於此，長期對峙焉。

作戰方略：

㈠齊方略——齊對周之作戰方略，在齊帝高演時代，爲採取盧叔武持久作戰之策，其策曰：「我強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干戈不息，未能并吞者，此失於不用強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萬全之

術也。宜置重鎭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使窮蹙；若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爲我敵，所損糧食，咸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一代（一年一更戍），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自艱難；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因而屯田，作持久作戰之準備。（上引北齊書卷四十二盧叔武傳）

至高湛爲帝後，仍在實施此一方略，而加築邊境城壘，及採南和陳之政策，以加強之。及至後主高緯時，由於彼昏闇臣姦，除原有洛陽、河陽、平陽，諸邊防重地，置有重兵以拒周外，已無戰周之方略可言矣。

其次，則爲挾宇文護之母以脅周，但此種策略並未成功，詳見以次各節。

(二)周方略——周攻齊之方略，有如左述：

1. 與突厥及陳合縱以圖齊。
2. 施放謠言，翦除齊國干城之將——斛律光，使齊政益衰，國防益弱，詳見以次各節所述。
3. 第二階段第一次伐齊，乃採韋孝寬之第一方策，以洛陽爲中間目標，鄴爲最後目標，主力沿黃河南北兩岸，水軍順流而下，以趨洛陽；以有力一部自南陽、安陸向許昌，與陳協力攻齊之河南地。孝寬之策見下節。

第二次伐齊，則採民部中大夫趙煚之策（見次節），「直指太原，傾其巢穴，（以求）一舉而定。」此一作戰方策之實施，則爲攻齊之晉州（平陽），待齊軍來援，擊而殲之，然後乘破竹之勢，窮其巢穴——晉陽及鄴城。此卽周武帝出兵時，對羣臣所示方略也。

4.滅齊後，戮齊之姦臣，收禮齊之賢士，褒齊之賢相斛律光等，以收齊之民望。歸還齊朝廷所佔之田園於民，以收齊之民心。選用山東各州之賢士，使之以治齊。徙晉陽軍民於關中，最後乃將齊後主高緯及其宗族，盡滅之，根除齊人反叛之源。

第三節　作戰經過

第一階段伐齊之戰（參看附圖六——二五三）

晉陽之戰：周武帝邕保定三年，齊武成帝湛河清二年（陳天嘉四年，西元五六三），周謀與突厥木杆可汗連兵伐齊（時突厥漸強，已取柔然在漠之地位而代之，見註一），許納其女爲后，遣御伯大夫楊荐，及左武伯王慶（註一）往結之。齊人聞之懼，亦遣使求婚於突厥，賂遺甚厚，木杆貪於齊幣重，欲執荐等送齊，荐知之，責木杆曰：「太祖（宇文泰）昔與可汗共敦鄰好，蠕蠕（柔然）部落數千來降，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註二），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義，獨不愧神乎？」木杆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決矣，當與共平東賊，然後遣女。」（見周書卷三十三楊荐傳）

周爭取突厥之助已告成功，於是公卿議欲發兵十萬擊齊，柱國楊忠獨以爲萬騎已足。同年九月二十七日，周遣楊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自北道，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向平陽（今山西臨汾縣），兩路皆以齊之晉陽（今太原）爲最後目標，約期會師。至十二月初旬，楊忠攻拔齊二十餘城，齊守陘嶺之隘（東陘關，今代縣南雁門關東口，西陘關，今代縣西北雁門關西口），忠又擊破之。突厥木杆、地頭、步離三可汗帥騎兵十萬會之，於同

月二十五日乙卯（通鑑作乙丑，震査是月無乙丑，似乃乙卯之誤）自恆州（大同縣東）三道南下。時大雪數旬，南北千餘里，平地雪深數尺，齊武成帝高湛聞周兵來攻，自鄴（今河南省臨漳縣）倍道赴晉陽，至二十八日戊午，三日而至，又使司空斛律光將步騎三萬屯平陽，以拒達奚武。二十九日楊忠與突厥聯軍逼晉陽，齊帝畏其強欲東走以避之。其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而諫，乃命六軍受叡節度，而使幷州都督段韶總之以拒敵。

翌年正月初一日晨，齊帝登晉陽北城，軍容甚盛，突厥見之因咎楊忠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楊忠以步卒爲前鋒，騎兵繼之，從西山而下，距城二里許，齊諸將咸欲迎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勢，自當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周兵既至，韶悉其精銳攻擊之，突厥震駭，引兵復上西山而退，於是周師大敗而還。突厥還至陘嶺，山徑凍滑，鋪氈以度，兼以馬瘦，比至長城（高洋所築），馬死且盡，截矟杖之以歸。突厥之退也，縱兵大掠，自晉陽以往，七百餘里，人畜無遺。達奚武至平陽，知楊忠敗還，亦引兵退，斛律光追入周境，俘獲二千餘人而還。（上引北齊書卷十六段韶傳）

洛陽之戰：同年六月，周以晉陽之敗，謀與突厥再伐齊，復遣楊忠出五原會突厥。齊帝聞之大懼，許遣還宇文護之母及姑（宇文泰從賀拔岳在關中時，遣人迎護於晉陽，護母閻氏及武帝姑皆留晉陽），並先遣其姑還長安，八月乃召楊忠還。但突厥已出師，衆十餘萬侵齊幽州，入長城，至九月大掠而還。

是月，齊爲免除周人來伐之威脅，使人爲宇文護之母作書致護，言護幼時數事，又寄其所着錦袍以爲信驗，略云：「吾屬千載之運，蒙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

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汝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護得書，悲不自勝，復書感戴齊德。齊復使護母更與護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時段韶拒突厥於塞下，齊帝遣使携護書以問韶，韶以爲周人無信，若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然後遣之。齊帝不聽，即遣送之。（上引周書卷十一晉蕩公護傳）

是時，突厥自幽州北還，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請再擧兵共伐齊。閏九月十五日（二十史朔閏表爲閏十月，茲從通鑑）突厥再攻齊幽州。時宇文護新得其母，不欲伐齊，但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乃於同月徵六柱國及十二大將軍所統關中諸府兵二十四軍，及相府所屬左右廂禁衛兵各十二軍中，散隸秦隴巴蜀之兵，幷羌胡內附者，凡二十萬人，東出潼關以伐齊。十月初旬（通鑑謂十月甲子出軍，覆查十月十一月均無甲子日，此處待考），遣柱國尉遲迥帥精兵十萬爲前鋒，大軍繼後，以趨洛陽。又遣大將軍權景宣帥山南荊襄之兵趨懸瓠（今河南汝南縣），少師楊檦出軹關（今河南濟源縣西）。十一月宇文護進屯弘農（今河南陝縣），尉遲迥圍洛陽，雍州牧齊公憲（泰第五子），同州刺史達奚武，涇州總管王雄等，軍於邙山。時楊檦自恃爲邵州（治今山西垣曲縣）刺史鎭捍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戰，未嘗不捷，由是輕齊。既出軹關，即引兵深入，又不設備。同月二十日，齊太尉婁叡將兵奄至，大破檦軍，檦遂降於齊。權景宣圍懸瓠至十二月，齊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王士良、永洲（治楚州，今安徽鳳臺縣）刺史蕭世怡，並以城降。景宣使開府郭彥守豫州，謝徹守永州，送士良、世怡及降卒千人於長安。

尉遲迥作土山地道攻洛陽，三旬不克。宇文護命諸將塹斷河陽（河橋北岸。今孟縣）之路，以遏阻齊之救兵，

然後同攻洛陽。諸將以爲齊兵必不敢出，唯張斥候而已。是時齊遣其大將軍斛律光，與蘭陵王長恭（高澄第四子）救洛陽，畏周兵之強不敢進。於是齊帝謂段韶曰：「洛陽危急，今欲遣王救之，突厥在北，復須鎭禦，奈何？」對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鄰闚逼，乃腹心之病，請奉詔南行。」齊帝乃令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齊帝亦自晉陽南下。段韶自晉陽行五日濟河，會連日陰霧，同月（十二月）初八日，韶遂至洛陽，帥帳下三百騎，與諸將登北邙山之阪，觀周軍形勢，遂至太和谷（在今洛陽縣東北）與周軍遇，韶卽馳告諸營，追集騎士，結陣以待之，韶爲左軍，蘭陵王長恭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周軍不意齊軍至，皆忷懼。韶遙謂周軍曰：「汝宇文護纔得其母，遽來爲寇，何也？」周軍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韶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軍乃以步兵在前，上山攻擊，韶且戰且卻以誘之，待其力弊，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潰走，投墜溪谷死者甚衆，蘭陵王以五百騎突入周軍，遂至金墉城下入城。周師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營幕，自邙山至穀水（今澗水，洛陽縣西南）三十里中，軍資器械，彌滿川澤，唯齊公憲，達奚武及王雄，在後勒兵拒戰。齊軍追之，王雄馳馬衝斛律光陣，光退走，雄追之，光左右皆散走，唯餘一奴一矢，雄按矟不及光者丈餘，謂光曰：「吾惜爾不殺，當生將爾見天子。」光射雄中額，雄抱馬走至營而卒。於是周軍中益懼，幸賴齊公憲，拊循督勵，軍心小安，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達奚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爲不得。武在軍久，備見形勢，公少年未經事，豈可以數營士卒，委之虎口乎？」乃還。權景宣聞洛陽軍敗，亦棄豫州而走。楊忠將兵出沃野（今綏遠省鄂爾多斯右翼，黃河西岸白塔之東，騰格里泊之南），接應突厥軍糧不給，諸軍憂之，計無所出。忠乃招誘稽胡酋長咸在坐，詐使河州刺史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冢宰（護）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諸酋皆懼，忠慰

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塡積。及周師罷歸，忠乃引軍還。（北齊書段韶及周書王雄達奚武楊忠傳）

是役，齊帝以段韶之功，以韶爲太宰，斛律光爲太尉，蘭陵王長恭爲尙書令。

周師此役之敗也，皆因宇文護本無將略，此次出兵又非本心，故無功。護還至長安，與諸將稽馬謝罪，周武帝慰勞罷之。蓋宇文護專權，故周武帝之賞罰不能行也。

宜陽汾北之戰：周武帝天和四年，齊後主緯天統五年（陳太建元年，西元五六九）九月，周遣齊公宇文憲與柱國李穆將兵趣宜陽，築崇德等五城於宜陽西，欲進取齊之宜陽。十二月憲等遂進圍之，絕齊糧道，至翌年正月，齊遣其太傅斛律光將步騎三萬往救宜陽，屢破周軍。但光恐周勳州刺史韋孝寬自玉壁進圖平陽，乃於宜陽西築統關、豐化二城，以加強宜陽之守禦而還。周軍追之，光反擊，又破之，俘周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英、梁景興等，然周軍猶攻宜陽不輟。韋孝寬聞斛律光救宜陽而復還平陽，亦慮其自汾水之北發動攻勢，乃欲於華谷（今稷山縣西北二十里華谷鎭）、長秋（今新絳縣西北三十里泉掌水之濱長秋鎭）築城以備之。宇文護以勳州兵少，增築新城孝寬兵不足以守備，不許。十二月，斛律光果出晉州（治平陽，今臨汾縣）道，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今河津縣西二里）二城，然後光至汾東與孝寬對陣相見，光曰：「宜陽一城，久勞爭戰，今已舍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在？君輔翼幼主（光救宜陽後，齊帝以光爲右丞相幷州刺史），位望隆重，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爲君不取也。」光遂進圍定陽（今吉縣）、築南汾城（今吉縣西北）以逼之。於是，周齊公憲釋宜陽之圍救汾北，宇文護出屯同州，以爲聲勢。（見周書卷三十一章韋孝寬傳）

翌年（周天和六年）正月，斛律光已略取汾北之地五百里，乃築十三城於西境以守之。韋孝寬自玉壁攻之，與光戰於汾北，為光所敗。三月宇文憲自龍門渡河，攻拔齊新築五城，斛律光退守華谷。於是，齊太宰段韶、蘭陵王長恭，出伊洛攻柏谷城（今河南宜陽縣南），以牽制汾北之周軍，拔之而還。四月，周陳公宇文純攻拔宜陽等九城，斛律光再將步騎五萬救之。六月，宇文護使中外府參軍郭榮，築城於姚襄城南（今吉縣西五十里臨河）定陽城西，以增援宇文憲。齊段韶引兵襲周師破之，遂圍定陽城。周汾州刺史（治定陽城）楊敷（齊相楊愔之族子，素之父）固守相拒，韶急攻之，屠其外城。時韶臥病，以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唯東南一道通於外，乃使蘭陵王長恭選精兵千餘，伏於東南澗口，以防楊敷突圍出走。時楊敷城中糧盡，宇文憲憚韶兵之強不敢進。敷乃帥城中之兵突圍夜走，長恭伏兵擊擒之，盡俘其衆，遂克汾州及姚襄城。周軍退守郭榮所築城。

是役也，周齊在宜陽方面仍相持不下；在汾北方面，周師敗績。

第二階段伐齊之戰——陳先攻略淮南北

（參看附圖六——二五四，六——二五五，六——二五六）

周太師大冢宰都督中外諸軍事宇文護，既一敗於晉陽，再敗於洛陽，三敗於汾北，猶專制軍權，不願歸政於武帝，帝乃誅之。

建德元年、齊武平三年（陳太建四年，西元五七二），宇文護既有三敗之辱，威權因而大損，然猶貪戀權勢，不願歸政，且其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然護此時亦似有所感，又以稍伯大夫（註三）庾季才明於天文，乃於是年三月問季才曰：「比日天道如何？」季才對曰：「頃上臺有變，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頤

之壽，受旦奭之美（周公旦，召公奭），子孫常爲藩屏。不然，非復所知。」護由是遂疏季才。開府儀同三司侯植，亦承間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伊尹周公），則率士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有佗志邪？」亦陰忌之。時武帝母弟衞公直有怨於護，因勸誅之。帝密與直，及右宮伯中大夫宇文神擧、內史下大夫王軌、右侍上大夫宇文孝伯謀之。帝每於宮中見護，以兄弟齒，常行家人禮，太后賜護坐，帝侍立於旁。是月，護自同州還長安，帝御文安殿見之，因引護入含仁殿謁太后，且謂之曰：「太后春秋高，頗好飲酒，雖屢諫未蒙垂納。兄今入朝，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如帝所命，讀酒誥未畢，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衞公直匿於戶內，躍出斬之，並收其子弟親黨盡誅之。於是武帝始親政焉。以尉遲迥爲太師，竇熾爲太傅，李牧爲太保，齊公憲爲大冢宰，衞公直爲大司徒，陸通爲大司馬，辛威爲大司寇，趙公招爲司空。（以上引北史卷八十九庾季才傳、周書卷二十九價値及卷十一晉蕩公護傳）

齊太宰段韶於汾北之戰後一月卒。時齊之干城，僅段韶、斛律光二人，韶已卒，後主緯年幼，和士開、陸令萱、高阿那肱、穆提婆等用事（註五），朝政紊亂，大臣互相殺伐，又殺其左丞相斛律光，於是齊之國運，遂瀕臨崩潰之途。

是年六月，斛律光以左僕射祖珽勢傾朝野，惡之。珽知之，乃陰圖光。周韋孝寬因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日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擧。」令諜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累世大將（光、斛律金子），明月（

光字）擊震關西，豐樂（光弟羡子，羡爲幽州刺史，善治兵，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逼帝城（註五），將行不軌，家藏弩甲，僮僕千數，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召珽告之，珽請遣使賜以駿馬，光必入朝，因而執之，帝如其言。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拉殺之，下詔稱其謀反，幷殺其三子，廢皇后光女斛律氏爲庶人。又遣領軍賀拔伏恩至幽州捕羡殺之，及其五子。周武帝聞斛律光死，以其齊之賢相，乃爲之大赦。（上引北齊書卷十七斛律光傳）

是時齊後主緯，承其父世祖武成帝奢泰之餘，以爲帝王當然，後宮皆寶衣玉食，一裙之費，至値萬匹，競爲新巧，朝衣夕弊。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百工土木，無時休息，夜則燃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鑿晉陽西山爲大像，一夜燃油萬盆，光照宮中。帝緯又於華林園，立貧兒村，自衣藍褸之服，行乞其間以爲樂。武平四年當吳明徹進攻江北淮南之際，陸令萱斥祖珽爲北徐州刺史後，帝緯寵任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顒、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並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君顯位。官由財進，獄以賄成，競爲姦諂，蠹政害民，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鬼人、官奴婢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領軍一時至二十人，侍中、中常侍數十人，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有鬬鷄號開府，皆食其幹祿（一幹輸絹十八匹）。諸嬖倖朝夕娛侍左右，一戲之費，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二三郡，或六七縣，使之賣官取値。由是爲守令者，率皆富商大賈，競爲貪縱，民不聊生。

周武帝以齊主昏於上，姦佞亂於下，乃於同年八月遣司城中大夫杜杲聘陳，欲合從以伐齊。杲至陳，陳宣帝謂之曰：「若欲合從圖齊，宜以樊鄧見與。」對曰：「合從圖齊，豈敝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於是陳乃向淮北攻取齊地。（上引資治通鑑卷一七一太建四年八月條）

是時周武帝不寵阿史那后（突厥女），神武公竇毅密言於帝曰：「今齊陳鼎峙，突厥方強，願舅（毅妻襄陽公主）抑情慰撫，以生民爲念！」帝深納之，蓋爲謀好於突厥，以伐齊也。（上引同上書太建四年十二月條）

㈠陳首先進取淮南北之戰：（參看附圖二五四）因建德二年，齊武平四年，陳太建五年（西元五七三）三月，陳宣帝以已與周共取齊地之默契，乃召公卿共謀之，公卿各有異議，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宣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擧元帥。」衆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推之（註六），尚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尚書裴忌贊同之。宣帝於是月十六日，分命諸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裴忌爲監軍事，統兵十萬北伐。明徹出秦郡（今江蘇六合縣），都督黃法𣰰出歷陽（今安徽和縣）。四月初八日前巴州刺史魯廣達，攻大峴（今安徽含山縣東北十三里）破之。十六日吳明徹遣豫章內史程文季，將驍勇攻江浦柵（齊於秦郡置秦州，州前江浦通涂水處，以大木爲柵），克之。（上引陳書卷九吳明徹傳）

是時齊朝廷議禦陳師，其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突厥）西寇（周）乘弊而來；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輯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齊帝不從，卽遣步騎五萬救歷陽，又遣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步騎十萬救秦州，使侍中王琳偕行。齊軍已遣，其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彥深，私問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侏弱，遂至於此，弟往爲秦涇（涇州卽石梁，今天

長縣西北）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為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且王琳之於頊（陳宣帝），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上引北齊書卷二十五王紘傳）

齊所遣救淮南之軍，選長有力者為前隊，又有蒼頭犀角大力士，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者。二十五日，黃法氍擊破向歷陽之齊軍。二十六日吳明徹進至石梁，與齊援軍對陣，遣巴山太守蕭摩訶衝陣，摩訶殺善射之胡之及其大力士十餘人，齊軍大敗，長孫洪略戰死，尉破胡敗還彭城。二十九日陳師遂克石梁城。至五月初四日，齊之瓦梁城（今六合縣界）、陽平郡（今寶應縣）皆降。南譙太守徐槾克石梁後西進，至初九日又克廬江城（今霍山縣東北三十里）。於是齊之歷陽守軍乞降，黃法氍未及至，又拒守，法氍怒攻克之（十一日），盡殺其戍卒，遂進軍合肥，合肥戍卒逃出請降，法氍撫而縱遣之。是時齊以石梁之敗，即便王琳赴壽陽召募（時已晚矣），並以盧潛為揚州道行台尚書以監制之。自同月十四日以後至六月，齊淮南北州郡崩潰，其北高唐郡（今安徽宿松縣）、齊昌郡（今湖北蘄春縣），東關東西二戍（今巢湖東南），蘄城（今安徽宿縣），譙郡城（今宿縣界），秦州及瓜步、胡墅二城（皆今六合縣界臨江）、濡口城（今湖北黃陂縣西南濡水之口）、淮陽（今江蘇淮陰縣西南）、沭陽（今沭陽縣）、涇川城（石梁城，今安徽天長縣西北）、新蔡（今河南固始縣東）、合州城、仁州（今安徽靈壁縣東南）等城戍，皆相繼或走或降或克之（以上城戍，皆依陳克復之時間先後為序）。明徹進駐仁州。

七月，齊遣尚書左丞陸騫將兵二萬自巴水、蘄水之間進救齊昌，陳西陽太守（治今湖北黃岡縣界）周炅，留羸卒當其前，自帥精銳由間道邀騫軍之後，大破之，遂克巴州（今黃岡縣）。翌日征北大將軍吳明徹，自仁州進攻壽陽，進至硤石（壽陽西北，壽陽卽今壽縣），攻克其淮水北岸城，南岸城守者棄城而走，明徹遂將二十萬大軍進攻壽陽。齊巴陵王王琳與揚州刺史王貴顯，守壽陽外郭以拒之。明徹以王琳初至，衆心未固，攻至第十七日，乘夜攻之，克其外城，王琳等退據相國城及金城（皆在壽陽城中，相國城爲劉裕伐秦時所築，金城卽中城），明徹復圍攻之。至八九兩月間，齊東海（今江蘇東海縣）、山陽（今江蘇淮陰縣）、盱眙（今安徽盱眙縣）、馬頭（今懷遠縣東南）、廣陵楚子城（今河南息縣），皆相繼降陳。十月，明徹堰肥水以淹壽陽，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遠行臺右僕射皮景和將兵數十萬（誇張之言）救之，景和自潁上進屯淮口（潁水入淮之口）不敢進，齊敕使屢促之，乃渡淮距壽陽三十里復不進。明徹諸將見齊軍衆盛，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是月十三日，明徹躬環甲冑，四面急攻，遂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及其扶風王可朱渾道裕、尚書左丞李騊駼等送建康。皮景和以壽陽已陷，全軍渡淮而還，齊除爲尚書令，賞其全軍而返也。（上引陳書卷九吳明徹傳）

陳以克壽陽之功，以明徹爲都督豫合等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陳復以壽陽爲豫州），黃法𣰰爲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十一月初三日魯廣達攻克南徐州（治鍾離，今鳳陽縣東北），以廣達爲北徐州刺史鎭之。

至太建七年閏九月（同年七月，周伐齊），吳明徹將兵攻彭城（今銅山縣），同月十一日擊敗齊兵數萬於呂梁（今銅山縣東南五十里），陳攻齊之戰，至此遂告終焉。後兩年明徹再與周爭彭城，軍沒而被俘，詳見次節。

㈡周第一次伐齊之戰：（參看附圖二二五五）周建德四年，陳太建七年，齊武平六年（西元五七五）二月，周武帝見陳伐齊，已取淮南北之地，乃開始謀伐齊，命邊鎮益儲偫，加戍卒。齊聞之，亦增修守禦。柱國于翼因諫曰：「疆埸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武帝從之。韋孝寬亦上疏陳三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內離外叛，計盡力窮，讎敵有釁，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今河南濟源縣西），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掎角；并令廣州（治今河南魯山縣）義旅，出自三鵶（卽魯陽關，今南召縣東北）；又募山南驍勇，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南匈奴種，居今山西呂梁山脈及河西一帶），絕其并（州）晉（州）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擧，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今山西河津縣東北）以南，廣事屯田，預爲儲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擧。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武帝得疏，乃召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謙

曰：「齊氏沉溺倡優，耽昏麴糵，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乃使謙與小司寇元衞，聘於齊以觀釁。是時，武帝謀伐齊，猶在極秘密中進行，僅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之，及遣納言盧韞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周書韋孝寬傳）至同年七月，始召大將軍以上，告以伐齊之謀，並卽下詔。其伐齊之部署如左：

柱國陳王純、滎陽公司馬消難、鄭公達奚震爲前三軍總管。

越王盛、周昌公侯莫陳崇、趙王招爲後三軍總管。

齊王憲帥衆二萬趨黎陽（今河南滑縣北），以阻鄴之齊軍來援洛陽。

隨公楊堅（忠子），廣寧公薛迥將舟師三萬，自渭水出河，順流而下。

梁公侯莫陳芮，帥衆二萬趨河陽北，守大行之道，以拒齊幷冀殷定等州來援之兵。

申公李穆帥衆三萬守河陽道（卽河橋。其使命與侯莫陳芮相同）。

常山公于翼帥衆二萬，自安州（今湖北安陸縣）向陳汝（今河南淮陽汝水間地區），以牽制齊潁州（治今長葛縣西）以南之諸軍。

周武帝自將大軍向河陽（今孟縣西）洛陽。

周武帝此種進軍部署，蓋以洛陽爲攻擊之中間目標，鄴爲最後目標也。

以上兵力約十八萬餘人。

此項部署命令已下，卽引起臣下數人進諫，內史上士宇文弼曰：「齊氏建國，於今累世，雖曰無道，藩鎭之任

，尚有其人。今之出師，要須擇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出於汾曲，（今山西臨汾縣南）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民部中大夫趙煚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宏曰：「我強齊弱，我治齊亂，何憂不克？但先帝往日，屢出洛陽（指宇文泰邙山之戰），彼既有備，每有不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爲上策。」（三人皆主以晉陽爲攻擊目標）武帝皆不從。（上引隋書卷五十六宇文弼及六十六鮑宏傳）

同月三十日，武帝自帥衆六萬，直趨河陰（今孟津縣東），楊素請帥其父（敷）麾下爲先驅，許之。八月周師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二十五日，周武帝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拔武濟（今孟津縣），進圍洛口（洛水入河之口，今鞏縣東北），拔東西二城，縱火焚浮橋，齊永橋（城在今武陟縣西，即虹橋鎮，當時河陽有三城，齊設大都督於此，以控三城之險）大都督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潬城（今孟縣西南河中洲上，即今郭家灘）。周軍既克南城（河陽縣西，今孟縣西南。河陽在孟縣西三十里。河陽有三城，南城、北城、中潬），圍中潬，二旬不下。是時齊王憲、于翼、李穆等，所向克捷，降拔三十餘城。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今洛陽西北），武帝自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軍聞之，以爲齊大軍且至而憚之。九月齊右丞高阿那肱自晉陽將兵南援洛陽，軍至河陽。會周武帝有疾，乃盡棄所拔城，留儀同三司韓正守王藥城（今濟源縣境）要害掩護撤軍。周軍乃於初九日夜西還。水軍以河水迅急，溯流西歸，恐爲追兵所及，乃焚其舟艦，自陸道退走。當周軍西退時，傅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帝疲，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於是周全軍而退。計是役，周帝出軍月餘，即知難而退，蓋周武帝謹愼，恐遭挫敗歟？抑慮吐谷渾襲其後歟？周武帝退還長安後六月，遣其太子巡撫西土，因伐

吐谷渾。

㈢周第二次伐齊：翌年（周建德五年，齊隆化元年，陳太建八年，西元五七六）九月，周武帝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疾疹，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齊境，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同兒戲，況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前出河外，直爲拊背，未扼其喉；晉州（今山西臨汾縣）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蓋從宇文弼之計也。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之」（上引周書卷六武帝紀）。十月初四日，周武帝再自將伐齊，其進軍部署如左：

越王宇文盛、杞公宇文亮、隨公楊堅爲右三軍。

譙王宇文儉、大將軍竇泰、廣化公丘崇爲左三軍。

齊王宇文憲、陳王宇文純爲前軍。

是時齊主緯在晉陽，其行臺僕射海昌王尉相貴守平陽。

周武帝於是月中旬，帥諸軍至於汾曲（今臨汾縣南），遂即部署諸軍攻城（晉州城，治平陽，今臨汾縣），其部署如左：

宇文憲將兵二萬進守雀鼠谷（今介休縣西南）。

宇文純將步騎二萬進守千里徑（今霍縣東十里）。

柱國宇文盛將步騎一萬守汾水關（今靈石縣西南）。

鄭公達奚震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今石樓縣西五十里）。

以上四將之使命，在阻晉陽齊兵南下救援者。

大將軍韓明將步騎五千守齊子關（今垣曲縣東）。

焉氏公尹升將步騎五千守鼓鐘鎮（今垣曲縣北六十里）。

以上二將在阻齊河內之兵救援者。

凉城公辛韶將步騎五千守蒲津關（今永濟縣西臨河），以保障後方之安全。

趙公宇文招將步騎一萬，自華谷（今稷山縣西北二十里）攻齊汾州（治今汾陽縣治）諸城，卽汾水以西諸城也。

內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城。

是月十九日，齊主集兵晉陽，二十五日自將諸軍南下救援晉州。周武帝自汾曲親至平陽城下督戰攻城，齊將尉相貴嬰城拒守。是日城中被攻窘急，齊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齊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北城，二十七日夜亦遣使請降，王軌帥衆應之。未明，周將段文振率數十人先登，與景嵩同至尉相貴所，拔佩刀刼之，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俘相貴及甲士八千人。

齊主緯自將諸軍出晉陽，竟不急南馳，而反與其馮淑妃北獵於天池（今寧武西南管涔山上），晉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其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齊稱帝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主從之。（依下面齊軍之行動與時間觀之

，此事似不實，姑存之。）（上引北齊書卷五十高阿那肱傳）

宇文憲攻拔洪洞（今縣）、永安（今霍縣）二城，更圖進取，齊焚橋守險，軍不得進，乃屯永安，而使永昌公宇文椿將兵進屯鷄栖原（今霍縣東北三十里，霍山高平處）伐柏爲菴以立營。同月二十八日，齊主將兵十萬南下，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分軍出汾水關，沿汾水東西兩岸南下，而自將大軍上鷄栖原。宇文盛在汾水關，遣使告急，宇文憲自將救之，齊師退，盛追擊破之。俄而，椿告齊師稍逼，憲復騎救之，與齊軍對陣，至夜未戰；會武帝召憲還（武帝欲退軍，見後述），憲乃引兵夜去。齊軍夜至鷄栖原，明日齊主使高阿那肱將前軍先進，仍自節度諸軍在後。二十九日武帝以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梁士彥爲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鎭守之。十一月初四日，齊主至平陽。周武帝以齊兵新集，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開府儀同大將軍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無鬭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爲陛下奉耳。」軍正京兆王宇文紘亦曰：「齊失紀綱，於玆累世，天奬周室，一戰而扼其喉，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諭。」武帝雖善其言，仍引軍還。（上引隋書卷四十宇文忻傳）

周武帝使宇文憲爲後拒，掩護大軍退卻，齊軍追之，憲與宇文忻各將百騎迎戰（反擊），斬齊驍將賀蘭豹子等，齊之追兵乃退。憲引兵渡汾，追及武帝於玉壁（今稷山縣西南），武帝使憲將兵六萬屯於涑川（今聞喜縣），遙爲平陽聲援，並留諸軍於河東，遂還長安。

周軍已退，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所存之城，尋仞而已（六尺爲尋，七丈爲仞）。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衆皆震懼，梁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

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稍卻，乃令妻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齊軍又作地道攻城，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守城軍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齊主恐弩矢及橋，乃抽攻城木，別造遠橋，齊主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上引周書卷三十一梁士彥傳）

平陽會戰——（參看附圖二五六）同月十八日，周武帝還抵長安，十九日復下詔，以齊師圍晉州，更帥諸軍擊之。二十一日縱齊降人使還，二十二日武帝再發長安，二十七日渡河，與諸軍會合。十二月初三日，武帝至高顯（今聞喜縣南），即遣宇文憲帥所部六萬，先向平陽。初四日武帝至平陽，初六日諸軍總集，凡八萬人，遂稍進逼城置陣，東西二十餘里。

當齊軍圍攻平陽時，恐周師猝至救援，乃於城南穿塹，經喬山（平陽城西）至於汾水，大軍陳於塹北以守之。武帝命宇文憲馳往覘之，憲復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武帝遂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士喜於見知，咸思自奮。周師度塹攻擊，齊軍禦之，自旦至申，周師不得越塹，相持不決。至是，齊主問高阿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對曰：「吾兵雖多，堪戰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樵爨者，復三分居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歡）時邪？不如勿戰，卻守高梁橋」（今臨汾縣東北十里）。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尙能遠來，我何爲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遂塡塹帥諸軍南進。周武帝見齊軍塡塹來戰，大喜，即督諸軍迎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齊陣東偏之軍稍卻，淑妃怖曰：「軍敗矣！」於是，錄尙書事城陽王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即與淑妃奔高梁橋，其開

府儀同三司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虧傷，陛下捨此安之？馬足一動，人情駭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甚完整，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齊主將從之，穆提婆引齊主肘曰：「此言難信！」齊主遂與淑妃北走，齊師因而大潰，死者萬餘人，軍資器械，數百里間委棄山積，獨安德王延宗，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呼賊至，乃復北走。至高壁（今靈石縣東南二十五里）留高阿那肱將兵一萬守之，餘衆保洛女砦（失考。似在高壁東），齊主與淑妃及羣臣還晉陽。是時，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於洛陽，聞晉州陷，請出兵擊周，奏寢不報，永業憤慨。（見北齊書卷五十高阿那肱傳）

晉陽會戰——（參看附圖二五六）同月初七日，周武帝入平陽城，梁士彥持武帝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武帝亦爲之流涕。是時武帝以將士疲弊，又欲引兵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武帝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爲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唯憂後變，汝善爲我守之！」遂帥諸軍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武帝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初九日周軍至汾水關。齊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軍，武帝封賞之。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初十日問計於羣臣，皆曰：「宜省賦息役，以慰民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安社稷。」齊主欲留安德王高延宗（高澄第五子）、廣寧王高孝珩（高澄第二子）守晉陽，自向北朔州（今朔縣治），若晉陽不守，則奔突厥，羣臣皆以爲不可，主不從。（上引周書卷二十一梁士彥傳及北齊書卷八後主紀下同）

周軍攻高壁，高阿那肱望風退走，宇文憲攻洛女砦，拔之。同月十一日，齊主詔其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募

兵，延宗入見，主告以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於北朔州。十二日武帝與宇文憲於介休（今縣）會師，以攻介休，齊開府儀同三司韓建業擧城降，周以爲上柱國、封郇公，遂向晉陽急進。是夜齊主欲遁去，諸將不從。十三日周軍至晉陽，齊主以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之兵，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爲社稷勿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而諫，乃東向鄴。穆提婆奔投於周軍，陸令萱自殺，周武帝以穆提婆爲柱國、宜州刺史，於是下詔宣告齊羣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官榮爵賞，各有加隆；或我之將卒，外逸彼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由是齊臣降者相繼。時從齊主者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相從，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繼至，始得數十人與俱東奔。於是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王不爲天子，諸人實不能爲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於同月十四日，即皇帝位，一面遣使求救於突厥（及使至突厥，齊已亡），一面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宮豎，斬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祇承寶位，大赦，改元德昌。」以晉昌王唐邕爲宰相，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沭陽王右衛大將軍段暢，開府儀同三司韓骨胡等爲將帥。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家。齊主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於是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甎石以禦敵。十五日周武帝至晉陽（十六日齊主入鄴），遂圍攻之。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守城南，和阿干子、段暢拒守城東，自帥衆拒宇文憲於城北。周武帝攻東門，和阿干子、段暢率千騎出降，遂於昏際進攻入之，進焚佛寺。延宗、敬顯自外入東門夾擊之，周師大亂，爭門而走，相踐塞路，不得出，齊軍從後追擊，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

武帝左右略盡，齊軍奮擊幾中之。城東道阨曲，幸賴承御上士張壽牽馬首，賀拔伏恩鞭馬後，及降者皮子信導之而走，乃得免。時已四更，延宗以爲武帝死於亂軍中，使於尸中求長鬚者不得。武帝已出城，飢甚，欲遁去，諸將亦多勸之。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僞主奔波，關東響震，自古行師，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宇文憲、柱國王誼，亦以爲去必不免，段暢等又盛言，城內空虛。武帝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見隋書卷四十宇文忻傳）

齊軍既戰勝於東門內，遂入坊飲酒，皆盡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十七日旦武帝再攻東門，遂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軍擒之，唐邕等皆降於周。獨莫多婁敬顯奔鄴，齊主以爲司徒。十八日，周武帝大赦，削除齊制，禮待文武之士，以安齊之人心。旋又出齊宮中珍寶服玩，及宮女二千，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爵，以勵將士。

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聞并州陷，乃遣子須達請降於周，武帝以永業爲上柱國、封應公。

破鄴之戰（參看附圖二五六）——齊主緯至鄴時，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獻計，「請使瀛州刺史任城王湝（高歡第十子，主緯之叔父）將幽州道之兵入土門（即井陘，今河北井陘縣），揚聲趨晉陽；獨孤永業將洛州道之兵入潼關，揚聲趨長安；臣請將京畿兵出滏口（今河南省武安縣南三十里），鼓行迎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逃潰。」又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爲之撰辭使宣諭之，且曰：「宜慷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臨衆，將諭之，不復記孝卿所授之言，竟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尙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於是自大丞相以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

或三或四，不可勝數，時宦官儀同三司苟子溢，猶恃寵縱暴，民間鷄彘，縱鷹犬搏噬取之。其朔州行臺僕射高勱（岳子，時將兵侍衞太后及太子，纔自土門道還鄴）執子溢將斬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謂勱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獨不慮後患邪？」勱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幷州，達官率皆委叛，正坐此輩濁亂朝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所恨！」（上引北齊書卷十一廣陵王孝珩傳卷十三清河王勱傳）

同月（十二月）下旬，周武帝欲取鄴，問進取之策於高延宗，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是月二十九日，周武帝遂帥諸軍發晉陽趨鄴。使上柱國陳王宇文純爲幷州總管，守晉陽，命宇文憲爲先驅。齊主緯聞周師東來，引諸貴臣入朱雀門（鄴宮城正門）賜酒食，問以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不知所從。是時鄴中人情凶懼，莫有鬭心，朝士出奔降於周者，晝夜相屬。高勱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註七）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是月齊主禪位於皇太子恆。（上引北齊書卷十一安德王延宗傳及卷十三清河王勱傳）

翌年（周建德六年，齊承光元年，陳太建九年，西元五七七）正月，齊太子恆時年八歲即帝位，齊主自爲太上皇，廣寧王孝珩爲太宰。司徒莫多婁敬顯、領軍大將軍尉相願，謀伏兵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立孝珩爲帝。會阿那肱自它路入朝，不果。孝珩求拒周師，謂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邪？」高阿那肱、韓長鸞恐其爲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領軍尉相願拔佩刀斫柱嘆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北齊書卷十一廣陵王孝珩傳）

同月，齊主使長樂王尉世辯帥千餘騎覘周師，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烏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柏橋（今臨漳縣西南），不敢回顧。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齊上皇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則南投陳國。從之。初三日太上皇后等，自鄴先走濟州（治碻磝，今山東茌平縣西南），初九日幼主亦自鄴東行。十五日周師至紫柏橋，十八日至鄴城下，開始圍攻之，燒城西門，齊軍出戰大敗。齊上皇使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紹宗之子）守鄴宮，自從百餘騎東走，周師遂入鄴城。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拒戰被擒，武帝引見禮之，拜儀同大將軍。執莫多婁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携妾棄母不孝也，外爲僞朝戮力，內實通啓於朕不忠也，送款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武帝入城，一面遣將軍尉遲勤追齊上皇，一面厚禮齊之賢士國子博士熊安生、中書侍郎李德林等，又使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以收齊之物情。旋以宇文盛爲相州總管。下詔褒齊故相斛律光等，追加贈謚，並爲改葬，子孫各隨蔭敍祿，家口田宅沒入官者，並還之。武帝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鄴？」又詔齊之東山南園三臺，並可毀撤，瓦木諸物可用者，悉以賜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以收攬齊之民心。同月二十一日，齊上皇入濟州，是日其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又爲湝詔，尊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宋國天王，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今河北河間縣治），而孝卿詣鄴送於周。（見周書卷六武帝紀）

是月下旬，齊上皇留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碻磝津關），自與穆后、馮淑妃、及幼主、韓長鸞、鄧長顒等數十人奔青州（今山東益都縣）。上皇至青州，即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因屢啓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齊上皇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遂趨青州。齊上皇囊金繫於

鞍，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同月二十五日，走至南鄧村（今臨朐縣西南），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幷胡太后送鄴，齊至是遂亡。綜計齊自文宣帝高洋天保元年篡東魏，至幼主高恆承光元年，凡五傳，共二十八年而亡。

平定齊州鎭之戰——同年二月，齊廣寧王孝珩至滄州，將五千人會任城王湝於信都（今河北冀縣治），共謀匡復，召募得四萬餘人。周武帝使宇文憲、柱國楊堅將兵擊之，又令高緯爲手書招湝，湝不從。憲等至信都，湝陳於城南以拒之。湝所署領軍尉相願，詐出略陣，遂率其衆降。相願乃湝之心腹，於是湝衆駭懼。明日復戰，宇文憲擊破之，俘斬三萬餘人，湝及孝珩皆被擒。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皇帝（歡）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傾覆，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爲孝珩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歎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註八），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命鉞，展我心力耳！」（上引北齊書卷十任城王湝傳及卷十一廣寧王孝珩傳）

是月，周武帝以齊降將封輔相爲北朔總管。北朔州乃齊之重鎭，士卒驍勇。齊前北朔州長史趙穆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湝於瀛州，不果，乃迎定州刺史范陽王紹義。紹義至馬邑（今山西朔縣，卽北朔州治所），於是自歸州（治今山西忻縣西）以北二百八十餘城皆應之。紹義乃與靈州（治今寧夏靈武縣西南）刺史袁洪猛引兵南下，欲取幷州。至新興（郡治今忻縣治），而歸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又復降周。是時周東平公宇文神擧自晉陽將兵北擊顯州（治今崞縣），擒刺史陸瓊，幷攻拔諸城。紹義遂退保馬邑，神擧將兵逼之，紹義戰敗，將三千人奔突厥。於是齊之行臺州鎭，唯東雍州（治今山西新絳縣治）行臺傅伏，及營州（治和龍，今熱河朝陽縣）刺史高寶寧不降（傅伏次月降），其餘州鎭亦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周武帝於河

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置總管府，相、并二州，各置宮，及六府官。

周武帝戰後之措施——武帝滅齊還長安之當年有四大措施：㈠詔舉山東明經幹治者，擢用之，以安山東新得之地。同年三月，武帝自鄴還長安途中，即詔山東諸州，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以協助各州總管，治理軍政，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此數。又以李德林爲內史上士（四月），凡用山東人物，皆以委之。㈡慶功於長安，封高緯爲溫公。四月，武帝自晉州還，過東雍州，使高阿那肱召傅伏降之。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公於後，車輿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後，封高緯爲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半年後，以山東大定，乃使人告緯與穆提婆謀反，詔並其宗族皆賜死，惟緯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得免，徙之於蜀。㈢佈內政、崇節儉。五月，以譙王宇文儉爲大冢宰，杞公宇文亮爲大司徒，達奚震爲大宗伯，侯莫陳芮爲大司馬，獨孤永業爲大司寇，韋孝寬爲大司空。又詔路寢會議諸殿，皆晉公宇文護所築，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悉毀之。又制庶人以上，惟聽衣綢、綿綢、絲布、圓陵、紗、絹、葛、布等九種，餘悉禁之。帝常自服布袍，寢布被。又詔後宮惟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減之。八月，議定權衡度量，頒之於四方。同時下詔免齊隸戶。初虜西涼之人，沒爲隸戶，齊氏因之，仍供厮役，武帝欲寬惠，以撫齊民，乃下詔凡諸雜戶，悉放爲民。㈣徙并州軍民於關中。自爾朱榮高歡以來，皆以并州爲其精兵悍將所處之地，是年十二月，武帝至并州，遂徙其軍民四萬戶於關中，以除并州之後患，而實關中。周武帝以上各種措施，蓋爲謀成其一統之大業也。（上引周書卷六武帝紀）

註一：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九，天嘉四年載註：「唐六典曰：後周天官新置御伯中大夫二人，天子出入則侍於

左右；大祭祀盥洗則授巾。武帝改御伯爲納言，蓋御中之職也。」「左武伯，蓋侍衞之官」。

註二：震按：梁武帝大同十一年，西魏大統十一年，東魏孝靜帝武定三年（西元五四五），西魏丞相宇文泰始遣使連突厥。同年宇文泰與柔然頭兵可汗謀連兵伐東魏，東魏丞相高歡患之，遣使於柔然爲世子高澄求婚。頭兵曰：「高王自取則可。」歡意未決，歡婁妃曰：「國家大計，願勿疑也！」世子澄及尉景亦勸之。歡乃遣使報聘，號曰：「蠕蠕公主。」公主至，歡親迎之。婁妃避正室以處之，歡跪而拜謝。蓋是時東西魏相爭，正當邙山大決戰之後，雙方皆欲爭取柔然以自助也。至西魏大統十七年，齊文宣帝洋天保二年（西元五五一），突厥酋長土門聞鐵勒伐柔然，邀擊之，盡降其衆五萬餘落。土門自恃強盛，求婚於柔然，頭兵可汗大怒曰：「爾，我之鍛奴也，何敢發是言？」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西魏，宇文泰以長樂公主妻之。翌年，突厥襲柔然，大破之，頭兵可汗自殺，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西魏帝欽二年，齊天保四年，木杆可汗（土門子）攻柔然，齊救之，突厥兵敗請降於齊。西魏恭帝二年，齊天保六年，木杆可汗再擊柔然，滅之。柔然主鄧叔子收其餘衆奔西魏。是時木杆西破嚈噠，東走契丹，北幷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西至西海，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五六千里皆屬焉。木杆恃其強，請盡誅鄧叔子之衆，使者相繼於道，宇文泰乃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於青門外（長安東出南頭第一門）。

註三：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一，太建四年載註：「後周稍伯，蓋周官稍人之職。周官稍人，主爲縣師，令都鄙丘甸之政，距王城三百里曰稍。杜湛曰：後周地官之屬，有每方稍伯中大夫；又每遂有小稍伯，稍大夫

，皆下大夫；又有小稍伯，稍正，上士，中士。」

註四：歷代紀事年表及通鑑卷一七〇太建元年載：初和士開爲世祖（武成帝湛）所親狎，出入臥內，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天統四年，陳光大二年，西元五六八），後主緯委任之，威權益重，時爲侍中尚書右僕射，與尚書令婁定遠，及錄尚書趙彥深，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開府儀同三司唐邕，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度支尚書胡長粲，俱用事，號稱八貴。時太尉趙郡王高叡清正自守，與大司馬馮翊王高潤、安德王高延宗、婁定遠、元文遙，皆言於後主，請出士開爲外任，叡尤爭之甚力，士開因胡太后殺叡（天統五年二月）。尋後主緯弟琅邪王儼以士開、穆提婆專權，意不平，殺士開（武平二年，西元五七一），陸令萱言於後主緯，譖殺儼，又幽胡太后於北宮，翌年陸令萱又與秘書監祖珽殺左丞相斛律光。陸令萱者，其夫漢駱超，坐謀叛誅，令萱配掖庭爲宮婢，子提婆亦沒爲奴。齊後主緯在襁褓時，令萱保養之。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寵於胡太后，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爲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爲之養子，後主以令萱爲女侍中。令萱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戲狎，累遷至武衞大將軍。宮人穆舍利者，斛律后之從婢，有寵於齊主，令萱欲附之，乃爲之養母，薦爲弘德夫人，因令提婆冒姓穆氏。武衞將軍高阿那肱，素以諂佞爲世祖及和士開所厚，世祖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累遷并省尚書令，封淮陰王。

註五：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一，太建四年載：「胡太后既幽於北宮，侍中祖珽欲以陸令萱爲太后，令萱亦謂祖珽爲國師國寶，由是得爲尚書右僕射，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遙見輒罵之。因爲祖珽等

所譖殺。武平二月六日，斛律光與周戰於宜陽城下，戰勝而還。軍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多有功者，未得慰勞，乃密通表，請遣使宣旨。軍仍且進，齊朝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乃駐營待使。齊主聞光軍已逼，心甚惡之，亟遣舍人召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因被譖『還逼帝城』。」

註六：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一，太建五年載註：「塞置四中將軍，與八鎮將軍，同擬官品第二，然四中班四征之上，八鎮班四征之下，故以量位爲重。」

註七：隋書卷二十二百百官志，太建八年：「齊制五品已上，謂自尚書郎、中書侍郎、諫議大夫，九寺少卿，給事黃門侍郎，通直散騎常侍，尚書左右丞，三公府長史，諮議參軍，太子三卿，直閤將軍，東宮正，都督已上也。」

註八：據通鑑太建九年載註：「文襄（高澄）死於盜手，年二十九年，顯祖（高洋）年三十一，濟南王（廢帝高殷，洋長子），孝昭（高演，歡第五子）年二十七，武成（高湛，歡第九子）年三十二，其餘多不得良死。」

第四節　戰後之政局

——周武帝之南伐北征

伐陳之戰：當周軍破鄴，齊國州郡皆降之後，周武帝以王軌爲徐州總管進鎮彭城，遂與陳吳明徹相對峙。是時陳宣帝亦欲乘機進取彭城及汴水之地，間計於五兵（中兵、外兵、別兵、都兵、騎兵）尚書毛喜，喜對曰：「江

左新平，邊氏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棄舟檝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爲不若安民保境，寢兵結好，斯久長之術也。」宣帝不用其言，於太建十年（周宣政元年，西元五七八）二月，命吳明徹將兵三萬餘自壽陽循泗水進圍彭城，明徹再堰泗水，以淹之，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周徐州總管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今江蘇淮陰縣西南，古泗水入淮之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軍輪數百，沉於清水（泗水之別名），以斷陳水軍之歸路。於是陳軍恟懼，譙州刺史（治今安徽蒙城縣北）蕭摩訶，獻計於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必爲虜矣。」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由是一旬之間，水路斷絕，而周軍益增。陳軍已陷於退不得歸之危勢下，諸將始議破堰退軍，以舫（並兩船）載馬，仍循泗水引退。馬軍主裴子烈曰：「若破堰下船，船必傾覆，不如先遣馬出（上船）。」時明徹患背疾甚篤，蕭摩訶再進言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爲恥。願公帥步卒，乘馬轝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掩護撤退），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之此策，乃良圖也。然步軍既多，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相帥兼行。弟馬軍宜速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帥馬軍夜發。二十七日，明徹乃決堰乘水勢退軍，至清口水勢漸微，舟艦行駛困難，兼爲周軍所置鐵鎖車輪所阻不得過，王軌復引兵追躡之，於是陳軍衆潰，明徹遂爲所擒，將士三萬及器械輜重，皆沒於周軍。蕭摩訶將精騎八十在前突圍，衆騎繼之，及旦到達淮水之南，與將軍任忠、周羅睺等乃得全軍而還。周武帝封吳明徹爲懷德公位大將軍，明徹憂憤而卒。（上引陳書卷二十九毛喜傳及卷九吳明徹傳）

三月初九日陳宣帝乃命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淳于量爲大都督，總水陸諸軍事；鎮西將軍孫瑒都督荊郢諸軍

；平北將軍樊毅都督清口、上至荊山（今安徽懷遠縣西南一里，與塗山夾淮相對）緣淮諸軍；寧遠將軍任忠都督壽陽、新蔡（今固始縣東）、霍州（今霍山縣東），以保衞淮南之地。

翌年九月，周遣鄖公韋孝寬爲行軍元帥，帥行軍總管杞公宇文亮，郕公梁士彥攻淮南。十一月韋孝寬分遣宇文亮自安陸攻黃城（今湖北黃陂縣東，陳司州治所），梁士彥攻廣陵（今河南息縣），未拔，即分軍趨壽陽。是月初七日，士彥軍至肥口（今鳳臺縣，西肥河入淮之口），十一日遂進圍壽陽。於是陳宣帝詔南兗州刺史淳于量爲上流水軍都督，中領軍樊毅都督北討諸軍事，右衞將軍任忠都督北討前軍事，前豐州刺史皐文奏帥步騎三千趨陽平郡（今江蘇省寶應縣）。十六日任忠帥步騎七千趨秦郡（今六合縣），十九日仁威將軍魯廣達帥衆入淮（陳置智仁勇信嚴五德將軍），是日樊毅將水軍二萬，自東關（今巢縣東南）入焦湖，向合肥，武毅將軍蕭摩訶帥步騎趨歷陽（今和縣）。陳以上部署，乃謀拒周軍於江北也。二十一日，韋孝寬拔壽陽，進取霍州又克之，宇文亮亦拔黃城，是日又克廣陵（今河南息縣）。二十六日，陳又以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爲大都督，總水步諸軍，以統一指揮諸軍拒周。

至十二月初八日，南兗、北兗、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及譙、北徐州，皆相繼陷於周，自是江北之地，喪失皆盡。（上引周書卷四十宇文孝伯傳）

征突厥之戰：周武帝破鄴之同年十二月，高寶寧自黃龍（今熱河朝陽縣）上表勸進於高紹義（紹義奔突厥見前節），紹義遂稱帝，以寶寧爲丞相。突厥佗鉢可汗擧兵助之。翌年四月下旬突厥寇周幽州，殺掠吏民。五月下旬周武帝帥諸軍發長安伐突厥，遣柱國原公姬願，東平公神擧等將兵，五道俱進。是月二十七日，武帝不豫，留駐於雲陽宮（今陝西淳化縣西北）。三十日遂下詔停止諸軍，召宗師宇文孝伯赴行在所，囑之曰：「吾自量必無活理，

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孝伯司衞上大夫，總宿衞兵，令馳入長安鎭守，以備非常。武帝還至長安遂殂（時年三十六），太子贇卽位，是爲宣帝。閏六月（二十史朔閏表爲閏五月，待考），高紹義聞周武帝殂，以爲得天助，幽州人盧昌期起兵據范陽（今河北涿縣治）迎紹義，紹義乃引突厥之兵赴之。周遣幷州刺史東平公宇文神擧將兵進擊之。紹義聞周幽州總管出兵在外，欲乘虛襲薊（今大興縣）。神擧自攻范陽，分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兵四千救薊。高寶寧亦帥夷夏數萬騎自龍城救范陽。神擧克范陽擒昌期，紹義聞之，引軍還突厥；高寶寧至潞水（今河北省通縣北運河）聞昌期死，亦引兵還龍城。翌年二月，突厥請和於周，周以趙王宇文招女爲千金公主，妻之，且命執送高紹義，佗鉢不從。五月，突厥遂復寇幷州。是時宇文神擧已死，周乃發山東諸民修長城（齊長城）以禦之。

周宣帝之昏闇荒淫與殘暴：宣帝卽位之後，卽閱視武帝宮人，逼而淫之。超拜吏部下大夫鄭譯爲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幷卽與鄭譯密謀，殺其叔父齊王宇文憲，嗣又相繼殺宇文孝伯、宇文神擧，秦州總管尉遲運、徐州總管王軌等。閏六月立妃楊氏（楊堅女）爲皇后。翌年二月禪位於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蓋自比上帝也，因而驕奢益甚，越年遂爲楊堅所簒焉。

第五節 中論

東西魏及於周齊之戰爭，就一般言之，東魏及齊之初期，由於高歡、高澄、高洋三人，不失爲當時之雄傑，勵精圖強，整軍經武，遂能國富兵強，爲西魏及周之勁敵。但自高洋死後，簒亂相尋，至於高緯益以主昏臣姦，賢者相繼被誅之後，齊國已危如累卵矣。及至高緯逃出晉陽，聞其從兄延宗稱帝，卽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幷州，不

欲安德得之！」由是可知高緯不僅昏庸而已，且由於其自私心之發展，已達於喪心病狂之境地矣。主齊國政者若是，其國不亡何待？及周軍鄴逼之時，其寵臣高阿肱與韓長鸞，猶恐高孝珩反攻之策得施而成功，又竟排斥之於滄州，是又可謂君主寵臣乃一丘之貉，將自私權力之爭，置於國家存亡之上。（北齊書卷十一安德王延宗傳）

至於西魏及周，由於宇文泰之英明，善攬英雄之心，任用賢能之士，故終能將凋殘之關中，復與爲強國之基業。尤其賴所建之府衞兵制，遂能用以抑制強齊。然泰死之後，因宇文護之庸劣，幾陷周國於危，幸其時遺賢尙在，乃能維周運於不墜。及周武帝旣誅護親政之後，遂奮揚其英才，乘齊政之衰亂，數年之間，即征而滅之，恢弘中原一統之局。故史稱周武帝爲：「高祖纘業，慮遠謀深，內難旣除，外略方始，乃克己勵精，乘讎人之有隙，順天道而推亡。五年之間，大勳斯集。盛矣哉，其有成大功也！」（引周書卷六武帝紀）

由此觀之，自古國家之興衰，戰爭之勝敗，皆在人謀之臧否。主國家之政者賢能，上下協睦，政治興隆，則國必富強，戰則必勝；反之，若主國政者庸劣，上下交征利，爭權奪位，因而政治衰敗，則國必貧弱，戰則必敗。此誠爲自古以來國家盛衰存亡，與戰爭勝敗之鐵則也。

玆再細擧周齊戰爭之得失如次：

齊自高歡以來，即以晉陽、平陽、洛陽爲對周作戰之三大戰略重鎭，且依此三大重鎭互相支援，以爲進攻退守之根基；其中尤以晉陽爲其精兵所聚之地，當平陽或洛陽被攻時，待敵頓兵於堅城之下，兵疲氣竭之時，即揮晉陽之精兵臨而蹙之，是以邙山兩次會戰，雖以宇文泰之能，仍不免於敗。及至高緯昏庸，斛律光已死之後，高孝珩、獨孤永業等又不能行其志，則高歡此種戰勢之運用，旣不可得見，因而乃遭致軍事之慘敗，而導致於亡國之厄運。

設使當平陽陷周後，猶能許獨孤永業，自洛陽將甲士三萬直趨潼關、蒲阪，以逼長安，則周軍是否敢向晉陽，實屬疑問。故當周武帝入平陽城之後，一以將士疲弊，及欲引兵還者」，蓋慮獨孤永業襲其後也。是以永業於晉陽陷後，即遣子請降於周，此亦永業知戰勢已不可爲，國不可保矣。故孫子曰：「知兵之將，國之寶也。」

次再論周之得失。周之攻齊，有三條戰略線可循：一自蒲阪向平陽至晉陽，然後東南向自濁漳水而出釜口（今河南省涉縣東南滏水源處。自爾朱榮以來，已不再出井陘之道，因其道險而迂故也）向鄴。一自蒲阪趨上黨（今壺關長治）出釜口向鄴。一自黃河南北兩岸趨洛陽、河內，然後經上黨或安陽向鄴。至於自南陽趨許昌之一路，則僅可協助攻洛陽之軍以趨大梁地區，使洛陽之攻克，易於成功，然後或會師向鄴，或攻徐、兗向青州，以孤立鄴城，蓋此路過於迂遠故也。

宇文護伐齊。護有篡竊之心，但由於才智平庸，不知戰爭勝敗影響於其威望之關係，故經三敗之辱後，威望大墜，遂被誅戮，其愚昧實可悲也！第一次伐齊攻晉陽，僅用楊忠之言，以不充分兵力，欲依賴突厥之力以成功，愚妄一至如此！夫自己伐齊，不以自己之力量爲基礎，而欲以突厥爲憑藉，則戰事雖倖而成功，其收戰勝之果者，必屬突厥，而非周也。況突厥祇可連結之以爲聲援，過此則後患無窮乎？後來宇文邕（武帝）有見及此，故不再藉突厥爲援，則邕之才遠勝於護，即此可知矣。是役也，齊將段韶在戰術上之成功運用，因而所收之戰果，等於一次大會戰之勝利。第二次伐齊攻洛陽，既逼於突厥之請，不得已而用兵，則不應盡起傾國之兵以赴之；既已大舉進攻矣，則應決心貫澈戰爭之目的，不應本無征伐之心而遲疑。而護皆計不及此，豈非舉軍國之大事如兒戲乎？及汾北之戰前，又不用智將韋孝寬築華谷長秋二戍以備齊，充分表現其目光短淺。由是威望已墜，遂遭夷戮。此誠所謂愚人

自誤誤國也。

宇文邕伐齊。武帝宇文邕兩次伐齊之戰略部署，亦大有其缺失之處。第一次攻洛陽，既未能使突厥牽制晉陽，又未遣軍向平陽以牽制齊幷州之兵，遂致久攻河陽不克，疲兵頓於堅城之下，一遭齊晉陽兵之來攻，即告敗退也。第二次攻平陽，亦僅作阻絕齊之援軍之部署，對洛陽亦未發動牽制攻勢之行動，故下平陽後，爲慮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襲其後，又欲還軍。且此時獨孤永業確曾向齊主緯請求許其出軍，設非高緯之昏庸，永業果將洛陽三萬精銳，疾襲關中，則周師勢必陷於危殆之境地。凡此，皆爲宇文邕在戰略上孤危之部署也。

至於周武帝攻齊之得計方面有五，玆列論於次：

一、留梁士彥守平陽：周軍既克平陽，高緯之救兵至。此時周軍既疲，若與會戰，必難取勝，乃決計依其既定之方針引軍南退，使齊軍頓兵於平陽堅城之下，待其兵疲力竭之時，然後復進而殲之。故周軍南退，主力皆屯涑川（今聞喜縣）以南，從事休息整頓，而周武帝又自還長安，以眩惑齊軍，使齊軍放心竭力攻城。邕此一行動之目的，乃在殲滅高緯自晉陽南下之軍，蓋若齊此一主力軍被擊滅，則晉陽及鄴，皆可垂手而得之矣。其後，邕此一目的果達，故遂能迅速下晉陽，克鄴城而滅之。

二、乘勢進取晉陽：平陽會戰，既已擊潰高緯之軍，猶慮獨孤永業自洛陽襲其後，欲引兵還（此亦欲激梁士彥再固守平陽，以免後顧）。及梁士彥諫之（此時似已得高緯不許永業西進攻周之情，因齊重臣莫多婁敬顯通情於周）乃不顧諸將請求還軍之議，而謂諸將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遂揮軍疾追，逼使高緯之潰軍不能收拾，以便輕取晉陽，此乃「兵勢」之運用也。故孫子曰：「善戰人之勢，如轉

圓石於千仭之山者，勢也。」

三、招降宣言：當周軍攻晉陽，齊臣穆提婆投降於周後，周武帝乃宣言於齊羣臣以招降，其招降宣言之最妙者，則爲「若妙盡人謀」一語，以促使齊羣臣起義立功。

四、安齊國之措施：周武帝已破鄴之後，禮齊之賢士，褒齊之賢臣，撫齊之人民，戮齊之姦佞，以及選用齊人有才之士以治齊等，皆其明智之措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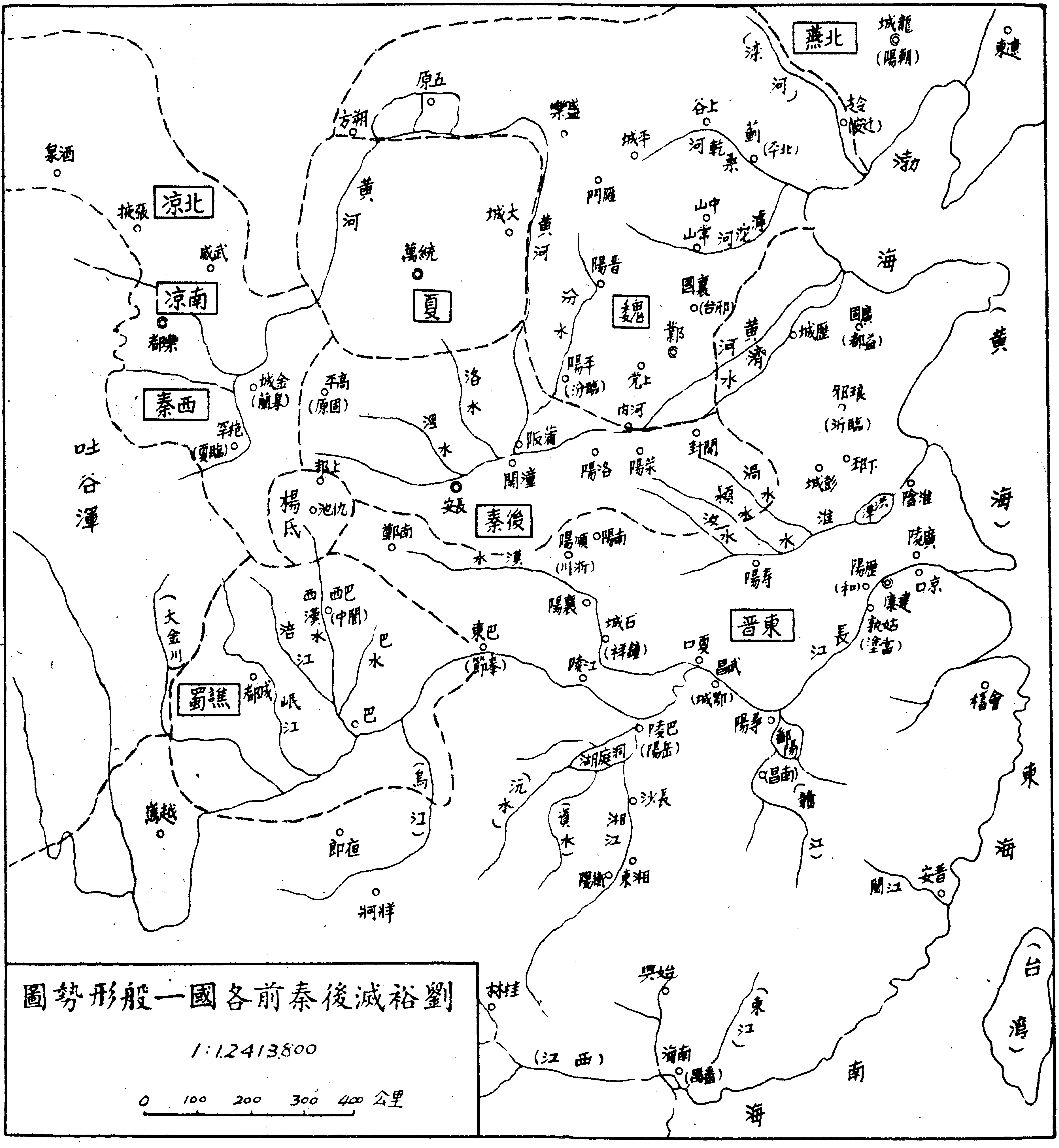
五、根除齊人之後患：徙晉陽軍民於關中，及齊地已安定之後，殺高緯及其宗族是也。

此外，周與陳合從，爭取突厥以攻齊，皆爲政略上明智之擧措。至於韋孝寬以謠言翦除齊之干城，周之勁敵——斛律光，其設計，尤爲已盡其妙用。而其妙用之根源，則先由於情報之深入於齊朝廷中，既知齊主之昏庸，又知其寵臣與斛律光之暗鬬，於是其謠言攻勢，乃得乘隙而入矣。韋孝寬此一功勳，與其前守玉璧拒高歡之戰，實足前後相輝映也。

6—2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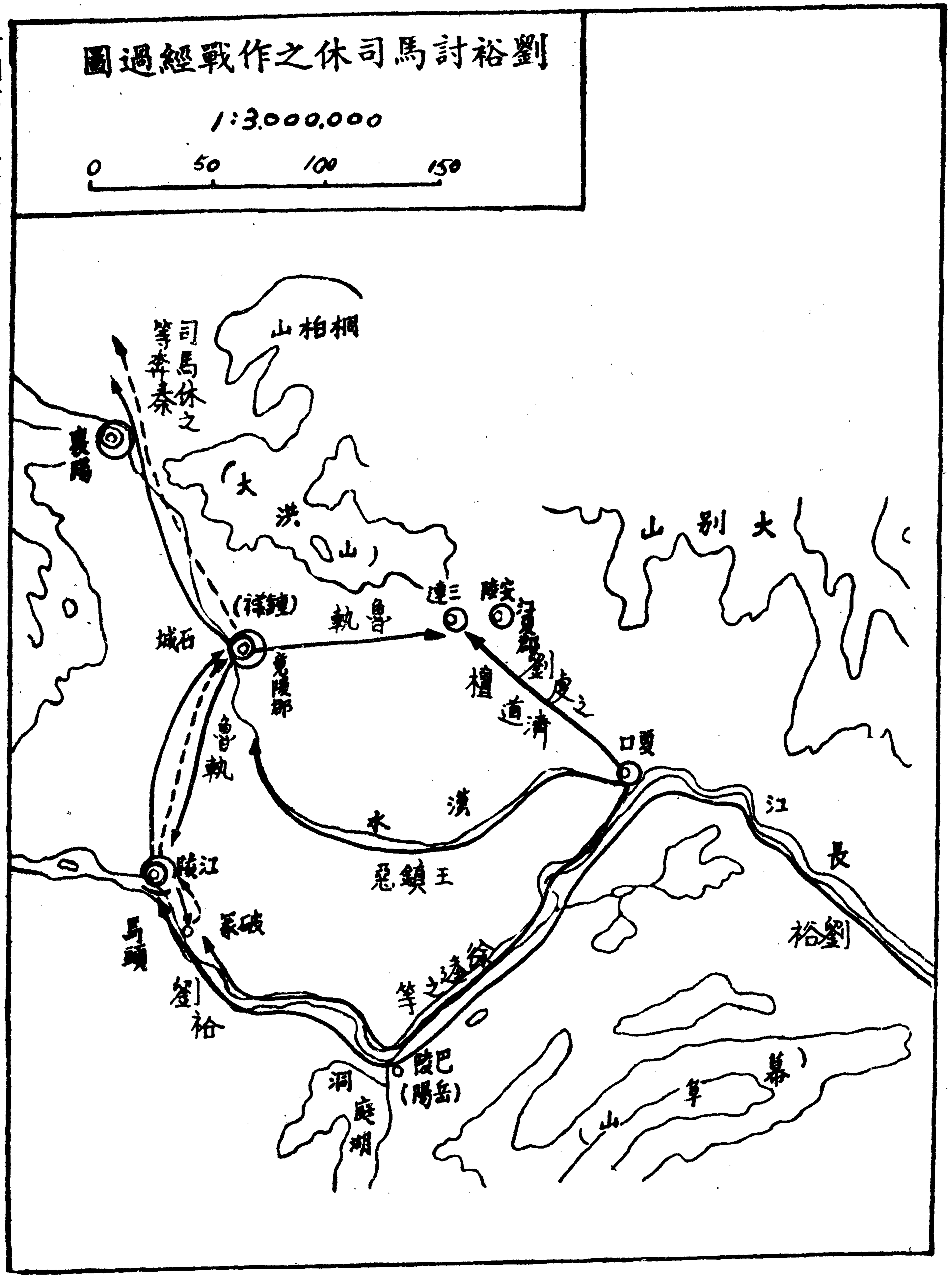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六冊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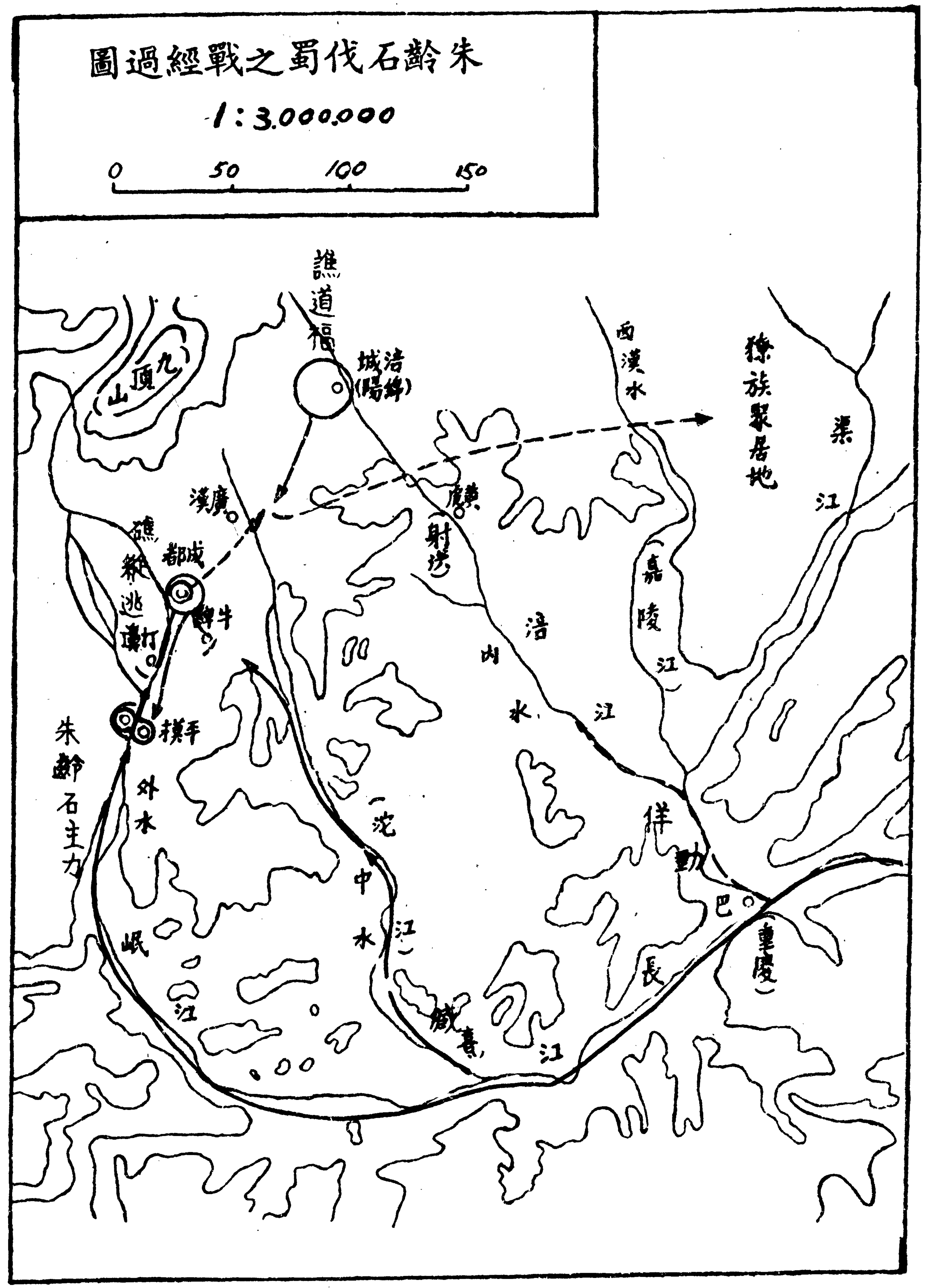
附圖六八—二一五至六—二五六（按逆序裝訂）




劉裕滅後秦前各國一般形勢圖

1:12413800


劉裕討司馬休之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
桐柏山
大洪山
大別山
司馬休之等奔秦
襄陽
石城
竟陵郡
魯軌
三連
安陸
檀道濟
劉虔之
夏口
漢水
王鎮惡
江陵
馬頭
破冢
劉裕
徐逵之等
巴陵
(岳陽)
洞庭湖
幕阜山
長江
劉裕


朱齡石伐蜀之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
譙道福
涪城
(綿陽)
九頂山
西漢水
獠族聚居地
渠江
成都
牛鞞
犍為
朱齡石主力
外水
岷江
中水
沱江
內水
涪江
嘉陵江
長江
巴
重慶

附圖六—二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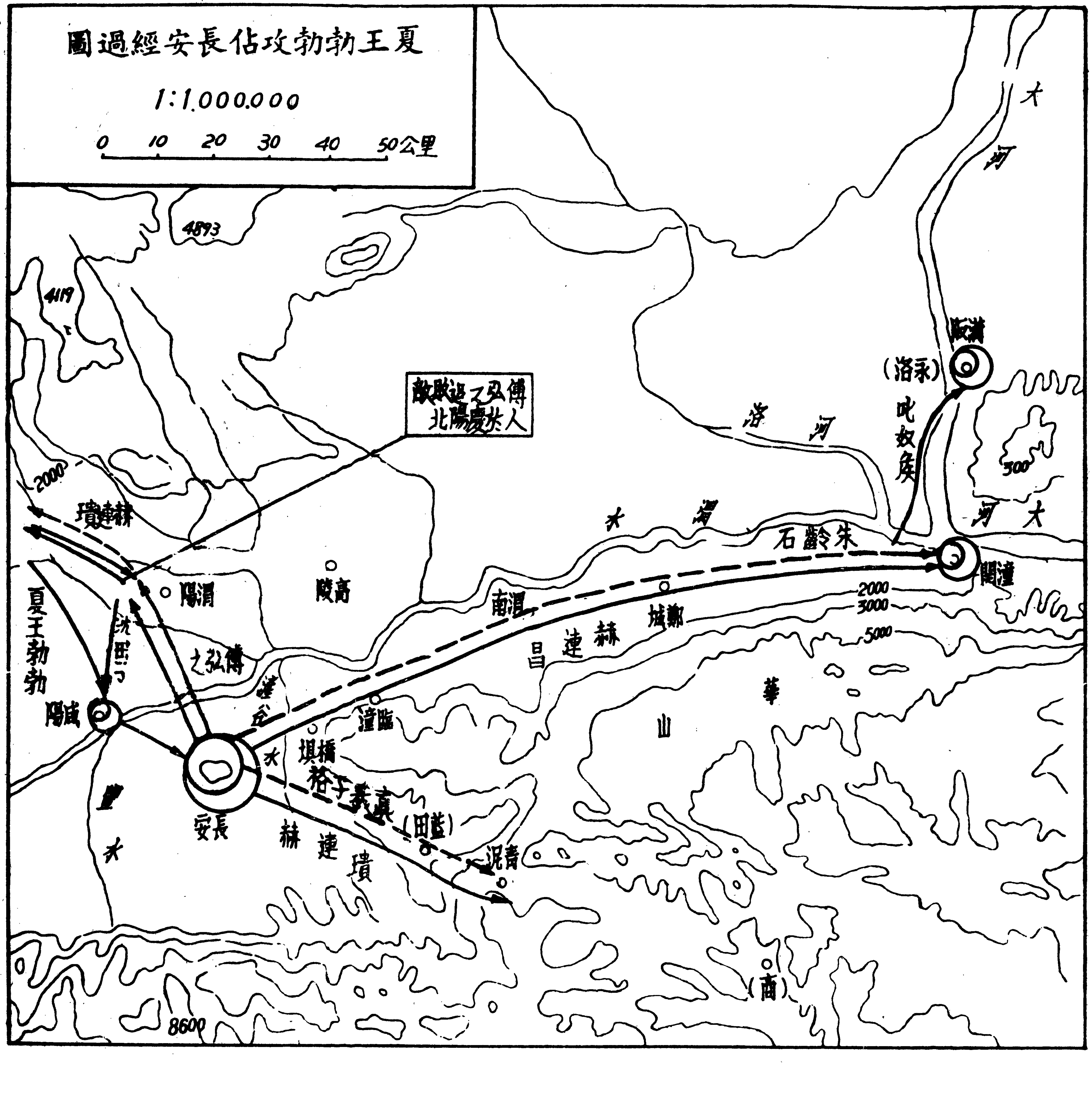


劉裕滅後秦之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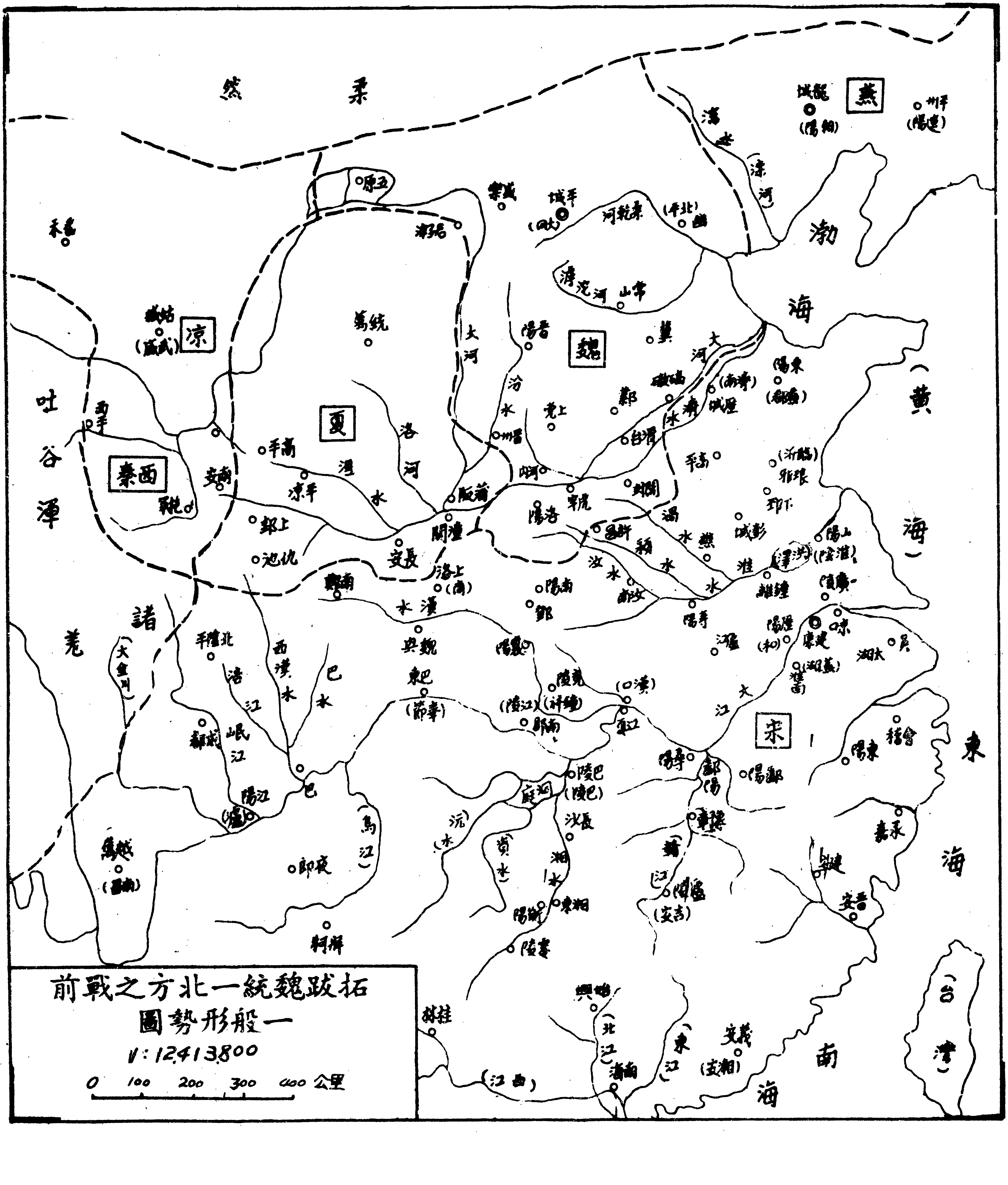
1:3,000,000

0 50 100 150 公里

附圖六—二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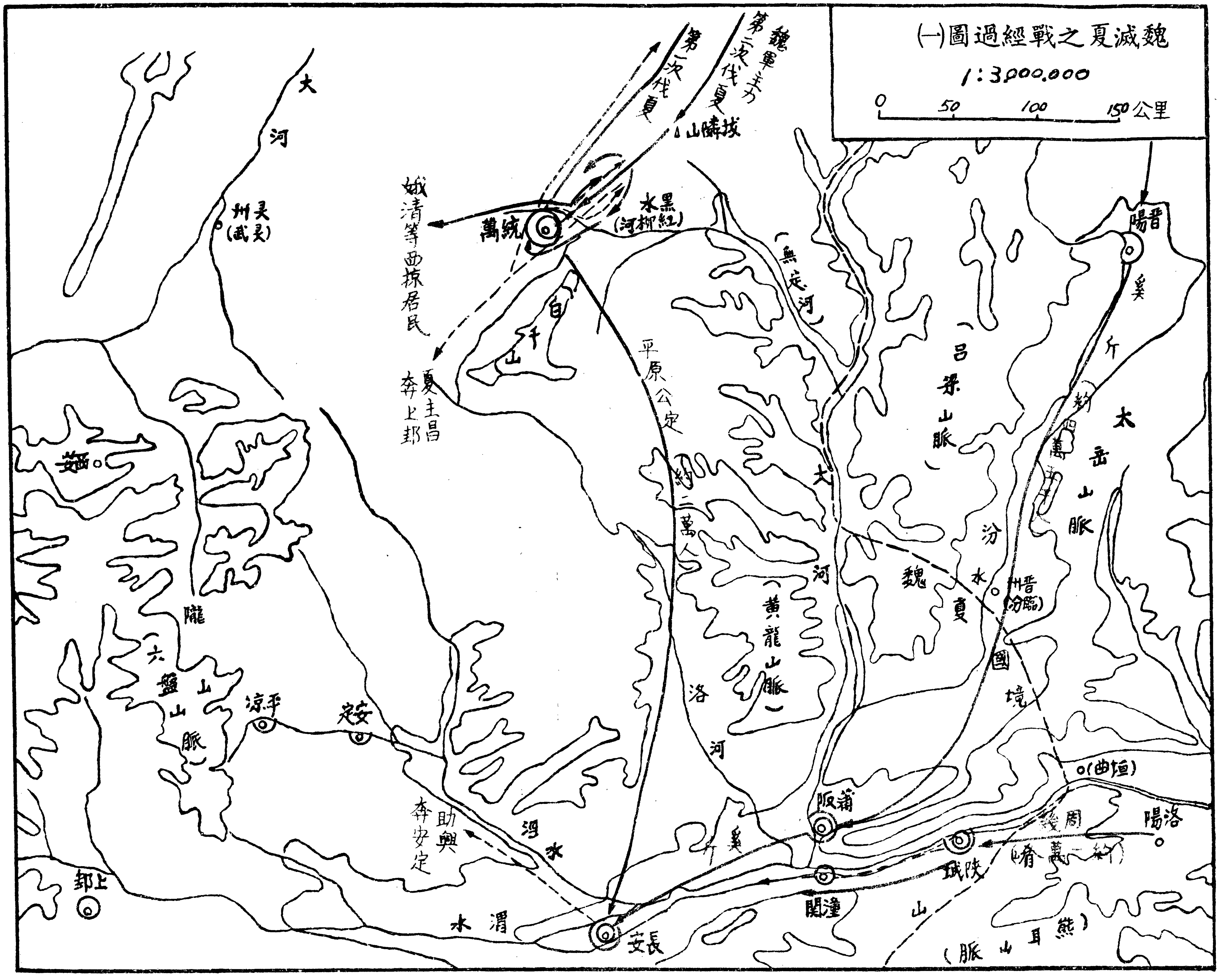

夏王勃勃攻佔長安經過圖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夏王勃勃
長安
咸陽
渭陽
高陵
渭南
鄭城
臨潼
潼關
朱齡石
赫連昌
赫連璝
傅弘之
渭水
洛河
大河
華山
青泥
(藍田)
2000
3000
5000
4893
4119
8600
300

附圖六—二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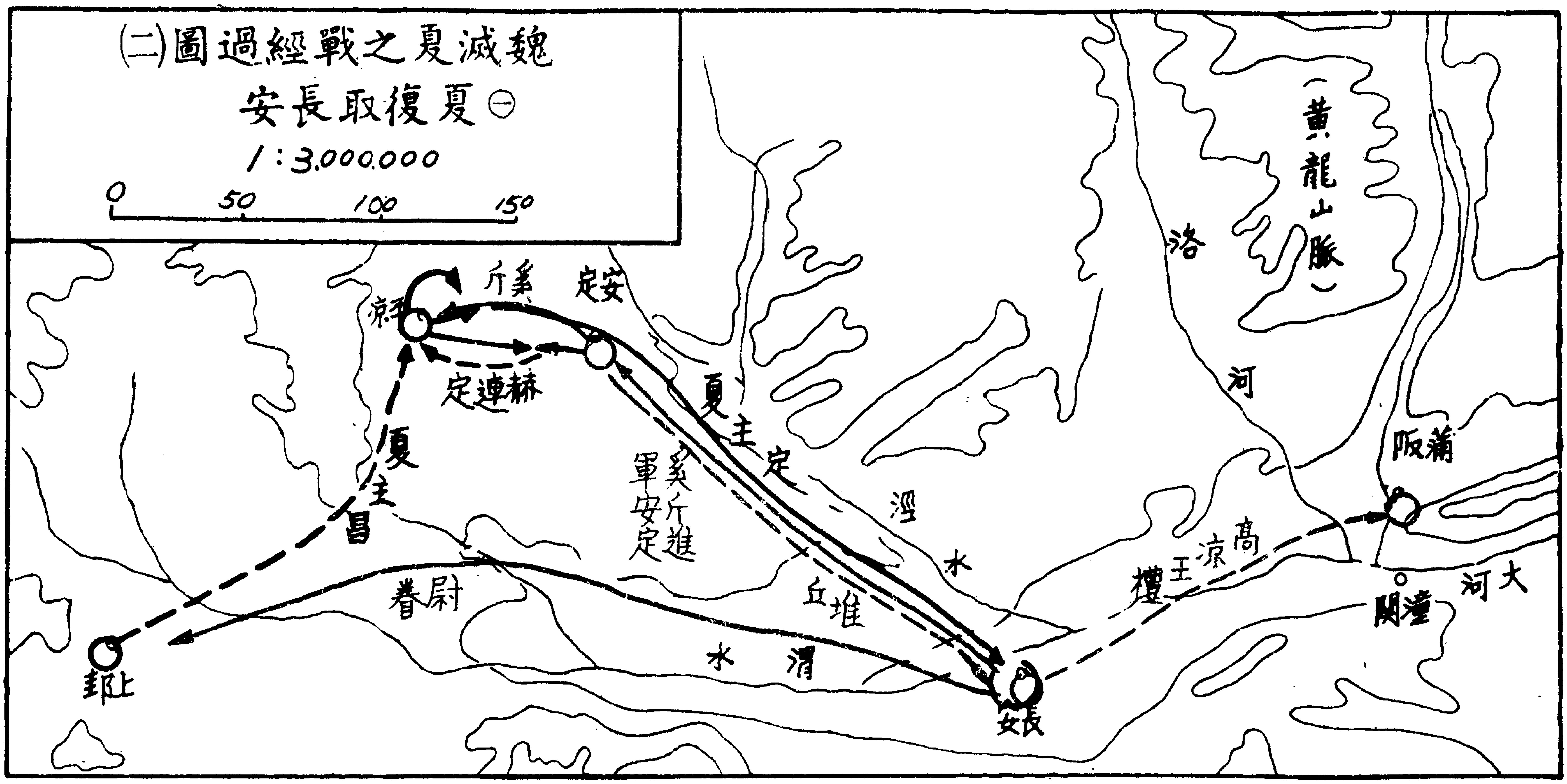
拓跋魏統一北方之戰前
一般形勢圖
1:12,413,800

附圖六—二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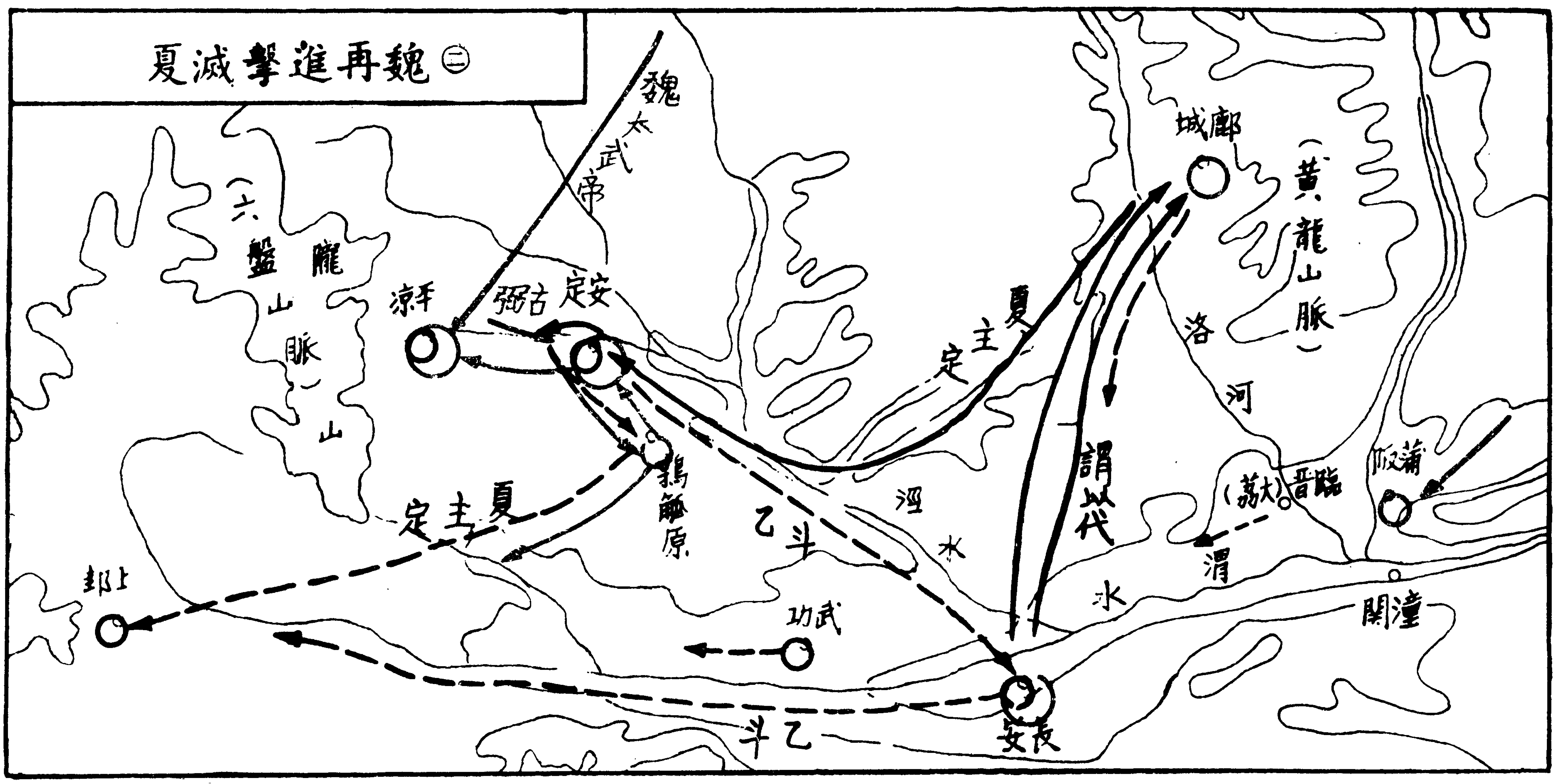


魏滅夏之戰經過圖(一)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魏軍主力第二次伐夏
第一次伐夏
拔鄰山
統萬
黑水(紅柳河)
娥清等西掠居民
夏主昌奔上邽
靈州(靈武)
大河
白于山
平原公定約二萬人
無定河
呂梁山脈
黃龍山脈
洛河
大河
汾水
晉陽
晉州(臨汾)
太岳山脈
魏夏國境
六盤山脈
隴
平涼
安定
涇水
渭水
上邽
長安
潼關
蒲阪
陝城
洛陽
垣曲
熊耳山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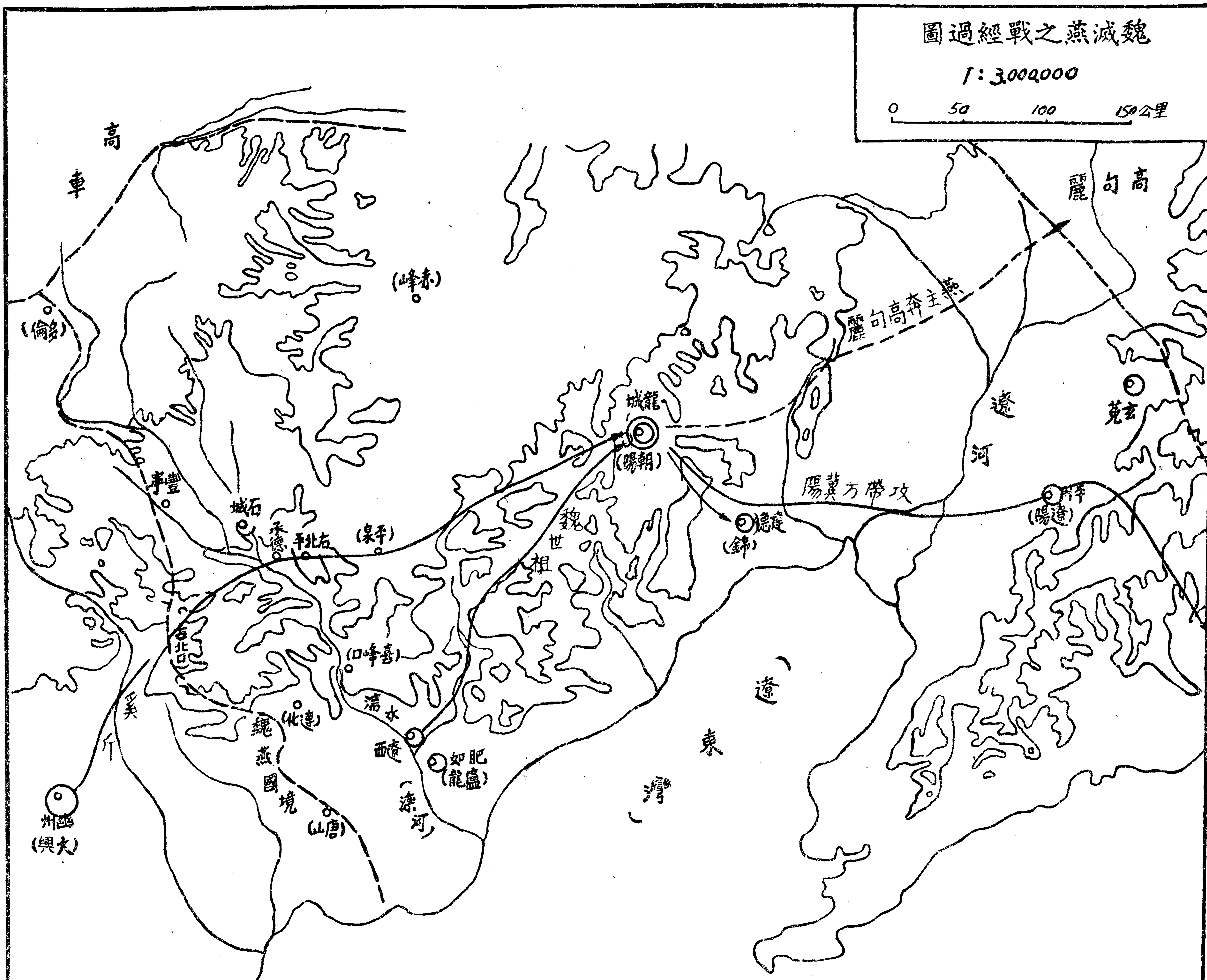
附圖六—一二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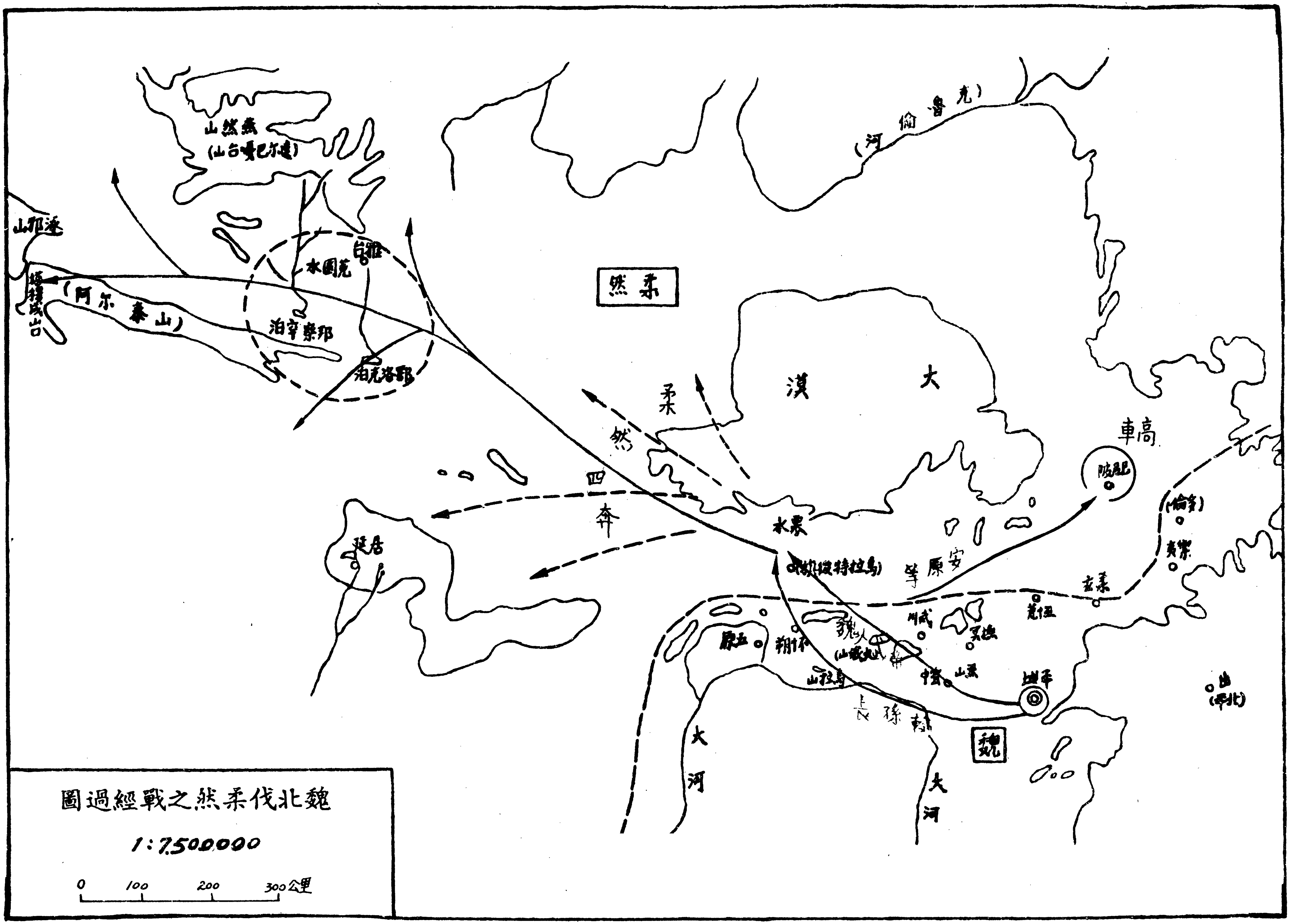


魏滅夏之戰經過圖(二)
㊀夏復取長安
1:3,000,000
0 50 100 150
平涼
奚斤
安定
赫連定
夏主昌
夏主定
奚斤進安定軍
涇水
堆丘
尉眷
渭水
上邽
長安
高涼王禮
洛河
(黃龍山脈)
蒲阪
大河
潼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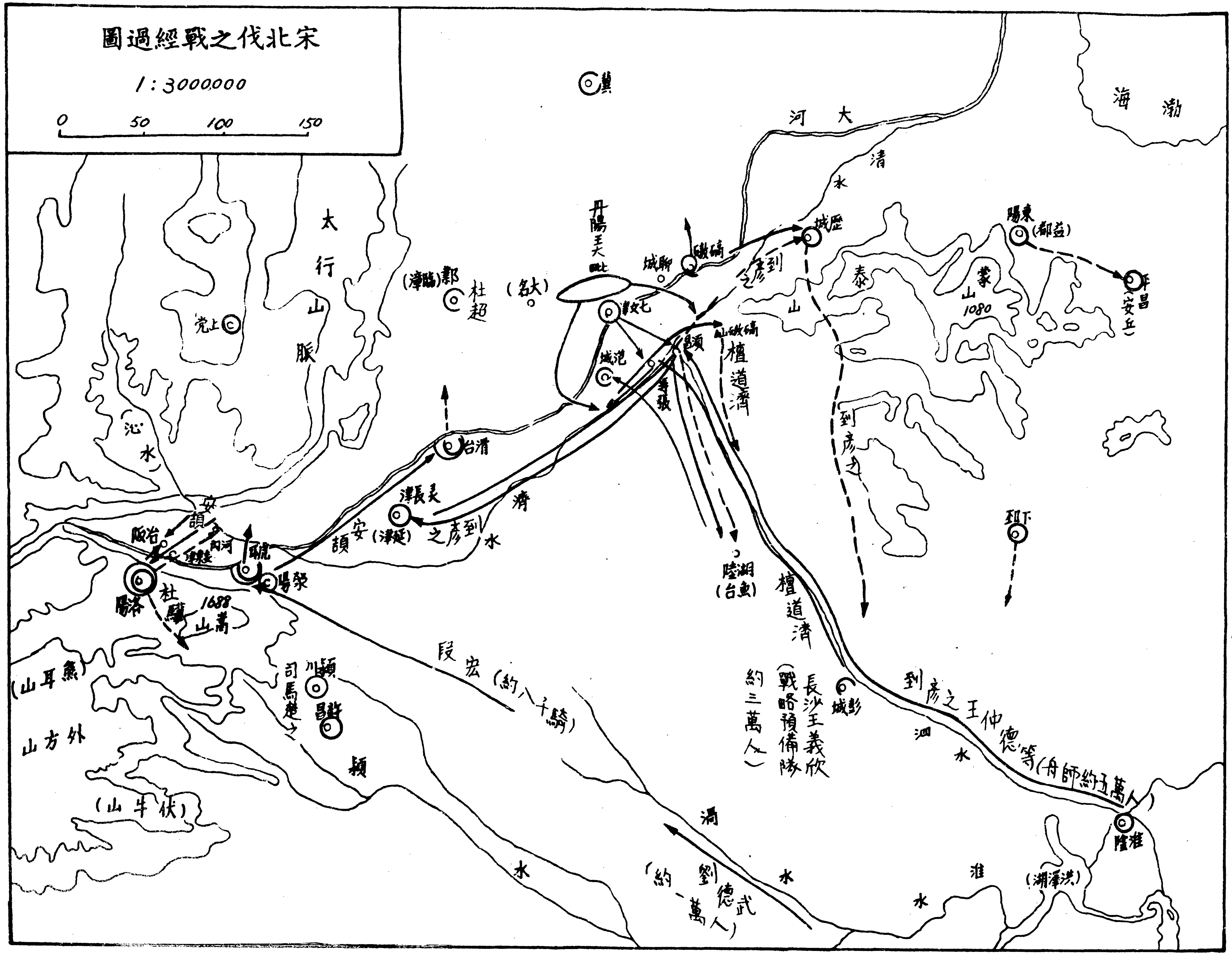
㊁魏再進擊滅夏
魏太武帝
(六盤山脈)
隴山
平涼
古弼
安定
鶉觚原
夏主定
乙斗
涇水
上邽
武功
長安
郿城
(黃龍山脈)
洛河
代謂
臨晉(大荔)
蒲阪
渭水
潼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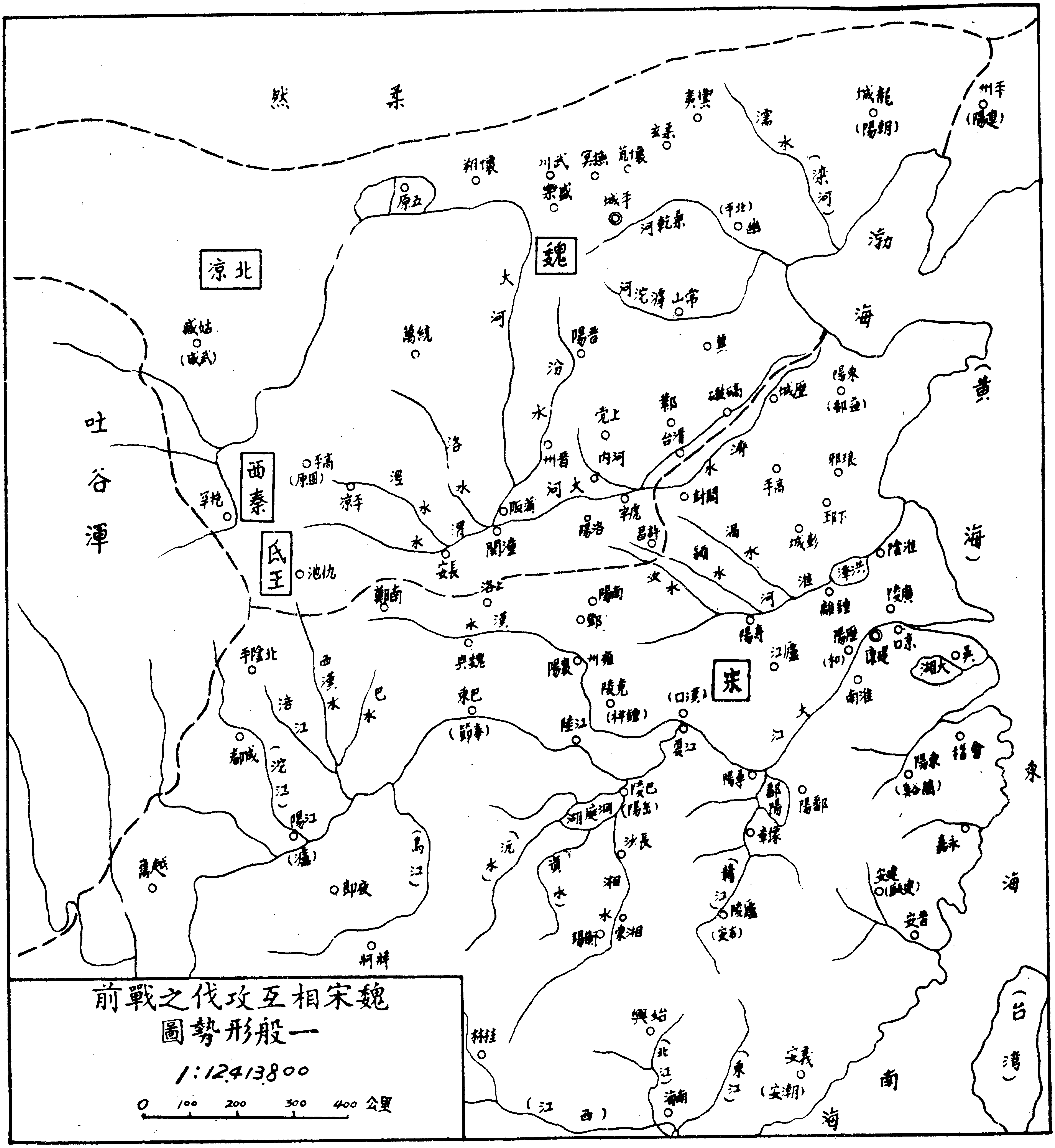

魏滅燕之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高車
高句麗
燕主奔高句麗
龍城
(朝陽)
攻帶方冀陽
建德
(錦)
遼河
玄菟
襄平
(遼陽)
赤峰
多倫
豐寧
石城
承德
右北平
平泉
魏世祖
古北口
喜峰口
濡水
遵化
魏燕國境
肥如
(盧龍)
(灤河)
唐山
幽州
(大興)
遼東灣



魏北伐柔然之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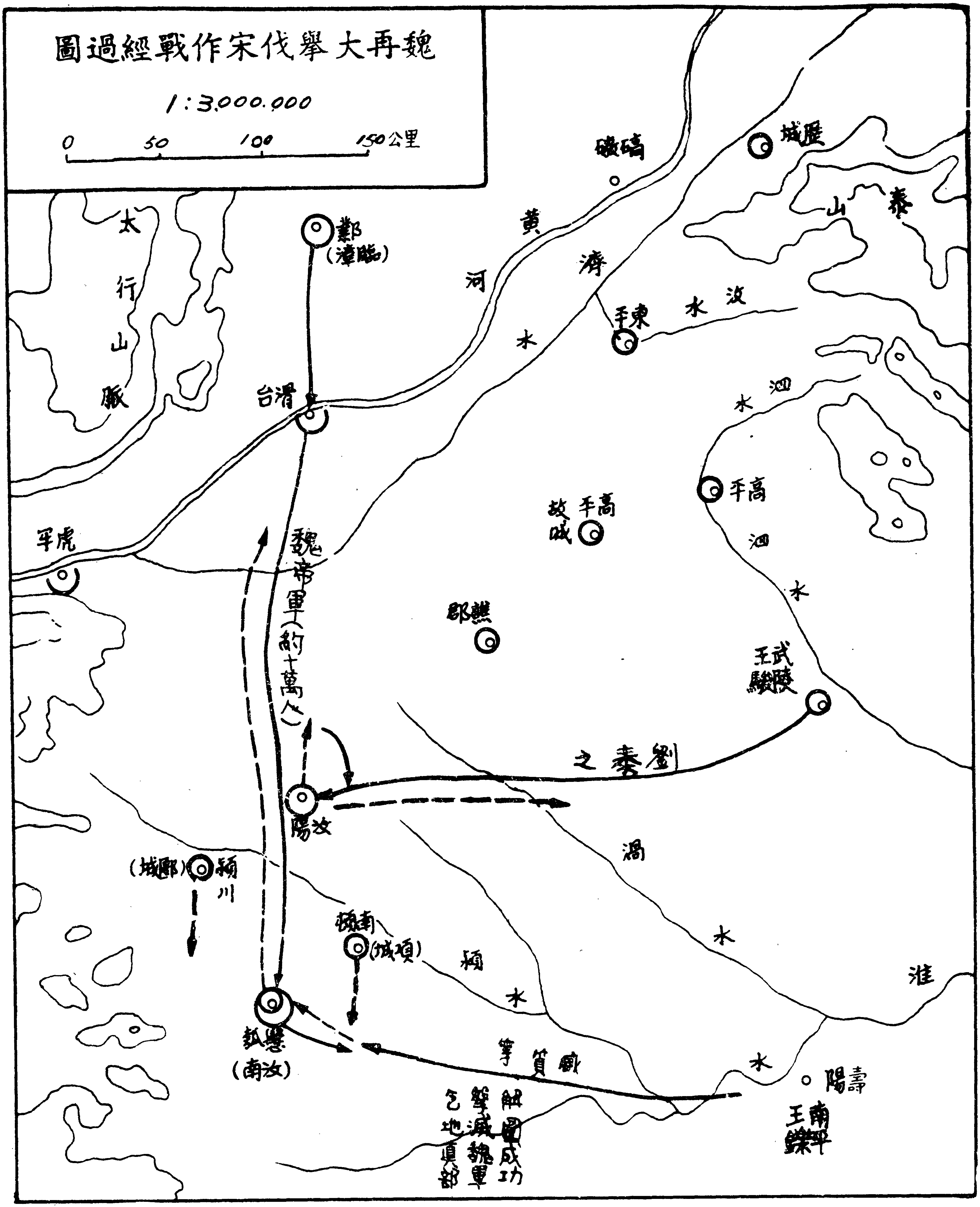

宋北伐之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
太行山脈
大河
清水
渤海
泰山
蒙山 1080
東陽(益都)
歷城
碻磝
聊城
到彥之
鄴(臨漳)
杜超
(大名)
上党
沁水
滑台
延津
濟水
安頡
虎牢
滎陽
洛陽
杜驥
嵩山 1688
熊耳山
外方山
伏牛山
司馬楚之
潁川
許昌
潁水
段宏(約八千騎)
檀道濟
長沙王義欣(戰略預備隊約三萬人)
彭城
到彥之王仲德等(舟師約五萬人)
泗水
淮水
淮陰
洪澤湖
渦水
劉德武(約一萬人)
下邳
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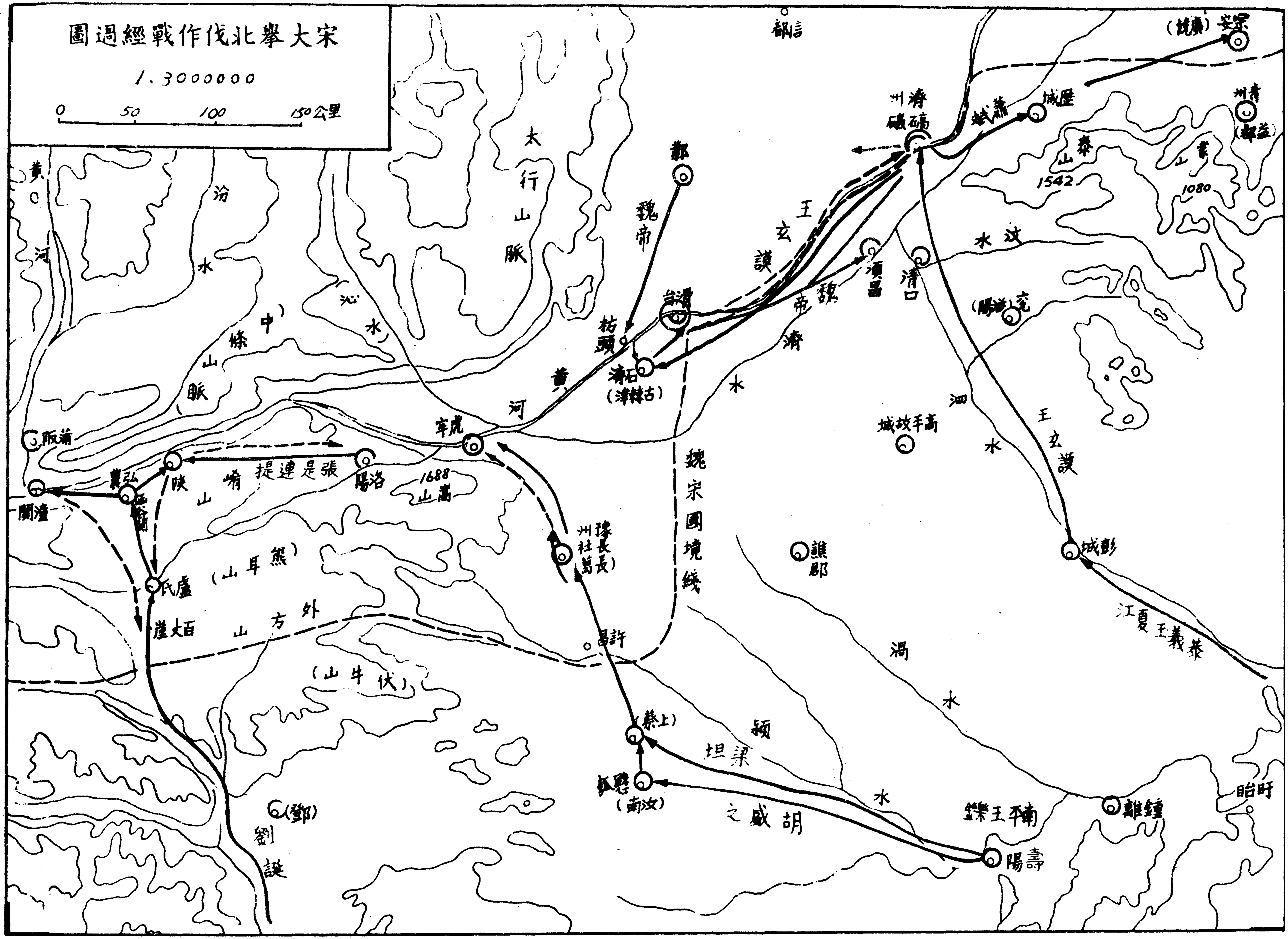
魏宋相互攻伐之戰前一般形勢圖

1:12,413,800

附圖六—二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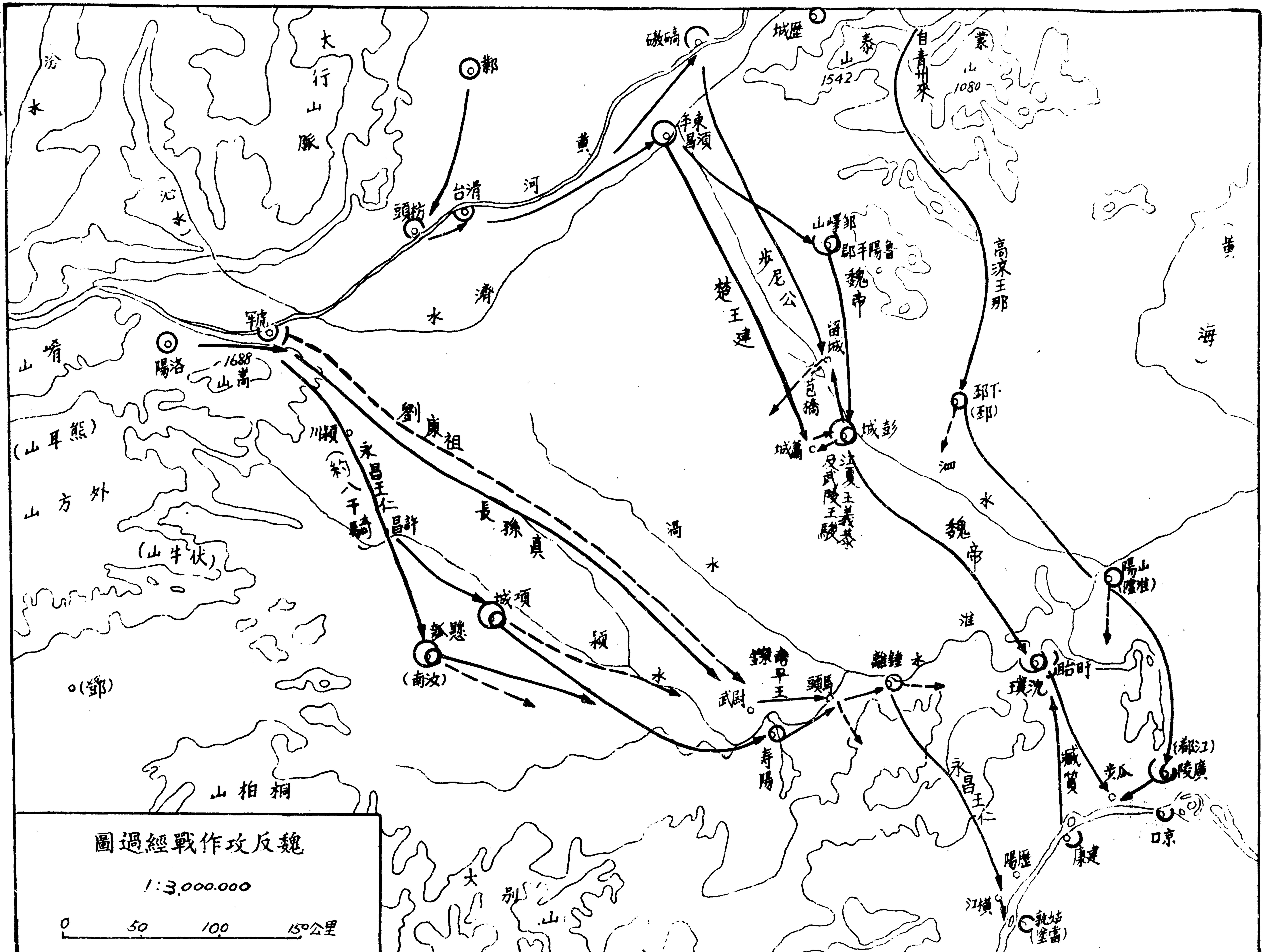

魏再大舉伐宋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太行山脈
鄴(臨漳)
碻磝
歷城
泰山
黃河
濟水
東平
汶水
滑台
泗水
高平
高平故城
虎牢
魏帝軍(約十萬人)
譙郡
武陵王駿
劉秦之
汝陽
渦水
潁川
(鄢城)
南頓(項城)
潁水
懸瓠(南汝)
淮水
臧質軍
壽陽
南平王鑠
解圍成功
擊滅魏軍
乞地真部

附圖六—二二七



宋大舉北伐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太行山脈
汾水
黃河
沁水
中條山脈
虎牢
洛陽
張是連提
崤山
陝
弘農
潼關
蒲阪
嵩山
1688
盧氏
熊耳山
外方山
伏牛山
許昌
長社
豫州
魏宋國境綫
滑台
枋頭
石濟
(古棘津)
鄴
魏帝
王玄謨
碻磝
濟州
歷城
蕭斌
泰山
1542
青州
(益都)
1080
信都
濟水
汶水
清口
須昌
泗水
高平故城
彭城
譙郡
渦水
潁水
上蔡
懸瓠
(汝南)
胡盛之
梁坦
壽陽
南平王鑠
鍾離
盱眙
江夏王義恭
劉誕
(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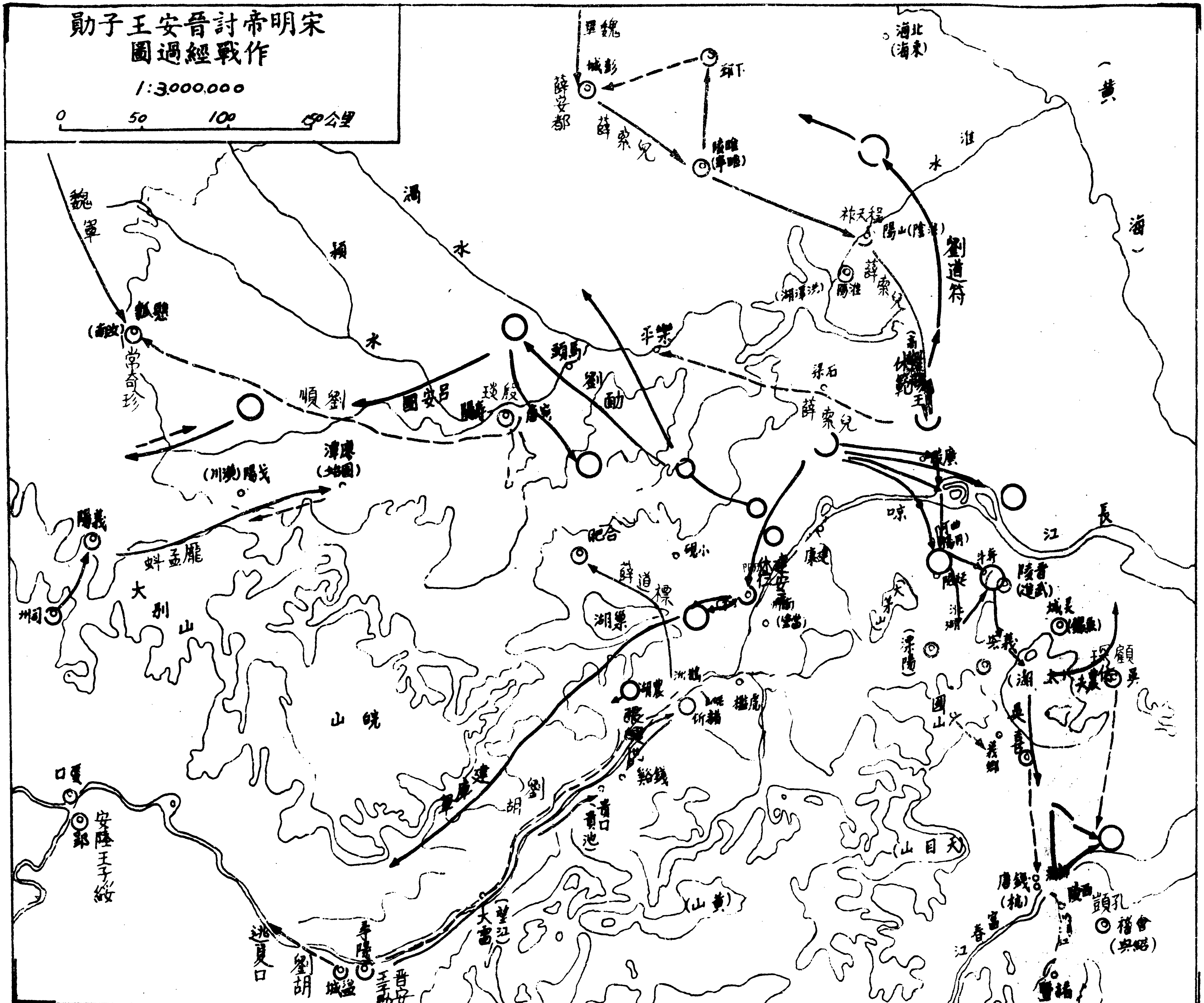
附圖六一二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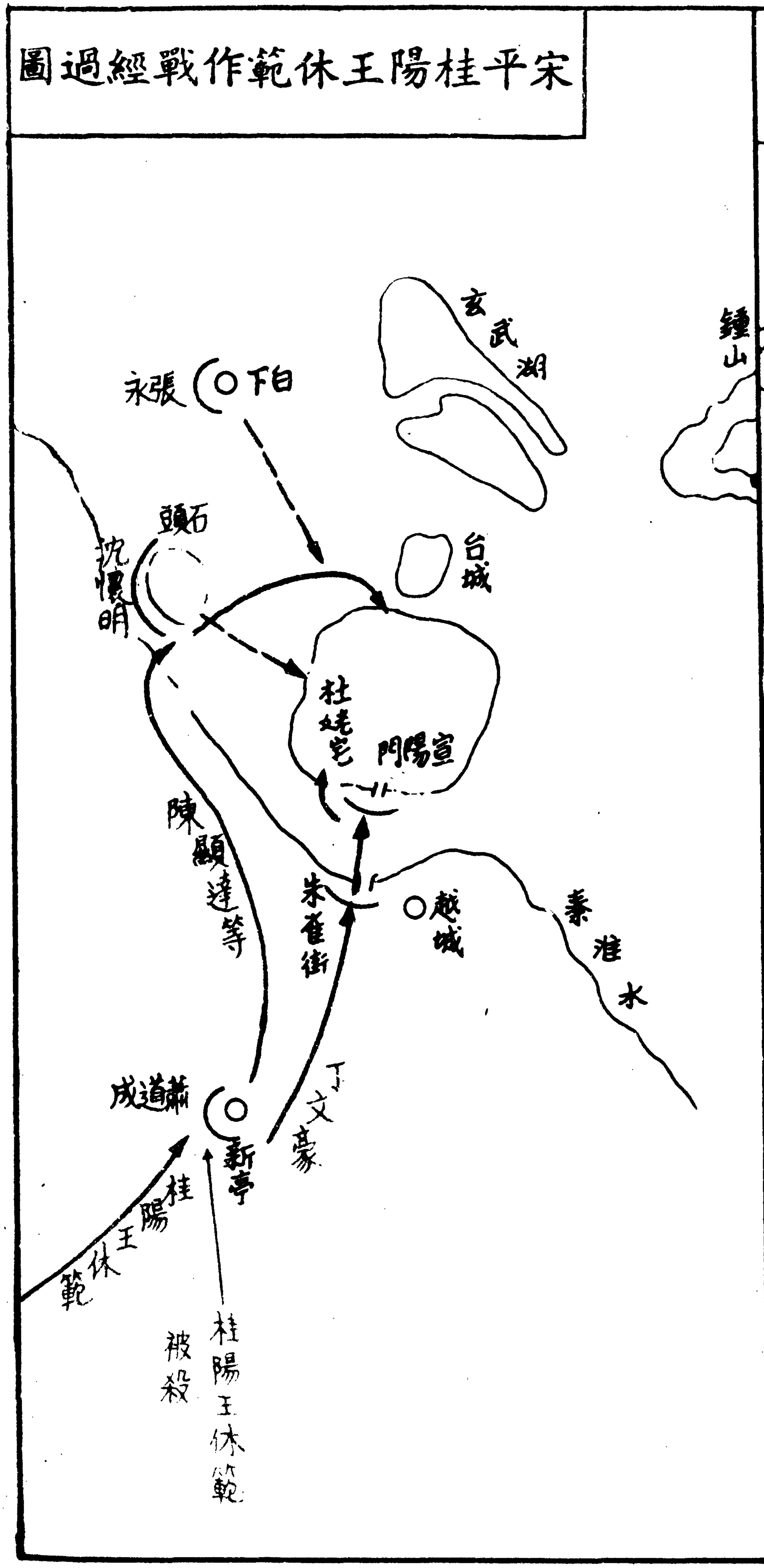
魏反攻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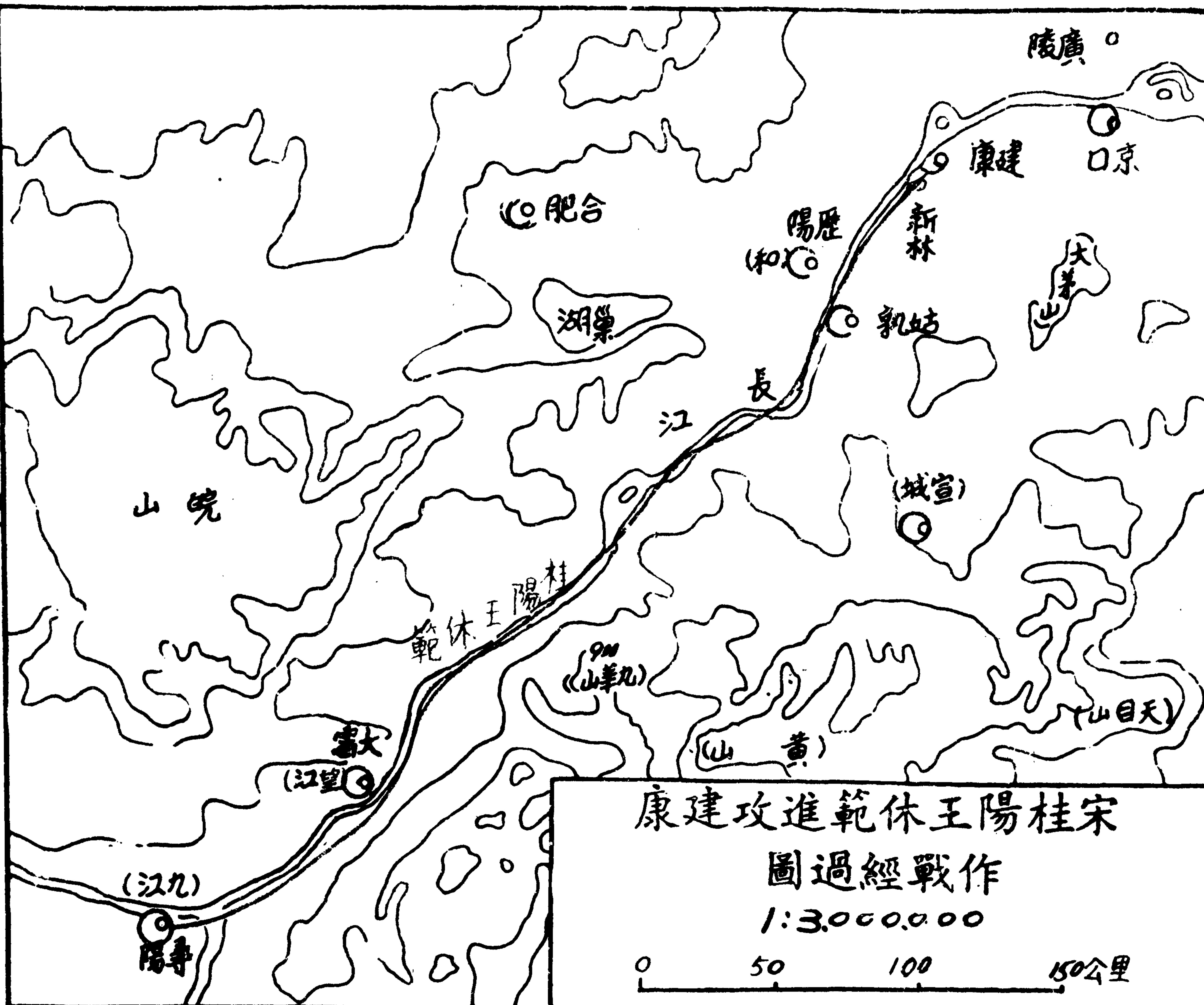
0 50 100 150公里


宋明帝討晉安王子勛
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魏軍
潁水
渦水
淮水
長江
大別山
皖山
巢湖
太湖
劉勔
薛索兒
劉道符
薛道標
劉順
呂安國
龐孟虯
常奇珍
劉胡
殷琰
合肥
壽陽
建康
京口
晉陵
吳興
會稽
錢唐
尋陽
湓城
安陸
鄖
王子綏
晉安王子勛

附圖六—二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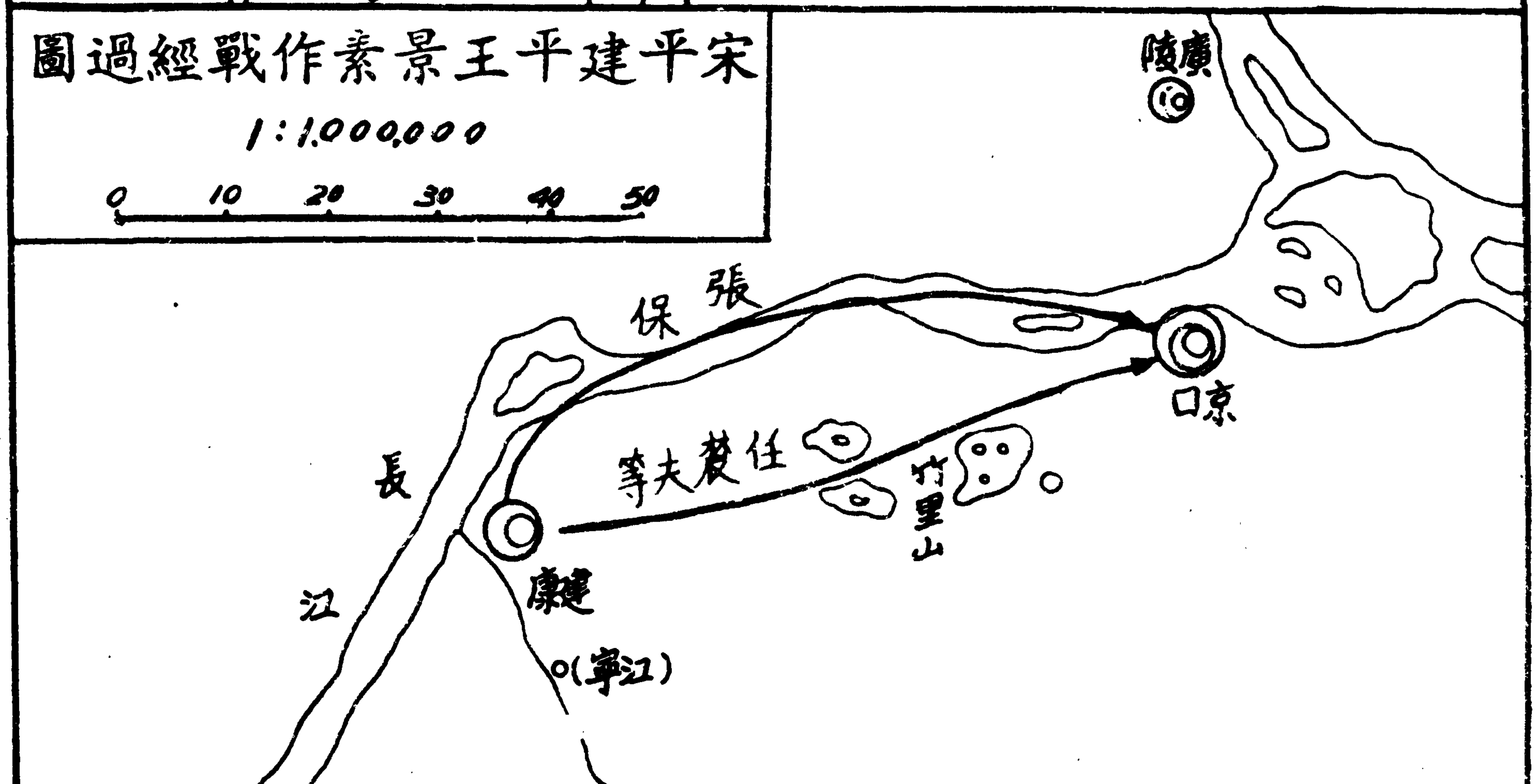
宋平桂陽王休範作戰經過圖



宋桂陽王休範進攻建康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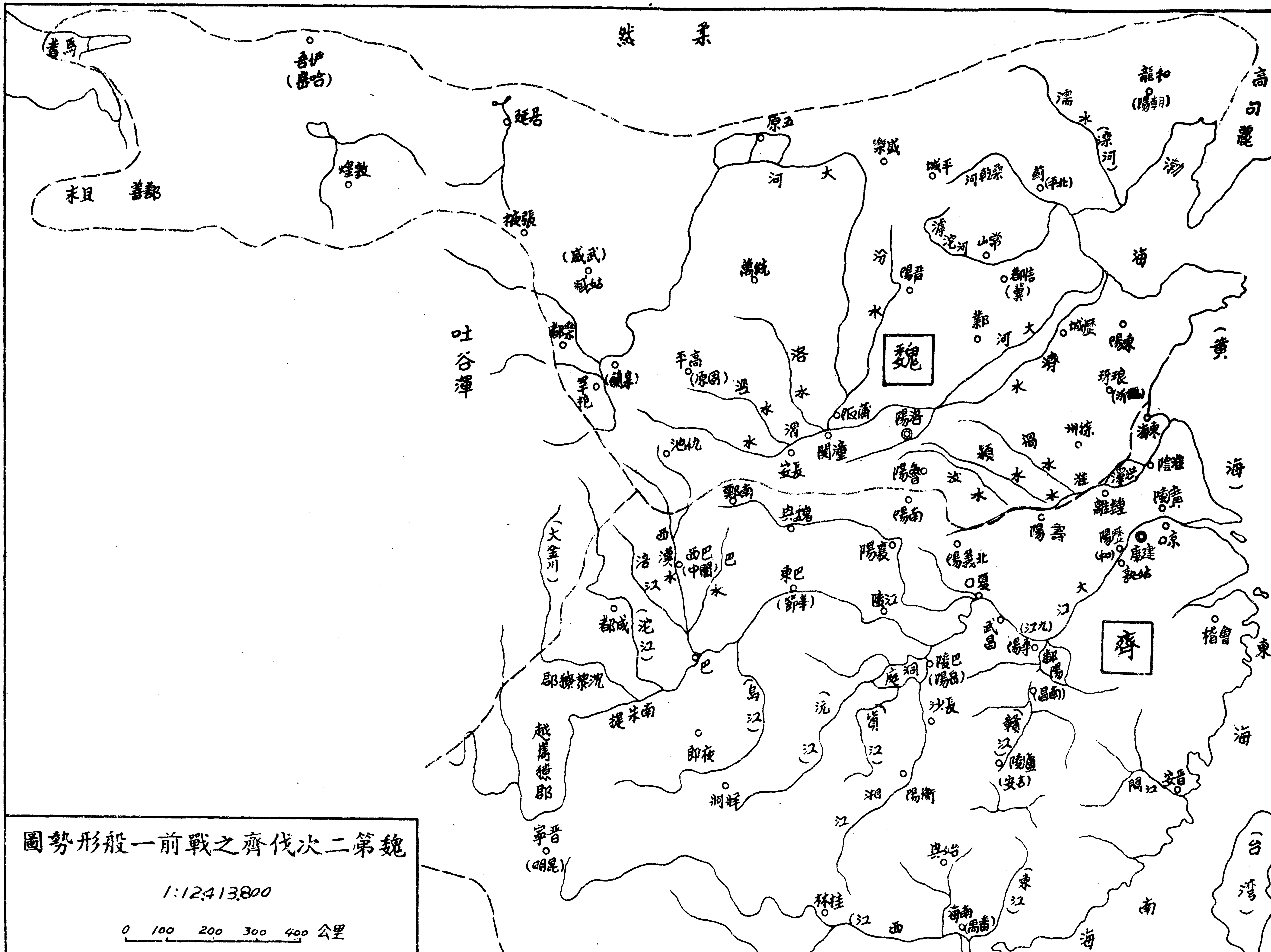
0 50 100 150公里



宋平建平王景素作戰經過圖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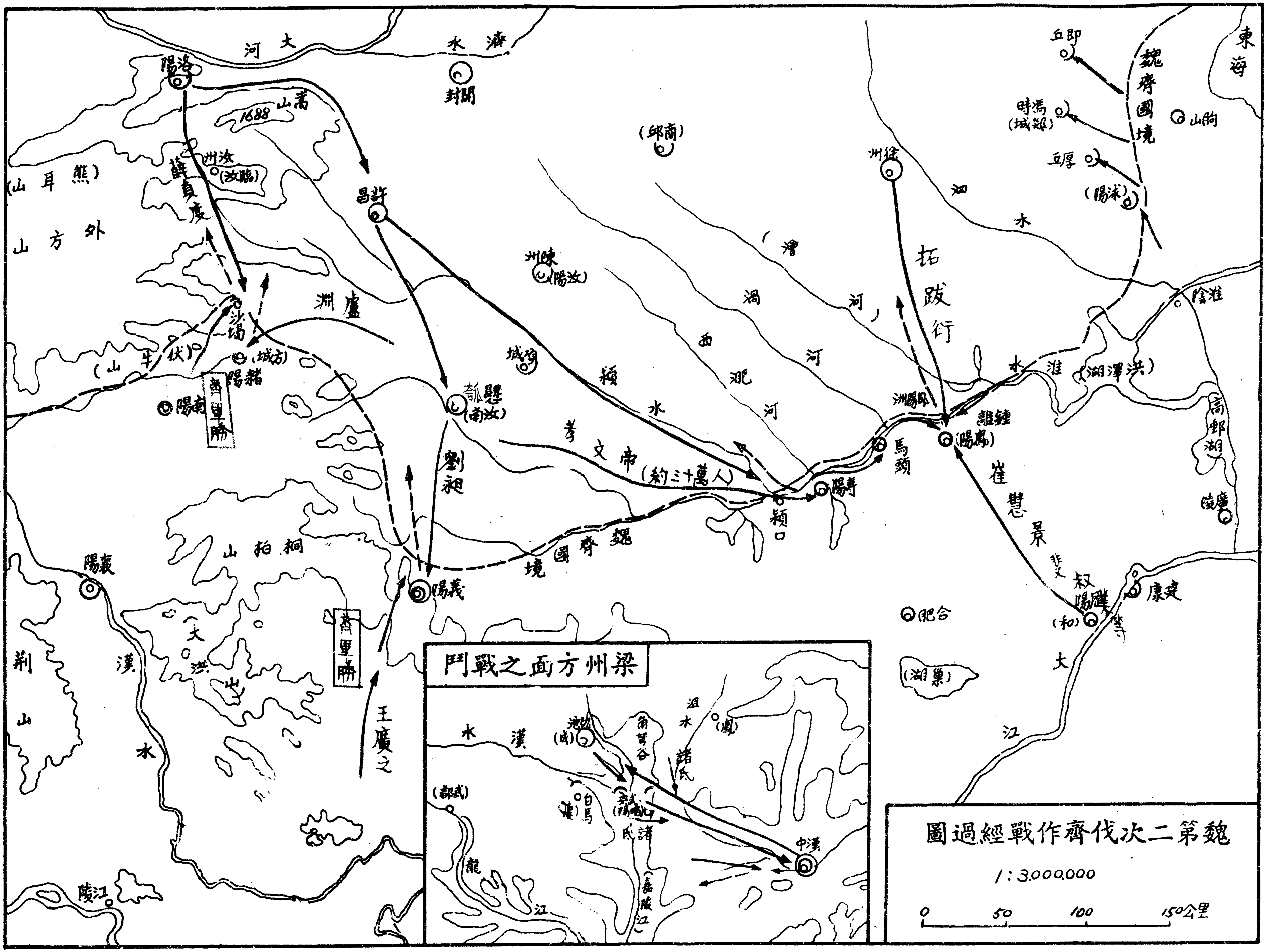


魏第二次伐齊之戰前一般形勢圖

1:12,413,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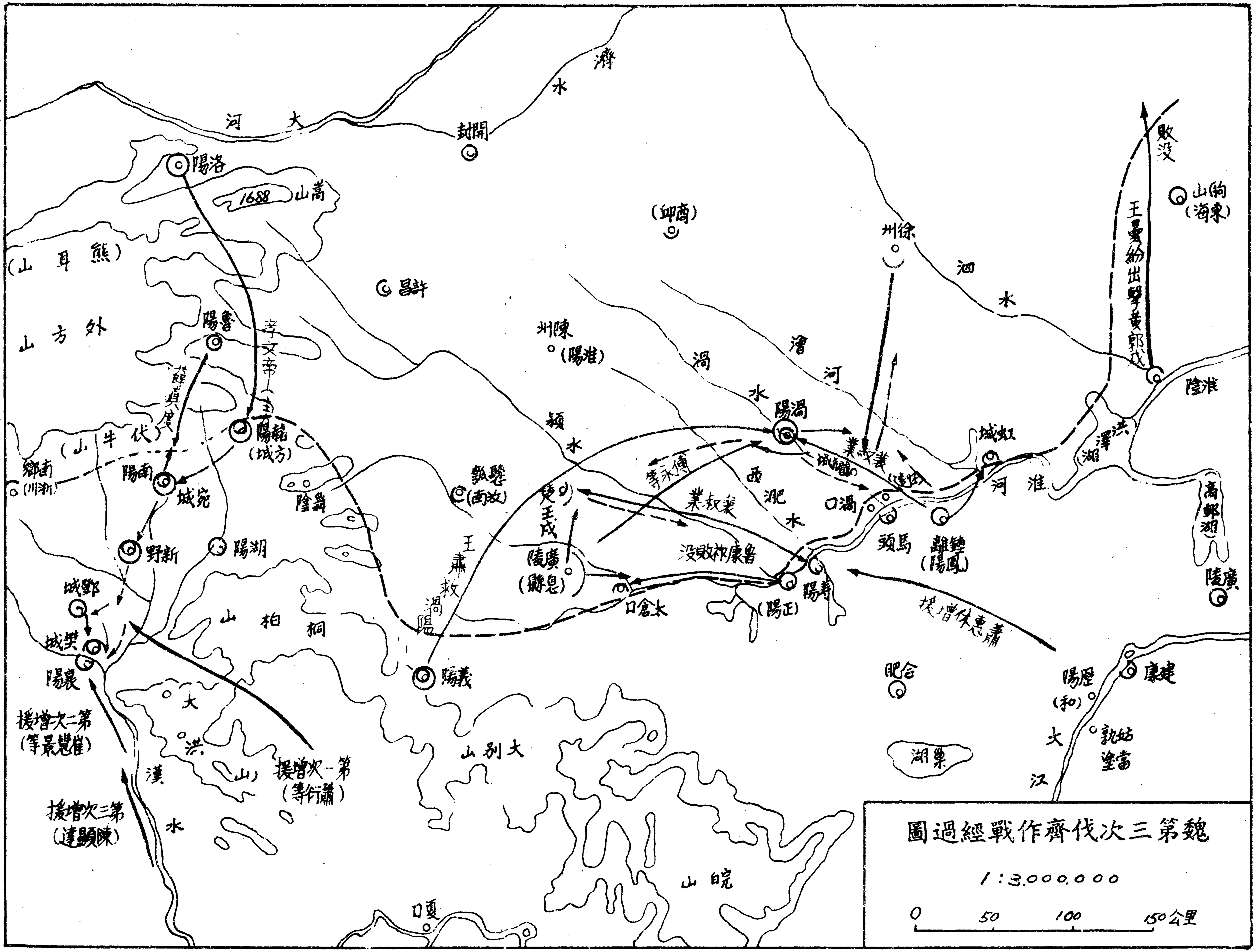
0 100 200 300 400 公里

附圖六—二三三二



魏第二次伐齊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梁州方面之戰鬥
洛陽
大河
濟水
開封
嵩山
1688
許昌
汝州
外方山
熊耳山
伏牛山
盧洲
薛真度
沙堨
南陽
魯陽
齊軍勝
懸瓠
(汝南)
劉昶
孝文帝（約三十萬人）
潁水
淝河
渦河
西淝河
陳州
(汝陽)
商邱
徐州
拓跋衍
泗水
淮水
(洪澤湖)
鍾離
(鳳陽)
馬頭
壽陽
潁口
魏齊國境
桐柏山
襄陽
義陽
王廣之
漢水
荊山
崔慧景
裴叔業
歷陽
(和)
建康
合肥
(巢湖)
大江
高郵湖
廣陵
淮陰
即丘
馮時
(郯城)
厚丘
(沭陽)
朐山
東海
漢水
沮水
武興
漢中
白馬
諸氐
角弩谷
龍江
(嘉陵江)
(武都)

附圖六—一二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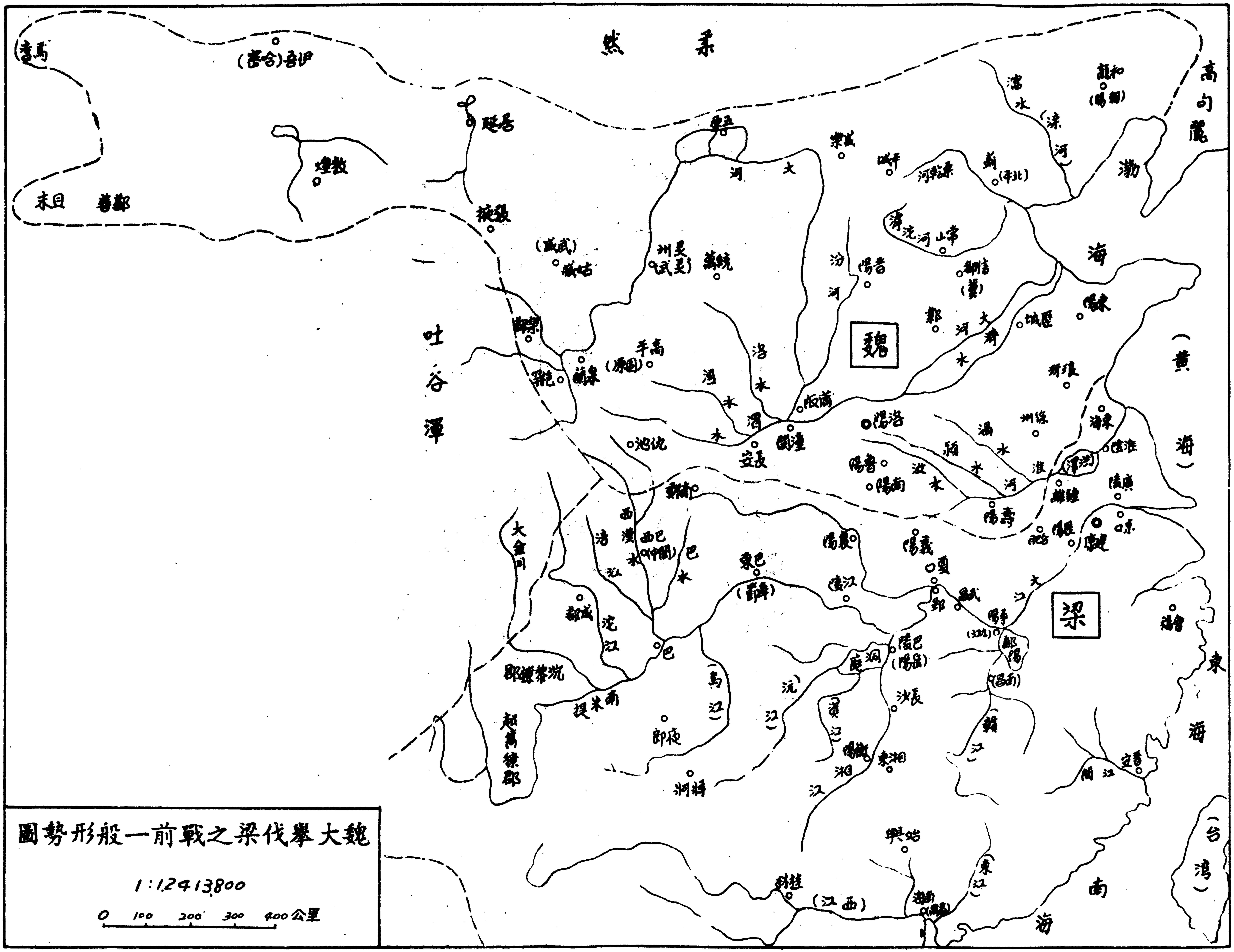


魏第三次伐齊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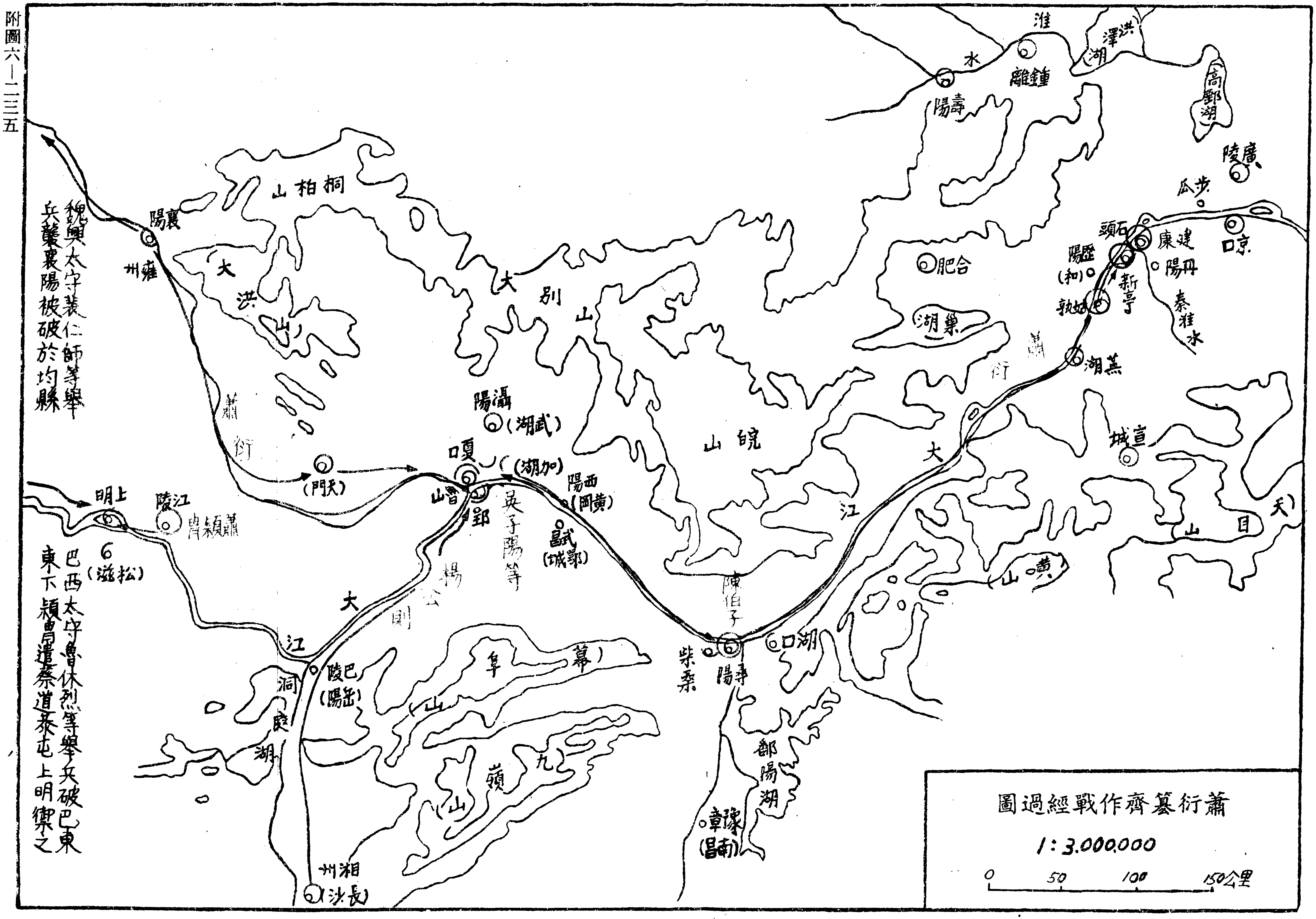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附圖六—一二三四



魏大舉伐梁之戰前一般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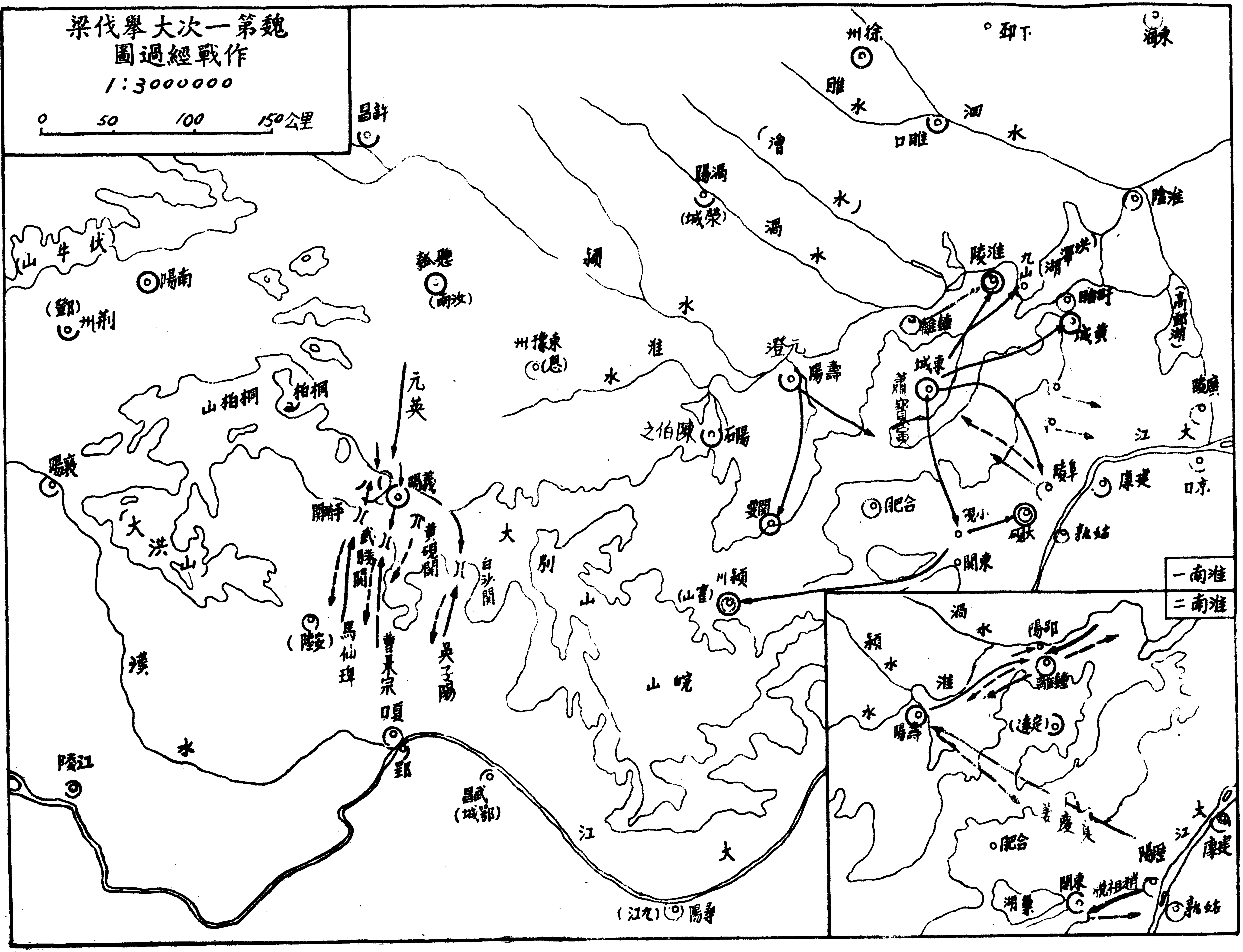


蕭衍篡齊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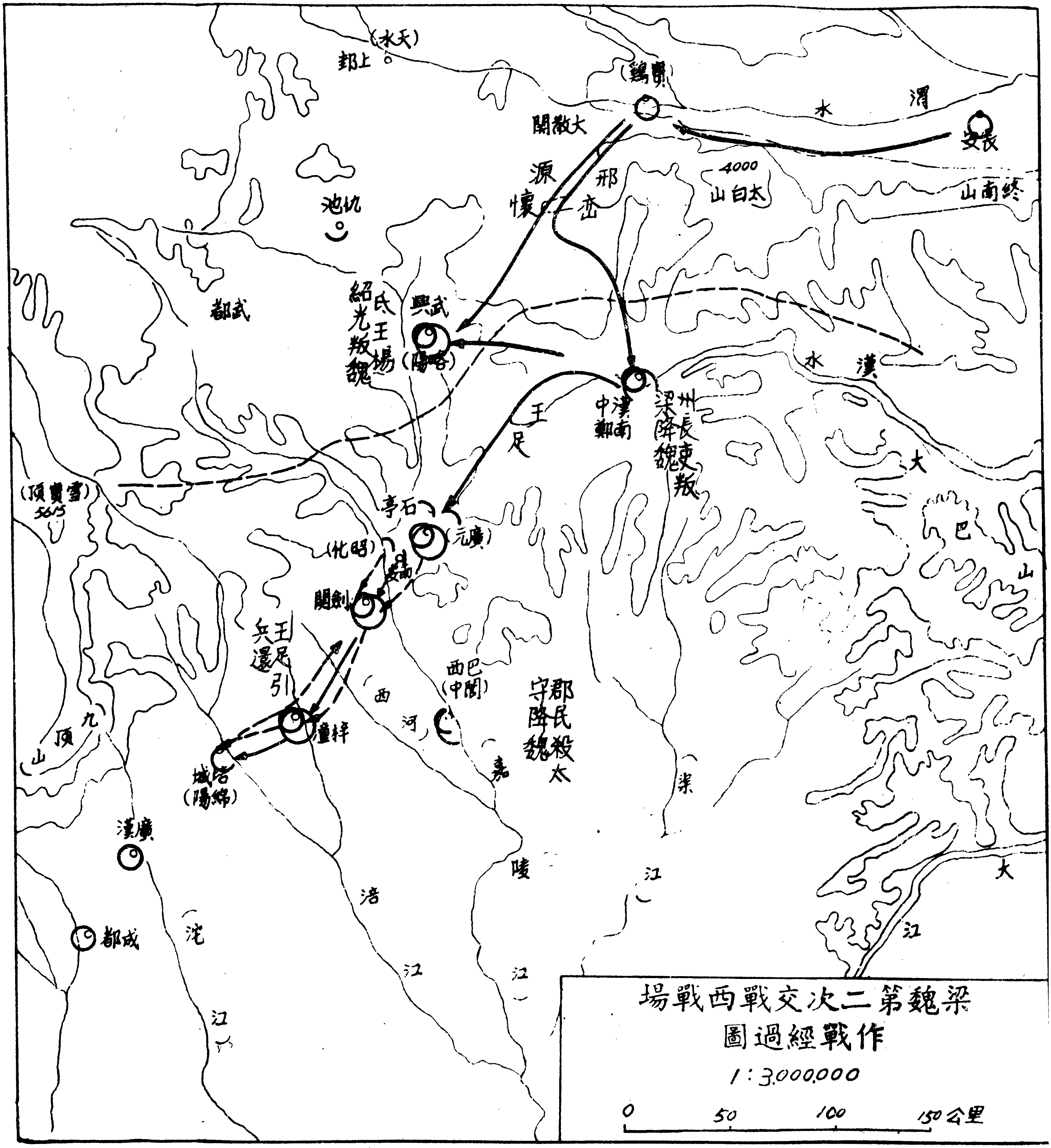
0 50 100 150公里

附圖六—一二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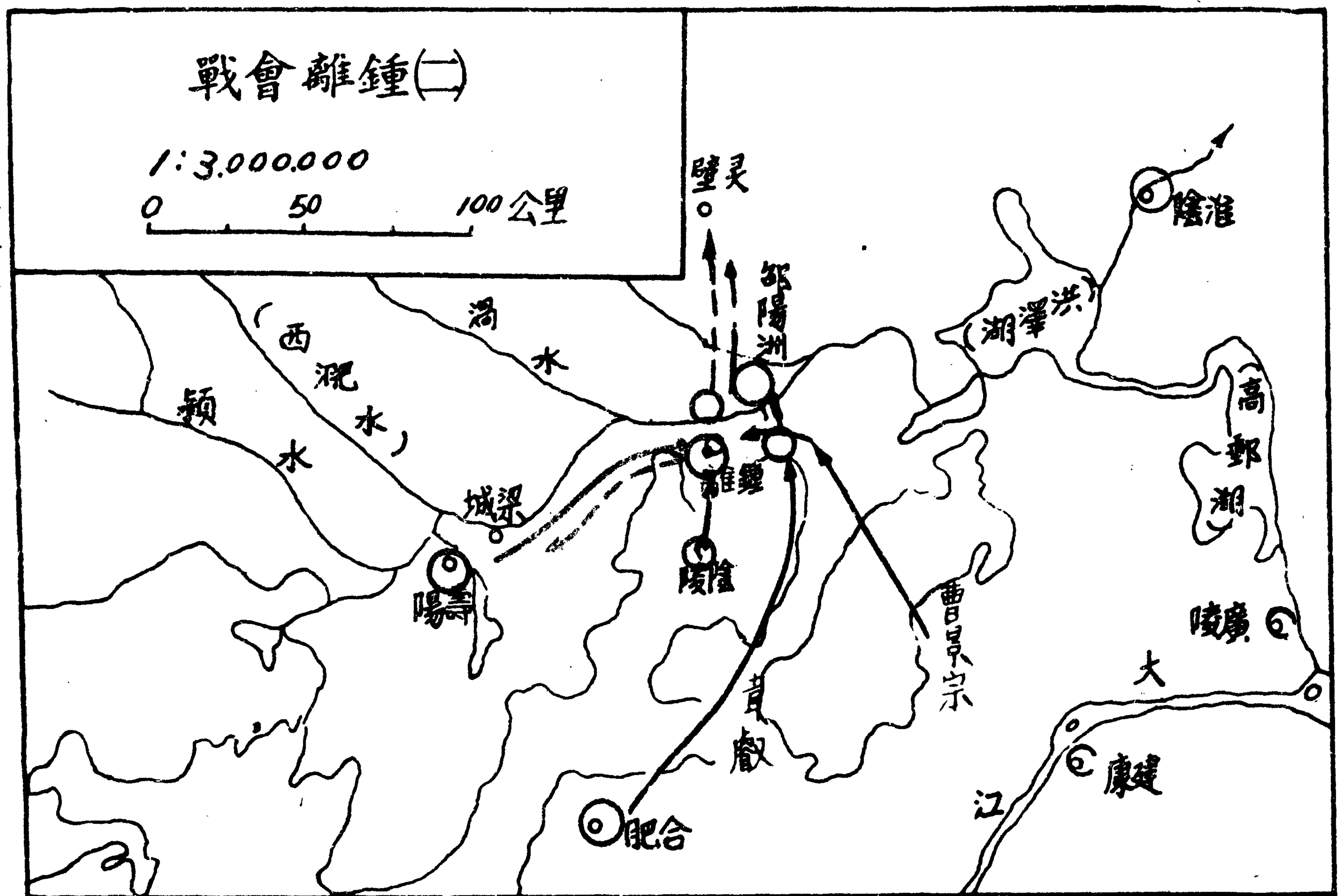
魏第一次大舉伐梁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徐州
許昌
渦陽
南陽
懸瓠
東豫州
襄陽
義陽
壽陽
鍾離
淮陵
淮陰
合肥
大峴
東關
建康
姑孰
京口
尋陽
武昌
夏口
郢
江陵
大別山
皖山
大洪山
桐柏山
伏牛山
淮水
汝水
潁水
渦水
漢水
大江
元英
淮南一
淮南二

附圖六—二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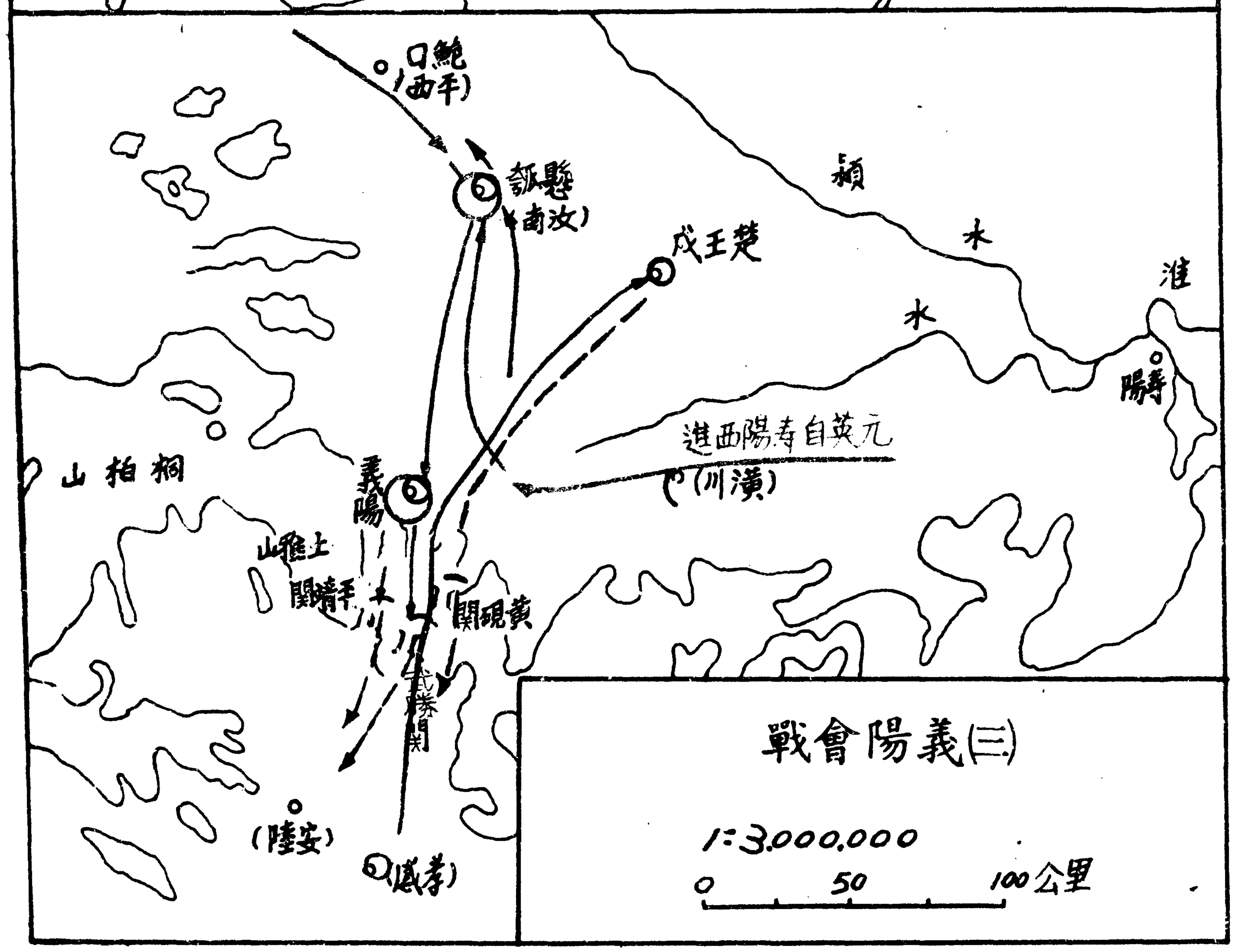


梁魏第二次交戰西戰場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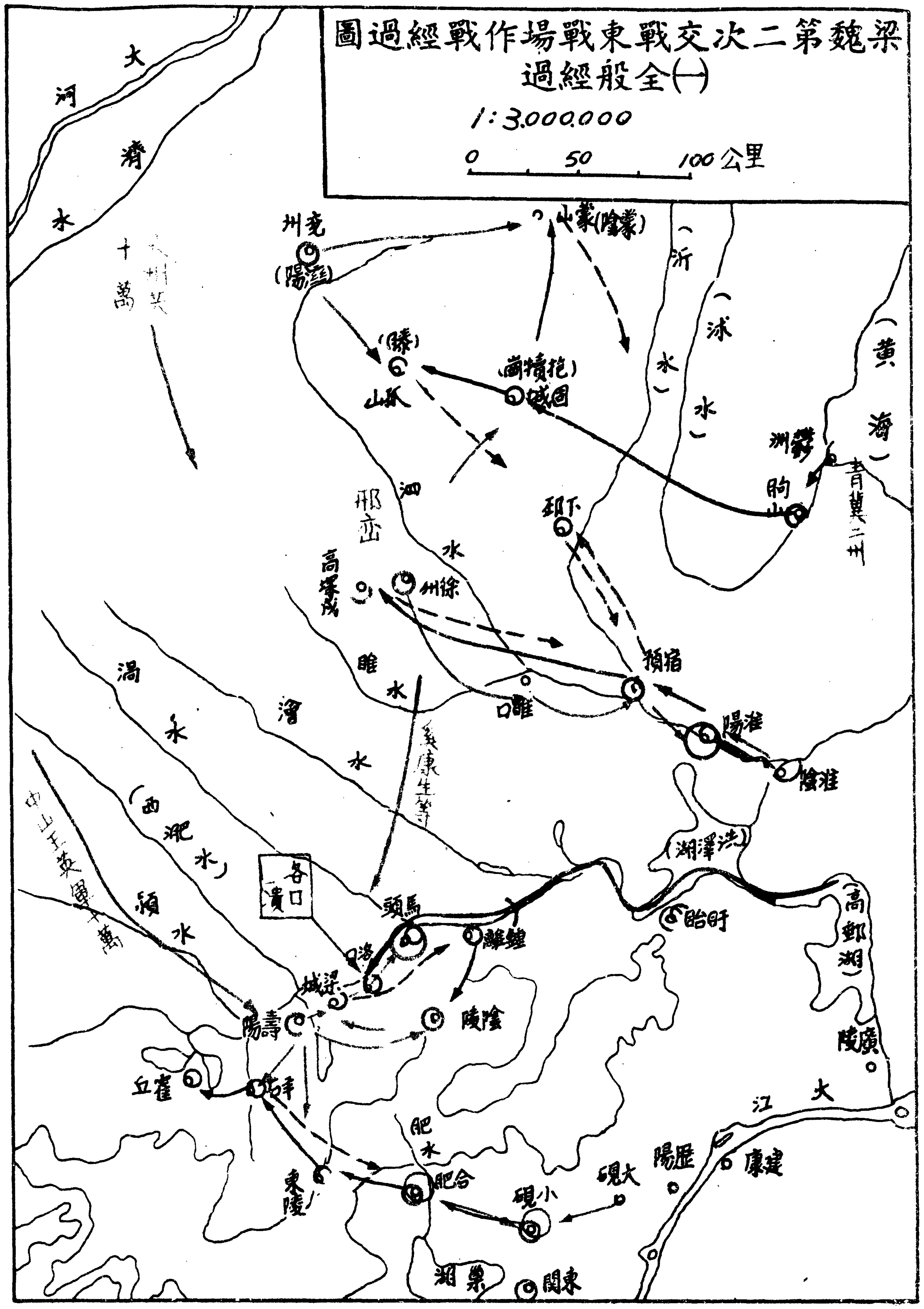
附圖六—二三八



(二)鍾離會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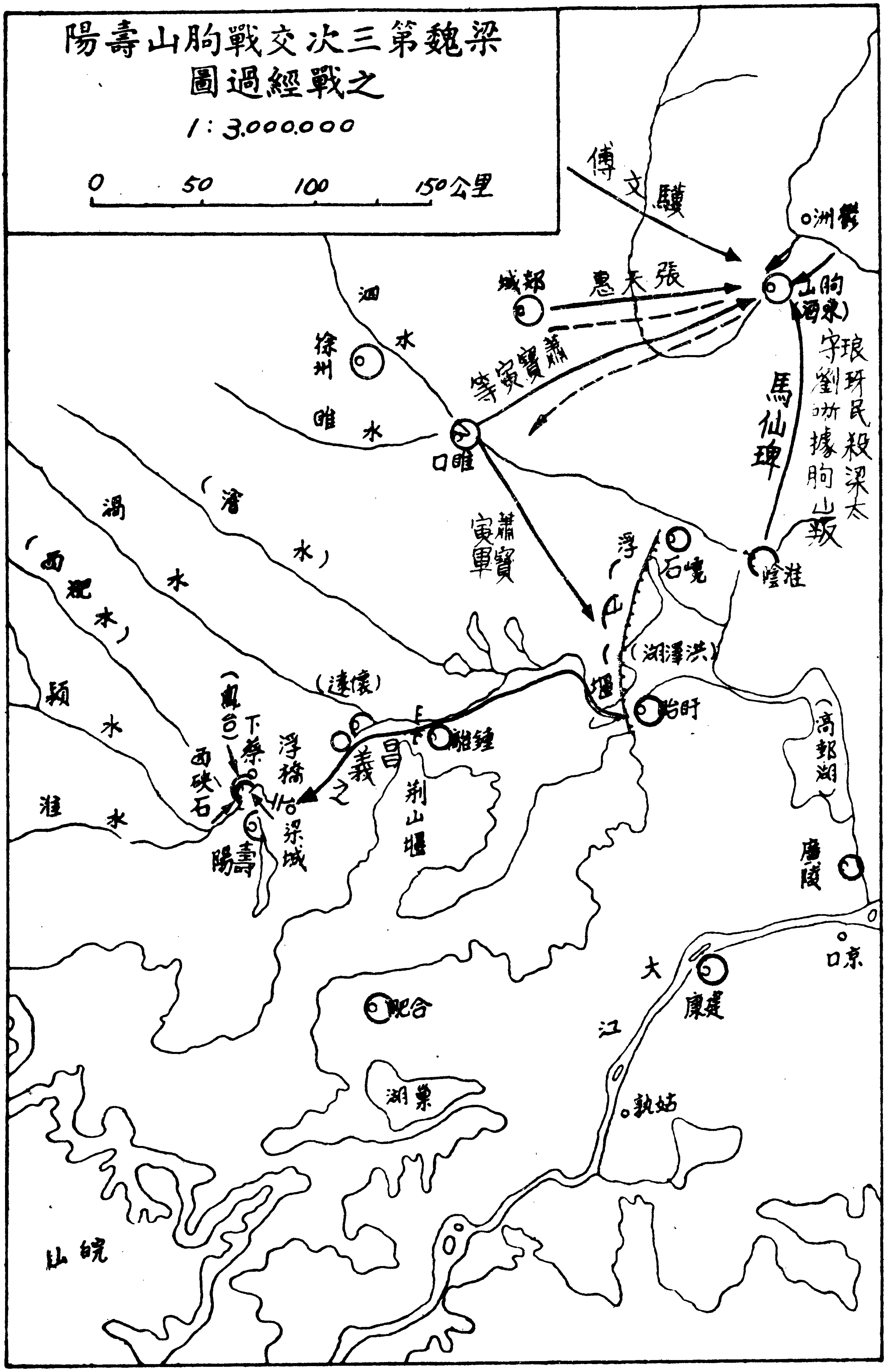
(三)義陽會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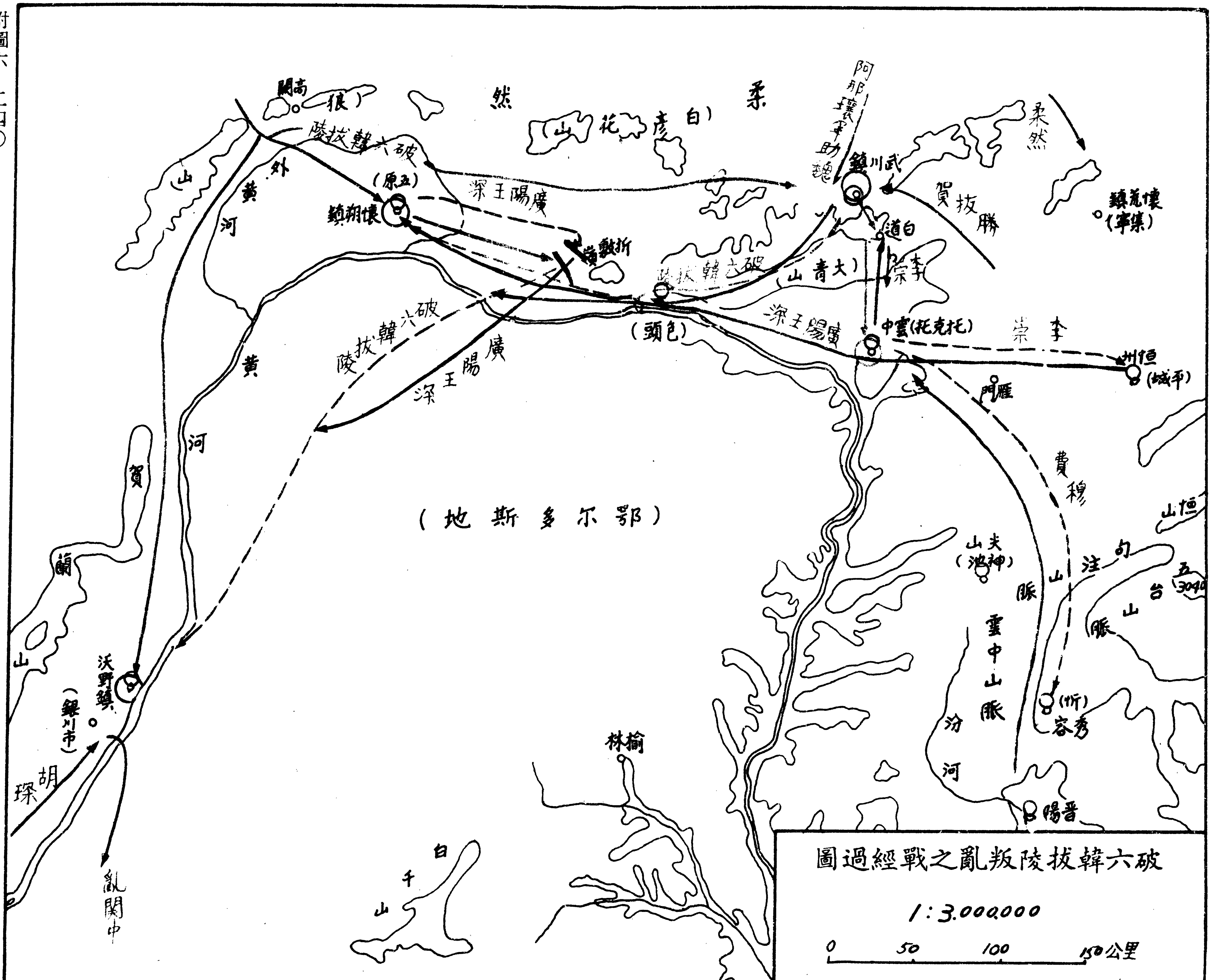


梁魏第二次交戰東戰場作戰經過圖

(一)全般經過

附圖六—二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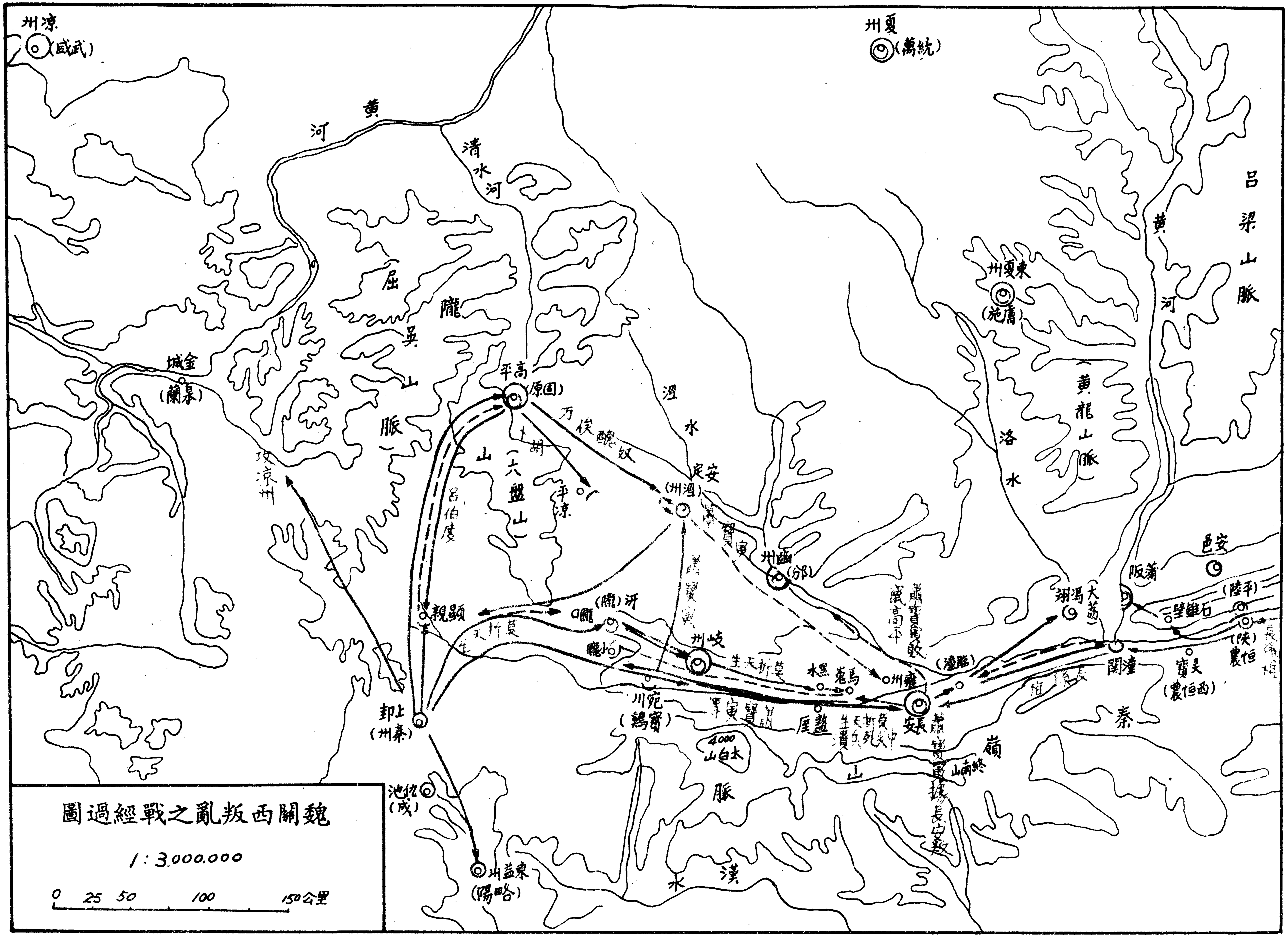

梁魏第三次交戰朐山壽陽
之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傅文驥
鬱洲
張天惠
郯城
朐山(沭水)
蕭寶寅等
琅邪民殺梁太守劉晰據朐山叛
馬仙琕
泗水
徐州
睢水
睢口
蕭寶寅軍
澮水
渦水
(西淝水)
潁水
淮水
浮山堰
石鼈
淮陰
(洪澤湖)
盱眙
(懷遠)
鍾離
(鳳台)
下蔡
西硤石
浮橋
義昌之
梁城
壽陽
荊山堰
(高郵湖)
廣陵
大江
京口
建康
合肥
巢湖
姑孰
皖山



圖過經戰之亂叛陵拔韓六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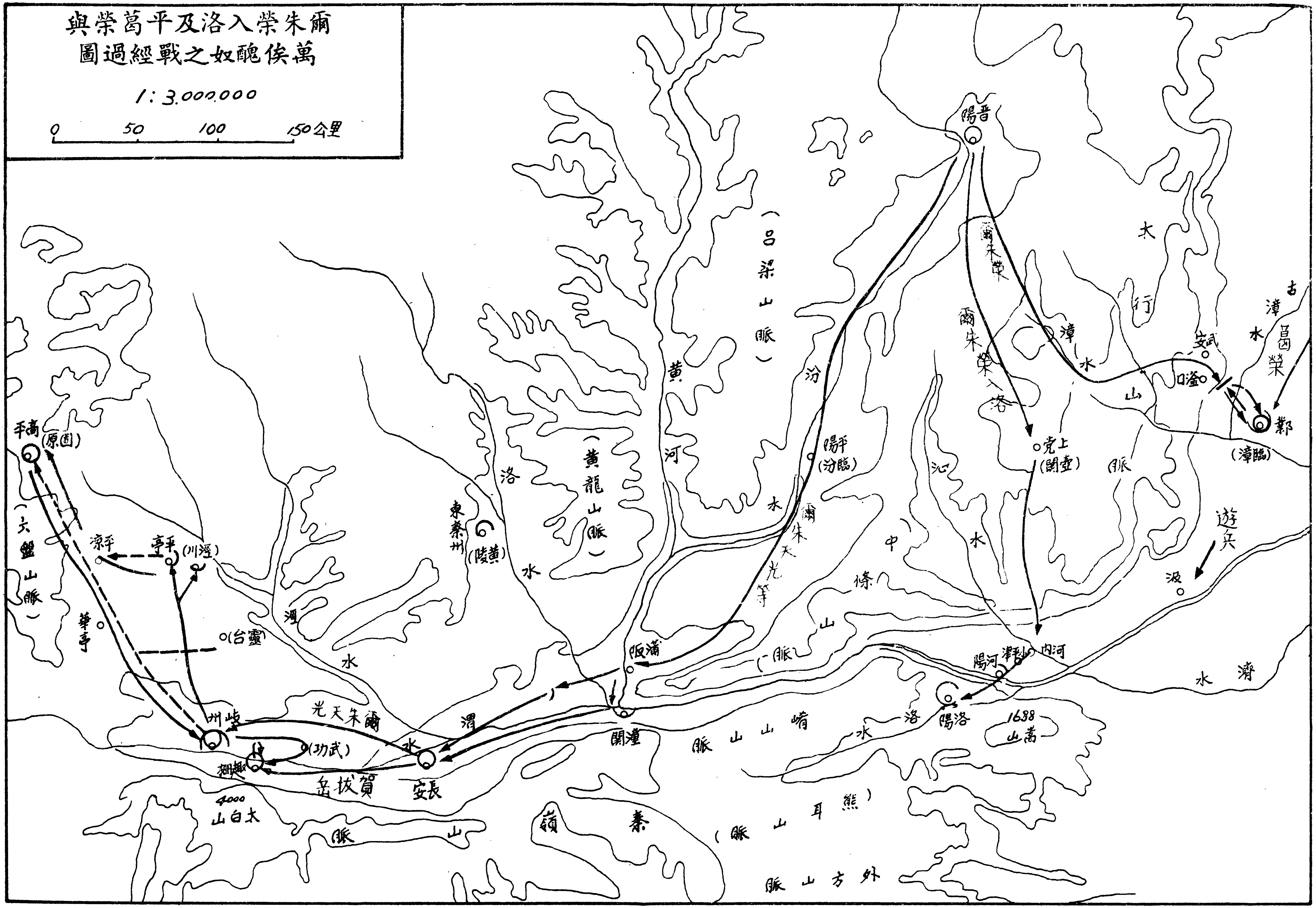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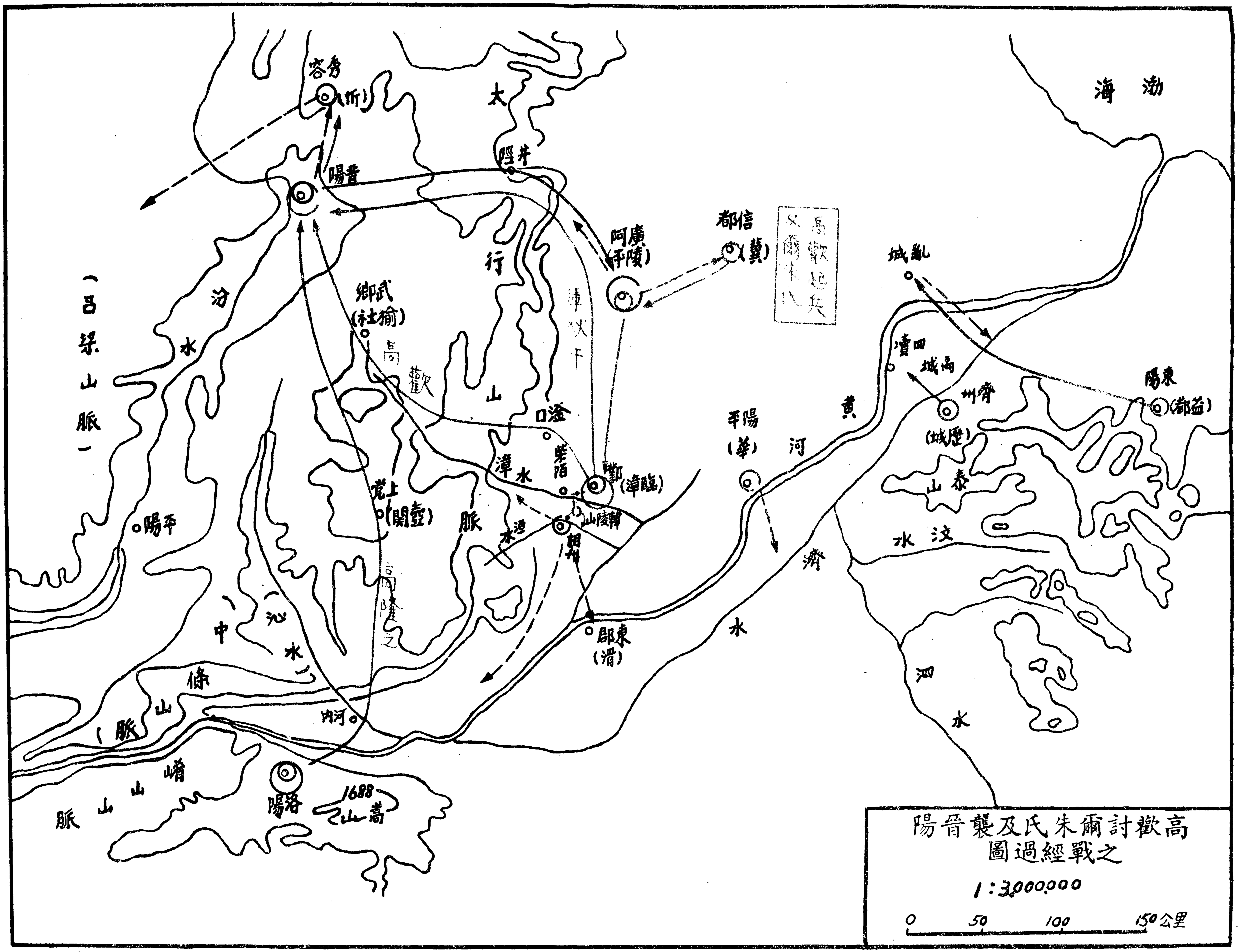


涼州 (武威)
夏州 (統萬)
黃河
清水河
屈吳山脈
隴山
六盤山
呂梁山脈
黃龍山脈
金城 (蘭泉)
高平 (原州)
万俟醜奴
平涼
涇水
安定 (涇州)
豳州 (邠)
洛水
東夏州
安邑
蒲阪
平陸
恒農 (陝)
潼關
馮翊 (大荔)
臨潼
長安
雍州
岐州
顯親
上邽 (秦州)
仇池 (成)
東益州 (略陽)
宛川
盩厔
4000 太白山
秦嶺
終南山
漢水
攻涼州
呂伯度
莫折天生
蕭寶夤
1:3,000,000
0 25 50 100 150公里

魏關西叛亂之戰經過圖



爾朱榮入洛及平葛榮與萬俟醜奴之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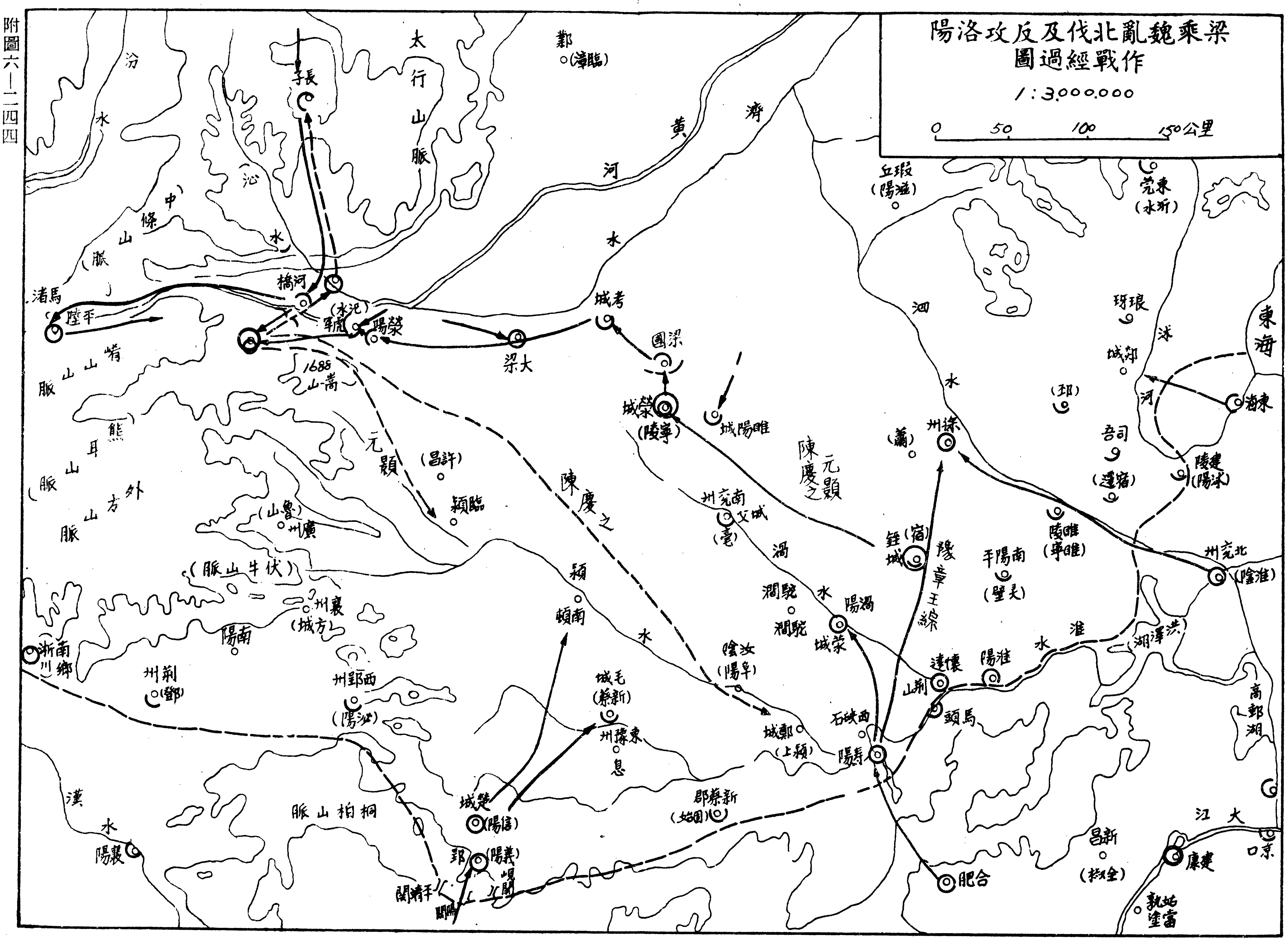


高歡討爾朱氏及襲晉陽之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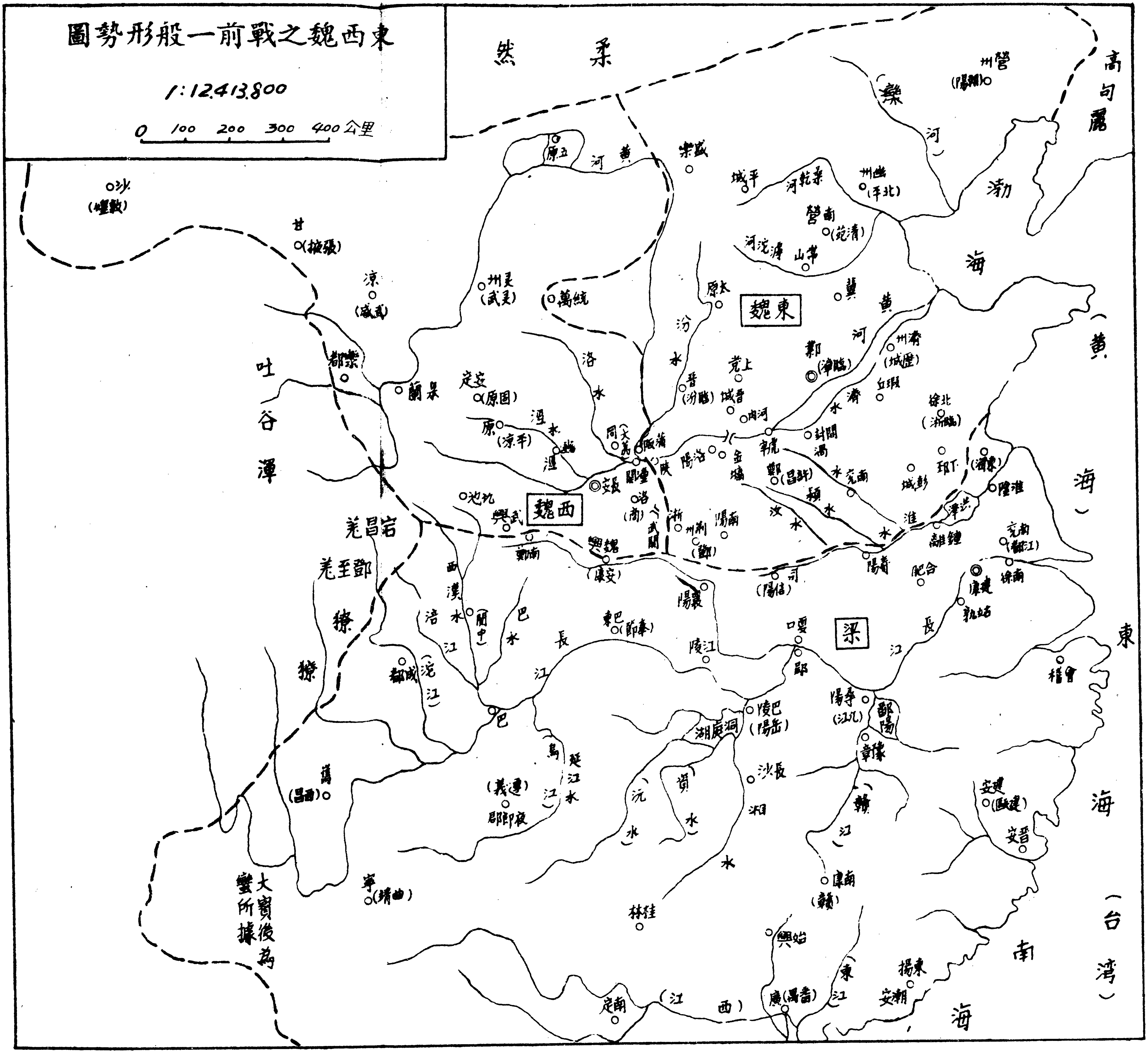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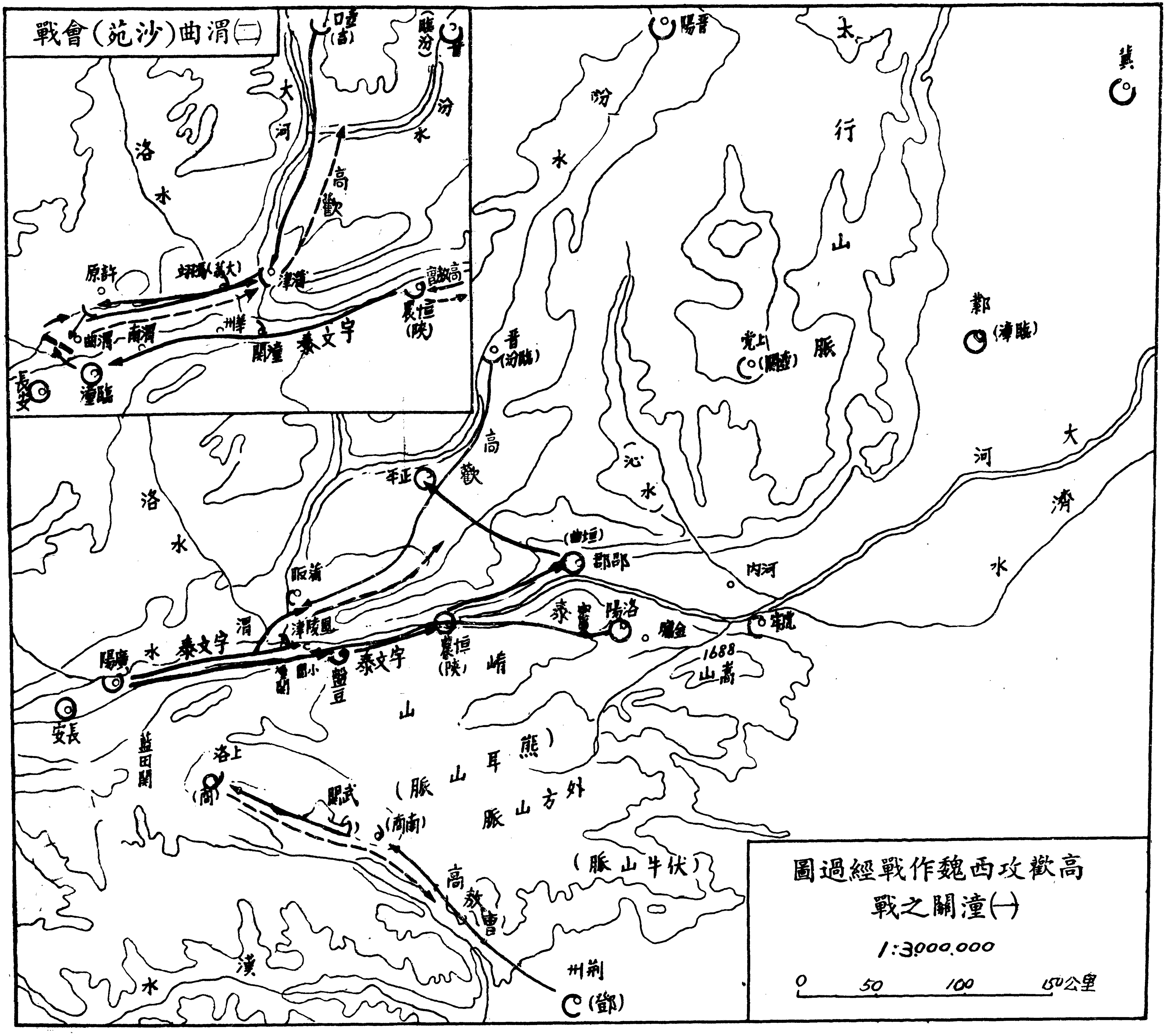
附圖六－二四四


梁乘魏亂北伐及反攻洛陽
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太行山脈
黃河
濟水
汾水
沁水
中條山脈
崤山
嵩山
熊耳山脈
外方山脈
伏牛山脈
桐柏山脈
長子
鄴
河橋
滎陽
考城
大梁
睢陽城
許昌
臨潁
南頓
陳慶之
元顥
壽陽
合肥
渦陽
懷遠
淮陽
淮水
馬頭
洪澤湖
北兗州
南兗州
徐州
琅琊
東海
東海
高郵湖
大江
建康
京口
新蔡
東豫州
息
漢水
襄陽
荊州
南陽
新野
義陽
武勝關
平靖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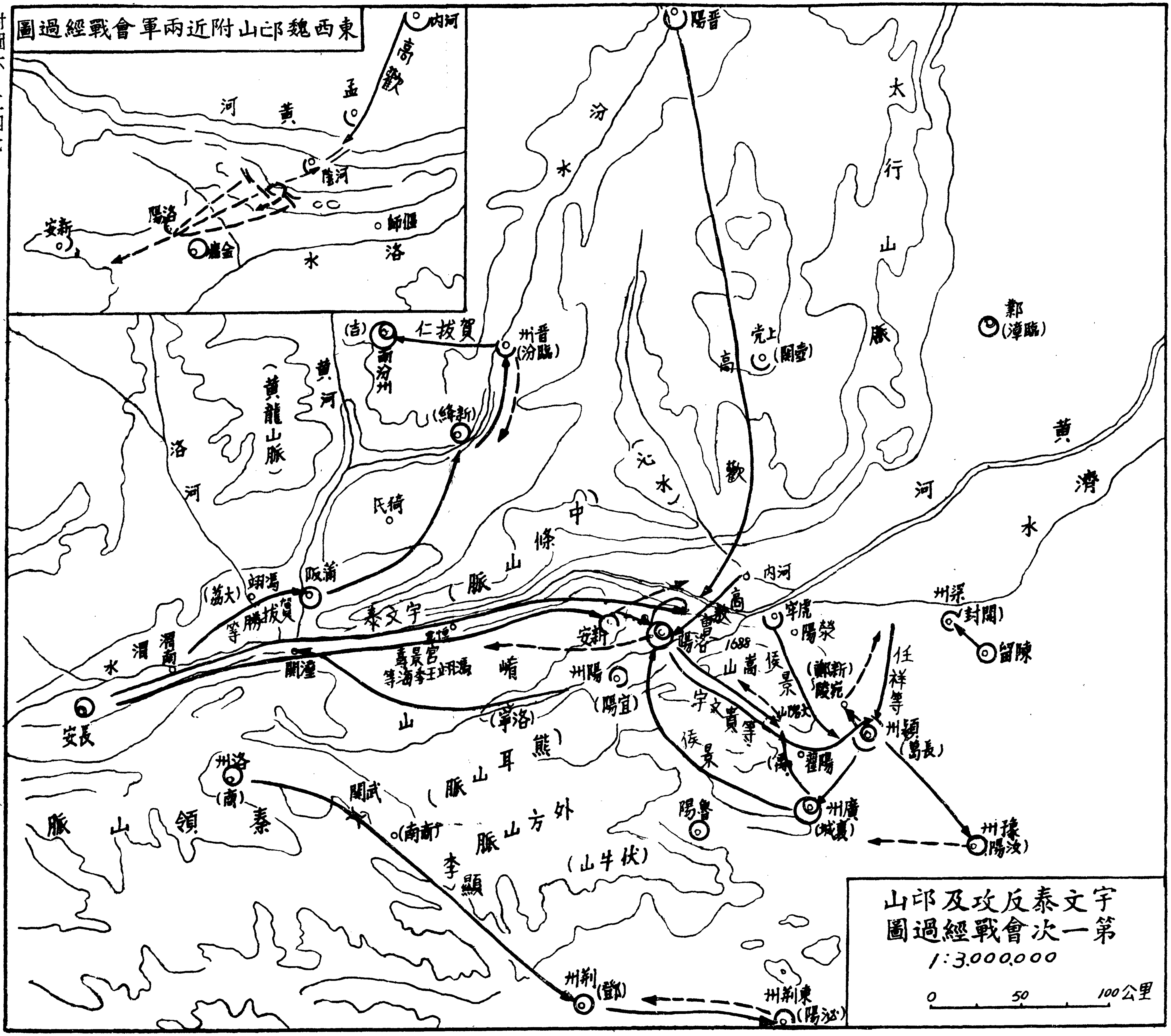
附圖六—二四五



東西魏之戰前一般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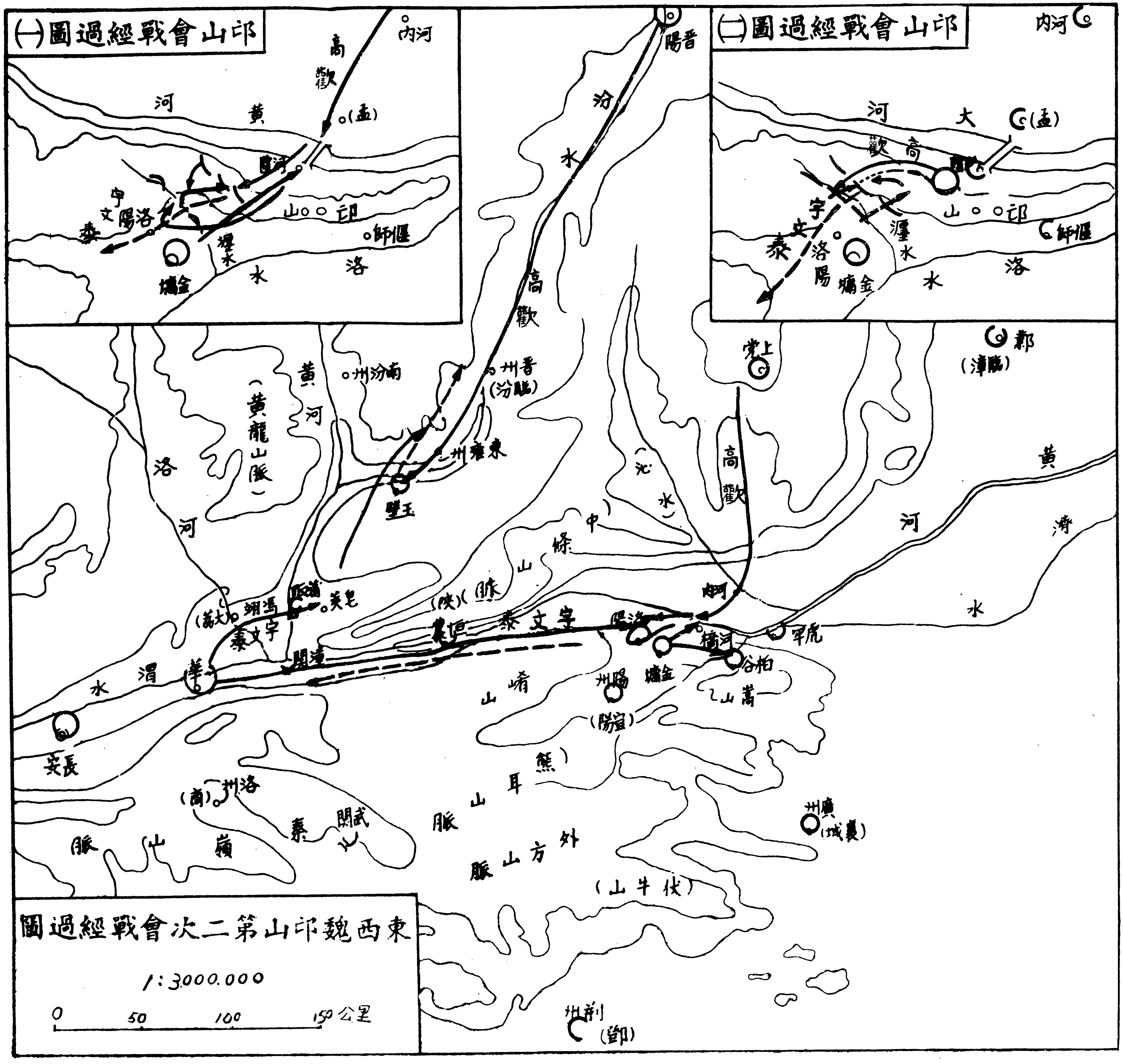

高歡攻西魏作戰經過圖
(一)潼關之戰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二)渭曲(沙苑)會戰
晉陽
太
冀
汾水
行山
山脈
鄴(臨漳)
上黨(壺關)
晉(臨汾)
高歡
正平
沁水
大河
濟水
邵郡(垣曲)
河內
洛陽
竇泰
金墉
1688
嵩山
恒農(陝)
崤山
宇文泰
潼關
小關
盤豆
風陵津
蒲阪
渭水
廣陽
長安
洛水
藍田關
上洛(商)
武關
(南鄉)
(熊耳山脈)
外方山脈
(伏牛山脈)
高敖曹
荊州(鄧)
漢水
許原
蒲津
華州
渭南
渭曲
臨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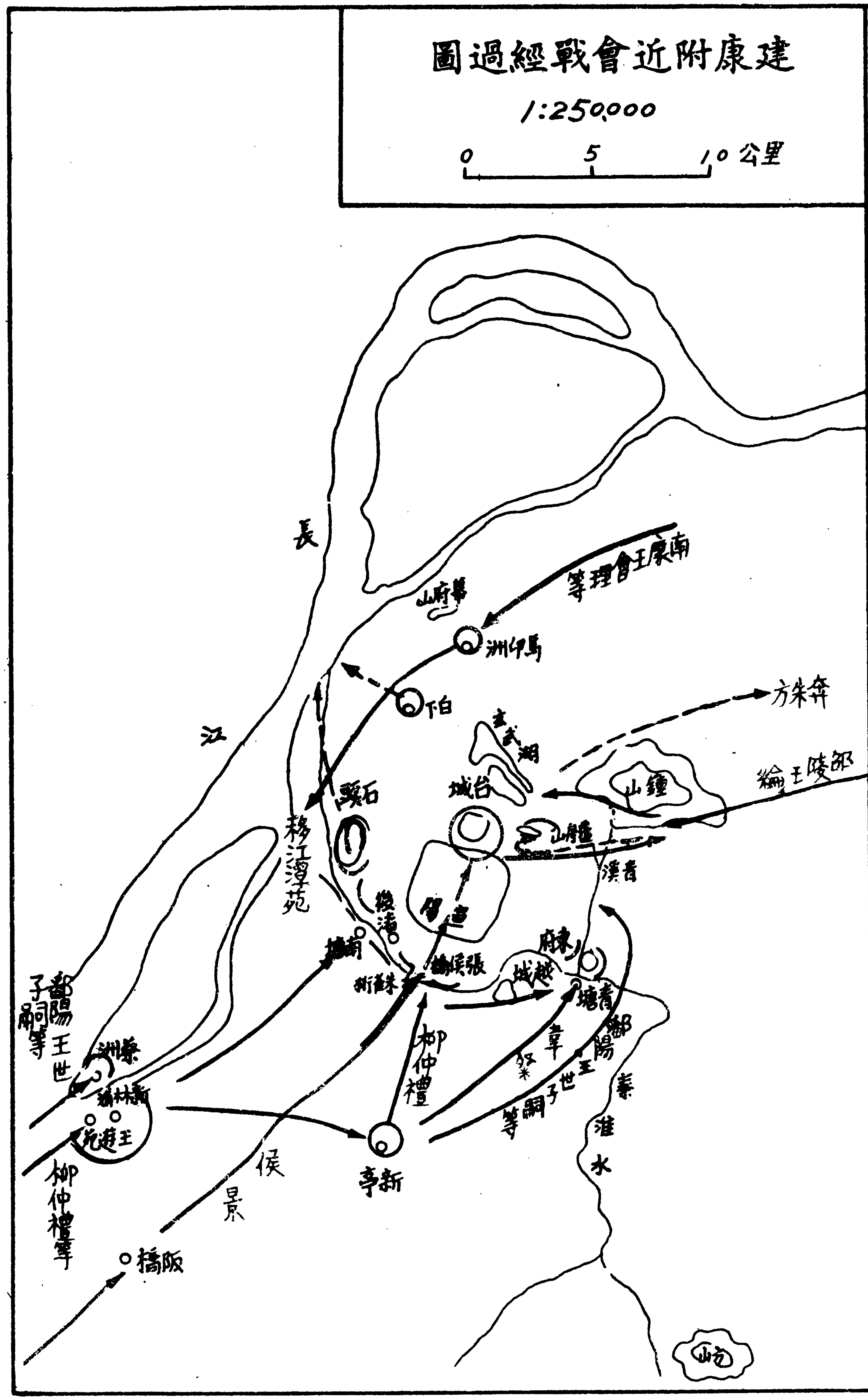
附圖六—二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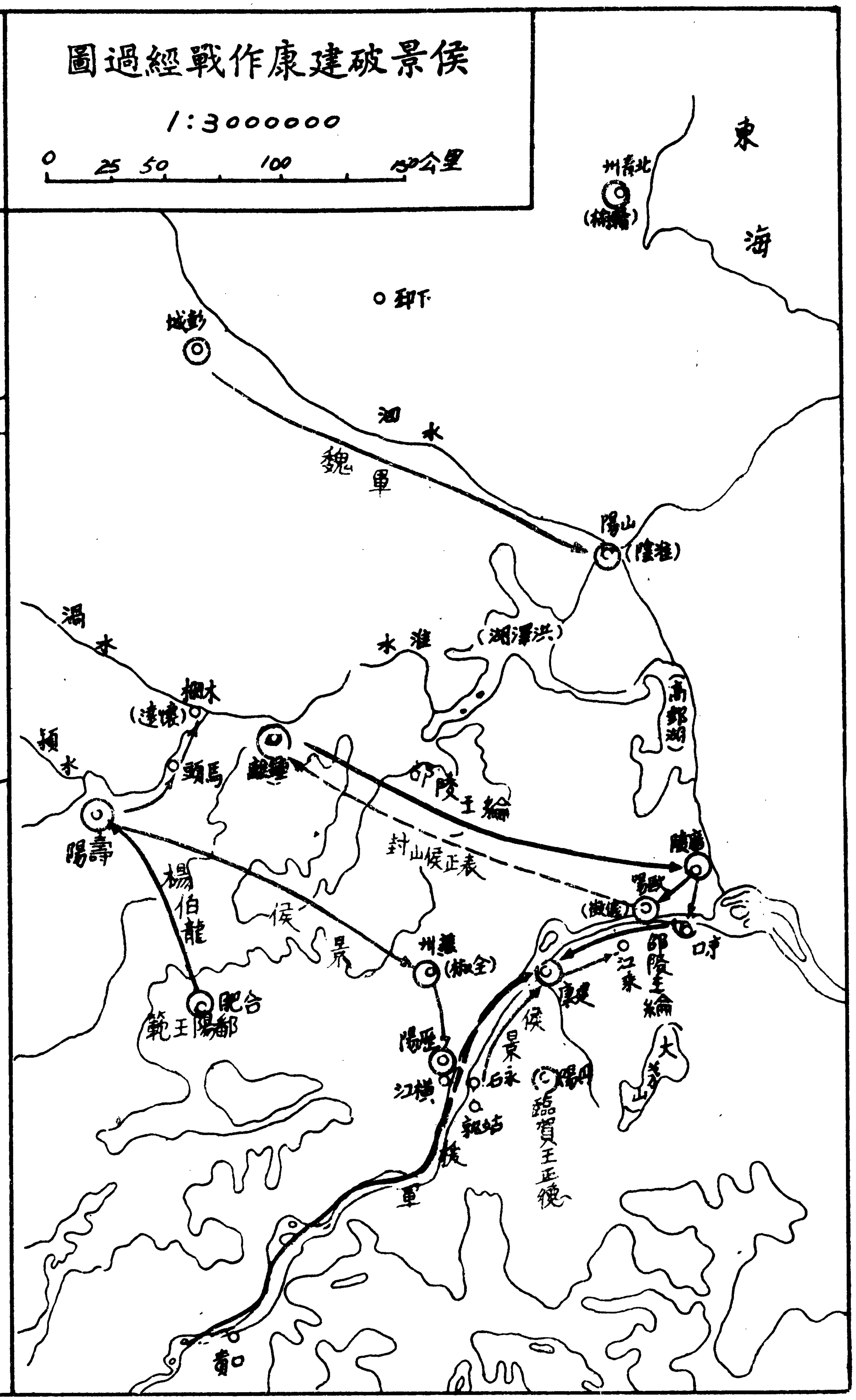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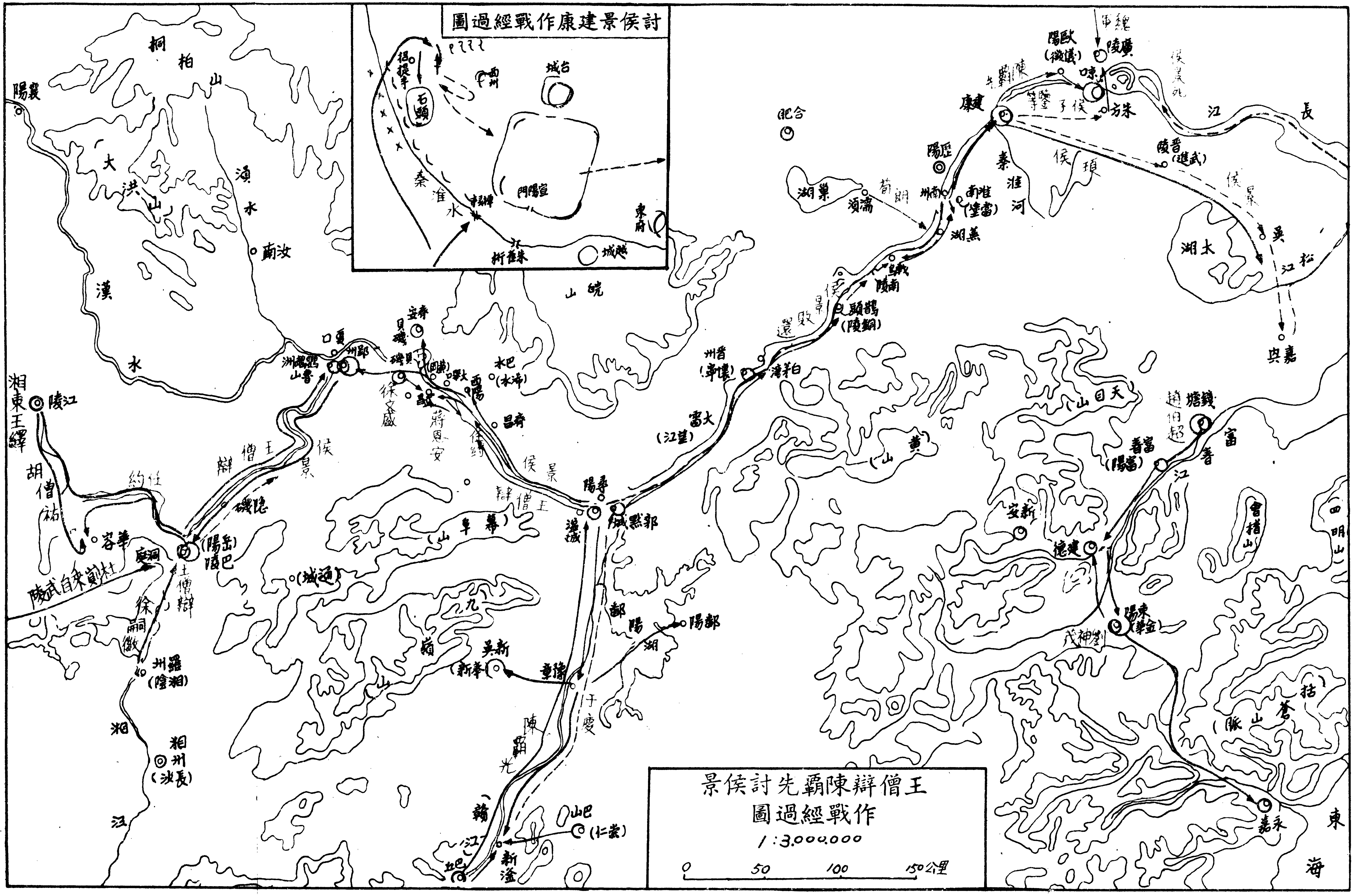
宇文泰反攻及邙山第一次會戰經過圖

附圖六—二四八


東西魏邙山第二次會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邙山會戰經過圖(一)
邙山會戰經過圖(二)
高歡
宇文泰
黃河
洛水
汾水
晉陽
河內
金墉
洛陽
偃師
瀍水
晉州(臨汾)
南汾州
東雍州
玉壁
黃龍山脈
洛河
渭水
華
潼關
長安
馮翊(大荔)
蒲坂
恆農(陝)
中條山脈
沁水
上黨
鄴(臨漳)
濟水
虎牢
柏谷
嵩山
宜陽(宜陽)
崤山
熊耳山脈
外方山脈
伏牛山
洛州(商)
武關
秦嶺山脈
廣州(襄城)
荊州(鄧)


建康附近會戰經過圖
1:250,000
0 5 10公里
長江
石頭
台城
鍾山
玄武湖
白下
新亭
侯景
柳仲禮
邵陵王綸
奔朱方
南康王會理等
秦淮水
越城
東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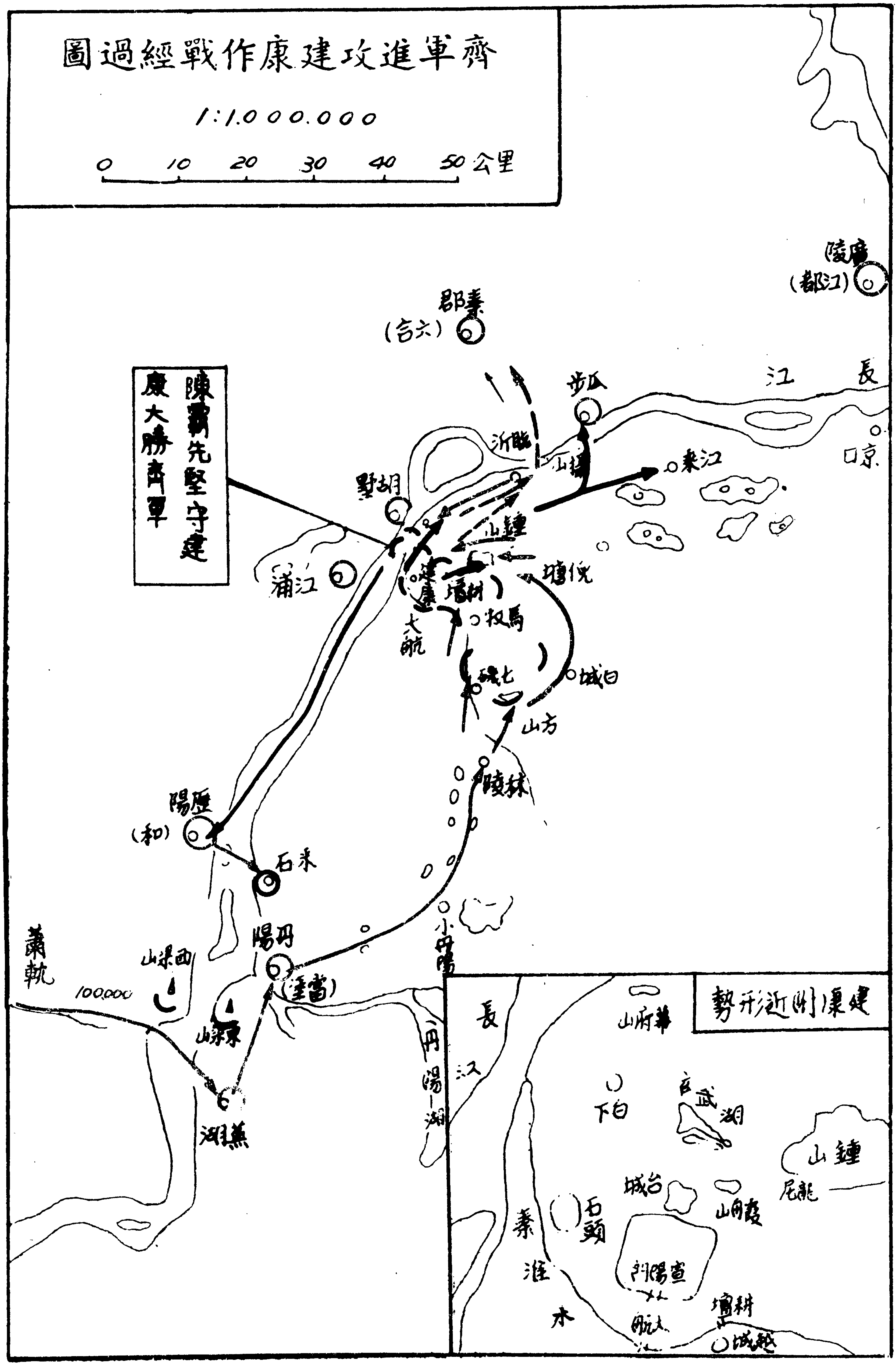

侯景破建康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25 50 100 150公里
東海
彭城
泗水
魏軍
淮水
渦水
潁水
壽陽
楊伯龍
侯景
合肥
鄱陽王範
邵陵王綸
建康
臨賀王正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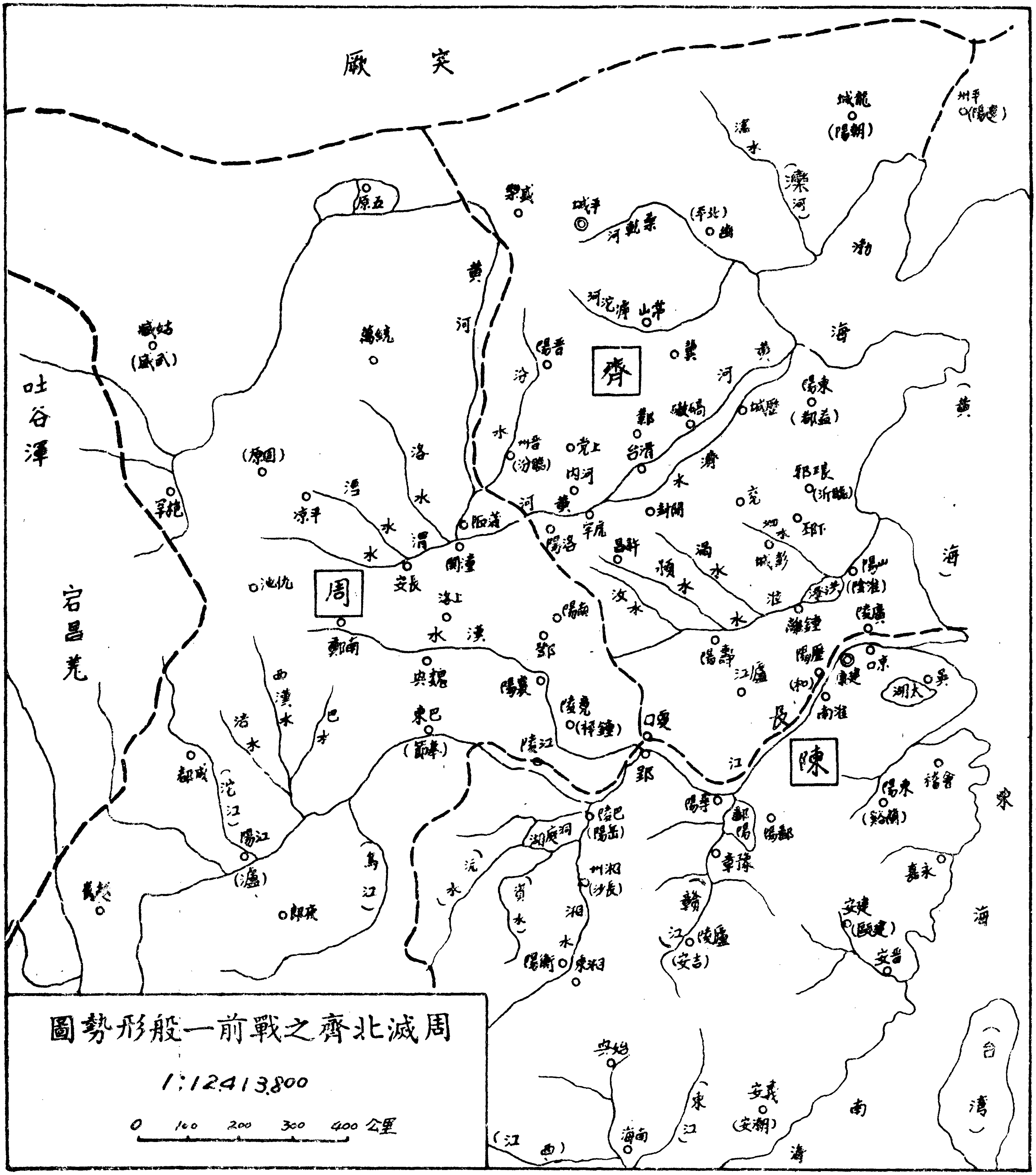
王僧辯陳霸先討侯景
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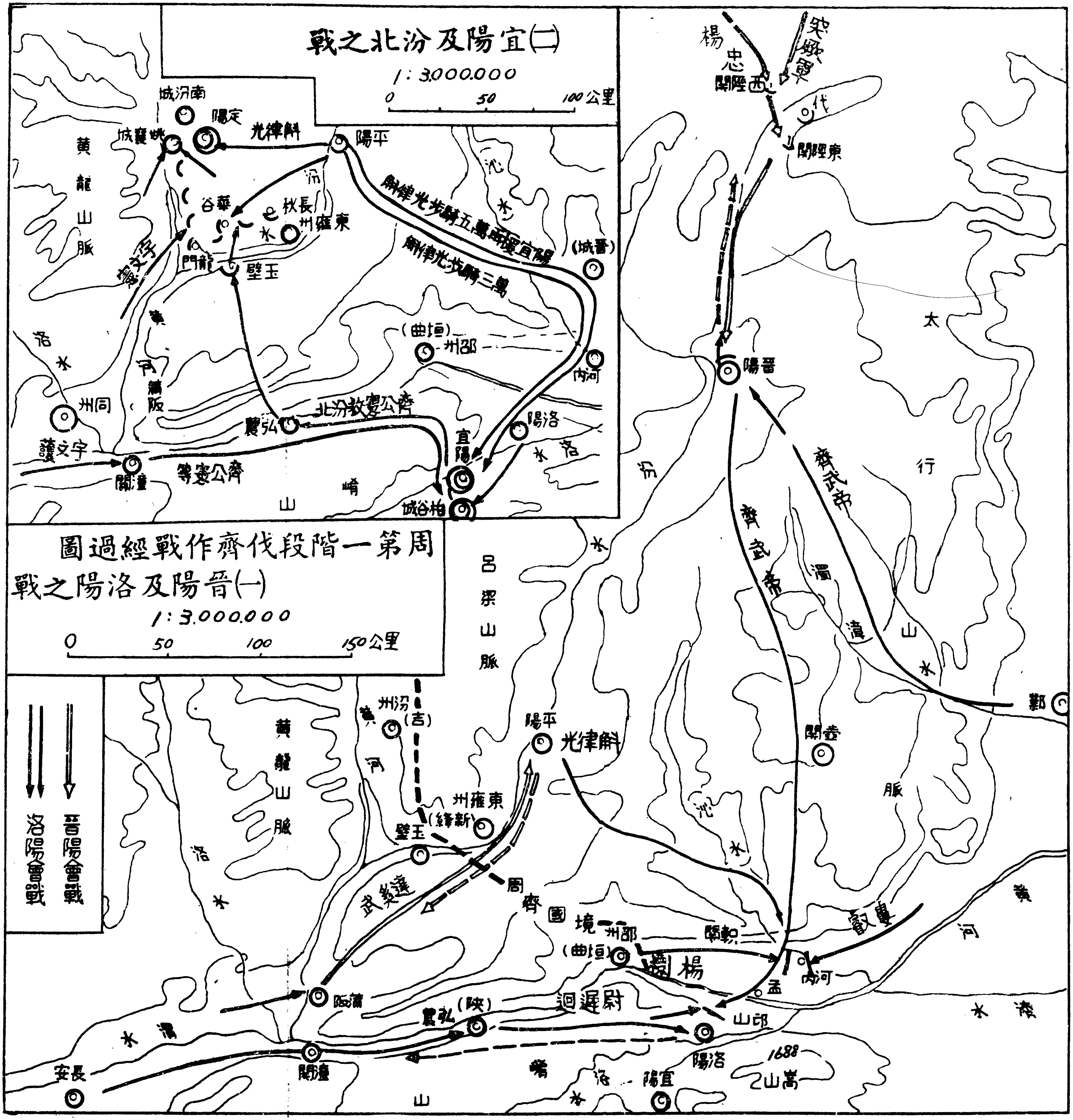

齊軍進攻建康作戰經過圖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 公里
陳霸先堅守建康大勝齊軍
秦郡
(六合)
廣陵
(江都)
瓜步
長江
京口
江乘
胡墅
臨沂
攝山
鍾山
江浦
建康
倪塘
牧馬
大航
白城
方山
秣陵
歷陽
(和)
采石
丹陽
(當塗)
小丹陽
丹陽湖
蕪湖
建康附近形勢
長江
秦淮
石頭
白下
玄武湖
鍾山
台城

附圖六－二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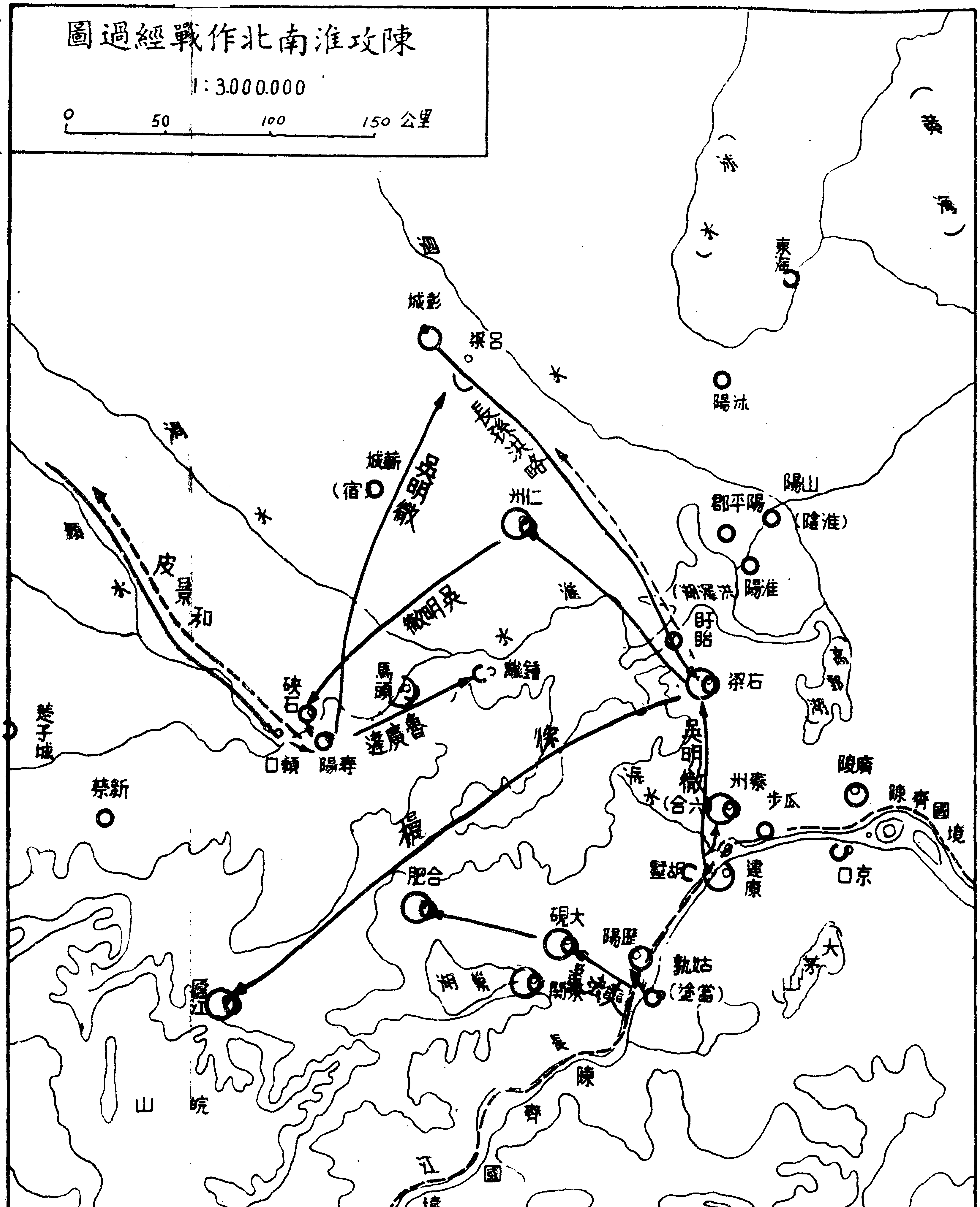


周滅北齊之戰前一般形勢圖
1:12,413,800
0 100 200 300 400 公里
突厥
吐谷渾
宕昌羌
周
齊
陳
黃河
長江
洛水
渭水
汾水
漢水
濟水
汝水
淮水
灤河
渤海
海
長安
洛陽
蒲阪
潼關
上洛
南鄭
晉陽
鄴
幽
龍城
平城
襄陽
江陵
郢
夏口
巴陵
建康
廣陵
京口
吳
太湖
會稽
豫章
東陽
永嘉
晉安
南海
臺灣

附圖六—二五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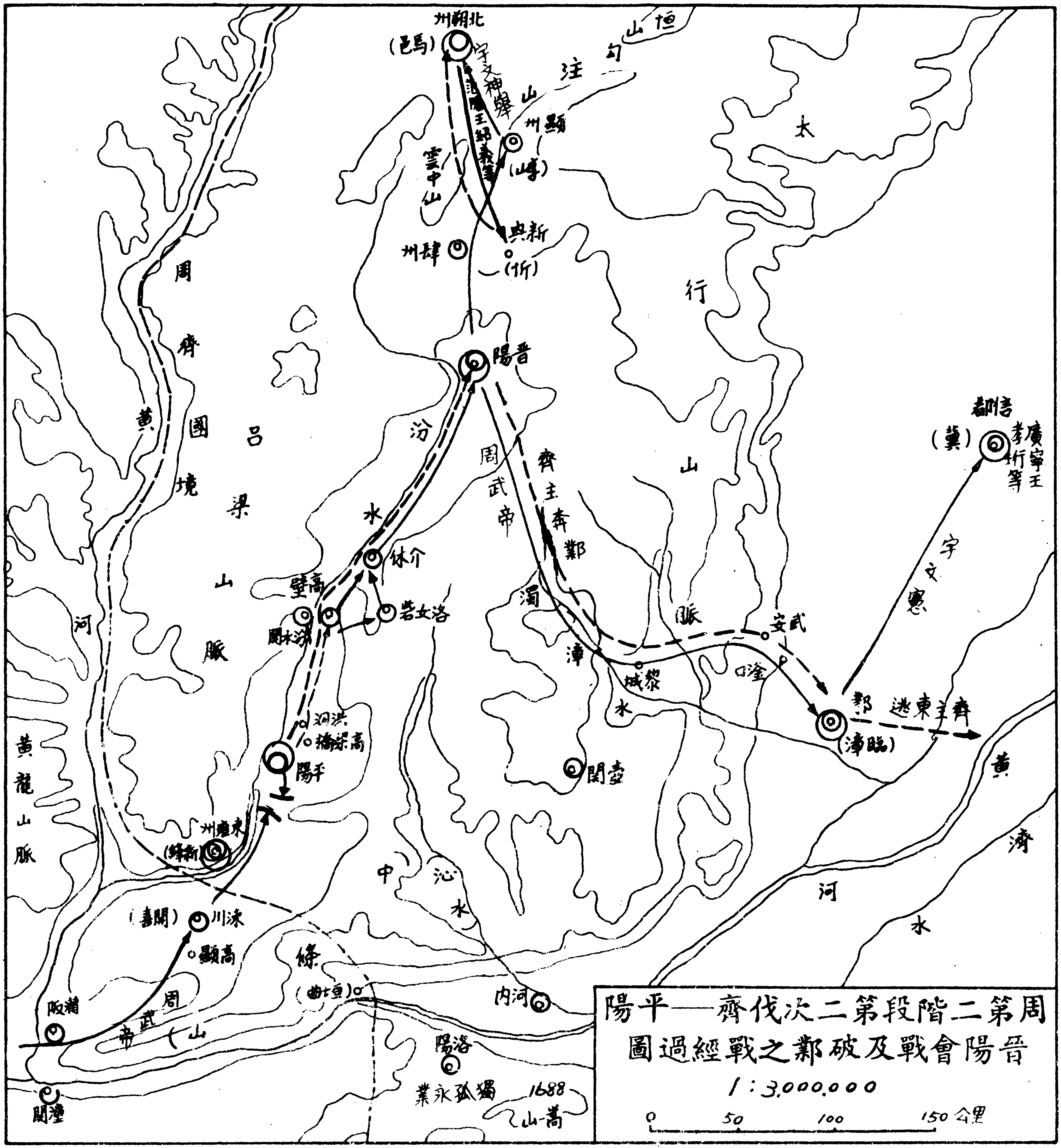
周第一階段伐齊作戰經過圖
(一)晉陽及洛陽之戰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二)宜陽及汾北之戰
1:3.000.000
0 50 100公里
晉陽會戰
洛陽會戰


1:3,000,000
0 50 100 150 公里
彭城
呂梁
沭水
東海
沭陽
黃海
蘄城（宿）
吳明徹
仁州
山陽（淮陰）
陽平郡
淮陽
盱眙
石梁
淮水
皮景和
硤石
馬頭
鍾離
魯廣達
潁口
壽陽
楚子城
新蔡
秦州
瓜步
廣陵
六合
胡墅
建康
京口
合肥
大峴
歷陽
姑孰（當塗）
巢湖
廬江
高郵湖
皖山
長江
陳齊國境

陳攻淮南北作戰經過圖

缺　页

附圖六—二五六



周第二階段第二次伐齊—平陽
晉陽會戰及破鄴之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内部发行

中国历代战争史 第六册

台湾三军大学编

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发行

北京一二〇五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98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5319—6